



068

真文忠公文集



真文忠公
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新刊真西山先生文集序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於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於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是已先生爲朱子同郡而生差晚弗獲及門受業獨嘗私淑而有得焉自以爲受朱子罔極之恩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爲學之名以錮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行上以告其君下

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探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于時獨其他彙次文集分爲五十一卷

者世罕得見予同年建寧太守常
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
君乾叔所因作而嘆曰書坊群籍
遍天下有如西山又郡人使我爲
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
行且思所以校而叙之者適鞏被
故南歸過焉則亟以見委曰予不
得辭也明年公瑞考績北上而予
交太倉姜君夢賓謫貳是郡其僚
節推季君明德間以爲言夢賓則
又以書來督鞏念前括漸遠緒言
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之說爲
未盡顧如先生之言足以左右考
亭發明正學者又不盡傳於世私

切慨焉今幸斯集一出庶或有因
先生之言以求朱子之學而得數
百載寥寥之遺緒者則諸君是舉
爲有功矣遂爲序正而歸之正德
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學莆陽後
峯黃鞏謹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目錄上

後學 甯陽 黃華 校正
後學 常熟 張文麟 同校

第一卷古詩

登南嶽山 題金山

送湯伯紀歸安仁

送袁司直得請西歸

題八君子圖後

泉州貢闈慶成

壬午春社講尊老會

贈高年陳氏母子

長沙新第呈諸學士

送林自知歸常寧

司理弟之官岳陽

志道生日

題全氏三桂堂

壽楊舒父

舞鶴亭歌

送吳定夫西歸

詠仁

題隱者蘇翁事迹

題湖山清隱

新橋行

贈小鐵面王相士

贈岳相師

七峯行為外舅壽

題李立父高遠樓

以青穗與志道

壽外舅楊開國

贈盱江張平仲

送王子文宰昭武

浦城勸羅

挹仙亭

贈梓潼表君西歸

會三山十二縣宰

游鼓山

律詩

題來青館

泉州貢院舉樂八詠

和侍講秘監錢行韻任表

送張曜之

會長沙十二縣宰

長沙勸耕

別湯升伯

和趙章泉

送永嘉陳有輝

題黃氏貧樂齋

間吟

淨谿持鉢求度為說偈言

賀外舅轉官

壽楊蘇父

贈夏宗禹

贈葉子仁

贈徐碧鑑

題黃君貧樂齋

贈張童子

贈邵邦傑

壽楊蘇父

壽陳宰

寄淮西王路分

贈吳景雲

送曹晉伯令尹之官

賦

魚計亭後賦

第二卷

對越甲葉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奏劄二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奏劄二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奏劄

奏劄二

第三卷

對越甲彙

奏劄

輪對劄子

直前奏劄一

奏劄二

使還上殿劄子

直前奏事劄子

第四卷

對越甲彙

奏劄

直前奏劄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三日朝辭奏

事奏劄一

奏劄二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得聖語申省狀

論初政四事

第五卷

對越甲彙

奏劄

得聖語申後省狀

謝獎廢吏奏劄

故事

故事 癸酉七月二

故事 癸酉八月二

故事 甲戌三月

故事 甲戌七月

故事 甲戌八月

奏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

第六卷

對越甲彙

奏申

奏乞放宣城縣零苗

奏乞為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

買狀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

奏乞撥米賑濟

申尚書省乞截寧國府等上供米

上宰執乞截上供米借見管錢劄子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頒行

諸路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

奏乞倚閣等四五等人戶夏稅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没人戶錢

物下本司給還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第七卷

對越甲橐

奏申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

收糶麥種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

戶秋苗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糶米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粟苗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賑糶米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申省第二狀

申省第三狀

申省第四狀

奏為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

自効狀

第二奏乞待奉

申御史臺拜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

鋪狀

第八卷

對越甲橐

奏申

申戶部定斷池州人戶爭沙田事狀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狀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第九卷

對越甲藁

奏申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潭州奏復稅酒狀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飢民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永戍壽昌

狀

申樞密院為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

又申樞密院狀

第十卷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褒賞狀

又申乞黃達等賞

又申併乞推周安行賞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奏置惠民倉狀

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

狀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表牋

江東漕謝到任表

為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禮部侍郎謝表

第十一卷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

辭起居舍人狀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辭轉官狀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

再辭待制狀

辭賜金帶狀

辭免召赴行在狀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再辭免新除狀

辭免修史狀

乞給假狀

三辭免新除并乞郡狀

展假狀

乞先次上殿狀

辭免直院狀

再辭免直院狀

三辭免直院狀

四辭免直院狀

為足疾請朝假狀

乞官祠狀

再乞官祠狀

乞黜責狀

再乞黜責狀

三乞黜責狀

辭免除職官觀狀

第十二卷

對越甲葉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

斥主簿王長民鐫降狀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仕

罷黜廣德軍廣德縣丞馮執送部

與徽祠狀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罷黜

因明堂赦薦趙監徽

薦洪運管等官狀

奏乞將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仲罷

任狀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奏乞將大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鐫罷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黜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崇鐫降

事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

張鈞重行追奪等事

第十三卷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三

劄子四

得聖語申省狀

第十四卷

對越乙藁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劄子二

十二月奏見劄子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已見劄子一

劄子二

故事

故事乙未十一月

故事十二月

第十五卷

對越乙藁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具旺乞推賞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論閩中弭寇事宜白劄子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

給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

州狀

第十六卷

對越乙藁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又

賀皇太后慶壽表

復官謝里帝表

謝皇太后表

再知泉州謝表

謝職名表

知福州謝表

謝除戶書表

進大學衍義表

謝宣召入院表

謝除翰林學士表

謝賜衣帶鞍馬表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再辭免戶書狀

辭免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狀

再辭免狀

辭免兼修史狀

第十七卷

對越乙禁

舉刺

申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奏申雪葉莫誣枉乞加錄用狀

福州舉自代狀

應詔薦士狀

除戶書舉自代狀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辟林司戶充浦城北尉狀

拾遺

申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回申尚書省乞裁減和糶數狀

申尚書省免和糶盡數狀

申尚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知泉州謝表

平海寇謝轉官表

慰皇太后表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江東乞桐省申狀

奏乞獎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

判魏泌狀

奏舉潭州官屬狀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第十八卷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九月十日

講筵卷子十一月

講筵卷子十一月

講筵卷子十一月

講筵卷子十一月

講筵卷子十一月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十月十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月十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月十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月十日

講筵進讀手記初八

講筵進讀手記十月六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月八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月十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月十二日

講筵進讀手記十月十四日

第十九卷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御札

郊祀大禮赦文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官

吳興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

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令所

司擇日備禮冊命麻制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揆可持授

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嗣漢王不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

丞相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

封制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

食邑食實封制

秦劄子

史彌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

密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

制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

揮使特封加食邑食實封制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殿

前進封舞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

實封制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

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

食實封令所擇日備禮冊命制

吳璘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

制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

邑食實封制

希惲特授昭信軍節度開府儀同三

司進封制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隨龍保成軍節度提舉萬壽觀譙令

雍加食邑食實封制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吳琰除檢校少保制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制充萬

壽觀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

食實封二千一百戶特授少師依

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

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

禮冊命制

詔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

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入並從

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振卹詔

科舉詔

答詔

賜大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

令官沈說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

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

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汪達辭免除吏部侍郎恩

命不允詔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

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

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

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

本官致仕不允詔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夏震乞官觀差遣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

府趙師鬯乞昇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昇祠不允

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

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

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

尚書曾暎辭免除吏部尚書恩命

不允詔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

府充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

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免資政殿

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

不允詔

賜揚州觀察使知夔州軍州事兼管

內勸農事善下乞依舊在京官觀

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賜寶護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

黃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

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

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放歸田里再

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

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

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安撫使

節制淮東軍馬再過乞界一在外

官觀差遣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

令官沈說乞還官政退老立園不

允詔

賜大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

定勅令官沈作賓乞界外祠不允

詔

第二十卷

翰林詞草

答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

使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

子冊寶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

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

知政事婁機正議大夫參知政事

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

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

密事守文紹節辭免皇太子受冊

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

寶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喚辭

免以皇太子受冊了畢本宮官吏

等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

史寶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

辭免該遇皇太子受冊推恩特轉
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大
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汪逵辭免皇太子受冊畢
本宮官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衛涇辭免皇太子冊寶推恩以昨

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
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潭州充
荆湖南路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

免更化之後親祀南郊熙事備成
慶均中外安丙衛涇俱以近臣宣

勞藩閩各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
府事安丙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

特轉一官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
乞許歸田里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婁機感疾乞許納祿不允詔

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
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潭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

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
見司楊谷辭免皇太子受冊了畢

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詔
賜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王

牒官兼侍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
川蜀待闕州郡差遣不允詔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錢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

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
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

無實錄院修撰無太子詹事魯曠

乞令謝事歸養沉痾不允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無樞密使

無太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

還服制不允詔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

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

除寶文閣學士依舊知江陵府充

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無樞密使

無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

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依已降指揮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無太子賓客

妻機年齒衰耄疾病易生乞許納

祿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無詳

定勅令官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

乞效官偏壘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無太子賓客

樓鑰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

不允詔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

充福建路安撫使葉時乞界官觀

差遣不允詔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

江都統無知楊州淮東安撫使畢

再遇乞界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無詳定勅

令官沈誥乞檢會前後所奏俾令

納祿不允詔

賜寶謨閣學士中大夫知潼川府劉

甲乞許納祿退安田里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

院事無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界

祠祿不允詔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

乞祠祿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

院事無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昇
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
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

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安丙乞昇
官觀差遣不允詔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夏震納祿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無太子賓客
樓鑰乞再挂衣冠不允詔

賜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
巖辭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官觀

恩命不允詔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修
玉牒官章頴辭免除禮部尚書兼

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
子右庶子無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汪達辭免除權工部尚書
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無太子右
庶子無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

撰汪達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無太
子詹事日下供職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無太子賓客
樓鑰乞致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
院兼侍讀黃由乞昇外祠不允詔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璧辭免復元官
官觀恩命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
充湖北路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

制置使李大全乞許奉祠歸里不
允詔

賜正議大夫兵部尚書無詳定勅令
官趙師曩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無同修國
史兼實錄院同修撰無太子詹事

戴溪乞納祿歸田里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黃由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何澹再辭免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曾從龍乞異祠祿或待闕便鄉州郡不允詔

第二十一卷

翰林詞草

答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解政機俾還田里不允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

轉官除職等指揮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權戶部尚書詳定勅令官沈作賓乞官觀不允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謝源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陳峴辭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黃由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不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今致仕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退

休不允詔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

趙希憚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

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

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

祿之閒散示以保全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賜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衛涇再辭

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

允詔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

溪乞許納祿或畀祠祿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

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國修撰曾從龍辭免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

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奉國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

四方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

引見司揚谷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

王牒官章頴乞引年致仕歸休田

里不允詔

賜中大夫章頴辭免除實謨閣學士

恩命不允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

授春秋終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

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

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大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

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

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

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

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

龍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

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太平軍

州事管内勸農管田使趙希擇乞

昇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

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

撰兼侍讀余烈辭免經筵進講周

易終篇侍讀官特與轉行一官恩

命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

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

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

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

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
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

事汪遼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

子詹事戴漢中大夫試尚書吏部

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

以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推賞

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

軍府事黃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

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

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

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

恩命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

事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汪遼辭免除吏部尚書無職依舊

恩命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無詳定勅
令李天性辭免除兵部尚書無職

依舊恩命不允詔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

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

戴溪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錄院

修撰恩命不允詔

賜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遠工部

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權刑部尚

書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皇

太子講授周易終篇推恩特與轉

行一官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新除吏部尚書兼太子

詹事汪遠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錄院

修撰不允詔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

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

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恩

命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

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遠

乞休致仕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章良能乞界在外宮觀不允

詔

賜少保師採辭免新除少傅依前皇

伯奉國軍節度使元萬壽觀使嗣

秀王仍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詔

賜光祿大夫樓鑰辭免新除資政殿

學士知太平州填見闕恩命不允

詔

賜光祿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

再上奏劄子辭免除資政殿大學

士在京宮觀任便居住恩命不允

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特授正

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無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
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推恩特授正
奉大夫加食邑食寶封恩命不允
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
無寶錄院修撰無太子詹事戴溪
乞許納祿休致不允詔

第二十二卷

翰林詞草

答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史彌遠辭
免進呈安奉三祖下第七世仙源
類譜高宗皇帝寶訓今上皇帝玉
牒今上皇帝會要禮畢三局提舉
官并進呈安奉玉牒禮儀使各特
舉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
詔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
子乞歸休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
事兼修國史兼寶錄院同修撰汪
遠辭免除顯謨閣學士提舉佑神
觀依舊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寶
錄院同修撰仍令赴四參恩命不
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潼川

府劉光祖乞提舉官觀一次不允

詔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勅
令官兼權吏部尚書李大性辭免
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
恩命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
庶子無同修國史寶錄院同修撰
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
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並依舊日下
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新除禮部尚書兼太子

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兼實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利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四川制置大使安丙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日下起發赴院治事恩命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知潼川軍府事兼管內勸使兼提舉潼川府界渠州懷安等軍兵巡檢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兼本路安撫使填見闕兼節制本路屯戍軍馬就送還人限一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時暫無權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

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銜涇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部尚書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銜涇上表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辭免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曾國公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給事中

無直學士院曾從龍華文閣學士

無太子詹事戴漢刑部侍郎無太

子左諭德劉燾辭免以皇太子講

毛詩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

不允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上

表再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

無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無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

為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

要略了畢提舉官就差禮儀使各

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

降制恩命不允詔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

都府錢安撫使黃疇若辭免除兵

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恩命不允

詔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尚書兼太

子右庶子黃疇若乞界祠祿不允

詔

批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無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

皇太子冊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

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嗣秀王師揆辭免除少保依前皇

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

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批答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

校少保依前昭慶軍節度使提舉

佑神觀嗣濮王加食邑食實封恩

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

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

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

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

太子少師奉化縣開國公加食色
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

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

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

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大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

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

紹節兼太子賓客再上表辭免皇

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

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

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再

奏請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皇太子讀三

朝實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批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求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

免勅令所修進吏部條法總類及

百司吏職補授法了畢持轉兩官

依例加恩仍進封魯國公令學士

院降制恩命不允批答

賜吳琰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

食色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

章良能上表再辭免今上皇帝會

要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賜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

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寶訓禮畢

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再上表辭
免三局進書轉官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

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

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

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

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再辭免

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

畧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師史彌再上表辭免進

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畧

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

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

畧了畢同提舉官特與轉兩官依

例加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生日詔

賜丞相生日詔

賜少傅吳璣生日詔

賜參知政事樓鑰生日詔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賜少傅吳璣生日詔

獎諭詔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勩獎諭

詔

第二十三卷

翰林詞草

勅書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

李大性銀合夏藥勅書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莊
松銀合夏藥勅書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勅書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久藥勅書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

統制劉元昂李貴王大才莊松何

汝霖副都統制呂春李好古盧彥

張威石宗水軍統制馮榭銀合夏

藥勅書

吊祭南安國王勅書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吳岳嘉定七年

曆日勅

大禮冊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聖祖

天尊大帝冊文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太廟祖宗帝

后冊文

圓壇祭饗昊天上帝冊文

圓壇祭饗太祖配饗冊文

圓壇祭饗太祖配饗冊文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祭謝祝文

求晴設醮青詞

祈晴祝文天地宗廟

又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天地宗廟

報恩天慶觀青詞

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聖節道場設

醮青詞

滿散朱表

太陽交蝕祭告祝文

祭謝祝文

茅山崇禧觀啓建瑞慶聖節道場設

醮青詞

滿散朱表

太乙官申乞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

修整攢官殿宇圍牆補種窠木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等處表文

恭淑皇后祝文

郊祀大禮畢奏謝昊天玉皇上帝聖

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奏謝諸帝后表詞

郊祀大禮畢祭謝南嶽東海南海南

瀆祝文

南鎮會稽山祝文

攢宮修換殿宇楠種窠木奏告昭慈

聖獻皇后等處表文

恭淑皇后祝文

內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

安民青詞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啟建瑞慶節道

場設醮青詞

朱表

進呈中興經武要略安奉青詞

中殿祝文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啟建瑞慶節道
設醮青詞

朱表

春端貼子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

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閣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皇太子官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春貼子詞

皇后閣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端午貼子詞

皇后閣

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閣

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東宮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閣端午貼子詞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嘉定六年春貼子詞

皇后閣

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閣端午貼子詞

五言二首

七言二首

致語口號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

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口號

勾合曲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

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口號

勾合曲

瑞慶節集英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

詞

致語

口號

勾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闕集英殿宴致

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口號

勾合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目錄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目錄下

第二十四卷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祠記

湖州貢院記

懿孝坊記

忠孝詞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蘄州惠民倉記

睦亭記

畝忠堂記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蕭正肅公祠堂記

潛齋記

彭忠肅公祠忠記

大夫人橋記

第二十五卷

記

鈔山縣修學記

敬思齋記

浦城縣簿廳碑記

昌黎濼溪二先生祠記

矩堂記

徑山三塔記

定軒記

全行可度牒田記

福建招持使陳公生祠記

弘毅堂記

共極堂記

上饒縣善濟橋記

溪山偉觀記

樂安縣治記

存齋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生祠記

養正堂記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第二十六卷

記

政和縣修學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龍山書院記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楊文莊公書堂記

居思堂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勿齋記

觀蔣園記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孝友堂記

建安縣學田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第二十七卷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清源文集序

贈蕭長夫序

贈上饒葉宗山序

萬柱社序

傅景裴文編序

送朱擇善序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應感篇序代外

贈象字余煥序舅作

贈錢道人序

贈顧涇序

送周天驥序

臨齋遺文序

傅樞密文集序

卷王察推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張仁父字序

送偶然居士序

邇言後序

送潭州陳教授序

詠古詩序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第二十八卷

序

送蕭道士序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黃叔通自鳴集序

送劉伯醇宰江寧序

沈簡肅四益集序

送楊日靖序

黃子厚詩後序

周敬甫晉評序

釣臺江公文集序

送張元顯序

送高上人序

送周知錄之官序

贈歐陽可夫序

贈羅一新序

送陳宗望序

日湖文集序

贈華相士序

送鄭炎震序

送造墨楊伯起序

送吳正叟序

送南平江守序

送徐元杰子祥序

第二十九卷

序

論語發微序

送張宗昌序

送全永叔序

福建罷差長條令本末序

送吳思立序

論語詳說後序

孟子要略後序

贈相字郭道人序

周禮訂義序

劉氏傳忠錄後序

孝經集義序

續通鑑長編要略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紹定江東荒政錄序

贈論命郭君序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大學衍義序

送林子序

送池師惠序

登科要覽序

送葉守行詩序

第三十卷

問答

問明德

問定靜安

問全體試問中

問大用

問成性存存

問止於至善

問格物致知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或語中

問心之為物實主於身

問上帝所降之衷或問中

問蔡氏所秉之齋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

而不容易

問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語中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語錄中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語下同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語錄中

問零零碎碎語下同

問零碎碎碎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外處

外處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問誠意章數條

問致知一段是憂覺閑誠意一段是

善惡閑中語錄

問正心修身章

問體用二字

問治國平天下章

問新民章此段當在止於至善之前

問仁字之義論語下並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問主忠信章程子曰誠無物

問過則勿憚改

問姑息二字主忠信章注

問溫良恭儉讓

問過化存神溫良

問禮樂用和為貴章

問因不失其親

問揚墨就有道

問理性命五十知天命注

問父母惟疾之憂

問非鬼而祭章

問魯賜周公禮樂

問仁字仁而不

第三十一卷

問答

問理明誠格

問媚竈

問志於道

問忠恕

問終食不違仁

問仁字仁而不

問剛與怒章注

問志氣章注

問文章性與天道

問敬字敬簡

問言志

問不違仁

問頽樂

問語上語下

問是惡人南子

問手足不仁齊施

問日至月至

問發憤

問不由尸章

問夢周公

問求仁

問學易

問興立成

問朝三暮四由民可使

問疾不仁

問驕吝

問文王至德

問色舉翔集

問太極中庸之義南推李數授問今附此

第三十二卷 講義

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策

館職策問并

策問

問內外八事試揚汝明

問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

問郊祀試李

問時政數事經乙未首試

問大學君德治効省乙未首試

第三十三卷 說

說

潭州示學者說

楊繼祖字說

禱雨說

志道字說

楊端義字說

詹宗楚字說

楊實之字說

蔡仲覺名字說

李自修祝說

劉誠伯字說

李平甫三子字說

詹景辰字說

王去非字說

吳仲本字說

俞深父字說

孫子陽字說

陳子公字說

裕說

劉嗣忠命名說

箴

思誠箴為陳若虛作

勿齋箴

夜氣箴

頌

潭州復稅酒頌

銘

西齋銘

虛舟銘

蒙齋銘并序

楮余銘志道

網齋銘

敬義齋銘

贊

自贊

袁廣微真贊

第三十四卷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

跋吳仲堅史論

跋豫章黃量詩卷

書譙閔王事迹後

跋章冠叟困齋記

了翁貼

跋晦翁感興詩

跋鄭大惠飯牛集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并彭仲誠墨

莊五言詩後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跋郟氏族系

跋楊蘇父印施普門品

傅侍郎奏議後

石鼓挽章祭文後

蔡真人誥碑

梅溪續集

歐陽四門集

儲襄陽申請

東坡書歸去來辭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二吳公帖

陳慧父竹坡詩藁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

帖

任漢州發策本末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許介之詩卷

胡子知言藁

呂子納與彭仲誠帖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王舍人元石家傳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第三十五卷

題跋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江峯文集

詹應之三經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訓語

紫齋先生訓語

建昌三傳君行狀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著作劉公奏藁

著作春秋講義

史記考異

南軒東萊帖跋

東萊與劉公帖

夏宗禹悟真講義

畫師帖

羅文恭公奏議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宋文叔編仁說

周氏翰苗說

史太師與通奉帖

書頴齋記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楊文公直筆遺教經

感應篇

太乙天尊應驗錄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赤松子經

蜀人孛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跋誠應廟記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跋周子德頴齋記

跋王松監文集

跋平寇錄

贈五行任君

炳

第三十六卷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跋黃瀛甫擬陶詩

跋包敏道講義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廣西任詩十

三章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跋宋正甫詩集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摹文公像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跋蔡忠憲帖

跋山谷黃檗字序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跋張魏公五遜堂墨帖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所藏楊文公劉實學朱文

公真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辛簡穆遺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跋陳北山帖

跋朱文公帖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項吉父講義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帖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

鄧邠老

跋王樞使軒山集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題金氏步雲齋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孝宗皇帝郵刑御筆

跋彭忠肅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陳復齋詩卷

跋劉弼邵讀書小記

跋張平仲注三略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碑地集

第三十七卷

書

上皇子書已辛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第三十八卷

書

上相府書

上丞相書 成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論用人
聽言

上曾宣撫書

請鄭林楊三士入學行堂

第三十九卷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除國正謝丞相啓

除校書謝丞相啓

賀諫議啓

回鄭狀元啓

回孫狀元啓

回黃狀元啓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除隆興謝丞相啓

賀福建楊帥啓

賀湖北游漕啓

回湖南陳運使啓

回建安洪守啓

回朱撫屬啓

回知縣正啓

謝宋宰館客見訪

謝宋宰爲壽

賀知縣正旦

回生日賀啓

通史提舉啓

通宋宰啓

答蔡宰啓

答馬縣丞啓

通王憲啓

賀邑宰冬啓

回南劔州黃知府

通浦城陳宰

賀程內翰年啓

復官謝丞相啓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

通福建方提舉啓

回李漳州啓

回泉州教授啓

謝黃南劔樂語啟

通福建王帥啟

賀鄭丞相

除福帥謝丞相

回揚知軍啟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啟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啟

第四十卷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勸學文

潭州諭同官咨目

潭州諭俗文

勸立義廩文

諭賊文為招司作

福州諭俗文

浦城諭保甲文

再守泉州勸諭文

泉州勸孝文

諭州縣官僚

福州勸農文

泉州勸農文

勸農文

隆興勸農文

勸農文

再守泉州勸農文

辭

百丈山靈澤殿迎送詞

第四十一卷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第四十二卷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宋文林墓誌銘

湯武康墓誌銘

第四十三卷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祝刪定墓誌銘

提舉吏部趙君墓誌銘

第四十四卷

墓誌銘

顯謨閣侍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

墓誌銘

趙華文墓誌銘

葉安仁墓誌銘

譙毅撰墓誌銘

趙邵武墓誌銘

徐濟叔墓誌銘

第四十五卷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監車輅院詹君墓誌銘

林夫人墓誌銘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公墓誌銘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夫人蔡氏墓誌銘

第四十六卷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滕公墓誌銘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湖南運判劉君墓誌銘

秘書少監置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第四十七卷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

府袁行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第四十八卷

祝文

鎮安廟祝文

廣惠廟祝文建寧

中元水府廟祝文

廣惠廟祝文黃德祖廟

廣惠廟祝文

范忠宣公祝文

廣惠廟祝文

諸廟禳蝗祝文

廣惠廟祝文

奉安范忠宣公祠堂祝文

辭夫子廟建康

明道祠堂

東南嶽廟等處

范忠宣公

劉忠肅公

鎮安廟祝文

辭廣惠廟祝文

梨山廟祝文

又狀

梅山廟

又狀

謁先聖祝文涪州

社稷

諸廟

東嶽

趙忠簡

韓中令

王詹事

蔡端明

顏尚書徐都承程尚書祝文

姜相公祝文東州南安縣

開溝告諸廟祝文

到任謁韓魏王祝文

開湖祝文

修城告諸廟

土神祝文

春祈祭諸祠

諸廟

慈濟廟

慈濟廟祝文 二四月

為民患廟告慈濟廟文

東山南北岸兩渡祝文

北山清源洞祈雨祝文

北山謝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忠孝祠堂安奉祝文

諸廟祈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張大帝廟祝文

張大帝 通遠廟祝文

諸廟謝晴祝文

辭先聖祝文

諸祠

忠孝祠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周真人祝文

北山祈雨祝文

社神

勾龍氏

稷神

后稷神

風師

雨師

雷師

北山祝文

清源洞祝文

東嶽諸廟

辭清源祝文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辛巳五月

鰲峰靈澤殿祈雨祝文

南嶽行宮

社稷

城隍

第四十九卷

祝文

潭州謁先聖 正月

先賢祠

漢高文帝

漢長沙文王長沙定王長沙陶公

三閭大夫忠潔侯屈公

賈太傅

端潔譚公

忠節十位

春秋諸廟祝文

祭太守禮部朱公

安撫忠肅劉公

岳麓書院

山長監簿周君

祭胡給事墓

祭胡侍郎

祠部

五峯

祈晴諸廟祝文

岳麓湘江祝文

社稷祝文

諸廟謝晴祝文

諸廟祈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諸廟祝文

諸廟祝文

祈雨祝文

祈雨諸廟祝文

祈晴祝文

謝晴祝文

祈雪祝文

祈晴祝文

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仰山祝文

真武殿祝文

祈晴祝文

諸龍潭祈雨祝文

上封雷池祝文

謝水祝文

聚陵王廟祈雨祝文

西濟王後殿祈雨祝文

南嶽火德星君祝文

社稷風雨雷神祈雨祝文

岳麓湘江祈雨祝文

諸廟祝文

祠山忠靖祝文

諸廟祝文

洞陽橋昭潭祝文

社稷以下祝文城隍山

五處龍王 上封雷池祝文

祭龍潭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諸廟祈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佑聖祝文

保安赦祭諸廟祝文

起夢筆書堂告土地祝文

祭大仙祈雨祝文

再祭大仙祈雨祝文

三廟祝文

武濟廟祝文

五龍堂祝文

洛陽橋祝文

又

西峽江祝文

蓋竹廟祝文

南劍州判官廳土地祝文

水口鎮廟祝文

泉州謁先聖祝文

東嶽祝文

朱文公祠祝文

忠孝祠祝文

蔡忠惠公祝文

王忠文公祝文

第五十卷

祝文

諸先賢祠祝文

社神祝文

稷神祝文

后土內龍氏

后稷氏

北山祝文

祠山祝文

春祈諸廟祝文

社稷神祝文

風師祝文

雨師祝文

雷師祝文

聖妃官祝文

海神通遠王靈君王祝文

社神稷神后土勾龍氏后稷氏

風雨師雷神祝文

諸廟祝文

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

北山神祝文

惠安縣龍官山聖妃祠等再祈雨祝文

東順正 西明烈 明德王祝文

龍湖祝文

龍潭祝文

朋山廟祝文

紫帽山祝文

飛陽廟祝文

同安縣昭應廟祝文

南峯潭祝文

龍潭祠之神祝文

石鼓神祠祝文

白馬仙祠祝文

古潭廟祝文

龍潭廟祝文

龍湖廟祝文

佐溪潭祝文

福遠廟祝文

祠山祝文

廣佑廟祝文

北山神祝文

社稷四位三城隍謝雨祝文

諸廟謝雨祝文

祠山 廣佑王 福遠廟謝雨祝文

外縣諸廟及龍潭祝文

祈風文

聖妃祝文

社稷神風雨雷師壇祈雨祝文

杜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祈晴文

北山神祈晴祝文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謝晴文

北山神祝文

秋賽諸廟祝文

慈濟廟祝文

惠安成應寧濟廟祝文

謁姜相公墓祝文

倪尚書祠堂安奉祝文

北山祝文

又

福州謁先聖祝文

謁先賢堂祝文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祝文

晦翁先生祝文

勉齋祝文

諸廟祝文

南臺廟祝文

東嶽祝文

炳靈王祝文

諸處祈晴祝文

春祈慈濟廟祝文

辭先聖廟祝文

辭濂溪先生以下祝文

焚黃祝文

又

又

家祭祝文

告先考妣加封祝文

崇興祝文

第五十一卷

祭文

祭趙制置文

祭譙大鄉文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祭蕭穎仲文

祭葉夫人文

祭楊官幹文

祭果州李郡中文

祭趙經略文

祭倪尚書文

祭倪通守文

祭劉房州文

祭故諫議龔公國王龔公

忠節廟

王侍郎母夫人祭文

祭趙侍郎文

祭詹大卿文

祭陳北山文

祭陳寺丞文

祭趙提舉文

再祭陳寺丞文

祭楊尚書傅李二侍郎文

祭儲監丞文

祭林縣尉文

祭左翼軍吳將文

祭王將文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目錄卷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古詩

登南嶽山

後學莆陽黃鞏校正
後學常熟張文麟同校

煙霞本成癖况復遊名山舉手招白雲欲納懷袖間咄哉亦癡絕有著即名食振衣遇長風浩浩天地寬

題金山

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春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峯孤根直下二千尺動影曩窅冲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窻攏雙橈伊軋破浪屋况忽置我高龍從是時千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髮蕭爽琉璃宮披衣明發躡煙靄决皆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澥斂暎色袖裏岷嶽吹曉風越南熱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

送湯伯紀歸安仁

交情世豈乏道合古所難自我得此友清芬襲芝蘭苦語時見歲微言獲同客相從仁義林超出名利關此樂未渠央忽告整征驂索居可柰

何使我喟且嘆至危者人心易汨惟善端苟無直諒友戒謹空杆盤重來勿愆期同盟有青山聖經如杲日群目仰輝耀利欲滑其中雲霧隔清照正須澄心源乃許窺道妙周程千載學敬靜兩言要幾微察毫芒根本在與竅持此當弦韋迂矣君莫詢

送來司直得請西歸

輕舸龍山頭木蘭作雙檣飄然裘司直乘向南昌去問君鷓鴣中脫身遽如許復遲三十年始得官掌故小湏上上考豈不登省戶自言野心性昧目九衢霧修竹歲云晚萱草秋亦暮教敷投林鳥猶得反其哺江西父母邦非復昔饒裕蠻煙一腥穢樂歲且狼顧遺黎空杼軸行旅窘刀布天門窈萬里可望不可巔君今佐元帥精采繫一路瘡痍俟絳濯畫諾歸飲助先聲路人喜高節懦夫慕過當再席一正天子度白鷗沒浩蕩蒼鷗在指呼我亦南陔人扁舟從此具

題八君子圖後

劉子出西江訪我江之東何人與偕來銜袖入鉅公韓歐開濟安如晴月生空路公山嶽重文

正霜檜同玉立者坡仙天游匪洛翁一朝參我
前毛髮生清風嘯其越韓王小異凌煙中半山
執拗面亦再傳無窮趙中令像與今原廟
損食本不同故云

泉州貢闈慶成

維南有州古佛國選佛場開自疇昔誰歟經始
梅溪翁萬桂森森皆手植文風日盛賢材多粉
袍立鶴有相摩萬閒瓦士豈不欲環規柰無餘
地何那知吉環在咫尺鬼神為呵天所惜一朝
幻出青瑤宮山靈獻卜龍避席昔虞喬促今恢
舒乘黃騁足騰康衢闢新葺舊兩輝映羨式輪
奐雄規樞歲直金虬大魁出賸喜慶成逢此日
來春甲子又一周天相吾泉真可必蟬聯四坐
皆豪英一樽敬為諸君傾浮雲當貴慶定能要
看名節留芬馨我今歸作漁樵侶清臺猶馳筍
江澗鳳鳴側耳聽朝陽把酒空山為起舞

壬午春社之明日請尊老會于西山之

精舍龐眉皓首奕奕相照真吾邦希闊
之盛事輒成口號一首併呈諸耆壽且
堅異日早退之約云

青年自是國之珍何間衣冠與隱淪華髮共成

十一歲清梅相對十三人休談洛社遺風舊且
頌僊游慶事新三徑未荒宜早退要將壽襟伴
莊椿

長沙贈高年陳氏母子

陳氏春秋一百一兒女年皆過七十一門慈孝
更雍愉四老真堪入畫圖長官申開太守喜召
至階庭加盛禮老萊綵服作兒啼今視古人更
過之老萊一身娛戲耳况有三兒奉甘旨人言
潭俗不古如君看此事天下無一門高壽何由
得慈孝之人天所惜我願湘民胥做之從此九
州皆壽域

長沙新第呈諸學士

莫清彼瀟江莫峻彼衡嶽澄光挾秀氣日夜相
回薄月吸珠含胎虹貫玉生璞子方有苗裔温
然粹而慈一童與三何雙鳳兩鸞鸞奮身辭草
萊正論吐諤諤彤庭拜恩歸天香尚盈握良才
國之寶一見我心樂平生功名會萬里初著脚
末有致主念更勉經世學錙銖分義利毫縷辨
純駁相期激清風與俗洗氛濁誰敢指其南是
邦有先覺

送林自知自懷中歸常寧

始吾與林子周旋大江東子方清且貧
 雲空勁氣凜不折耿耿如長虹明年擢高科對
 策大明宮一尉遲五年出入無奴僮再見湘水
 濱凜凜復昔同招林元戎懷此綠衣笑蓉小生
 敢相吏故人儻相從云胡歲未竟決去如霜鴻
 挽之不可留聊復少從容老我慵且鈍栽培欠
 深功子進未可量德業方崇崇永懷昔君子和
 氣填心骨濼溪霽月朗伊水春風融至今想其
 人猶為超敬恭天資骨強矯學力無終窮我如
 石之頑邊子相磨礪子質雖玉瑩可磨它山攻
 鴈峰母久留來思靈麓峰

司理第之官岳陽相別于定王臺儂然有
 感為賦五詩以餞其行

定王百尺臺長安萬里目昔人思親心山川詎
 能局於焉共登臨使我增感觸微霜墮陵蘭悲
 風撼庭木銀山在何許白雲但空谷極音重裴
 回冥冥江樹綠

念昔戲綵時歡娛共晨夕天風吹鷺鴻一散不
 並翼相逢重湖南感歎復淒惻王事不可留去

指重湖北屬樓時恨望茫茫楚天碧數寄平安
 書老懷庶寬釋

憶我將漕年適如子今日於焉四閏餘過眼風
 雨疾壯彊豈足恃進德當汲汲求懷古之人聞
 道在四十我漸已過之因循悼前失子盍猛自
 鞭聖門本無柅

心源本澄靜皎月懸晴空利欲一汨之晶明變
 塵曠擾擾千蟻蚋潰積萬銛鋒昏冥弗自覺乃
 與禽犢同一朝發深省妙理仍昭融要頂大敵
 勇鉤援臨崇墉不見算詭人四勿收殊功

先民不可見懷哉金玉音士雖一命微愛物宜
 存心矧茲園扉內白日變重陰求情筆楚下究
 我詎能禁譁嗶漫弗省鬼神為悲吟子往蒞其
 職朝夕惟欽欽謹刑勿留獄斯語真良箴

志道生日為詩勉之

我聞侏四言惟仁靜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盍
 深究越從開關來新故更禪受巍巍獨山嶽屹
 立鎮宇宙其體固而安其形博而虛壺呵雲霧
 興涵煦草木茂皆由一靜功變化生萬有千古
 無動搖兩儀等悠久吁嗟人心危六鑿互攻闢

恥焉方寸微休彼羣物誘擾擾無寧期得不易
衰朽汝今志于學一念貴操守天真凌其源人
偽室其實冷客命之斧妖聲性之冠腊毒由厚
味亂德本醇耐當如禦讎敵豈但惡惡臭歛然
肅襟靈神物森左右融融湛虛明後役息紛揉
還吾性之仁萬善此其首但存達德三可卜與
齡九不勝王女心持用薦杯酒

題全氏三桂堂

唐人重科甲擬以折桂榮一登羣仙籍不羨千
佛經終全歲寒姿乃比秋香清吐彼牛李輩伊
優至公卿迥今齒其人名字猶滕腥卓哉劉尸
曹直氣霜稜稜一朝脫淡墨千古揚芬馨鷄峰
有名家奕葉影儒纓庭中三嘉樹屹立長寧寧
西風正橙落翠葆黃金英勁節松可友孤芳梅
謂兄丁寧命諸郎我豈貪浮名愛此臭味同故
以書吾極爾曹方楸學志取宮袍青要須勉植
立毋但希騰凌已大外物小道充人爵輕當如
燕山寧義方垂世評勿效東堂說射策杳虛聲
懿哉君斯言可折末俗醒刻詩堂之楮室觀全
氏興

壽楊緜父

迅雷地中藏當此五寒日積陰排層空初陽露
微茁而曰天地心於此見機括良猶勢方升猶
木吐牙拚塔壘勿使傷怒長焉可遏此理之在
人善端實初發熒熒火將燃涓涓泉欲達吁嗟
道心微物欲易攻奪差之一毫芒相去舜與桀
要頊二者間明辨與精察見義勇必為欲如矢
之決去惡凜勿疑割如刃之割坐令人偽消但
覺天機活四時無非春八荒皆在闡喜君生茲
辰聊為演此法願祝君壽長勿嫌吾詩拙

舞鶴亭歌

舞鶴亭空亭無鶴胡為名亦如西山賦招鶴無
鶴可招也不惡何必玄裳縞袖二八真娉婷想
像標致便足使人毛骨清仙翁好鶴非徒爾鶴
德從來比君子坡仙自謂吾不如今翁與坡豈
其殊蒼苔白石有餘樂一似簞瓢甘澹泊笑殺
飛鳶太不靈貪腥嗜腐譁然爭九臯一啖醒人
耳又如片言之善應千里更笑荒林老木終日
啼畢通說吉說凶誰聽渠仙翁愛鶴愛其德我
讀翁詩三歎息便好從翁痛飲醉倒斯亭邊振

袂起舞學胎仙

送吳定夫西歸

吾衰倦對客晤語惟青山修竹引清風時為掩柴關今晨何人來蹋破莓苔斑驚顧後自喜不妨伴虛閑

世情重聲利榮塗足趨走夫君獨何為經年闌林數東尋金壇翁南訪玉峰叟借問兩矐仙來時輕健否

慈湖老仙伯乘雲霓帝鄉念之每此瀾風味不可忘其門多英特清文照縑緗為我最諸賢佐道當自強君彙中有趙元道袁廣微錢子足陳和仲諸君之文故云

麻源在何許茫茫白雲端屢其一布裘何以禦風寒歸來有餘師興盡當知還便好斷空谷贖種青琅玕

詠仁

程子精微談殺種謝公近似喻桃仁要須精別性情異方識其言親未親

題隱者蘇翁事迹

蘇翁雲卿廣漢人隱東湖上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遂去不知所之

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卷中有詩讚魏公不足與有為者故云

題湖山清隱

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居皇天從來具老眼勝地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月景曾次萬古皇王書夫君豈是終隱者要學川雲時卷舒

新橋行

紹定戊子長至後九日南浦新橋舉梁其明日縣尹宋侯之壽旦也輒賦新橋行以為侯壽

去年壽君時清溪無梁涉者危今年壽君時長虹卧波指可期珍材遠林天發隱文石象玉神效奇蛟龜為橋頃刻就又似仙伯工娯嬉官自憂民民自樂此事更屬無窮思要須移此濟川手棟我王國無傾敬從今南浦深波上惠澤千春同渺瀰

贈小鐵面王相士

君以鐵面名自謂相人無軟語我亦鐵心人不
把窮通來問汝獨有一事欲扣君學海無底難
窮尋幾時鐵拳透鐵壁直窺千年賢聖心

贈岳相師

余方與友人劉定甫論西銘而岳相師
來索詩遂直書以贈

平生慣讀橫渠銘不讀許負天細書窮通歡戚
若有二天之玉女元非殊但應內省無所疚何
必從君問休咎北窓燕坐寂無言時聽幽禽曉
晴晝

七峯行為外舅壽

有崇南岳之五峯倚天群立雲濛鴻我曾振衣
峯頂立頗似吾鄉好峯七七峯五峯小大雖不
齊氣象岿兀實似之牛首峩峩峙靈關蕉嶺揚
梅兩奇絕南臺林磴佛世界百丈煙霞龍洞穴
仙人冠劍端且疑仙源萬疊秋空橫仙源謂余
遊山水之所自出故立
今名以正此山之稱謂縈青綺白望不斷好似
衡山山下看鄉來秀孕兩宗工謂文莊與
文公也文章
節操為世雄百年山川久寂歷人物今有仙游
翁翁才古干將翁目巖下電千牛解剝刃有餘

萬象妍虫鏡中現可待龍虎節可運玉帳壽才
高驚衆世弗售祇令遺愛留丹丘丹丘遺愛人
人誇經界寬祖惠最多后皇嘉之錫異夢使汝
有子登魏科翁壽當萬千翁年纔八十脉昔殷
大夫僅乃十之一渭川出處付何心獨探玄關
深更深舞鶴山前春色好靜對七峯長不老

題李立父高遠樓

君家百尺樓近在環堵室室處豈不佳暑溽厭
煩鬱著脚躡層梯心眼便超軼好風天外來佳
月雲端出清明湛空闊洞視了鐵悉豈徒快登
臨抑可驗學術大哉天地心昭然本如日世人
庫且隘動以私見窒未能脫塵凡底處識微密
羨君有斯樓發以靜春筆知崇與禮卑二義貫
于一燭理要高明發道貴平實庶幾足目俱不
但窺髣髴工夫妙方寸豈假身外物此境未昭
融此屋空突兀君看希聖徒陋巷暗蓬韋

以青檀與志道

衝寒暫行役遺汝以青檀要識夜眠處當如親
膝前易曰無有師
保知能父母清溫供子職清白保家傳小
今多堪法毋頡字畫妍獻之父子忠孝大節
多可法字其未爾

壽外舅楊開國

大中大夫漢千戶子男一位周諸侯人生到此
不易得况復寶帶懸精鏐雖然三者皆外物達
人睨視如雲浮天公最簡是眉壽七十從來已
稀有堂堂王立仙遊翁歲比磻溪未華首碧瞳
射人雙鏡懸曉窻負葉聳琅然問渠那得許疆
健陰功又在朱陵編願翁越嬉更千歲做盡人
間方便事却乘白鶴御丹鸞置上紫清朝玉帝

贈肝江張平仲

希

去聖既云遠至理日以冥言道指虛玄語性雜
精靈正傳久蕪汶異學得魁橫卓哉周程張磊
隗三代英妙蘊發天地微言昭日星後來紫陽
翁抑又集大成煌煌八書訓謂論孟大學中庸
太極西路易詩也
凜凜萬世程學者生此時坦然有規繩但患舍
康莊自趨柴與荆張君江西來頗嘗得師承敝
衣雖懸鶉猛志欲掣鯨袖出文一編其辭凌而
清此士不易有歸歟更研精勿受俗學變而為
寵奪驚貧者士之常未合寧躬耕高門謹勿謁
養此氣崢嶸不見商歌人洋洋金石聲

送王子文宰昭武

望

樵川古樂國誰遣生榛菅往事忍復言念之輒
長歎子往字其人寄任良亦艱傷哉周餘民十
室九孤鯨深心察苛瘼摩手蘇殘瘼願加百倍
功勿作常時觀

癸癸匣中龍爛爛巖下電紛綸揮霍間坐子百
千變雖然事樂微易曠亦易眩悞從快處生理
向靜中現健決要安徐聰明責語欽潛齋有愚
言或可代箴箴

百鍊或繞指焯白俄成緇有初諒非難其難在
終之道心恥絲粟易為群物移不有精一功誰
能勝惟危子今如玉雪瑩潔亡少疵願言保令
德歲晏以為期

堂堂先太史一節貫初終况有壽母賢切切唯
教忠承家諒匪易負任丘山崇可不日汲汲仰
希前哲蹤敬義兩夾持師友交磨礪餘事作詩
人毋顯鍤句工

平時州縣間上下意苦異善書肘或掣有志奚
由遂子今得所從展布有餘地兩賢更戮力萬
物應吐氣相期召杜功奕奕照采世不須峴首
碑自有樵川誌

浦城勸糶

陽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那知田野間斯人極
憔悴殷勤問由來父老各長喟富室不憐貧千
倉盡封閉只圖價日高弗念民已弊去年慎饑
荒自分無焦類幸哉活至今且復遇豐歲庶幾
一飽樂養育謝天地豈期新春米米殺更翔貴
况又絕市無縱有濕且碎何由充飢腸何由飽
拏累恨不死荒年免復見憂畏我聞父老言痛
切貫心肺行行至平洲景象頌殊異白粲王不
如一升總十四問誰長者家作此利益事父老
合掌言子文姓陳氏起家本儒生疇昔樂賑施
憶昨艱食時巨室爭謀利米斗三百餘獨收七
十二三都數千口受彼更生惠開庫質做衣假
此賙貧匱取本不取息所活豈勝計我曹非此
翁久作溝中齒吁嗟薄俗中乃有此高義吾邦
賢使君愛民均幼穉一聞平糶家無貧無不至
或與旌門間浦城沈氏或與錫金幣獨有穎川翁寵
光未之被故作行路謠庶徹鈴齋遠且俾殖利
徒聞風默知愧竝主穹壤間與我皆同氣富者
盍憐貧有如凡恤第惻隱仁之端人人均有是

頽然鐵石心何異患風痺不仁而多財聚易散
亦易惟有種德家福祿可長世不聞眉山蘇盛
美光傳記賣田救年荒生子為國器即三餘父
三山黃長者家喜既施子州為已丑大魁不見南浦毛一惟利是嗜
積穀年年荒生子遭黜隸天道極昭明勿作幽
遠視誰歟為斯謠西山真隱吏

挹仙亭

漢宮葦篴兒呱呱濟南梓柱陰扶疎富平家人
正媮樂安昌帝師工獻說子真東南一耐耳黃
綬凄涼百僚底手持短梳叩天閭義傲丹衷決
橫皆翩然一朝徑拂衣愛君無路空依依人傳
九江已仙去吳門再見是邪非神仙茫茫那可
測上帝從來賞忠直天上果有騰鸞人合領群
真朝北極自從舉手謝世間千年白鶴何時還
玉簫聲斷杉檜冷祗餘丹竈留空山谷口之孫
古膚使亭斲青真挹仙袂取耿應僕貫日忠諫
飄岩羨凌雲氣我來快讀華星篇清徹毛骨風
冷然何當結茅最高頂一榻容我分雲煙

贈梓潼袁君西歸

君辭萬里蜀東游海之壖所挾大易數自謂探

幽玄縱橫布籌美妙若著之圓殷勤扣其說得
數須得全人生穹壤間其執司陶甄短長辨是
鶴百一分夔蚊造物初何必賦受自爾偏數有
饒與之定命誰能遷理則無虧盈一性各渾然
頽跖偶壽大堯桀非愚賢細懷樂正子聖門得
真傳全生必全歸此語星日懸予生故多奇榮
枯聽諸天獨有任道心未死須乾乾君提空囊
至又復垂素旋豈嘗卜而來所遇非昔泉術工
用乃拙為子笑且憐夫詩苦不多聊壓瞿唐船

會三山十二縣宰

皇皇造化鈞臺翁生萬彙林林滿穹壤具體實
同氣痛癢本相關彼已當一視矧惟守令職休
戚我焉寄盍推若保心騰焉撫孩穉橫目事征
求往往學頑痺淋剝膚已侵鷹擊毛盡擊但期
已豐腹皇恤彼憔悴近來二十年貪風日滋熾
蒲萄得涼州西園開成市環簷郡邑間大半皆
汚吏民窮盜乃起原野厭枯苗衰哉罹禍徒念
之輒揮涕天地忽開張清鷺掃氛曠我乃於此
時擁旌忝為帥顧歎老儒生蹇拙乏長技同官
為僚友努力圖共濟惟聞古大都星羅邑十二

豈無良大夫與我同殞志要如羔羊直委蛇自
無愧勿為碩鼠貪躑躅乃多畏上方明黜陟我
亦公舉刺民言即豐碑今問疾郵置黃堂一卮
酒啟勤孳至意慎勿多酌余憂心正如醉

游鼓山

六月二日偕諸夫參謀諸友游鼓山飲
湧泉亭明且登天風海濤坐白雲亭追
懷昔游滄然有感偶成拙詩奉呈并簡
住山明師

嚴宸有追詔趣上太守符疲民未蘇醒還顧空
躊躇來尋靈源盟喜與佳客俱始酌清冷泉一
浣丹墨洿超然煩滓中著身在水壺理明陟危
亭雲濤渺空虛煙霏倏開闔峰巒時有無偉哉
此絕觀雄壓東南隅蒼雉萬仞立四面環瓊瑤
翠水巧蔽虧亭午清陰敷令人滄忘歸似到真
華脊憶昨此蓮日筵勝邀朋徒擊掌巖上刻慨
仰趙與朱舉觴酌且盟一節期終初重來三十
年恍如隔朝晴並游四五人存者獨老癯有懷
子陳子感歎為歛歛子抱明月終我方長涂趨
顛踣懼不免做省當何如願言祝同社著力相

莠扶禪伯亦可入新結峰頂廬老我故勸游軒
冕非所娛會須脫塵鞅來依嬾瓊君

律詩

題來青館

軒窓幽雅主人亦好事不俗遺
余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遺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響
滄海清魂便覺超塵世何况真栖巖石間

泉州貢院舉梁八詠

萬間貢宇舊巍巍更闢新楹廣舊規
豈為儒生決科計要培宗社太平基

雲斤初運日逢甲虹影乍橫星值奎
天相斯文兆先見不須佳識指金雞

棘闈曾闢大江東喚起秦淮兩鰲龍
况是此邦競俊考何愁盛事不重重

江東漕司舊無貢闈
丙子始辦之於清溪
秦淮之上方與夜間有物
晚探如蜥蜴隱見不
常或曰此秦淮小龍也
丁丑漕闈陳君頌為首
元建康吳君
皆為廷魁

明年丹詔下楓宸定有英材起海濱
勉取梁公舊衣鉢從今人說兩庚辰

前庚辰梁文
靖公賦天下

梁脊伊誰姓氏題梅溪去後有蒼溪
自慚拙守何為者強策駑駘繼馱馱

憶昔文闈創造初揮毫紀實有鳴樞
乃今盛觀

重輝赫試問他邦有此無
貢院舊記梁文靖公
在西府時作今曾公

亦以倫魁位極庭學中士
汝欲接故事請記故云

簪纓聯輝三大老節旄相映四賢侯
作成後進

須先進引領時流作勝流

策足巍科亦漫然當知致遠識為先
丁寧莫負

梅溪祝名節岩堯共勉旃

和侍讀秘監錢行嚴韻

帝里參陪意最親聯鑣忽此為交鄰
徐行得接

雙飛鳳驟別難留一角麟歸奏已趨
天尺五寵

光仍待月重輪應麟留滯窮邊客
晏歲嚴霜夜

送張曜之

遂昌張君曜之遊淮東謁予故人陳制

參以小詩二絕祖其行

風煙千里走淮濬寄語青油幕裏人
麟閣功名

須有意乃心王室勿謀身

譚天之外更譚兵風角孤虛分外精
玉帳不妨

收拾取絕勝下客著雞鳴

會長沙十二縣宰

從來守今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
豈有脂膏

供爾祿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卮酒直煩散作十分春

長沙勤耕

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只為空言難感動須將實意寫殷勤

使君元起自鋤犁田野辛勤事總知要為爾民除十害肯容苛政奪三時

已看三白兆年豐更喜春來雨澤通從昔楚邦農事早好將人力副天工

田裏工夫著得勤翻鋤須執糞須均插秧更要當時節趣取陽和三月春

聞說陂塘處處多併工修築莫蹉跎十分積取盈堤水六月驕陽奈汝何

田家拚取一春忙男力菑畬女課桑隴上黃雲機上雪暫時辛苦樂時長

鞠育當知父母恩弟兄更合識卑尊孝心盡處通天地善行多時福子孫

千金難買是鄉鄰恩意相歡即至親年若少時宜敬老家纔足後合憐貧

健訟翻成產禍胎帶刀却是殺身嫌爭先好勝災偏速退步饒人福自來

不教言語太艱深為要人人可諷吟把向田間歌幾遍兒童亦識使君心

別湯升伯

二十年前忝舊遊論交今日始從頭我如潦盡寒潭水君似天空明月秋夜兩幾時重話舊故山聞早共歸休臨歧贈別無他祝莫忘鄒陳為國憂

和趙章泉

天教一老立堂堂武夔夔盡未妨元始故家典刑在北方正學派流長新恩已煥青藜照舊德行詢黃髮良多謝寄詩勤問訊自憐踈懶似稔康

送永嘉陳有輝

永嘉陳君有輝潛心易學許以所著示余余未及請而君歸矣拙詩贈行且堅再會之約云

深山讀易如康節白首談玄似子雲肯學時流誇末技却於聖處策奇勳三圖君已窺微指十

翼吾方媿淺聞君聞水心葉公言十翼非孔子
是否得意春風重過我綵波清夜話義文作賞賞疑於某說學不欺斷其

題黃氏貧樂齋

灑洛相傳無別法孔顏樂處要精求須憑實學
工夫到莫作閑談想像休

道鄉曾舉龍門話認作玄關透悟機儒佛差殊
真恥忽請君參取是耶非

閑吟

閑中意趣定何如靜把陳編自卷舒希聖希賢
真事業潛天潛地細工夫林泉有分吾生足鍾
鼎無心世味疎政使一貧真到骨不妨陋巷樂
顏癯

淨謔持鉢求度為說偈言

一真不昧人中佛五戒俱全俗裏僧必待方袍
與圓頂維摩龐老又何曾

淨謔讀罷白子曰如此則不須受度矣

遂說偈云青編讀後方為士黃牒頒時

始是官不拜皇朝真爵命要行所學也

應難余謂解讀青編便無黃牒亦得淨

謔志在求度只得恁麼主張併為之書

以勸施者

賀外舅轉官

黃山桃李開春風曾見先生化育中經界力行
師孟子井田有意復周公幾年周俗成佳邑一
旦新綸賞舊功明主已知材智美渭川行起釣
璜翁

壽楊蘇父

壽日將何勸壽危不妨拈出去年詩大生皆自
微陽起百善端從一念基身欲寧時須主靜幾
纔動處要先知老來自笑無新句那得仙翁一
解頤

贈夏宗禹

夏君宗禹示余以陰符悟真講義嘉歎
之餘為賦二絕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為明時立雋功做了玉闕

班定遠却陪芝嶺夏黃公

丹經千卷浩如林妙訣無多底處尋但要靈臺

常似水自然元海會生金

贈葉子仁

上饒葉子仁為人推箕箒占往往如破

的歲乙酉予方在從班子仁以書來勸
補外甚方未幾果去國進退得喪豫定
如此子仁之術亦奇矣茲來過予衡
茅為賦小詩三絕因以自釋云

易象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更諄諄只今誰似

君平術唯有南陽賣卜人子仁每推論五行轉以善道勉人如孝弟

忠信清心寡欲等語未嘗不衆切言之故予以為有君平之風

花正紛紅俄駭綠月綠掛壁又沈鉤世間萬事
都如此莫遣雙眉浪自愁

知天馬用尤滅氏有命何須主齊環若向此中

能照破許君已矮利名關

贈徐碧鑑

人言得罪為狂踈若論狂踈罪不無亦既自呵
還自笑只緣骨相合崎嶇

論命豈能修造化相形那解脫頭顱知君藻鑑

真趣絕試問窮通改得無

題黃君貧樂齋

飯疏飲水復何求道在宵中百不憂參取章象
克齋句底須樓上更安樓

贈張童子

虎頭燕頰及鷲有自笑都無一事全惟有數條
瓜椽骨尚堪山澤作臞仙如瓜骨出人論書

贈邵邦傑

邵邦傑妙絲桐之技又善寫神西山翁

嘉之為賦絕句

五寸管能摹造化七絃琴解寫人心平生不作
麒麟夢且聽高山流水音

壽楊蘇父

誕日娛親始是榮如君慶事世難并名園春滿

三三徑眉壽天開九九齡帝渥頻霑新誥紫親雙

即目兩文階重煥舊擅青玉杯從此年年把笑
勸樽前兩福星

壽陳宰

花種河陽未十旬和薰西境蚤如春試看條教

頻頻下字字無非育物仁

為民一念徹淵泉疏拓餘旬始籲天歲事豐登
鄰冠熄乃知感應鼓桴然

詩寄淮西王路分

壯哉龍虎三千士靜掃鯨鯢百萬餘若使人人似准右笑談真可滅狂胡

贈吳景雲

昭武吳景雲善篆工刻為余作小印數

枚奇妙可喜因有感為賦二首

錕鋹切玉爛成泥妙手鐫銅亦似之若會此機來學道石槃木鑽有通詩

腰間爭佩印疊蟲真印從來少得知不向聖傳中有省黃金斗大亦何為

送曹晉伯令尹之官

頃江壯哉縣誰遣莽成墟舊觀嗟難復罷民苦未紓手摩應切切鞭笞益徐頰有賢邦伯當令子志據

此邑吾鄰竟嘗聞歎恨深有田盡增稅無楮可為衾願布中和政母懷忿疾心歸田當有日好聽宓生琴

賦

魚計亭後賦

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已有簞瓢之樂夫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

圃田居一日飲客於斯亭之上超方羊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將之而紅酣沼無風而綠淨洞儵魚之成群闌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沈鈞倏深潛乎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幾而知警先生聽然心曠神怡諷小字之雄篇哦稼軒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何詩之為子固非魚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為有計邪子將試予之欺謂魚為無計邪吾亦笑子之癡蓋亦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思乎粵自太古邈淳風離勇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能而銜奇苟一餉之可樂快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允臧卒反蹈乎危樸偉南華之著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媿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况之文犧為利而鬪則爭地之蝸目智而死則剝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述鯤化於天池小則玩儻游於濠上蓋其為物也從容矣猶逍遙閑放靜則以蘊藻為室廬動則視江湖為尋丈不借潤於壺滯而相忘於沅澨任公何所授其牯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對越甲藁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特為太學博士
謝使詩舍人

奕以是
日出門

豫且何所施其罔此其所以為得也彼區區之
蠶蟻方且娛暫安於股鬣饗穀腥於砧几又烏
可同域而議哉差利欲之誘人甚香釣之餌魚
彼潛鱗之何知猶或避而全軀人固靈於萬類
迺昧苟而蒙眾習所得之幾何甘願冥於畏塗
此索棋危撞之喻宇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曠
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帛付萬事於浮雲獨
觀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差身閑而心逸於
是客憮然自失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闡
其萬一乃相與酌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
毒 陛下為之肝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
睿謀迄殄元惡尋明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
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
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
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偵軍之餘不肯苟從
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
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媿則為和也難况戎狄豺
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
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
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
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
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
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

人得以闢吾之情而滋漫我之意乎雖然此既
姓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
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者
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
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
養其事力而待可爲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
圖苟安之計乎內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
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
間蚤朝晏罷則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
故雖誣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
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爲仇讎之役
而非用權以斬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
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且絕隣國之援撤
防弛備莫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
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
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
是則當以越之事爲法而以六國之事爲戒可
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
吾政之修否 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
安石救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

號爲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
所爲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
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
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極柄臣之始不惟四
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
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
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柝何朝綱方整而
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
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
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
待我者方驕我之恃我者太重一箇行李曾未
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旣成志
氣愈惰宴安鳩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
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
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
端而吾傍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
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 陛下以通和講好爲
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
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
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

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乍對 清光輒
竭毫髮之恩惟 陛下財擇

二

伏觀 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為名字以沮天
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
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蠱壞人心之
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
國史竊見 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
廣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
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
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
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
鄉黨者見尊於 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
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
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
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
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
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
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險庸亡行之人
士有不為利改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

之以好名推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
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
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冀前轍培養成風俗
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
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
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濱抑賢雋甚
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
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
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
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齊己以為行士
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
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
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賈直
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頑
頭亡恥為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
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
稍振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
極一至于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
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
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

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
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
嚮先於此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
勝至願 尋得 旨依

三

臣恭惟 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蕩然有
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
郡國之間猶有亡辜而致死有辜而逞刑者推
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
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
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
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
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
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皋陶不過憑已成
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原既失故之未流何
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
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史之補官入粟之拜官
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禁進之路既窮苟且之
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
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

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
胥史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聞蓋以近民之官
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 陛
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
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關陞及
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為獄官者
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
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
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污不法者令所屬按
刻重寘典憲蓋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
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
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儻臣言可采乞付
有司詳議施行 得 旨送部 勘當尋施行

已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時為校 書郎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
貢警言 陛下不於此時整竭愚忠裨萬分一臣
進瞻 天光不於此時整竭愚忠裨萬分一臣
實有辜臣聞董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此見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觀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沴荐至兩旬之間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發感失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已酉之夕留守掖門謹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寔膏復生陛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若蠶蠹瘳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欲使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廢事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陛下財幸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奉以為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為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登崇者皆褒頌忠良所謂說邪萬無此理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雖退斥而僥倖未盡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塗尚狹忠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

陰氣之精凝而為雹故劉向以為陰脅陽之證孔季考以為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凡妾婦乘其夫臣子倍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國皆其事也求之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觀近者一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職驟昇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絕之乎夫陰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臣願陛下遵仁祖之規責大臣以杜衍之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譴則升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榮惑南方為禮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廷熒惑守之為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畏自將勤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群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規戒乎夫規之不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證昭然可攷臣願陛下體重離之照炳獨斷之明察事幾於兆朕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使姦邪不能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威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

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初元年蝗禁禁謂貪虐之所致曩者權救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拮克取媚愁苦之氣于盤陰陽餘毒遺殃迄今未歇比者固嘗遴監司之選重賦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尚多苞苴餽遺者未戢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可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景公一言災惑退舍宣帝因雨寬而躬親萬機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治之效于今可觀陛下誠能側身修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變理於其下則轉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慘則天心應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者饑溺弗給既斃者亡所蓋藏陛下軫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亡幾誠恐風傳過實或誤 宸聽謂麥孰為可恃而不復廣為振揀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斥內帑封樁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饑是

亦振揀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 陛下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亟救之庶幾人心可回則天意自解不然愁歎日滋變異日熾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已巳四月上殿奏劄二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請蓋將勒成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有陳述臣恭惟 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寅之秋筆履大位蓋出於 尤皇付託之誠憲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寔奉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且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臣伏觀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佞貴之意而夸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昔 紹聖中姦臣用事被 宣仁以奪嫡之謗加蔡確以定策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今 陛下窮雁背 祖宗神器之重而簡冊所記顧歸功一竇贊之小臣傳之萬世何以為法况凡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儻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籍口以逞其私 紹聖 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

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曆時政記凡涉誣罔悉行改正 陛下既俞之矣歷時寔久必已成書臣願特降 睿旨命國史實錄院具所修事節上之 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玉牒會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 聖朝輯遜之美下以杜姦黨窺覷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 熙寧中王珪建言 國朝會要 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然止修至慶曆三年又當時亟欲成書又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更文恐不足行遂乞自慶曆四年以後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可其奏迨書成自 建隆迄 元豐僅三百卷紀載最為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 皇帝會要自紹熙末至嘉泰初財八年耳而為卷已百五十殆欲廣其部帙之過觀珪所修臣僚論奏止撮其要今或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遺語涉理近者亦或未皇刪潤臣恐難於傳遠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 朝廷行事可紀甚衆必俟有 旨修進然後併行

編摩倉猝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容纂次之為得臣願特降 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 神祖可王珪之奏庶幾 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陳若綴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黷冒昧以聞取進止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時為秘書

直院權

臣恭惟 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已敬天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氣端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喁喁之望日俟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為沴淫雨連亘閱月彌旬間嘗開霽旋復霖霖湖水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州縣被災者廣或頽城郭浸官寺毀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滄浸田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 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柄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早暝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蠶蝗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

者况 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
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悟宸
衷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 陛下
惕然祇懼禱祠賑卹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
洞開臣愚竊慮 陛下徇於目前之應不復推
原致異之繇天意靡常尤足深懼臣謹按春秋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為陰盛之所致
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脩
之言蓋為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
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
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
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為
災否則陰盛而忤陽咎證之來未有不綠類而
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陛下聖性
澹然固無使嬖女謁之累然除授命令間煩特
旨寅緣請托侵紊感慮尚或有之倖門既開奔
湊日衆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沴所
為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淑慝國論嘗一定矣
假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尚肆窺覷一二
年來俊賢耆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

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寔
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 朝廷紀綱寄於給
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聞諸道遂額猶有不得
其職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恐檢人非類洋
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為而作也戎翟更成既
難遽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嚮聚之始非
有跳梁不可制之勢也使 陛下帥守得人監
司得人撲其跋於未張一巡尉力耳柰何擁兵
之帥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啓倖功之念
養成癰疽馴致決潰乃始草薙而禽獮之世豈
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或者幸
其納降曲意招誘不知損威喪重適啓姦心二
者蓋胥失矣寇虜肆行流毒甚慘營營之衆籲
辜于天此又陰沴所為而作也抑臣聞之滂於
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焉漢儒之言
厥有深指今庫下之田既厄於水設不幸七八
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于成飢饉相
仍愁歎滋甚豈獨峒丁適卒能為惠哉比者三
衢之事蓋可鑒已 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異
思君道之當修秉持乾剛法象天德開公正之

路塞邪枉之蹊使衷謁不忤于朝外言不納頡
相以絕近倖侵權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謹使
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而儉邪巧佞不得售其
私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淮甸創殘之餘遘東良
牧寄以赤子之命招輯流民咸俾莫居收瘞遺
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間寇孽方煽申救帥守戮
力同心仍遣王人銜命督護整齊師律激勵士
心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則積陰之沴庶乎其可
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日復霜
堅冰至古之聖人於陰之特盛不忘戒謹如此
今災異頻仍證應甚著 陛下可不亟加聖心
乎臣以疎庸備數文館 睿恩拔擢俾攝禁林
倦倦愚忠莫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芻蕘
之思意切言狂惟 陛下裁赦

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
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
之世破裂天常墮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
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
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

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 熙寧之世以新法
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懷諫遂非
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 紹興之際以和好為
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
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
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
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冑用事以
區區私意小智并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
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謬何者公議天道
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
者是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
立之焉哉 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
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 朝廷之上兢兢
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
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
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 陛下
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作為請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
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

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警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遠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迺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遽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孽孽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特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

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卹之念也恭聞閭者內廷屢感醜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猶擬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大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歎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二 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榮至歐州良卿歸以燕城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有變相之披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

粘罕之徒岷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
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
十年秦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鞏小
夷欽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誑蓋今之女
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鞏即鄉之女真也以
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
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
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管人情搗離
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
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
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
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未黍生之有
志之士思效壹洗久矣而襄者病於機會之難
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阡危
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
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定邊警未撤君臣上下
惕然有不敵康之心迨夫聘覲交馳遽已拭目
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
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

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
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
豪傑四起奉我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
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
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
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
之衰頹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事漢
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爲蕭梁之
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
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
牙之勇 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
精明使匈奴盛疆尚當賓服况於浸微弱之後
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騁異端棄人事而
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
鬪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况欲乘人之
敝以傲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爲
漢宣之所爲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
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 陛
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養之
故而謂難耻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

侍修實德以格天命敦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熱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 陛下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三

臣伏見 朝廷以楮幣過多折閱日甚舉積年之弊而一新之其為利至博也然臣竊聽道塗之論尚慮四方郡國之間未能悉體公朝之意奉行頒布壹或不虔其為民患蓋亦非一臣嘗官于州縣每觀詔令之下本為利民而吏於其間並緣苛優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之承流宣化之臣有未嘗過而問者雖詔旨丁寧母得抑配而抑配自如母得搔動而搔動自若許民庶以越訴矣所能赴愬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能舉按者何事此臣疇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鬱於上達上澤壅於下流積習相沿非一日矣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

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亡弊或頒降有限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齊民或胥吏要求抵給豪言之家而弗及下戶或創局亡幾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遺或爭奪紛拏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自非守宰得人區處有術則其為害殆不止斯怨嗟之聲所在必衆且神臯輦輦近在闕庭舉行之初尚多惶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設有弊倖何由上聞群情謖謖感動和氣非細故也况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之人齎持舊券傍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屯時之必至此乎臣愚伏望申彼明指戒飭監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為區畫俾實惠及人而無換易不行之歎庶幾詔令之下不為空言實天下幸甚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時以軍器監班

右臣比者恭親 高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戒膳有以見 陛下寅畏抵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

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
 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
 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
 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
 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
 今自辟正朝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
 妄議 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况
 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雷霆之作孟秋之
 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
 殿咸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羣臣析請
 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
 猶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
 約而自恕之多乎 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
 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宮菲食為難况於畏威省
 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勿勿若是借曰
 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何有
 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強苟塞已責徒拚外觀
 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况於天乎迺者孟秋之
 朔流星示異其占為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
 聞故相距才九日而雷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

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 陛下不知戒於是警
 之以雷霆又加切焉天於我 國家欲扶持而
 全安之其心至憐憫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臣願 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
 德毋以豢安養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
 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銷惟天惟 祖
 宗所以望 陛下者是在此臣不勝愛君勤奉
 之心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時為起
居舍人

臣伏觀 陛下更化之始首下明詔求直言又
 詔近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雷霆如覩白
 日臣時備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為自今言路大
 開將復見 祖宗盛時氣象矣而五六年來士
 風頽悞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
 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
 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
 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為而忌
 人之言今 陛下恭已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
 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觀望
 莫敢盡言者 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

擅政十有四年，謾倣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舉，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章帶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為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群賢皆得以忠言自奮，則精神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幾旬，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小，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鼎泰開禧之沈痼，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方其去也，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偷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事默默以自全，不肯譏議，以賈禍且待從之臣。

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羣臣，溫恭有禮，然從容咨訪罕聞。王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開過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卻，或至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政闕遺，仍詔宿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往過為秘密，不暇參酌，群言計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未究，有如楮幣鹽鈔，尤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下，儻凡皆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以漢廷雜議為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綱，迄成中

興之烈而宰臣裴均尤能獎勵盡言拾遺獨孤
 郁等因遷致謝均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
 致上獻納者休復大斬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
 感君而裴均為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割
 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
 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
 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藩
 煥阿苟容者如裴均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
 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
 以孤生蒙 陛下擢掌內命四年于茲近復叨
 塵誤恩進侍螭陛有懷弗吐臣罪奚逃故於進
 對之初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輒冒昧極陳其
 愚惟 陛下垂聽取進止

二

臣既勸 陛下以容受忠言今願以忠言為
 陛下獻竊惟今日關國脉盛衰繫民生休戚其
 惟楮幣一事乎維我 祖宗有國以來所以保
 天命結人心者其道非它曰不施重刑不事厚
 斂不行苛政不用酷吏而已 列聖相承世守
 弗易是以德澤深長於天無誣太平之久遠過

漢唐 陛下聖性寬仁率由祖訓更化之後偃
 兵息民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楮幣之更州
 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
 始用矣科數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斂始及民矣
 告訐公行根連株連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
 之說逞股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
 矣夫是數者豈 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
 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
 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
 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為之令曰當估
 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
 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今之州
 縣間務為新奇創立科調迺多出於 朝廷約
 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沒入
 者矣有虧陌田錢而百萬之貲悉從沒入者矣
 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 朝廷之令
 所無也拘鹽商之舟 朝廷之令所無也
 產稅多寡為差令民贖券此又 朝廷之令所
 無也昔者 熙寧新法之行可謂嚴矣識者猶
 曰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今 朝廷之

意本以便民而奉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體國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徧知臣聞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大約田幾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征稅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項又不在是安有餘貲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閩之爲俗土瘠人貧號爲其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旣行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見楮價驟增遂指以爲新令之効臣竊謂不然迺者 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供純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爲數幾二百萬官之用券旣多則民之視券亦重蓋將不強之貴而自貴不迫之藏而自藏矣况民之輸官者錢楮各半是 朝廷輟見縉予州郡者亡慮百萬稱提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爲科配乎厥今四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 公朝之令 陛下與二三大臣聞其爲害至此亦必惻然更張不俟終日况特出於州縣旁緣之私何憚何疑而弗救之乎臣願 陛下發德音明勅諸道監司守臣體認 國家更幣便民之本

意凡於詔令之外創意妄爲託名奉法實則壞法者悉從蠲罷其尚有嚴刑厚斂肆苛饒而恣貪酷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其之罰庶幾安元元之生以壽 宗社之脉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對越甲藁

奏劄

輪對劄子

二月十一日當對已革旒初八日改除右史不曾上

臣伏睹 陛下以郊禋慶成天地報况思與元
 元同其祉福酌議臣從厚之請九厥恩需加隆
 於舊德澤洋溢延及群生物情熙然蓋庶幾序
 升平氣象矣抑臣聞之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
 而泣則滿堂為之不樂四海之廣匹夫弗獲聖
 人以為已憂頃者 朝廷以楮幣日輕改行新
 令慮士大夫奉行之不恪於是威之以號奪竄
 斥之刑慮民之虧減牟利於是激之以沒入家
 貲之罰蓋亦大為之防而欲其無犯焉耳中外
 有司苟能體認 朝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
 焉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諸所聞廼有
 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國而以設國効
 者或因僚屬之諛而不究其實或因豪強之謗
 而輒徇其私是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至若
 籍沒之行尤多濫及蓋有胥吏利其多貲而因
 以傾奪者美有閭巷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

矣夫估籍之禍甚於刑誅刑誅雖酷痛止其身
 貨財一空盡室溝壑令乃不量其輕重而驟施
 之亦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德洋恩普
 之時顧未免有向隅之泣者此亦 聖朝所宜
 矜惻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稽參衆論凡州縣
 官有因奉行新券為監司守臣按劾追削居住
 其倚法漁利重為公私之蠹者自無足議其間
 咎犯稍輕及止緣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
 郊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估籍一節
 雖令甲審然展轉經營縱幸獲免已亡其半謂
 宜明勅監司守令自今民間有違犯約束諭告
 弗俊者止當嚴實典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
 廣 聖朝惟新之澤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既
 弛令愈不行臣竊以為不然今四方郡國蓋有
 未嘗劾一吏籍一民而流通無帶者亦有操切
 太甚物情愈駭而終不可禁者此在有司推行
 之工拙耳况臣所請止欲罰當其罪而開釋無
 辜非欲蕩然撤去禁防而後已也儻臣言可采
 惟 陛下留神

直前奏劄一 癸酉十月十一日上

臣不佞昔在羊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今其強敵外攻大臣內畔戎酋廢殖骨肉分爭敗亡之形蓋甚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為憂而未敢以為幸也夫女真腥穢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墮在蒿炭臣知天意慘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文王者故天命之為中夏主也今天厭夷德甚於獨夫受之時而堂堂中原實宋舊物陛下誠能進脩聖德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上帝監觀當必有睠焉南顧之日則雖因時埃爨光復土宇臣猶以為易若夫天時雖應而人事未脩補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虜滅一虜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豪霸六合震動雖欲燕安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為難蓋嘗深惟今日之執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求命

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近將至之休臣不揆任愚敢條為六事以獻惟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為不然蓋祥多而時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來咎證存至二月宜燠而飛雪迺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靜而有震推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畏則象緯猶告愆也有一于斯皆宜儆懼而況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即下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群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懼之言不絕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為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

嚴師褻而弗嚴則愛有時而弛詭而弗戒則誨
 有時而倦惟 陛下考 祖宗之已行思所以
 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
 和自應此祈天求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
 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
 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
 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絕粹莫如我 朝德澤深
 厚亦莫如我 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
 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
 德 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疆不如秦富不
 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
 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
 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
 而已 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
 慮或者患國執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
 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
 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蟭蝥
 也惟 陛下察截截之誦言守悶悶之家法舍
 一時之近效較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求命之二
 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

也龜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
 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况不
 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
 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
 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
 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
 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
 法 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
 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寶參而陸贄爭
 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聞巷細民小
 有誣誤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
 此往者 明詔丁寧毋得擅籍 朝廷德意未
 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汚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
 也銜冤已甚之人間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
 獲給還而違 詔擅籍者終未聞遽懲一二貪
 猾之吏何憚弗為群情翬翬自聊賴弱者至
 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割刃守臣以
 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
 為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
 朝而可用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臣額 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今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爲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求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爲晉陽鐸請曰將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之爲安今之有司知爲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妻橋藤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雖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三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徃徃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歛推於告訐皆高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爲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母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爲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曆于官也有給曆錢其驗視于官也有繳曆錢瘠民以肥吏火率皆

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饑儉爲慮可勝計邪臣額 陛下霈然下詔申教有司削非法之征徭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求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我 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頒折杖之格以除微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覃及百世 列聖因之爲法益備急故入之辜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帥用中典爲百三十年太平之本 陛下天資寬恕同符 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媿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徃狂比也間者蕃舶之誅株連頗衆幽鬱所感淫雨爲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 陛下欽卹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母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

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做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脉其在茲乎此祈天求命之五事也 國家特遇臣子忠恕為心故有罰罪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眠古流放之刑其在 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詭令間或舉行詎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辜人自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劾來上未盡至公陋者 朝廷蓋嘗原貫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賦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擾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按諸人情宜在可貸之域又郊需之行今將葺歲湛恩汪歲草木為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間有未被滌滌者其間臯稔惡盈名隨節爽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

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收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求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求命二則曰祈天求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然嘗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之將興不在疆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 陛下告也或者以爲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爭信為天之右漢矣高澄侯景之際獨非天之禍梁乎今虜之存亡大孰可睹雖吾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亡獲孰有相及應釀一誤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為今之計獨有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苟相焉何鄉不濟伏惟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之易失日與輔相惟懷求圖屈已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日彊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受滑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况事變之

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願 陛下留神毋忽

二

臣竊惟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寔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蓋有成算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屬長安百二之執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今虜為達鞏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邠岐沂隴遂為戰場虎闔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蓄材待用寧過於有餘毋失之不足臣觀 寶元 慶曆間西事既興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邊境陝西關帥則就命韓琦延安關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蹉跌之虞有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預蓄人財之效也今自東南持麾節以往者選用不為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

智畧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敕 先朝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鎮樞牧之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茲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而技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為急臣妄言有辜惟 陛下赦之

貼黃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書墮占者以為覆軍流血之象分雖在晉壘實在益故臣妄謂蜀之邊備尤宜致謹而儲蓄人材尤邊政之大者伏乞 睿照臣恭聞 淳熙間有太府丞勾昌泰者獻言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州安危或疾病遷改自 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為利害之襟頭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於蜀令作安撫一旦制置有闕便可就除實慮豫圖之策 孝宗皇帝諭輔臣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時不至闕事大哉聖謨誠可為萬世法惟 陛下財察

使還上殿劄子

甲戌二月一日

臣等非材蒙 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然久駐淮壖日聆邊報或云達觀之衆已陷蕪山或謂西夏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捨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縹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勳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遼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宣光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執竊以為深可慮者三亟當為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二曰對境之派民僅存之遺孽驟興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之民扶携老穉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壇場拒卻使還然蠟集而南者其孰未已

蓋其仍歲荐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若壹切拒絕彼或胡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群行之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舊酋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並邊財數十舍僅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尚易為力萬一外夷得志必欲滅元額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免再豕突迫吾邊垂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 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為戎狄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執必不支萬一遂能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卻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嘖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蹙擊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嘗為虛若其已至又無所及况積薪欲然之執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犴圍之臣往往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孰若圖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襄為根本 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彊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符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關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今 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今日所宜用也臣等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渺莽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疆忍亡吳兇駟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

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疆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猶咽喉見溢於人而欲與之角藩牆局踞為盜所有而欲保堂奧之安亡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掎克自封避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脈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旣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巔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

待糧餼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盤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謀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與達韜相持蓋非一日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蒼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它可禁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虜巢摧陷之報質諸戎師亦復謂然迨次修門其說又異夫敵國存立茲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繇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顯任遣間之責事之驗不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實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亡奇策獨念將命之初違去 殿陛蒙 陛下溫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整竭愚忠期報萬一惟 聖明財察

直前奏事劄子 甲戌五月十五日

臣不佞蒙 陛下擢司記注日侍 天光在庶僚中最高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誠

默不言臣實有畢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夫 闕庭敢不玉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韜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韜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達韜能如劉聽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在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 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執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 陛下以苟安為志知則國執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鳩鴉之詩以為知道聞滄

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悔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借爲 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隋不可伐官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者又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柄鑿論議小激則日以譸張豈以 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母間同異母狗愛憎則鼎呂之執成金城之守固折衝殿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之缺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爲也 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樓會

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善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奉檜乃以議和移奪 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其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頽弊而不修士大夫養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闖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顯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齊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 陛下日旰晷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李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旣從皇太子言卻其使夫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未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 神

宗乃以問韓琦富弼 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
時司馬光爲相 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 高
宗中興內外尤爲惶惚然無一事不采人言
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 紹興初元嘗議使民
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
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 祖宗
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願以廣謀從衆爲
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
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 明詔以廣徒而
南寔迫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
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
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勺踐之所以勳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
陛下以勺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
集夫臣故曰屈羣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
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
天地常經斷斷不易 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
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政令出加嚴雖大爲防
禁以示民非欲峻利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
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說者未

聞牽復之期駭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蓋紳之論
時不齋容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
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
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
自說則征利密於秋豪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
於刺骨夫成 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
者衆夫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
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器與名當
新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新則勞能者厭
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徵文雖懲僞所以
別真而矯枉亦屢過直今邊陲孔棘正牢籠武
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者見爲
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
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句
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
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
分項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遣方其例予
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喻快一時費用既空
搏手亡策強者遁蔽山澤同時而爲姦懦者丐
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

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
實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茲戩亦以收忠義
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卹失時死
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
稀比聞州縣科役煩繁田賦雖蠲攝課仍重民
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
濟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 朝廷深念保鄣
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陲之心北境
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旣機負
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
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
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惶其面示無
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
可獻窮則搏執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
邊將以無事尚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
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爲湯武歐
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
爲之效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爲吾
之鷓類也其忍不爲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牟祐
祖述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

人悅服晉土復歸况堂堂 鉅宋豈無能任二
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
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旣我附土將焉歸恢拓
之基實在於此臣願 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
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陛下誠能
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
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
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邊
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濶殺教閱弛廢衣屨肢
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
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
長者舟師戰權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
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彌綸燁燁一新戎政
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倍斂成風而士卒之怨
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
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爲水火而用心莫能協
一公朝苞苴之路絕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
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
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

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墾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闘每易規虜其憂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屯蠶諸葛亮輩得而用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東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畱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火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瀾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渾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

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漣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掎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軍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世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策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壩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管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

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具材何由展布
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
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
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許移用官許碎
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
可成而 朝廷之憂顧可釋此 陛下所當亟
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
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
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
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
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放桀心當是時
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饗之
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緩豪為甚昔范仲淹
嘗謂時方用兵不嘗諱言邊事今 朝廷若以
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
張皇迺成家殺肯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
漸不過如斯盛明之 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
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
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
聖明財察

貼黃臣竊惟汴都者我 祖宗開基建國立
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
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臊之虜適得竊而居
之伏惟 陛下赫然發憤思 列聖所以得
之守之之難考 宣和 靖康所以失之之
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
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
之象致察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
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既以移巢來告索孽之
報必將踵來其在 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
慮苟能顯行止絕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修
戎備予以激士心而號敵氣此上策也命疆
吏移文與議削比年增添之數还陰與裁減
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
策幾無策矣蓋今遠夷羣盜交馳中土安知
無善謀者規吾舉措必將曰女貞彼之深仇
亡在且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為
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悔之端
致寇之本也惟 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
未形宗社幸甚

是日請至此段口奏云虜人既有遷都之報旦夕必須來

索帶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與王
相文某奏云從臣劉和李廷皆有文字來索
當子幣取自聖裁上曰貞德秀亦曾論來
特十一月也去德秀直前之日
稍久而聖心簡記如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對越甲葉

奏劄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
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
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
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
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
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
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
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
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
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險人以
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
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
儉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
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
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

皇甫鏞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
人主爲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
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
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
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
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
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
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較過類於歸過乃
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
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望絕言
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
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
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踈狂謬戾不切事
體沾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辜
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 景祐中范仲淹
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教榜朝堂有曰險邪罔
上者有辟狹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
矣而 仁宗尋即悔誤降明詔數求直言召
還仲淹竟至大用而 慶曆之治以成 哲廟
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

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
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 朝
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
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哲宗 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
獲上聞 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 二宗納
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
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 本朝
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
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爲
偽黨者韓侂胄之伎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
愚伏望 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
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
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
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 陛下以疑忌人言
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 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
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頹息若是而
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 陛下留
神反復愚臣之言

除江東曹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

子一

臣愚不肖蒙 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嘗以載筆之史又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 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遠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為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間闕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

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魏米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讎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 孝宗值其方疆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鞭輶群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天其或者付 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沈之失此中策

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符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卮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羨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

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况今中原士民張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廼者爲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母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被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亡爲畏則大執舉矣其四曰專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其星躔某舍則其業昌其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

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
數術者猥曰五福大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
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
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說
悅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
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
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
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
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
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臣聞公論國元氣也元氣瘡鬲不可以為人
公論煙鬱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
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
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論也
王安石違而涕之終以悞國紹興之際以和
議為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離而嫉之遺患至
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
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
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
衛之君臣也徃者侂冑弄權以威罰稽天下之

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
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冑能虛心平
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
之禍已無僂辱之殃豈不美哉聞者使命之出
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
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
年來所無之氣象建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
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
也大臣者宗子也大丈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
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
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
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
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性性加以歸
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
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
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
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情忌之
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
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
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

之所繇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
煩 天聽之宰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
陛下亮臣愚忠敢進止

二

臣恭聞 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司察訪
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贖字貨賄者俾條
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者亦許其明
揚臣仰見 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
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
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
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為
監司者甫欲案劾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脫甚者
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行矣
歲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
盡心職業不免陞沉之歎膏梁庸駸苟有所挾
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
矣是以州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 陛
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邊遠 乾道 淳熙之
舊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弊未能盡革臣愚
欲望 聖慈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

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
所甄別其於治道豈小補哉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十二日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
自高卑莫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東而善性均
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類故聖人者作
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
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
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允使生人之類
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
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
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
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
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
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
其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
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
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

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爲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疆盛之世綱常弛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拯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奠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維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政虐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官闈怙寵黷亂天常姦孽肆披潛竊國命兇邪造孽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柰何其不監我惟我 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庶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或以爲三代而下皆未之有荷歟休哉 聖子神孫所當統七保持而勿墜也恭惟 陛下天

啓敬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 陛下有承順 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棟華之變方篤而布粟之謹遽興流聞四方所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柰何且民無掌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爲可畏伏惟 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 陛下欲報 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滯瀆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允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

及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官必有以示肅雅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 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雜不得為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踈設蒙召擢實在春官實掌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間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 陛下告狂愚無取惟 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大舜之事望 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其指曰仁人之於弟也不截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夫以象之不道而舜親愛之心曾不為之少衰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然象雖封庠

而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為萬世法也况濟王之於 陛下其屬為凡而雪川之變迫於群兇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與計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者陛下儻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柄則 陛下之所為即舜之所為矣綱常獲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冊揚休何窮臣竊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所及矣故臣輒進補過之說冀 陛下力行衆善以掩前非庶幾異時不失為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觀 雍熙秦邸之事方具有罪不免降遷及其薨亡不發恩卹故有追封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遷擢當時宰臣稱頌 太宗皇帝之德以為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群臣未有以 太宗之事告 陛下者臣不避誅戮敢冒昧言之伏願 明詔有司考求 雍

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
滅繼絕之仁在 陛下為之何不可者扶綱
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
將有以亮 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為親王
計益為 陛下計也丹衷皦然可質天日惟
聖明賜察

二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
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 元祐初
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
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
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 二聖
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
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
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護以時致之甚似 元
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雲繼見於冬春星文
變異海形於壘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
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 朝廷之舉措

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
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
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
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孚
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加刑懲而不服然則
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
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孔子
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
能厭服天下者 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群
言 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
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
大事之不可輕也廼者零川之變朕昔畧同而
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
也 康定 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
流宰臣呂夷簡至志雖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
也往者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
其效亦可觀矣而除目游效僉論之不同猶昔
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
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

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群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處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母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人所主也其重者必疎逖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爲其廢黜者不惟無怨而且

思焉况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德網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特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爲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爲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爲至戒當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恠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避列非必有利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儆然示人以屏絕之意甚者及其物而舉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外俾皆除貪暴砥厲慶隔惠綏兵民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

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諒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藉藉於是有讖呵之令讖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僂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讖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搗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 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 朝廷布群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而遷儒成風精銳銷與朝有闕政則拱嘿弗言而私嘆于家朝有過舉則進焉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此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自竭且自 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既徐徐數

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韋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洞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携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于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 朝廷專尚姑息苟為噓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讜

二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

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人
狡焉窺覩意在巨測而淮堧之變尤駭聽聞群
情方搖未易底定蓋嘗深思熟計竊以為聚正
人端士於 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
本之方也布賢致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
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
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
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 朝
廷之上紳縉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
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
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 陛下嗣
服之初嘗以耆艾而寵傅伯成揚簡矣以儒學
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
海內聞風孰不歎嘆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
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
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
雖寢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謂弗補也 陛下
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
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
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

哉寇委珮畢萃於朝廷 陛下開心見誠俾之
條陳闕失大臣虛懷無我與之商榷事宜毋廢
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母臨以虛文而情意弗決
則賢者之所有皆為朝廷有矣如是而內之根
本弗強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
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
之銳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濫日甚
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
沒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
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膏血已殫而
溪壑未滿以此貿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
貧至骨矣諸道揔戎之帥訓練不動而培克是
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
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
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
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為籍資產之
娣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為
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
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
足余絮者有月稟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

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
民俱病一至於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拯耶臣願
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
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郵軍
如家崇飲水食檠之風均挾纊長醪之惠俾人
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
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
殆致凶為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執可謂弱矣
司馬光嘗謂 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
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邇日之事何以
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
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
首思有以為 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
為強之本惟 朝廷不以為迂而采用之則其
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臣不勝倦倦

得聖語申省狀

謚會某今月十二日上 殿奏事未出劄子先
秉笏叙謝蒙 恩召除得面 清光蒙 宣諭
曰父聞卿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一劄

貼黃口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為人倫
之至者緣其他帝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
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
難 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某奏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
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而舜則
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弟象則傲人孰無
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處
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為人倫之至
宣諭曰丞丞又格格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
孝感動之效也如象至為不道然舜親愛之心
不為少衰惜 陛下之處齊王不如舜之處象
蓋舜不以象欲殺已為怨而封之有庠既不失
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象不得一
有所為雖有虐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
義之盡也若 陛下所以處齊王者亦如此豈
不盡善盡美 聖上正色宣諭 朝廷之持濟
王亦可謂至矣某奏 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
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謂此事處置
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 聖訓 陛下不必看

其他只着舜之處象者如彼 陛下之處濟王

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為當以二

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

以為法 陛下所以待親王者既有媿於舜終

是欠闕處蒙 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甚又奏

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

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

修聖德九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掩蓋前

失異時為有 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

且如漢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

所為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

以不失為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

之為愈今 陛下處此一事既有媿於舜自今

處他事當益加勉勵必無媿於舜可也古之聖

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為聖人 玉色

微有喜意讀至第二劄尾其奏曰人心之所在

即天心之所在 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即此意也讀至第三劄 陛下誠欲

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

經惺其奏朝廷之上不可無華髮舊德之臣不

獨人主願老成之益朝列新進之士亦得有所

矜式又奏 陛下方留心典學若召伯成簡中

行三人置在 朝廷特賜顧問所益必多如臣

晚學恐不足仰裨聖德 宣諭曰賢者在朝所

益非淺又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人謂雖召之

必不來臣謂 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

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困囊封以忠言上達其益

亦自不少 宣諭二人何處居其奏揚簡四明

人傳伯成泉南人讀至四方長人之官無字不

聞叨憤日甚一段 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

一廉者其奏豈可謂全無人但廉者少而貪者

多愛民者少而害民者多耳又 宣諭曰然則

何以革之其奏若 朝廷於用舍黜陟之間示

人以意薦者用而貪者黜愛民者用而害民者

黜使士大夫知所勸懲則此習何患不革又

宣諭卿曾見有何廉吏其奏臣自湖南來所過

州郡但見知袁州趙致天一介不取直廉吏也

又奏將帥括克軍士因依 宣諭曰直隸地又

曰軍心尤不可失讀三劄畢蒙 玉音溫然賜

諭御所陳三劄皆忘謹之論當即為施行某奏謝再拜訖退

論初政四事

乙酉七月為禮部日上

臣竊聞陛下延者消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恬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官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筆路籃縷以啓山林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蒐攬賢材厲精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閑燕之地也仰瞻楹楠俯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者初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祇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恭儉之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服用之需

願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眾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詖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衰麻在躬而已衰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感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聖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饗人太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弄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于墻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儻因移御之適凡所

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 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 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况 皇太后親舉神器以授 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褻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大馬况左右使令者乎厥今群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群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勸讀比者親承 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母或有隱 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竊惟古者平旦視朝以為常度蓋入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

陽德宣昭政機無壅 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臣侍螭砌二年實所親見 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乃頗後於 先帝之時正使寓內晏寧猶恐示人以怠况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 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為節予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帥有陳仰祈矜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對越甲慕

得聖語申後省狀

證對某今月十四日輪當選讀 三朝寶訓因

有奏事劄子先就經筵展讀至念昔者初守之

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某奏云 陛下今日

居處之地即 高宗 孝宗居處之地也居

祖宗之宮室當思 祖宗之艱難朝夕兢兢不

忘祗懼庶可保守 鴻業 玉音云祖宗基業為

人子孫自當兢兢保守讀至以一心而受衆攻

非卓然剛明不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 玉

音云當察於微芒又讀至理義之與物欲相為

消長者也某奏云理義謂仁義禮智之良心物

欲謂聲色貨利之屬義理上進得一分則物欲

上減得一分真積力久純乎義理則物欲自然

消盡 玉音亦謂知得義理物欲自不能惑某

奏 聖訓極是今人未知義理直將聲色貨利

作性命看欲得之心其熾如火纔見得義理分

曉其視聲色貨利如避烈火如逃猛獸何敢更

近之乎讀至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

自得之樂某奏云人主如能垂精問學則所聞

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所講者皆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

游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 玉音云朕在宮中

無他嗜好只是讀書寫字讀至持身以敬則稟

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某奏云敬之一字

乃聖賢宅心之至要人主能持心以敬則平居

肅然常若神明在前非僻之念無自而入詩所

謂不顯亦臨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皆此理也 玉音云戒謹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不欺闇室亦此意否某

奏正是此理闇室屋漏乃常情易忽之地故聖

賢謹之又讀至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

聞諂邪不得而惑某既舉程頤之說以奏又云

君子小人將何分別惟日進規儆之言使人主

有歉然不自足之意即是君子日進諂邪之言

使人主多然有自肆之意即是小人 陛下以

此觀之則君子小人之實判矣 玉音云極是

讀至 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

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

則有時矣某奏云臣所陳四事第四條尤為切要不容陛下知臣之意否 王音云深曉卿

意又云朕朝夕太后之側本不欲遷過此以太后聖訓再三勉承聖訓讀至恭勤之禮孝養

之誠當有加於前日 王音云朕受 太后大恩何敢不盡其孝某又舉治平間事謂今雖未

有此當潛消於未形之先且云臣此段緊切處只在孝恩二字而已願陛下深留聖心 王

音云極是讀至貼黃甚與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某奏云 陛下在官中起甚蚤視朝却覺

稍晚 王音云朕視朝只依 先帝時某奏比先帝差晚願陛下自今視朝以日出為節庶

幾延訪群臣可以從容 上首肯奏畢 王音云卿今日所陳甚切某退至簾下再拜謝恩訖

進前展讀寶訓睦親門某奏 太祖之友愛太宗前古所未有其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

異必為太平天子則異時傳授大位之意已見於此自堯舜揖遜之事不見於後世有天下者

未有不私其子 太祖非無子也燕秦二王非不可以託宗廟也乃不私其子而以與其弟蓋

知 太宗神武英特天命所屬必能身致太平

故也堯舜之不傳子以丹朱商均皆不肖之故

太祖此舉又有光於堯舜矣其後 太宗果能

混一區宇濟世治平 太祖可謂能為天下得人

太宗可謂不負所託 上首肯之讀至涪陵公廷美卒某奏秦王之事 陛下曾知其本

末乎 王音云秦王似亦無大過某云容臣數

奏因具陳其所以然之故又讀至 真宗為皇太子一啟某奏 真宗既正儲宮埃班慳次自

今與親王異處而乃極其懇請願仍舊貫 太宗嘉其孝悌遂從其請臣聞有子曰孝弟為仁

之本蓋親親而後能仁民未有不親親而能仁

民者 真宗惟其天資孝悌是以即位之後專

行仁政異時契丹犯邊宰臣寇準欲以王師邀

之境上使隻輪不返 真宗惻然曰契丹幽薊

皆吾民不欲多殺此一舉全活南北生靈不知

其幾千萬計其源則自孝悌中出 上變容首

肯又讀至卷末某奏自古帝王盛世未有不以

親親為先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皋陶謨

曰篤叙九族庶民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伊尹作伊

訓以告太甲亦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周家忠厚內睦九族則詩人歌之

周室道表棄其九族骨肉相怨則詩人刺之惟

本朝 祖宗以來以親親為家法其於皇枝帝

胄恩意甚備如此卷所載皆 陛下之所當法

若 太宗之於秦王乃是處人倫之變而矜憐

惻怛曲盡其至如此充 陛下所當法某因誦

太宗聖訓曰朕以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

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

耳某奏觀此則知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

上亦首肯所得 聖語須至申聞者

是日請至其原皆自

孝悌出又請楚王元佐一段奏云楚王乃太

宗長子 真宗之兄以疾不得立 真宗即位

發加封拜待遇之禮極其優厚及奏周室道衰

下敬語此三節皆及之勸蓋聖心明悟如此又

續理義常為之主物欲不能奪奏云一州有

州之注一縣有一縣之注若州縣無主則盜賊

姦人得以竊據而為之主夫人心亦然理義為

主則物欲不能入物欲為主則理義不能入

謝發廢吏奏劄 八月十日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

三省同奉 御筆近真某奏事朕因訪問廢吏

某以知袁州趙鼓夫對朕惟獎廢所以律貪亦

庶幾化貪為廉之効以惠吾民趙鼓夫可除直

祕閣與監司差遣劄送臣者伏念臣比叨召札

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數之由皆本州縣貪殘

之故淵衷有憫天語載詢欲知廢吏之姓名以

備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嘗吟守土

之賢百口自隨惟祿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

遂以所聞冒陳于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

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艗之圖籍揚長孺守長樂

用侵公帑之主銖皆最為當世所推乃不能悉

數以對方重愚臣之沐湯忽傳宸筆之褒駁當

九重厲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

守臣之蒙擢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

起祇承命告倍切忻愉汗吏革心實關公道譬

言獲用豈曰私榮願承明詔之作新更廣宸聰

而咨訪循良未舉蓋宏封密之規貪濁當懲可

廢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充先昭德以塞

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 朝廷而廉恥之俗交

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危此下臣獻

替之微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

數陳伏乞 睿察

故事

故事

癸酉七月二日

高宗日曆建炎三年六月二日巳酉宰執進呈
次上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為陰盛下
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早晚差寒天道不順
寒陰反節朕觀晉史天文志備言其證恐失其
當以召天變

臣聞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古先哲王藏於自
儆故其遇災也常以為人事之所召後世之
君樂於自恕故其遇災也常以為天數之適
然治亂存亡之分未有不基於此者恭惟

高宗皇帝勤勞恭儉紹開中興憂閔元元力
行仁政求諸當時未見闕失而又陰霖雨之
變惕然自省遂以為人怨之所致大哉聖言
可謂深知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伏觀春夏以
來淫雨過度都城之內細民失業近畿諸邑
山裂水涌淪胥以死者不可勝計仰惟陛

下畏天敬民無媿前聖固宜殊祥異瑞史不
絕書而謹告諄諄迺與事矣何耶臣伏而思
之此殆吏刻急而民咨怨之所致也夫朝廷

張官置吏凡以為民改法易令亦以為民而
今長人之官能布宣德意勤恤民隱者何其
甚寡而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何其紛紛也
假稱提轄帶之令而科率齊民借推抑兼并
之名而破壞富室期會峻於星火爭利極於
雖刀於是拮欵興而民始怨矣不窮告訐之
虛實而廣事株連不原情犯之重輕而例行
拘籍甚而父子銜冤赴井相踵立墳何辜亦
沒縣官於是刑儻繁而民始怨矣夫天之與
人本同一氣故有匹婦非辜而赤他千里者
况民生替替如此天豈不為之動乎臣願
陛下以昊天孔明為不可忽以皇祖有訓為
不可忘日與輔拂之臣講求寬大之政亟下
明詔申教有司蠲除煩苛與民休息若是而
災害弗除嘉祥弗應者非所聞也臣不勝慙
慙

故事

癸酉八月二日

通鑑唐德宗紀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
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
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

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安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責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檢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常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緣季年乃千餘萬

臣聞諸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自古迄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恃者亦未有不卹其民而可以豐財者聖賢之言炳若星日萬世不能易也劉晏在唐雖未足以語此然猶知養民為理財之本出入斂散亦皆有法歲豐穀賤則傷農故必高其價以糶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糶凶荒

始兆先期賑卹用物雖約所濟者多以故民生安業戶口蕃息歲入之賦至於數倍夫晏以一有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况為天下者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德以養民其效可勝計哉臣觀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憚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歛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亡所傳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莫三之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實倉廩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夫以劉晏之術而繁諸孟子之言已未免為聖賢罪人矣而今之有司則又晏之罪人也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亟思其本而改圖之寔天下幸甚

故事 甲戌三月 初七日進

元祐元年司馬光等言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

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云云 詔從之

臣竊惟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昔陳平不答錢穀斷獄之間以為當責之內史廷尉唐太宗不以詞訟細務煩宰相而屬之左右丞若平者可謂知宰相之職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臣觀近世以來中書之務日繁應酬刺決幾不暇給豈有他哉蓋六曹長貳不能自舉其職而諉之朝廷朝廷之尊不免下行六曹之事故也殿今天下所當經畫固非一端而安危利害之大者莫邊政若也蓋夷狄方爭中原雲擾事變迭出胡可勝窮或強

胡崛起何以為控制之方或弱虜瓜分何以為撫馭之術或羣雄角立必思所以待之或流民輻湊必思所以處之至若將帥之多庸材軍旅之多弊政財用衰耗而未贍士卒愁歎之未銷凡此數端所當汲汲講求如拯焚溺其可以區區細故奪之乎昔 紹興中吏部尚書孫近請詔大臣凡所以靖中原攘夷狄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曰要當遴選尚書侍郎使之事決大哉聖言可為萬世法臣願深詔 朝廷舉行六曹專達之制如 元祐大臣所陳選擇群工分釐衆務如 紹興之聖訓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矣

故事 甲戌七月 十一日 進

漢宣帝地節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糶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臣竊惟宣帝可謂蠲民之深慮民之至矣其疾苦則遣使者循行以問之災害則振貸之

至於鹽直之貴似未深為民害必詔有司損其賈而後已蓋元后民之父母也孩提乳哺少失其節皆父母之責困窮憊獨一失其養皆元后之辜 陛下愛民之深慮民之至不咸漢宣而近歲以來吏以擊搏震撓為功不知以護養撫柔為本營私煩擾殆匪一端邇者又聞郡國守臣侵牟規利有薪芻諸物官為列肆以自售者於是物賈驟騰而細民不勝其困矣有盡拘商鹽酬之以楮而官自出鬻賣民以錢者於是鹽直暴踊而人為之淡食矣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 今日邪昔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碎而根柢蹙拔矣贄之斯言可為永鑒臣願 明諭輔臣盡斥天下貪穢之吏其尤亡狀者施之以流放不齒之刑毋但削秩免官而已仍命詞臣推原德意降一詔書丁寧訓飭俾天下曉然知 聖主加惠元元之意去苛猛而趨忠厚此培植邦本之先務惟 陛下深留 聖意海內幸甚

故事 甲戌八月 廿七日 進

慶曆三年元昊遣使來所要請凡十一事諫官歐陽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闕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願謀合思成筭 云云 臣見漢唐故事祖宗舊制大事必須集議蓋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彊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朱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謨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慶曆四年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誥田況意虜蓄叢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賸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羗通欵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每念至此則惋歎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為 陛下思之哉每且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 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爵

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諮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
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虜桀慢而河朔將佐之
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
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
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
不測矣願因燕閒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
坐訪逮時政專以虜患為急則人人唯恐不知
以誤應對事事唯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患
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為今不此之務而
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辯對議者羞之

臣竊考是時元昊以力極請和朝廷舍垢撫
納宜無後悔而歐陽修方欲舉行集議以收
衆善之謀契丹修建城堡未必真有窺覩之
計而田况遽請咨訪大臣專以虜患為急蓋
情之難知莫如夷狄事之至重莫如甲兵過
於慮危然後不危深於防患然後亡患此二
臣所以惓惓納忠而不敢默也今西北小夷
日益猖獗萬一有夾攻之約而歸我舊疆有
通好之言而邀我歲賂或從或否皆繫安危
此吾之當慮者一也元頴遺種鼠窟汴都外

有疆敵之馮陵內有群寇之侵迫或帥其醜
類奔突南歸或乞師藉糧析為已援有一干
此處之是難此吾之當慮者二也彼之四鄰
因其危蹙必皆規拓土疆設或夏人乘虛遂
據秦隴我之西北復接疆鄰右吾左支豈易
為力此吾之當慮者三也九此三患特其大
端若乃輻湊之流民縱橫之群盜處之亡素
皆足以蕩搖邊鄙為根本憂後患多方尤難
豫料以今日事執而較諸慶曆之時人材孰
多財用孰裕其為可慮殆有甚焉而朝謨沈
深獨運惟隆未嘗采群下異同之言朝廷奏
事數刻輒退未嘗有便坐從容之議此臣之
所未論也修兄之在 慶曆皆為名臣而其
論又頗切於今日故臣敢采之以獻伏惟
陛下深味其言而亟行之實天下幸甚

奏狀

江東奏論邊事狀

丙子十二月

臣至愚極陋蒙 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
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
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

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 仁

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為役然亦由詞臣出使

且以轉餉為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晉越之罪

畏縮不言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

比者鞬靽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

庭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

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

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

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

爛厥證具形括馬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

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

叛遼在 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 宣

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

無以異 政宣之時 陛下所以自洽其國與

外禦夷狄者亦宜以 政宣為鑒夫以皇皇

鉅宋八葉重光至于 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

使 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

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

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

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

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

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 二聖荼毒

我蒸民自開關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

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求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

以 政宣為鑑而已臣嘗妄論 政宣致禍之

由其自有十夫君臣相救維是樂安股肱不良

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

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

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

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群臣

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

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丈人吉又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

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

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

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

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

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 政

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
光洵洵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群臣恬
不知警方且以恠孽為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
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
之德從諫弗弗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
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欵之煩散官安
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
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大學朱夢說以昌
風馴致禍敗此下不郵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
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政宣用
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
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
曲學賤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摳之餘舉國無君
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而難任人變夷率服 政宣之世京黼
繼尸宰柄貫攸監厠樞庭其翽翔臺省布列館
殿非歌頌詩書即膏梁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
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
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 政宣小人頗為蒙蔽以欺上聽劉
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
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
掩覆於外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
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政宣
小人專務聚斂以徃根本朱勛以貢奉擾浙右
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
愁王黼剗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
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
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
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規國而童貫實行遼
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識此事既
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
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孝
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為駕法又益甚
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後
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疆
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
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一否爲罪。亟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賢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疆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故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厭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覺結余觀爲造繫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在，一人憂勤，恭儉無規，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

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諫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覺，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筭，而一切倖安。曩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旣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王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大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

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諉曰漕之渠
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
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
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
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爲盜賊戮之焚之上流
制閫之臣明揭天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
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
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
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
而吾國之威靈氣餒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
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
者猶可爲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
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爲屏蔽則曰中
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
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
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爭莫
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輸旦夕之安及苻堅既
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
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
皆徃徃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

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儲待日
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縢遺
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
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
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
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僕不思自彊其國
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
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爲力者
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
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
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
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
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
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帖然
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
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
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
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
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闐近在藩
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

謂然姑欲架滿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
 宗社生靈之憂而使 陛下獨當之耳彼群臣
 為一身計可也 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
 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 陛下誠欲尊國勢以
 弭外虞則 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
 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疆之計必當立至
 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義聽曲盡下情以收天
 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為者
 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
 臣實未知其所終也臣自季質立朝以來區區
 之愚唯知有君父有社稷故常盡忠極慮不敢
 自為身謀今見時事憂虞如此而顧戀寸祿不
 為 朝廷一言豈惟自負夙心抑亦有慚戴履
 是用齋心潔誠忘寢廢食裁成此章欲進復休
 至于數四懷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天誘臣衷
 欲以感悟 陛下儻或萬一見於施行則臣雖
 積廢田里其幸多矣

貼黃臣竊見 太祖 太宗艱難百戰以有
 天下 真宗 仁宗兢兢守成至于 徽宗
 之世宇內承平民物熙洽不幸 崇寧而後

群小得志陷害忠良遂使在廷無一君子迨
 政和初遼國衰微金虜崛起王黼童貫之徒
 希功寡謀取侮夷狄馴致 靖康之變都城
 失守 二聖蒙塵追念前失可為隕涕臣仰
 惟 陛下銳精典學親御經筵 祖宗創
 守之規模可為今日法者既曰陳于前矣至
 於 崇宣之事可為今日戒者願詔館閣之
 臣編類來上退朝之暇以時省覽庶幾姦邪
 誤國之狀夷狄猾夏之耻一一備見本末于
 以鑒前失而圖今得非小補也 皇太子春
 秋尚盛問學日新亦宜命官僚編纂上件故
 實從容講論其於令德啟發必多臣位下人
 微志在納忠狂僭妄言伏埃誅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對越甲藁

奏申

奏乞放宣城縣麥苗

臣一介疎庸誤蒙推擇將漕江左深惟連年入侍軒璫具見 明天子惻怛愛民入境之初首務布宣德意以圖稱塞今有見之詞煤採之衆論民以為困者不敢不以具聞臣照得寧國府宣城縣清流等九鄉水田及官民圩田去歲潦傷頗甚本司雖差迪功郎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汝詹同承奉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充煇於嘉定七年九月前去徧行檢視統縣計放二分二釐四毫共米三萬一千二十七石四斗二升二合錄入戶府饑之後生理未盡獲舊遺此水患輸納必是費力數日今旱勢未蘇又當起催夏稅竊慮府縣催督零分苗欠無所從出以致重困臣今將本縣前項被潦鄉分殘麥苗欠權與倚閣候秋成理納少寬目前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申省同

小貼子其以下戶零欠今亦不多推廣 上恩

欲使速得蘇息是敢不俟回降而亟行之專輒有罪併乞照會

奏乞為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買狀

四月同安 無同上

臣等猥以非才俱承之使雖職守不同而責任則一夙宵策勵惟知推廣德意務寬民力庶幾仰答萬分今有近在目前事關休戚而縣邑因循視為常賦越數十年之久未克釐正者臣等比因早曠訪求疾苦迺始知之若不亟議蠲除使彫察自此少蘇何以上副 陛下宵旰勤恤之章竊見建康府南門之外有草市謂之城南廂環以村落謂之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皆隸本府江寧縣紹興中行經界府城坊郭與諸門外不過戶納兩料後錢謂如房地日收貨錢一文則每年納錢四百省內城南廂以至第三都成年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此外他無一毫稅賦淳熙五年知江寧縣事章駟偶因推排平白將一廂三都分立和買兩色增料綿絹於民房地稅貨則起所謂家業錢店肆賣買則起所謂管運錢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

紐家業錢一貫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五寸五分綿五分五釐共折錢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釐其店肆賣買比之房地尤無定準皆是泛行約度紐營運錢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八寸綿八分共折錢一百二十四文內房地和買裁取絹三百一十三匹六尺三寸四分綿一千二百五十二兩計錢一千九百四十一貫五百八十三文所有營運和買歲取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五寸綿七百二十九兩八錢六分計錢一千一百三十一貫二百七十一文合兩色而言之共錢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較以曩昔專輸房地役錢已多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且均為建康之民坊郭別門相去咫尺悉皆無此獨南門科折特甚於舊度其時雖惟積斂固不能堪然馬軍行司移屯之始連營列成軍民憧憧聚彼貿易市壘日以繁盛財力足以倍輸縱使過多尚可強勉粵自師旅之餘饑饉洊至軍既殫之民亦流亡居舍賈區蕭疎頽廢而昔年初增和買定額仍存本縣官吏惟知比舊增數有

加無損以求足辦全不顧念鑿空如此何以繼之大抵主家以房地起家業錢而賃戶又以店肆起營運錢一處生業兩項輸送安得而不重困哉至於因家業營運而科和買綿絹併和買綿絹以當都團差役輸索重復差徭繁併力不能支迺徒相望其聞未忍輕去者日益窮匱恐非所以還舊觀壯陪都也臣等若徑之盡數蠲減恐賦入素定未易遽除如其知而不問心實懷愧今公共相度欲從建康府及江東轉運司各於支用錢內中半抱認取撥自嘉定八年為始每歲與之均補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每歲計錢一千二百一十四貫六十四文却乞將淳熙五年初增家業及營運錢上所科和買綿絹盡與除豁見在房地一依府城坊郭及東西北三門之外以經界則例起催先來兩科役錢一歲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從本縣令項催赴建康府交納添湊轉運司并本府抱認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共成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理充知縣章調初增和買綿絹案名起發上供日

後推排以此爲定即不得巧立名色再敷家業
營運和買綿絹及紐折價錢如此則官雖有償
備之費而和買數存不虧元額斯民積蠹遂可
剷除儻蒙 聖慈特降 睿旨從臣等所乞施
行實一方無窮之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定

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奏乞蠲閏夏稅秋苗

六月

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
池陽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
乾旱蓋自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兩
者纔六七日焦萎之狀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
切盡廢臣朝夕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
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池徽南康廣德諸郡旱
勢略同臣以折漕間出近郊及因閱舟親至采
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無秋苗間
有湖江可以車舟之地或已栽插然水熱如湯
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黃訪聞當塗宣城
管下圩埂之鄉每歲常苦水澇今亦種不入土
與陸地相近因舟行過大城埭一帶見蝗虫飛
泊蘆葦間綿亘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皆由東

此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爲空又搭諸
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
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申
者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略也常平義倉
之儲總一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
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
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
百有奇以之糶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况能
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恃况
江諸州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
在相望所出益少網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
濟軍民唯仰客販今則兩淮既皆過糶制河般
運不通上流客舟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
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嘗傳訪父老皆言粳稻
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蕎麥黃粟之屬綠田
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家賃
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
憂危而官司催督夏稅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
足以償而種子價高無錢可糶而不能種凡曰
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卹每遇檢放

指為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糶所有貴糶所無以供公上殫其地之出不足以輸所以更相懲創而不散種臣自聞此語為之惻然竊惟今歲之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旱多在夏秋田間既已布種故雖災傷之甚什至七八而其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為荒地借令兩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蝗蝻之口而况兩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之患日月尚長民情惺惺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 朝旨將來合議糶濟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恭稟多方講究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糶濟之惠不若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居太平州百姓王經等一百六名狀稱自去年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乾死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蕎麥豆種艱得錢物亦無處收糶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種老幼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故乞備申 朝廷權閣今年夏稅臣方欲冒昧控陳忽準戶部符臣寮奏請內一

項寬旱地之賦以為秧苗未得種挿人情方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責見鐘版曾既有歲例州縣苟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火之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為怨嗟甚於不雨此當亟行戒約江淞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戶折帛等官物稍寬旬月之期以俟秧種了畢即蒙 聖旨允從仰見 陛下至慈至仁勸卹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行臣即已鑿榜曉諭州縣令自榜到日為始住催一月雖足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民替替揀死不贖之特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為苛擾人戶憂迫不免流移理勢實然非臣過計發本路近年民困重賦荒田逃戶所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不可使見存之戶更有流徙伏望 聖慈速降旨揮將本路州縣旱乾不曾種時去處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權與倚閣俟將來得熟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不勝大願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為災傷檢

放之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長州縣長官
多以趣辦財賦為能鮮以保全民命為急下
吏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
繁昌貴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
時多不及數自自臣到任來訪者多事已後
時無從覈實而參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
輒上倚閣殘零之請伏惟 聖慈必已矜從
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仁如天俯燭民隱將
來苗稅必是優蠲蠲除而臣察諸衆情似懷
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窄為賢選料將
來亦必如此至於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情
尤可深憫臣謂今欲尉安人情使無逃徙莫
若控告 朝廷先期降旨勅州縣應本路
官私田畝元不闕兩處將來成熟自當依條
輸納外其久旱不曾種蒔去處並與全放秋
苗其雜種麻豆之屬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
輸納苗米以致重困許臣備坐占揮散勝曉
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狼顧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 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
雨尚愆深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

安應諸道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
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放 紹興二十八年
八月二日詔令諸路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具
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惟
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 高宗皇帝中
興萬世無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為
本故於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夏
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母乃大早益
被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待其饑孱流
離然後加惠則所全寡矣為民父母忍使至斯
兩朝詔書可為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 聖
慈降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利便一
則征斂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
家租賦亦免失陷二則農人肯行布種自救其
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糶濟三則窮靈之
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為盜賊未萌之
禍銷弭尤多臣叨蒙 聖恩昇以漕計一路休
戚責實在臣庸敢齋沐投誠仰干 天聽臣無
任震惕俟罪之至

小貼子臣冒昧所陳二事非不知國家常賦

州縣經費取具于茲臣以轉漕為職亦自靳
惜財計第親見民窮如此寧忍坐觀不言仰
惟仁聖盛明之朝衣於元元一如赤子微臣
雖不奏請終亦必有施行然臣竊惟救患卹
災寧過乎早若及今亟行恩卹庶人戶不至
逃移倘蒙 聖慈特賜依乞只乞從 朝廷
行下不須備臣此意庶使一路之民共知出
自 聖意歡欣慶戴荷有終窮臣疊犯天威
伏祈裁赦

奏乞撥米賑濟

同安撫司總領所

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
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謹言最死旱釋遷
謫還沒產苟可銷鎰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宣
無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州廣德南
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
烈日脉乾燥耕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
挿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州
曾申得雨却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
開糴米價騰踊民食已艱村落之間必有餓殍
向秋以後捐瘞又多累據諸處人戶陳訴并州

縣備申旱荒之狀有不可忍聞地陽道路出沒剽
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廳求糴濟建昌縣百
十人劫隆興府界居民苟非饑窮迫身何忍至
此見得今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他
路國之根本在此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靜使
一夫餓死必傷天地父母之仁不幸註設有司
寧不重關憂顧惟有速發見藏不吝重費救奪
民命度脫留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今災
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
朝廷極力極濟有情以生則雖頭踏流離終不
携貳且及早于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賣
妻子棄鄉井填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為之其
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
經豐熟荒田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
至無人可耕國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晝夜憂
懼思得協心盡力為 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
不致饑餓流亡散為盜賊以遺 朝廷憂已行
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畧計七八郡所當
濟者不下百餘萬戶戶給一石亦該一百餘萬
石所在州縣匱乏豈有寬餘而義倉見管總四

十三萬耗腐在內非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

不足以振此凶災竊惟目今旱處既多諸郡必

紛然以錢粟為請却致朝廷難為應副是以

會約一道當濟之數總為奏陳假諸州申到戶

口據實分撥合本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

猶以為少臣等自行計推下於此數必支給不

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但冀十得六七之

比陛下禱旱之初不愛曠典異恩以銷天變

蘇民慶今赤子整整赴懇求延旦夕之命必不

惜力靳費不以抹之臣等謹體聖懷昧死上

奏伏望斷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

轉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

濟饑民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陛下

下幸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能檢稅吏姦失陷

官物致上孤德意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

陛下矧之惟嘉定八年七月十九日省制然得

司及取制已降旨擢給降度一千一百道附提

徑自措置司所擢米斛以上件度探錄本司

見禮米制司所擢米斛以上件度探錄本司

東提銀司申本路常平義倉共濟糧四十三萬

餘石又已降旨擢給降度一千一百道附提

既據所申在案先次村探施行又契勘建康府

概各州府嘉定七年前上拱網米二十七萬石
石太平州九萬石寧國府一十四萬石池州四
萬九千石亦性轉般倉撥米十九萬石奉
量行支撥應付使用三月十九日奉
建康府撥應付使用三月十九日奉
災傷輕重將今來所撥米并提奉司常平義
米及用度酌分撥下各州軍應州縣撥用
數下與對酌分撥下各州軍應州縣撥用
郵其下與對酌分撥下各州軍應州縣撥用
行即仰支撥應付使用三月十九日奉
運五近先俱已均撥米數申尚書省制付本
司限五近先俱已均撥米數申尚書省制付本

申尚書省乞截撥寧國府等上供米同時

某昨以江東七郡旱災事體至重輒同本道師

臣監司奏乞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貼

助義倉見米以抹一路之民日來市直頓增民

愈艱糴稍有資本銷磨向盡素來困乏者饑餓

益多萬口替替日夜望賜國家慶民如子必已

九俞某職在轉輸昨蒙朝廷令本司催督寧

國府等處米二十七萬九千石赴建康轉般倉

交納據各郡申除災傷檢放外寧國府實發米

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太平州實發米五萬六千

二百餘石池州實發米五萬一千七百餘石咸

以河港淺蒞未能起發為辭內太平州已裝發

三萬一千六百餘石差從事郎黃孟容管押自餘一十四萬六千餘石並未起發竊惟諸州皆係合賑濟去處若上恩許從所乞必亦分撥米斛前去諸州般運之間尚費期日不能遽及待哺之民米運往來糜費耗折又不計欲各留上件米在州免令起發候指揮降到米斛理詔建康府轉般倉內合科撥之數庶得朝廷恩意速可及民不至稽緩誤事又免兩次往來水腳費折誠爲至便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照前申及今來所申事理早賜施行

小貼子照得廣德軍地素硠瘠豐年民且狼狽一遇旱歉窮困可知羨水路不通米運益艱雖有科撥米斛亦難遽至竊聞本軍已具申乞截留准東西總領所米斛二萬八千餘石若蒙朝廷從所申即賜施行庶得凋郡窮民早被實賜又兼照本路諸州常平義倉見管米僅四十三萬石若蒙朝廷俯從近日所請撥賜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兩項通計九十三萬石而本路士州合濟之戶約百餘方不過戶得一石而合賑糶人戶

尚不在此數內况目今米價踊貴民間大段艱食便合舉行賑糶而所在州縣既無見管之米又無錢可以收糶爲賑糶之用緣此富民觀望爭事閉糶商賈覷伺愈索高價而合賑糶人戶久食貴米轉見狼狽將來必至盡仰賑濟爲公家之費愈多若官場有米接續出糶則富家之米自出商販之米自至而入戶之力亦得少紓將來不至全仰官司賑濟則公家之費所省必多公私兼利無出於此竊見淳熙乙未劉樞密知建康日措置救荒曾申朝廷借撥積積錢糶米出糶民甚賴之其後結局仍將糶到米錢歸還元借窠名一無虧欠它如此比不可勝舉目今本路除建康府有積積錢外其餘州郡亦皆有交割錢之類平日謹藏府庫不敢擅動然在今日民病已急若許各州權行充借作循環糶之本將來結局本司自當專一督察令其盡數歸還於公初無所損而於民實受大利併望朝廷特賜指揮

上幸執乞截上供米借見管錢劄子

嘉定八年

某近者具申尚書省乞截留寧國府太平池州合發建康府轉般倉米十四萬六千餘石就元處樁留免行起發理為科降賑濟之數併乞許各州權行充借樁管或交割等錢作循環糶糶之本俟賑濟結局日將收到糶米錢仍舊歸還元處上件事理必蒙 朝廷詳酌施行竊念本路災傷至重目今民間已是艱食今歲之冬與來年春夏必須大段狼狽若不控告 朝廷亟為措置流離餓殍之患必所不免檢準 紹興重修常平令諸賑濟穀一路移那不足者監司約度闕數先樁應用錢於 朝廷封樁及諸司穀內允糶允不足者雖上供穀亦聽允候豐熟收糶補數起發又 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勅濟糶所在州縣仰常平米往往不足於用惟有趁時糶米以為準備又常患无錢若令逐路諸司各以見管不係上供錢物那融借允措置收糶向去米價翔踊却將此米出糶不得妄增分文候事訖拘收元本如數還之仰惟國家以民命為重故於立法詳盡如此今來所請委於

上項令勅大意實同伏望鈞慈檢照某已申事理速賜旨揮以慰一路生靈整頓待哺之望干冒威嚴不勝俯伏俟罪之至

中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領行諸路某照對本司準 行在尚書戶部符准嘉定六年九月二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竊見今之州縣冗武臣之為巡警為監當若指使等職任小違失動遭閣俸或又從而罰之夫右選以貳年為任至有一任之內累及十餘月而不支者其人以品秩之卑且類多樸魯其言語不足動上官之聽其冗賤何由求富路之知甘受困窮無從控告方其在職必至苟賤无耻或刻剝兵卒或侵用官課甚者與軍典合千人互相囊橐靡所不至而猶有不免饑寒之迫亦甚可憫也欲望 聖慈行下諸路轉運司專一檢察州縣今後武臣小官所得俸給並按月支散不得復徇前弊而困厄之仍每季取有无未支親書文狀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奉 聖旨依又准行在尚書戶部符 嘉定八年四月十八日郡省

劄子節文竊見今時州縣小官往往皆待數年之次其間又有不憚二三十里之遙奉親挈累以希寸祿者及其到官為長吏者或不恤每月合得錢米多是拖積不肯放行致使小官或任滿不能到部或死亡不得歸鄉甚至家口流落妻女不能自保竊惟知通之俸視小官何止數倍知通俸給按月支請未聞有拖下去處而小官之俸獨不能那融支給之耶欲乞明降指揮自今州縣職官監當丞簿以至宗室不贅務等人每月限在中旬並要支給取足然後知通方許自支全俸如是無可那融其知通請給並未得支或有違戾外許監司覺察內從臺諫論列其知通縱使在職別無它過亦合量加降責以勵其餘所有縣道合支俸錢在本州須管從實每月科撥應副不得輒將久年虛欠等支如此則俸祿均平士無失職奉 聖旨依符本司尊奉施行其昨因巡歷屢見右選小官詣某自陳以州縣拖欠俸給饑寒窮迫或任滿積年無資可歸或身沒官所不能歸壑雖與顧判行下多是下不即遵從或止支給些小以塞責又聞縣

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給去處里巷謔語至有丞簿食鄉司縣尉食弓手之謂喪失廉耻職此之由今蒙省符備坐上頃 聖旨指揮其加惠小官之意至為深厚某已即日頒行尚慮州縣雖暫遵承稍久又或違戾使 聖朝德澤終不下究豈非有司之責某照得宗室不厘務官不在員額不同除別議施行外今措置本路州府軍縣各給曆三道以孟仲季為記州自教授縣自知縣以下每月所請俸給開具于逐官之下其已支未支數目仰逐官自行批鑿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差人傳送候逐官批鑿訖即從所委官廳附急遞循環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孟月曆以仲月發仲季如之仍於申狀實填申發月日如少有違滯及批鑿不全員定追所委官承行人赴司斷治亦已牒諸州軍縣詳本司所行事理施行并牒諸監司照會外今將給州縣曆樣各一本繳連在前乞賜詳酌某今來措置事理如或允當乞劄下諸路轉運司一體施行

惟嘉定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劄下諸路轉運司及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 奉七月上

伏見今歲江東九郡大旱者七加以飛蝗所過
遺孽蔽江盈野其積數尺草木蒼翠爲之一空
秋陽方驕風日愈烈耳目所接無非焦熬窘促
之狀人情皇皇略無生意井泉溝澗在在枯竭
居民行旅汲飲無所市糴翔踊斗幾千錢其長
未已居民相謂以平時三數日之資爲一日糴
猶不能飽至於村疇鎮戍市無粒米道路往來
有連日不得食者據休寧縣申民戶金十八等
數百人突入丞令廳求糴官米令丞開倉給之
不足以繼又據江西安撫司據建昌縣百姓方
念八等百十人入靖安縣強發富室倉米又據
建昌縣申百姓王七八等劫掠民戶吳孝聰等
家殺他州道間亦有近放黥徒誘聚飢民剽掠
客旅江流浮尸而下莫知主名若不急爲措置
則弱者轉於溝壑強者聚爲盜賊皆將上貽宵
旰之憂臣等並將使指親見生靈蹙急若此寢
食爲之不皇昨已具奏乞撥降米斛借兌官錢
措置濟糶外續會議到合施行事宜如后
一部內九郡監司所當通察至於措置提督
則當各以附近州縣分任其責凡所施行仍

舊互相關報蓋通察而不分任則耳目難周
報應稽緩分任而不互報則血脈不貫事體
不均檢照常平令諸災傷縣計放稅七分以
上監司各分州縣巡按檢察月具賑濟人口
工料錢穀奏聞若當職官措置乖方內知州
奏裁餘選官對移訖奏以監司附近地方言
之則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常責之安撫轉
運司寧國府池徽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
南康軍當責之提刑司臣等方欲上聞忽準
省劄備從提刑司所申行下臣某都運臣某
提舉已遵稟外緣當來提刑司所申但及分
任事理而未有通察互報之文兼所分州縣
當職官措置善否推行勤惰及境內有無流
移死亡之民亦合許臣等將來分別奏聞以
聽 陛下之賞罰伏乞 睿照

小貼子內饒信兩州屢申得兩臣等得於諮
訪饒州境內近來旱處亦多據鄱陽浮梁縣
申飛蝗已入其境信州里地相接竊恐將來
蝗災亦所不免故今分任之事未敢置二州
於慮外併乞 睿照

嘉慶六年八月二日降旨釋各

行分管施行如有已施行事件仰逐司互相
閱報其州縣當職官兼行齊鑿勤惰仰逐司
各照所管州軍當職官具職
位姓名申取 朝廷官具職

一 抹荒之政固當責之守令而州縣之間官
事叢委雖有憂民之吏欲置它務以專意賑
恤而勢有所不能其間庸惰之吏視為故常
付之吏手徒耗官物惠不及民實為利害臣
都運臣提舉自當躬親巡察外更合選官不
時前去點檢而見任官各有本職兼其才能
可以倚仗者亦自有數檢準常平令諸災傷
緣賑濟事應差官而本州縣闕者聽監司於
鄰近選差不足即選轄下得替待闕官臣等
今欲於應本道官屬并前資待闕內選擇忠
信才幹之人及雖不應差出者亦聽添委差
委候踏逐到人續具名銜申省其有勞績將
來結局分立等第申奏優與推賞庶幾不至
闕事伏乞 睿照

江西淮西轉運司并沿江州軍通放客米不
得要阻收稅已蒙 朝廷劄下江西湖南北
淮西轉運司及各州軍今諸處雖被受 朝
旨而墜遏自如竊見江西湖南連歲屢豐今
又及時得兩秋熟可望自合通融有無豈可
以鄰為壑而湖南之米經從湖北例遭拘遏
尤為非便欲望 聖慈檢會已降旨揮再與
申嚴行下仍劄付京湖制置司照會遵依施
行

一 江東諸郡旱勢既闊官米有限全藉收糴
米斛赴官接續賑糴見差官及募富家大室
請領官錢四散廣糴竊見逐州起發綱運初
無收糴之勞止是闕防偷盜欠折交卸無虧
並沾醲賞今所糴米若數目之多寡道里之
遠近防閑之難易風濤之險阻與綱運同而
於米有交糴之勞於錢有收支之累若全無
優賞何以使人今欲乞 聖慈下有司量立
賞格分為三等二萬石以上為一等一萬石
以上為一等五千石以上為一等有官人循
資白身入補右選或助教文學如願封贈占

射免役之類斟酌輕重等第推賞分明頒下
庶幾爭欲自效易以集事

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入戶夏稅同提舉

上

照對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早傷州縣第
四第五等入戶夏稅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
尚書省劄子夏稅錢帛並係上供準擬支遣窠
名近已有臣僚奏請令州縣寬緩催理本司自
可照應施行劄付本司照會臣等不敢避再瀆
之誅頃至苻干宸聽竊惟今歲之旱不同常
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家當有非常之
恩卹蓋常年之旱或在已種之後若旋即得雨
已稿之苗猶可勸興或旱傷所及僅止數州有
無通融尚足相濟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
者猶可薄收或本道雖苗而鄰境無虞則所憂
者不過上着之民安尉拊循猶易為力今江東
民田既皆失種秋成一事不可復言建康太平
等七州旱勢最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貴糶既
無由可以相資而淮淝荆襄又皆告旱招徠客
米亦病其難飛蝗蔽天所在害稼遺孽益野未

易樸除近水可種之田農民極力車灌勞費百
倍尋即一空麻豆蕎麥之種斗直不啻千錢典
質借貸僅能入土而旋踵又為白地矣安慶光
州流民自池州慶江而趨饒信者前後相續臣
提舉嘗以奏聞長淮以北方季干戈而淮土又
自不熟此去流移必多本道沿江諸州未免首
被其害丁卯戊辰飢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
所謂非常之災傷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貴糶之
初已有盜賊之漸池州境上黠徒剽掠建昌休
寧飢民攸攘若使向去闕食是遺盜賊以其資
邦本不寧將為大患是時雖欲蠲租弛歛以消
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為災變如此天意難測
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恩卹
以召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
有常守未敢盡言而本道所當矜卹無如下戶
所若莫甚惟科况夏稅之數本田計畝而起田
既荒蕪稅何從出臣等竊見孝宗皇帝淳熙
二年建康大旱即從守臣劉珙之請蠲是歲夏
稅七年江饒等州旱既詔逐州第五等入戶未
納夏稅倚閣五分後慮艱於輸納又詔逐州第

四第五等人戶未納今年夏稅日下尙闕其後
 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稅載在史籍
 不可勝舉仰惟 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惟民
 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權其重輕理當出此况
 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來民力凋殘尤非昔
 比雖號為上戶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產况於
 未等尤更可憐夏田纒種則指為借貸之本以
 度冬秋田甫種則倚為舉債之資以度夏今田
 畝荒蕪無可指擬借貸之資既絕生生之計遂
 窮經營糊口且患不給况吏卒在門有賄賂之
 費追呼在官有拘繫之苦愁歎之聲實不忍聞
 近蒙 聖慈寬限催理仰見 陛下聖明洞照
 疾苦民間見此寬恤之令妄意心蒙蠲除雖蠶
 麥稍熟去處類皆賤價轉變以充口食及限滿
 追理官司督促愈嚴自謂前既少寬今難更緩
 遂以常歲兩月可催之數并欲責償一月之間
 是 陛下前日寬展之恩逾足以使民受峻迫
 之害以臣等觀之若今便蒙除放未納之數已
 自不多將來終無可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
 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除放稍遲於官初無

所補使使貪吏黠胥得以並緣侵魚重為赤子
 之病臣等以為 陛下當以 孝宗故事為法
 若以今日國用非 乾道 淳熙比除信饒外
 且乞加惠七州其七州夏稅姑置四等而盡闕
 五等之數庶於焦熬窮苦尚可少蘇臣等非敢
 不恤國力姑息要譽既叨奉使一道親見民間
 狼狽如此豈容不以實言 陛下仁儉之德必
 不與飢困無聊之民較此毫末但恐 堂陛尊
 嚴四方早傷之狀未必一一盡聞則臣等之言
 疑若張大其事 淳熙八年淮浙江東飢詔遣
 着作郎袁樞將作監主簿王謙躬親按視今願
 考循故實選遣朝臣徧行本道如臣等所言稍
 涉欺誕甘受罔 上之誅所有七州第五等夏
 稅仍乞先賜倚闈以昭 陛下之德意以廣
 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 尋下江淮制置
 司覈實施行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放人戶錢物下
 本司給還
 照對本司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令尚書省契勘安邊所元據監司州縣拘
 沒到咸落令贖人戶財產錢物不拘已未到庫

及已未拘收數目盡行給還仰見 朝廷閔雨之功垂念及此寬恩誕播聞者欣躍某職在奉宣已即時恭稟行下屬部其間錢物未至安邊庫者在州縣便當遵照指揮喚上入戶審實給還不容更有濡緩但錢物已至安邊庫者若令家屬經州縣請據赴安邊庫所陳乞支領竊恐犯事之家久失生理貧瘁日甚決無餘力可以先經州縣給據繼走行都伺候取撥必且因循歲月終於不露實惠某區區愚意欲望鈞慈許令本司將元因減落會價拘沒錢物在安邊庫者具數徑申安邊庫所仍差人自為赴庫請領俟到本司却發下犯人所居州縣逐一當官審實盡數給還庶免庫藏阻道塗跋涉與夫旅舍滯留之費於以推廣德意使家被再生之恩實為大幸如某所陳仰合鈞意即乞徑從尚書省施行伏候指揮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江東轉運司申據諸縣縣丞廳申到上人論棟荒劄子數內一件竊見池陽諸邑曩自兵興之後繼以旱蝗民力彫敝規他那特甚昨自 嘉

定四年本州承准樞密院拋下燒造滁州城磚及本州修城續文增加數目行下諸縣分認燒造涉歷累年官民勞費竟未有了辦之日蓋緣拋降元錢類不足以償其燒造之費州不任其責而悉皆諉之縣縣既無其力而不免藉之民方其造磚之時率以隊伍起夫坯陶展轉以至成磚動涉旬月更番分役既周復始終歲勤苦而燒造之數無幾勞後之日未休至於蓄牛之家本以備耕稼之用且復均科以供工作既竭其日夜之力不惟他時田功不任其勞或以疲而斃者有之民受其害已致重因本州又專差公吏下縣監督縣胥從而與之表裏為姦文移迫促動以軍期為名所用窰匠不按已定之籍而業不素者委肆造呼所役鄉夫不計當用之數而役方休者例行關集凡此皆所以為通融請免之地每免一匠則為直若干免一夫則為直若干至於貧而無力之人則朝夕供役無有已時官司日給錢米類皆虛破而實不及出入吏手惟私計是圖而官事之辦與否不問也夫修築城壁固當致力於無事之日豐年樂歲雖

未免勞民猶之可也今旱蝗之變甚於昔年小民方皇皇然救死之不贍而復使之受無窮之擾其何以堪兼照本州修城見役諸寨土兵廢巡徼之職而供版築之事在今日尤為未便諸寨或據阨塞或守江面正將以警捕盜賊今在籍之兵率不及額而老弱不足用者居半又復取其壯者以奉土功方此飢歉之歲設有緩急何以為備此又不容不為先事之慮也欲乞詳酌所陳行下池州日下權行住罷諸縣燒墻及修城二役仍追回各縣所差公吏候將來豐熟日別議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對越甲藁

奏申

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收

糴麥種

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為留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睿聽 陛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天同心臣等欽體 聖懷分遣官吏抄錄戶口舉行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披上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思未知倏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為溫飽之資日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調第目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為錢亦不下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蓄種子中戶糴買以病其糶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趁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

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
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稅輸納必艱上供
之額何所取辦况熬熬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
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賑濟或
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官
司振給實難處已公家事力豈易及吾臣等恭
觀 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
子勸會今年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
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
措置收糴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行毋
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 詔令煥如日星
臣等今略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
麥種入戶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升其費
不可勝計雖管壘下所部諸州郡融官錢收糴
給貸然今州郡大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
平錢米本自無幾見今專克糴濟不復更有蠹
餘只得傾竭愚誠控告 君父伏望 聖慈特
詔有司給降錢會令臣等頒下諸郡酌量給貸
麥熟之日令民隨稅輸納臣等謹當拘推還之
縣官不敢分毫使用干冒 聖威臣等無任震

惕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照對種麥之期只盡九月立冬之後即
難施工前件奏請若蒙 聖慈以民食為重
俯賜俞允即望速降旨種庶可及時給貸併
乞 覆照

乞 荷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戶秋
苗

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
為災除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嘉定七年苗
米畸零欠數不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前道之
苦必無輸納徒費鞭笞今流移已多或緣避
追呼不議蠲除則來歲耕夫必少所失經賦反
多於零欠 公朝厚下於民固無所靳况權事
體輕重較然甚明欲望 朝廷將七年分人戶
零苗特與除放是亦賑荒之一助伏候旨揮八
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
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
人戶見欠苗米權與荷閣仍分明出榜曉諭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九月
照對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至甚除建康太平寧

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某已嘗當次同制置總
領提舉秦甲蒙 朝廷特賜賑卹外續體訪得
饒信兩州旱亦不輕遂差委奉務郎信州貴溪
縣丞邵介前去信州諸縣體訪旱傷輕重之實
主簿潛剛前去信州諸縣體訪旱傷輕重之實
同各縣知縣連銜保明申今據各官申到事理
及據知信州章奉議所申事理須至開具下項

一據知信州章奉議申

云云之卯錄至尋
所申云云今不錄

右備據各官所申在前照對本路饒信兩州春
夏之交不至闕雨可以隨宜栽種比之建康太
平等七州自春一向乾涸種不入土事體輕重
緩急不同所以昨來先具七州旱傷申乞亟加
賑卹續聞饒信兩州栽種之後六七月以來亦
是一向缺雨緣未見旱傷淺深的實所以未敢
輕易一槩申陳遂分委各官體訪到前項事理
某又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正當苗穗
茂實之時無雨沾沾加之間被飛蝗為患致使
已栽種田畝反成枉費夫力種糧其被害乃甚
於種不入土之如如此則饒信兩州旱傷雖大
體比建康太平等七州為輕而實不可謂非旱

傷州郡况其中如饒之鄱陽樂平信之永豐玉
山旱傷至甚却又與七州無異每日常體訪得
各處米價亦已艱糴當收成時其價比春間反
增三兩倍瀕湖之民已有全食麥矣而不粒食
者以此人情委難存濟既已審究得實若遂以
前來止申七州之故隱而不言即為欺罔謹錄
續次所審實到事理開具申聞欲望 朝廷於
念兩州之民均被旱傷特賜詳酌併垂恩卹庶
無一夫不被其澤之患實為幸甚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糴米

照對昨蒙 朝廷支撥米三十萬石專委江淮
制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所撥
米并提舉司所管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糴
米并制置司所糴米併為總數斟酌分撥赴各
州軍應副濟糴使用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
米斛督貴州縣措置振卹且許其向後闕少續
具申請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三郡係准
朝旨令安撫轉運司分管措置內建康府承制
置司撥到米一十三萬石并義倉米三萬七千
九百七石四斗有奇本府見行委官抄劄戶口

候新制置李殿撰到日區處施行外太平州撥
 到米一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二萬三千八百五
 石六斗有畸廣德軍撥到米三萬五千石并義
 倉米一萬三千六石八斗有畸近據兩郡申到
 抄劄戶口帳目及自目下至來年春季之交合
 用濟糶米數太平州三縣丙戶一萬七千九百
 九十有五丁戶四萬七千七百有九戊戶一千
 八百通計四十一萬五千七十一口除已撥到
 米數外尚欠米四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石廣德
 軍二縣丙戶一萬九千七百四十有一丁戶三
 萬二千八百二十有四戊戶二千五百有八通
 計二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口除已撥到米
 數外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若非再
 瀆 公朝仰斷終惠則將來賑卹必至不繼規
 等實有辜芻牧之責今照得兩郡雖均係災傷
 地分然廣德被旱尤重兼本軍地素瘠瘠民生
 孔艱豐年樂歲不免貧悴一遇水旱坐待流殍
 而鄉村之民尤無聊賴自八九月間已有饑餓
 至甚者非有司極力拯卹未易全活自丙戶以
 下皆當給濟惟城市則齊戊戶而糶丙丁所以

糶戶至少而合濟戶居十之八至如太平為
 郡雖頗稱繁庶然年來已非昔比當此歉歲民
 間亦甚艱食但狼狽之狀未至如廣德之極故
 惟戊戶則全濟丙丁戶則糶內鄉村丁戶亦量
 行給濟所以濟戶差少而合糶戶不啻倍蓰
 兩郡事體既稍不同其糶濟遲速亦不容不少
 異廣德已自十月十二日為始太平州則以十
 一月十一日為始所據兩郡申到欠少米數並
 是的實太平所欠雖止是糶米然為數不貲不
 敢盡以上累 朝廷除已從轉運司那撥米斛
 并督責本州守令多方措置勸分招糶貼助賑
 糶外今來止敢以五分之一控告 公朝特賜
 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應副
 太平州賑糶其糶到錢規等專一任責拘還
 朝廷不敢分文違欠所有廣德軍尚欠米三萬
 三千一百石係指定合用之數委是無從措畫
 併乞劄下平江府百萬倉照數全賜支撥以充
 接續賑濟庶使兩郡飢民獲脫溝壑實出始終
 生成之賜伏乞指揮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管米內支撥五萬石付太平州支撥糶倉於
西提刑司於平江府百萬倉撥管米內支撥二

萬石付廣德軍充商糧使用難到借發各就本
家令項務管具入月候申其未漸逐處任自
差辦人船前去檢取仍仰
開具收到錢數申尚書者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粟苗

照會近準省劄備本司同安撫司所申乞除放
本路旱傷州軍嘉定七年分入戶零苗八月二
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池饒
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入戶
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劄付本
司照會施行本司除已牒逐州軍縣遵奉施行
仍錄榜曉示入戶知悉外照得昨來同安撫司
具申之時係在八月十三日其時緣委官體訪
信州旱傷未據申到兼本司去信州道里甚遙
未見本州旱傷的實未敢一併具申續據知州
章奉議并體訪官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申到
信州諸縣旱傷之實兼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
是後來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飛蝗
為害不輕僅有鉛山一縣所管七鄉上四鄉與
福建接壤粗得豐熟其餘諸縣鄉都并鉛山縣
下三鄉皆係災傷地分已嘗開具申聞乞 朝
廷矜念并賜恩郵外今來一路八郡皆蒙倚閣

去年下二等零苗唯信州諸縣入戶未嘗蠲闕
之惠若以前來失於併申之故不為控陳實非
所以推廣 公朝厚下之意欲望 朝廷特賜

詳酌除鉛山一縣上四鄉外將信州上饒等五

縣并鉛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

入戶零苗照建康府等八郡已得指揮一體倚

閣施行使千里之民咸被恩賜實為大幸伏乞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添貼糶濟外欠闕尚多委無從出竊見本州三縣今歲災傷檢放通及八分田畝所收既已無幾而上江米舟至者其稀鄰郡又無般販之地若非官司出米賑糶竊恐中戶以下闕食狼狽日甚一日某等濫膺厚磨節之寄若避煩瀆之誅不以控告于 朝坐視境內之民飢餓流離豈不上辜 君相愛卹元元之意用敢合辭仰干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某等已申事理速賜剗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借本州賑糶某等謹當拘收價錢節次解納或留本州糶米償還一聽旨揮行下如分文違欠甘坐黜罰須至再申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同知軍

某等照對江東今歲旱蝗為諸路之最廣德兩縣災傷又為本路之最蓋本軍田土瘠薄雖當上熟之年猶有艱食之慮况自春徂秋種不得下其為狼狽不言可知仰賴 聖朝哀憐元元賜轉般米三萬五千石及就撥義倉米一萬二千餘石驟因傳施自昔所無某等與兩縣十四鄉之人同深感戴第此邦民貧特甚昨本路諸

州抄劄戶口皆以五等為別其他州縣惟丁戊始濟獨廣德兩縣所謂丙者殆不及它郡之丁飢寒窮窶往往相似故自丙至戊無非當濟之家總而計之仰哺於官者九二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口其流移新到旋次抄入者又不在此數臣等自九月間已聞兩縣管下鄉村有飢餓垂盡之人亟出義倉米賑給一次計一千六百餘石又於十月十二日以後將丙丁戊戶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其巡歷到軍經行田野訪問父老皆言自昨賑濟之後又閱兩月餘貧民下戶復以闕食遂與隣同共商議以今月十八日為始再將丙丁戊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三百餘石通將三項共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某等亦竊自念今歲飢荒非止一州一路 朝廷至仁徧覆有請輒應為力甚艱某等忝在臣子當知體國故於撥賜之米受惜唯謹專留以充賑濟其軍城附郭合用振糶米九千餘石皆從轉運司撥官錢收糶而戊戶計口給濟為費尤多不敢悉用官廩以一月為率兩旬以米一旬以錢米出於官而錢則出於某

之私帑區區之意本欲存留斗斛以接續賑濟
庶免數恩 朝廷其如戶口至多除三次給濟
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所餘亦已不多自開
春以後至於四月尚須三次給濟用米至多近
者安撫轉運司嘗具申請乞於平江百萬倉支
撥米三萬三千一百石委係指定之數日夕俟
命未准回降今來事勢迫切其等職在振卹實
不皇安用敢合辭控告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
安撫轉運司已申事理早賜割下平江百萬倉
照數撥降施行其等寔與斯民同需大賜頂至
申聞者

申省第二狀

此係第一請被受省制不
允後再具申在三月初發

照對某近申 朝廷乞賜指揮將所撥平江府
百萬倉米三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令拘
收價錢續准省劄未賜允俞其恭承 朝廷之
嚴即當稟聽豈應再煩瀆自速斧鉞之誅竊
念廣德歲苗傷傷策為酷烈環地千里粒米不
收人情憂惶皆謂必填溝壑其自去秋被命措
置即行下本軍差官抄劄其間所委或非其人
不無泛濫而合濟之家却多遺落其亟遴選

敏愛民之官精加覈實釐正甚多又於給散之
日令民戶結申互相保委其有冒濫許人告陳
緣此有已抄劄而不敢請由有已得由而不敢
請米有以三口為五口而自行首實有以一家
得二由而復行繳還冒濫之弊委已盡革其實
貧乏者却與抄入九今所濟盡是闕食之民即
不敢分毫定濫有夫 聖朝于惠困窮之意甚
其區區愚鄙嘗竊有見以為當天患民病之時
必須上下同心竭力以圖拯救迺克有濟故凡
朝廷所賜一勺一合盡以充賑濟之用其軍城
并屬縣自冬至夏合用振糶米斛皆從本司措
置應副不敢於濟米內分撥又賑濟錢米或有
不給亦不敢一切倚辦公上前後出備添貼其
數甚多蓋職所當為自當罄竭豈敢數恩 朝
廷今來所乞將百萬倉米二萬石專充賑濟實
緣事不獲已方有此請蓋上項米斛元係陳乞
為賑濟之用若以其半獨充出糶則三月間一
濟欠米萬石本軍既無事刀本同帑庫又空四
額榜惶惶實無從出闔郡數十萬生靈之命已蒙
全活至今農事方興仰食尤急若振卹不繼則

前功盡捐一簣之虧誠為可惜伏望鈞慈俯察
誠悃特從前請將所撥百萬倉米二萬石付廣
德軍盡數給濟免令出糶收錢其與斯民均被
隆天厚地之賜伏候指揮

申省第三狀 三月廿二日發

照對某近者再申尚書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
撥到米二萬石付廣德軍並充賑濟免令出糶
拘收價錢側聽寡旬未拜俞旨伏緣本軍已擇
定四月一日給濟除上件米斛外別無指擬祇
得再禱愚悃上冒崇威竊見廣德去歲災傷荷
朝廷恩卹備至昨者制司分撥米斛本軍所得
九五萬五千餘石以每石三貫為率計錢十六
萬貫有奇尚蒙盡數予民未嘗責令出糶今百
萬倉所撥九二萬石若以其半出糶止計錢三
萬緡以 聖君賢相切於愛民之心既嘗捐十
六七萬貫救之於前豈復惜此三萬緡不以濟
之於後况某元為本軍丹乞濟米三萬石繼蒙
旨揮止與二萬不敢數瀆 朝聽已於本司經
常支遣米內撥五千石添貼支散若使止須振
耀則本司所出之米豈不欲拘回價錢以助漕

計之乏實以本軍民貧非他處比惟城市入戶
粗有生業可以糶濟彞行至於鄉村之民狼狽
殊甚非濟不可故雖本司事力至狹亦未免徑
行給予不復出糶收錢况於 朝廷仁同天覆
苟可保全民命必不計折毫釐今雨暘以時二
麥其茂田野父老皆言只待麥熟便可無憂但
今歲氣候稍遲麥熟須至五月目今一齊正是
緊切之時伏望鈞慈俯垂矜察許將上件米斛
盡行給予貧民則天地生成之恩何以逾此須
至申聞者 四月二十日 到會審定八月十二
萬石江推制置司均撥本軍義倉米一萬三千
六石八十一升又撥建康轉般倉米三萬五千
石照得廣德軍撥降救荒米斛不為不多本軍
自恰對酌分撥賑濟疾疫實惠及民今據本軍
具到十一月十二日撥濟米數其詳米計支
二千五百七十八石六斗八升其米比限糶幾
二十餘倍切恐惠下及民利歸更難今來所乞
撥糶米二萬石作賑濟難於折乞此乃
都司擬筆付本司四月十日在廣德軍發
申省第四狀 四月二日 到會審定八月十二

照對某昨嘗稟申

朝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

撥到米二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行出糶
朝夕延頸未拜俞旨惟 聖君賢相勤求民
瘼由已隱憂自旱蝗以來拯廩捐帑不可勝計

而廣德一郡得米九數萬石並係撥充賑濟仰見清朝以民命為重雖丘山之費無所愛惜何獨於此萬石必欲令其出糶收錢某雖至愚亦知非出君相之意日者側聞士大夫有好為議論者以為此郡苗傷本不至甚官司振卹失之太優斯言流聞遂致上誤 朝聽某竊謂欲知苗傷之重輕當觀檢放之多寡欲知民食之艱否當觀米價之低昂本郡秋苗已蒙 詔旨盡放則苗傷之重固不待言今去麥熟七幾而城市米價每一省升為錢四十餘足則民食之艱又可概見或者徒見境無流離野無饑孺遂以苗傷為本輕振卹為太厚殊不知去歲秋冬之間人情皇皇朝不保夕倘非至仁亟加拯拯則溝中之瘠已不勝其眾矣况自冬及春雖屢行給濟計其所予實亦亡幾蓋本郡當濟之家為口幾二十萬而前後散米不過六萬石有奇民間所得雖微然不勞經營坐獲升斗和以菜茹雜以糟糠一日之糧行為數日故能保全性命以至于今然其困窮憔悴之狀見於面目者在在皆是益官司給濟僅能免其餓死而生

生之業固已赤立無餘且城市居民粗有營運本司出米振糶其價又為其輕尚有自旦至暮無錢可糶者本司糶價每升二十四文足有納二十金而乞減四文米者某巡歷此來自擊斯事遂將軍城縣市仰糶之少晉濟一次丁酉七月而痛感官糶之直每升為一十八文况於田野鄉村尤為岑寂若改濟為糶其間無錢可糶者十室而九未免却以由督轉售於有力之家飢腸弗克坐以待斃是 朝廷不階屢濟以生全之而碩情一濟以棄絕之也况今大麥已穞而未黃小麥方秀而未實民食之乏正在斯時給濟之期不容更緩契勘百萬倉米除前一濟用過八千石外目今所存一萬二千石見分撥軍城并四安倉棧頓今此一濟係是結局視前當稍加厚命為用米二萬餘石本司事力雖微亦已那撥米六千餘石錢二千餘貫添湊外須至盡將上件百萬倉米充數方了給散一次竊見漢之汲黯事武帝雄猜之主其奉使以出又緣它故猶能便宜發粟以賑飢民然後歸節以請矯制之辜今其幸遇仁明寬大之朝且當承 詔措置荒政親見民窮如此

願乃便文自營苟必謹責非惟有媿昔人豈不仰辜 朝寄用敢不避誅斥謹同知軍魏承議以此月十日為始一面開倉振給外伏望鈞慈檢照某累申事理速賜指揮行下所有其不俟回降專輒給散之辜併乞重賜鑄表施行須至申聞者

奏為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
狀六月上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申知軍魏覲被奏教授林庠不職奉 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為人素自修飭其掌學政又比可觀覲遂劾聞深可驚駭蓋緣與聞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誰與言者竊惟去歲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 聖恩優賜廩粟 明詔帥臣監司分行措置臣與權帥胡視共議以為此郡之民凋瘵為甚振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榷攸助不可無人博采群言肯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及民臣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導陳誼力辭臣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

坐視而不知救強之丹三庠始任責朝夕盡瘁區畫有方遂使千里赤子均被 朝廷振恤之實惠桐川之人悉能言之臣方頼庠得以赴責而庠乃用是以獲罪蓋尋常州縣救荒只欲自尊其事停年移易惟所欲為 朝廷監司莫可究詰庠既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為欺終有掣肘庠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乘覲未至已有營惑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民病十事臣之望覲不薄出以示之且謂此邦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共起斯民深痼之疾本是羨意不真覲反疑庠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得自肆覲之忌庠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允提舉司和糶米四千餘石椿留在軍接續賑糶覲以郡計窘之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有之遣吏勇悍傳道指意諷令作出刺獻納庠具陳其不可覲之怒庠至是益甚臣雖未見覲章米諸道塗咸謂劾庠之疏緣此而上覲雖庸駸寧不稍知是非何至率然妄發蓋以廣德繁壞未易支吾故為脫去之計以圖善地情狀本未暴之天下自有公論重惟 陛下不鄙臣愚使分

一道按察之寄別白善否其責在臣今庠乃以
宣力棟荒橫遭媚疾臣寧冒昧一言同受譴責
無寧畏罪泯默上負 聖主下慚物議是以干
犯 宸嚴具陳事實伏望 聖明察庠居官本
無它過致其出位咎皆由臣庠既罷黜於臣之
義尤難苟免欲乞 明詔有司議臣之辜併賜
鐫斥施行須至奏聞者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
院

第二奏乞待臯 六月十一日

臣近據廣德軍申守臣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
職得 旨放罷臣已具奏本末乞將臣併賜鐫
斥以懲差委失當之辜及庠申到峴章取而讀
之則意不在庠專為臣發震悸累日無地自容
臣以疲悞繆當荒政之任若謂其識見庸闇委
任非人措置乖踈周防不盡竊自揣量誠恐未
免以此加臯臣何敢辭顧峴所陳事閱堂陛臣
書生為吏乃干名教之誅可無一言再瀆 天
聽伏念臣自去歲旱蝗以來朝夕憂懼訪求疾
苦不憚驅馳區區此心唯知救生靈所以固邦
本布德意所以尊 朝廷局嘗一毫自為已計

昨蒙 聖恩再賜民粟即勒手榜編諭田里使
知獲免飢餓流移之苦盡出 聖上仁恩一飲
一食宜知感戴蓋赤子 朝廷之赤子錢穀
朝廷之錢穀入臣於此得效尺寸寔藉 朝廷
事力就使推行盡善皆是職所當為以此言勞
稍知義理之人亦所不敢昨者累申 朝省乞
將賑糶米改充給濟實緣春夏之交青黃未接
官糶雖平而城市居民尚苦無錢可糶村野窮
僻困悴尤甚 陛下至仁既嘗斥四五萬石以
活飢貧顧此萬斛 聖朝豈復靳惜輒緣至意
指以予民私謂推廣 上恩縱令獲罪不過薄
責若早知此舉涉尾大衛尖之嫌則臣雖至愚
焉敢犯此大戾竊觀 祖宗朝范鎮在陳范純
仁在慶皆嘗以便宜發粟不俟奏報而 朝廷
未嘗不尊堂陛未嘗不嚴當時群賢滿朝亦未
聞有屢其營專橫之漸者今臣先請後發其視
二臣尤非專輒况不旋踵而報可之命下是
陛下固以亮臣之心而赦臣之罪 朝廷之上
亦舉無異論矣峴為郡守乃獨追尤前日子民
之不當是併 陛下之赦臣者亦非也况其始

議之時庠與一二同僚皆主振貸獨峴移書告
臣力言給濟之便及臣到郡又縱吏再三謂民
窮如此非徐行拯溺之時且令所親作詩勉臣
以汲黯之舉自始至末峴皆與謀故臣申省狀
云謹同知軍魏承議開倉賑給若峴不與聞臣
敢妄為此言乎今乃加臣以不有 朝廷之辜
是無天也兼臣從來巡歷先期戒約官吏每送
迎毋排辦所至蕭然人所共觀比者往來桐川
雖巡尉職當警護亦勿出唯將入郡城見市
井小民執旗迎候者頗衆臣方訝其無錢糴米
安得有錢製旗盂諭之散去已而物色乃知峴
用公庫錢製造以給之又出納與民繪像欲爲
臣立祠于學且屬庠撰述碑文幸庠力辭而止
臣繼聞之即移文禁取明言全活生靈自出
朝廷之賜凡百官僚止是奉行有何功德可以
當此令其日下除撤向使庠率爾承命其爲奇
貨亦又甚焉臣性疎直待人不疑見其外若溫
柔謂可與之爲善慨念本軍積弊已極方約其
同心講究以蘇民瘼不謂其意薄陋邦潛圖脫
去已設機穿於出肝肺接殷勤之初柔邪之類

其不可測如此臣非不知久去闕庭孤危易撼
見幾不早高口乃窮然念微臣事 君粗有本
末上賴 仁聖保全至今就今奉使失職 朝
廷自有黜典臺諫自有公論而屬郡如一魏峴
得相陵蔑詛當自反何敢辨明知如峴所陳既
有扶持名教之深慮則臣之所坐宜得獲載不
容之大謬峴去臣留危所未安欲望 聖慈明
詔有司審覈虛實倘峴言有狀即乞將臣重賜
貶竄施行臣見今特舉外伏候 勅旨六月
日 聖旨有某無罪可待魏峴與官觀二十三
由州別駕三德軍魏峴奏臣行旆外除除以左游
之餘知惟意無辜究心疾苦期時以支還諸
案未了之與則恐措而粗快至於酒稅何難諸
恐寬弱才力且其知節場而稟空詎敢生財而過
與願弱夫而何有懼而請之易致致議出而
同士者諸侯所尊今乃乘時舉校者清議之出而
而高顯者諸侯所尊今乃乘時舉校者清議之出而
人使不以利達動其心帶井自愛則國家爵得
地時軍以非爲洋捕者李何其心獨惡月朝講書
則到申免免但見其然日坐教治中以而道之
則之下觀借置官之概察此官通無臣失職歸之
實常去安田事不登陸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稟始濟民德至徑也近又廣發降米二萬斛

求學... 陳如... 所... 廷... 之... 二... 其... 到... 尾... 在... 同... 相... 更... 下... 下... 舉... 卒... 其... 指... 謂... 且... 此... 郎... 着... 所... 行... 臣... 頃... 什...
真有限... 陳如... 所... 廷... 之... 二... 其... 到... 尾... 在... 同... 相... 更... 下... 下... 舉... 卒... 其... 指... 謂... 且... 此... 郎... 着... 所... 行... 臣... 頃... 什...
... 之... 二... 其... 到... 尾... 在... 同... 相... 更... 下... 下... 舉... 卒... 其... 指... 謂... 且... 此... 郎... 着... 所... 行... 臣... 頃... 什...

罪... 余... 之... 不... 日... 果... 善... 也... 規... 則... 言... 順... 庫... 事... 試... 如... 陸... 挾... 庫... 辨... 是... 別... 庫... 窮... 者... 惑... 是... 者... 實... 這... 禮... 聖... 其... 丞... 紀...
... 之... 不... 日... 果... 善... 也... 規... 則... 言... 順... 庫... 事... 試... 如... 陸... 挾... 庫... 辨... 是... 別... 庫... 窮... 者... 惑... 是... 者... 實... 這... 禮... 聖... 其... 丞... 紀...
... 之... 不... 日... 果... 善... 也... 規... 則... 言... 順... 庫... 事... 試... 如... 陸... 挾... 庫... 辨... 是... 別... 庫... 窮... 者... 惑... 是... 者... 實... 這... 禮... 聖... 其... 丞... 紀...

獻廟之澤可謂博矣迨丙子春乃有為諛詞以
欺張皇其事且循民無所不至早蓄監司好名
於是當路不誌亡感而申請遂路忘矣三月未
其再巡歷至相成是時民既困即守魏觀諸高
後樂為郡司駁下遂不獲已與郡守魏觀諸高
是勝湖朝廷清明察之官以自辨而孤跡遂發
免幸議朝廷清明察之官以自辨而孤跡遂發
賜其親規試誣之章與其自劾二狀素李二公
此云云 謝表別見

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舖狀

照對黃池一鎮商賈所聚市井貿易稍稍繁盛
州縣官凡有需索皆取辦於一鎮之內諸般百
物皆有行名人力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
無由得脫若使依價支錢尚不免為胥吏成尅
况名為和買其實白科今據張宣趙義等四十
三狀所陳誠可憐憫以區區舖店能有幾許財
本而官司敷配曾無虛日誠何以堪照得在法
置市令司自有明禁 朝廷屢行申飭不許私
立行名當司雖已嚴出榜文不許州縣抑勒行
舖買物然行名不除終為人力之害牒本州帖
縣鎮將黃池鎮應干行名日下並行除免仍給
版榜本鎮市曹釘掛曉示如今後州縣鎮務等

官吏輒敢科敷民力收買一物一件許徑詣本
司陳訴定將官員察劾公吏支配施行仍申御
史臺尚書部并移文諸司照會 嘉定八年十
至黃池鎮民避道以千熱陳訴監鎮官史文林
彌飽買物不償價錢等事已將鎮吏押送鄰
根究及申到集之會 照對黃池之為鎮也
監鎮多不知書甲明于 飢易以左遷而史文
林者首當其任正望其以儒者忠厚之政洗武
臣醫聖之風節乃專事貪饕運法守有武武
查文明等情節如報刷子舖指定姓名置質料
半直者不支者其料價其質料之屬有質料
分文不支者其料價其質料之屬有質料
一之比果細計價直為錢不賞則民戶之脂膏充
違法者一也收買鐵吊先用灰湯煮乾而後料
及今未聞有米不用斗斛而用大杆稱盤自古
者仁也本鎮酒課月幾一二十百斤倘茲如雲
患難辦乃於官課之外又多造白酒所購之
行老排應抑依立定額數不與酒店沽賣行錢
不知何用以至將門額數不與酒店沽賣行錢
黃酒迫冷坊戶一切不知惟錢是求以淡惡
之醋裝成成森眉情夫力巡門抑賣不問頭否
此其違法者三也科罰民財法門抑賣不問頭否
廉富民之過也為周利民財法門抑賣不問頭否
敗露餘仁特其屋注元不知情因而致致
令拍酒一千貫可為家資送獄抑勒私酒事
四百三十貫并幼賞錢一百貫倘以為未足復
買送黃池寺勒令舍錢錢下仁常依各名
却過今拍酒七石為錢二百一十元應依各名
故此其違法者四也在法未聞鎮市許置廟房
者而乃擅行劫立四箱以為囚繫百姓之地發

今吏輩拷掠收乞究憤之聲盈溢道路此其處
法者五也凡此數項皆獄司勦剔陳德新等悉
已招承照條各利配追贓籍沒監鎮史文林違
法病民匪保明申如其因病在假日久見之親
親牒照條保明申如其因病在假日久見之親
既以病廢軍亦合令其尋醫雜任所有欠舖戶
買物價錢須管一支了絕申取指揮方許
故冬起離其初置行名仰賈酒舖等事本同記
行榜罷及申御史臺戶部牒諸司照會外所在
初置廂房一項牒本州嚴切行下在嚴照條止
保甲機
察火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對越甲藁

奏申
申戶部定斷池州人戶爭沙田事狀

照對喬廷臣江從龍互爭畢家沙產事自嘉定
戊辰至今凡九年更卓編修俞監簿狂大著胡
判院孟侍郎章郎中胡總領至某凡八任予此
奪彼不勝其異說省部行下不知凡幾符以某
觀之事有簡徑明白而官司一時施行之誤遂
至於紛然淆亂者此類是也蓋上項沙產元係
呂仲富胡孝文承佃歲入租錢一千七百貫有
奇其後提舉常平司以各人拖欠數多遂下本
州主管官召人劉佃於貴池縣稅戶喬廷臣乞
增為二十七十餘貫且先納半租入官本州主
管官申取提舉司指揮尋蒙行下估計喬廷臣
抵產給據為業此開禧二年也自時厥後喬廷
臣管佃凡三載其所輸納初無分文之通而青
陽人戶江諮者意在撓奪遂於嘉定元年以後
詭易姓名或稱李必勝謂有理而必勝也或稱劉先竟
或用其父江搃各或用其第江從龍更訟迭懇

謂喬廷臣當來不合用明訟請佃乞別召無礙人實封投買夫明狀請佃謂非違法不可然其失在官司而不在佃戶何也蓋提舉司元行下召人實封投買而喬廷臣乃以明狀自陳官司勿許焉可也而提舉司僉聽既以為可本州主管官又以為可遽從而給佃焉此官司不守條令之過而非喬廷臣之罪也及喬廷臣承佃數年江諮始覈其違法則任俞監簿深不以為然既給斷由付喬廷臣又欲科江諮詭名投牒之罪蓋以喬廷臣輸租如故無可奪之條而江諮設謀傾奪有不可啓之漸故也使有司守法據正皆如俞監簿自足以杜兩家無窮之爭奈何官司利於增錢故江諮得售其計畫嘉定二年二月提舉司下池州將上項沙產出榜召人實封請佃江諮之弟從龍頓增租錢為三千四百貫官司為其所唆復給據以予之施行之誤實自此始喬廷臣不甘其據奪也亦乞增租如江從龍之數兩詞互起經涉數年至程部中內始下法官指定以從龍為無理而喬廷臣三科無人不虧國課合許其增租仍佃此說頗為公道然

喬廷臣一時陳乞增價初非本情特以不平江從龍據奪之故遂為此請其後萌悔意經部陳懇謂出於州吏之抑勒且其產比元佃時有冊損去處乞行下打量察其用意不過欲得止依元額輸錢而已省部以其前後反覆遂下本司責狀如不願依江從龍所著之價即仰日下退產給付江從龍如願依此價即不許陳乞打量喬廷臣既不肯增錢遂行情願退產及本州喚上江從龍取問本人父子亦自稱無力不願請佃又再追喬廷臣審責堅乞吐退還官竊詳上項沙產初無增減始則兩家爭之如金王後則棄之如弁髮其故非他蓋前日租課之額輕而後日租課之額重故也江從龍元初於舊額之上陡增一千三百餘貫者原其本情自知無法可以撓奪唯有增租一說可以中官司之欲故高其價以啖有司未暇計後來輸納之難易及喬廷臣既退佃然後顧慮久長之利害却乞給與元佃之家姦點之情於此畢露今蒙省符令本司更切究實仍追喬廷臣取問審悔玩弄情罪某親行審訂竊謂喬廷臣番悔其情尤可察

江從龍之番悔其情為可誅蓋喬廷臣承佃官產首尾數年公家租賦輸納無缺自江從龍與詞撓擾非唯喬廷臣家實被其害而官司物產亦成擔閣及喬廷臣既行吐退本人便合抱佃乃敢飾詞推托使官產兩無所歸正是鄉曲強硬之徒初欲撓佃他人田土遂請主家約多償租稻家既如其言遂去舊零而其人隱背元約不肯承富主家田土未免蕪廢即此言之江從龍之罪甚於喬廷臣明矣兼江從龍之增錢出於情願喬廷臣之增錢迫於不獲已不獲已增錢而番悔者可恕情願增錢而番悔者難原况省符內明言如喬廷臣不肯依價即令日下退業今本人不願增錢而願退業正應上項指揮今若加以玩海官司之罪則彼有辭矣且其事業又有甚不可者先聖有言民無信不立大易之論理財必曰正辭國家立租課之法明言三料有欠然後許人刻佃至紹興勅又復展一季之限今若開爭奪之門雖三料無欠而他人有能增立高價者亦聽其刻佃一則其名不正二則失信於民自今以後國家法令誰敢信憑官

司田產誰敢請射其於大體關繫非輕近者青陽縣有沙田一所人無佃者遂裁減租額以誘人陳請甫及數年驟令依租額輸納輸納不足遽籍其家某因陳詞遂與批判謂果如所陳是官司以沙田為弄誘而陷之也即行下改正而還其貫大抵今之州縣有司鮮知理財正辭去食存信之誼故其施行類多如此遂使官民相疑有如讎敵良非細故其區區之見以為上項沙產若令喬廷臣依舊價接續承佃以示官司守法存信而不貪小利上也併二人比量不予而下本州召人情願實封欠也至於二人番悔情罪皆以經赦欲姑行原免本司除已帖縣將喬廷臣着家知在外更合申取指揮施行仍乞檢照舊法行下約東本路州縣應租佃官產之人若非三料有欠并出季不納官司毋得許人刻奪元以低價召人承佃後來不許增添租額庶幾官民相孚爭訟寢息謹具申行在尚書戶部伏候旨揮

從中

泉州申樞密院乞准海盜賞狀

照對溫臈賊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

州亟牒左翼軍遣發官兵及勸諭晉江同安管下諸澳民船與官軍會合前去收捕公移親筆再三勉勵如能捕獲賊首及其徒黨除優支賞犒外更與保明具申 朝廷補授官資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奮至五月十三日左翼軍統制薄處厚躬率午闕進義副尉權正將備將立全進勇副尉克撥發官陳聰効用克撥發官廖庚降守闕進勇副尉訓練官吳世榮前進武校尉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乘駕甲乙丙大戰船并次船共五隻計水軍四百一十八人烈嶼守領方知剛林枋等糾集民船三十六隻計鄉兵四百六十二人 嶼總首王行已船四隻計鄉兵六十人其賊船一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淘洋爲官民船趕上獲到賊首趙希邵林添二陳百五蔡郎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軍捉到賊探鄭九七高彥二名晉江縣尉捉到賊探朱十四一名惠安縣捉到賊探林慶郎一名又漳州統領楊修武續捉到被擄人樊十等一十一名總計一百三十六人并賊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軍勘院根問各據

招節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殺人等罪犯於當月二十四日照斷處斷及將被擄人釋放已具申樞密院外切念某叨居郡寄平時素無威望可以震懾姦心致使賊徒乘間侵軼仰賴朝廷威德所被將士民兵相與協力雖未能盡行勦絕然賊首趙希邵素與王子清敵體林添二陳百五蔡郎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賊勢緣此遂孤其氣亦沮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船通行所有統制薄處厚等委有勞効合保明具申下項一武經郎殿司左翼軍統制泉州駐劄薄處厚嚴謹持身善撫士卒到官數月脩飭軍政漸有條理舟船器甲整治一新及賊徒及境遂能奮不顧身統率將士衝冒風濤之險於五月初九日至晉江縣管下水澳海心捕獲強盜王子玉等四十八人十二日至同安縣管下料羅海心捕獲強盜史添四等三十一人解赴本州根勘各曾在海節次行劫已申安撫司酌情處斷外至當月十三日至漳州沙淘遂捕獲賊首趙希邵等旬月之間海道頓清欲望 朝廷特賜獎擢以爲兵將官之勸

一左翼軍將副各千人沐賜廖彥通立全陳聰
廖庚吳世榮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並係在海
親獲克盜之人欲乞 朝廷特賜指揮各與陞
轉內立全一名人材事藝頗出諸校之左曾於
去年十一月內帶領兵船到漳州海界沙濤洲
親獲強盜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年三月到潮
州海界蛇州洋親獲強盜陳十五等一十四名
解赴本州送獄根勘各節次在海行劫賊滿其
徐十一等已具申安撫司陳十五等從本州便
宜處斷外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立全用
力尤多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稍賜優異使將
校有所激勸又吳世榮一名元係進勇副尉權
法石寨因去年六月內福州客人陳八太在本
港捕賊行劫有失收捕某具申 朝廷蒙行下
錫降一資責以自効其劫陳八大船賊人續被
溫州樂清縣尉捉獲外其吳世榮能以勤補過
於去年十一月內將帶人船到本州海界圍頭
洋親獲強盜謝三一十一名解赴本州送獄根
勘中安撫司處斷訖至今年三月內又於潮州
海界蛇州洋同立全獲到陳十五等一十四名

至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吳世榮宣力亦多
欲望 朝廷特賜旨揮叙復先來所降一資外
更與陞轉施行又商佐一名係故商榮之子昨
因隨父於大溪山立功授進武校尉後緣其父
海州失利怨代乘之意肆誣奸致遭追奪居常
以門戶衰落每有為國効命一洗前耻之意提
舉市舶趙某以其父商榮曾出其先丞相之門
帶到本州權監藥局某因差部押潛火衛兵統
制簿處厚以知其人熟於海道遂令隨船前去
捕賊商佐首登賊舟俘獲克黨其勇敢矯捷實
有可嘉無昨來所犯已盡經赦宥欲乞 朝廷
特賜叙復於今參選庶免終棄於無用之地併
乞旨揮

一本州同安縣管下烈嶼首領方知剛林枋等
各係士流頗能以信義服衆本縣補充首領提
防盜賊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嶼放火殺
人去烈嶼止一望聞方知剛等即團結丁壯排
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幾賊船果到本嶼見其有
備不敢輒犯一境生靈賴以獲全某初無賊報
博訪寓公士人以討捕之策衆論翕然以為溫

饋賊徒素與烈嶼為仇而本嶼民兵便習舟楫
可為官軍之助其遂禮請鄉官前往勸諭其方
知剛林枋果能効力率到入船與左翼官兵會
合賊徒初欲抵敵以官民兵勢盛恐懼喪膽遂
束手就禽竊照慶元格諸色人等親獲兇惡強
盜三人下班抵應五人進武校尉七人承信郎
今方知剛林枋係同左翼軍兵獲到賊首趙希
卻等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餘人又非
僅獲五七人之比伏望 朝廷特賜詳酌推賞
施行

一本州晉江縣管下吟峴總首王行已將帶人
船自備糧食器械隨隊左翼軍下海會合獲到
賊徒鍾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條推賞併乞指揮
右件如前伏乞指揮施行申聞者八月三日奉
聖旨滿奏厚
特與轉一官林賜慶通陳各特與轉一資
血全特與轉一資仍特與陳本軍推副將參
特與轉一資吳世榮特與陳復元資商佐特與
叙復元資於冷參選方知剛林枋各特與補下
班抵應王行已特與補進勇此
尉今劉村泉州開勝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

竊惟見危授命士之所難今有剽跡戎行綴名
小校而能捐軀殉義凜然有烈士之風其在今

日尤為難得其既親睹其事豈容不以上聞此
者海盜披猖侵軼郡境其亟禦右翼軍分兵防
遏是時群賊泊舟圍頭舉距州城百餘里官軍
星夜疾馳至辰已間猝與賊遇賊徒推牛大嚼
而官軍猶未朝食眾寡懸絕既皆不伴故自將
官邵俊以下俱有觀望苦縮之意獨撥發官進
勇副尉王大壽者忠勇奮發控弦直進賊徒中
箭而斃者九十餘人群兇為之奪氣邵俊等既
引軍稍退大壽猶挺立不移立罵邵俊等曰趙官
家平日養着好人見賊便走其時惟隊將秦淮
軍兵朱先陳捷吳慶尹政李從六人隨大壽及
秦淮等死之李從以兩奪賊猶獲免海瀕居民
登高山望見者莫不失聲嘆息為之泣下某既
為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又收刺其子弟士
卒聞者於是勸未幾遂有涉淘洋之捷俘獲
賊首林添二等遂皆下手殺害官兵之人行刑
之際設大壽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雖足以
慰英魂而撫眾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獎忠義
以勸風俗今大壽以軍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
之母一旦遇賊寧殞其身而不忍負國寧死於

王事而不暇顧其親其志節卓犖如此儻以其人敬之故泯嘿不揚殆非所以為忠義者之勸伏乞詳酌將故撥發官王大壽優與贈卹仍將其長男効用王凱夫補授官資所有秦淮等五人併乞優卹施行伏候旨揮

小貼子稱所有准備將邵俊等緣不進前救獲致王大壽等戰死本軍統制薄處厚已將俊等斷遣降充長行去訖更合取自指揮申

聞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大壽特賜保義郎王凱夫特補進勇副尉秦淮朱先陳捷吳俊等官資職位姓名申樞密院今附錄州開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戊寅十一月

照對泉之為州控臨大海實閩陬要會之地國家南渡之初盜賊屢作上勤憂顧置兵立戍所以為海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後戍卒生還者辭舟相蕩不復存於是武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温明群盜窺見單弱輒萌侵軼之志仰賴 聖朝威德廣被亟遂肅清儻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

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日後日之患其不狹迂愚竊思所以為久安之計者近議委本州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用同左翼軍副將丘全等徧行海濱審覘形勢今據遠官申竊見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急可用今來左翼水軍三寨曰寶珠曰法石曰永寧本州沿海四寨其緊切者二在晉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大畧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林取城甚近距海珠遠其勢稍緩而近有新舊兩寨至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闕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連石井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得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為多法石雖有一百二十餘人然正為防海要衝之地其數尚少永寧步軍之數倍於水軍誠為倒置此布置之未盡得其宜也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軍器總於大軍遇事開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佳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舟師之名初無其實至於管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其尤甚

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
行措置事件下須須至申聞者

一寶林新舊兩寨在城南一里許初因紹興間
統制陳敏申謀自福州延祥寨發到水軍暫住
寶林寺其後就寺傍建寨因以寶林為名據其
地勢不過捍城外子河左翼大軍既屯城東緩
急自可為用水軍重屯深居內地未合事宜今
欲於見屯三百人內撥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
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寧以八十人新屯圍
頭其寶林空閒寨臺却撥步軍居住以翼城南
亦不失為捍城之備其竊詳所申委屬允當蓋
水軍正為防海而設某項在金陵見兩司水軍
皆於龍灣左近屯駐俯瞰大江未有以水軍為
名而深處內寨者今若移寶林水軍添屯法石
永寧兩處及於圍頭置戍糧極禾賜初無所增
而軍人列居海濱習熟風濤之險與安居內地
養成驕脆者不同子孫生長其間未免以漁採
為業他時招行招刺無非慣便舟楫之人實為
永利欲乞 朝廷割付左翼軍照應施行一法
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廣闊寨臨其上內足

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勢稍
加葺理使成家計而人數尚少諸事苟簡今合
行之事大畧有五一日增添人數照得見屯止
一百二十六人合於寶林兩寨撥出壯健軍兵
七十人及招收稍工破手共湊作二百人庶幾
聲勢稍張可以鎮壓二日改添寨宇照對本寨
初因寓屯彌陀院傍遂旋展創規摹簡略元管
軍房一百二十九間除西廊并佛殿後橫廊共
一十九間皆彌陀舊屋損其合折外見存一百
一十間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間
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勢甚東稍厚 西多空闊合
移寨就東仍依後山為將官廳別遷寨門以對
前山却存鴛鴦池舊殿以補西邊之闕度幾士
卒得以安居又今教場去寨幾二里許傍臨官
道每遇教閱發箭有妨往來之人欲移就寨前
空地以便閱習三曰預備舟船照對左翼軍甲
乙丙大戰船三隻係是鼎新創造木植堅壯所
費不貲近者一出便獲勝捷目今見泊近城水
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頓責付正將差官看管
每月遇潮長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職曹官同

將官閱相舊例春秋各大校一次後緣無船遂不復講欲自日下爲始仍舊舉行庶幾舟船在水逐時運動既免朽腐人船相習亦免生疎餘時即用蓬蓆遮覆以避雨淋日久之患四曰預閱軍器照對本寨軍器總於左翼軍其在寨者止有軍人隨身木弓弩皮頭鎗可備演習而不可攻戰遇有緩急施行閱請委屬非便合量閱兵器收頓本寨庫服責付將官交管遇有急緩便可給付軍兵使用不致後時五曰預椿錢糧照對倉卒或有賊船合行粘蹤追捕多以候借請遂至緩不及事合將本寨軍兵錢糧預行支椿一月專一準備出海捕盜使用其竊詳法石寨正係咽喉之地日前屯兵既少止差准備將訓練官彈壓其正副將却深居寶林寨海道倉卒有警往來咨稟旋發官兵旋雇舟船旋閱軍器三者既備又須申州借請未免遲迴累日賊徒已竄逸久矣今若添展寨宇也水軍二百人就立正將廨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錢糧氣勢自然雄威萬一賊徒在海作過爲正將者即可遣兵收捕無文移往復之勞無倉卒迫遽之患委

屬利便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 朝廷割下本軍疾速照准施行

一求寧寨

地名

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

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闕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爲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言之置寨誠得其地但沿海列戍當以水軍爲主今來僅存五十人而又雜以老弱步軍却有百人實無所用合於寶林寨撥出壯健軍兵五十人添作水軍一百人而以步軍五十餘發回寶林柱替外存留步軍五十人通以一百五十人爲額其寨屋元係鄉民協力架造今見存軍房一百五十間淺隘太甚火道又狹軍人自言家口稍多者難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日上戶復為添造二十間稍堪居住其舊軍房舍量行展拓每三間併作二間庶幾地步稍寬可以存活老少計今所存舊軍房一百五十間可併作一百間通新造二十間爲一百二十間尚欠三十間擬將官有廳廊而無房舍環視寨外儘有餘地而西北地勢頗厚欲展向西北兩

面漆造將官房舍及寨臺四十間仍將火道窄狹去處斟酌除拆以通閉寨為利便所有本寨軍器却稍足備但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有鐵甲百副今當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軍換易紙甲其錢糧併照法石體例椿辦一月其竊詳永寧寨委係海灣要害去處合行展拓寨中添屯水軍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 朝廷併賜指揮施行

一圍頭去永寧五十里視諸灣灣為大往來舟船可以久泊訪之土人賊船到此多與居民交通因而為盜况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為控扼之所圍頭次之烈嶼既有土豪鄉兵可恃圍頭合行措置今欲創立小寨約以百人為額上可接永寧下可接烈嶼前可以照應料羅吳嶼等處內可以控捍石井一帶港口實為衝要略計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門戶得以捍蔽一也設有緩急動息易知無倉卒奄至之患二也士卒習熟地利易於捍禦三也坐而需賊以逸待勞四也地勢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應五也以此言之合行創置今相視到兩處其一

高廣山下關臨大海一目皆盡但地稍狹露東厚西薄可以暫駐而不可久居若欲為經久之計則當在高廣山後其地平廣藏風乞牒左翼軍差詣曉立寨人審定其竊詳圍頭置寨事屬創始與前兩處上是添展事體不同費用既多尤當加審詳博訪寄居侍從等官及土居土人鄉豪灣長之習熟地利者皆謂圍頭置寨委合事宜蓋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於此稍泊蓋其灣灣深闊可以避風一也海中水鹹不可飲食必須於此上山取水二也當處居民亦多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三也居常客船賊船同泊于此不測間多被賊徒劫擄而去徑入深洋不見蹤跡今若於本處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預備舟船預闕軍器預積錢糧悉照法石寨永寧體例委足以機察盜賊保護民旅某已牒本軍一面差人標定寨基計料創置外欲乞 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施行一諸寨水軍務要人人可用近所閱視勇怯未免相半契勘左翼水軍額頗多合量行招刺外仍牒本軍將在寨水步人通共揀選應水軍

內有不堪出海之人撥入步軍隊伍步軍內有稍諳船水及雖未諳而少壯勇健堪以演習之人却撥作水軍使喚又寶林兩塞附城與大軍密邇稍有老弱尚可存留惟自法石以往並頂精銳不可以老弱充數其竊詳所申委係要切今取會本軍要見水軍有無闕額據甲見闕七十五人最是稍工破手全然闕少稍破乃船人司命與水手事體不同若刺軍兵恐無肯就之人乞備申 朝廷行下本軍且招稍破四十人仍與刺効用名目庶幾海濱強壯輕捷習熟風濤之人欣然就募欲乞 朝廷詳酌併賜指揮

施行

一巡緝海道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石湖小堯王之每巡至興化軍寨戔寨止自水馮以南永寧圍頭王之每巡至漳州中柵寨止自岱嶼門內外直至東洋法石王之每巡至永寧止逐月一巡其所差將校軍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憑考察其竊詳所申區畫地分已得其宜欲乞割下左翼軍并本州照應常切遵守

一左翼水軍三寨法石係是裏巷去城不遠永寧圍頭正臨大海風沙簸揚將士到彼未必樂居兼又責之逐月巡緝則時時在海暴露日多欲牒左翼軍今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二年為率理作重難除獲到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是巡緝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朝廷別加酬獎其竊照尋常軍中陞差多出主將私意今若明立定制必須彈壓盜賊有勞之人方許陞進又必以二年為限則被差將佐於本職不敢苟簡實關激勸欲乞 朝廷詳酌割下本軍遵守施行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舊名海口南鎮與北鎮相對城下之水從此入海潮汐所通實為本府內門岱嶼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稱為岱嶼門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寨基平廣居民頗多舊管額三百二十五人今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見管在寨土軍一十九人新招水軍三十八人委是單弱欲增作一百人寨屋元管一百二十間見

存三十二間餘皆倒墜今既增作一百人尚欠軍房六十八間合行添造所有軍器大段欠關併乞委官計料製造施行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為控扼之所又為海邊荒僻之處目前常有賊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舊額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見管在寨土軍四十一人水軍六十六人內新招二十九人皆頗壯勇若據此數加以訓練必得其用寨屋元管一百間今見存三十八間餘皆倒墜合行添蓋所有軍器併合委官計料製造其竊照石湖小兜兩寨置立去處正係本州門戶軍額闕少營房倒墜舟船器械色色無有此本州所當任責者除已一面措置務令整備外伏乞鈞照

一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無船與無人同近來節次捕獲海寇收斂到船一十五隻除損破不堪外有尚堪乘駕者五隻合委官計料修整撥付來寧圍頭石湖小兜寨使用其除已帖委水軍副將立全計料修整發下諸寨仍督令逐時教習在船武藝務令慣熟外伏乞鈞照

一今來左翼軍創置圍頭新寨添展法石永寧兩舊寨其費用已不少募軍人一番移徙般絮家屬置辦動使官司皆當與之區處令其所至如歸通計不下萬餘緡又石湖小兜添初寨屋

製造軍器亦非數千緡不可目今郡計雖窘乏至甚然石湖小兜乃本州所當自任其責已極力樽節一面措置外不敢上素公朝所有左翼軍闕乏尤甚更無寬剩可以那撥自非控告朝廷無以集事告乞科降錢會竊恐重於施行或上下駁司支撥又恐徒為文具如近蒙劄下支撥錢七十貫應付本軍製造軍器等用止據撥到三千貫自餘皆是虛數已別具申外今來欲乞鈞慈不靳小費以為海道悠久之備特賜撥降度牒一十五道發下本州交管變轉責付本軍所委將佐看實支用其謹當嚴行督察所造寨屋之屬務令一一如法不許分文虛費候

畢開具帳狀供申伏乞指揮速賜支撥施行
十二年二月
左翼軍第四項
便保明申
臬列實發
五項財
臬列實發
五項財

翼軍外右制什知泉州真殿縣先火逐一名一從公
點陳老弱病患不堪執役官兵人數姓各申
密院准此第六項知院判理常初邊守施行不得
右制付泉州從所知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
因循已制誤事具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
將官已制誤事具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
委有勞劾即仰次第保明申取朝廷旨揮具
知稟申樞密院并制數前司外右制付泉州照
所申事理如在此第八項置施行無故緩急謀
具知稟申樞密院并制數前司外右制付泉州照
下泉州左翼軍從所申事理如在此第十項
日奉 聖旨今封樁庫官見樞密院內支際
十五道 聖旨今封樁庫官見樞密院內支際
到價錢作料次支發付左翼軍專充制置新
添展僱寨等使用仍督責本軍務要工役如法
堅壯項得易簡成製其度牌仰本州差人前
來請領候畢工日開具校支細帳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
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戌借
請悉倚辦於本州招刺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
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郡相開其實未嘗畧有
統攝故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
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勤惰陞差之當否本
州悉不知之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
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
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為統制者得以

肆意措剋歛怨行伍教閱蓋廢紀律湯然州郡
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
無事未觀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
守臣親出救援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
而後肯前今夏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統
戍得人軍律粗整且與州郡同心協力故得倖
獲辭醜向使如前任賀清臣之愚復其取敗也
必矣竊見比年以來海盜不時出沒米商船買
間遭劫掠今夏一警尤為猖獗憑籍 朝廷威
德幸遂肅清近准帥憲司牒明台海界復有強
寇正是整飾軍政之時某見具措置事宜申取
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恐恐別
生矛盾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殿步
司出戌准上體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
庶幾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
或有調發不至乖違實後念之利仗候指揮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對越甲藁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 一介疎庸謬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政粗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幸即得戮因加請究乃知武備久弛蕩無隄防故使克頑之徒得以玩視於是選委僚屬遍行海上相視形勢詆度利便條畫備禦之策具申 朝廷施家報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之費其導奉指揮督促措置今則法石末寧二寨添展圓備寶蓋新寨亦已落成增屯舟師分撥戰艦復水教之舊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別具申外但其間尚有未盡未便事件其雖叨恩易郡受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弛弛使朝廷給賜遂為徒費其所區畫亦為空文其罪大矣用敢不避黷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往者左翼雖有水軍之名舟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額往往緩不及事幾入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與狂寇爭一旦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

有甲乙丙大戰船三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粗為足用外求寧寶蓋各只有平海船一僅可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俯瞰大洋萬一賊舟敵至其眾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猝然救援不及非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與造船二隻發下兩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帥司申 朝廷性復遲迴差官計料裁減動至累載方準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泥腐壞不可復修今若仍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于 朝廷切慮報應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年間諸寨之船必皆朽敗一有警急何所措手切照甲乙丙三大戰船元條 朝廷行下運司本州就有官官錢內各撥一半應副候畢申詔為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獲到賊船重行幫修撥付篷帆槓具色色全備其費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為棄物深為可惜某與統制楊武翼俊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官詳細評議皆謂莫若具申 朝廷乞支降官會二萬貫內五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

付求寧寶等二寨添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
下本州知通同共交官置抵當庫一所於本軍
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錢分明上曆不
得那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即從本軍報州
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多後遇當
修年分更不具申 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
段年深別台打造方許申陳庶免煩瀆 朝廷
亦便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
乞錢數係是公共會約須盡得此數作本方可
繼營見息為隨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
朝廷一番放給之後可以支持一二十年比之
向來三五年間輒一申請又為有間伏望 朝
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減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 朝廷從允即乞
併降旨揮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
終聯銜結罪保明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
當庫收支見管錢數申 朝廷照會庶幾未
求不至廢壞併候旨揮

一既有舟船不可無稍破水手今本軍諸寨關
額頗多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

馳逐於大海風濤之中稍破之人豈不畏事某
昨嘗備本軍所申乞行下招填仍與刺充効用
庶得驍勇之士續準指揮江上諸軍所招稍破
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今來不敢再申前請
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士多是在海道
行劫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改刺本州軍
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 朝廷行下本州
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
輕捷諸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二色軍兵充
稍破水手糧廩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為
利便兼照往年統制韓俊任內亦曾申請蒙
朝廷行下遵從招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
伏乞 朝廷速降旨揮施行

一某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
後將官差在求寧圍頭者以年為率理作重難
以除獲到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
止是巡緝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
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
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 朝廷別作酬
獎尋准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

見得委有勞効即仰次第申取 朝廷旨揮劄付本州照會其謹已遵稟照得法石寨合差正將一員求寧寨合差副將一員圍頭寶蓋寨各合差准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闕進義副將權准備將廖彥通進勇副將准備將劉顯祖守闕進義義尉本軍訓練官吳世榮皆諳熟海道內廖彥通吳世榮因去年五月內捕獲海寇趙希邵等蒙 朝廷推賞轉賞已差廖彥通權法石寨正將劉顯祖權求寧寨副將吳世榮圍頭寶蓋寨准備將職事併據廖彥通等申已管幹逐寨職官去訖其尋行攷察本軍所差委已公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人皆從本司保明申 朝廷出給差劄幫行請給獨水軍緣屯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差帖州郡以非 朝廷補授不敢幫行請給止是本軍量行添支其多者不過十千而止雖有將佐之名初無其實難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等三寨俱係控扼海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海風濤之中非稍優廩給有所不可照得法彥通等皆因開禧二年

起發山東進取補授上項官資其廖彥通權准備將已及七年劉顯祖權准備將方及三年吳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逐年登載帳籍申樞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 朝廷出給差劄令廖彥通正充准備將劉顯祖吳世榮各權准備將候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別行次第保明申伏乞旨揮施行

一其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畧不與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營具申乞降旨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賊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某故已遵稟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擬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旨揮止及海道為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平時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察亦有所未便其昨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蒙施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今日有敘閱訓練之勤無措剋戕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擬在行都

帥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攷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叨拮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日溫飽之遺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急必欲其捐軀致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制節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為至便 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况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楊武翼後是也其昨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為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充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為援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為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為力也難

且如去歲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郡之老吏竊竊私議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節制之柄無必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况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為己責乎其合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發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切照發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扞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閑慢去處又許浦徐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况左翼正差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其自准

回降即欲開陳虜滯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念 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矧用敢再申前請伏望 朝廷檢照其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旨揮

小貼子其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 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

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乞旨揮

任其後得旨令泉州守臣節制左翼軍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癸辰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開奏臣猥以篤劣蒙恩權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伏惟念 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竄姦宄使盜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

守臣獨以蔽獄診治財賦為稱職也臣觀大江之東餘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西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遠密跨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鬪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聞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踏常夔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緣治城璫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 朝家建牧之意將假以齊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虛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哀兵大選群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舉如網始可謂不負 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役顧區區平時願忠 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

及他道者事勢相閑不容不爾伏惟 聖明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廬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 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赴之往者李全之亂與近歲賴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松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糧餉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凜凜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

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彊壯者

下試弓背千斗力者若干力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

一千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

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

臨興府一十人諸州軍均不足數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

季拍責之守貳春秋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

貌浸衰

年四十五以上事業戚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

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

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攻兵將官以勤墮

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

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

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

西一道為然九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

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黃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

皆然而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蓋不待智者而後觀應劭之論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為商鑒今除兩淮川蜀荆襄外自餘八路曰浙西浙東江東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

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等路皆當畧做其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十人或萬人為額二廣則稍殺焉其選擇教練悉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亡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別翔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摧鋒福州廷祥荻蘆之屬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當責自帥守招填及額選其精銳別為隊伍異其賞給卒勦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三萬人武備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急然後抽冊調大軍利害相去何啻什伯惟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命近臣詳加裁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取間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道去遂屠州城尋破撫萊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暴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西為內地殊不知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堧繞一水爾

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竇蕤節制蘄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閔江右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禁卒千人以徃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州在塞僅有見管若干實數而戰艦可用者尤為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惜曰殘虜游魂事非昔比然因獸猶闢其可忽諸况於外夷方興群雜交騷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守臣同住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貼黃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黃州對岸蓋建

次問金虜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訪問士大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昌縣乃孫氏所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江夏也江夏去江雖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人未能直抵江面此項更細而武昌對岸止有黃州諸關若諸關失守則直至江上又其水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畧同故建康戎司水軍盡屯於采石今鄂之舟師亦宜移戍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說參之史冊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勢者多以為然括往年嘗為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其一論武昌利害尤悉今錄以奏聞伏乞朝廷併加詳酌或未可舉軍移屯即乞姑從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三分戍武昌與江州興國水軍相與唇齒其規蕩然無備亦云遠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降興實為帥府諸郡所倚以為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繇亘甚闊而傾圯最多尋加訪問

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更矣綱見今實若干里也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圯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疎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頽圯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滄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禧相視修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修漏作葉溝以通水道用夜又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臣沈作賓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按撫司捧管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

銀內權允借若干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
雇募夫工日下除築却從本府於收到諸色窠
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幾城堞得以一
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陛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 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
道既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
以護諸將躡今素亭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
帥之所令兵惟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
自規事以來講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
以供工匠備廨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祇為具
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
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
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
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
於將畧鮮曾閑習或習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
以自娛甚者闔葦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
為將矣兵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
為帥是亦具員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
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閑習而精將不可
以勉強而學竊見近歲指揮總管路鈐列赴臺

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銓量乃許之任臣謂
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狀老與精力之強否而
已必欲得知兵之大則臣願 朝廷嚴其選擇
總管驍為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
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
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
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
之州鈐將副其取諸統領將副之請知兵事者
都監監押員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
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實銓量毋使疾病耽
昏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官漸得其人
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
爾則閤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擇人
則治為人擇官則亂 朝廷懼憂此屬之失職
固當置諸官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
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盜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盜子
之害時有獻議通廣盜於贛南安者行下贛州
年春新黃失守其後 朝廷改
試昌為壽昌軍累知所陳云

潭州奏復稅酒狀

臣至愚極陋誤蒙 聖恩推竹一路入境之初
訪求民瘼即聞榷酒一事重為澤人之害既又
詳加考訂延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有
不容不復臣敢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
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
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
疾厲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犷其
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
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未闡廣之比然其密鄰
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性性相似故全求郴
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
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也
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牘稅
酒之法實起於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
蕭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篆醞戶造
酒城外而募拍戶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釐以
稅官無又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
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各公鉅卿相繼典
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今遵
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新安又乞

屯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
增置糯米場漆剗南北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
釀戶之利而已及辛弃疾之未初置飛虎一軍
欲自行贍養多方理財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
朝悉從官賣明年權給事中芮燁奏言潭州自
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日有所入
今變稅為榷皆謂不使人多移徙虛市一空始
行之初所得雖多今上及半而米麩之本官吏
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可况
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得撤之後又
可遽擾之乎 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住罷
今本州照又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
於吏事最為詳練亦奏臣又居湖外備諸土俗
稅酒之為民便已久而弃疾改之當初造營寨
房廊日役夫匠甚眾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
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愈見虧額會計所得除
抱認諸司錢及賸給官吏虛有發罷醞戶之名
實無所益請依舊於行醞戶稅賣而帥司樓店
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 朝廷從之官司
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戶安

意稅責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仍從
官賣其常平等處諫額亦準舊例徑於息錢內
取撥分隸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來自
西蜀視事之初即議改權且限三日打併投醪
江流見者撫膺推壘破釜所在嗟怨枯馬供磨
騷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巖麓而不之卹也倡
優當爐罇雜郡齋糟糠麥充斤後圃凡酒家
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
以禁亦不為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
填溢行圍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眾監償異服
荷校墨鬋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
小有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一迹糯米收糴
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艱之歲坐數拋下無
得免者監勒牙僧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
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後政帥臣葉時
鄒應龍皆有奇復舊竟以弗果然則改弦更張
稍蘇民困此政微臣今日之責也且紹興初元
至今凡九十餘載稅法中雖暫改然其行之之
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權法之行或三四年或五
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

之與權孰便孰否其大畧可觀矣自曹彥而不
怨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為定例莫之能改
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
遽行官權醪戶夫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
遂極曹彥約到任是時官賣之額日賒月減幕
府相視束手無策彥約之議大既以為若行權
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為稅酒利在
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指以為難
行皆官吏自為之計非為公家計為百姓計者
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
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麴柴水本錢與
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
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
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
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
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
俱醪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搬運入城上
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
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闕防即分地分禁慢
改為旗望戶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

陳此外惟南北禁榷每歲量者三分之一約復行稅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俾自率不下八萬餘貫昨昔之權無大相過是不科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拾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誠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長補短痛加節約亦可量重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權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歛怨一道况淳熙八年指揮初無衝改為臣子者迺輒廢格君命行其宵膽臣雖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入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則為醜戶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昧奏聞伏望 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相民之志意特降 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 聖恩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頭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荆湘之地侂峒錯居風俗儂矣動搖則易絞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數賣乳

香激成椰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為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權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糴糴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時價所支之錢未必能到入戶况又有追催之苦有陪備之費其為容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為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稅法則歲造二十萬緡之酒用糴至多苟不科糴何所取辦萬一有姦民扇搖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 睿照

五月二十七日 聖旨依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過已涉數年尚未敗獲緣本州連年災傷飢民從之者多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等八名近承廣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賊人蘇師軍等在本縣及江華縣兩界首行劫民財殺害人命已牒胎賀道州督發巡尉會合追捕今來賀州申備舊領縣申強賊二百餘人是蘇師軍等賊徒過縣五里頭鳴鑼奪入戶赴

州納稅之米本州友錢付臨賀縣彈壓馮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桂嶺縣勦捕又據道州申賊徒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賀州侵入江華縣界黃小九家取酒食用關集隅官等人捉獲正賊朱念五廖晚二其餘賊徒竄入賀州界地分自今鄉境寧靜除已開會攻捕盡數勦絕兩司切詳廣西提刑司牒及道州申見得上項賊徒目今的在賀州界內但賊徒出沒不常若道州有備則逸而之廣西廣西有備則復過道州如此已是數年若以其暫出州界便謂無事切恐媮一時之安養靡護疽終為大患今事連兩路若相與為一家則此賊有不難圖者今廣西提刑司已差彈壓緝捕馮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勦捕而本路提刑司昨來亦已差衛道柳桂四州都巡檢下土軍一百人并道州抽差營道等四縣土軍弓手共一百二十人有隅官義丁在外則兩路皆已有兵把截矣所慮兩路將士之心未必協同若更相望觀悠悠歲月安有了期若一處先舉而自餘不相雁援亦為利害莫若

兩路互相開報其所調發人兵隅官彈壓等人各於本界衝要去處守把防其侵軼絕其抄掠之路使其力窮勢蹙道州守倅却當乘此之時遣得力人持兩司榜文喻以禍福許其自新仍一面抄劄飢民措置賑卹使本州之民各皆帖受無與賊相應者則其勢必孤而官司又明許以不死則投附者必衆其執迷不改者勢必無幾却開會兩路之兵各進前掩捕而選擇其中熟於山谷地利之人擣其巢穴其成禽必矣今具措置事下項

一調發兵馬帥憲司當任之昨來提刑司已差發四州都巡土軍一百人及糾集義丁等人外今諸本州更切斟酌緩急如合用添兵即火急飛申安撫提刑司行下差撥應付其錢糧先撥合辦諸司窠名錢物應副支給却行具申理豁

一糾集隅官彈壓等人及土兵弓手遇賊來路防護江華等縣居民無衝突之患道州當任之今請本州從長措置施行務令着實有備不請具文塞責

一賑卹飢民使各安業本州與提舉司當任之本州諸縣皆有飢民江華最甚請本州

日下先次委官抄割江華縣飢貧戶口火急申提舉司支撥常平錢米行下賑卹餘

縣却以次區處如常平有限不足均給即疾速具申即潛憲三司同貼助

一踏逐得力人入賊說諭令其散眾投降亦本州之責今從安撫轉運兩司具初發下

本州請疾速差得力人前去散貼招諭其應下合行事宜就委本州陳司理與守倅

商量從長施行務使賊徒及早解散戶民各得安業賊徒見在賀州管下兼昭州及

廣東連州路徑相通切恐賊徒逃走難以收捕合牒廣東西兩路經畧安撫提刑司

及昭賀連三州詳前項事理各行調發人兵防守衝要無令竄送如有機會可乘即

關報道州合兵掩捕務要與民除害不必以各路之故互分彼此

右牒上本路提刑提舉廣東西經畧安撫提刑司并道昭賀連州各請照前項事理速為施行

及具申樞密院伏乞旨揮割下諸處催促施行嘉定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飢民

證對本路管下求道兩州去歲早禾方熟忽傷

螟虫晚禾垂成水潦暴至田畝失收人民闕食

緣此道州江華縣凶徒竊發飢民群附遂至揭

假諸司逐急委官措置擒捕仍多方招誘飢民

近已獲到賊首餘黨相繼降附目今招誘來歸

者非惟無所贍給而中產之家亦多飢餓至於

細民則尤極狼狽道殣相望疫癘復作骨肉流

離城市聚落委棄嬰孩至有不獲已而溺之江

水者其勢危急益尤甚於嘉定十四年之早疫

兩司見差官抄割措置糶濟緣飢餓者衆米石

闕少別無可以措畫得嘉定十五年郴州道桂

陽三郡旱傷朝廷行下於郴州樁積米內撥

五千石道州桂陽軍常平米內各撥二千石兩

司又節次申乞允撥潭州和糶米石蒙割下科

撥六十石專一賑濟計撥一萬五千石以活飢

民一方赤子遂獲更生今道州承連年旱疫虫

舉常平存米既已無多道州郡計自來窘匱有
 稅之家又以累歲勘分全無儲蓄鄰近來州自
 患不給接連廣郡道梗不通別無米石可以仰
 食雖賊黨漸平然飢民易動一方之事尚多隱
 憂今來情急勢迫所合申控 朝廷仰祈矜卹
 以解十萬生靈倒垂之急欲望鈞慈於潭州或
 道州和糴米內撥米二萬石亟賜劄下專一賑
 濟道州飢民庶幾百姓存活銷患未萌不勝本
 路之幸頃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旨
 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三月二十四日奉 聖
旨依道州撥見起發
襄陽府和糴米一萬二千五百石就克本州賑
濟使用如止項米已行起撥即仰潭州於嘉定
十四年分見撥和糴米一萬二千五百
石應副道州支用候支撥潭州具文細帳狀申
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求成壽昌狀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準當月十五日樞密
 院劄子節文為本司申乞將壽昌見屯親兵忠
 義軍八百餘人帶衣甲盡數替回歸司教閱事
 已劄下壽昌軍節制司外劄付本司從所申事
 理施行將已發往壽昌軍飛虎新軍共一千九
 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揀五十七人并

衣甲軍器等亦同老小妻口日下一併般挈往
 壽昌軍一處居止通作二千人永久屯駐將飛
 虎舊軍四百五人且權與存留教習新軍及行
 下飛虎軍招填闕額外所是起發新軍老小妻
 口本司尋契勘若徑將飛虎新軍老小妻口盡
 數發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歲
 費拆洗等錢誠為利便所合仰體廟美亟行遵
 稟但緣本司體訪得上項新軍當來雖係於本
 路諸州招收既而就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
 居止教閱往住即視本州以為鄉土其間多就
 本州結親者近聞求成壽昌頗懷頓戀本司慰
 勉就道偶無異詞然揣度其情尚有復回本州
 拆洗之望今將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成所雖有
 室家團樂之樂且無道路往來之勞而其意嚮
 終不以為便博采將士之論不謀而同今本司
 見據先來部轄壽昌軍捍禦新軍特官唐亮申
 所部新軍七百人一面起發回司拆洗限兩月
 仍前起發外其送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
 新寨居止免行發遣仍欲立為定制自今壽昌
 捍禦飛虎軍每滿兩歲一次拆洗庶幾軍情感

院緩急可以集事至於本州本司雖少有支費所不敢計而朝廷昨來所委本司新初造寨宇亦不至為棄物本司已於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二初三日具申樞密院乞速賜劄下壽昌軍及本司證會施行未准回降今月初七日據壽昌軍差正將趙遵部押第一次起發捍禦新軍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據眾軍圍狀稱新軍為見當來舊軍多有立到戰功增加爵祿又見文榜止是潭州飛虎却無壽昌等招眾軍皆是拋棄物業般挈父母妻口前來投充就請又多是本路諸州產戶或改刺禁軍盡在本州結親及有祖宗墳墓在附近去處若使求成壽昌則是家產破蕩親屬遠絕祖宗墳墓不能拜掃深實利害昨已具狀赴沿江制置司陳乞已蒙備申朝廷外陳乞將新軍存留

事特賜敷奏速賜劄下壽昌軍并本司證會將前項新軍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君止免行發遣仍立為定制將壽昌軍捍禦飛虎軍兵每滿兩歲一次回司拆洗庶幾兩便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旨揮速賜施行時壽昌知軍朱宗實言軍情必不能力為申陳未幾果開諸卒喧譁幾至生變宋處於江北不出榜訴以初無此事仍發其歸司批況然未或之議未也某初請未發又其三有請且作觀作白廟堂也力乃始下州制置司制司申潭州所請其益甚長久之乃劄下從本司所申行十月十二日也

中樞密院為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定嘉

證對本司昨為武岡軍禁軍蔣宗揚德攢司劉德近在軍衙作閹及劫掠黃三蕭八等家財殺死百姓周少三等事尋奉八月二十五日省劄備奉 聖旨令本司更切撫諭安頓施行遂於九月初十日密切行下本司撫諭諸軍各令安帖外仍喚上蔣宗等三名赴本司聽候旨揮仰本軍立便解發如敢抗拒請權運差得力兵級徑行擒戮函首赴司其蔣宗等三名家財並給付用力兵級充賞仍將本司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并具姓名保明供申切待具奏朝廷給降真命及從本軍充支官會二千貫文

等第支犒具申本司發還去後今月十四日據武岡權軍僉判葉宣教申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軍兵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楊德劉德三名斫到首級了當其餘隨從人于喜等亦已捉到分送三獄收禁外所有蔣宗楊德劉德首級別狀申解併具陳喜李成等功賞供申先次飛申本司須至申聞者右所據前項狀申本司除已牒武岡軍催申候到逐一施行別具供申外謹具申樞密院伏乞證會

又申樞密院狀 同日

使司昨於九月初十日出給文榜發下武岡軍委權軍葉僉判喚上蔣宗等赴司聽候旨揮如敢抗拒即仰擒戮亟首申解却將蔣宗等家財分給用力兵級仍將本司元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供申去後今據權軍葉宣教申已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人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等三名各已斫到首級及提到隨從人于喜等送獄根勘外今有各行事件須至上旨揮一據申兵級陳喜李成等委是用力向前深可嘉尚其餘同共用力之人亦合優賞請

權軍照使司元行下文榜事理將所給借補官資文帖斟酌輕重書填給付不許泛濫仍具姓名申本司切待具申朝省給降真命其蔣宗等三名家財合照元榜事理等第支犒用力兵級所是本司元榜出立賞錢二千貫文亦合斟酌輕重立便給付務令公當

一昨來蔣宗等在城內及城外二十里間劫掠民戶家財打蕩屋宇一番驚擾深可憐念請權軍日下抄割城內外破害人戶姓名於常平錢內等第賑卹一次務令優厚右牒武岡權軍葉僉判照前項事理逐一施行具狀供申并牒上二監司請照會再申樞密院證會仍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

小貼子

所是本司元發賞錢二千貫文已行下就本軍充支及差人資券發還本軍外別支官會一千貫發下令項賑卹軍城內外被害居民伏乞鈞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對越甲藁

奏中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稔賞員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紛膠揭呼吸之頃安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群兇陸梁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至此紛擾臣某嘗劾奏以聞奉 旨罷免矣遵雖去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陵犯郡守剽掠居民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既脅取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文引役使郡兵鳴榔集眾無敢後者方其鼓眾倡亂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復行劫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積日富氣跋愈張包藏禍心寔有巨側獨賴本軍簽判葉莫者平時素以寬厚為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司馬遵託疾在告莫

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敢大肆其兇巨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討策使莫圖之又能深沉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以措置火政為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五更番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審示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為之倡於是群卒爭奮遂梟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自兇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聞郡吏民歡若更臣等竊見宣教即簽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博洽操行素修早登儒科兩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人稱之繼在遂昌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岡逢會關守攝承數月政譽鵲然採旆春陵民被實惠今茲又能殄除兇逆震懾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修民情方淫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政合辟

上干天聽伏望 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按擢以風厲當世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中尚書省樞密院諫院御史臺

廟堂書云某近自武岡克卒授首之後一拜奏
 起陳伏計悉塵鈞覽今震本朝若切無所
 未莫力辭然一儒生平時謙恭如此其區
 為者臨事制變乃殺熱奮發如此其力甚
 極密故能除克醜大蓋有朝大夫望
 約德優加獎已同風厲當世益有公家
 立事者保身持祿之辭其符驅私為不
 責一發之用不心知有公家而不知有
 而莫之利害未齊也身之安危無事一
 方之利害未齊也身之安危無事一
 得為有司者未齊也身之安危無事一
 玉偏徇諸州此等意態不推自沮雖止
 之主人謂彼左若故其藉語也推大丞
 功可及百方於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
 惟生可謂李公論實及一路其効雖止
 公狀申陳喜李收于志四名不綴已詳
 本司明立賞罰奇事以全一日探奏補
 躍必所不斡領早賜旨揮行下某豈勝
 望差至十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 欽此
 員闕差下者罷其已差下今令吏部門
 別註授

又申乞黃達等賞

本司昨為蔣宗揚德等鼓衆作亂光焰熾然
 昨日甚若典刑久而未正必有必難圖之憂
 効尤者將相繼而起遂與僚屬共議所以區
 之策行下委權軍事兼莫選兵級之可用者
 以重賞使之效命必能有濟於是書寫賞揭

給補帖密切發下本軍且許事成之日具申

朝廷補授真命權軍事兼莫遂借潛火為名團

結軍伍擇其中之可仗者數人示以本司賞榜

及借補文帖果皆踴躍爭奮軍兵李成首能設

計誘之使出陳喜李收于志首先用命擒戮渠

魁四人之功實居其最已先用本司發下文帖

將李成陳喜各借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借補

進武校尉遂具申 朝廷並與給降真命補授

其黃達等四十一人各係隨從用力已行下轉

資激稿及押隊徐炳等四員各行薦舉本司亦

行開列姓名世申 朝廷證會三月二十七日

準樞密院劄子節文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

李成陳喜各特與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得與

補進武校尉本司已恭稟關牒去訖今據武岡

通判兼宣教莫前項狀申乞將黃達等一十六

人特更與並加旌賞本司證得所申黃達等一

十六人當來係陳喜同等用命擒捕斫到蔣宗

等首級之人委有勞效謹具中樞密院尚書省

伏乞旨揮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又申併乞推周安衡賞

證會武岡軍叛卒蔣宗等鼓衆倡亂本司隨宜
行下權軍簽判葉宣教莫先次撫定使軍民接
堵徐議措置討方畧遂取責本司都吏周安衡
軍令狀不管稍有漏泄仍令專一承行機密文
字其時書寫係畫賞榜補帖等不欲宣泄盡出
周安衡一手且許以事濟之後當與具申 朝
廷補官所是周安衡自差委承行之後朝夕究
心備宣忠力繼而葉簽判果以本司所下賞格
補帖密示軍兵李成等踴躍用命一朝之頃三
克就戮今李成等見象 朝廷錄其勞效授以
官資已足爲軍卒用命者之勸至於周安衡在
司年深累曾承行軍機事務別無過失前政安
撫鄒閣學曾具申 朝廷乞行補官未準因降
令契勘蔣宗等作亂實非其他盜賊之比今事
已就緒統周安衡之功雖不可與李成等並言
而其宣勞效力若不具申 朝廷優加旌賞無
以爲胥吏忠勤者之勸本司保明是實欲望鈞
慈特賜敷奏將周安衡比附次等立功人李成
于志體例特與補就官資施行庶幾寸功必錄
人知激勵須至申聞者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本司昨準 朝廷旨揮將武岡軍吏董汝霖根
勘限十日具情節申尚書省已於今月十四日
酉時入樞密院奏字記黑牌據申發去訖契勘
本軍諸卒之變皆是李安世董汝霖生事激作
之故獄司勘到情節巨蠹除李安世先已自盡
外其董汝霖欲乞旨揮行下特從處斬以爲公
使生事激變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置惠民倉狀

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
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
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
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蓋其生齒
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
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
則市直驟增平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
儲本自無機加以法禁嚴重非飢荒已甚之歲
不敢輒請發糴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糴臣皆那
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糴而不敢發常平至今
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府申常

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
禾雖稔自輸官外贏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
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
夏間闕食必甚其濫叨郡寄視民利病實已休
戚每一念之寢食幾廢且去歲收成日獲中熟
徒以般販出境為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踴
甚至無米出糶州城自二月後即行賑糶至七
月終計米七百萬石諸縣鄉村在在勸分免流
等今歲所收比之去年大相遼絕晚禾雖茂近
者不雨又半月矣頗聞高田已多龜坼倘更不
稔其將奈何豫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
既已甚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倘非控告
朝廷存留綱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
人實被全活之惠數內一契勘本州有未起嘉
定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石并嘉定十四年
和糶米三萬二百餘石十五十六年和糶米一
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近準省劄指揮於
上項和糶米內起一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
納見今不佳裝發所餘止有一萬一千餘石而
已今來欲乞 朝廷將上項未起上供和糶米

共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存留本州為來春以後
賑糶之備庶度在城十萬餘戶不至有闕食狼
狽之患其糶到價錢謹當令項椿管俟將來豐
熟收糶補還其於公朝積貯初無虧損而細民
實被更生之恩伏乞劄付本州從申施行仍劄
下湖廣總領所證會伏候旨揮九月一日奉
聖旨令潭州於
和糶總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糶使用務要
實惠及民其糶到價錢令項椿管俟來年秋熟
補還

申尚書省乞撥和糶米及回糶馬穀狀

昨錄潭州諸縣今歲告旱禾稻損傷來歲春夏
之間闕食必甚常平之積既已控乏其他又無
米斛可以那融遂畫項具申 朝廷其一乞將
嘉定十六年上供米十四年以後和糶米共七
萬二千石存留本州為來春賑糶之備其二乞
將嘉定十七年合發馬料綱免起一年從本州
措置就諸縣鄉村置教收納來歲給貸末等人
戶充為種糧今月二十五日恭惟九月初八日
省劄付九月一日 聖旨令潭州於和糶椿管
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糶使用務要實惠及民
其糶到價錢令項椿管俟來年秋熟收糶補還

仰見聖 朝愛育斯民之意與天無極但其元
請存留米七萬餘石今來止蒙 朝廷支撥二
萬所有馬穀一項又未準指揮仰惟仁聖在上
視民如傷每遇一方水旱悉力賑救未嘗少有
靳惜其昨曹江東總值大歎與諸司共請于朝
前後得米九五十餘萬石官會度牒又不與焉
大抵悉行給予當時九郡四十三縣之民無一
流茅感戴至今叨恩此來值道州飢疫又同漕
臣控請旋蒙行下撥賜和糴米一萬二千餘石
徑行給濟四縣生靈垂死復生今本州之旱視
江左春陵則為稍輕某之所請亦不敢輒援前
例蓋撥米賑糴自當收糴補還充穀給貸亦以
價錢起解非逕乞賑濟之比 朝廷昨尚從其
所難今豈不從其所易皆某敷陳未力之罪也
合再具申請如左

一本州生齒最為蕃庶某去歲以來舉行賑
糴在城貧民抄割一萬二千八百餘戶長
沙善化兩縣鄉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
百餘戶其始三日一糴自春至秋共糴過
米七萬餘石去冬收成日係中熟擬以鄰

境告歉客販不來本州之米却泄於外緣
此價直驟增細民艱食然不過三兩日一
糴尚用過前件米數况今夏一旱損傷至
多目今諸縣申到檢放旱田凡三百一十
六萬九千三百餘畝來春以後米價翔騰
必甚於今非連日計口給糴米有所不可
則所用米斛比之今年又須加倍證得某
近置惠民倉撥人戶納到折糶米五萬餘
石椿充賑糴已具奏申外今蒙 朝廷支
撥和糴米二萬石總而計之僅有七萬石
指準切恐給糴決是不敷某不敢以將去
之故不為力陳然亦不敢必望 朝廷悉
如前請契勘十四年以後和糴米見有四
萬一千二百餘石椿預州倉除已除指揮
支撥二萬石外自餘二萬一千二百餘石
欲望 朝廷併賜行下撥充本州賑糴將
糴到價錢令項椿管收糴補還所有十六
年上供米三萬三百餘石一面接續裝綱
起發往襄陽交卸不敢再有申請
一本州管下名為產米之地中戶以下輸賦

之餘僅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絕少每歲鄉村闕食諸縣例行勸分往往所得無幾雖間有勸到米石去處以之給糶無田之貧民尚不能徧及若五等下戶纔有寸土即不預糶其為可憐更甚於無田之家蓋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農事方興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為畊種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為本其為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歎富民不肯出貸則其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轉徙而已其居常深念所以救之而未得其說今春艱食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沙縣諸鄉有社倉二十八所凡二十畝以下之戶皆預貸穀賴此得充糧種比之他縣貧民租有所恃其因是詳加體訪乃知本縣社倉初始於慶元初年迄今二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以此遂欲推行之於諸邑郡計雖乏極力樽節粗可官僚皆謂馬料之穀可以陳乞允撥蓋其說可行者二去歲合起之數尚有八萬

一千石在倉見今在倉裝發則軍前馬料未至闕之一也湖北州縣今歲多稔以價錢解總領所就彼收糶自可接續支遣二也某昨來申請之後切度朝廷必垂矜允而工役煩夥非數月不可成若疎指揮恐其替期已迫不能集事先遂行下諸縣置立倉教近據遂縣申各起造了畢及已選差鄉士主掌分撥稅戶送納田野農民知州郡為控告朝廷立此久長之利人欣悅歸感聖恩今年雖欲申輟有所不可其在官二年所以為民食計者無所不至在城則置惠民倉諸縣則勸立義廩近又申常平司將今年義米權就置社倉去處別教受納以備來歲賑糶然所及者亦止是無田之民若末等稅戶有田而貧者自置立社倉儲穀給貸之外別無他策可使家惠且游手浮食之民既被存恤而力田輸賦之家反不沾勾撥之人情充所未安欲望特賜指揮從某所請令本州證目今價直以行在會子并紐筭水脚糜費

解赴總領所交納徑就湖北收糶在總領所實無所損而本州得此數之穀散諸鄉村歲歲給資循環無窮實一方大幸

小貼子其第二項所請恐議者以社倉易生弊倖徒費穀斛未必有益某考之諸處社倉敗壞之由蓋緣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令管幹往往視為已物官司亦一切付之不加考察且無更替之期安得不滋弊倖其今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一切從官司出本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執者不得獨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其規向來規摹似稍周密其他考察一一加詳質之衆論似可修久且尋常放荒最以般運米穀下鄉為難今一鄉之間輒為數倉每倉儲穀數百石其為荒歉之備無出此策伏望 朝廷垂察令其迄成此事以幸十二邑之民不勝大惠所有其不疎指揮徑將人戶統穀就社倉送納專輒之罪併乞矜宥施行十二月十四日奉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 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設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饑聲臣少時實親觀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遠旱蝗承詔措置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之民淮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 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常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掄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 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而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蒙湖湘

造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為一方飢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樽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欽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採摭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 仁朝深知之初方務行 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中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 聖慈察臣及為民之心從臣所請敕降旨揮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義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蒙天施行無窮臣不勝大願須至奏聞者

尋得旨依奏行下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某伏觀已降旨揮群臣候過 寧宗皇帝小祥並服純吉者其謹按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間有天資篤孝統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

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其說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能服之而臣顧不能耶我 本朝 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 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推廣聖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於上而群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 紹熙甲寅 阜陵上賓從臣羅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干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丹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飭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而可以畧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黜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畧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至今惜之其愚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必若 阜陵之禮群臣執

喪必若甲寅之制雖其節文度數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夫自侂冑弄權群姦朋附但欲一切反慶元初政故光宗之喪群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要諸事攷之群臣禫除而純吉者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并拊至紹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大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群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高廟登遐在十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內禫光宗踐祚於是文武百僚鞍鞵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君之受禫非為高廟之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偶失討論徒以充宗喪紀最近而可導不知甲寅所定乃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

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奸政緣令剗華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蹈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宮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黃之服黑犀之帶未改也而群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先皇帝負宸朝群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仙游已魏臣子雖踰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絕筋骨未足論報况區區服章文飾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鞵不以文綉此在群臣初何所損而於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妨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旨禫姑賜收寢廢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皇上初政之先務也某以迂疎蒙恩

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其所職庸敢冒昧
輒薦其所聞如或可忘即乞 朝廷詳酌速賜
旨揮湏至申聞者

未到闕前已有從吉旨揮既
子云前日進侍東閣嘗憐以此 宣宗小祥百官
絕吉事伏蒙鈞諭聖上方且執喪群臣宜應
吉但請來指揮已下諸道必不可復乞即降旨
大祥從吉仰見大丞相從善如流處事有法某
不勝欽仰之至但獨海內外均為臣子若在
服節仍舊而外方獨先從吉則內外異容恐
所未安謀謂莫活極祥先從吉則內外異容恐
禮部大常寺申見三年之喪祥臣句可應據行
從吉見別議 皇帝其至少禮耳如此則正大明白
達不設非為 委曲亦自可行蓋前請而從之今
雖不設非為 委曲亦自可行蓋前請而從之今
以其不安而改之非性無損 聖朝之大體抑
足以爭光君相之感德其區區又切謂 朝
之上事無大小莫不皆然非但喪制一端而已
文忠公所謂印刻有同規畫何嘗累 高祖
之知人而意於明聖則所失多矣自聖朝也若
先生優容狂謬奇有知見不致自嘿仰乞鈞察
事官以上候大祥從吉諸路不獲已
解旨揮符已闔門來去遂不獲已

江東漕謝到任表

臣言準告授臣具位臣已於二月初一日就本
路信州永豐縣界割職事記者兩端夾侍久玷
近班四牡載馳四分劇部假中秘隆儒之寵為
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其中謝

伏念臣材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
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鑿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王
陛晨趨對清光者丹檢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
纓我弁其間利責既稀所願優餘於邇列主恩
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聞喜懼之年當
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等翰林之清庶幾
藩岳奉版輿之權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
府之節遽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閱宿而臨封
部敬卜和中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輅傳初馳旌
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皆聖主將以
惠江左之民因傳來於風謐頗究知其疾苦以
垂罄之家而因追幣之目以養豐之歲而多流
徙之人官無足謚之簿書里有難平之權投文
移星火不勝胥吏之誅求牒訴丘山半為賦租
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抹可庫輒碎朝夕之咨譟
兼体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盡漸稍賦外之征
民未易蘇當先法民間之蠹竊自量其懸薄恐
終負於選掄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洪造曲成
大明博照念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
學本愛人欲稍觀其政事肆加尊職仍畀重權

聘民籍本其所職命天功而為已力焉有此心
測有先之語言妄發而不論本亡足辨荷天
日臨之赫免風波淪陷之危故益伏遇某官
善亦王而秉化鈞以深仁而培邦本謂群臣之
之功柳子誠為確論凡悉力以裨先政即盡忠
以報公朝肯令諸懇之行等仰至是非之易壯
持加全護肯定謹何某敢不踰虎視危當願匪
守放魔何鼻既蒙觀過之恩踰虎視危當願匪
躬之節其為銘

禮部侍郎謝表 九月七日

臣某言念伏準告命授臣朝議大夫試尚書禮
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
直學士院所有直學士院職事累具辭免奉聖
旨依所乞免兼外已於今月初六日祇受者伏
以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嗣召丹三遽造邇
臣之列職親地遠恩鉅人微臣某實惶實懼頓
首頓首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
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猛
獸之衛黎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
氣罔干是以 元祐首年盡起諸老 隆興初
政畢萃群賢正涂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且適
追先猷宜得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
選伏念臣學雖志道材弗瑜人忝乙第於慶元

臨軒之初綴三館於 嘉定改弦之始鼇乘又
直曾微華國之文螭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
從子節游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忍痛鼎湖
之弓隨義輪東下方簿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
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躡於儀曹金
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之秘
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蓋恭遇 皇帝陛下
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
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
淹用之材如臣粗有勿欺之節擢躋適服許責
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美報惟禮可以為
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
敬謹奉表稱謝以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 嘉定二年十二月

其今月十八日準省劄省同奉聖旨真其兼學士院權直者選掄持異震懼塵竈竊惟翰苑之置官做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簡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虞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治聞之彥惟材是用寧職之拘然自 淳熙以來距今餘數十載迺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亶謂至難詎容輕畀矧 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咨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朋之制伏念臣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場屋剽襲之功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銚水入黠道山老歲月於繫鉛猶慚亡補鼓風雨於詔令敢謂能勝偶瀑直之虛員俾謝材而承乏身雖甚寵詎有當辭者在 厚陵深嘉蘇軾欲循古實躡寘禁林觀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屬厥後况其未能為後何敢傲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寢已行之誤渥疇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文章足以華國漸遠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祇受伏

候指揮 十二月二十一日 聖旨不許辭免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二年二月

其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其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其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其材弗造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驟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宜據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受頗如庸陋迺可冒居况今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俾其姑仍舊少遠譴訶精擇名儒以重竊陛所有恩命其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一月八月 聖旨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嘉定七年十二月

某今月初二日准省劄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
 寵數便蕃愚衷震湯伏念某謫焉晚出幸際熙
 辰遍歷清華漫亡補報屬以親年既晚喜俱交
 懷數控悃私斷一漏壘以便晨昏之奉敢請設
 差起擢逾涯玷中秘論議之華副陪都漕輓之
 寄退惟不肖資望俱輕豈足以上副選掄下蘇
 疲瘵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陶
 鑄一州郡差遣庶幾愚分得以少安伏候指揮
 十一月五日三省
 同奉 聖旨不允

辭轉官狀嘉定十一年十一月

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真某特轉一官劄付
 某照會者誤拜明綸震惶無地仰惟 聖朝褒
 功錄勳周閏鉅細固得殫世磨銳之術然而職
 有當為則不足以言功功非可紀則不足以受
 賞近者海盜披猖侵軼郡境某繆為守將職當
 討捕馮藉威靈幸遂俘獲僅能免責何敢言勞
 兼計畫驅馳出於同僚致命追襲出於將士激
 昂忠義則寓客之力鳩集丁壯則鄉豪之功其
 在妄庸一無善盡因人成事曾何足云况當盛

未靖之秋正 朝廷重惜名器之日若某之區
 區微勞遠蒙寵擢則彼坐執銳揆却醜虜者又
 將何以待之其一介書生粗命辭直之義反復
 思念實不遑安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
 官恩命使上無濫予下無妄受於義兩得何榮
 知之澄艱投忱必期得請所有省劄謹寄留本
 州軍資庫未敢祇受伏候指揮十一月一日奉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某伏準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集
 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項見闕就送還
 人疾速前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具已起發及
 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勅命過優拊躬增惕竊以
 禁廬邃職昔以寵侍從之英督府名都間或咨
 輔弼之舊蓋班峻之選掄宜稱而地雄則負荷
 為難伏念某本之技能縷塵知將藪菲螭陛未
 殫許國之忠龍節虎符蔑著治民之最政虞幽
 默遽冒明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叨熱擬附循
 何有跡遠藩而玷近藩豈不貪榮懼難勝任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姑仍舊職改界真祠負載
 至微庶道疾頓之各銜環自詭終酬願報之心

所有上件省劄某未敢祇受寄留泉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八月二十一日 聖旨不允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嘉定十五年十月

其九月十五日准省劄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送某者恭承令喚有惕懦衷竊以列職西清班實聯於禁從分符南楚寄尤重於帥垣必材望之兼優始選掄之克稱伏念某賦姿甚陋積學未克掌制記言僥榮何補觀風作牧奏最茂聞方勉報於國恩乃驟違於親養三年素驛南遂終喪一札溫綸遽叨錫命顧憂摧傷之後正山林屏伏之餘詎意久徵上蒙記錄以次對而易論謨班資既甚起踰矧長沙之暇豫章事任尤為繁重昔尚慙於非遽今奚敢以肩居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走還茂渥改畀叢祠庶安弘陋之蹤少逾盈滿之咎所有省劄未敢祇受已寄留浦城縣庫外伏候指揮十月一日 聖旨不允

九仍從依已降指揮疾健起發之任

再辭待制狀嘉定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其昨准省劄節文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

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某尋具辭免恭准省劄十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君父有命臣子敢違顧如新沙郡寄之雄荆湖帥閫之重在選掄為至遠豈讓薄所能堪迫於宸指之嚴靡容固避迺若職名之峻尤所未安盖有唐命次對之官至本朝參近侍之列非嘗真歷禁從未始輕有詔除或驟昇於儒宗式從群望或優褒於治最庸示殊恩某者學本汚疎材非敏茂綴班兩省一無裨補之能去國九年三月清華之直雖幸榮之已甚猶又次之可言迨切集撰之陞往滋洪都之填甫半期而遽去曾寸效之未聞顧以何名可當茲授致身邇列豈非寒士之榮假寵周功遠重清朝之累載循非據敢昧牢辭除已一面擇日祇受新除知潭州恩命外所有寶謨閣待制職名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避免姑仍舊職俾懋新庸庶迭超躡

之議實荷全安之造伏候指揮十月二十六日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辭賜金帶狀嘉慶十六年正月

某伏準高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余嵒李真揚簡陳政各特賜金帶一條許令服駮者某恭聆成命不勝震揚竊惟精鏗寶帶所以寵朝廷待從之臣某愧以無庸叨榮次對以為過分懸蒙恩溥昇以紫綬方惟弗稱是虞曾未幾何又有錫鞶之寵顧某何人可以當此况同日並命者三一以制閭一以矜儒子之有名受者無媿某於其間獨為泰竊強顏祇拜實不違安彼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上項指揮丞從寢免不勝大幸所有前件省劄見寄潭州軍資庫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二月二十三日 聖旨

辭免召赴行在狀

某九月二十三日准省劄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召赴行在者某聞命兢惶罔知所措唯 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正之秋凡收召於人材必采求於時望緬稽 元祐因興

議而用群賢近攻 先皇以經筵而召一老物情既協治象可占如某者問學荒疎器能薄蕩徒以書生之末技誤蒙 文考之殊知入侍軒墀出分麾鉞未敢消埃之報空懷竊戴之恩八駿遐征忽痛仙遊之不返六龍臨御所祈神器之有歸敢圖負衣之云初遽辱賜環之先及十年去國豈無意於本朝千載逢辰亦願禪於初政亟宜祇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重以負薪之多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媿昔人陪屬車而上甘泉可當誤寵異回嚴召改畀真祠庶安驚足之蹤免速顛躋之咎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欲望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十月二十一日 聖旨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某九月三十日准省劄節文九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又隸省劄節文九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又隸省劄節文奉 聖旨真某依舊兼侍讀者內使之除俟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仍經陞之新榮甚

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最謂寵光矧嗣
皇訪落之初可容輕付如某者自視闕然禮樂
詩書少雖涉畧文章翰墨久已荒疎分閭二年
憂民一意瘁病由已敢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
徒致陰陽之寇精神耗贖形体敲頃厲夏秋之
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祿是慚詎意龍
飛首啟駒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
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迺盛旦之親逢所願依
日月之光期或遂消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
底安全編簡舊文都忘前習記牋常語且出他
人豈堪持衰憊之身而輒逞清華之選仰祈敷
委俯徇愚衷疎賦祠庭庶少瘳狗馬之疾心馳
帝闕終願輸螻蟻之忠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指揮十一月十二日
聖旨不允

令學士
降詔

勅某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兼侍讀目下供職恩命事具悉卿
以鴻碩受知 先皇而朕則未遂一見也故
於嗣歷之初仰体留遺之意爰加迅召迭下
除書謂即逆驅矣乃尚托車邪味昔賢難進

之風不忘嘉嘆思應聘翻然之義其勿留行
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此
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再辭免新除狀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
侍讀恩命十一月二十六日准省劄十一月十
二日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臣雖訓
詞之未拜已榮懼之交并伏念臣一介寒生起
身農畝自 開禧末以選階登朝列至 嘉定
初以館職直禁林曾不數年叨備二史越由外
補四玷節麾論譏三迂遂塵吹噓凡此皆 先
帝拔擢之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也去
國十年雖不敢有干榮慕進之念然區區素志
猶異一日復近疏衰少效芻蕘之忠而遺詔遽
頒拔鶚無及終天之痛荼毒何窮 皇帝陛下
踐祚云初首加收召 詞垣從囊疊被超除講殿
書惟又容陪侍此臣千載一時之遇也倘獲盡
忠 嗣聖是乃圖報 先皇犬馬之愚敢忘
斯誼獨處驚劣之資多病早衰加以不材肩膺
煩劇凡他人談笑而可辨在微臣必竭蹶而後

能又以旱苗盡瘁祈請由是百病交作門不離
醫每值隆寒所患尤劇自顧庭幾如此必頌休
養年歲專意服餌度不遽為廢人苟未填溝壑
之前皆仰報乾坤之日伏惟至仁矜而憐之俾
今奉祠于外異時苟幸有瘳惟命東西所不敢
辭干冒宸嚴臣無任繳切望恩之至所有省劄
臣未敢抵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 勅旨
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
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修史狀

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
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
院同修撰者臣聞命惕然以榮為懼臣伏見
先朝臣曾輩者論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
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達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
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
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若濫廁其間竊
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誚也况臣叨
擢小宗見再控辭每官大史尤難冒居伏望
聖慈併回設屋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見寄收
潭州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十一月十五日

奉 聖
旨 不 允

乞給假狀

某於嘉定十七年九月以後叨被召命復玷恩
除緣代者未至當十二月十六日始以兩司印
記交付運判李東即日登除遣值連雨泥淖行
役艱辛顛跌頓感長幼蕃病所至訪醫藥療治
歷四旬有餘乃抵信城緣其去年疊被恩作今
自信城去家僅數程欲乞 朝廷特賜敷奏除
程給假俾獲療黃墓下及從事醫藥候假滿日
即赴行在奏事伏候指揮檢會嘉定十七年九
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兼侍讀十一月十日續降指揮兼同修國
史兼實錄院同修撰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
降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
職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

某昨再辭免新除恩命乞奉同于外恭準十
二月十九日省劄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下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需章
上恩札體放蛟蟻小臣不敢不遵奉別惟御天

之初萬物咸覩其以不材賤榮候對尤願奔走
闕下一瞻穆穆之光謹以別狀具申給假候滿
赴行在奏事外惟是春官貳卿朝廷高選經筵
史館必待名儒顧如某者學問荒疎識慮凡淺
私自量擬實難叨居至於視草禁林向者雖嘗
備數是時去雜場羣歲月未久文詞能敵已無
足觀去國以來益益廢忘駢儼應用悉出他人
回視舊習幾同隔世若或貪榮負寵必致自速
顛濟切念臣材能雖弗逮人志念每在及物補
外一紀四易節麾其於民事頗嘗諸悉所至盡
瘁不敢營私撫摩凋殘惠養俾獨粗知殫竭仰
奉使令與其躡纒從班強其所不逮曷若仍因
郡敘勉其所可能是敢控瀝忱衷仰干造化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與其一州郡差遣仍許奏
事之任其在么微實為大幸伏候指揮五月十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名即速前來
供辭仍具已起發日特申尚書省

展假狀

某昨具狀申 朝省乞給假將聖候假滿日赴
行在奏事恭準省劄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
除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

職竊念某自去歲十二月十六日受代登塗陰
雨連併行役甚難至今年二月初十日始抵浦
城寓里合於今月初十日假滿所當遵奉指揮
即造行闕緣某在途之日全家番病子婦填孕
息女喪亡悲憂感觸舊疾復作面目枯悴行步
艱辛飲食頓減語言少力自今招醫瘡治雖稍
向安未堪勞動若扶德上道必有顛踣之憂欲
望 朝廷特賜敷奏再與展假將理實荷全生
之造伏候指揮勅會已降旨揮除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兼侍讀三月二十五
日奉 聖旨依與展假半月假滿
依已降旨揮即速起發前來供職

乞先次上殿狀

朝請大夫寶謨閣侍郎真某狀證對某昨於嘉
定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奉 聖旨除禮部侍郎
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日下前來供職其節次具
狀辭免累奉 聖旨指揮及降制書不允某已
於六月初四日入國門訖欲乞先次上殿更令
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六月初四日
賜門先發
引見上殿

辭免直院狀

證對某昨叨召旨游拜除書自顧不材非所宜

稱委陳免讀竟悶俞音既入國門蒙 恩賜對

方命有罪詎難復辭所有儀曹經筵史院等處

除見申審得旨日下供職外惟是禁林清邃願

代王言命令之頌動關國體某向者雖嘗承乏

是時去離場屋未久文詞訥訥已無足觀况自

補外以來修更一紀惟於吏事朝夕究心筆墨

舊習久已荒廢駢駢之作猶未嘗親措一詞回

思向來套類茫然不復記憶今若貪再人之榮

冒時供職萬一詞頭之下倉猝不能成章是時

雖遭重譴亦已無及於事兼某昨因在譚之日

軫憂民瘼耗損心氣每一發動輒經旬月如醉

如癡文字之官非精思不能稱職若勞心著述

必有性命之憂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其免

兼直學士院職事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六月十日奉

聖旨

再辭免直院狀

其昨具狀辭免兼直學士院續於六月十三日

准省劄奉 聖旨不允者其竊准再入禁林儒

臣榮遇自唐而後以為美談願如某者問學詞

章素稱膚陋曩當嘉定更化之始嘗寓直者六

年今值 寶慶改元之初復蒙知於九陛猥令

兼紐復與搦文其在踈蹤豈非至頭實緣某自

叨外補一紀于茲柱後惠文之書祖知練習翰

林子墨之作浸益荒疎記牒悉委之他人筆硯

盡捐於故習數緣心氣之疾作止不常思索稍

勞征仲輒甚用敢有陳老懇仰瀆公朝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察其情實賜以允俞免直玉堂

之靈專侍金垂之讀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依已降旨揮不允 聖旨

二十三日本

三辭免直院狀

其近再具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今月二十三

日省劄奉 聖旨依已降下指揮不允懇辭再

上恩指載頌蓋即敷承豈應屢瀆伏念臣昨緣

盡瘁民事以致耗損心神思慮稍勞疾恙隨作

故雖小小賸翰猶不免屬之他人况於北扉筵

筆顯掌內命向者雖嘗承乏其時年齒尚壯心

力頗強見諸文詞已規荒率况今侵尋暮景重

以拙恙作止不常昨來申控之詞謂若勞心著

述必有性命之憂蓋出真情初非偽飾伏望

朝廷放其繁文之罪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仰戴

洪造之恩不勝沒齒之幸伏候指揮六月二十
聖旨依奏降旨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

四辭免直院狀

某證對近三日辭免直學士院恭準六月三十日省劄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奏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稿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嚴嚴儼直其間必為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丹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密勿金鑿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四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已憂公如家積緣思慮之勞遂得頽墜之疾比方少瘡猶未復常雖應酬殘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綸絲之重可使強顏竊自省循實難堪處昔唐韋洪景以草詔踈漏而降絀 本朝范鎮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况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繁也倘冒昧以祇承必立臻於曠敗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

全之恩伏候指揮七月五日奉
聖旨依奏降旨
為足疾請朝假作

證對某見患右足赤腫行履艱難欲請今月初六日以後朝假五日將理伏候指揮八月五日
聖旨

乞宮祠狀

臣輒抒忱悃上瀆睿聰臣蟻蟻微軀頃叨閭寄憂勞太過遂抱沉痾頃者訪落之初猥叨召擢扶掖就道幾不能支造至江干招醫療治偶幸小愈遂獲造朝賜對宸廷勸誦經悋知隆澤寵祿光榮臣子之心豈無眷戀愛恩未報求去謂何伏念臣嬰疾以來衰證具見拜跪稍多則下勝弗急視瞻畧久則頓覺昏花秉騎有上下之艱趨走有顛仆之慮竊自揣凋殘之質難久汁清切之班乃者秋氣浸涼宿疾驟作肌膚消滅筋力支離體既虛盈足復赤腫雖家子告未易向安皆錄叨竊之故多以致災虞之狎至仰祈聖鑒俯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便醫藥倘尚延於殘息終圖報於鴻私干冒 天威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伏候 勅旨八月九日奉
聖旨

勅集省所奏乞特異祠官事具悉惟后非賢
周又推賢非后用食此蓋君臣相須之急而
亦君臣相遇之難自昔已然也卿抱有用之
學數千里而來卿之本心固欲其道之行也
朕方望卿以有為則非孟軻不遇之比也而
乃翻然思去何哉矧卿春秋鼎盛風采微侵
少淵湯劑自底和平其安駁位以展散為朕
之卷卷卿其深體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再乞宮祠狀

某近緣疾恙控告公朝乞昇祠官退伏田里伏
準今月九日省劄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奉
詔恩綸下布備極寵光自顧么微豈宜蒙稱伏
念某至愚且陋初之寸長際遇龍飛首叨召擢
其為榮耀實倍等倫間者一對便朝兩侍經幄
竊見 聖上虛懷忘我有 仁皇之度發言中
理有 孝宗之風退而喜躍為之不寐自昔有
志之士嘗患遭特之報今某何幸既值英睿好
學從善如流之君而廣廈細旒從容勸誦又無
非可言之地深願勉殫尺寸少補涓埃曾未三

月遽求引去揆之於義夫豈忍為實以痿痿之
軀連年抱病昨幸少瘳遂獲造朝兩旬以來舊
患復作陰消潛耗血氣益衰重以瘡瘍痛楚尤
甚精神凋瘁形支離謁告卧家職事弛廢稟
然震懼如坐針氈是用存瀝愚衷干投造化伏
望 朝廷察其情實特賜敷奏檢命昇前昇以
祠祿度樂謁醫問藥獲保生全亦免尸位妨賢
自貽譴咎某不勝大幸伏候旨揮三月十四日
聖旨朕已降詔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

乞黜責狀

某比者再輸愚悃丐奉外祠忝祇綸旨未賜俞
允么微一介盍即稟承詎有未安敢避三瀆伏
念某性資甚陋學術又疎偶際昌時獲塵清貫
畧仁毫毫上吞鴻恩每日省循第深震惕昨者
大明繼照命召首於旋玷除書俾貳宗伯竊伏
念從臣之職責在論思語嘿之間皆係國體既
真身於華近當同上之威休尸素尚容則有乖
職守盡言無隱則或闕事情而某識慮非長意
愚惟舊徒有竭節致忠之意而無適時應變之
方陳義大迂隱憂適實賴 聖明之洞照知拙

直之無他非惟曲示於優容且復稍加於采用
天極地育何以過茲朝思夕惟未知報所而群
情弗叶公論靡容伏觀憲府之章實中愚臣之
病但當自列敢復他云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
亟加黜責以示威懲庶安衰退之蹤抑嚴風憲
之体伏候指揮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初某省三省同奉卿伏乞亟加黜責以示威
懲事具悉朝廷之遇士大夫也以禮士大夫
之進退也以義一或反是則上下皆失其經
矣卿以碩望朕所特招初至闕廷發陳忠讜
朕既開納而施行之矣卿果何嫌而必欲賦
歸耶夫比有事主各盡所懷工師相規同心
濟濟比臨古之風也朕甚慕之用賢勿貳朕
固已定於宿心竭節盡忠卿益益殊於素學
朕告已再卿無復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再乞黜責狀

某昨露悃忱冒干 朝廷乞加黜責以示威懲
恭準省劄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
士院降詔者居數月而求去者三豈其本志不

逾旬而賜詔者二蓋未前聞在 聖朝體義之
恩可謂甚至而愚臣進退之誼實不遑安竊念
其根以簡材濫陪近綴竭忠拘國本體拙以靡
他陳義告君或迂疎之已甚雖荷宸聽之容納
其如物議之沸騰仰惟 祖宗以來務宗臺諫
之体凡所予奪公論皆謂當然一有譏訶重臣
猶當引避况於批列敢懷憲綱然其未即抨彈
盡使自為去就倘控誠之弗力姑陳祿以苟容
臯矣如山愈難處於典憲廉隅掃地將不齒於
薦紳仰異清明之朝俯察羈危之迹既是排於
執法難肩耻以在廷即賜奏陳亟加譴斥庶幾
伸言路之風采亦重微臣之罪辜瀝懇輸情必
期得請伏候指揮八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三乞黜責狀

某近具申 朝省乞賜奏陳亟加譴斥伏準省
劄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竊念某一介軀生初無長技遑遇 聖主
龍飛之初召從選外列在近班每有開陳輒蒙
嘉定昔孟子事齊之宣王道未嘗少行也技以
王由足用為善至其去也猶三宿出晝以異王

之追已此聖賢事君之心為臣子所當取法焉者也况某以凡材而造過聽廣好學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惟願用其身而且施行其言亦獨何心忍於去 上之左右哉特以 本朝舊章

尊重言責九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當引去 朝廷亦不復固留所以伸言路之風采存朝廷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廉耻一舉而所全者三焉非細事也伏觀近者臺中所陳其於某妄言之臯可謂明斥之矣然而未即彈劾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意欲其自為去就故也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傲言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夫一從臣之去留於事為細而言路伸屈紀綱繫焉其可以某之故而壞之乎且士大夫能重其身而後能為朝廷重今臺臣既斥其罪矣而乃貪戀榮祿栖栖尚冀一日之留則是頑鈍亡耻之人也堂堂 天朝眾雋布列安用一無耻之人而使班侍從之班乎反復惟念實無可留之理定用游瀝肝膽控告 公朝察其本心而亮其不可得已檢會已申事理即賜處分施行若乃區區愛君之心則雖在獻

豈能一日暫忘異時心迹既白 朝廷復有招呼則奔走闕庭其政或後區區舟車天日臨照伏候指揮八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免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除職官觀狀

今月初三日恭準省劄勸會已降指揮真某除職與官觀九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任便居住札送某者竊惟寶奎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瑯奉祠實祝聖人之壽於焉列職蓋以優賢伏念臣器窳且卑學九而陋屬龍飛之有造叨駟招以來歸一對便朝獲瞻天日之表再陪講殿親聆金玉之音念吾 君真有不世之資在微臣當効勿欺之報而思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察於淵衷卒莫述於公論退循臯戾端合誅莫敢圖仁聖之朝特有愚蕙之罪已為過望敢復僥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渥免重過愆所有上件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依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許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
主簿王長民鐫降狀

臣猥以鷲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
朝夕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
元元蠲租發廩無所愛惜飢疫之氓賴以少蘇
然某博采衆言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迺續民命
唯仰二麥故於八月間鑊板勸民種殖且控請
于朝乞撥降錢楮貸民糴種復慮報可之命
尚遲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
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
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
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
陳懇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朔者
愈痲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而行則有以
一戶而獲數十千者蠹亂不至則有候伺累日
而財得百餘金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
者身為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

漫為文具始則茫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護之
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侵移詭冒色色
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
等械送州獄尋據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
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
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已或
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廨宇亦
料縣吏出錢更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
管錢物非准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
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朝乞正專輒之罪而
官吏乃奉行咸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
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
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矣故整生
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
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
之罪實難倖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
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
知伏望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
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
實一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取旨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察省縣吏持詭名之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詰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析今契勘敷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為可恕若長民者書生為吏乃於歲儉民飢之日拘新官舍据獄司勘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賈批貼告報本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披罵人各名料納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擊劃遂於麥種錢內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蓋今州縣之官九百非泛用度率多敷配吏人相習成風視為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浸移官物則必接受民財此風不除為害非淺伏望聖慈將長民量行鑄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

廣德軍廣德縣丞馮旒送部與簽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

若乃狠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廉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敎郎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端良有泰祖烈輕儇浮薄厥有父風本縣去歲留傷為一郡最賑飢檢旱若林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仁任乃以被檄為名委其職而去則家數月恬若不聞畔官離次已為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梓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甲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賄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者仁任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為不直遂對移蕪湖縣主簿箕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下有監司矣臣所謂狠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旒年迫桑榆志氣衰落間嘗攝邑頰之廉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般運制置司對撥米斛群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旒乃以黠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為欺

契盜糶官米九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
勺一合皆為可惜孰為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
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昧而
失職者孰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
繆俱難存留在任伏望 聖慈將仁任罷黜
送部與嶽朝俾凡為吏者知所警飭實一道幸
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
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 朝
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秣之則民雖
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
天年而不至殍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且及膚
割髮宜及體仁人之於抹苗雖髮膚有所不愛
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派民如其家之
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為君
上牧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
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 陛下仁
聖哀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
堯湯之用心而臣褊察州縣間求其至誠惻怛

恪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 朝廷
之至仁而咎官吏之不仁也聞者蓋嘗以給貨
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効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
斛縱吏為姦而効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
志不在民將 朝廷賑濟之米指留破用其罪
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則是纖悉於小
官而鹵莽於大吏也 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寧
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誕
謾之術曩守雪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倖
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
門以陰求人過一詞胥畢牽連入獄有辜犯甚
微而遭編竄者崇聚歛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
剝削一孔不遺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
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
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忠恕條畫燦然本末
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於諸州俾視以
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內飛蝗
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恠之何其
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
其地與宣犬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

之民憔悴尤甚振恤之事殊未有倫傳聞鄰境散錢給米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勞郡民者臣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為宣之六縣地最大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哀類成快一一記載若已記事之為者臣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自分細民何所仰食未幾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 朝廷撥賜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諸縣為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者逐行既問忠恕雖巧為分孽回申而氣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搥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人戶已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豁兩獄罪囚土軍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

糶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內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七年新收而義食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歷鉤校條析具得其情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書擢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救慈如在溝壑 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揀之於垂絕之中為守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 朝廷至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掣節之方何至紛飢民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為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 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報括無餘形迫勢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

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震馭止得俯首聽從据忠恕所申六縣人戶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餘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刑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否則縣官按奏黜責與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揀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殍累死仁梳籍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指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 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

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勵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 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 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極揀不力者並許監司按奏重賞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

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欽怒於民去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蓋謂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納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納一尺一寸則科納二尺明書納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納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印申府乞委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榜責令人戶重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私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私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五

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
 文足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
 折麥錢大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
 酒宅堂又造酒責令官吏沽賣以挽奪贍軍
 正庫之課額一有虧欠官員動遭責罰官吏
 例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之敗闕者不
 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既籍沒身復
 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宗子降
 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
 年而不予近又勑例坐倉回糴孤遺米并以
 酸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
 衣錢每名抑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禁不敢
 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因科配賑難破壞
 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逼催逃閹稅賦鬻
 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羅刑辟編竄他州
 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
 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民惟
 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恕身在近番敢為殘
 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
 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恕僥幸善惡或反叨

陞權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
 也伏乞睿照嘉定九年二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張忠恕與官見仍令江東
 提舉李通傳日下起發前
 去府暫兼權寧國府事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番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
 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
 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
 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
 術連街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已常材備數委
 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權用仰見
 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
 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
 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
 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
 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于
 詩晚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
 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本
 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
 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
 家居遠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 朝廷更

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已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遭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剋聞于 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如進用俾究所韞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恃身潔白曷為鄂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已為吳獵詹體仁所知日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舊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二圖所

以極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違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著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實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 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竊罷新命

臣伏觀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為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 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衆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垂於金陵故為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迺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庶偶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糜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索已奉公之守

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之譽幾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眾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難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衰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貨產非辜而罰賍錢善良之家浚此破蕩者甚眾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寔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舍垢過而能改聖賢許

之然大體可稱則一青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聖朝枝柱之恩而貪暴亡狀更甚於曠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百姓實亦上負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來公議刻印鎖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復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周察之咄獲孫蘇息臣不勝至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為破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為出自足友吾使為郡守者廢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為伏乞 敷照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八月

臣竊惟方今 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所然後無負 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

州廼有顯恣妄為貪雲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不以聞則為失職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懇知寧國府張忠恕妄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乘勢收擄錢物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吏汪澄送上元縣根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趙通夫舍屢干施良旬貨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榜召人實封告訐於是撰造虛詞請府陳告稱父施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錢等物奇施良之家忠恕欣然視為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夏中百端鍛鍊勒令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千緡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婿田產併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

妻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此離其為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贓辜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其居折產辜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換之三及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遂併國家之法令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張告訐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之心沉溺姦利民間訟懇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虛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罪當罰錢某人辜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脫者如保正王椿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百為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貨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為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宛陵為甚群情洶洶幾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

事俯育之具而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實受府徵估賣其財產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鷄鶩孳畜則亨之以饗從人縑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求般去者十餘件如糯穀燭成綿錢紙札之屬是也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縑段衣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之家冤痛方甚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孤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朝象求以此賞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 聖慈特賜重行鐫罷求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是繁宵椿版帳率多白撥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苦伸理冤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來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于左願至奏聞者

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通明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民催科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曖昧莫知主名臣某委之緝捕乃能多設方畧日夜究心曾未數月罪人斯得姦兇讐伏冤結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

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廉靜無擾田里安之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譽溫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

弊日甚自其到任極意從橋結立義役以革紛爭賣弄之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爲賢令

宣敎郎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壯官之初遼郡守趙不樞務爲苛暴官吏重足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意梓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色境洪水驟至榆方在告力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敎郎知池州青陽縣許漢學問濳該材力彊濟池之諸邑暴因宜限困於預借濳始至官遼遼儉錢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蓋有功於此邑者

宣敎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絜修其爲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

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煥名家之子生長見聞宣城夙號煩劇煥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爲昔猛歲遠旱饑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屢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矣之訟蕃訴絕少

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爲本人甚安之

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爲政寬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

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錄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辜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薦知信州下黻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誤蒙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
 寄嘗竊自誓以為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
 輒徇其私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
 所不敢往者蓋嘗以公論弗容而効數吏矣今
 部內之官有為公論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道
 殺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丁黼
 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
 今為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第之政已流聞於
 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老母天資耿介
 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激意氣
 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
 管文字李宋性行粹溫規模詳縝早親師友多
 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
 府諸軍糧料院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
 自將耻為表褻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
 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
 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
 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
 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 聖慈特賜甄
 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伸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
 平江府寄居趙訓即廬州將領趙確夫有婢阿
 郭出嫁與城居百姓李五為妻既嫁之後仍復
 不時取歸至則寄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
 大夫之所耻談速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
 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
 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五之家肆行威力
 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強取阿郭以歸
 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畧無忌憚本司送獄根勘
 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趙
 司戶皆係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橫行
 街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斂之人
 獄司已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
 究然則離任而共為聚斂不得聚斂而輒肆兇
 橫其可乎將勘到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
 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取趙司戶時伸還任本
 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趙
 時伸身為掾曹職在倉庫畔官離次已是罪人

况父子聚處尤為可醜不加懲治無以厲其餘
伏望 朝廷特賜數奏將趙時伸廉本任以為
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設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
在臣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玆
臨遣之恩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
之災舊觀未能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害雨澤
未決人情憂危正賴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
流離饑旱之患今在任守臣趙師端除丞大府
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遴揀良牧以幸
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平生素履
臣不熟知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關節
之跡若子與婿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
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君言路至嚴也以至近
至嚴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
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
之人其何賴乎况今旱苗之餘正以講求荒政
為急琰嘗兩守偏郡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饑溺
由已之心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俟其到任然

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班州郡將迎費耗
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 聖慈將
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惠
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
旨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制三省同奉聖旨別與一等符闕州郡差違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閔決郡條苟非其人必
至貽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
滿新通判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
卿依憑城社旁若無人訟檄之日居多在官之
日絕少由此縣道敗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
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素高加以旱苗之餘
講求荒政正賴粹貳得人相為協濟如楚卿者
實不堪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祿
別差作邑有整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幸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省制奉聖旨依韓楚卿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統鑄罷免

某竊聞先儒程公顛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
差王管台州崇道總任
便居住理作自陳餘放

列之初仕者大抵先歷任商征商之微似非親民比然寬厚廉潔者為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酷貪婪者為之則民之受害亦眾益知先儒之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至饒州樂平縣有進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縣監稅進義副尉王昂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敢謂然遂檄弋陽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昂之以貨入官天資狂恠監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迫絕之稅滾入催帖勒令人力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之夕褫其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杖七次荆劄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判院直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其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掉至務廳綱吊決撻者邑人為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則昂之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士蔡奩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法事凡數十條某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送獄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

屬在法不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喝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法不應捉稅則刑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人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庖厨魚肉茶鹽皆有定數饗饗之行無所不為据獄司所勘專攔所供揚前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為數尤多則揚之會發可知矣某見其罪狀甚明已將昂之對移信州指使揚對移池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以復還本任伏望 朝廷特賜數委將昂之楊並與鑄罷以為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日省劄奉 聖旨汪昂汪昂 之李揚各依一官資各依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某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吏之臨民廉潔為本二者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迪功郎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拔其寸長不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父之始脫浮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茂棄法守窻戶有欠城塲未納者縱容弓兵抑取錢物窻戶不勝其苦而縊死僧

有為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賂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曹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而良肱去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舖屋敝壞今本縣截檢合解錢措置修葺葺相如偶攝縣事乃數隅官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為已用隅保既不應命舖屋亦不復修某到司之始即追其廳吏問官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庇吏而拒監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望 朝廷特賜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不為君子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日者對奉 聖旨相授放罪

惟嘉定八年九月四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崇錫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為吏而不良法之所宜絀也宜絀焉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吏知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崇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事則宜枉者直當白

者黑蓋其為人憮憮不辨吏以為可崇亦曰可吏以為不崇亦曰否顛倒貿亂不可枚舉姑摭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濶殺貧富易位比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黜邑得人者往往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之未至詣胡槐而懇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臣而懇者又數百人蓋崇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為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千金之產增而為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眾圍保正之家明日聚眾撤戶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芮六五允定鄉之倪付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鄉之朱七十贊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者數十百人持杖敲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為之蕩盡桑柘竹木為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死其老幼崇既不能彈壓巡尉遣兵收捕或為

所執縛崇亦不能誰何一邑置然幾至生變臣與守臣劉蔡亟下本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爭聞始息推原其故皆崇之昏繆不職有以致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因擊擊崇充斥犴獄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其竊考其人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遂滿三載者蓋其貲產富厚甲于宜興其改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此求援故與之為地者眾而僥倖至今臣若顧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才如崇不職如崇而以善去顧何所憚而不為非乎臣愚欲望 聖慈將崇特賜鑄降永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

照會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王崇降一官故罷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

重行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千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鞠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

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終然而為姦據專知邵維斗級尹茂聽子夏震攬戶孟三二等併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性孟三二家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逋為言監倉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戶苗米赴倉交納九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維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茂葉法守隳壞廉隅輒於攬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眾證甚明揆之三尺辜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賍之吏何所畏而不為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錡重行追奪仍罷本任以為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

以來有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川者皆以賍敗論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絰繫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

統屬者故往往敢為欺弊旁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管到罷並經

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

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制

奉 聖旨張錡降兩資放罷檢依小貼子內事理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親正月一日 御筆令內外小大之臣悉

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

愚不肖往者 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

便朝再侍經帷玉色粹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

仰窺 聖學之高明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

疎妄發自速辜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

舍此心如丹 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

枚括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

宋默啓 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

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誣告中外

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

直辭正論交進闕下况如臣者邇者竊聞京

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

湖帥臣以 八陵之圖來上 陛下恭覽再三
悲喜交集命卿監郎官以上讀皆恭眡集議以
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 一祖 六

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人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審如所傳是將復蹈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云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虜暴興接我疆場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傑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必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析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聘虜道梗棄前歸對廷和深陳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儉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報諛因以便親白外而去陛辭之日猶獻數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執所必然理當豫慮故不敢拘飛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已之深憂欲於未雨之時大

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嘗省乃今中原無主遺黎思宋掃清河洛茲惟厥時而士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門謀猶回適隳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民力賤剝而無餘人材衰頹而不振雖陛下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雖也伐與國為非義滅世雖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虜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祖宗之耻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為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在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微虜無終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何邪自有載藉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

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十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積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向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猶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吾不能校也。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蓋以深得事宜，獨慮帥臣既以為功，欲其

極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虜如昔，恃金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犬戎之性，冒沒貪婪，一與之接，為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輟而虜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帥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饜之求，難塞之辭。自此押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豺狼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涿易來歸，不可謂非天子也。而人謀弗臧，以適賈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群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神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揚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今群賢在列，豈曰乏材，大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嫻武略，宣威制閭閻，難其

人翰取翰守孰可以鑿儲材待事所宜蚤圖而環眎諸將亦未見有神楊比者以神與揚猶不克濟而况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

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盜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復羣盜增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朽虛人人愁歎江湖閩浙寇警甯平民未懷生幸禍者眾拊之以循吏卹之以寬條疾痲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歛必繁官吏緣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甚憂者二也况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以燕城遺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如所云

今昔豈異此又臣

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但能

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值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致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業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善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儒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微爾百度闕然警猶猶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壘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挫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等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并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雖強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遠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道當至於中原精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啟後患不若俟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

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舉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陵王彪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鑑惟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閭之臣誤事如商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

廟初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董賈蔡京妄開邊釁大臣乞加竄殛上曰言

路被塞又奚豈可重罪即命以官此徽朝

本心也故其時內而執政外而德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屢進上設聖聽師行之

日詔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海南於是言路絕而禍階成矣

陛下盛德謙冲開道求諫群臣仰體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

陛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庶幾下情獲伸言路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

乞以宣和為鑑仰祈 睿察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九月十三日 聖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遠忘戒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說稿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道尔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為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來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游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縱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謀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倦倦之忠非過計也然則繼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願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為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 藝祖基肇造之命而 太宗定之 高宗基中興之命而 孝宗定之 聖子 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

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瞻焉西顧命之為中夏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原傲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心不舍而他界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心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 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金日以削嘗中夜彷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未命之戒 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識惰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惟益咨怨所謂祈天未命之言直視以為迂闊而欺天罔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謫告類仍災害酷烈錢塘巨浸奉為沙磧天台石雲州化為湖而都城之災則尤曠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燹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蓋岌岌然上賴 九廟之靈靈權臣頌命陛下親政兵明果斷薄海空觀而於外攘內修

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遽以戒告矣群雄虎爭猛敵焱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多雨陽澤弗訖而乾文示異數見於清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未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禳穰小數譎滑鬼神之謂也稽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毋不敬之言揭諸宥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吾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始有一于此皆足害敬放而速之不可以不嚴盤盂之

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為權臣所設其夫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千衆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益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戕賊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幣易鹽鈔顯用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沒編隸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教誥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耻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貴之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為不足而貴之以田

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為而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綠林黑山之所躡躡也可勝嘆我仰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徂于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于虐政者未被息宥之惠蓋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賍吏雖懲而賍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旣興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聖志惻然與念申頌詔旨凡郡邑掎刻之政邊閩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命者必罰無赦至於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而楮輕物貴為生孔難愁歎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解鰥寡皆窮悴之人奄奄斃盡惠澤所及解然咸有善息此海內所望於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 陛下直能敬德於上而使
 斯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本
 其在斯乎天厭夷德久矣雖我殘暴所至為墟
 必非眷命之呀屬 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
 惟益懋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衍若
 天與俱強勉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
 窮乃瞻南顧富有其日中原故物終為吾有若
 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
 昔梁武欲取河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
 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之夢群臣之
 諛不能自克卒隕金甌之業迨梁武平生所
 為違天悖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世
 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
 訓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 先皇今敢不以
 告 陛下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二

臣既以折天來命之說為 陛下獻美區區愚
 思未能自已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性
 性議 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 陛下之本
 心表茲文真穢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

命勅之則 九廟神靈所當慰安 八陵兆域
 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
 以權予敵此 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
 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
 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
 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
 既定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
 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
 對亦能自保其國自 嘉定四年冬始得韓人
 圍燕之報有識之士知 國家異日必與韓鄰
 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
 愚懵亦嘗屢言於 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
 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
 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 陛下今日之憂
 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
 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
 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
 欺愚上下以固已權 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內
 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况以之圖

大事乎且用兵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
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威望已著
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
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
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推殘而沮喪中才可勉
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
昔 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奔走
四方惟一杜杞使脩在今日又可勝數乎夫古
之用人必有副貳而 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
司今內而金陵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
已患乏人况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
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 嘉定
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 先帝曰間者自揚
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
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渺瀰相連而田野
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兒驕脆之態迨久駐
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
後喟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
強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
張規模之日謂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藝田之

政顯為一司以領之方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
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
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餼皆為精兵金湯之
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 先
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選用
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効而所
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
備朽然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
江而入淮汴既久堙又頽陸運其為勞費甚於
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
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
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度非十
年不能縱令勤敏兼倍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
觀之此正諸葛亮開關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
願 陛下亟與大臣善之考亮行事而參之以
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
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斂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
勢不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
雖愚懵然向為 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
自渝素論哉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 聖明裁

擇

鼎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
 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詭危其力艱若一
 藥之誤至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扁而不責
 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就禁戒謹尤當
 百倍惟 陛下與大臣爭意與其用猛根之
 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悵悵
 又貼黃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
 人不致人之說王師之出若狡虜有謀縱令
 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
 以衝吾之中抄絕餉糧以斷吾之後則吾之
 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
 南若不嘗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
 略之謀移兵屯運金鼓置官吏繕城池竭東
 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
 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
 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
 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
 緩吾諸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
 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

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
 繁夥公私之積又極彈虛不取之民將焉從
 出昔宋元嘉之政冠于江左而用兵曾未幾
 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
 而科借之數狼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為笑
 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役令民
 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
 骨 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
 忍橫有科率而外間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
 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賸削
 臣昨守溫陵見松江制司行下收買藤麻所
 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聞漕司行下收買
 楮皮襦蓆之民不勝愁歎夫藤麻楮皮細事
 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須者
 廣欲不為科歛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究乘
 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
 伐燕孟昶實贊其決裕既北向內地空虛盧
 循徐道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備幸而破
 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
 者五以前二難并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斂

靠實之言惟 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者
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
者敢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
定之決群臣不可無相齊之和自頃偏師失利
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帥臣姑今以功贖過蓋得
秦穆用人之意而置司于泗密邇東淮仰窺
聖莫沉深嘿悟進取之難漸為收斂之計大臣
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
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耻於無功或云洛
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斃河南
之戍矣盡去或又謂虜有內變未能報東門之
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
也望風輒遁汴雎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
無化將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
則可牽制而未動然大半多詐每能以此誰人
方粘罕聚眾來南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
不審邊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特敵至
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及審慮

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為
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裕臣所以謂
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而
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
阿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數將追
元祐之風而群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矣議
既興有以先發制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
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臣願以為喜者蓋
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出故也然
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好惡而縉紳之列
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
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
不同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榷惟是之從可也
莫必以異已而相嫉乎 元祐中稟稟向治矣
惟群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檢成 紹聖
之禍今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
下戒諭群臣各盡忠益事求達當不必苟同見
有異同勿相疑忌成報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
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
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 聖察

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未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下有高宗之遠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廟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 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開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

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感奮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達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十有二輒因 召對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敕旨許臣投進而 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 聖旨疾速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今月十三日午時蒙 恩 選德殿內引奏事某拜拜陛 殿首叙違去 闕庭之久蒙 恩 收召 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勿思賢之念次讀第一劄至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

國家基業爲未定也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爲民擇主之時 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 陛下爲中原之主不能則天命將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說也 上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以害敬其奏云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召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飶于酒德哉舜何至於好慢遊成王何至於飲酒德忠臣愛君常儆戒於未然今臣所謂儀狄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人之屬亦是儆戒未然之意 上曰此數者苟有其一真足以害敬又讀至 聖心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某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爲私欲之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 陛下屏去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 陛下之心即天心也 上欣然嘉納又讀至人情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 上曰民心即是天心又讀至狃于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 上曰徃徃士大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爲權臣崇尚財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

須是知義然後可爲國家用 上曰未能不變在其奏此全在 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不變 上曰然又讀至凡都邑培克之政邊閭科調之擾悉從禁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其民 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婉謝又讀至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 陛下與大臣孰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 上欣然嘉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天知愛恤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死諸子皆令典兵無義方之訓至於舉兵相圖如此所爲天豈肯付以中原 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以義則順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不是不得陛下爲人子孫當仇虜殲滅之後如何不令人省視官闕如何不吊問中原遺黎但緣故相全

不曾做得工夫所以今日倍費陛下心力

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讀至第三劄王師深入處上曰朕亦嘗親筆行下戒赦又

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處

須至誠意正心修身方得其奏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

講究今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辨人材處某奏云昨來權臣凡事皆是欺罔陛下

下是時講筵官亦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關

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深辨臣因自

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上亦愕然某奏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下

義理無不通曉則此等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便欲編集此書以獻陛下緣去國之

速不曾做得閑居八年此書方能成就上喜甚曰此書便好將來其奏書已在此更欲點對

候得聖旨方敢投進奏劄讀畢上忽發問

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奏陛下可謂明見萬

里之外福建委是未為無事近日泉漳又破三縣蓋緣無兵無將無帥臣上問誰可作帥某

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及復深思所以對者委未有其人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事能

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擇帥上又問福建鹽法未變亦自未便某

奏鹽法乃致寇之源緣福建鹽運而至南劍又自邵武迤流而上汀州其販運甚難故鹽到汀

州不勝其滯雜不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

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群與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賊所從起也

臣昨叨闕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漕臣袁甫商量區處而臣與甫

各召選遂不及為容退與宰臣言之行下漕司講求利便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選德殿內引奏事始誤謂此殿為緝熙後乃知為選德殿

也所得聖語除已申後省等處外又記讀

第二劄貼黃奏云不知進取之兵外必邊更
有自守之兵否 上曰那得來某奏云如此
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所謂圍魏敝趙者
乎魏人伐趙趙求救於齊齊將田忌用孫臏
之謀引兵徑圍大梁魏人還兵自救遂以大
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彼豈不能以輕兵綴
吾諸將徑以大兵擣吾之虛乎臣所以進收
歛靠實之說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對越乙藁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臣一介迂疎蒙 陛下真諸禁林清切之地蓋
歐陽修所謂官為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
來五閱旬浹未有秋毫裨益 聖政私自慚負
無所措躬然夙宵憂念惟在因事輒以區區愚
管冒昧有陳臣竊惟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
易理之 朝廷又不幸值彊大崛起未易勝之
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隙而欲以東南
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疆此執之
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於國
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警
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
輕敵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甚焉
者昔越王勾踐違范蠡之諫驟舉伐吳以取夫
椒之敗而有會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
謀者益深而謀敵者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
未嘗逞忿而輕發亦不憚禍而自且養剛強票

銳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切讎疾之莖於柔伏卑詘之際卒以報吳而稱霸於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伐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系然沮喪姑息藩鎮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末則異所以有勝負強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庭一不暇顧遠謀寡謀視昔何異天祚 宋室使偏師挫銳而歸歟 聖心昭然竊窺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用力益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勾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所就頽惰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向者韓人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工而我方靡然創文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勢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群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庸豢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魂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比如雷電鬼神

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譽虜故遂返強而為弱 紹興之初國勢非不強也惟我 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虜情非懼怯請和之可以弭患也卒礪軍政蒐校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張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己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虜且欲吞虜故能轉弱而為強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既脫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虜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戎羯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 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扞禦之備在廟堂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勾踐之自強母若德宗之自沮懲 靖康畏敵之失而法 紹興制虜之謀則國勢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慙慙

帖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恃者和議或者徒見北夷之性喜寒惡暑謂

其不能於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年餘可以從容修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虜人皆以盛夏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至急乎乃若虜使之來固無可卻之理然特遇之禮所宜適中若過爲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剽聞王楫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隨欲以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禮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來又何以待之乎道徐又言王楫將求金翠首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李全之妻而與其不叛也爲國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當視爲泛應不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願詔輔臣亟加措置毋以可惜之日月而虛度毋以難得之貲財而虛費天下幸甚

二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爲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

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執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爲強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韃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躡轅河嶽而欲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規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寓而北狄尚疆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託之重欲成復讎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于茅灘躬御戎服震愴天威而鐵簾之射矧自聖意偏狹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昌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故實肇自新歲而講行

之以名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庫之儲夫固為講武設也 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况以國執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吳時蜀名義最正而地最偏兵軍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為智而兼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故驕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攻已缺不以為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頹制者是己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虛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不與知者憂廢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 紹興初嘗詔邊防兵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濫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

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其間遴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關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 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臆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焉草茅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宜無機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惟懼之秘者乎夫有鳥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鳥獲也已况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繆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 聖明其擇

焉

貼黃臣謹按 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閱于西
 郊 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
 朕昨蒐去冗弱遂為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
 藝祖之故事也 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閱于
 白石四年十月于茅灘六年十二月又于白
 石 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茅灘十二年十
 一月于龍山此 孝宗之故事也今近而可
 考者莫如 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宮之奉下
 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舉大閱
 而鐵箴之射創於十三年春優加賞賚又不
 與焉蓋節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費
 出於左帑南庫及已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
 上曰處分已定止合內庫支可也朕椿積此
 錢初無他用是歲犒賜凡見銀三十六萬緡
 都城會子為之增貴今內帑之儲豐耗饒之
 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之時惟樽節他用
 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臣李鳴復郎
 官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大臣推
 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覈舉凡浮冗不急

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
 上欲崇飾私奉不效顧徇人情以浮費為不
 可鑄以武備為不必講臣恐一旦事至將有
 不可勝窮之悔惟 聖明垂意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
 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
 不除音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
 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
 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 陛下誕彌之節近在
 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
 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 陛
 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矣益哉
 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
 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
 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
 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
 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
 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

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賦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將田不敢盥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 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爲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 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爲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 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爲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

一祖 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 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 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爲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爲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哉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永不永非天夫民民有自大之道故天亦大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 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

以來異說橫驚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盡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為所設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 聖明裁察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已見劄子一

臣伏觀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以此仰寬聖憂天天道責華賤夷而本朝者中原正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陛下豈為區區胡羯計哉况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蒼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為實意修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夫為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肝且不可隱况天道神明而可欺乎陛下親政以來乾乾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詔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伸至而清臺占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陛下所嘗筆之宥坐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然後為無邪之實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鐸時發於口金書之焜煌日接於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進賢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為用人之實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諫者固見容而所陳不盡施則雖夔龍之武相接於廷鳳凰之鳴日聞于耳皆美觀而非實也况名曰卹民而凋察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汗濁如故鮮以實廢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弊輕而不

行師徒喪於彝潰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我狄豺狼日伺吾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 皇家豫形警告至憊倦也伏惟 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弭兵革當有潛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喋罪禁林蒙恩氣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敢避犯顏之誅僭陳苦口之戒仰祈嚴察

貼黃臣竊見 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工訓勵風俗皆以 御筆行之此實英主作新群聽之大權也願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具文視之習為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具紹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 御筆一一稽查未行者趣施行之行而未盡者更檢舉行下使命令不為空言而中外咸仰大信仍願自今謹密其出如震霆之發以時毋致頽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下之幸也

二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議論盈庭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之惻悔豈所謂賢者非賢而眾議之紛七舉不足采邪臣竊謂人材有小大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略短皆足以有齊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辭今禪謀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卓然自立於晉楚二疆國之間堂上 天朝人材豈下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 神宗皇帝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 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者詳此皆故事之可法者也近觀 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成冊以進群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徧觀願

做 先朝已行之典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
官二三人付之省訂刪去浮辭獨取要語仍各
從其類繕錄成秩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
中備 陛下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
密院備大臣之采擇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
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
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邪
若夫悠悠比比玩愒歲月以虛譽用人而無以
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非臣恐
弊事日滋治效愈覲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有
陳伏祈聖察

進故事

故事二十一日

國語吳王夫差夫差吳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越

越王 起師逐之江逆謂迎而大夫種獻謀種越

曰王其無庸戰言不必不如設我言備也約辭

行成約詳謂甲下其辭以喜其民謂吳以廣

修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若棄吳必許吾

成而不吾足也不吾足謂不將必寬然有伯謂

諸侯之心焉既罷音焚其民而天奪之

食安受其燼燼謂灰燼言乃無有命矣謂楚吳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大夫曰寡
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
於下執事者越國見禍禍言得罪於天王天
天子 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外也而又宥
赦之先是吳伐越許之平君王之於越也緊起
死人而肉白骨也言吳有全孤不敢忘天災其
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
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臣也
親委重罪願顛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屬
以鞭華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言不以鞭
士也 句踐請盟一介音嫡女一介執箕帚以
眩姓於王宮箕帚掃也一介嫡男奉槃匱以
隨諸御樂匱二器也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
之常 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議焉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

我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言欲許與越和若

越既攻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謂

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疆也大

夫種勇而善謀符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也

夫種勇也以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盛威以好勝

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

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斃民人

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

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上炎炎及吾

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也吳王

曰大夫奚陰於越以越為盛越曾足以為大

虞乎言不足為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懼軍士

無所振師言無越則無乃許之成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

詐護之謀也周襄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

用詐謀以數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

出師以拒之其臣大夫種以為是不必戰也

不如婉約其辭以行成於吳行成云者即後

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且盈則吳人必喜

而許吾成則吾事齊矣於是句踐從之使其

臣諸稽郢求成焉尊之曰君王天王者所以

啓吳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願類於過者

所以殺吳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箕帚之役

其男奉槃匜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處以貢獻

之邑自名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故雖夫

差之悍一入其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

善哉子胥之諫也曰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

非懼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

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故婉約其辭以從逸

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得敵國之情矣蓋吳

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察

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

諫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吳何惟其誘於

卑辭而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

爭霸于北方曾未幾時而越入吳矣蓋卑辭

之能誤人也如此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幾

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魏之併智伯以夷狄

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皆用驕之之術故

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此兵家之秘謀百試而百中者也。蕞爾女真崛起窮髮其吞遼人陵中國大抵假和之一字以為誤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絕口此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給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給於鞏竊聞鞏之取西夏取金國也皆先之以議和之使而隨之以侵伐之師未有不隨其術中者嗚呼犬戎多詐一至於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以蠢蠢之小夷驟得志於諸國驕蹇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虜酋見之溫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得此於彼也報使遯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辭也我既舉兵彼宜絕好而王轍之來則自若也我既攻彼彼宜忿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神物之警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思善之得其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我之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也其忠心愛我

邪抑畏吾甲兵之彊邪其亦有謀臣如種者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上邪是不可以不察也先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嘗施之二國矣又安知不欲施於我邪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辭之其藏鋒刃於鉛蜜也禮貌之卑設機筭於糜莊也敵兵遠去鷲鳥將擊之形也委地芟茅芳餌致魚之術也伏維聖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之無以三代仁義望犬戎而以末世詐譏虞天戎大為之備以措四海於安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悔實天下幸甚

故事 十一月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十三年二月乙卯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 上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舞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以此法激勵不待申嚴告戒自然戮力事藝人人皆勝兵矣 上曰然

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劔利而倡優拙者為其有志於奮勵無志於燕安也 壽皇聖帝當

時平無事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閱藝於驛德以進士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為之至是又命士卒射鐵簾勸以官賞人人奮勵其振作之術深矣究觀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耻哉

臣其竊謂國之強弱在兵兵之勇怯在氣有以作其氣則儒者勇無以作其氣則勇者怯 孝宗皇帝以兵久不用懼其頹惰委靡而不振也故凡所以激勵之者無所不至白石茅灘之閱與鐵簾之射皆其事也今自嘉定和戎之後兵久不練而宿衛之師為尤甚臣於便殿之對已嘗臆陳之矣懷不能已又因故事之進為 陛下言之夫所謂鐵劔利而倡優拙者言戰鬪擊刺之藝與歌舞談諧之技一工則一拙也古人每以此而規國焉戰鬪擊刺之藝工則其執日以強歌舞談諧之技工則其執日以弱兵凶戰危雖非治世所尚然戎器以戒不虞孤矢以威天下固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况疆敵暴興接我疆場兵端既啓

後患難量其可不仰繩 祖武以整軍修戎為事乎惟 陛下加之意則天下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對越乙藁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分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州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內

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正將貝旺元係准

西廬州強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

陳剛統領于公輔都統王辛王鑑夏友諒等

在邊淮屢勦虜寇立到奇功喝轉官資紹定

元年準樞密院劄子從制置司保明差充雄

邊軍唯備將及汀郡寇作又隨總轄王祖忠

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禽獲渠魁招捕司

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今來資帖又申明

朝廷得 旨再轉兩資今此料羅之戰旺以

一船八十餘人而當賊之八船五百餘眾賊

舟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強弓

倡率諸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焚於淨盡

某初據所申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增飾及

將旺禽到賊首賊徒聚通判職官當聽引問

賊徒皆言是日賊船兩隻各有七八十人皆

為弓箭所斃旺又跳過第三船殺死二三十

人其中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首部領其事

親請兩獄子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初可

見旺為人朴忠所申非妄竊見此賊在海洋

行劫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貝旺率先

用命且勤且擒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

人才奇偉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

今將佐之中實為難得欲望 朝廷特與超

轉官資陞加職任以為用命勦賊者之勸某

證得貝旺元係進勇副尉又得 旨再轉兩

資軍恩合轉兩資將下已係進武校尉又旺

準密院劄差充准備將已經六年後蒙准西

制置司陞元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領

今見充左翼軍第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

又有勞効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於進義校

尉之上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整前司及本

州節制司乞為箇申 朝廷正賜劄下補充

正將某亦已具申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

施行

一左翼軍准備將吳寶久充裨校暗曉軍事昨
 統制齊敏差撥軍兵出海憫其年老欲今勿
 行而寶毅然願出死力及科羅之戰具旺一
 船為賊圍掩同行共船無敢進者獨吳寶直
 前應援手刃數賊不幸重傷而死一時官兵
 與具旺同船有戰死者乃同陷患難義不容
 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卒殲賊手尤可嘉尚
 本州已支犒錢會及為文以祭嗣卹其家見
 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刺充効用及自
 餘戰沒官兵亦等第優卹外謚得嘉定十一
 年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撥發官王大壽亦死
 於賊某具申樞密院繼蒙指揮行下王大壽
 贈保義郎今來欲望 朝廷證王大壽例將
 吳寶特轉一官以為來者之勸 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

月拜轉承信郎與陸克正
 特撥事吳寶特贈承節郎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
 守本州自捕賊首趙希邵等之後具申 朝廷
 蒙發下度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

立圓頭寶蓋及修葺法石末寧二寨添屯水軍
 增置石湖小兜水軍名額以至儲蓄軍糧量理
 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水教及立諸寨巡海
 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軍船壞爛而不
 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積弊器甲損失自統
 制齊敏到官方稍繕治尚未能就緒及至賊船
 侵軼郡境倉猝和催民船應副大軍之用故料
 雁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
 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
 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船回之時必有遺其剽
 劫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
 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
 食糶價翔貴公私病之其為利害固已不細况
 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則焚之大即取而為己之
 船其人或與聞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
 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雖使船者為己之
 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為出
 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
 隻始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為數百以至千人
 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

月益其害未有窮已某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
餼水軍及添糊大船葺理諸寨務為先簡使賊
不敢犯但本州自今府庫赤立官俸軍糧尚且
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俟旦夕
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 朝廷
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茂蘆寨廣州推
鋒軍及漳潮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
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物船隻閱習事統高
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
六州軍處處有備會合勦捕庶幾可以殄滅免
為海道無窮之害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
各證所申事理日下嚴勿措置將應管水軍
及巡捕官司船隻須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
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械乘風駕使閱習事
藝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為具文却致臨期
生疎誤事仍先具知稟申樞密院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二十
日據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坭

海劫掠漳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
九十一人使回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因依當具
申本路經略安撫使司及移文漳州乞發兵船
前來會合沿海駐劄官軍船隻併力收捕至五
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到東界新嶼柘
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早暮被賊
船一十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仗上岸劫掠
復使船到柘林灣擄去鹽綱船二隻目今見在
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及據水軍統領關承信副
統轄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練官鍾明管押
先鋒船一隻前去東洋遇見漳州左翼軍先鋒
船一隻在彼同共攔探見得上件賊船有一十
二隻拋泊深灣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巫洋
探伺至洋心偶見一船隻從東洋使入內二
隻迫近本軍兵船當開弓弩箭射其大艚賊
船前來圍裹本軍為見軍寡賊眾恐失事機祇
得駕船使回把截本港目今賊船隨後趕來拋
泊吳田灣與本軍人船對望綠諸州兵船未到
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見南風正時
所有海賊船隻逐年往來漳潮惠州界上衝要

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來攔截行劫今來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關承信高進義小江巡檢及沿海隅總等人整齷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船司證會疾速區處調遣兵船會合外申乞差發兵船前來本州海次會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番船無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見泊深灣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劫米船以豐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叵測為謀不臧此猾賊之所為非復尋常小竊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其賊眾已近千人若容養不除聲勢日熾未易剪滅兼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而福建提船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為限即欲與漳潮二郡協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頗盛所當審圖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丞告廣東帥司多發摧鋒水軍前來勦捕

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背交攻庶幾必捷欲望 朝廷亟賜劄下廣東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犄角映可禽滅賊徒肅清海道除已牒左翼差撥兵船及行下晉江同安縣勸諭民船并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揮劄下廣東帥司調發摧鋒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諸灣民船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軍相為應援庶免誤事申聞

劄下廣東經略安撫司證所申事理立便調遣摧鋒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賊徒所在與本州已調軍民船剋期會合首尾接應併力擒討須使賊舟窟逸無所日下盡數敗獲海道早獲肅清毋得玩縱滋長賊藪并劄福建安撫司

論閩中弭寇事宜劄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己丑庚雷聲盜寇起放兵四出流毒甚廣賴 聖朝處畫得宜顯置招捕一司于建劍實與汀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遂

得其人調發淮師又皆一可當百故兗渠逆傳
相繼剪滅閩境肅清此皆廟謨密運之効然汀
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遁藏山澤者不為無人其
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而白水一峒近
在建劔邵武之境地嶮而首黠徒畏招司之威
而未敢動耳今招捕既徙洪都帳前之驍將勁
卒悉挈以俱招司既罷而潭飛招賢下土筋竹
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皆未成就備豫闕然
萬一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此上四州
之可慮也陳三愴諸寇據信豐山中為巢穴而
出沒於廣惠循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
西難犯必趨廣東廣東有倘必窺漳泉此執之
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巖長泰而次及於永
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有警則自莆至
福皆動搖矣此下四州之可慮也安撫使置司
三山一道籍其鎮戍第與汀邵聲勢不甚相接
雖名帥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翼而
士卒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
兵一旦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關守愚謂
宜選廷臣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

四州兵甲盜賊之權蒐擇將士預為之備整飭
戎政赫然精明使遺孽之伏而未動者知有所
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也其次則諸郡之守
有智謀可倚仗者雖滿而當留不然則雖未滿
而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兵責自守
臣精加閱習而今帥憲督察之汀邵置寨之未
成者宜趣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
者戊申地震實為下土不安之象而稽諸人事
其可慮者又復多端用敢條陳其略伏幸采擇
小貼子鹽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
論迄未聞大有更易今汀邵之人千百成群
執持兵械般販于漳泉潮梅諸處者如故而
縣道以計口數鹽為歲計者亦不少異於前
禍亂之萌未杜誠可深慮愚謂宜從 朝廷
專委監司之有識慮知大體者一員用 先
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咨訪討論立為良法
以白于 朝而施行之此弭亂之本也併乞
裁酌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

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窘急上下煎熬難其

積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盡耗之甚則惟宗子錢米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司之初宗子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衍至慶元中則在院者一千三百餘人外居者四百四十餘人矣至于今日則在院者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比之慶元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建炎至淳熙間則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淳熙以後至于今日則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置司之初令運司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之廩給其費未爲夥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 朝廷已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蓋知州郡經賦有限不令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道中前以守臣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傅自得之奏既罷其科數而今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糶以兩項度牒言之爲錢乙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曰自建炎至于淳熙間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枏始以

三年之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案名錢本州都稅務補稅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以充宗子之俸於是始定立額後來口數雖增運司一不復問而悉令本州自備矣然漕司歲給糶米之萬緡猶自若也 朝廷兩項所放之度牒亦自若也本州雖有出備其數尚少其後運司萬緡不復給而撥興化通判廳錢七千五百貫比之舊例則十分而削其二分半矣 朝廷兩項度牒亦不復給而止撥提舶司錢二萬二千四百餘貫則比之舊例三分幾削其二矣又漕司所撥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其實催到者三萬二千餘貫是於漕司元撥之數四分僅得其三也比年以來屬籍日增以俸錢言之每歲支一十四萬五千餘貫而漕船兩司所給之錢僅五萬四千四百貫而本州出備者九萬六百貫也以米言之每歲支二萬二百餘碩以中價計之每碩爲錢三貫文計錢六萬六千餘貫運司所撥興化軍通判廳錢僅七千五百貫而本州自備者五萬三千一百貫也合錢米計之凡出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以

區區一州之力而獨當其費日深日重至於如此而南外一司之官屬與有官宗子之養廉宗學之養士歲為錢一萬一千一百餘貫米一千五百餘石又不與焉故曰淳熙以後至于今日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之前未以為難者是時本州田賦登足船貨充羨稱為富州通融應副未覺其乏自三二十年來寺院田產與官田公田多為大家鉅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產錢而後售日賤月削至于今七縣產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不坍落者指為坍落非逃亡者申為逃亡常賦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間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間某在任日船稅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嘗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為不過陰縱諸縣探借一二年之稅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迨閣

死絕之賦甚至無罪而估籍非理而科罰無所不為民之憔悴為日已久某之至也講求利病於前數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二大縣以此藉口版帳之解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解分文者官俸兵糧已苦不繼其守臣也則在六月其月而陸幣兩月之宗子廩給率常拖壓其年及當請與當增請者不敢便行幫放宗婦之成親宗女之歸宗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愴子庭者幾無日不有其間纏綿憔悴之狀有令人惻然者薦倒常以月半支錢每當其時盡空諸庫開黍不上則借兌諸司之錢侵動交承之數猶苦弗給至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又自前人輕改稅法令下戶專納價錢米數緣此日減今逐年催到止四萬石有奇廩給宗子之外率欠軍糧三數月又未免那後官錢措置收糶今當極弊之餘不惟無米可支又復無幾可糶諸卒月糶猶藉措辦宗子之米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相視無策益常賦之入既不足用而橫斂之事又不忍為且不為不忍橫斂而已凡人戶稅賦緣借至六年七年者

方此稽考與之理豁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所以狼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繆本無能為之材又冒當不可為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合即控告 公朝丐從罷免別擇材能之守及今整頓廢或可為而謀之同僚皆謂 聖朝寬大軫慮四方為守臣者倘以利病之實上聞必無不聽况求 朝廷之錢物養 朝廷之宗室尤必樂從用敢歷血投誠仰告 君相伏望 朝廷特賜矜憫將即日歲支宗子錢十四萬五千餘貫折而為三 朝廷應副一分除歲撥船司錢外更就撥合解上供銀八十三百八十兩計價錢二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分除歲撥實到錢三萬二千餘貫外更增撥一萬六千貫以足其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十三百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米則折而為二本州管認一半一萬二百石 朝廷於前項上供銀撥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更撥度牒三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歲猶出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宗司宗屬與養廢養士之錢米復在其外其數亦

不為少但比之前日粗獲少寬譬猶羸弱之夫身負百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蒙造化垂憐悉從今請在 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橫歛亦得以一切禁絕則 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錢已無可充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出內外三十餘口嗷嗷待哺其何以處某雖鐫削罷斥何益於事頃至申聞者 小貼子某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累重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固窮流為猥賤甚至抵法冒禁色色有之今緣廩給不時之故其狼狽益甚於前 聖朝仁恩沾被草木必不忍 皇枝 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葦蕘之仁廣萬壽本根之花亟垂拯拯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况積年周祭之餘兩邑焚燬之後瘡痍未復慈歎相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乞矜察

小貼子其今來所乞欲撥本州上供銀或恐版曹重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淹歲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棗給愈見施壓竊見 建炎

乾道間皆是撥降度牒以助本州但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道而又撥提舶司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舶司錢之外非得度牒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 朝廷矜憐屬籍之狼狽特賜 旨揮除每歲仍支提舶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則上供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而於宗室養贍之費粗足支吾在 朝廷所捐特其毫末而於 國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 恩慈特垂報可其豈勝虔切俟命之至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證對其昨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爲數繁夥倉庫空竭支給不時取敢控告 朝廷乞每歲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

月二日奉 聖旨令封樁庫每歲支撥度牒六十道付泉州每道作八百貫變賣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提領封樁所證應施行劄付本州者仰見 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之空乏需然恩施降自九天闔郡官民內外宗姓莫不歡呼鼓舞仰戴深仁第 其退與官僚尙共筭計每歲宗子錢米除 朝廷及轉運司應副外本州自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所從出詳細已具前申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牒一百二十道盡蒙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貫本州猶須自出五萬餘貫錢會各半糶米之數純用見錢凋郡之力尙未易辦今來給賜僅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則本州猶須自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所從出深恐宗室請俸仍是未能及時而諸縣之急征橫歛亦未容一切盡革反復思念不免冒犯斧鉞再伸忱請伏望 朝廷檢證某前申每歲給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某當專一令樁贍給宗子不敢分文別用其所蒙提領封樁所發到六十道已一面措置變賣將未支請給月分

逐旋補支仍將允過諸司等錢撥還別具帳申
聞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道伏乞速賜 旨揮
施行

得 旨令封樁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
六十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元宗子請受
支遣仍下封樁庫所照應施行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劍三州接
境紹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由漳境徑
犯永春次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
瘳某自到任即據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
永春縣衝要之地翔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
人也成庶可弭患未然某旋加訪問眾口一詞
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陳珙相視形勢
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預加擇選準備番成外
但翔造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目今困
於宗子俸給委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內有
修城官會四萬六千貫文擬欲權行充用義官
兵出戍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左翼軍出戍浦
城縣等處其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錢內支

給合具申 朝廷劄下從其所申於永春縣置
寨一所差左翼官兵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
將樁管修城官會充用別具細數申乞除豁及
劄下本州於通判廳官錢內支給生券錢米伏
乞指揮施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湧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
餉不足糶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 朝廷
乞行下浙西少寬濠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
去收糶十萬石回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
萬生靈之命 仁聖在上必垂矜許邇日以來
非惟福州貴糶而上州建寧下州興泉貴糶尤
甚蓋建寧專仰土產它無來處土歲七縣所收
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產之地既
各不稔故府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之民
相挺為亂雖幸粗定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
賑卹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助之然所及無幾
來日尚長福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
半年專仰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者
絕少故其價直日益以昂臣昨所乞償蒙 朝

廷即賜施行但可少寬本州未能均及諸郡每
聞建泉細民艱食之狀輒為蹙然伏念臣嘉嘉定
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野無青草巨與諸司同
請于 朝蒙賜建康轉般倉平江百萬倉米合
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糴濟而緡錢度牒又不與
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茲福建之歉固未如
往歲江左之甚然寇攘甫定之餘所至民力彫
瘵而困於貴糴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掖則自
今以往不惟糴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糴流離饑
殍近在日前臣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來計
議惟有控告 宸衷冀垂 天造行下平江府
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應副四州軍賑糴容
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到價錢徑自拘
催赴浙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糴補其於 朝
廷儲蓄初無所損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獲免
溝壑仰戴 仁天之覆奚有終極須至奏聞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對越乙藁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開毓
聖之期 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 皇帝陛
下道由生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鳥應天地昇平
之會龍行虎步有 祖宗英武之安祥紀商禡
慶縣周曆臣頃綴六卿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
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封三祝第慶鄉火之
修

又

伏以光派華渚次王春王日之期名玷清廟上
天子萬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某實歡
實并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副
健中正日新君德已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
撫中興之運宜用休於申命衍過曆於卜年臣
身也奉祠心焉戀 闕在阿在槃澗方康衛國
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冊東朝已霑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
統電之祥共贊與齡疇非戴后臣某實歡實并
頌首頌首恭惟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
宅心澹泊體道希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
壽真養任之懿每養志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光
與上古而不老臣選班邇列近竊真祠金母長
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為壽願益增少廣之
年

復官謝皇帝表

警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微竊悉還於
故物幸逾始望恩出更生臣其實惶實懼頓首
頓首伏念臣昔綴周行嘗誇內直花甄晝景久
承 寧考之恩蒼梧莫雲忽灑茂陵之血屬際
飛龍之運首膺駢駟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
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 先皇之知而臣學
泥古陳識乖時變無袁盎之仇慨有汲黯之慙
愚 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疎於開導國人皆稱
有罪 上獨示於矜容弗貶湖陽之八千僅奪
駢邑之三百出畫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敵
若劉生徒抱惓惓之意雖欲磨砢而自效終虞

復玷之孔艱遽被紫誥之新盡陳丹書之舊扶
仍元士班昭適臣間館珍臺婉苟輸於廩祿鈞
天廣樂恍如侍於威顏人皆謂祭臣獨知懼茲
著恭遇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濟方東
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躬修於曠典導民以孝
既洽四海之驪與物為春忍賦一隅之泣釋羈
現於幽夢逐逐客於囚山爰及顛蒙亦叨牽役
臣敢不淬磨宿志滌滌義愆犬馬之養無施惟
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王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
大青不遺簪履之舊載放命數之新七年之壽
一日而復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欽惟我
宋之極治世有 大母之慈謀 元祐人材類
宣仁之培植 紹興國論繇 聖獻之開明用
能躋登太平允復舊物不圖至此寔親見之臣
曩際龍飛首蒙駢駟召念昔受知於 寧考未酬
罔極之恩屢今獲事於 嗣皇當守勿欺之節
冀彈塵露少答乾坤苟當五躬自貶三黜匪曲
垂於宏覆將坐錮於終身茲著異遇 壽明慈

獻皇太后陛下巍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官之
堯舜自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
初元擁立以來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聖子
鷄鳴之問必及先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
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脉既竣盛典遂布寬
書放臣皆得以生還羈鬼亦歸其旅殯凡被
公朝之厚澤悉由慈極之至仁而臣竊祿有
漸報恩無所願歆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垂更
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
之寄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其中謝臣聞天道
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弃
之材韓安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
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下
守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温然王
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魏格君之亡術
方矜彈交上獨亮秋山之愚迨霽省一頌盡洗
元成之玷何啻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
之本心不忍一肯而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

沒齒飯疏夫亦莫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
朱轡良蓋之華仍泄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
帝付臣此州玩愒三年不聞管最侵尋半世接
見遺民屬當公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
急七已而二為煨燼十室而九之蓋嚴禁旅雲
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
空百省迂踈若為經理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愛君故略臣
疇昔嬰鱗之謹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平時
求牧之長畀以為對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毋今
獨携孳祿弗逮於養親志唯顛於報上拊摩瘡
痍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為聖朝元
氣之一助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允職躡陞三等
之華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其中謝伏念臣猥
銓陋學蚤侍未光禹訓至明嘗踞榮於帥闔堯
文有煥復假寵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
霆之譴甫叨牽復旋被甄升名聯庶次對之班
地重古諸侯之寄維神祖十九年之制作垂

英圖千萬祀之憲章遂闕秘藏未儻義斌之照
名儒典領儼分鴻覽之行迺容孤外之遠臣而
參廣內之近列僥逾已甚有任實難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畿
甸均在無綏苟一夫或泣堂隲為之慘怛肆命
從臣而作牧庶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
令勉思殫竭為中郎於禁圍固所志之愛君安
赤子於海濱是亦臣之報國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遠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闡
之餘顯服龍光私憂委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
信獨立無朋 先帝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
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 兩朝二紀之
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葺水
擘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
嗟方生意之滂還朕初心而猶憚幸值陰霾之
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在親權西
兩職峻南服任隆僕度未修豈堪牧伯之命里
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
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墜虞之未復考比年叙

獲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
誰為游益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
瘳之後正真元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
作斯民之保障延臣所職抵媿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國
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千載征利之風大興廢耻
臣欽承 詔旨恩體 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
闕淮陽之間職當自勵願推頡川渤海之師

謝除戶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閩之罔功一札遙歸叨地官之
進長班躡陪於踐斗懼眾重於履冰中謝伏念
臣素守朴忠濫膺過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趨
服之榮自退屏於山林憂越達於軒陛憂時之
髮益白帳去國之十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
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流阜蓋分符禮復既
還於舊物青真授鉞繡行仍忝於故鄉曾坐席
之未温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於公道而
彙征必萃於群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 清
朝之記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
版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義實專喉舌之樞要

誤拜演綸之渥冒陞履之華退省驚疲曷勝
齎負茲益恭遇 皇帝陛下乾剛天健蓄懿日
新親庶政以厲精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
別忠邪念臣嘗蒙榮幸之職知臣粗厲素絲之
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不期稱隆私勉聖
初志生財有道雖漸源流本末之知事君勿欺
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謬蒙
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
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
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
齊家治國見修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
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
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
實東魯教人之核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
之要道義切侍從論思之列適當茲設家教之
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究
難進於堯朝豈應魁能迺於禹島不重菲薄欲

效編摩遽惟三至之譏旋結九重之戀既投問
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賦詠不忘君每倦倦於
報上藩牆皆置筆幾屹屹以窮年首劄聖賢性
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
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九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
期效涓埃之裨補茲益恭遇 皇帝陛下乾旋
坤轉日就月將於繼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
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
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
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曷盛清燕
止其所止願益加上畧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
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初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閱雅召至翰
林虛席以延亟其祗命

謝宣召入院表

計三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實北扉猥被宸綸
之寵先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
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

獻納之忠或雖忤指而暫間終必棄瑕而復用
脩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賦侍禁廷亦赤墀
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
慮長乃登璫巖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慙
拙自將掌 先皇內制者六年每甄越趙迨

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頻
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震少藝業益荒結茅屋
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君臨前生敢
云白首之重來謬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
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肆筆
成文解絃更化志宇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
過垂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考以充供奉
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之巨敢不益堅晚節思
答隆知賜官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
鏡而掩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逼華蓋遠肩恩光
兼倍勸誦之聯昌副掄材之意中謝瞻唐室之
崇內命至彌私人惟 聖朝之得臣修名真學
士豈獨文章掃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

稱凡厥封囊具陳時病至於舉筆猶寓忠規懷
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愛君有素典誥非長
曩自中秘書久攝承明之直晚對太常伯躡升
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顯舉 至和得
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為官擇
人則材能之更異一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
勝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
儉一如於 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勲雖
種羣賢將備無窮之用故雖庸瑑亦汗舜嚴臣
敢不刻意斯文勉有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
薄技之能堪以敘時行道為賢尚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廡更驚晉錫
之蕃際遇何功服乘有耀中謝伏念臣少無緣
飾老益虺隤衣敝緼袍莫無慙於李路飾款段
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巒坡猥獲分珍
於玉陛鵬錦之紋煥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權
奇華之六轡茲蒙恭遇 皇帝陛下服惟命德
爵以馭臣念其沔清切之班故俾冒輕肥之寵
舜裳五色慚微裨補之能燕駸千金願廣招徠

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泄政莫如
鄉部之難兼此寵榮協為震懼伏念臣材非敏
銳學最空疎兩朝千載之逢荐降華顯一節四
麾之寄羨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極慶邑有積
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寔蕃廩
祿弗懲內循薄技既初亡鞭笞之長俯眊窮昨
寧忍用箕歛之術輒效求芻之義冒干行葦之
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窘方勉竭
於撫摩粗銷田里之歎愁即丐山林之閒散未
能底績遽已養恩陸近職於文謨付中權於閩
服顧慙謫陋曷稱褒遷不稼取禾雖道公言之
諄維桑與梓更虞末道之憊敢瀝忱辭冀回渙
渥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國計為其重自仲
由之材至兩僅許以治千乘之賦况如臣之不
肖而使攝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

亦已明矣伏念臣曩負罪愆眾所指目保全覆
燾蓋出聖君居間數歲而予之祠奉祠踰年而
畀之郡南及下考遽師全閩感激恩光磨礱朽
鈍每思興悠久之利不敢徇苟且之謀私願
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兮之賜少寬九
重不忘速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一念
別覬寵榮豈圖到官做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
甘天仰惟 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
濟聚在闕庭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
遙跡鷓鴣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肩昧而
前必致顛踣伏望 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
用穆師言

再辭免戶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
感激伏念臣雖之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
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
朝召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
念每愁無路可輸耿耿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
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已驚於闕庭蓋即敬
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

言難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翼之才借
瀆 睿聰真還 宸渥或改司於間局或仍綴
於舊班庶幾上無濫予之機器名增重下免僥
逾之媿廉耻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
迤邐赴闕外所有權戶部尚書恩命合伸懇免
降詔不允

朕自承大統修翰十年謂藩閭之間雖以任
師帥為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為先宜
有千人之英來預六聯之長御忠忱許國讓
論昌時兒童知其姓名縉紳聞其出處每深
簡記茲甫召除近臣盡規蓋有關於君德司
徒掌教夫豈為於民財式副詳延寧容辭避
其抵前席之意毋徇循墻之謙所辭宜不允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惕寸衷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
士拜真除者少錄 慶元迄 嘉定之末歲殆
幾三紀之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
而已睿明繼作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
虛席之久文章爾雅必有先秦西漢之風德望
老成乃稱北扉東閣之選伏念 臣謝烏孤學貌

爾有材昨事 先皇獲誇內命既求試於民事
遂積困於吏氣司空城旦之書幾於習熟翰林
子墨之作久矣廢念故存用於初元竟率辭而
得請於赫聖神之斷不昭彌命之新宜屬鉅儒
俾當鴻筆庶海內讀懇切丁寧之詔知 聖上
有憂勤惻怛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
而攝直已愧能言五十七而為真殿戶誤寵延
若侍經之職尤高勸誦之班既已試之無裨豈
重來之可勉仰斷宸指併展恩綸悃悃之私凌
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抵受降詔不允

御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惜今還朝
也民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
君志念懶切論議侃侃一出于正耳然則代
予言以詔四方舉堯舜之道以告上是職正
卿任也而得辭乎况國人所期朕意所屬有
不止此者卿固不容避也

再辭免狀

北扉建長西學侍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
聖朝之所謹選其在賢勞皆非敢當然臣頃在
初元嘗陪經幄未殫忠益已困煩言故當出盡

之時不勝戀闕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顏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其敢以不能自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為甚重近世多虛而不除顧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觀 朝廷更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殆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疎之學黽勉之文一旦躡而為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踧踖不安須至再塵天聽伏望 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優免改界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府具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附末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 三聖揖搢相承無媿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規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為再叨妙選况皇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

人豈容末至躡處其上用敢預首以請伏望 皇慈收回渙渥顧命耆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紙受降詔不允

卿引筆語既知史之難其言皇家世又知史之長則卿史幸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炎中興迄今百有餘載 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沮焉寤寐不置比喜得皇今復詔卿蓋與 先朝分命修初以作唐史同意欲趣千成耳其相與舉綱撮要共裁衆工使汗青有期垂信無趣以稱朕章明祖烈之志則予故嘉仲叔之間何足為遜所辭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對越乙藁

舉刺

申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證對其去歲蒙恩再守泉州是時已聞本郡年
來民窮財匱大非昔比意謂此詩未知節用之
方而已曩自江東移守之時郡計亦自甚匱多
方樽節甫及年歲遂可支吾今者不過力守前
規必無不可及到官數月推尋顛末乃知昔年
之患在枝葉而今日之病在根本夫一郡有一
郡之財賦一歲有一歲之財賦量入為出豈不
可為而今之泉州乃真不可為者蓋由根本戕
伐之幾蓋生音蕭索而無餘故雖極意樽節而
未餒救也根本之壞其事多端其不敢悉以瀆
朝聽姑舉豫借一事言之蓋自十數年來諸邑
令率多非其人產錢失陷而不知考覈版籍散
亂而不知整頓鈔書積壓而未嘗勾銷叢吏豪
民相為欺隱於是常賦之入大虧而預借之弊
始出二三大縣大抵皆然而南安尤甚緣其中
間屢不得人或他官攝事故其積弊日以寢

深而通直郎梁三聘遣承其後僕其人稍有材
力到官之後於前三者用力整頓亦不至廢壞
若是之極而因循廢放遂以預借為當然紹定
四年已借至今年而五年已借至來年矣自其
之來不得不行禁止而三聘乃謂預借者縣之
所仰以送州者也州既我禁矣使我何所從出
於是自今年正月至于五月一錢不復上州其
既為黥竄縣吏之尤姦囊者數人以其家貲代
版帳一月而自餘月分仍前不輸截日終拖下
版帳錢上供銀錢大禮錢共一萬五千貫有奇
本州即目困於宗子之廩給無所擘劃而又須
為人戶理訟預借錢為本縣代出上供大禮銀
錢又將何所措辦其美放其入本無倉暴之行
深欲保全之每諭以振刷精神興起廢壞而其
材力終不可強僕人有換縣而治者亦欲做而
行之又遑無可換之人不免委惠安簿吳子良
往助其鈎考而事權不專掉未見效顧念南安
為泉壯邑獄訟財賦倍於他縣三聘在官非惟
財賦不辦獄訟亦多不理又其到任甫一考有
半來日尚長深恐邑事日甚一日至於不可扶

待而後已三聘亦自揆其材不足以振起彫弊
數欲自爲去就用敢冒昧申陳伏望 朝廷特
賜敷奏亟降指揮令三聘赴部別行注授而選
擇賢能之宰整頓此邑磨以歲月庶幾漫還舊
觀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小貼子其聞下任已自差人亦非村士偏郡

守臣不敢輟易申辟竊見奉議郎新除南劍
州尤溪縣徐廉卿材識不凡彊毅有立欲乞
堂差改知南安縣事則本邑庶有興起之望

其已差下人乞送部別行注授伏候指揮肘
十日奉 聖旨依原三聘與祠祿
徐廉卿差知泉州南安縣事見開

奏伸雪華莫誣枉乞加錄用狀

臣恭觀 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來開衆正杜
群狂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
天日澄霽至於踈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
懼誣枉斥廢者亦被洗刷公道昭明衆志用勸
今有人焉嘗捐軀命委家族爲一方翦除兇叛
而扼於讒口困躓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聞
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竦臯湖
相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

伍之變臣以本軍發善判官廳公事葉莫寬和
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略俾爲之圖莫能外示
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準闔郡底
定臣即奏于 朝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
獎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
遵者閒廢頗久之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辭以欺
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
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効免今按其所論大
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
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爲己有也臣身
與其事謹爲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嘗叛卒踞
譚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爲辭牒送印記又以手
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巨
側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
諸司求免攝郡 臣爲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
實欲以代之必至武岡而永守遣以論嚴有旨
令交與次官泌既亟歸零陵 臣遂復以付莫寬
能顯立功效不負委任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
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而謂
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 臣既効導于

朝又慮其久留疎命萬一不測或生他慮則賊之兇燄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蛟藉虎之時得自技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技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為已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橫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慕效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遵不思由已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言者未必

有心遵實織成其罪莫既鑄斥薄遠得祠懲勸易施重為可歎臣平居念此每為拂膺今者天啓 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闕莫之本貫在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虛負委令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之以免責今可不為之訟寃事之本末不取悉塵天聽已備錄申尚書省外莫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二考八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洽行無闕伏望 聖慈念其捐身殫亂之功憫其遺誣家食之優加錄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見狂於一時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頃至奏聞者得 旨以莫知贛州

福州舉自代狀

朝奉郎前知荆門軍張元簡有博綜古今之學有兼資文武之材負抱卓然器能偉甚論思獻納固所優為牧御撫循亦嘗小試陳義而去有蘊未施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應詔薦士狀

朝奉大夫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稷
忠信篤實寬厚和平臣昨帥長沙實掌書記公
廉一節勤瘁百為若建社倉若行稅酒寬省租
賦字養惇致惠利稍及於斯民希稷多為之贊
畫其後帥臣余嶸因而委任降鄱縣之寇築茶
陵之城績效著明公論推予朝散郎主管西外
睦宗院鄭逢辰生於貴介之族不為居養所移
好學自修親師取友志尚不苟材識亦優屢任
宗官安恬不競臣今暫攝機幕裨贊頗多條陳
政之便宜革其苛擾講舟師之利病為之扞防
詳其器能實為通用二人者若蒙 朝廷以叙
進擢付之麾節必有可觀朝散郎通判漳州錢
相才力敏強識見開豁辦治之長著於宰邑閔
決之助見於佐州履正奉公乃其素守剴煩破
劇實所優為懼雁臨遣之榮必有澄清之效

除戶書舉自代狀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張嗣古登中甲科嘗參
柱史當佐曹秉權之際既弗詭隨迨彌遠顯政
以來又甘退屏積三十年之慶外微六七考之
在官深明去就之宜允迪安恬之節况其材猷

宏達學問精深儻獲與於從班端有裨於國論
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宗正少卿兼權直學士院趙汝談蚤以宗英編
親名輩深醇之學厥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
軸確乎不枝之操卓爾不群之風壯老弗渝夷
險惟一退屏於權門孔熾之日來歸於 聖化
更新之初懇銀丹枕形於箴諫洋洋大筆播之
絲綸欲求學士之真嚮出斯人之右臣以不佞
濼居其先自眊弗如敢忘推遜今舉充自代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臣伏覩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
事兼監因將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
靖學識通明儉素雖書生之弗如廉介視古人
而無愧暮年為邑一意愛民性本寬和而稟有
不回之操政先平恕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
堪充公正聰明可倚監司科如蒙 朝廷擢用
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辟林司戶元浦城北尉狀

臣竊見自來所在創闢去處例從監司選擇一

次然後下部作闕况浦城上五鄉為福建吟喉之地民俗犷悍創闕之初必得材識之士方能斟酌利病為之經始今來兩司欲選辟一次踏逐到迪功郎新建昌軍司戶叅軍林元晉奮身上庠篤學有守明敏詳練允為應變之材且嘗從父兄歷仕江淮諳識兵民利病使之任上件差遣必能稱職欲望 聖慈差林元晉充建寧府浦城縣北尉兼遷陽鎮煙火公事其於警捕之寄誠非小補

拾遺

申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某比因武岡僉判葉莫蒙恩超擢已嘗專人奏記控叙謝忱近者復準省劄將用力兵級李成等四人各與補授真命仰見某官秉持公道甄錄小勞不遺一卒之賤中外傳聞誰不競勸且使某區區言前之信無一弗嘖仰戴恩光如已被寵兼倖偶到司稟議相與感歎之餘復不能無少過慮蓋當來設謀誘弄首先用力雖李成等四人之功而同時下手勦殺二賊則黃達十六輩皆在揆以 朝廷賞功之律則設謀者為最用力者次之首倡者為最隨從者次之止賞四人已是愜當第軍卒小人豈知此理往往自謂其功不在四人之下今見四人者獨受賞而十六人者止於本司備補及量蔭廩給而已豈能無缺望之意兼蔣宗等昨來倡亂本借為衆之名所以一呼之間從者千計諸營為空後雖以重賞募其徒使圖之然諸營卒伍往往皆有憐之心以為我輩衣糧得免減刻皆出其力剽聞此語頗已籍籍今十六人用力而不被賞

其徒必有揶揄之激作之者設或有一詆語便難處置蓋武岡為郡本蠻徼故地風俗愚悍不知逆順從昔而然紹興中有禁軍唐明者作亂尋被誅戮軍人至今神事之亦猶幽燕之人事祿山思明為二聖漸染使然有未易以理曉者葉倅所慮誠非過計某謹已備其所陳申聞朝省伏望大丞相先生詳酌或各與守闕副將一資或各授以宣帖仍疾速行下庶幾潛銷怨望之前一方生靈終獲保全悉出大造葉倅莫仰蒙異澤銘感何窮但其意終以仇怨滿前恐難安迹欲乞他郡一待闕差遣某併為申陳惟鈞懇垂察曲從其請別賜陶鑄小壘近决一倅貳俾獲保全而去實荷生成之恩干冒崇威某豈勝俯伏震懼之至

回申尚書省乞裁減和糴數狀

證會准省劄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證對本州雖名產米之地其實早稻倍多晚米甚少舊來不曾和糴嘉定二年有旨差万侯寺簿就州置場自後行下轉運司分拋諸郡本州所糴初無定數三年四年招誘民旅從

便投糴多不過五萬石少者止於二萬而已其時被降糴本係用金銀度牒官會品搭支還中間每以艱糴具申朝廷已行住免自十一年又蒙劄下本州支降官會度牒以為糴本會價折閱已不便於民旅而度牒經年無人承買於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每歲州以度牒科之縣縣以度牒抑之民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牒一道率三四戶共之寺觀亦然一歲所科雖十餘萬石而所納實不及半縣吏並緣餘此致富則在在有之甚至鄉胥之走弄場吏之邀求價直之減削斛面之增加其納中糴米者比之市價每石折錢多至八百文足少亦不下官會一貫而納度牒米者折閱尤甚且無緣轉之所詞詎盈庭怨嗟載道民之脂膏胥削極矣某前者赴官入境之初訪問疾苦眾口籍籍皆謂朝廷指揮每有不許科抑之文而州縣奉行乃爾怨戾且慮因循歲又遂同常賦如江浙和買之弊前後之詞乞行住罷者甚眾某雖未敢遽行然竊伏惟念禪人休戚無大於此儻今歲朝廷

免行和糴則已設或行下則科配之弊豈容不
革今唯省劄命某措置不得科抑 朝廷恩意
如此其至儻某不能奉行則其罪大矣第既罷
科抑則辦集愈難所有合申聞事件于后

一 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給降度牒州郡無
從擎劃遂計畝科敷今既蒙指揮不得科
抑某已行下諸縣住罷及鑿楊曉示十二
縣使知 朝廷存卹之意但科配既罷即
度牒委難行用兼近者臣僚奏請欲撥米
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給還
見楮不許減剋 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
遵守不敢違矣欲望鈞慈支撥金銀官會
免降度牒庶幾民旅欣然承領乞賜指揮
一 某茶準前項指揮除一面措置外竊見本
州管內今年夏滂至甚減放數多至秋闕
兩頗久間有蟲螟去處近者祈禱幾旬雖
得雨終未陽臨竊慮境內未必中熟所有
十萬之數斷然難以登足契勘本州嘉定
十四十五年科糴米尚有一十三萬餘石
占坐兩倉教眼內十四年米見準省劄起

發赴襄陽府交卸緣本州目今起發上供
米綱舟楫艱得是致猝難裝發今年和糴
尚未有教可以積貯欲望鈞慈體察特與
裁減米數行下招糴伏候指揮

一 近承轉運司公文準省劄委和糴米七萬
石契勘本州所準前項指揮尚懼不辦除
乞裁減外竊慮轉運司復就本州管內收
糴兩處爭糴則價直愈高辦集愈難兼慮
民間積貯一空來歲春夏之交不無艱食
之患尤非細事欲乞劄下轉運司免就本
州境內和糴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申尚書省免和糴盡數狀
再準尚書省劄行下催促糴足米石五日一次
具數申州司逐差人趕回所賣度牒官吏楊禮
等將變賣到度牒官會回州交納未到間再準
行下催促糴足元數數目本州遂申照得昨準
省劄給降度牒一百五十道計官會一十二萬
貫道并官會七萬貫共一十九萬道和糴米石
本州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開場節次糴到米
一萬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五升每石計官會三

貫七百五十文已於嘉定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申尚書省訖又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後再糴到客米并回糴到州縣官職田米共二千一百九十四石四斗八升非不多方招誘終是稀少蓋緣去歲夏澇所損處多雖有中熟去處又因湖北水傷多有斃販出境米價日見騰踊細民困於青糴外議皆云官司所致不免即行住糴緣未糴之數尚多深恐有悞 朝廷指準遂權於秋稅米內撥到米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六石五斗七升併前後糴到米通計五萬六千六十六石七斗見椿管廣積永豐兩倉聽候朝廷行下起發却將糴本撥還本州聽候秋成收糴接續支遣除已別具出豁帳狀供申外申

省照會

申尚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準省劄支撥和糴米本會子七萬貫度牒一百五十道每道作八百貫發賣仰日下差人前來請領州司再申證會近準省劄令潭州守臣就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其檢會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 朝廷給降度牒以為

糴本經年無人承買於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度牒一道率三四戶共之寺觀亦然折閱太甚且無變轉之所詞訴盈庭愁嗟載道民之脂膏斲削極矣今既準 朝廷指揮再行下和糴不許科抑僅冀不能奉行則罪大矣已即行下諸縣住罷科數及錢榜曉示十二縣之民使知 朝廷存恤之意近者臣僚奏請欲糴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給還見楮不許減剋 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戾已供申 朝廷未準回降今準前項省劄指揮除官會別行差官請領緣本州見今開場招誘商旅投糴即與科配上戶事體不同只可絕用官會更不敢以度牒科抑以致失信於民今來若蒙仍舊給降度牒委賣難以變轉謹具申尚書省伏望檢證兩次申控免降度牒事由速賜指揮

小貼子

契勘湖南州縣寺觀大抵產稅岑寔已甚雖名大剝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觀兼自嘉

定十一年以來逐歲數扣度牒勒令納米其數已不可勝計納米不足又責令納錢寺觀緣此倒敗者非一蓋有一二年數下度牒至今監錢未足者人戶既不可科配寺觀又不堪均數委是無所措手近準 朝廷旨揮令本州差官請領度牒四十道充起發和糴米網水脚之費本州官吏無以區處不免令差去官成忠即傳重榮就都城變轉回州起綱可見其術已窮它無孽盡伏乞鈞慈詳察事理特與全支官會發下不唯官吏之幸實一方人戶寺觀之幸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竊惟潭之爲郡負嶽瀕湖山川秀異神物之所窟宅故南嶽大瀉道吾等山皆有龍湫然相去數百里致禱頗難求其密邇城墜靈跡彰灼者莫息山潭若也息山在郡城外之東南一里許山下有潭方可數畝潭上舊有龍神祠其水清徹四時早潦未嘗盈涸按之圖志以爲昔嘗見龍浮水數十丈後人鑄銅角洩水入城而匯于湘角水湧至則必兩歲旱或壘而禱焉五代晉

時有王真人錫者以桂陽牙校至長沙遠值大疫乃入息山取潭水和藥以施病者全活甚衆則知茲山之潭有龍居之久矣 乾道戊子帥臣尚書沈公介因旱致禱沉索測之竟莫知其底止爾後本州每遇雨暘稍愆隨禱輒應今年仲夏守臣真某嘗走祠下以分龍得雨爲禱且與神約即雨則繕其祠屋以報未幾果雨則既如約矣乃仲秋癸巳又以旱禱于神用皇祐法置壇軟血復與神約即雨則請爵彌于 朝甲午遂雨丙申又大雨槁苗復蘇迄成中熟其影響之應未有速於此者如南嶽大瀉等山龍潭皆已蒙 朝廷賜之封爵獨息山潭近在城隅昭灼若此而乃祠宇弗治爵彌未愆儻不以事實有請于 朝豈惟無以彰神龍之靈慰邦人之望而昔之與神約者亦自食其言矣除已增葺祠屋以答神休外伏覩嘉定十五年正月慶寶赦文應諸州縣境內有徽瀆神祠並仰長吏致祭其有因雨賜水旱祈禱感應實有惠利及民靈跡顯著者保明奏聞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欲乞照前項赦條保明申

奏 朝廷特賜封爵或降廟額庶幾有以躋神之榮而徼福於潭人俾無旱乾水溢之虞誠非小補奉 勅賜靈澤廟為額

知泉州謝表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倣見吏民敬宣詔旨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慙拙學術迂疎入侍禁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慚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寄泉雖閩鎮古彌樂郊其奈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大苛而蠻琛罕至滂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儲亦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蒼蒼乎鞭朴之苦矜矜焉帆檣之來凡茲數端尤為深病願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稟莫知其稱塞茲蓋幸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旨甘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逐職以獎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春隆知廢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平海寇謝轉官表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託管蒲徹警幸臻千里之安逋責已優叨榮實懼臣中謝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撫摩田里熙熙粗喜鼓枻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折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蔓湯兵民而進討賴將士之宣勤估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披靡卒為游釜之魚近邊籍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效非循吏敢期漢璽之褒名在大夫俾冒唐階之峻退循非據真獲終辭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照無私功疑惟重可以與可以無與姑從厲世之權簡厥修簡或不修庸示馭臣之柄顧雖駑怯敢昧激昂受賞無名媿貽譏於鸞翼報恩有地誓輕死於鴻毛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二日恭奉 大行皇帝遺詔臣謹集在州文武官望闕祇拜宣示即時舉哀成服者各奉天臨正仰垂裳之治鑿與晏出遵傳憑几之言臣某誠哀誠頌頓首頓首伏以 大行皇帝貴畏事天寬仁得衆雕題之南窮髮

之北方德教之誕敷河圖在東葢設在西廼朝
儀之頌異風雲變色海宇惟心恭惟 皇太后
月朔日明坤承乾健憂勤左右幾向三載之艱
難付託丁寧詎忍一朝之荼毒道懷取訓宜軫
聖情然免遺之寄匪輕共政之圖方切昆崙西
國難回御駿之遊長樂東朝正賴開睢之化願
寬慈悼式副懇祈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聞八月二十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赦
書恭觀 皇帝陛下登寶位中外稱賀者聖神
有作夙當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
大明一出溥海交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勇
智正邦聰明協帝英姿異稟寔鍾禹會之山川
盛德深仁宜主漢家之宗廟方侍瑋梳之眸穆
遷矜玉几之丁寧實御不圖式遵慈訓顧炎運
中興之盛今且百年而職方故境之歸殆將萬
里珍重豈惟於奉辭憂危諒甚於涉淵雖休勿
休采謹時幾之敕以聖繼聖益昭付託之公臣
猥玷節麾幸宣詔令天開地闢可占平治之期
日就月將願獻緝熙之頌

江東乞祠申省狀

伏念其一介寒晚誤蒙拔擢將漕江東到官之
初即值亢旱繼以蜚蝗朝夕兢惕如坐薪炭顧
念監司之職在於布宣德意講求民瘼凡 朝
廷寬卹事件無不即日奉行而民間疾苦有當
爬梳者亦不敢不盡其力欲以少答清朝臨遣
之恩而材薄望輕動輒得咎獨省征稅未嘗過
當或者遷謂州縣不可為督察荒政未嘗過嚴
或者遷謂臺郡不相卹今欲一切蓄縮無牙展
布則職業廢弛何名監司欲稍稍振舉事求其
是則違忤必多愈招怨詈用是休揚不能自安
兼從析檜以來驟得眩暈之疾坐立稍久即欲
僵仆竊念本路災傷至重非精明疆方者不足
以任救荒之責如某鶩庸重以疾疚誠恐上孤
隆委下誤民生用敢伸願天朝乞垂矜察俾解
漕職昇以祠官它時或有使令願效糜捐以報
恩施奉 聖旨不允

奏乞獎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

必狀

臣竊惟郡之有倅所以俾守臣之弗逮苟得其

人則攸助爲多一或不然則反以害政臣所部九州有倅者八以臣朝夕所接與得諸聽聞則如朝散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國均承議郎通判永州軍州事魏必則皆所謂能爲郡政之助者國均實淳熙名臣大經之孫世美相承家法不墜自其宰奉新倅建寧皆有聲績可紀立朝未幾復爲此來資稟精明政術通練事無巨細悉心裨贊臣甚賴之必實紹興名臣石之後家學既有源流又嘗從諸老先生游議論文采俱不錄錄前宰萼都臣在江西聞其政譽甚休及來二水兩遇闕守必實攝承孜孜撫摩人多稱頌臣觀二人之材皆足以刺煩劇而立事功局於貳郡未究施設伏望 聖慈特加獎擢以爲一路之勸異時所立必有可觀頌至奏聞者

奏舉潭州官屬狀

臣猥以庸虛謚分帥閫每惟人材無鉅細皆有益於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雖一道數千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以盡知然攷之於見聞試之以職事亦間得其一二苟薦員之當及者豈惟不埃其求蓋有未

嘗識面而舉之者矣今茲叨蒙召擢行且去官來諸公言猶有當舉而未及者用敢隨其所長形諸論薦庶以備 朝廷之采擇謹開具于左朝奉郎湖南安撫司機宜林光裔氣質粹溫材猷閎敏常宰劇邑政與曷然江右諸司皆嘗稱薦宣教郎湖南運司主管范炎事親有孝謹之稱治邑有循良之譽浙右薦紳具能言之承議郎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江疇學問醇正心度坦夷講學于鄉從者甚衆經其指授多中科名昨宰宜春安靖不擾老游幙府人歎其庵承議郎知潭州瀏陽縣事徐玠性稟淳良志念惻怛平反寬獄惠養小民在官三年人安其政通直即知潭州善化縣事石孝隆天資精敏心事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今將去替邑人惜之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事朱子肅持身謹恪治事精詳催科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奉議郎知道州寧遠縣事黃大中庶介自將端方有守自其到邑一意爲民當官而行不畏彊禦修職郎永州教授李元白學醇行粹論正氣平早遊膠庠士論推服及爲學錄規範肅然今

教偏州未究其用文林郎前永州推官趙涯學
行俱優志念尤篤蚤以文墨擢在甲科及為
僚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文林郎全州
清湘縣令董夢程通經學古知前輩之源流臨
政字民慕循吏之風績觀其器識殆未易量文
林郎衡州安仁縣丞翟採忠勲之門儒學自奮
文采甚蔚識慮尤長從政郎道州營道縣丞任
士寧性行端良辭華敏瞻居官勤恪有志及民
修職郎潭州湘鄉縣主簿田居正稟資篤實履
行端方居懷及物之心務為有用之學修職郎
潭州湘潭縣主簿胡端器資端厚問學精專筮
任之初勤於民事

右臣所舉十有四人雖職守不同材品亦異然
其所長各有可稱伏望 聖慈明詔大臣更加
詢察或特加旌擢或籍記中書異日必有奮發
為清時之用者儻不如所舉臣甘坐妄謬之罰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臣竊見武岡一軍雖名小壘然溪峒四環蠻徼
雜處控制綏御責在守臣平時無存士卒有以
得其歡心然後緩急可賴其用苟惟惑吏言新

小費使軍情動挫幾至激變其能任綏御之責
乎謹按朝請即知武岡軍事司馬遵忠賢之裔
嘗綴朝行到官數月未聞它過徒以昨守信州
之日有黥吏李安世者頗得其意及來武岡復
望之俱借補官資任以衙兵六局之事估勢作
威鞭扑過當卒輩已不能堪又聽郡吏董霖等
言回糴軍糧虧損時直冬衣例支錢會中半復
欲以全券給之遂致此曹缺望當聽執覆語言
喧悖相率出城群不逞乘之劫掠郡民財物遵
倉皇無措託疾送印次官李僉判葉莫躬親安
慰眾方稍定臣得莫初一日所申即行下委吳
權管軍事諭諸卒還營且追李安世董霖等赴
司究治既又得莫初五日所申諸卒雖已還營
尚操兵未釋臣復行下榜示各與免罪及將衣
糧等照又例支給若有寬抑許詣臣陳訴榜到
之日軍情或須帖息遵為守將舉措乖宜致此
紛擾焉得無罪欲望 聖慈將遵罷免或昇祠
祿仍選擇賢良之守令其疾速之官庶幾一方
早獲安堵不至它虞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初得報即飛申 朝廷乞賜指揮

行下本未敢擅自將遵施行及得今報事勢
頗亟用敢不俟回降先次行下令遵起發離
任聽候 朝廷指揮及委權軍葉莫多差弓
兵護送出境榜示軍民不得輒加無禮所有
臣專輒令遵離任之罪併乞指揮施行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伏準正月八日 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
卿監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監司郡守
各舉賢能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
家食一無所間疏其事實亟以上聞臣仰惟
陛下以賢曆紀元之歲麟經書王之月誕降明
詔蒐拔俊髦此堯舜急賢之心也詔下以來中
外臣工剡牘交上蓋不知其幾矣而臣猥玷近
班獨未能有所稱舉者非敢後也顧今衆論之
所共屬若柴中行陳宓徐僑危積輩臣入對之
初與俱職之三日皆嘗論薦而未聞有所拔用
臣是以未敢復有所薦也今方力請于 朝丐
從以免僿然無以塞明詔則其罪滋大伏念當
今賢能才識之士不為無人其沉下僚困選調
者未易以悉舉今姑取其更歷中外聲迹稍著

而濡滯不振者疏其姓名以聞庶幾有以上副
朝廷之實用而不為空言謹開具于左

一 朝奉大夫新知汀州傳壅實寶文閣學士
伯成之子其學其行皆有父風曩丞棘寺
守職不苟出知延平迓者已至以迎侍非
便力請奉祠改授臨漳甘濡久次伯成舊
為漳守有惠政壅能循父之轍一意拊摩
繼守臨川究心民隱政平訟理細大有經
以疾丐祠郡人皆惜其去臣以召還過撫
實親聞之提舉常平趙汝談賢監司亦稱
其政不容口今其疾已瘳尚淹家食臣竊
惜之

一 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鄭東名家之
子刻意問學高累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
汲於進取曩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
政以風聞論嚴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
沉酣於簡冊涵養益粹殆未易量久於奉
祠頗鬱公議

一 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彪炳有作者
之風識慮深長知當世之務曩官于 朝

數有論奏觀其用意實切愛君而留滯於外歷歲滋久今雖分符支壘粗有展布之地然臣觀其人誠足以羽儀天朝潤色帝制而局於小用未究所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爲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求耳且如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素具若以堯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爲者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青天白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明德如明鏡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鏡自明惟陛下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太甲篇乃伊尹

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誤二字古注謂當日
在之朱熹以為說得極好明命只是天所賦
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覩正如
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與則見其
信篤發宜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
此理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
顧云照顧所謂顧誤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
多道理豈可須臾之間不著意照管謂如天
與我以此仁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
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義天
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我却不照管
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媿天之所
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
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
誤雖一念不可不顧誤所以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武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
詩云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
雅之詩亦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動靜一云為天未嘗
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誤之語人君豈可

少忘 陛下欲作毋不敬思無邪工夫臣願
自佩服斯言始蓋 陛下若知得天無時不
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誤天命雖欲一
事之不敢一念之邪自不可得此乃最切
陛下身心底道理 臣願深留 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
已盡之矣後來武王作鹽藥銘與其溺於人
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
武王之銘又就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
以浮游而出一為姦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
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帝明王因物自警
每如此願 陛下燕閒之際取湯武之銘與
凡古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所益非
淺諸銘已載行 義第三十卷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
千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不是日新人君
須要法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
常使光明皎潔始得 陛下昨為權臣所蔽

養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學問而戒游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又竊見陛下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時士大夫爲之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賞安華第不傷毫毛蕪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尚或得志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而新日來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陛下所以示此警戒陛下於此何可不深自脩省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常新脩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士大夫之俗一新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

新有漸致之理矣願陛下深留聖心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所可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者光明之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能光明者以其乍作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爲正心脩身之本然一有敬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不能敬二者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接續矣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邪惟聖人之心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而文王盛德之氣象儼乎其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此詩所云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德於講學於行事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陛下於宸居之邃獨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爲之記

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巨頤於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敬之有害於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之以彊勉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講學則智識日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惟 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格訓至如舜典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喜嘗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己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况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

為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履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然權臣顛政務為蒙蔽恐陛下未能一一致察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人皆知為權臣之罪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是非別白邪正者 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故臣慙慙欲 陛下以格物致知為事也程頤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名造其極也 臣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時發王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即乞再三詰難必 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

緝熙光明其益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有未諭及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駁率霽天威俯加酬詰俾據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陛下曲留聖心孜孜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十分窮得十分即是物格進得十分即是知至若只略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明行處必有窒礙且如近者用兵之舉若論其槩則祖宗境土所當恢復祖宗山陵所當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俟吾人材衆多材力富盛萬全必勝然後有爲乃無後悔緣只見得理之一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所以輕舉而無成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陛下已知前日舉事之非矣若一向退沮自

安於無所作爲又只是見得一偏之理須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亦不可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忘敵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臣講求策畫申徹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固守執可一定奮然必爲如此方是見得義理周蓋舉此一端它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二物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爲無用俗吏言事而不及理其弊爲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所以爲無弊也惟陛下留神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以卷帙之多未即進讀願政機餘暇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日進矣

講慈卷子十三日

誠意章

臣按自欺自憚音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之情本非真欲爲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已惟真心爲善者純

於為己故好善則如好好色非為人而好也
惡不善如惡臭非為人而惡也蓋必力於
為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己之心快且足焉夫
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者常人為善
初非實意故處顯明之地則尚或知勉至處
幽隱之地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即所謂自欺
也自古聖賢之學以謹獨二字為入德之門
故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亦曰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末章又曰詩云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性人之所不見乎
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聖賢心法相傳莫要於此詩
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
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其上者雖無厭
倦之意亦常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亦不已
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論者以為有
穆穆天子之容其在官中則湛于酒色懋與
耽同
委政外家迄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
無知者而其荒淫之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

卒不可捨由其昧於謹獨故也惟 陛下以
文王為法臨朝必敬而退居深宮亦必敬對
群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處亦必敬如此
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漢成之縱欲無足為
聖明道者亦願陛下以為監焉實天下幸甚
講筵卷子 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臣某 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文嘗聞朱
熹之說以為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
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
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此關方是善不然則
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為最難故熹以關譬
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
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
夢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為善不
實雖假竊一二猶以文錦蒙敝絮又豈真無
惡者乎然為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
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其 文嘗恭聞 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
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

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脗若合符 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有五爾而 聖學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

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一字蓋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嘗先有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為甚大故也臣願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乎胷中隨物而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則此以常正而不偏其於脩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脩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一汨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偏焉於所哀矜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偏焉於所教誨而偏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論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失往往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為尤甚有子如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象有子如鄭莊公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而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有夫人如莊姜宜愛也衛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愛卒召州吁之變有后如王氏宜愛也唐元宗不之愛而惟患妃之愛旋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一偏善惡易位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曰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講筵卷子十八日

大學脩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前日進讀此章蒙 玉音有槁木死灰

之間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陛下已俞之矣臣退而思之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按此章解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恕之一字學者多認為寬厚闊略之意其實不然蓋已有善亦敬人如我之有善已無惡亦敬人如我之無惡又論語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是推己及人之謂舊說如心為恕其義却通彼以寬厚闊略為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泚天之詩以明夫婦相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蒙蕭之詩以明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國人法之為人君者要當實體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賢君也以戚姬之寵而踈呂后以致後日人

彘之禍然則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交友兄弟一有慙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觀漢唐之事然後知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佩服也

衍義九經章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於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臣謂熹之言至為精切蓋齊戒明潔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制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萌此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敬而已矣內外動靜無乎不敬身安得而不脩乎熹又嘗作敬齋箴自首至尾皆發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衍義

中察章省惟 聖明其參味之

臣某 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為懷諸侯
 之首蓋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
 及下車封黃帝後于薊封舜之後于陳而孔
 子於堯曰篇歷叙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
 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中庸之言蓋祖
 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春秋特一霸主爾猶
 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國之君爭地
 爭城滅人之社稷絕人之祭祀者善惡相去
 遠矣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迨元成間稍益衰
 微不絕如綫杜業進言以為內怨之君樂繼
 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顏師古曰以立亡
 今功臣之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
 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甚可悲傷成帝感
 其言於是復紹蕭何之世迄于哀平又增曹
 參周勃之後史氏書之以為美事漢祚中微
 先武紹起復享國者二百餘年是亦仁厚之
 報也唐李懷光先有功而後背畔德宗念其
 前功為之立後當時諸將莫不感歎 本朝
 故事每大赦令輒求 昭憲太后子孫或及

趙普之徒往往有司以為具文而 中興以
 後功臣豈無湮微不祀者當此兵事方興之
 時謂宜訪問加以存錄至於骨肉之恩析而
 不殊殊絕也尤 仁聖所宜哀惻也故因九經
 之義推而及之以贊 陛下矜恤之仁云讀
 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
 邑王賀為侯之詔也言骨肉之恩雖有難析
 而無可絕之道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親豈
 無絕世不祀者歟 陛下訪問而為之立後
 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興滅繼絕為心是
 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絕
 人祭祀秦為尤甚報亦如之大抵續人之祀
 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絕人之祀者非盛
 德事天之所惡也 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
 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也

講筵卷子 二十七

大學絮矩章

臣某 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絮矩之
 道何也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且如
 為人之子而事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

歆及其為父乃不慈其子為人之弟而事不友之兄雖不敢怒亦非所樂及其為兄乃不友其弟此皆所謂不怒也士大夫未仕為民而見虐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仕宦乃不恤其民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及其立人之朝乃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怒也怒者以已度人之謂我之所歆亦人所欲我之所惡亦人所惡故以所歆者施之而不敢以所惡施焉此所謂絜矩也凡為人者皆所當然而為人上者尤不可不然杜牧賦阿房官謂秦

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汎沙已歆紛奢而剝民之肌膚股民之膏血此之謂不能絜矩也故為人君者處宮室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繡之華則憂民之不給於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民之飢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蹙以此心推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歆有均齊而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頹邪此即謂絜矩之道臣竊見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之後三垂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

閭委巷有飢凍切膚之慘窮邊絕徼有風沙眯目之悲願陛下以惻怛之心施惠卹之政雖其仁未能備及然能選良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刑膏之苦士有挾纊之溫是亦仁術也臣於銜義察民情之篇引宋徽七月等詩專陳頌悉惟燕間賜篋仍推而行之則天下之平有日矣

講筵卷子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某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國楚大夫定公饗之

晉君趙簡子鳴玉以相簡子名鞅大夫也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玉也對曰然簡子曰

其為寶者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

倚相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

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大學所

引即其事也魏惠王以昭襄之珠夸齊齊威

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之

為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

惟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漏
意貨寶山東玉器搜狹無遺使諸豪有輕中
國之心而於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為陛下
收捨以備國家之用其昧於此亦已甚哉因
奏頌 陛下不以金玉為貴而以賢才為寶
天下幸甚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臣某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元
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元齡唐太宗之相也史

臣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王

魏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李勣封英

杜濟以支持發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
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所謂寔能
容之者也林甫唐元宗之相也史稱其如賢
疾能當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以術抑遠之所

謂寔不能容者也太宗相元齡而唐以興元
宗相林甫而唐以壞欲知大臣之賢否者惟
觀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 二十七

大學平天下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
先儒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
食焉之家六蓋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

世益之以道釋所謂為民者六也農一而食
者六宜其贍足之難然士主名教工治器用

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典道則飽食
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幣幣祠牒為生

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所
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

而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為之
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為

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

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
云云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之事執
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久乎然交通之
術豈有它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爾用有節
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之費
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
惟陛下亟圖之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
人之使為國家畜害益至雖有善者亦無知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
分予予之齒者夫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
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
於力不動於未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
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
人乎此民之所以囂然苦不足也又曰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

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
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
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倣遠方之
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
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兼庶人之
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臣竊惟仲舒此言蓋與
大學同指故略為陛下陳之夫所謂居君
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冠台
司而鬻賣公朝之官爵貴極人臣而奪攘平
民之貲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行濁之俗成
於下士大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
可尊雖陛下更張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
人心陷溺已深莫之變也夫天下之患莫大
於人心之趨利舉世之人皆趨於利則知有
已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平居則
欺君以自利孔光張禹之於漢是也有難則

賣國以自利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涉
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廢食如莽得之所
為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
嚴義利之辨豈虛也哉惟 明主在上 思
有以返之則天下之福也

講慈進讀大學章句手記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
民奏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已成物而已明明德
成己之事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
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
奏云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
且如 陛下居人君之位則所止在於仁須是
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
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為至若只姑息小惠非
仁之至也又如 陛下為 先皇之子不但生
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
先帝於牆食則見 先帝於羹一念不改少忘
又必能繼 先帝之志述 先帝之事以安社
稷保宗廟然後為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
又如臣之事 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擊颺曲

拳為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
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為敬之
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宅如父之慈與國
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
至古之說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
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
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
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
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
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
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
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
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
又讀至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
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奏云此是蕪心與
性說人之一心蕪統性情性體也情用也具眾
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備本文讀至章未奏
云此章自心而身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
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勸說自
堯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典明德睦族一段臣

於衍義已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間洪範問丹書即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矛亦各有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再拈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且如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 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敬聲色玩好無所或溺喜怒哀樂不敢妄發此即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嘗不可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但大學必以知爲首者須是見得天下之理了然明白此爲善此爲惡此爲正此爲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爲切要也願陛下自今於講論經史之際 聖意有所未諭

不妨反復詰問須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於講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分明明然後已省閱章奏亦反復考究見得利害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致知若只汎然說過汎然看過不曾著意考察豈得便謂格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 聖顏大覺和悅既畢忽蒙 聖訓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便合就今日進請某謂前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所馮別本然後可讀即以未辦爲對 上曰已在此矣即見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二帙在前某即前奏曰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足上裨 聖學兼初志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 陛下令臣進讀此千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進讀讀畢奏曰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堯時而獻者蓋待 陛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 陛下未親大政雖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命坐賜茶畢 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留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率常

物之情少則貴多則賤自故相在時印造多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見本末其初緣都司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人情疑惑不行廟堂忿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於徒流估籍官員至於追勒賅斥終無效驗數年之後朝廷厭於稱提始行其所無事却一歲增於一歲至庚寅辛卯年間外方或六百元足少亦不下五百五六十文足以此見嚴刑峻法初無所益臣方欲具劄子乞 朝廷專委版曹一二員討論利害而推行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臣亦有小策欲獻廟堂不敢以瀆 聖聽是或有以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施行幸 陛下垂念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叙謝 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母或有隱賜茶畢上曰虜使來議和聞外間議論頗紛紛奏曰臣却不聞外間議論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間縱使虜人已犯邊若有使來猶當禮接况未嘗犯我乎或謂欲卻而絕之或謂宜拘置勿

遣此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款和之意切不可輕信蓋金人昨以和誤我後來虜人又祖其故智以誤金人今日雖不可沮其善意亦不可墮其姦謀邊面之備一事不可闕略一日不可稽緩惟 陛下深甯 聖念 上又謂彼欲來朝見如何某問彼有國書否 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何名引見要之只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見可也

講慈進讀手記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興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兼心與性說尚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蓋明處是心明底是性心是虛靈底物着得許多道理在其中光明照徹故曰明德讀卷子到 陛下將湯武之語及古人自警之詞書而揭之左右奏云昔 哲宗好寫唐人詩句范祖禹在講慈將尚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請 哲宗於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

代詩句蓋聖人之言句句有益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陳亦祖禹之意是日 上領納

又奏啓事已見前平
左議中 聖語賦

講筵手記

二十六日進讀止至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因舉朱文公曰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且如行都在此自南來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衢發固未是當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它亦不是得所止自它處來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攸處再舉十四日語以奏又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奏云朱某此二語乃是發聖人言外之意蓋理之淺近者易見而精微者難知若於義理只見得皮膚往往便以未善爲已善小善爲大善惟是窮究到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是三分七分之善只是七分不至以下爲高以淺爲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也推類云云以五者大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朋友而已若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推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也立如齊立之所止

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聽之所止也自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云仁敬慈信是言當知所止至此方是說下工夫處大抵聖賢之學只有兩端窮理脩身而已如此篇所謂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脩身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修身也聖門只是此兩項功夫又讀章句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奏云如 陛下日御經筵與儒者講論經史此所謂講習討論也若只說過便了何益於事須是退而省察吾之言行有無未善吾之過失有無當改其合克去此即孔子所謂克己也學與自修二事相爲表裏不學問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又讀章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奏云朱某釋經一語不妄下凡製物爲器須切磋成形質了方可磋磨若未切磋如何磋磨此所謂治之有緒也既切磋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此所謂益致其精也講學修身亦然又讀兩進故事至論虜人多詐處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尊設機穿於康莊也飲兵遠去驚鳥將

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既略說其義又再讀過曰頌 陛下毋忘此語 上曰此說極是賜茶畢 上問虜人議和未可輕信奏曰臣適嘗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揚悵書云在襄陽聞虜酋元不曉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將投拜之語改為講和其說頗詳上然之奏云朝見一節如何 上曰且候使人到來商量待捷吉後引見李奏虜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測奏云此臣所謂驚鳥將擊之形也遂退

講慈進讀手記

初八日進讀大學章句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奏云人之為人受天地正氣以生故其心虛靈不昧其於義理自然有知如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即良知也所謂本然之知也然雖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無緣得知盡且如事親雖知當孝若不曾於孝上細細推求未免以末節細故

為孝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若論父兄有事子弟能代其勞有酒與食先以奉父兄豈不是孝然只是孝之末子夏便以此為孝亦是知未至賴其能問故聖人數之進上一等然承順父母顏色為難亦只就子夏欠處說未是孝之極須是事親如事天方是孝之極大抵天下之理推得一層上又有一層所以聖人曰物格曰知至皆是要到窮極至處 上曰極是又讀卷子至晉清談梁苦空處因奏陳人君須理會著實道理不要談空說妙 上曰極是又讀到臣所進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帙稍多未即進讀頌 陛下萬機之餘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進 上曰此書朕時時自觀是日讀卷子用兵之舉只為見得一邊道理遂輕易為之又讀漢成帝荒淫一節專陳之間語頗峻切仰瞻玉色略無少忤

講慈進讀手記

十六日進讀大學念懷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

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上 上曰如
此須如槁木死灰始得委云不然中庸謂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
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
只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
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
憂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聖人不能無樂只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橫
在胸中如 陛下今則未應物之時其心湛然
少間與物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之當怒者
須怒但當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義
理邪發於私欲邪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
欲則不可入之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
遷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知外物之不足厭
矣此言最善若都要無此四者如槁木死灰然
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此乃釋氏之學若吾道
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若欲委其
心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 上深以為然喜見

五色又讀卷子論衛莊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
畢又再提起曰衛莊公疎賢配而親嬖人唐明
皇遠正后而昵豔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
然頌 陛下深以二君為鑑 上亦無忤色而
思之合對云此心當如明鑑止
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偶不之及賜茶畢 上問
有所聞否奏臣無所聞因言及財用窘匱奏云
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只有樽節一事
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部郎中兼左司鄭寅輪
對已及九其言甚當頌 陛下諭大臣速如所
請施行 上然之季左史亦開陳頗詳併及覈
軍籍虛額事奏云前日季鳴復亦曾及此 陛
下已諾之矣 臣謂宜先令諸將自以虛額來上
却委總領或它司審覆則諸將不敢為欺又舉
孝宗褒邵宏淵因上虛籍擢為觀察使事奏云
須如此施行則彼有所慕臣已嘗以此白宰相
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備一則省虛費 上又
云近來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用奏云生
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再及
樽節事奏云若欲樽節費用頌 陛下力行節
儉以為群臣之倡 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

經章奏云近見李臺初對劄子論此章因及時事大有所補 陛下必嘗反覆觀之 上曰朕亦嘗反覆又至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實之大臣之位矣因及趙丞相汝愚本末曰本朝宗室未有如汝愚比者故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贊配食之議

講筵進讀李記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其家章至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奏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其情可測而知為之母者以已心真實求之雖有不中亦不相遠國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後却旋去學治國也故曰云云 又讀至卷子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奏云臣適舉似此語與李大同大同以為下不可字不得蓋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之如此此語甚有理非臣所及乞 陛下垂問大同令詳言之 上顧李令說李遂云云某又奏釋氏有死心之說心

是活物如何可死又如釋老不拜君父凡離絕人倫然其在寺觀中依舊有主首有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何嘗絕得人倫吾道中所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彼却是假合底以此見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老是以人為強軋使然李復云云讀至具眾理應萬事處奏云人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輔相皆自此出以為槁木死灰可乎 上意喜甚玉齒粲然又讀卷子衍義九經處紀下賜茶畢李正言論時雪不降由豫常燠若某因奏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後世浸失之舒緩天以常燠應之秦以急刻為政天以常寒應之刻急固不可舒緩亦不可中庸至聖章既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必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者皆不可偏 陛下非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逐二小人治二賊吏臣時猶在泉南聲聞聖斷一時士大夫莫不震肅貪鄙之風幾於盡掃自頃以來乃似姑息巨姦宿賊悉逃憲網上下觀望無所畏憚州縣之吏貪暴如初民無告懇惟其政令不行紀綱不肅

所以上天仁愛示以常燠之罰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陰則能生物而不能成物何以爲造化地之柔剝人之仁義皆不可偏顛 陛下深體大易之義仁之典義務在兼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 上然之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繫矩章卷手至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一段奏云臣備記 紹熙年間所在公私充裕民物熙熙迨 慶元間漸不如紹熙矣項年以來民人愁歎盜賊蜂起皆由猶臣大開賄賂之門爲監司郡守者極意掊克以充苞苴於是民窮至骨爲將帥者亦極意掊克以充苞苴於是兵窮至骨矣所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更化以來雖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它由未嘗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官貪鄙如故故也 陛下俯卹 聖念幸甚

講筵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个臣云云因引蘇軾說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

李林甫 上喜曰此兩可說得好讀畢賜茶

上問曰曾見丞相劄子否奏云臣未之見不知論何事 上曰論虜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見

劄子昨同李壘詣相府見丞相言見將轅使朝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省夫可省者用其可用者其區處似已穩當又奏朝見用何禮 上

曰臨軒奏云臣昨聞余鑄言欲用臨軒之禮臣不勝其喜嘗囑鑄白廟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相却有所疑今仍是臨軒極當 上曰近方檢

得乾道某年引見蕭帥已例奏云既有故事尤善 上問徐僑以爲不當引見如何奏云徐僑

老儒僿僿憂國彼蓋據所見而言初無他意大抵 朝廷行事最不可惡人異論如有此意則

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緘默之風利害非細據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甚利害但和議決不

可恃臣欲 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制帥大畧言鞭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邊臣勿不可恃此

緩於修備 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

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

此本朝 神宗留意處事每夜御燈火作書以賜邊臣故陳師道之詩曰夜書細字蒼邊臣萬里風煙入長筭但味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上曰然臣向歷數郡又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潭如福皆有 孝宗親筆右列或問麥禾次第或問曾無兩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 孝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頭 陛下視以為法 上首肯退至中塗有講筵吏稱有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尚書已拆看訖請過國史院與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韃人朝見且誡言者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月十三日蒙 御寶付下右丞相鄭某劄子論韃使朝見事臣等竊惟韃之情偽雖未可知彼既奉幣來朝以禮接之似未為過但邊備自此愈當嚴飭丞相篇末已極詳盡願 陛下加意力行庶幾有備無患焉畢徐常卿僑不肯書名遂於末添云內徐僑已見近已別具奏陳

講筵進讀手記

乙未正月廿二日讀大學衍義人心道心畢

上問前輩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當當

處無過不及即是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子畢欬退 上曰且坐奏云經筵之禮無橫絕蓋奏事在御座東坐又在西故也 上曰不妨奏云適讀劄子蒙 聖諭嘉獎容臣拜謝遂降階謝由西階上就坐 上曰送觀卿所上論書劄子可見愛君之心與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同意又問近日朝廷事體如何奏云近日事體與未親政前大段不侔但人臣之義以責難為貴不以贊美為忠必如臣所奏凡事真實力行乃可 上曰然又問士大夫少肯任責者奏曰臣下任責者固少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若隨其材之長如善治財賦者委以財賦善治刑獄委以刑獄雖欲不任其責有所不可得臣劄子中已言之願 陛下詳酌施行又問亦有稱職者否奏百官中亦儘有稱職者如詞臣惟巨衰退不足道若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又如臺諫亦多稱職又問近使接待使人事處得如何聞大臣曾與卿議之奏云此番待遇使人區處似已適中所委鄭寅文獻故家多識典故其所裁酌頗得其宜臣亦蒙朝堂不鄙俾陪末議

不敢不盡其愚區區之見王城之言斷不可輕
信歲幣亦未可輕予 上云卿真心體國朕所
嘉歎又曰大臣欲煩卿典領文闈一新宿弊為
朕收取實材奏云臣未學不足當此然既蒙

陛下使令不敢不盡心為 朝廷綱羅實學之
士 上又言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之類
不可不革又宣諭云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典
舉畢當大用卿是日欲退而留者三既歸私居
良久有講慈使臣張文用者到門云御帶王某
得 旨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
九齡進千秋金鏡錄事一軸賜卿遂具劄子謝
次日上謝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 御札

勅內外文武百寮等朕奄宅庶邦于今七閩念
宗社續承之重若涉深淵雖宮庭燬燬之微如
對上帝矧當禋祀尤極嚴恭曷更中外之多屢
益顯高明之垂右銷旱蝗之孽侵格豐年旣大
甲之腥溢為和氣既訖小康之效益崇大報之
儀况嘗泮饗於堂筵茲用恪修於郊類方將推
箕而迎日至文且奉瑄而見雲陽為百姓以祈
敢云專御來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羨戒先期置
乎群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于南郊
咨爾彼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郊祀大禮赦文

朕以眇躬嗣承先烈今寧王遺我大寶茲特守
之甚艱而上帝監于四方實照臨之有赫居懷
兢業罔敢荒寧自更化之惟新益厲精而加勉
一日必謹五年于茲幸昭受於天休獲鞏安於

國步昔羽檄交馳之地今惟玉帛之往來昔粒
 食垂罄之民今有京坻之充積豈繁縟涼德憂
 小康亟詔有司稱秩元祀故嘉薦屢修於重屋
 而綽儀久曠於崇丘茲惟其時祗率舊典奉幣
 而款真宇灌圭而朝太宮合祛兩儀升侑二
 祖樂倫圍鍾之奏詩歌成命之章象質素於陶
 匏罷周張於黼黻蓋極天下之物不足報功惟
 盡內心之誠庶幾克饗有祝史正辭之告無祠
 官祈福之私高靈顧歆協氣充塞飛靈六出既
 先事以應期爨日重光復彌旬而開嚴雖迄熙
 成之禮愈勤祗栗之恩緬懍 慶曆之郊裡恭
 味 仁皇之諭旨除降祥之地而懼采切席已
 安之勢而念益深大哉聖謨實為可法矧如菲
 質敢替此心屬當外內無患之餘尤軫夙夜畏
 威之戒欽念求端而從事莫如尚德以緩刑其
 誕布於恩綸庶均宥於帝祉於戲天生民不能
 獨治故付予統理之權后非衆罔典守邦宜加
 乃困窮之惠惟內之群工庶尹若外之方國元
 侯共體好生之仁俱懷拯溺之念推德意以達
 于下諷疾苦以告于朝俾萬物各遂其宜微一

夫弗被其澤庶膺眷佑同享丕平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
 郡開國公錢象祖授少保加食邑一千
 戶實封四百日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

制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
 維朕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奉師傳
 之重厥有明命告于群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
 深材猷瓌碩生重侯累將之裔有先正名臣之
 風其踐政涂非群議於兵舉駭開之日其登揆
 席翊萬機於朕躬親攬之初功名赫奕以不居
 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
 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虞協風揚後律
 之蘇猗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黃閣
 諧之若久宜青宮調護之勞獨興嘆於帶南諒
 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將舊勲學士象四時
 仍延恩之邃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
 臺更使領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載元良之
 正萬國風嘉輔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藉謀

敵之益勿以爾身之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往
殫乃心祗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
壽觀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

食實封制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
以垂百代之憲故齒胃行而國人化主卷定而
宗廟安既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
父夙號賢王其頒制冊之公用聳廷紳之聽具
官師撥器資宏裕業履端醇速事 阜陵恩隆
猶子之愛受知 光考詛均同氣之親而能恪
守官庭動循矩度賜履襲秀園之舊辨儀恭宰
路之崇德盛而禮彌恭位高而志愈約朕若稽
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 至道
朝元之故事顧瞻群彥紛鵲路以充庭有帝宗
奕儼貂蟬而在列妾加命數以侈榮懷仍節制
於元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
煥宗正二星之曜申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
畝之重百辟所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
之舊制節謹度當毋忘宜尼守貴之言於昭令

敵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
王不儔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

制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
人倫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
典章文物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
賚宜先近親其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
猷淵邃雅量冲和早晞沛輔之賢矜嚴有度晚
慕辟強之節清靜自娛以真王紹服於濮園以
大將擁旄於雲水振振信厚蹈承平公姓之風
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星之位聿
彰游震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丕隆國本鋪鴻
藻而伸景錄誕舉邦彞有偉奇英與陪盛禮爰
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締冕篆車俾政叅
於寅亮珍臺閒館仍自造於燕顧增衍真禽併
昭茂渥於戲大宗維翰朕欲致本文之強三孤
弼予爾尚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
斯無媿以德詔爵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
特授

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
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
職論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蚤建皇儲迄
成經典迺眷股肱之良弼風殫羽翼之深功其
敷渙恩以詔群辟具官史彌遠寬闊而鎮栗剛
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
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持橐於甘泉即橫
經於資善珠磨令範斧藻大猷掃浮雲而開泰
清再康天步尊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基乃登
籌帷乃榜台宰進則謀蕃黃閣以變諧萬化之
元退則陪輔青宮以講明三善之益展也宗臣
之望凜乎先正之風屬載考於上儀當亟褒於
中鉉義深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賞或忘勞何
以示賢能之勸用晉文階之峻申陪井賦之優
於戲日重光而月重輪既不昭於令德河如帶
而山如礪方首序於元功惟君臣相得之甚艱
而事業當圖於不朽勉摠閎閎副殊知可特
授

揚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

食實封制

朕蚤建儲闈聿修冊禮黃麾設伏眡元會之盛
儀麟奠充庭奏明安之雅樂班行悚動朝野歡
康既開宗祏之休且錫后家之澤維親賢之莫
二肆命數之蕪崇揚于大廷告爾多士具官楊
次山者明而肅艾簡靜而裕和早奮右庠芳貫
九流之縑與晚聯左戚尉為回姓之儀刑自膺
齊旋繡衮之華久遊開館珍臺之佚位忝將相
行無改於布帛名在族嬭身弗留於輦轂得遂
執避權之體有闔門養重之風惟朕躬親攬於
政機顧后德實多於內助比宜離明繼照之象
尤資坤載順承之功典策告成邦家切慶若時
懿屬可限尋章其登外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
苴茅之貴指洞庭之野摩幟不移晝滁水之陽
封疆特大宜為異渥更據前聞於戲若古訓言
位祿匪期於驕侈維大明長謙盈隨示於益虧
爾其守樊侯謹約之規晞實君退避之節勉有
思蓋思保寵榮庶無後艱水有終譽可特授少
保進封永陽郡王依前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
觀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令所司

擇日脩禮冊命主者施行

奏劄子

臣恭觀陛下以東宮冊禮告成明詔疏恩殿里之賢寵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然其老成靜重公論素所推予身為外屬而避遠權勢不居京師治家教子風聲凜然誠近世砥礪之所未有意其賢德及簡聖心故因鉅典之誠特示寵擢臣承命草制亦能推明陛下所為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然臣伏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息寵太盛為外家之深戒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興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止考奢益為觀聽所譏惟二人者其所操持若是故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為史冊之光巨愚竊謂二人之言蓋陛下所當知而殿里所當鑒也夫倚伏無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贊若駭機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豫慮伏惟陛下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追跡梁竇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之福而不

昭滿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臣以非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故敢因事陳愚妄希李紱白居易之萬一惟陛下裁赦臣不勝大幸謹具劄子陳奏以聞伏乞 睿照

史彌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夙興臨朝夕惕念治權萬機而兢業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于艱疚之中素冠纓屨既畢禮經之制赤緇几几肅新李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史彌遠清明而注重宏毅而粹溫勸相我家世修旂常之載端誠於國心逾金石之堅當群狂之橫流仗孤忠而首奮不為禍福之慮獨激社稷之言掃袂第於太微乾端澄肅正少陽於貳極震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蔽自于東武徒權制而能以勤勞庶幾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風有折衝銷萌之畧雖閱鸞至孝欲舉三年之哀而元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

徽章論道巖廊蕪德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
模範之良以并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
舊典匪予汝私於戲天難諶斯詎敢志惟幾惟
康之戒民亦勞止蓋安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
愛日以有為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
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瀆勉行
所知無媿前哲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
進封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
星聯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師兵之
衛惟于圻父扞我皇家其預贊書以誅群聽武
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夏震性資樸重風
稜沈雄早振迹於額行晚策勲於盟府執戈衛
社闡如驍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鷂之擊心
惟享上誼不辭難遂亞中權遂司留務危微道
千廬之邃肅摯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
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
之使領豈云假寵予以勸忠於戲若時將帥之

臣蓋無越六旌之貴維我 祖宗之世率以旌
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躋惜功名之易老
惟庶可以飽士惟公可以服人往其欽哉勿替
朕訓可特授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
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
封武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授齋壇之鉞方渙號之誕敷挂神武之冠
忽需章之亟上若時虜將厥有駿功致折解於
殿巖肆進養於尉府敷我明命告于洽朝武信
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夏震少以勇聞晚由忠
顯頌屬攬權之始與聞去惡之謀以號令一衆
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圖王事若多祚
領羽林之時絲列校而秉中權自廉車而陞留
務父總疑嚴之護甫頡節制之推而受寵若驚
以疾來諭念將冀呂蒙之愈莫如聽李靖之婦
庶休精神以便藥石佩秦官之印綬式獎爾勞
建漢將之鼓旗俾仍其舊胙之侯爵豐厥圭命
於戲垂車而傳子孫雖已從於閒遠闔門而養

威重猶可備於諮謀尚勉衛生毋忘報國可除
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舞陽郡開
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
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呀
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 阜陵之近
屬存者幾人有嘉秀卹之象賢蔚其未老方賴
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于大廷敷我明命
具官師垂器資閑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
襲父師之餘訓建旌開府富貴無矜矜之心鳴
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
佚於祠庭載渴渴儀刑每屢朝夕龍旂孤鞠尚庶
榮伯父之來乘馬路車其敢忘君子之錫云胡
抗牘函請往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
斯疾重違其志姑遂厥私宜陞亞保之班併行
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揆技
業之優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
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可

吳瓌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
周任矧之德終古難忘顧中興陰馬之家舊人
無幾獨餘一老又列三孤遽謝事以言歸為披
章而太息敷時顯冊告爾庶工具官吳瓌逮事
高皇馮休 憲聖以位則絕九卿之席以屬則
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弗懈退遜如
廣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若樊宏但欲守謙
而全已維 大皇之盛烈有大造于我家慈惠
宅心端母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內擅於 三
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身之未
老猶朕志之少寬迺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
溍俾亞維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
仍舊服申錫新禽於厥老成國之著龜懿感予
之肺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尚保垂車之榮未
忘授几之寵可特授少師依前招化軍節度使
華國公致仕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
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史丞相回授加恩進封求國公加食邑食
實封制

門下三代之教太子必惟端士之求五等以命

諸侯無越上公之重。臧子昂輔文朔震宮。若時
 祖宗謨訓之書。尤賴朝夕講論之力。既聿新於
 令德。宜優答於元功。昨土分封。揚庭置衆。具官
 史彌遠。直方以大明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
 石昭求世之烈。而伊陟格于上帝。克薦前人之
 休。自入侍於甘泉。即泛游於資善。收威柄而尊
 王室。密贊至謀。建儲貳以重宗。祧獨陳大議。暨
 秉鈞。樞之任。益殫羽翼之誠。謂將開迪於英猷。
 莫若恭稽於成憲。繇藝祖而至真廟。源流
 一道之相承。自治體以及邊防。渾噩百篇之具
 在。肆因誦說時寓。箴規伴元良。有得于中。猶列
 聖寶。臨其上。屬周厥帙。爰獎爾勞。廼屢形考父
 之恭。期必遂范宣之遜。勉胞階品。僅行賦輿。踵
 先正賜履之邦。示奕葉傳龜之範。若太公於齊
 姬。公於魯。有周以表珠勲。而呂氏之申。韓氏之
 儀。我宋以為盛事。載敘新渥。增煥舊聞。於歐
 父子登庸。既萃一門之羨。君臣相敎。當圖千歲
 之安。朕方惟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之匪易。
 尚懋播籥之業。永堅帶礪之盟。

希擇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進封制

朕遵列聖之撫厚同姓之禮。維雍容朝謁。未
 嘗貴以事功。而焜耀寵名。或兼榮於將相。矧予
 慶後時。乃宗英其分。陝有召公之風。其治魯有
 伯禽之政。遽茲告老。寧不疚懷。明敎贊書。丕聲
 群聽。具官趙希擇。出藝祖神明之胄。擢阜
 陵俊造之科。行若不勝其衣。而有任重之留言。
 若弗出諸口。而優經世之材。以瓊源屬籍之親。
 守圭竇。臞儒之行。自縮楚東之印。迨持江右之
 麾。悃悃無華。慕漢京之循吏。清靜自定。師蓋公
 之至言。比奏最於全吳。俾偃藩於姑孰。庶樂坐
 哺之樂。可忘卧理之勞。廼貢誠忱。願從閑燕。進
 班奎。殿賦祿珍。臺會詒墨之未乾。已囊封之狎
 至。覽觀太息。訓諭莫回。所期爾壽。而爾威詎意
 斯人。而斯疾其膺。元戎十乘之拜。併眎上公九
 命之儀。以賁菟裘之喘。以昭麟趾之寵。於戲。維
 今人才難得之日。有若公族間出之賢。非獨填
 撫。侯邦。賴翰垣之重。抑亦夾輔王室。倚枝幹之
 彊。顧中道以退休。拊予衷而增慨。尚其冲奮對
 此。褒庸可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致仕進封天水郡開國侯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 御前諸軍

都統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瞻懷西土之功臣雖
軍國異容莫與執違之列而戎祀大事盍均役
朕之恩渙是明綸乎于茲聽具官王喜性資粟
銳風槩沈雄窺王帳之奇蚤研窮於機略拓銅
梁之阻晚震憺於威名誠存金石之堅功耀旂
常之載久懋戎於順政旋易戍於武昌紀律精
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譚愍暇居然折千里之
衝屬予拜况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闡用荒采
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爾當視以為尊
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爾當推以為撫士之方盍
懋勲庸永綏福祿可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挺舉萬壽觀譙令雍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誦曲臺之文展園立之祀敢言菲德足
膺皇皇后帝之歡獲迄曠儀實賴肅肅辟公之
相迺瞻龍潛之舊厥有駁奔之勞其敷詒恩以
洽邦慶具官譙令雍温恭而有恪博譽而好修

自我 先皇俾後游於朱邸迨予初載又司謁
於彤闈當春知未熟之時抗蕪靖無求之節甯
壇煥寵恍閱周星祠館清心澹如一日視執權
若將况已處富貴不以驕人屬祇薦於明裡俾
肅陪於嚴衛念西鄰之禴祭受福既多豈南陽
之故人跡封可後其因舊履更啓新畬以廣欽
崇之釐以旌伐木之助於殿賜爵於廟王者之
至公事君如天人臣之明誼往堅素履式對鴻
休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
未皇大報賴天地降祥之應婁獲豐年三重晏
清七政明潤迺御齋輅迺升嘉壇待祠數百人
咸肅雍於漢時同姓五十國疇表偈於周盟有
偉耆英實恭薦獻其盼贊毋以告斯廷具官師
禹志行潔修性資凝粹黃派玉瓚挹之而有芬
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呂屏驕倨貴時之習
迪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驂旌父安珍館雖跡北
闕之朝謁每問東平之起居比躬太拓之祠懋
標 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履載之難窮環顧

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茲祀嘉乃同寅其進
朕於孤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 皇祖篤宗
支之念下以伸冲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
不敢康王者所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
所以求令名朕方堅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
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母族訓言可特授檢校
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充
秀安僖王園令兼秀王位檢祭尊長天水郡開
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吳琰除檢校少保制

門下朕詠曲臺之儀肆園立之祀鳴鑿夙駕喜
景氣之煦暄真璧宵昇仰月星之明概靈娛來
格熙事備成惟泰元尊既授漢皇之策賜伯舅
胙宜均周室之恩其須贊書以穆師聽具官吳
琰馮休四姓際遇三朝遠勢辟權蚤踐樊陰之
矚順神養素晚師黃老之言飭躬期維於前修
教子蔚為於時用比展宗初之謁求懷 祖后
之慈瞻長信之官尚存遺範訪渭陽之里今鮮
近親克有典刑維時耆艾屬截祠於八陛賴留
衛於九重載嘉忠勳且厚寵秩參華孤棘之貴

衍食轅疇之豐匪徇予私蓋均帝祉於戲歌成
命之頌朕方勤夙夜以緝熙誦外戚之箴爾尚
鑒古今之成敗惟上下共繇斯誼則邦家永享
于休諒惟老成毋族訓告可特授檢校少保依
前保信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廣陵郡開國公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
一百戶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

日脩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枝忝扶國棟念昔 仁祖獨優
荆卽之賢若時 泰陵尤厚蓋王之禮益明德
莫如睦族而貴老為其近親廻瞻耆英宜加異
數其敦典冊以諭臣工具官師揆擬信厚之姿
蘊醇明之度風流紉其巾美標望冠于宗盟爵
為真王位列孤傳年高七袞德萬皆謂年尊身
歷三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惟
功在於我家改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
僅幾人在建初之四王最為稱首念典刑之足

尚豈命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米邑於戲錫爾多福匪顯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有資於遺老尚緩看壽式對龍光可

詔

准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

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勅門下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誘休而為暴靖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承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燬焚傷若與懷為之肝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覆盪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肯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在昔 乾道 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炯之徒雖暫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

待朕言而後諭今則宏開禁網詭布寬盡推予不殺之仁昇爾更生之路倘復舊業即為良民棄兵弩持鉤鉏苟知舍逆而效順問田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即安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宜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肅副朕心其楚州衡郴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外其餘脅從等人如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科舉詔

勅門下朕惟教 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彥歷臣碩輔多此涂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涼菲獲承玉緒所冀并天位治天職者非一時賢士大夫乎故自踐阼以來凡數下寶興之詔思得英傑協圖康功而前者妨臣崇飾教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為偽忠亮鯁切之言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文體浸以不古肆朕更化之後息邪說以詎設行關正路而徠忠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茲大比爾多士其各行所韞試于有司賢書來上朕將

親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蓋與周之先王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潔濯以副招徠之意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自而動者至殊

忠規六十四字為恭及量

機貼去重及今但存和本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詵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令道而一於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為時闡人又踐計省尉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為真常伯豈直以是為卿寵我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薰俗以庶幾盡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乃先正以直道讜言侍從我烈祖著在國史既為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夙流未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駕資其直清故使與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謙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時文部繁爾世官其以家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顧誠餘事焉用多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美重无良博選一時之英俾司輔導若時詹省實亞實筵必擇其人欲使開仁義道德之要必顯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覲鴻儒首參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戎尚有簿書

之責孰若優繇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
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使守於一
譙庶益禪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
官致仕不允詔

勅具悉知止遺榮為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
之令猷蔚以舊人儀于法授年雖耄艾居然視
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為禮盖有三
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誠况莫崇乎八座之
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
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于鄉里孰若優絲在列
使名聲重於朝廷勉效厥官毋拂予意所請宜
不允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竦
乞官覲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衛社之忠整戎之畧擢從環
列寄以腹心番務之秩亞于節旄嚴陞之權冠
于宿衛待遇之意可謂超軼故常矣卿將何以
報朕哉惟恭勤弗懈足以扞王家惟恩威並行
足以齊師律則卿不慚於居寵朕無愧於知人

若夫慮忤物之括尤思引年而就佚此人臣包
全之計非古名將所以自期者勉承眷倚毋復
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
師弄乞界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膺欽之材通明之畧三踐常伯四
尹神皋維今同姓之美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
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履錯而弗辭
當怨誹而不恤使邦幣無墜民食告充困窮有
瘳怨歎復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
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僅
施而靡克精神尚壯而懷歸政當溝乃方新之
初遽謂疆弩垂盡之末校義未應難於勉從所
請宜不允奏劉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難之士
不能發再之力已疲
惟聞征則以為害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大
手賓客雷孝友乞界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
披其澤若已綉之漏中未聞以獨善為高輕去
就為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于今孽上服動風

夜匪懈朕躬之所春荷朝野之所觀瞻何憊何
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憐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
公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
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亞亦去時
寧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論
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
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優免俸奉
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
君亦時以行其志朕所為置卿於禹敘之貳屬
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矜
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
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冀賴宜忍君臣
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
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書曾映

免除吏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周冢宰之職三公兼之所以統

百官均四海非亡卿比也若稽古 神祖倣定
官制為一王漢天官當伯位叙充高遠于 元
祐非執政舊臣不在茲選朕更新萬化于今三
年真拜是官四人而已顧不重執卿方嚴簡重
有先正之風忠亮篤實為過臣之表間以大司
冠兼筮銓衡鑿裁之公達于朕聽于維寵嘉之
即命為真非卿誰可覽觀來奏殊異所聞謂方
斯去之聖懼有國選之請夫引疾以自閑卿志
也登賢以自近朕心也卿欲必行其志獨不當
體朕倦々之心乎亟其祗敘毋違朕命所辭宜
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充
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
奏劄子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
川制置大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捐軀徇國之忠有戮難靖民
之畧誠亦昭著勳庸赫赫然又欲遠山甫之歸重
涕借寇君之顧故易宣威而開制閭仍秘殿而
加大名所以聳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
崇則瞻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國常典而卿辭之

至再何邪勉循已定之規懲建無窮之利使邦人懷葛亮之愛而夷俗畏德裕之威豈不躋於所辭宜不允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官觀免奉朝請任

便居住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第知孝悌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郡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厚民苟相安卧治可也遷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

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

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仲舒之對策事婚卹有閭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傳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奉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景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

怒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丞丞承茂歷來告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有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歛然宗之高卧十年肯為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為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新誼乎而况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未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再上奏劄子乞放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声色不形觀
聽自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
時論稱其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
出入三年曠更二府雖彌縫輔贊初無可見之
功而緝熙調娛自有不窮之益况昔者三賢之
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雷以輔予俾
斯世臻于極治倚毗方知去就豈輕獨監光歸
然庶幾為魯國之鎮使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
之心宜体至懷勿重妻請所請宜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元委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即楚補費
何所建明拜晚步趨率皆強勉十月所
存於彙影視頰在列歸慶無形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統衛上將軍鎮江府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燕知揚州軍州事
充淮南東路安撫使節制淮南東軍馬畢再
遇乞丹一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教
人御衆之任往懷既厚屬望益重輕者盜發所
臨聲搖旁郡迄憑指縱屢以捷聞朕方操子奪

之柄以馭臣明賞罰之公以示信爾庸既茂方
且圖之何疑上章欲賦祠廩况今創殘未復愁
數尚殷還定撫摩責在師帥又勞念佚他人可
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
沈誥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文昌揆古之司蓋以待從論思為
職以卿老成直諫擢在此官庶幾輿論嘉言日
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
固非優賢閱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
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
觀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庫當毋愛一身
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
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燕詳定勅
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迺者地官以缺貳聞顧詹在廷弄印莫
畀而獨起卿以家食釋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
為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
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

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
一分之賜也諺曰不可為而釋位以求去是豈
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
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翰林詞草

答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
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 皇太子冊寶
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承 宗廟之重惟稽古建我元子于
東宮粵二年秋躬即大慶行冊命禮鐘鼓在虞
衣冠在廷洋然和氣克塞上下俾朕得以垂萬
世休無愧 祖宗付託之懿者皆吾大臣輔贊
力也卿以宏深正大之學端亮純一之誠風簡
朕心從游資善迪我儲德底于光明密決大計
以安天下遂繇賓傳升亞維師教論德成既顯
且久未有丞相若第進一官姑循故實顧朕
意猶以為嫌而卿欲辭之得乎亟抵渙恩毋過
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燕太
子賓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婁機
正議大夫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

書樞密院事宇文紹郎辭免 皇太子受冊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更化之始首建儲闈宗祀之前舉行冊禮宏休懿鑠照映古今神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組青宮既殫出入諭教之勤後與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錄謂典章何傳不云厚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朕安天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祗承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映辭免以

皇太子受冊了畢本宮官吏等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建我元子于青宮屬卿來歸寘在詹省以方嚴蘇裕之德翼恭敬溫文之美今三載矣冊禮告成恩偏寮案豈以端尹之重而可遺乎卿其祗服徽章益思所以輔吾子固萬世磐石之基是惟朕屬任之意控詞雖力義不可從所辭宜不允

賜朝敬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辭免該遇

皇太子受冊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日吾元子之在資善也卿以當世儒先橫映左右蓋於火燃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漬之功越既升儲徧歷官寮迪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役容啓沃裨益孔多朕方嘉爾之勞恩所以表厲而未望也禮成增秩亦維其常何必搗謙晉我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任遠

辭免 皇太子受冊畢本宮官吏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古之論教太子者必以選左右為急朕既參稽古誼正少陽之位又擇孝悌傳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惟卿以淵源純粹之學服在茲選實能以正言正行恪迪儲德國本彌固卿之力與為多焉典冊崇成例俾增秩雖名即自矜豈有望賜之心然功庸不報亦非待賢之誼往承朕命母煩固辭所辭宜不允

東妻云厚在臣當存休固之

諱敬同舉吏俱
懷望賜之心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衛涇

辭免 皇太子冊寶推恩以昨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褒德錄賢不以新舊殊其禮論功行

賞不以中外二其心卿名高一時學貫千古捐

身閱策力裨更化之宏規造膝輸忠與决建儲

之大議暨陟疑丞之任首蒙賓友之聯正事正

言效見聞而無隱重暉重潤資啓沃以居多屬

時典冊之告成載念勲勞之當紀宜其居外而

可返遺第晉文階式昭養意毋徇謙撓之素丞

推渙渥之承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

南路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免更化之後

親祀南郊熙事備成慶均中外安丙衛涇

俱以近臣宣勞藩闕各特轉一官恩命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昔周天子有事于先王於齊則賜之胙

於魯則歸之脰豈非股肱王室之重則當同其

福祿之休日朕經典告成均慶中外維西有蜀

維南有楚皆以近弼作子元侯勲名爛然並著
竹帛子維寵嘉之士子制書命進崇秩亦周褒
齊魯之意也今卿抗章不拜願以天道虧盈為
言夫五服五章以待有德雖云朕命實本天心
朕固匪出於私卿尚何辭之有所辭宜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府事

安丙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特轉一官恩

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自

更化以來分命邇臣付以藩閩俾之拊循兵民

填其疆場戎干載戢穡寶用成庶幾無外顧之

憂矣於是托嘉壇秩元祀典禮具飭神人允諧

願惟屏翰之勞莫止駁奔之比以優隆之典所

以獨施於吾重臣也今邊候底寧民物孔庶卿

其益務綏靖以稱朕心命數之蕃方自茲始會

是一秩而可解厚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頤乞許

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昔者忠臣以言去國有晉蔣不偶

而終其身者有技開未幾而還踵登用者公道之開塞率於是焉占之朕王承 祖宗崇尚謙直凡自初元以來蘇論事去者更化之後亦有存而未召召而弗用者乎惟卿饗饗匪躬名在諸儒之右首觸權倖一去十年越既來歸實在經帷從容獻替朕甚嘉之間由貳卿進攝宗伯馮珮澤笏出入闕庭使薦紳大夫相語曰此慶元諫爭之臣嘗誅而復伸者也激高風而勵頽俗庶其在茲卿方懷歸殊弗吾意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無太子賓客襄機感疾乞許納楮不允詔

勅具悉昔太公既老猶起海濱晉侯雖病疆輔太子朝有華髮之良國之福也豈以晦明風雨之不常而輕聽其去哉已詔有司予卿朝謁之告卿其頌精神近醫藥以自輔歸榮之請朕未欲聞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十日

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

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三孤之官貳公弘化朕未嘗輕以授人也而况茅土之封自 元豐命曹佺之後施諸

后族越不過六七人今朕因青宮冊禮之成既擢卿于亞保之位又以 累朝待元舅者特卿可謂不世之榮殊常之遇矣非卿老成靜重蔚有令德朕敢以天官為私寵乎往祗朕恩圖所以稱此者循牆之避宜畧常文所辭宜不允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東都有賢戚曰陰識以椒房同氣之重而能謙冲自處為世祖所嘉尚每指之以戒戒貴戚傲厲左右焉今朕有卿亦猶是也儲閔受冊推恩外家顧惟親賢疇出卿右三孤之拜王社之封所以褒表耆德為戚里勸也朕命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潭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

事兼提點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在

辭免 皇太子受冊了畢除承宣使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朕嘗閱東都之史見明德焉后撫育儲嗣之功著在簡策焜耀來世未嘗不深嘉而屢歎也粵子元子蚤正春宮保惠扶持備殫勞悴皆至哉坤元之力其朕漢事尤有光焉典冊告

成疏恩外屬惟卿伯仲夙著賢稱富貴無自滿之心忠孝有熱全之節若時晉務實亞齋旒肆繇察庶並命褒陟書不云辱用德彰厥善朕之寵卿蓋庶幾辱此卿其何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請即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川蜀待闕州郡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昔蕭望之以諫官補郡吏不忘雅意之在本朝呂元膺錄給事守同州復以讜言而晉左右朕惟宣帝憂民之切不如憲宗納諫之明若時近臣可使輕去卿以有用之學不窮之材冠多士於臨軒之初踐禁涂於更化之日其侍經幄以正道沃朕心其攝瑣闥以忠規裨朕聽方有賴批鱗之直可遽為此馭之行其安殿官益勵爾操使朕無愧元和之主卿亦有光先漢之臣何必守藩乃為報國所請宜不允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錢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建儲之始稽用賢與命二三大臣並職輔導于東宮卿以台衡之尊兼師傅之重須眉皓然衣冠甚偉有如綺里之侍宴廣閣惻惻側屢有諫正又如張醜之在經帷朕甚嘉之雖去國之久未嘗忘也肆因顯冊之成命晉孤卿之秩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朕心蓋庶幾焉毋庸固辭弗我眷意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映乞今謝事歸養沉病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昔之賢哲輕棄軒冕勇往不回其說有二或時君信道弗篤不足與有為或同列慧賢者多不去則有咎故二疏享知止之樂香山全退傳之名今朕虛已待賢常若弗及衆正在列不以小人參之士而無志當世則已苟誠有志可失斯時况卿位冠從臣責任不為不重職居宮尹寵遇不為不優一旦浩然欲去朝廷而傲丘壑固足以遂知考槃之志獨不使朕獲權輿之譏乎所請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還服制不允

詔

勅具悉在昔 昌陵興帝王之業惟時趙普建
杜稷之勲奪哀情於艱疚之初蠲起復於祥除
之日未聞有請欲許終喪茲故實之甚明在信
書而可攷卿為碩輔繫國世臣以忠純不二之
心奮剛毅必為之節力陳至計正儲闡少海之
尊果蹈危機安宗廟泰山之固粵後人望登拜
台司有調娛中外之功有經理久長之策豈容
頃步輕去朝廷矧禮極哀榮既事親而無憾則
義均休戚在體國以宜先益堅致主之心庸副
教忠之望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克京

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

士依舊知江陵府克京西湖北制置使不

允

勅具悉朕惟荆襄上游屏蔽南服間者邊事之
興被兵為尤甚生齒流散田萊多荒蓋嘗喟然
西顧而歎曰孰能為朕勞徠還定俾復其舊乎
卿以法從之英首任闡寄撫柔遠近得江漢之

心政聲流聞朕意以擇維 昭陵圖書之府邃

在西清俾卿職其間庸示風勸往服朕命益綏

吾民庶無負褒表之意尚何以辭為所辭宜不

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補

還服制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
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卿
世秉鈞衡望隆柱石以身徇國昔嘗捐家族而
弗辭移孝而忠今可執親喪而為解矧歲月將
臨於祥禫而哀榮倍極於始終其在卿心夫復
奚憾顧今朝廷之上有宵旰之憂朕方喟然思
與濟此尚念倚毗之切勉恢康乂之圖庶允答
於民瞻亦有光於慈訓所請依已降指揮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兼機

年齒衰老疾病易生乞許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為天下之老有大臣之風越後

衆言擢在二府所資從容論道之益非有奔走
宣力之勞何為上章款致厥事者畢公弼亮四
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在位而以禮自防卿
年雖高未至於是其思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
瘼之憂急於己疾勉徇大義勿復有云所請宜
不允仍給假半月

宋書云有不
德麻吏之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
令官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乞效官偏壘
不允詔

勅具悉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祿者
分人之憂卿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茲多事之
際當以盡瘁為心云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
靡盬詩人有不皇將母之歎今卿所遇固異于
斯進則存伏朕前退則怡愉膝下苟能報國自
足悅親尚思勉於功名庶兼全於忠孝所請宜
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我朝之幫章最得先王之遺意以
道揆權法守故能昭合人情之公以儒者議刑

名故能深原天討之用長我王國不在茲乎卿
蚤歲朝行久勳屬筆晚參政路嘗與提綱惟心
平可以酌律令之重輕惟學博可以訂古今之
公華茲馬申命重謂得人勉終已試之功毋以
不能為辭所辭宜不允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充福
建路安撫使葉時乞界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前日守將屢易之弊至於居官數
月輒遷有新改更代之煩而失上下相安之美
朕甚厭之故嘗深念縱未能復唐虞九載之制
獨不可因任賜書如神爵五鳳閣厚卿性資粹
明學問淵博頃勞瀛後出鎮全閩以忠厚及物
之心施平易近民之政曾未期年遠近愛之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卿既庶幾乎此矣顯不
少留以緩朕赤子可辱勉安厥官毋拂朕指所
請宜不允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都
統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界在
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

帥之臣克自祗畏雍容進退不失令名者曾幾
人哉蓋矜功則志易驕怙寵則身易危其勢然
也卿拔自我行又董師律威震夷貊勇聞江惟
而能慕古人知止之風察天道虧盈之戒便朝
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矣然而祿
力方別精神尚強當勉未為之勲業益思無負
於恩榮姑徐爾歸往聽朕訓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

沈誦乞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月正元日朕群臣朝當三陽彙進
之時場然有感於易之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然則老成耆德之彥其
可使之輕去也哉卿質直敢言清脩有守方資
雅望以重本朝矧寡叔之力雖愆而楚丘之謀
始壯尚其祗服毋替告猷所請宜不允

賜寶諫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州府劉甲

乞許納祿退安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 元祐忠賢之世鮮或有聞西州
人物之宗今其餘幾卿洪毅有守篤實不欺器
能適用於閒暇之時風節自持於變故之日頃

繇南鄭易殿東川甫及期年稔聞報政鄉閭非
遠初何殊畫繡之榮精力尚彊母憂羨安車之
樂勉綬民瘼庸副朕懷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界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為國者必有文武兼備之賢威名
素著之彥使之端委廟堂圖議帷幄然後足以
弭未形之患收無競之功卿器度恢洪材猷英
特迺者總戎外閫風采隱然登登樞運備器忠
蓋今雖漢池之警蕩滌條有期朕心所憂正在賊
平之後維持鎮定方將與大臣圖之而卿遽請
奉祠以求自佚非所聞也矧卿德望並隆中外
所恃當身任經綸之責可輕為去就之謀勉聽
朕言勿履再請所請宜不允 奉制云今幸皇極
德備盜賊蕩平甲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乞祠祿不允

詔

勅具悉卿以西州拳勇之英名撤朕聽擁旄仗
節極將帥之榮必能忘身乃可報國今疆場晏

然非有執干戈接枹鼓之役也惟公惟廉以勤
撫我士卒使戎政日肅武備日修則優跡折衝
可以忘老還求閒逸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啟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界祠祿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人主用賢之功必悠久而後見大
臣體國之誼宜進退之可輕卿靜重有謀沈深
能斷自登簪橐清華之選即值干戈倣擾之虞
屏蔽江淮蕃宣襄漢牧人御衆有冠恂之材治
軍理民兼武侯之畧參稽輿論權貳樞運鎮撫
四夷正藉威名之素調娛萬務方觀智識之長
疊覽來章遷析去位豈有能應慶於前者紛紜
之會而不能運籌於今茲聞暇之時舍朕而歸
其義安在尚念倚毗之切勉恢經濟之圖期斯
世之舉安雖退休其未晚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
克利州路安撫使克成都夔州府夔州路

制置大使安丙乞界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慨念坤維觀在萬里非威名夙著不

足以鎮服物情非智畧有餘不足以酌酢事變
故專任卿以一面之責庶幾寬予面顧之憂遽
覽來章首陳故實爰復申憐為之憮然知卿誠
悃之深有如燼日額朕倚毗之切方若長城其
體至懷少安厥位所請宜不允

大帥云云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

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誠於衛上為朕之信臣老於治兵為
時之良將既越衆人而登用豈容一旦以告歸
矧今師律浸修戎容載肅輕裘纓帶何禦侮之
勞雅歌投壺有從軍之樂縱令自佚何以過茲
為國折衝蓋無踰老臣者引年謝事豈所圖將
軍哉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再挂衣冠不允詔

勅具悉卿自去夏以來數致告歸之請雖言誠
悃非不欲從顧念國計所關為說有二大臣之
道固匪一端至於合和朝廷調一天下非存心
忠厚如古之吉人持論寬平若漢之長者則不

足與任此卿於二者蓋庶幾焉其不可去一也
朝有大政國有舊章執咨執謀繫我元老其不
可去二也今雖紀綱畧定中外向寧乃若建長
策以起治功護元氣以固國脉兢兢業業正在
斯時卿當勉力輔不逮遽求自佚朕何望焉
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巖辭
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宮觀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皇建極以恕及人苟或取一節之
長不暇計平生之素其為忠厚殆過古初卿業
自周行躡登要路方進長西樞之日蓋與聞北
伐之謀雖不能折王恢首事之非而粗知守魏
絳和戎之利物論固多於歸咎公朝寧過於用
恩既予真祠復還舊職與人求備朕不忍為居
寵恩危爾當知戒第堅圖報焉用控詞所辭宜
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
官章頴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昔朕之就傳也 先皇帝妙簡一時之

望以從我于潛藩琢磨以道誼漸漬以經術盡
無異商宗之學甘盤漢皇之得四皓也今其存
者尚復其人登進褒崇詎容或後卿正大之學
足以格君清修之行足以勵俗中緣直道去國
有年肆其來歸擢侍經懃聞閭惻惻動寓忠愛
朕前為有加焉文昌六卿禮最高選載疇已試
即念為真朕於敬故尊賢庶幾兩得之矣抗章
東避豈所圖於卿者哉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
庶子兼同修國史燕實錄院同修撰汪遠
辭免除權工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士大夫有以風節自持道誼自任
標望屹然為人物之冠者其在清明之世豈容
進用之未至哉卿以洪毅任重之資博洽多聞
之學寔似先正為時名流中緣直道見嫉群枉
澹然自守士論宗之更化來歸寔在禁近朕心
資其啓沃儲德賴其緝熙參稽師言擢掌事典
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薦紳方屬目焉亟行所
知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
除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日下供職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職總三銓文昌為重地鄰六傳端
尹為高以卿頃佐冷官擅精明之譽久聯中護
多輔導之功肆加二命之榮蓋極一時之選允
諸眾望焉用牢辭夫綜叙人材不在身言書判
之末緝熙儲德豈以章句文義為先有崔毛之
行然後足以銷浮競之風有園綺之實然後足
以廣見聞之益非卿不能任此非朕不能用卿
函其抵欵益究所蘊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致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日卿引疾自言求釋政務朕嘗以二不
可諭卿矣今曾幾時復有是請夫正人治之表
也耆艾民之望也卿之在朝屹若山嶽鎮靜無
作而群目自瞻去就之間其可以易昔楚丘生
有言使我接距投石則固老矣若深謀遠計則
吾始壯也以卿之聰明疆力獨不當以是自許

辱勉為朕留毋復言去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

侍讀黃由乞昇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遭時行道君子之盛心徇國忘家
人臣之大節故爵隆則務極其報任重則察顧
其私卿被遇祖宗為時耆舊其在階邸以三善
而翼朕躬其居從班以一言而平黨論雖屢更
於藩屏每欽佇於儀刑比邇來歸新聞入告闡
溫厚之文以華國典廣哀矜之指以洽民心方
懋簡知遽祈閑退夫朝廷之事重於閨門君臣
之恩深於伉儷豈以悼亡之故遂斷盡瘁之忠
勉服官常以慰人望所請宜不允

云

東奏臣妻胡氏今以疾亡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璧辭免復元官官觀
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寔
難弗忍使之終棄卿傳家之學貴乎古今憂世
之心形於辭色囊囊酸酸假屬值多虞處羣小橫
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

而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逆返於虜連嘗欲挽
回於兵變謂世讐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遽興
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之决迄成解瑟
之功稽其忠勳厥有本末茲博參於清議爰盡
洗於丹書既復文階仍頒桐廩以示原情之典
以隆念舊之恩毋庸控詞尚克知報所辭宜不
允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湖
北路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
性乞許奉祠歸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填臨兩路出入四年雖用人之道勞
佚宜均顧制閭之權重輕所繫與其勉從雅志
歸尋故里之安孰若因任老臣增長長城之衛
矧卿負材獨異簡陞特深父子一門繼處嚴徐
之近侍第昆三鎮雄分魯衛之大邦恩隆則報
稱宜先任重則倚毗滋厚尚體朝廷之意益綏
江漢之民式佇遠歸奚煩忱請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趙
師弄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 祖武之啓中興今垂百祀以宗

盟而位常伯僅止四人卿輟識通明負材超卓
屢懷文昌之邇列有光屬籍之前聞朕方招額
群英作興庶事者德之考猶多就列以處功同
姓之卿其可便私而去國尚勉靖共之操以酬
眷遇之恩何必告歸乃為知義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
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祿
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戴憲以說經不窮居侍中之職晉
戴逵守道難進論者以為宜備東宮之官朕惟
卿學問淵博號諸儒之宗履行端醇負當世之
望是用擢登文昌兼任詹省進則以忠規裨朕
聽退則以經術輔吾兒朕之待卿者蓋不薄矣
云胡引疾亟欲求歸載閱來章殊非所望所請
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
太子賓客雷孝交乞奉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涼菲之質日親萬幾賴輔弼之臣
共為一體每推誠而任責期措世於不平以卿
剛毅質直有古人之風博厚魁闔有大臣之度

擢在二府于今五年其於貌體之隆初無毫髮之間欲行所志可失斯時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為聞之憮然甚用自愧矧今外虞雖弭而元氣未充多事甯平而長策當建迨天之未陰兩宜謹豫防若水之無津涯政須同濟徃思庶幾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綠直學士院燕侍讀黃由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昔事潛藩居多惠益暨登法從朕有仁言當重華違豫之時朕獲以綠車入侍伊誰抗議卿寔開先此其有功國家者一迨夫權臣竊柄私意日滋群邪翼之和附如響而卿獨蔽正論以鈞黨之禁為不可與深過衆言以發策之愆為不必問此其有功士類者二夫上則效忠於君父下焉弭禍於縉紳有臣如斯朕所嘉賴文昌帥屬經帷侍言正須老成宿望之英日有直亮多聞之助舍朕而去於義可辱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何澹再辭免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祿不允不得

再陳請詔

勅具悉昔周公以叔父之尊而分快服畢公以四時之弼而尹東郊古之大臣宣力王室潤澤生民不以老壯二其心蓋如此卿時之舊德國之宗工出處之間輕重所繫茲庸昇卿上流之寄庶幾寬予一面之憂謂宜逸驅乃以疾論當時寒而遠後朕固有惕于中為民瘼而一行卿亦何辭之有亟承認詔諭勿重有陳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曾從龍乞界祠祿或特闕便鄉州郡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士考賈誼治安之策輔導太子必以正人御性資端良學行醇茂持衡銜部共稱鑒裁之公橫帙儲闈居多啓沃之助雖當盛年晉用之日蔚有碩德老成之風方懋簡知豈容輕去况選則雍容於禁闈退焉密勿於親進顧非有北山之勞初何廢南陔之養尚其抵服勿復言歸所請

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翰林詞草

答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辭政機俾還田里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有身佩安危而不容以家國異視者曰世臣曰社稷臣若商之伊陟巫賢周之呂伋召虎世臣也漢之平勃唐之狄仁傑杜稷臣也有一于斯去就之間俱不可苟而况兼之者乎卿繼世以秉鈞衡捐身而安宗廟勲烈茂盛簡于朕心可緣似續之私遽起燕閑之念惟今百度隨弛賴卿而浸脩四方捨擻賴卿而略定倘半塗而遂畫俾一篑之終虧既非朕圖任責成之本心亦豈卿忘家殉國之初志勉思此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轉官除職等指揮不允詔

勅具悉夫元首股肱古人謂之一體戚休所在

上下同之卿既惟吾社稷之憂朕豈忘爾家連
之邨日聞冢嗣遞天年當食謂然幾失匕箸
念非假哀榮之典不足慰慈愛之心朕秩星郎
進班奎閣寵徒加於身後思靡逮於生前朕猶
慊然卿復奚遜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詳定勅令官沈
作賓乞官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士君子以適用為材而不以空言
為貴以濟時為急而不以輕去為高如卿賁析
守符著循良豈第之績薦司邦計知斂散取予
之權飯牛乃而有餘試蟻封而無窘亦足以觀
適用之材矣文昌八座地望兼崇職在近臣當
思許國顧方厭承明之直羨真館之安是豈急
於濟時之誼辱先正名臣絲賞延而植勳業者
多矣而卿以此自謙非所聞也勉圖而功答我
殊遇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聞公與私不兩立恩與義不並行體

國如家則顧家之念可忘視民如子則愛子之
情可奪惟卿大節朕所深知方其力陳社稷之
謀固已盡捐宗族之計豈容今日或異初心况
聞幹蠱之有人自可殫誠而共政遽求閒退朕
何望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
王隆萬壽官謝源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國家眷獎舊臣有年至而不得謝
者豈獨以爵齒為可貴哉蓋其周旋當世之故
練習朝廷之儀一旦欲有閒焉則安車束帛猶
足以保之此朕於近臣之告老未嘗輒可其奏
者蓋以是也卿膺敏之材通明之畧出藩入從
蔚有壯猶年齡雖高精力尚富雍容祠館足以
自娛豈必挂冠然後為樂勉承眷倚毋重有言
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陳峴
辭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
詔

勅具悉朕登進老成以重朝廷之體尊獎廉靖

以厚薦紳之風卿疆識博聞淹貫千載英詞麗藻焜耀一時退然靡衒於智能卓爾獨安於義命當權門之翕赫甘文館之委蛇衆翼怒飛儀鳳之翔何遠萬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雖暫陪獻納之班旋復因排根而去粵余更化命爾殿藩遏寇虜於江湖之衝管仁聲於嶺嶠之表厥有嘉績簡于朕知與其荐佩虎符以責拊摩之效孰若延登鷲禁以究潤色之長權貳五兵加榮二命庶日賴謀猷之助且漸還典誥之隆亟其來思副此虛佇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黃由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篤舊以恩每務存伐木之義退人以禮不忍蹈陸淵之譏庶全忠厚之風益廣和平之福卿蚤緣迪簡服在禁嚴必善從游嘗與橫經之列甘泉入侍宴躋聽履之班屬此退休可無優數昇真祠於南浦還邃職於西清朕於待秦府之僚殿維加厚卿其存魏闕之念毋替效忠往體至懷亟抵茂渥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具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宣王之雅曰鴻鴈于飛肅乚其羽當時之民流散失職若是其甚也又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當時之侯伯卿士勤求民隱若是其至也用能使百堵作而民安宅焉其功豈一日之積哉間者邊事驟興江淮之間繹騷者數載殆亡異鴻鴈之詩也而卿以儒學之宗任師帥之責惟劬勞之心以行安輯之政我民告饑卿實哺之我民告病卿實蘇之嚴追膏之令而復復卿之力也民之說卿蓋若鄭人之歌子產而朕輕聽其去可厚矧聞政事之間不廢講論之樂從容取治足以自安何必退休以孤眾望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致學士通奉大夫兼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退休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有國之執蓋以得人為疆卻夾谷之倖則裔夷不敢謀夏抗澠池之辨則疆秦亡復加兵况朝廷輔弼之崇實中外觀瞻所繫非

平時素有折衝之畧則臨事寧無失匕之驚卿學問高明智謀閑達許以儒者兼備武文之材自為從臣已稱將相之器延登三祀勵翼一心烽沈疆場之間稜卷江湖之上政傾碩望以重籌惟庶幾銷事憂於未形抑亦顯世臣之有後

優茲求退匪朕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

悻辭允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

勅具悉日者聽朝于垂拱二三大臣以姑孰缺守聞朕倦焉西顧曰此東晉以來名鎮也俗淳事簡有承平之遺風焉非平易近民如魯伯禽清靜不擾如齊相國莫宜居之惟卿持身之德簡而庶愛人之心惠而篤遜東良技孰如卿宜此丙寅之詔所以有易地進律之寵也况卿前在鍾陵當警備之日比守吳門適旱勞之餘勞來撫摩功績懋矣閔勞而處以佚非朕特遇近臣之至意乎式端其驅慰彼黎庶所辭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祿之閑散示

以保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為人臣徇義之倡鬪旃海上莫回蘇武之心抵坎庭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蓋將為萬世立臣子之防夫豈計一門享忠誼之報卿家傳正學躬負偉材護我昭則底綴靖之勲踐政涂則多孤亮之益克有令聞肖于前人所當體予眷倚之誠懋乃經綸之業使中外寧壹民俗阜康豈惟朕心有望於卿抑亦爾祖所期於後苦乃道方行而遽畫功未竟而言歸俾予獲稟賢之諫而卿亦負克家之責於義兩失所異取焉勉聽朕言往究爾蘊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衛溼再辭免除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孟春元月御紫宸朝三事大夫濟濟在列緬惟更化之日屢有輔政之臣勤勞百為功績用懋久安閒館未愜予心是用加秘殿隆名俾填方岳夫當三陽彙進之初而褒德錄賢以順天今古之道也卿當深體此意式端其

驅布宣詔條推廣德澤惠綏田里勸課農桑使
湖湘一道熙然於春風和氣中此朕所圖於舊
弼者再命而僕非所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買
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
或異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于時故年甫
六十九辭官傳之秩而歸休焉清名高行後世
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苟時
君能挽而晉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
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尚邪今
卿以白傳之年而數上澗瀨之請豈非聞其風
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為高致
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吾游毋使
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會從龍辭免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日下缺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東西分臺均於裨國論內外有制皆以

代王言然而六曹之押豈如瑣闥之嚴五字之
除未若禁林之重卿學窮百氏名冠諸儒議論
正而非阿文章簡而有儷以還詔之直必能為
予謹命令之源以演誥之一必能為予顯典冊
之寄在昔 乾道有臣克家實錄早奏之司兼
備摘文之對其抒素蘊以繼前修蓋將為邦國
之華何正盛鄉閭之觀亟祗茂渥寧事多辭所
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陞降九陛
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為寧如閒燕之樂此蘄
去之章所以婁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
以為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
患雖願為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哉
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既老而後達若必引年
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謂瀆黃髮之更不得以
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為羽翼之
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奉國軍承宣使知開門事兼賓省四方

館事無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揚谷
乞界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柔惠且直臨申伯之風退避不驕秉
竇君之節藹然譽處簡在朕心方資肺腑之良
重吾賓閣之寄而上書求退為之慨然昔詩人
以王事靡盬與不皇將父之歎今卿雍容朝謁
無從事獨賢之勞而安車數過有擊鮮娛侍之
樂維忠與孝何廢兩全勉服厥官毋重請也所
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
官章顯乞引年致仕歸休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朝廷所尊實兼爵德典刑雖重未若老
成卿造道深醇養氣剛大在紹熙末以讜言位
諫列迨慶元初以直道忤柄臣獲罪十年連蹇
三絀多士宗其高行當世謂之正人自歸踐於
禁塗仍首陪於經席漢漢皆憚以黜溲骨鯁之
未衰商宗舊學甘盤喜儀刑之復見親賢方篤
避位何名尚殫入告之敵母徇退休之志所請
宜不允

賜中大夫章穎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昔我烈考博求當世之彥以從朕于
潛藩二十餘年之間老成凋零存者無幾瞻念
疇昔怒焉興懷環詹在廷獨卿家舊顧可輕聽
其去哉而引年之章屢卻復上夫尊者文重朝
廷朕之本志也厲庶偶知止是卿之至情也朕
既不獲留卿於近班亦豈不能賁卿以異數延
閣之命人誰問言往服新榮以燕里社所辭宜
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燕太子少
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授春秋終

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天子天下之本非務學無以文德
性之尊春秋王道之衡非謁師無以究聖言之
秘卿識超物表行冠儒先久陪鶴禁之游備闡
麟經之蘊使二百年衰敗之要指悉融會於胸
中而十數家傳注之遺文不拘牽於紙上卿之
力也朕甚嘉之夫弼元良以基萬世之安厥功
為大循典常以疏一秩之寵於賞猶輕毋庸固
辭往即祇命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交正奉大
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章良能瑞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
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 皇
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
允詔

勅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傳太子
甌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春秋
為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檮杌之
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
導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
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迪高明
於德性其為益大矣進官一等茲謂故常陳義
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
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
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 皇太子講
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三代饗國之長原於太子六經致
治之彙備在春秋傳求孝悌道術之英雅明是

非褒貶之旨而卿越繇時望久與實僚每敷釋
於聖言以養成於儲德俾王裕淵冲之念粹猶
膏潤水釋而不知載嘉爾勞命晉之秩願循增
而有請欲及汗其謂何往服褒崇之恩益禪輔
導之力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太平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管田使趙希擇乞昇祠祿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用苛饒以勝姦不若清靜而民自
化求武健以濟事不若循良而物自安故擇善
宣之臣必先慈惠之長雖泯然風采歲月未見
其功而培我本根國家實蒙其利卿秉心餘格
為時德人布政寬平如古賢牧比上全吳之印
玉昇當塗之塵申伯相攸莫如南土之樂及黷
卧治足底淮陽之清遠茲求閒非朕所望所請
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命
烈辭免經筵進講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
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若稽 先朝最重易學對昭素於便
致緬懷 藝祖之風命李覺於成均載仰 太
宗之懿顧如冲眇敢發講論韋編幾至於絕三
卦畫冀明於重六鄉為疇鴻碩密待燕閒每當
從容訪問之餘盡發潔靜精微之蘊俾予上窺
天地之奧遠究聖賢之心體純乾之運而知剛
健之德當修研交泰之旨而使上下之情無壅
既懋格君之益可忘增秩之褒亟拜渙恩毋庸
巽避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無參知政事雷
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
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
客辭免 皇太子讀 三朝寶訓終篇並
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勅孝友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彛訓是
式如奉拱辭如寶龜兢兢焉罔敢失墜是以
皇祖之訓著于夏書文王之謨述于周命故能
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 三朝格言大
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于經惟復

命群儒以授備禁俾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
明脩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于前人其為
益大矣終篇論賞偏于官僚豈吾大臣迺獨弗
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
達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
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曾從龍辭免以 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
篇推賞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隆古盛時之治動惟先王成憲之
師五子之歌具陳皇祖之訓君牙之命亦述文
王之謨此三代所繇以久長予一人敢忘於微
法烈 烈祖 神宗之相授有格言大典之具
垂既常率是以御邦茲復用之而教子卿等越
由時望久翊儲闈當橫快之從容每彈誠於放
沃俾元良養德之日茂知 列聖詒謀之易遵
有嘉輔導之功可緩褒崇之渥往其祗命毋或
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
事黃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之傳曰禮之為國與天地並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大哉禮乎不可以一朝廢也大哉學乎不可以斯湏已也粵惟眇躬獨理尚淺方將洽神人而和上下考成敗以鑑古今以卿深窮周公致平之書獨抱孟子敬王之志以去邇列鴻聞嘉猷故命居夷夔之官俾日陳堯舜之道屬任之意豈輕也哉夫老成進則國體自尊正人用則治表可見朕方虛許以竢造朝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目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古人之倫刑也不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則曰九制王刑必即天論蓋用刑之權本出乎天人主與有司特奉行之耳今吾士大夫以刑為職者非一而大司寇實總獄之成以告于朝是蓋佐朕行天討者也任非其人命曰廢天朕敢乎哉卿氣嚴行方守以忠恕必能為

國謹惜民命茲庸俾爾進長于致官卿其抵服道司推不忍之心行無私之法庶幾對越上帝以迓無疆之休頤不偉茲退託弗能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其悉朕因讀易有感乎復之象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陽升則陰伏君子盛則小人消興替之源靡不歸此茲用並登群賢穆布邇列蓋一日而進擢者數人焉所以廣衆正之塗重本朝之體也卿以儒宗陪禁從謹言直道寔似其先肆命正天官之除首常伯之位論思啟沃實朕無過之地自今益有望於御選舉清平直幹事耳尚休斯意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詳定勅令李大本性辭免除兵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蕙覆為度不忍毒民於兵載尋邪盟以息邊警然修文德以疎不服雖本至仁而

除戎器以戒不虞抑存遠慮肆求耆哲俾長夏
官示整戎經武之未忘亦折衝銷萌之有賴卿
夙推峻望獨負壯猷名聞朝陞靈類亦可行矣
惠洽南夏江漢至今賴之比邇來歸忻聆入告
雖曰明刑而弼教未如掌伐以正邦庶資老謀
以肅軍政成命弗易多辭未為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
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陞
兼修國史燕實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之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者也居述史之官而不明聖人筆削之指
其能勝任者幾希卿為時儒先篤志經學蓋於
尊王黜伯之誼賞善罰惡之權混融貫通如指
諸掌發九起例固所優為今三朝之典未免
闕遺甲寅之記尚多抵牾正賴鴻筆勅成信書
矧卿與達俱慶元史官之藉並命修纂人皆
謂宜往殫副墨之歷以究汗青之緒所辭宜不
允

賜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達工部尚書
兼太子詹事戴溪推刑部尚書兼太子右

庶子曾俊龍辭免皇太子講授周易終
篇推恩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明帝之為太子授經於名儒劉昆
然昆之易學本于京氏以區區占驗之術欲以
成溫文之懿豈不由卻行而求前乎今朕傳選
俊髦輔導吾子惟卿師友淵源粹然出正用能
發三聖精微之蘊裨元良聚辨之功俾黃德日
新震器增重以此受賞豈為無名抗章力辭非
朕志也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新除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
汪達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辭免
陞兼修國史燕實錄院同修撰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太史必世其官下至兩漢司
馬氏班氏父子猶以雄文麗藻擅制作之盛後
之論史者首稽焉惟乃先正以名世鉅儒受知
我烈祖實錄銓衡之長纘筆削之權距今餘
四十年朕復命卿嗣掌厥事豈欲以一職為卿
榮哉顧今三朝之典未免闕遺甲寅之記尚
多抵牾往率厥屬勅成信書使班馬氏不得專
美於前此卿所當自期者抗章避寵豈朕欲聞

所辭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即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除禮部侍郎即兼中書舍人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 慶曆 元祐之盛若文正忠宣之賢雖善人吾不見之歎九原之莫作然故家猶有存者蓋百世而復與卿蚤傳韋氏之經克寶鄭公之笏其嚆諫省以謹論沃朕心其登綸闈以英辭華國體矧邦典攝丞之既久於禮文參訂以尤多載嘉爾勳就正厥秩朕方慨慕先朝之烈卿其勉追迺祖之風用副隆知吳煩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大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遠乞休致不允

詔

勅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適列賴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為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抒及物之軀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

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年甫至而求歸既非耿冲擢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壮志尚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不見卿數月矣以朕懷卿欲見之心知卿未忘於朕也屬聞有瘳則為之喜入對便朝體力如故則又加喜焉顧方日親嘉謀以輔不逮而需章遷上若不容一日留何哉夫恩義相頌誠如來奏傳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此義之大者也若乃圖一身之便安而忘眷倚之至重又焉得為義乎以卿之明當知所擇悉心思報母或他云所請宜不允

賜少保師換辭免除少傅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新治化千茲茲尔年農疇屢登邊鄙不聳豈予一人所能致哉蓋天地 祖宗之靈寔嘉相之也是用迎日之至躬展美報以對越

千神休而禮行之夕瑞應鄉答雲物卷授月星
舒華亦豈予一人所能致哉群工庶正與我一
二族老寔顯相之也已事而竣既施澤於中外
矣明德茂親有如伯父其可無以表異之手孤
傳之崇以待者哲朕命弗易毋煩控詞所辭宜
不允

賜光祿大夫樓鑰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
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當 開禧改絃之日首思 慶元曳
履之臣聘角里於商山在達咸竦舍申公於魯
即視古有光擢在邇聯進參大政謀猷足以經
萬務德望足以師百僚予維倚毗士有矜式屬
嬰微疾遽驚歸心披告老之章殆幾八九諭貪
賢之指亦既再三確爾莫回為之太息念累歲
與廟堂之畫厥有成勞顧一朝上印綬而歸可
無異數通班秘殿偃息便藩朕猶有憐于中卿
尚何辭之力亟祗茂渥庸副至懷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辭免
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宮觀任便居住恩
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昔者耆舊之臣蓋或起於燕閒之
後遠稽漢室若園公綺里季之肯來近憶 阜
陵若張燾辛次膺之復用考其在列曾不幾時
未有東東西兩地之崇歷先後六年之久凡更
化以米之規畫頓同心相與以扶持迄成庶邦
嘉靖之休居多元老弼諧之助張挽留之莫遂
顧厥寵以宜優冠祕職於殿廬領真祠於轡下
身安晚節未容居易之退休國有大疑尚冀仲
舒之就問往欽時命母有還心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特授正奉大夫加食
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國朝之制九大典禮大慶資丞相率居
其先焉所以重朝廷尊廉陛今朕消日陳儀冊
拜元子恩典之行宜自卿始而遂巡固避至于
再三越既崇舊弼獎族老而後及卿所以優異
章仲雅素者不為不至矣尚故力辭非予所敢
知也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辭免以 皇

太子冊寶推恩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以卿輔翼元儲功德茂盛考循故實命晉文陛而控避之章既卻復上前所諭答固已諄諄胡為確然不易所守夫崇德報功國之典也辭榮避寵卿之心也卿欲行志朕欲行禮志與禮孰重卿其忍焉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冕乞許納祿休致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疏廣為東宮傅自以宦成名立浩然勇退論者高之夫知止之風在廣誠可嘉矣然知其賢而許之去豈非宣帝與太子之責哉今卿經學深明德行醇茂朕既倍之自近而吾兄子尊師重道尤不可一日無卿祖張都門揮金田里悃誠雖切詎未可後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翰林詞草

答詔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史彌遠辭免進呈安奉 三祖下第七世仙源類譜 高宗皇帝寶訓 今上皇帝玉牒 今上皇帝會要禮畢三局提舉官并進呈安奉玉牒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詔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日卿總領諸儒以四書 視昔有加或謂一時文物之盛 已孰知其深助朕德而有裨治功哉蓋濫宗支之籍則恩睦族不可忘讀典謨之訓則思成憲不可失若朕涼菲雖微足書庶行一政令而史牒紀之講一典禮而會要傳之使子惕然益知為君之難者亦書之力也卿以鴻儒提鉅筆又以元宰贊盛議懋賞之行其曷可後性恭朕命毋復巽詞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子乞歸休田

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內修經國之摹外講安邊之畫念端委廟堂而共政惟二三臣苟折衝尊祖之有人賢十萬衆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正色立朝真後周之松柏同心輔政有相濟之鹽梅當夙宵圖乂之秋正上下交修之日眷時邇列稀若晨星獨我老成屹如砥柱俾朕躬之有賴諒天意之使然與其志在立國冀私情之適執若心存社稷合大義之公徃佩予言勉綏爾位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

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除顯

謨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依舊兼太子詹事

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令赴曰參恩

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尊用老成爲重挽之唯恐弗留卿以保全名節爲高去之唯恐不力故於二者思擇其中釋銓筦而侍真祠所以示閔勞之意列清廂而輔儲禁所以示貪賢之心卿猶固辭其誼安在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潼川府劉

光祖乞提舉宮觀一次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先朝有臣趙抃立朝則忠於君治郡則仁於民朕緬懷遺風謂不復見求之當世迺得其人卿以剛毅正直之資兼慈祥樂易之德曩司言責誠節貫于天淵比典藩維惠澤流于江漢祭諸前哲異世同心維時梓潼繫乃舊服徒得君重慰吾父老子弟之思政雖家君何以過此奉祠之請非所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

兼權吏部尚書李太性辭免除吏部尚書

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銓綜之寄古今所難維一定若權衡蓋自有不欺之法非至明如水鏡豈能勝無窮之姦故法非人而莫行官以人而後重而况職亞近輔位尊文昌必得耆舊之臣乃當選用之意卿蚤列瀛校爲時名流博貫群書於典章尤所該洽周行萬里於情偽靡不照知必能以鑒裁之公收平允之譽徃共乃職稱朕志焉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
直學士院曾從能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
並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聖書之論天秩實在天討之先周官
之設邦刑列於邦禮之後蓋法令特輔治之具
而教化有範民之功朕方修明舊章蒐舉墜典
自非當世豪英之士孰識古人制作之源卿學
足以致知才足以大受廣廷待問首陳疆勉力
行之言狀歲躋年已著老成重德之望惟時宗
伯政待鴻儒與其嬰簿書徵訟之勞孰若付祖
巨禮文之事庶因稽古之暇深盡告猷之忠往
悉乃心庸稱朕志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新除禮部尚書兼太子右庶
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
兼直學士院曾從能辭免兼實錄院修撰
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 咸平之世去 太祖 太宗未
遠也而我 章聖皇帝喟然深念亟命纂脩正
史於是各臣揚德重定舊是選越五載而書用

成筆削得人其效如此於惟中興 三聖授受
功德盛矣而汗青之典猶未就緒朕甚而為卿
文紹鄉雲學富班馬必能以大手筆成一家言
往茲勿辭副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興元軍府
事兼管內勸農管田使元利州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四川制置大使安丙辭免
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日下起發
赴院治事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 阜陵之盛緬懷蜀道之難選任
惟精率取一時之傑功庸既懋必躋兩地之嚴
仰窺宏墓礪有深旨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
忠義貫乎神明威名震乎戎落百年彝鼎丕昭
曠世之勳萬里岷峨坐復承平之觀念宣勞之
浸久豈圖任之可忘渴聞話言想見風采肆擢
陪於右府併參護於春宮顧南渡中興以來餘
八十載若西州與政之彥凡六七人比嘗服采
于朝始拜登庸之寵維卿殊遇眈昔勳儔宜追
聞命引道之風庸副側席待賢之意所辭宜不
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潼川軍府
事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潼川府界渠州
懷安等軍兵巡檢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
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兼本路安撫使填
見闕兼即制本路屯戍軍馬就送還人限
一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時暫兼
權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詔

初具悉朕顧瞻南鄭屏蔽西隣鄰境多震政保
邊之當急元戎新易念誅帥之孔艱非威名素
著不足以懾敵心非恩信久乎不足以尉民望
博參于衆未有如卿故擢專帥閭之雄仍暫領
制垣之重庶幾蹙靡弗改而氣自精明鈇鉞未
施而人自畏服此朕仰成之本意亦卿夙負之
壯猶胡為抗章未即引道夫勞法從以劇煩之
寄歷高年於扞禦之衝顧朕至懷良非獲已諒
以急病遯夷之素必無辭難就佚之私亟拜恩
徽寬吾憂顧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衛徑錚免除資政殿大學

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
允詔

初具悉朕惟尊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優大臣
之禮所以重朝廷卿夙負軼材蔚為偉器參國
枋於萬化更新之日有彌縫輔贊之功建帥旌
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鎮靜綏懷之畧顧方深於
嘉穎廼婁丐於歸休為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
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雄中興牧伯餘四
十人半用政塗之舊申加隆委就涉寵名使周
邦喜良翰之臨知朕志軫斯民之厚尚體茲意
毋為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兼修玉牒官義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
部尚書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初具悉維我 皇祖肇開邦圖首除五季之淫
刑浸撥成周之中典俾天下元元之蕃庶各保
其生而國家世世之康寧皆基于此顧朕涼菲
敢忘續承肆擇儒英進司邦禁庶闡洽德好生
之化以為折天永命之原卿剛毅而裕和清明
而簡重博參于衆宜在此官昔文正議仲約之

刑不欲開人主以殺戮之漸忠宣爭新州之獄獨思為朝廷存長厚之風諒惟世臣深識此意亟其抵服副朕選掄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衛陞上表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日者豫章郡以缺牧聞朕倦焉西顧曰此 孝宗皇帝龍潛之舊服也襟江而帶湖物衆而地大非吾股肱舊人功在王室而澤在生民莫宜居之顧咨近臣咸以卿對朕於是有五 月乙亥之詔焉詩不云辱在彼無惡在此無戮夫能使政孚于湖南而不能使化行於江右者非所聞也亟貽而車庸答民望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辭免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御威名夙著宜入贊擬廷卿迺以疾疾自言願退休祠館將必行朕命則非所以示閔勞之心若遽聽卿歸又非所以盡貪賢之

誼深求其當宜遠厥中維紫宸於近職為獨高維星沙於外藩為最佚寵名赫奕實均廊廟之瞻嘯諾優諒仍遂湖山之樂其體相攸之意毋形知止之言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曾國公史彌遠辭免以 皇太子

講毛詩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勅具悉朕遙觀前代之隆莫重元良之教出則有師入則有保既皆選用於正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欲使深明於大義惟六詩之當究在三善以尤先知蔚以鴻儒又陪鶴禁周旋羽翼獨高園綺之功導迪性情匪頡毛鄭之學屬楹終篇之奏編推橫帙之褒矧吾元臣可後寵秩其祇予命益既迺心所辭宜不允

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華文閣學士兼太子詹事戴溪刑部侍郎兼太子左諭德劉燾辭免

以 皇太子講毛詩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求多聞乃有獲實哲王永求世之規

不學詩無以言蓋聖門教子之禮肆疇端士碑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善之懿卿心傳洙泗學陋毛韓其於從容諷誦之間居多涵泳性情之益既終厥帙宜獎爾勞其亟佩於寵光尚益塵於輔導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安丙上表再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廼者念卿夙勞于外擢贊本兵之任冀聞告后之猷疊檻來章具陳至意謂方脫瞿唐之嶮願少休蒞渚之間義雖急於親賢恩允先於從欲故待以宰臣之禮而付之連帥之權蓋徇忱辭匪緣他故而卿乃惟多言之是畏思勇退以自謀聞之無然慮亦過矣朕方推誠耆哲務全終始之恩卿其戮力國家勿以中外為間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為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提舉官就

差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我烈祖以天授之資再造鴻業雖神機妙筭不可迹窺至於整戎經武之方安邊制勝之畫布在方策煥如日星其在菲涼敢忘取法肆命纂輯裁為一書歷年于茲迺克登奉提綱領使卿實穎之稽諸舊章其可不賞昔下武之詩為繼文而作也卿其輔朕懋建長策以明昭于前人光時乃朕志區區品秩何足以辭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都府路安撫使黃疇若辭免除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蜀萬里在天一方自昔祖宗之時已隆牧守之寄當其臨遣必有以寵其行越既勞還必有以旌其最卿曩繇邇列出撫遠民其威名立斷有張詠之風其簡易弗苛如趙抃之政使蠶叢魚鳧之舊俗咸底樂生雖白狼槃木之諸夷亦皆効順既寬西顧爰命東歸間關六年喜風神之尚壯諄勤三疏偉論議之可觀

宜登夏官常伯之聯併領春宮中護之職其思
美報母事護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尚書兼太子右
庶子黃疇若乞畀祠祿不允詔

初具悉朕以卿去國六年守藩萬里念不見賈
生之久故式遣山甫之歸置之大司馬之聯寵
以中庶子之職方將屢趣燕閒之對俾罄所懷
庶幾力陳鯁諤之規有裨予聽偶茲移疾遽欲
節安既非盡瘁事國之素心亦豈側席待賢之
本志其思加奮亟底有瘳苟未遂於造朝政何
嬖於予告所請宜不允

批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 皇太子冊
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朕聞子奪木同惟功是砥辭受何常
惟義之歸當乎而刊印非所以勸功宜受而備
藩非所以合義若昔聖賢之論尤嚴取舍之間
苟有其名則兼金之重孟子弗以為非不由其

道則五兩之微楊雄猶以為泰今卿輔成儲貳
之德於朕蓋有社稷之勲祇進一官顧形三請
夫贊龍樓之禮豈如衛翼之誠深伸虎拜之恭
孰若師承之道重况循常典非出異恩宜悉眷
懷毋煩詞費所辭宜不允

云 恭故

賜嗣秀王師揆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
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
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三孤之官在周為寅亮天地之職今
雖名存實異然命數禮秩蓋與丞相等朕未嘗
輕於授人也卿以溫良易直之資著明醇茂之
識為宗室祭酒視儀三事亦既有年肆予考之
彛章登拜亞保非獨侈鉅典之成而已亦俾振
振麟趾之族知有德如卿然後足以當此位其
為勸勵不既多乎亟其抵欵毋違朕命所辭宜
不允

賜嗣濮王不膺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
保依前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
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夫建元子以奉榮盛衰同姓以壯藩
翰其事雖殊其為尊祖重本一也孟子曰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
朕因父子之親而施恩宗族非善推所為之誼
庫方將以是勵風俗厚人倫以教天下之變卿
言雖力不得而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

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讀詩至大雅曰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未嘗不置書三歎也於辱有國家者其可不
寵綏同姓以為藩垣之助哉矧予小子嗣守丕
緒惟修德以固宗子者未嘗一日忘庶幾行葦
忠厚之風興於今日而况予一人伯父之尊
三朝屬籍之老褒崇之典其庸可後乎并華三
孤亦既晚矣卿而不宜尚誰宜之趣祇朕恩母
或多遜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授光
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奉

化縣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諸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
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蓋惟世臣與國同
體故當以安社稷為悅不當以辭爵位為高卿
忠正勤勞素明斯誼迺者曩然在疚尚能體眷
倚之重勉服厥位以圖經綸之功况今祥禫既
終禮制無闕是固悉心輔政之日也甲寅制書
誕告有位羣工庶正僉曰允哉卿其祗服訓言
迪朕不逮君臣同心克享上帝以迓續無疆之
休卿亦與有無窮之聞豈不賢於辟寵之煩乎
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 皇太子講授春
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省表具之昔漢明帝之為太子也能辨南陽之
贖光武嘉之或謂其天資之美實然抑不知帝
以十歲而通春秋授事應物之權未有不遜學
出者然以察為明而昧君人之體殆當時輔導

者之責辱瞻吾元子晏毓春宮而能建至榮以
安朝廷舉宏綱以尊君父非深窮春秋之大義
者曷克知之夫非學無以通經非師無以明理
鑿寵浸灌日就厥德卿之力為多豈以訓迪之
勞而忘褒陟之寵忱辭雖切匪朕欲聞所辭宜
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
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
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再上表辭
免 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
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三代之教太子必使明孝仁禮
義之經六藝之有春秋所以著父子君臣之道
博求鴻碩敷闡精微卿以股肱之良參羽翼之
重雖靡勞於誦說實深賴於儀刑越既終篇所
宜論賞夫學為王者事匪專多訊之勤而習與
正人居自有不言之益云胡抗奏自托周功明
兩作難當勉裨於令德日三成媿母徒貢於讓
言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請皇
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躬身獲承宗廟常懼弗稱以累
付託之明屬者風震之警厥謚甚異惟德菲薄
瞻于政理故天動威以顯朕郵在易有之府雷
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是用惕然貶食避殿蓋不
若是無以見朕畏威罪已之誠惟卿等協同一
心飭正庶事以輔予不逮屢所望也若夫抗章
所陳斬復常度顧朕寡昧方念弗足以御九筵
之峻享四海之珍省愆未皇其敢議此尚體斯
意毋重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再奏請
皇帝御殿復膳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天人之應有若合符言行之微
皆足致異比以烈風雷雨之警惕若上帝 祖
宗之臨遇災何止於側身方食殆幾於失匕亟
虛正宁仍卻珍羞雖盡行挹損之文尚恐非感
通之實而未逾信宿遽復故常雖眾志之願然
在躬躬其安敢况屬郊禋之適正斡神聽之歆
當益懋於寅威庶遠臻於昭假朕固有特卿母

重陳所請宜不允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 皇太子讀 三

朝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治效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王之謨永平故事與漢以俱存正觀元龜終唐而克鑒則其享國之有永詎止如今之所觀肆惟躬躬祗蹈先訓寶若珪璧銘之槃杆既以是而躬身復用之而教子庶一道之相繼視百王而有光御以元愷之才居綺園之任陪輔最久講明獨深俾重暉之德愈新而盤石之基益壯此而弗賞何以懋功陳義固辭豈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宋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免勅令所修

進吏部條法總類及百司吏職補授法了

畢特轉兩官依例加恩仍進封魯國公令

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經世之學佐王之暮自登翼於萬機首整齊於百度群材彙進蔚有 慶曆

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 乾道 淳熙之舊後以餘力裁成信書近酌唐鑑別薦紳之流品遠參漢律旌刀筆之勞能坦然甚明來者可考如權衡之設輕重不得而私若涇渭之分清濁靡容其混迄底章程之定允資筆削之嚴與汗甫須謙辭已上知卿盛德居存避寵之心願國舊章難廢懋功之典性敏詔諭亟服恩徽所辭宜不允

賜吳琰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食邑

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博觀圖史之傳歷考后妃之德苟內助之賢嘗有功於社稷則外家之福必流及於子孫故周之任姒世為諸侯而漢之馬鄧門多賢者天道非遠較然可知維我 國家壺儀最盛是生 聖后光輔中興保佑 三朝與定大業功德之懿有光前聞降御一門寵榮烏奕將掩公衮先後相望而自比年以來老成凋落環顧近屬惟卿獨存慨然興懷恩所以褒異者久矣郊樞大慶中外所同揚于大廷俾朕孤保所以報曾闡之恩而為內里之勤也朕志有在

卿其勿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上表再辭免 今上皇帝會要禮畢轉

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昔魯邦之寢敵謀在能秉於周禮世相之版皇業由復用於漢儀則知典法之廢興實繫國家之隆替於惟我 宋近酌有唐勤成會粹之書具紀施行之實使後世由之而稽決有司即是而討論豈曰空文歟惟鉅典而卿蔚以使領相予禮容既登奉之告成豈廢崇之敢後性祗渙命勉抑讓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 高宗皇帝寶訓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惟治道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王之謨則其饜國之甚長何止如今之所睹緬惟 高廟載述我家凡其一話一言莫匪大經大法念既服行於平日更將詒示於後人肆命

纂修式嚴登進而卿蔚以近弼相時盛儀可無便藩恩命之加以示欽承祖訓之重尚體竝意勿復有陳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再上表辭免三局進書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研則聖幾之學鋪張王度之文獨秉政鈞兼持史筆叙 列聖億萬斯年之世繫繫馬金枝玉葉之輝袁中興三十六載之獻謨重於洪鋒赤刀之寶舉 嘉泰 開禧之行事做李潛蘇冕以成書並詒悠久之傳帥自總提之力夫制作國之大典朕不敢輕爵賞君之大權朕不敢廢勉祗渙渥母守讓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

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答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材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

非量博不能受人故嘗即其議論之間因以觀其平昔之溫卿性資餘裕德宇靚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為天下之偉人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破務持公道之衡不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謂既允圖任何疑絲七諫而擢機廷維先朝之戎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恩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茲為美報焉用讓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以皇太

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聞六經皆聖人作而洙泗之間塔告學者獨於詩尤詳焉蓋可興可辭之未究無以知事君父之方周南召南之不為必有正牆面之慮夫學者猶爾况於承桃貳極之重者處今吾元子刻意是經優而柔之德器日茂朝夕輔導師賓之力為多進秩抵功厥惟常典卿其毋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

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周漢再造之君孰若宣光甚盛之烈然詩人歌詠僅存赫赫業業之累章史氏形容不過趕趕明明之數語未有莘三紀張皇之畧為一編會粹之書言其震疊則不測如雷霆窺其變化則無窮如天地俾予小子獲監觀之益暨善元臣專典領之功越進崇階豈云濫受往抵茂隆母或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進呈安奉

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批答

省表具之人主之孝以揚祖烈為先國家之事以飭戎昭為急比勒成於鉅典悉登載於明謨俾中興攘夷復古之功垂于宋人而今日經武整軍之略有所據依於朕豈小補哉非卿誰能辦此宜靡懋賞勿復終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

章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同提舉官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

章批答

省素具之朕惟 皇家復古之勲偉 高廟平戎之略雖勉遵時晦不欲黷武以病生靈而申微邊虞未始恃和而忘守備迨至徽仇整居之暴逆收佛狸送死之功曠是宏規布于方冊俾鑒觀而有補繇典領之得人豈以成勞而忘信賞與其偃僕再命堅矧辭寵之心孰若張皇六師助予經武之烈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生日詔

賜史丞相生日詔

勅彌遠東方曰春華乃乾坤之瑞西平有子為吾杜稷之臣千齡符夢弼之占再世映和戎之議勳庸其偉夏具瞻揆初度於孟陬允協靈均之賦保眉壽於魯國方賡鳧繹之詩重申臺饒之彤式侈門弧之慶

賜少傅吳棨生日詔

勅吳棨漢都馬鄧之賢首推耆德周嶽甫申之降屬在茲辰方自還於燕願宜未綏於壽域特伸頌式庸示眷懷

賜參知政事樓鑰生日詔

勅樓鑰月臨冬仲天祐 皇家當剝爛復反之時建陽盛陰微之始生吾元老為國正人方參秉於事樞宜寵加於賜式益綏壽域庸副民瞻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勅彌遠千載風雲之會式契林期四明仙聖之區寶鍾靈氣屬此泰通之月生吾異輔之臣世秉樞衡功施社稷往致便蕃之錫用仰耆艾之祥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勅師揆乃瞻賢王惟時耆哲清心寡欲味黃老之格言迪德秉彝蹈閭平之雅躅屬當初度爰錫多儀祝卿齡背之年壯我犬牙之勢

賜右丞相史彌遠生日詔

勅彌遠帝賚說以正四方商邦嘉靖天生晟而為萬姓唐室中興滕手社稷之宗臣時乃乾坤

之英氣歌降神於駿嶽既廢周雅之詩紀初度於孟陬更協楚騷之賦其加蕃錫以介修齡

賜少傅吳璣生日詔

勅吳璣思齊大任仰徽音之如在不顯申伯偉著德之獨存屬此仲春時維初度其加異渥以介麗禧

獎諭詔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効獎諭詔

勅再遇比者淮楚之郊姦民嘯聚毒流縣鄙害及蒸黎朕意其本心或出詿誤姑從招諭許以自新迺負固以罔悛至弄兵而未已卿忠勇燕銳為國爪牙布宣王靈指授將略卒蕩平於羣醜以綏靖於一方捷奏踵聞威聲大振緬惟盡瘁良極歎嘉今氛禔既清式寬予顧瘡痍未瘳尤惻我心卿其收輯散亡拊循凋瘵盡解犢牛之帶佩亟安鴻鴈之哀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翰林詞草

勅書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

性銀合夏樂勅書

勅大性朕邃庾穆清軫懷炎赫瞻言侍使之老方劇藩垣之勞錫以珍良助其節遘尚廣蠲疴之澤亟蘇苦熱之民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莊松銀

合夏樂勅書

勅李貴等朕身居廣厦心念和門屬茲燦石之時嗟我椽金之士其效藥餌以滌敵煩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勅書

勅安南國王李龍翰朕稽堯典之授時裁成曆紀愆周人之頒朔遠暨藩方眷乃忠純為予屏翰念符更於華歲其預錫於新書欽奉國章益修疾瘳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樂勅書

勅黃度卿以貽背之年任麟符之寄勞於王事念在朕心屬當嚴涇之辰慮寒寢興之節宜頌

名劑以輔冲和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統制
劉元鼎李貴王大才莊松何汝霖副都統
制呂春李好古盧彥張威石宗水軍統制

馮榘銀合夏樂勅書

勅王喜等朕推夏王翦賜之心陋唐室生凉之
賦其於兆姓尚欲被之清風矧我將臣可不念
其瘴暑賜爾西山之劑彰予南面之仁

吊祭安南國王勅書

勅安南國王嗣子李吳昂維乃先王世守藩服
恭勤匪懈貢獻以時三紀于今始終一德奎姪
計告良惻予懷卿嗣事云初銜哀罔極尚其節
布式迺寵光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吳昂嘉定十年曆日

勅書

勅朕在舜璣衡謹乃授時之政布周正朔暨于
出日之邦式騰藩方夙陶皇化將舊封之載襲
宜新曆之首頌往服寵光益虔屏衛

大禮冊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 景靈宮 聖祖

天尊大帝冊文

伏以皇矣有 宋受命溥將仙源肇開自我
道祖發祥儲慶敷遺後人粵惟眇冲獲典邦祀
迎日之至將見于郊德馨未聞奚自昭啟聖靈
如在尚克相之俾臻厥成以介景福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 太廟 祖宗帝

后冊文

伏以維我 祖宗克堪用德延鴻寶命以界後
人額循菲涼懼弗勝任將以亞歲有事于郊率
循舊章先饗宗廟於赫 列聖威靈在天尚其
相之俾迄熙事膺受多福垂休無疆

圓壇祭饗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皇皇后帝照臨萬方厥業惟忱厥輔惟德
臣以寡昧獲承宗祧賴天降康中外底定報本
之義其敢弗虔翼翼小心躬修元祀匪曰祈福
私于眇躬惟民之安斯國之慶

圓壇祭饗皇地祇冊文

伏以至執坤元與天同大是生百物以育兆民
比年以來農扈告稔媪神錫羨寢濟登茲顧惟
菲涼其曷以報故迪彝典合祛于郊兢兢一心

庶克昭事尚祈純佑以固邦基

圓壇祭饗 太祖配饗冊文

伏以昔在周室裡祀是嚴誰其配之皇祖后稷維我藝祖肇造邦家功大德崇有光于古肆惟冲眇嗣守慶基剝業之艱敢忘厥自茲率舊典升侑于郊威靈赫然尚克顧饗

圓壇祭饗 太宗配饗冊文

伏以煌煌寶命 太祖受之赫赫慶圖 太宗成之 二后在天如周文武眇未小子獲承丕基推迹本元其敢不恪屬茲親祀並侑是崇尚其願歆克昌厥後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伏以事天事地風馨精忱時雨時暘未臻休應念茲蠶月重以麥秋詎意洹甸之間偶遭霖滂之變三益將獻恐妨就簇之工五穀最先懼失食新之望况連歲早荒之相踵而四方愁歎之未紓重罹此災一至斯極皇矣上帝本溥博以好生今此下民將困窮而佔死願回慈愍亟掃陰霾庶寬寒餒之憂少運菲涼之責無任懇禱

之至

太陽交餗奏告祝文

清臺占象陽曜有虧惟德不明天降發咎惕然祇懼不敢康寧神其相之亟復常度

祭謝祝文

太史有言陽曜當虧陰雲蔽之象弗下著尚虞四方或暗茲異不忘祇懼冀格神休

求晴設醮青詞

穡事方興咸切豐年之願梅霖不已復罹積潦之災慨念平疇卷為巨浸露體塗足二時殫種薛之功疾首痛心一旦墮渺茫之境惟德弗類上千至和被民何辜使就死地願收陰沴亟與陽明庶幾高仰之獲全尚或有無之相捕於神特虛及之易而民免溝壑之憂瀝懇投誠鞠躬請命

祈晴祝文

天地宗廟社稷等

旱蝗連歲民力已殫霖潦彌旬田功將廢顧眇躬之不德嗟有衆之何辜亟控精忱願祈休應掃除陰沴煥赫陽明庶寬暑雨之咨迄底豐年之慶

又

首夏以來常陰為沴昔既妨於蠶麥今復害於
菜盛載循菲涼尤重競湯冀蒼穹之垂憫俾白
日之顯行免貽穡事之憂少慰農人之望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宗廟
社稷等

比以積陰干陽淫雨為沴田疇告病閭巷興嗟
祇露丹衷懇祈鴻覆大明有赫宿潦頻收仰繫
善應之仁獲濟倒垂之急敬伸報謝庸表精忱
終祈大造之曲成庶或豐年之有望

宗廟祝文

同前詞內仰繫善應之仁獲濟
例率之急改作聖靈在天休應

如

報恩天慶觀青詞

伏以霖滂為災菜盛告病亟禳丹悃虔扣蒼穹
曦馭上騰陰霾盡掃少慰群元之望仰繫大造
之仁用控精誠少伸報謝尚終祈於覆育庶迄
底於登成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道場設醮

青詞

伏以保右自天方洪圖之丕衍誕彌啟月屬初
度之載臨瞻句由之名山崇列真之邃宇肅陳

菲薦抵按靈文伏願精意默孚颺游來格欽時
五福政專鄉於眇躬縷厥兆民真同濟於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十月為良屬臨載育九天雖遠不越渠忱
用憑金錄之秘文仰扣玉虛之真境所期寰宇
皆為堯舜之民敢曰眇躬獨冀喬松之壽

太陽交蝕祭告祝文

伏以季冬之吉日有食之顧惟不德致此大異
側食祇懼靡敢康寧神其相之迄獲常度尚饗

祭謝祝文

伏以以人占天曰日當食陰雲布濩景曜靡虧
尚冀四方或睹茲變則躬祗栗莫格神休尚饗

青詞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道場設醮
伏以載震載夙聿臨彌月之期來下來崇冀獲
上天之祐緬惟福環近在陪都肆命羽流就嚴
寶供恭願精忱孚達景貺遄臻偃伯靈臺包五
兵而不試卜年郊鄩綿萬世以無疆

滿散朱表

伏以寶鑑絲囊紀佳辰於誕序瓊章榮爨敷妙

韻於殊度既勝會之崇成諒靈鑿之畢集歛時
五福豈涼菲之敢專延及羣生薰洪纖之各遂

太一官申乞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內中

後殿設醮青詞

伏以皇風丕洽五星連珠緯之光帝治質隆七
政順璿璣之度苟踐履有毫釐之媿斯災祥甚
影響之隨臣猥以躬躬早膺休命雖陟降不忘
於對越而精神或昧於感通比覽日官之言屢
陳乾象之異火行壘辟歲犯明堂顧謹告之相
仍皆菲涼之所召夙宵自警震懼靡違是用消
日陳儀洗心歸命冀蓋臨之赫赫消禍變於冥
冥宋有善言星期必退齋無穢德豈或可穰庶
憑悔父之誠亟底和平之福

修整攢宮殿宇圍牆補種窠木奏告昭慈

聖獻皇后等處表文

伏念東望禹會春雲鵠然顧瞻山陵潛焉出涕
松楸是植棟宇是修用嚴孝思敢不昭告

恭淑皇后祝文

伏以慨望寢園追懷后德以時種植併飭繕修
諏日既良不可不告

郊祀大禮禮畢奏謝昊天玉皇上帝 聖

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伏以候氣黃宮展誠紫時顧惟涼德深虞昭格
之難幸迄盛儀獲親熙成之慶仰惟大造實鑒
菲衷敬演冲科用伸虔謝

奏謝諸 帝后表詞

伏以穆卜新陽恪修元祀既定燎薰之禮遂敷
曠蕩之恩幸賴鴻休獲成熙事稽彝章而昭告
冀靈鑒之具孚

郊祀大禮禮畢祭謝南嶽東海南海南瀆

祝文

迺者日南至親祀于郊兢兢焉懼弗克任蕝事
之夕神光煥然嘉應饗答維喬歆之靈實陰相
之俾臻于有成其曷敢忘報

南鎮會稽山祝文

維南有山寔曰會稽巨屏屹然為國之鎮屬茲
親祀密藉靈休迄臻厥成其敢忘報

攢宮修換殿宇補種窠木奏告 昭慈聖

獻皇后等處表文

伏以鼎湖弓劍莫留龍去之蹤禹會山川猶記

象耕之迹屬臨春序追愴優游加葺棟楹增培
松檟式寓孝思之篤用伸昭告之虔

恭淑皇后祝文

伏以陽春將半朝露既濡緬瞻禹會之名山追
愴長孫之賢佐增修園寢用妥神靈

內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安民

青詞

伏以天作之君實司民物之命政失于下斯蓋
陰陽之和迺者春夏以來雨暘弗節行都地震
駭變異之非常近聞水哉痛生靈之何辜靜言
咎謫寔做眇躬既克已以勵省修之誠且多方
以行寬卹之令庶盡弭災之實熏回眷命之祥
更演冲科冀垂景貺五風十雨長銷乾溢之虞
四海九州共洽豐稔之樂控忱以禱得請是期
無任虔禱之至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節道場

設醮青詞

伏以五百年王者之興自慚匪德三十六洞天
之勝無越茲山就蕙醮筵肅迎仙馭庶精誠之
易徹致景貺之遙臻致冀眇躬獨超廣成子之

壽願令率土悉陶華胥民之風

朱表

伏以誕序載臨醮儀告備敢據忱願游扣高靈
風雨和時屢獲茂果之慶江淮清晏永無烽燧
之驚

進呈中興經武要略安奉青詞

伏以於惟 高皇再造我 宋赫赫業業燒宜
王立武之規趕趕明明邁世祖沈榮之略又編
摩於宥府將登奉於寶儲載考舊章宜伸昭告

中殿祝文

伏以炎正中微寓內稟涕維我 高廟紹開中
興雄斷廟謨具在方冊肆嚴纂錄以示後人將
登寶儲是用昭告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節設

醮青詞

伏以初度載臨敢詫虹流之瑞名山在望風標
鶴集之祥即金堂玉室之殊區接藥爰璵章之
秘錄庶幾丹悃獲徹蒼旻願俾黎元重見遠人
之治豈云菲質獨齊少廣之年

未表

伏以念言良月實屆誕辰爰即金峯載陳寶醮
願與元元之衆同饗升平敢云耿耿之躬獨私
眉壽

春端貼子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 三首

庚午仍重午離明正繼明爻圖千萬歲從此愈
光亨

又

王帛交鄰後清陰滿塞榆苞乘存至戒猶佩辟
兵符

又

有意避民瘼無心玩物華祗求三歲艾休進五
時花

七言 三首

當宁求賢軫慮長每因佳節憶沉湘不須五色
綉成線自有忠言補舜裳

又

廷英晝永汗霑衣正是君王訪問時應笑開元

恣驕樂粉團爭射學兒嬉

又

聖心日日望豐年清曉鑪熏徹九天二麥登場
盤肴滿平疇新綠又連阡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仙木浮瓊醴香芬簇寶槃漢宮三十六爭奉聖
人歡

又

槐影綠成圍腰鑿蘭館歸我躬惟服幹先織袞
龍衣

七言 三首

披香殿裏繡筵開九節首蒲七寶杯應念臣勞
如卷耳欲將厚意酌金壘

又

愛民一念徹淵泉內府時時出禁錢只此自添
無量壽何須彩索頌長年

又

珠箔輕明暑氣微靜披圖史監前微堪噉唐室
耽遊燕謾借裙襦作妓衣

皇太子宮五首

五言二首

彩索金為縷香梳玉作團從今逢午節歲歲奉

親歡

又

銀榜青宮裏天風五月秋應憐耦耕者曝背向

農疇

七言三首

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暮暮布庭除只將底事

銷長日大學中庸兩卷書東宮雅好大學中庸常命劇清黃頭漢書

又

居仁堂上薰風滿閒把發章子細看今節豈徒

供黍棟巧言端欲戒椒蘭

又

焜煌八字彩毫書鐵畫銀鈎炤坐隅心正自能

祛百厲辟邪安用道家符東宮嘗大書八字日

分榜于殿書之室唐李戴大德

春帖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二首

寶扇彩雲開官粧觀玉梅共持千歲柏爭獻萬

年杯

又

寶字泥金帖工夫剪刻祀四時俱百順可但慶

宜春

七言三首

曉來寬大詔初須物物成露雨露恩共仰生成

歸帝力誰知輔佐屬坤元

又

笙歌北院連南院景物新年勝舊年梅柳也知

天意好十分粧點鬪春妍

又

御韶春融冰半漸偶觀流符已參差因時有感

闕睢詠寤寐難忘窈窕思

端午帖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二首

翠浪兩岐麥冰絲八繭蠶今年收倍好歌頌滿

周南

又
日永坤寧殿時將萬卷看便容聊灑翰書扇舞
龍鸞

七言 三首

紅榴歡槿映池臺玳席環當水殿開借問天顏
何大喜皇儲親奉萬年杯

又

水晶簾捲午風輕萬壑清寒凌雪水閒奏薰絃
思解慙肯教人世獨爇蒸

又

繞過端辰又誕辰天象風物鎮長新六宮競獻
長生箋一綵應期一萬春

春帖子

皇帝閣六首

五言 三首

嘉定無疆曆歲開第五春金穰瑞有兆太歲恰
居中

又

新歲朝元使龍光萬里來至仁天廣大朔漢亦
春臺

又
雉扇開金殿雲韶奏紫庭天顏知有喜班首是
前星

七言 三首

萬宇新歌大有年又看瑞雲粲瓊田太平和氣
隨春轉斗米從今三四錢

又

東風昨夜入簾帷便覺深宮漏影遲一曲涼州
花盡放不須先作報春詩

又

陽進陰消屬此時凝旒南面盍深思微臣自媿
無規諫願獻 元朝學士詩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寶勝千春宇瓊樽九醞香六宮齊上壽地久配
天長

又

金屋春容早銅樓曉色分春鵬天一笑聖子似
周文

七言 三首

柳眼窺春煖欲眠梅粧點雪鬪新妍一年好處
如今是遠勝清明寒食天

又

誰贊東皇轉化鈞宮中堯舜亦深仁祇將一點
陽和意散作乾坤浩蕩春

又

煙花萬匝繞坤寧獨把牙籤手不停為要八荒
皆壽域彩毫親跋度人經

東宮五首

五言二首

薄薄觚稜雪融融甲觀風晴光挾和氣先到少

陽宮

又

燈市千門月花時萬井春朝來資善議猶自問

窮民

七言三首

畫堂金榜揭居仁萬物知關念慮深一點陽和
從震出助成天地發生心

又

鶴駕通宵入問安龍蟠清晚押朝班天顏喜見

重輪月春色先回萬歲山

又

濟濟儒冠萃講庭章編竟日共研精還將泰象
參人事要使羣陽更稟征

皇后閣端午貼子詞

五言二首

夢月佳辰近端陽令節新何須纏綵縷金母自
千秋春

又

艾席垂朱戶槐龍舞玉墀晝長無一事祇誦二
南詩

七言三首

三盆繭已綠水縷五色絲新織海鯨不但綵繒
華節物要成龍袞待親郊

又

曉來金殿沐蘭湯因感騷人興寄長重勸君王
勤采善由來香草比忠良

又

元武門前羅百戲昆明池上聞千艘聖人不事
遊觀樂翻笑前朝侈燕敖

嘉定六年春貼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聖德天同大熙庶萬物春誰知 載厚發育輔

深仁

又

內殿稱觴早仙班擁翠翹春來多樂事人日是

明朝

七言

翠輦迴從五福宮管絃聲裏萬花紅熙熙和氣

皇州滿都在乾坤橐籥中

又

玉梭織就袞龍衣已奉君王泰時祠準擬腰輦

臨繡館清明前後浴綉時

又

一夜東風到集芳滿園紅紫已低昂尋花問柳

非吾事燕坐坤寧春晝長

皇后閣端午貼子詞

五言

玉佩響瓊樓天風五月初人間正交熱猶軫聖

情憂

又

讀罷懷沙賦重哦卷耳篇慙勸 明主屬意

在求賢

七言

記得當年夢月符浴蘭節後恰旬餘欲知天錫

無疆壽認取仙螭領下書

又

貝葉新傳寶藏經聖心端為福群生從今物自

無疵禱安用桐君紀藥名

又

瑤池十丈藕花香清賞尤便水殿涼聞說內家

多樂事前星親自捧霞觴

致語口號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 闕紫宸殿宴致語

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月正元日舜門廣闢於四方春王三朝漢

殿畢來於萬國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御極法

古陳儀警暉而下東顧衣裳而正南面賓臚並

設肅大廷鷓鴣之班傑沫具陳小異域魚龍之戲臣等忝居法部敢獻民謠

口彌

榆關王塞靜無塵 嘉定如今第四春兩國交

馳通好使八荒同作太平人翠巖鼓奏娛嘉客

白獸擗降賞諫臣聖曆枝茲天共遠年年王帛

會楓宸

勾合曲

雲上天需皇歡淡而羣臣醉雷出地豫樂音調

而四時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且使人到 闕紫宸殿宴致語

口彌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東風入律回萬宇之陽春南面垂裳受四方之實貢恭惟 皇帝陛下天容睟穆聖德昭

清當乾坤交泰之辰作君臣相悅之樂舉觴大

極殿未誇唐室之元正置酒長樂宮更陋漢朝

之十月臣等繆參法部輒獻衢謠

口彌

口彌

六龍扶輦下雲間紫殿風微響佩環朔漠遠馳

鄰國信前星親押外朝班九賓重譯瞻宸極萬歲三聲繞壽山大史預占年大有更添喜色上天顏

天顏

勾合曲

法酒三行方祝聖人之壽鈞天萬舞宜揚治世之音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之音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瑞慶節集英殿宴致語口彌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千歲河清建紀千秋之節萬官星拱同稱萬壽之觴恭惟 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澤流雨露光照綺闈殿上未奉漢室之開祥春生花萼樓前竊小唐家之張燕

樓前竊小唐家之張燕

樓前竊小唐家之張燕

樓前竊小唐家之張燕

口彌

皇家卜世過周唐天啓真人應運翔抱日預占

恭邸夢飛龍曾報皖山祥翠雲影外來金母紅

露香中擁玉皇樂府賤工無以祝願將金鑑代

珠囊

勾合曲

虎拜萬年既祝聖人福壽鳳儀九奏宜揚治世

之音上悅宸顏教坊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 廟集英殿宴致語

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合兩國之成瑞節遠馳於星傳設九賓之禮宴觴載舉於天庭伏惟 皇帝陛下大德難名至仁無外予載繁戈載戢常存安天下之心酒如滷肉如京特厚遇使臣之意歡聲振地和氣回春 臣等服在伶工敢陳口號

口號

待平朝野安無譁南北歡盟共一家不遣纖塵驚塞上要將和氣匝天涯星馳琛幣未鄰境雲擁衣冠會正衙聖澤汪洋天廣大侍臣何惜醉流霞

勾合曲

君子之酒旨且多方初筵之有袂治世之音安以樂宜雅奏之載揚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為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為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此所以繼堯

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測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為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矣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昇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効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及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

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 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官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聯舍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庠監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箭田劉公桀增而大之 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珪繼至咸相其役為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明潔清內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焉曰讀易外為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靜觀又將為兩廡翼之而刻某表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厲 某 為之記危公又重以為請再三返而不置 某 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

笑而之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母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入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宴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為興起之助云爾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詞記

嘉定丁丑某被命守溫陵至之日延見薰老問田里疾痛痼瘳與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為之師則有以永春大夫三山黃公告者謂其遺愛餘澤在人也深去之六十年而後未有及之者問其詳則亦不能道也未幾乃得朱文公先生所為公墓誌讀之其略曰始予試吏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廢疆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他縣民有寃訟率請諒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精決人皆傳誦以為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旁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東大抵皆

崇禮義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暨者泉之士大夫為予言永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為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能繼者今黃公節守殆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又云公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來多荒民力凋瘵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蠲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劬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庸受直亦不取至於燕游餽遺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釣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得容其姦於是廩有餘粟軍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監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即分以屬縣他縣征調輸載民不厭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

木具陶瓦分寓便舟以往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枚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員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憫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冢大姓侵剝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摘隱伏人以為伸而卒婦於仁恕也大治學宮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為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席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為一變始至款謁羣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極之規杜櫻祠壇廟弊甚即命改為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嶮不以勞為憚雨為立

應為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以便期集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間亂倫敗俗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毋得接居外宿弊類革永有女病若有患之者巫曰故遷卒某也死而役於城皇之神實為崇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漢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為妖至是乃息先生叔公為邑時事如此而又繫之以銘曰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繁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嗚呼先生非輕許人者也若仁與義尤先生之所不輕予也迺獨歸之於公則公之為人可知矣其為政於永春者又可知矣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觀公所為其有異於古循吏否耶又言人情媮薄不可以義理化觀公以善曉民而民從之易若此秉彝好德之性亦曷嘗泯耶縣人故生祠公公沒而咏歌之弗替也獨其遺像歲久不存祠屋亦漫就圯乃屬縣大夫使新之而求像於公之子寺丞君餘奉而祠之以慰是邦無窮之思嗚呼公今遠矣世之君子得位而居民上者苟能師公之所以治已者而推之以治

人則是亦公而已矣竊願與同志之士共勉焉
若夫芻狗其人鬼魅其俗務以法律驅而智巧
勝者豈獨爲公之罪人抑某雖愚亦所不忍聞
也公諱瑀字德藻去而爲御史有直聲旋以病
補外識者恨其不大施云明年十一月己卯朝
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真德秀記

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
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旣受圖於
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
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
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簫坊者
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
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始復其
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
五龍前峙金鷲大江之水回環而紫帶雙旌鴈
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臨民廬
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曠而壘謹崇
之聲適而狎聞者迭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
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撫則前敞而後隘此其

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
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
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爲誰與贊之所自出則又
曰知是役之當爲而勇以決其議者郡太守蕭
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爲而力以任其事者別
駕凌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
王君恪勾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遇施儀鳳
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爲錢
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
則爲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子曰嘻是真
宜書矣蓋今之爲守貳者有簿寡丹墨之殷有
牒訴聽理之煩苟能足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
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過獨盡其心於責之所
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
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爲之志其
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
獻焉夫所爲復逸士之官于舊觀者非以舍庫
狹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
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庫狹是去而高明是
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

莫尊於道義矣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濇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熊魚之際昔者潮之君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中貳所望於潮之士者哉陳公名愴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題侯名善澗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記

懿孝坊記

懿孝坊為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鑿屢易弗效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祖若妣欲其相從於地下也父平生獨喜耽書不善執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香祀天詞其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鼓再通群鵲遠屋飛噪仰臆空中有大星三輝煜如月正照欄楹間精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翌

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滕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朱嘗從師友講問學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滕之義叶韻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拓愚咸知也物欲昏焉利患怵焉始喪其本真爾惟誠於孝者心絕而慮一心絕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况於學道之君子終其身而授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輒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蓋二女子爭相為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為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立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守建安真某記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祠唐義闕林公攢國朝皇城使贈司空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

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昔之君子以是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衆人祠爲衆人立也然則衆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泉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譽取其尤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焉者何也曰孰不事魏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齋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羨焉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爲至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至也孰爲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甕而墳之非苟以爲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沒而遂念焉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子曰家可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

嗜死也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卹其私焉是孤吾君也夫爲人子而死其親爲人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所不忍爲也故恩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分也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號之加于朝褒表於一時而焜耀於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蓋以孝而徵福其爲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爲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爲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茲余奉而同之之意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曰事親者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能爲林公則進而委質於朝廷盡節於官守其不愧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且刻其事于壁者太守真某也與其議者博士吳實卿從事李方子也奉其祠者郡之士曰黃龔也嘉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護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植僵百

度成飭鄖山鄖水之念油然而動于中猶惠顧
吾民思所以澤潤於亡窮者廼以書諭于朝曰
維建之爲州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
其間裁什四三歲其豐民食董告足一或小歉
則疆者相誑爲饑弱者轉死溝壑中備豫之政
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素嘗建
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
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贏爲繕錢凡五萬願悉
舉以平糶散儲屬邑田野間某誠力億不能任
郡事請得上還印綬喚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不
聞聖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永永無極大臣以
其書奏 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夫其令
迄終殫事條其所當措畫著以聞公拜命慨然
不敢言去於是顯爲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
張侯必總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糾察之事
又惟裕利或非卿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
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黃州謝侯汲古主其
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護令佐之能者各
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
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砥其境之廣狹爲置倉

之疏密故在建安既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
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
八松溪既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
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
其入既又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
爲病於是祖常平斂散之舊糶以夏糶以秋糶
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是冬條約成某
自泉徙江西公命以識曰庶來者之有攷也吁
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
乎然其禁防密與發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
貸也縣不稟之州州不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
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然邇
者易凋逝者易遺又其孰然也世之君子深思
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
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
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
而廢之奚以廣惠爲哉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
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爲患已之不盡
其方不慮人之莫我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辜也
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爲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持人也不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難，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罅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

新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新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圯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爲其器若干，某器若干。旣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者，寓于墜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新故彌沃壤中興以來，流痛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爲二千石于此，而奉養膏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藪而用也。覲圭勺之贏，還以遺吾

吐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屢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屢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倘稜之善畫也。繩簡僚吏之材者，泚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萬石者，二糜錢縵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者，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貴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旣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其識之。其欲以論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特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兼英毅修撰權發遣蔭興

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真某記

睦亭記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
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
庭之事也子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
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
親其義一也予之為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
先人之丘壟在是也有精舍焉曰奉吾王父先
人之丘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為會吾宗族之地
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為薄於宗
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
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由總焉而
至於無服辟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幹則
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為是者非為
今日慮也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為吾
王父王父有子二人焉是為吾元人若吾叔父
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
兄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
僅存蓋相倚以為命者夫焉得而勿睦耶予之

所以為是者為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
相眎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
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為從兄弟
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為再從兄弟屬一
降則恩為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
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俗皆
然也况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
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為精舍於斯欲吾子孫
孫欽奉其先之祀又為亭於斯欲吾子孫孫
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亭勸醴洽之
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雖遠而
情不至於踈情不至於踈則恩不得而絕庶其
免於相視為塗人也故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客
又曰子之為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
窳盛有屋以庇塗域者不為不多而能保之以
傳于後者甚寡又將何以為計耶曰此非予所
能知也雖然有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
之兄弟宗族同一體也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
吾並生於穹壤間者皆同一體也以吾尊祖睦
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窳盛有屋以庇塗

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以貨與力取之邪吾而
不忍於人人亦將不忍於我矣此子之可知者
其所不可知者吳庸過計爲我客曰然遂次其
語爲睦亭記

敵忠堂記

上更化之八年以左諫議大夫長樂鄭公爲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拜疏懇辭詔曰
朕方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
才不知有大臣之度蓋心平迺可換物非量博
不能受人於是薦紳大夫士欽然知上所以
用公之意公遂拜命不敢辭越若干年陞同知
院事又若干年擢參知政事既又晉長拒筦與
東西二府謀議公寬厚閑博其心休休然無黨
偏無忿忮夙宵自竭不斲人知庶幾所謂輔贊
彌縫而蔽諸用者又若干年公以疾求釋位弟
許至流涕上前曰臣犬馬病力不能任陛下
下事願賜骸骨以歸上猶曲留至數四知公
志不可奪詔拜資政殿學士付江南西道提鐵
公又奏曰臣誠驚且德不敏任帥事敢固辭迺
詔升秩一等領祠于洞霄宮時卧西山公過

焉因上謁請問所爲求去之果者公曰吾老且
疾不復久與政機妨賢蔽路是以有請請而獲
吾之幸也然吾忍忘吾君也哉吾以一書生驟
致此位懼即死無以報上恩今雖退伏田廬

致養之心終在帝所吾將歸營一堂朝夕其
間致子年存闕之思非子誰知吾心者明年公
以書來曰堂成矣其爲我名而志之某既不獲
辭請以敵忠堂書之扁又惟自昔大臣遭時得
位進退出處之道有三難焉方其進用也以有
補爲難用而有補矣退爲難能退矣不忘君爲
難今公之居朝堂也於國論有調娛之功其退
也於權位無固怯之意迨既優游林泉宜若亡
與國事而倦倦於君猶有不庸釋者書曰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之謂矣雖然公之
所謂不忘者豈徒有是心而已哉先朝元臣
身處開燕國有大政令大議論未嘗不密效忠
欵以裨聰明今天子從善如流公之被遇殊
特又非羣臣匹繼自今安危理亂之機有伏於
衆人所未察而先事以言者必公也是則古大
臣之事某方瞻望於公若夫堂之面勢抱怡山

而吞西湖於登覽為最勝然非屬筆本指故不書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十七年夏六月不雨祠太一千湖心亭夜漏下且十刻遙祝于江之靈曰洋洋湘湘流神龍道宅盍哀斯人亟霽之澤膏我田疇活我黍稷廟于江濟維以報德越十日雨大摯歲以有秋時通守張侯國均從事王莖方被郡檄築岳麓湘江二壘因屬役焉得地于壇之左方面蒼鬱俯碧流於置祠為稱迺闢迺夷迺攻迺治我材孔良我工惟時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君之神在境內者悉合而祠之堂皇言言貌像嚴嚴或公或王圭冕輝懸有疑而論者曰兩者陰陽之和氣也謂龍尸之奚所據依且其靜而淵潛動而天飛非鬼非幽何以廟為予曰兩非雲弗成雲非龍弗興在易之乾取象于龍以其神變之莫測也故昌黎韓氏謂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蘇公亦謂行為人飛為龍變化往來不私其躬然則壇而祭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苟可為民予敢弗共是役也經營

規度壹出於張侯莖去張研代之董督惟謹糜金錢百一十萬有奇庫粟六十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既叙次其事且為之辭俾歌以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或山而湫蹇何為兮安即不我民兮顧憂旱爨兮良苦歲將饑兮誰愬遲龍君兮不來極于目兮湘浦龍之升兮雲從變化效若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極膏大田兮稼滋殖崇崇兮新宮觴亘潔兮築盛豐冀龍君兮我饗朕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既薨之三十年臨江大守楊侯愬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論于某曰盍記之某之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卒嘗出公嗣子文昌公之門獲聞公言行甚悉蓋其始也以區區一郡從事嬰權臣之鋒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不怵近習貪夫小人有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擊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為已任嘗言於上曰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
兩言而已有諷其太直蓋少加委曲公曰吾直
道事君知任真而已何以曲為卒以是然其身
不變嗚呼迹公平生之大節其可謂以道始終
浩然而無媿矣非誠而能之乎中庸言夫地之
道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不貳者誠
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貳也貳則不誠
矣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能以期月
也况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豈非
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 孝宗非常之賤
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
相知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
蔽以一言曰至誠無欲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
者未有不由於寡欲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
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冲澹凡聲色貨利常
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
官至通顯包宜無敢至其門者非誠於無欲能
之乎世降俗弊士大夫以苟得為賢雖微幸一
時而朝榮夕悴有身沒未幾而聲沉迹泯者甚
則垂晉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

又能使為郡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
力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
能考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識而待之以久
異時見諸事業是亦公而已矣故於黃公之請
不復固辭而為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
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真某記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子子為目
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子曰潛之為
言也豈欲使子為即信淵明之所為哉二君懷
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迨退
道以終其身今吾子少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
之才維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已然則子之所
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某嘗有之曰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砥其偏而正之
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
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
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
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
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蓋庶幾乎

高且明者也夫其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下之理高常病於亢而明常累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明亦必以晦處之況於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則智焉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決而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潛之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昔者顏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縝密去聖人之域蓋亡幾焉漢儒唯楊子雲若有見於此者其為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其旨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潛者異乎顏氏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於斯蓋亦即洙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誅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蘊皆將察焉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嗚呼便環鑿者數十人苟可以厚鄉隣者無不至也公名

主字國瑞自號曰仙游翁云是年冬至西山
貞某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
適五十祀矣邇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
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
弗聞兵興章侯來環賂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
者居未幾政修財羨迺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
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于東西廂
祠先賢于其所由內達外莫不奐然矣又惟原
士之儲未裕則枯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
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
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
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謹然曰我侯教育
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其惟淳熙之役子
朱子寔記之格言不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
敢嗣音獨嘗孰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
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
事而非學其於辟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
非事於虛斯言至矣試相與聞繹其義可乎蓋

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
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粗迹
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
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
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
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
天下有無用之體也堯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
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
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盡以辭藝爲
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
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
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
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
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爲
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靳於士
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瑣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
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
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
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
意哉侯名謙亨字其嘗公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剗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盂之銘匪有志于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養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存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

雖未炤物能炤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故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寢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浦城主簿廳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廼記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鳳所宜棲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擢太常第由吏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為而君孽孽所職弗少懈垂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卑顧所以居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其人雖山岳之

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宋興以來仕于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論峻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事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傳在人不在官若職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孰清如水孰濇如泥孰偉然特立孰汨焉突梯楚辭突梯脂韋是不可畏矣乎是何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逢寅字某其居與古靈同氏又同蓋企前脩而願學者也記之所書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焉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焉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

則塾一維弛則墜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爲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炮揚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疵獮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

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繁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
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
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
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
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
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
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
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
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

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
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素之萬載謂昌黎公
在唐實自潮移守素而濼漢先生亦嘗攝縣之
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
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
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
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管壯馬治教所施有
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
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
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

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意味其言而
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矜乎若光風霽
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
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
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
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
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一工而亡反躬
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為是則二君子之
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
子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視君士表取大學絮矩之義名其堂而屬
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
隸於已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復事
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
其居官寧以抹箇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
嘗以祿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
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
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為一道帥而於使
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

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干焉大家而股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慮慮焉獨懼其弗能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鄰之儒先長者又為粵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子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已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濟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細秋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過也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

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各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執不以平物哉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蠹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象敬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規君曰然請以是為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縉素婦仰百爾廢塵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為說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為泡幻以死生為夢覺以軀殼為星礙委而去之不翅敝屣豈其死也乃顏已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騎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墓塋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

岡隴有限多為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葬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為法本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東昇炎火視此委軀一如無物何為瘞藏乃欲自異我今為此决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眾開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為宗故常以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望晴腦可捐亦莫之惜况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于謹莖日趨於糜昧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遠為佛法之衰何者末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則生而宮居死而塔塋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悞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眾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崧浦城人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價為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論書於其曰盍為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與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定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為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性來闔關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曷蓋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樞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近臣而搃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矣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於履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騷心志之域者至至錯立于前苑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其矣哉定之難能也若

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為主而我役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日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為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為先朝名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懈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擯棄塵累受道家法為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遂隸藉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舉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

之背巽譁而鄉虛寂羨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為若菽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為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宮二宮常有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有其為慮顧不遠邪西嶽弗能止遂以諭于有司明年行可僂去西嶽屬予為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豫期者事行可識世人嗣守之不能長亦為知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為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託而毋負其約饗其利而毋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二宮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為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某今以訓武郎主管

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韓筭福建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礮童牛之觸乳狗之搏又箠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之以激大畏則楮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悔而動於是琛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劍既陷將樂窺延平甚急公特執輿卧三山中外薦紳以及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賦上從民望起公為鱣川守時遠近洵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赤立亡餘徒以至公大義感激人心而贏者張懦者奮伎賊者亦懾然効順甫浹辰間精采立變盜相顧不敢窺 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額付使事居數月又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既乞師于 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略信誅賞旌票銳警情輸號令赫然戎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遠近宜兵

威所加如斲枯槎由是三郡悉平 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議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為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為劍人之愛公如魏人之愛狄公也又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子奉 天子命使珍冠而靖民瘼縻馬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奮其勇于何功之有執郡人聞公言乃益繪提舉常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式中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梓趙君以夫侑焉繪王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汶不幸卒官則築室別祠以昭群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鄉貢進士范荀龍等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則不能成

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慨然以祀下隆中事業自許待親海陵年僅三十已能出奇策掬東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人者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爲時一出慨陳激烈言發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天於世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爲公以弭其變也而公之精忠炯然上貫繳日是天心屬公公心邦天天人之相合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豈偶然者邪今群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緩外禦之事方履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楙不已焉維今之功特其發軔云爾其既不獲解劔人之請姑叙其大略使著于石章後序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礪厲逾冰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

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爲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鳥獲不敏以舉百鈞也用心之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騶騶不可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學必以弘毅爲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臞生爾其問仁也得克已復禮之博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爲何如耶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苛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落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貴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

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誅泗之道歟後
 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為器重其
 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為
 仁由已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
 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為士苟能深味類曾
 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
 道悅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
 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為山戒
 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
 尚樹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頽膏之域則吾將
 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為
 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緬瞻
 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
 聖所謂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
 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
 環列璇璣玉衡高揚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
 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
 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內面而觀仰也蒼龍主

東赤鳥司南於苑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十有
 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歲五服庶邦
 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幹方而作屏也吳寧無
 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
 以為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壹
 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
 惟主闕是禪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
 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
 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未矢弗告斯誼也惟
 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畫屈大夫知之故離
 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
 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莫隔層霄在
 我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
 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
 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
 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
 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
 造舟為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

行有與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于孟子之書蓋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瘵消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己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遇春夏間甚兩崖漶絕絕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弱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為己憂廼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楮券為僧廬以職守規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濼墨大書扁以羨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偷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浪橫獵其不

為州里大蠹者解矣况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解况能督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業氏之在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破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儉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為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濬可及百世故予喜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隱處其山之半後枕崇阜前扼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

也因而葺焉時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候府
 輒兀坐亭中繙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
 閒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散入几席令人肺腑醒
 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嘗不炯焉心目
 間也比歲揚君修來為此官而其亭曰宏博舊
 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眈西偏老屋十數搃爰爰
 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
 山樓其上曰溪山俾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
 北為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涼澗可愛則以聽
 兩名之又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
 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鐔川勝
 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為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
 汛埽汀樵之道尊及改鎮富沙君又徙為其居
 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
 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為亟起而圖之不必為已
 凡皆若是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規壅則志
 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
 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
 是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休道者
 不持窺牖而繫焉畢觀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

而恬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
 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
 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
 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
 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發寬也所以為進
 修之地豈獨終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
 科目則既陋矣陳君趣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
 愧乎故嘗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
 也予老矣久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庶幾
 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
 偉觀之上笑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
 是役也起紹定四年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
 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招捕使
 司為官於幕書與為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百四十有某年十今斯民蒙 累
 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廢以蕃為令者得與
 田野相安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
 熾燬都隳宜黃乘間擄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
 張侯謂叟之為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

士糾民共未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曰吾邑之令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侯曰民不能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鹽粟之助郡太守黃公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則命簡銳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臻恫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毀者浸復呻吟者浸息而縣廳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靡錢縑若干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柴嘗別人既而以難出奔而其免已者前之所別也蓋因臯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

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日處于中恩所以答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未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適以為明鷙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忍為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某官曾氏名某以恩授某官侯今為奉議即姓黃名炳今以提舉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彙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

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子子以心
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
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
與孟子之言一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
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
亡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
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
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
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
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
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
思所當察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
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
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
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窮 其未流又有所
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非主乎理矣清
父顧蕪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
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
顛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
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發之明招山其季大
愚寔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
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
皆窆於于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
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
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
君南過趙復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
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為設羹飯曰吾不肉食累
年矣眠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為二先生祠幸
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
權門驚勢涂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矯示鬼不
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
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
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
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救世之澤及
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
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
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
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

居官仕風教之責而質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邪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為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奉遺命以來為之覺然曰此子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夫職為已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陽首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業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寔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竒忠信沒溺者邪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契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其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極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

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釋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博川流厚化源源无窮矣抑實之之

為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執實之勉用其力規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為郡者與其為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幾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為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為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鄉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于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踞躄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為亡窮公之政留于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

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為郡者不能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為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睽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為寄而母崇宴觴母豔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為心則瘳不敢諭賴是得亡獲畢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勤民使為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舐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儺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為之記謂因民之恩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廢然已而忻然忻與廢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為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為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懼懼乎其冲陷弱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夫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

月甲申勸民使爲者郡學錄黃龔爲之者承節
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
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
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
何也間有塾族有師亡馳驚之累以賊其良心
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
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
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
而爲戰國之徒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
竒偏爲漢之經生凋鏤華糜爲唐之進士昔以
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
後世之法而異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
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土之安而
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憇以德而不相角
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
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
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
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

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啟堂而
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與東西爲齋四以
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 奎畫射有圃先賢有
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禮諸之
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
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雖鳴風興鸞鳴宴
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 朝廷
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
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
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
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其敢或遺
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
不古也若夫足踐費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
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枝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里顯彥類宮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絲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祀子奉天子命宴采固將為國統村以竣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光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論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勉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學也請以繕修之後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祀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闕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成備猶

此宇之本閭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祀陋者之可以復完闕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為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本誦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取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姑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自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宇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記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為鄉黨所稱名鄉達人爭致以詢其子弟既連舉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隣與其私吾子孫昌若舉而為義塾聚英才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誅地於園源後吉壤焉五山幅委宛然如龍溪橫其前清激可觀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真為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書中為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以奉之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寔來盡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為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為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

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法君合符即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畧豈無意耶蓋多為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眾善之始然其義則一而已爾于後顏曾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為智力行以為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為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利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為何事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儼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為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盡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為意乎要必

有講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翅足其高以贊為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為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即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後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其高第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于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備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子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凡師友厚之至也惟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此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軍堂劉公若寔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闡端正始之幼有不可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

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為良齋親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額國實倡邪議亟君父而事寇讐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用使臣薦給札後省屬槍方深躋是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宮垂用矣頓拜跪閭門亡虛日竟以是弗容于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向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津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踰作其儒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其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人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朕如李調仙之流意其不胥州縣間事也一旦為令郵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

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延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蹟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闡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邾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基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周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歲歲秦以殘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禮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功於一時而無

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啟 聖朝文治沐浴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邾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入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宜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入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柔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平絕學之機乃獨深探本原開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到滅羣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旋祛世人之蒙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處在嶺南士習視中州踰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適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僥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

若果焉為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者之君子凜然淵冰凌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矣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闊迂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故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誠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本馴敬則其銜鑿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堤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復之學者懔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敬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楊文莊公書堂記

浦城夢筆山寺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為本縣今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此山既去以文學節義擅聲中朝為薦紳標式後人即其處為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鄧守李公大異作五大字表其額按公名徵之字仲敵甫冠通群經尤刻意於詩得騷人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耻官為廷故策走中原以顯德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嘗論 太祖有人望不可典禁兵 國初出司征于方城繼為大興峨眉二縣令 關寶中召選復以登用太宗尤深器之青宮依違命為首僚付以羽翼之寄世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之受知聖明者不專在是也昔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戮之姚思無盡節於隋文皇寵以高位前世大度之主率常以是觀人况我 太祖 太宗之聖哉夫放廢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柱國公之忠於所事知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 二帝之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固萬世臣子之法而 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

之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丹徒而秦又再轉而蜀山川益寥遠風物益淒涼昔之詞人墨客悲傷顛顛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咏皆脩然自得亡秋毫頂獲意胷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睴至摘其詩雋語筆之御屏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 定陵无被寵渥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選雖未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凜凜玉雪亡一節可疵後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下而清風雅操奕奕相望浦城人物之盛自二公始 紹定改元七世孫震榮將新其書堂之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主皆指賢相之震榮謂某蓋為之記貌是晚出匪工于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聞知故為雅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于時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後見而吾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若夫平陋泮泮志於榮寵利事温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

當必有此其類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與歸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南邁矣奎未半三經之思有動于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鞅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昌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蕘叟相授於隴畝之上澗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為樂哉且吾先世以來榮勳文章之錄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于朝旬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具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為我述之子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英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威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

與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日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乎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啟侯之未悟則復齎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後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糶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輪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躬躬然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仁策則專配之今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斥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歛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閔侯喟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寔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

獲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糶本始諸侯之糶也先期千緡至秋獲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其者幾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故約以見諸員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于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未收孫辰告糶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亦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糶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后世為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漢焉不以樂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君為之弗寧一夫屬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度空夜而圖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竊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為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

生無孔乘術鞭笞東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連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九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盤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蓋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于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摧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拔歲未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者顧譽費舍先賢先師之位在焉而廟殿規摹殆類浮屠氏公爲感然弗寧適屬郡學職詒書于南

官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爲圖以來命揀吏之才者眈其後撤去陪廡故爲新宮九二十有大楹昔之開堂修焉九爽於嚴奉祀事爲宜又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祇禮弗協則別爲大門徙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矣然應圖合法既又斥其贏財覽舊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南超寶慶三年冬某月訖明夏某月告成州學正迪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論曰自侯之壯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公固亦侯之志願有以識之某惟疇昔之役蓋嘗自詭盡心矣而堂皇門闈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累公况於休戚情偽之窳微其不覺耳目者何限然則前日之政所不獲臯湘民也幾希其於是竊有感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官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况今之世華居而循道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抹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鼓而揚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

伯而莞商申韓矜權智驚功利之說不得施也
儒者之功必至於後有以為天常人紀之
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審其
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
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為然哉人
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
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
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揚雄氏所以為善答發也
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
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
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建德之地又豈獨
是乎哉諸君幸以為然則願告于公而刻之公
以慶元倫魁嘗陪輔 先帝大政令各粹德
為紳宗之其治澤之政多可善今皆不書獨書
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勿齋記

江西方士揚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
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
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
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為禮而欲絕之

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子疆欲同之可
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
滅質偽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即之
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履載之
大不能舍是以立况罔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
外哉使為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
云者雖毋為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為焉焉
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履褫棄而體居
攫呶鬪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既不能外是
以為安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
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
矣今雖寄迹于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
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
告之况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願願一
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
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為得而弗
記雖然勿之為義吾子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
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
穎淵迺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

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
吾之為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
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
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為求仁
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勝私
望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藥稟乎不
可犯也蓋去惡弗力則為善弗勇勿之一辭所
以為鑿強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楫也休文而
誠有志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
可不勇於自技也哉休文名至質今為闍阜講
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品題在紹定戊子十
月甲子建安真其記

觀蔣園記

繇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巖靡迤相屬
而蘆阜為之最岷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
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楊瀾左里為
之最夫是二最者東南山川之巨麗也而南康
曹公之別墅實當之中為所性堂次為歸然堂
又為冲佑閣匯澤觀八景亭九三湖五岳之勝

概之凡席間無留藏者公曰湖莊之觀偉矣然
吾先君崇本務實之意則不可忘也嗟惟先君
奮迹震旅志在又人自其始仕也創小亭於居
第之園命曰觀蔣焉以示不忘民事之難蓋將
發其所蘊以澤斯世而連羣弗耦志不獲伸今
吾幸得承緒業襲世科其始念不過服廬州縣
盡碎為民以贖先志而已逢辰休嘉出藩入從
會 明天子垂精問學俾執經侍左右方將聖
冕焉日効忠益而疾病奪之奉身來歸得接與
農圃為伍躬自課督萃衆芳而列之梅先人所
其愛故園一種號千葉者迺其手植益求數百
本蓂而為小山絮曰芬馨若挹遺烈自餘四時
之花實有未備者鬼求增益亡一闕焉鄉也園
圃之趣少而江湖之思多今其二者始畧相稱
然觀游之樂具則本實之意衰吾懼吾子孫不
復識先人之志也於是載來與菽間以畦蔬做
舊規作小亭以臨眺之而銘名其園曰觀蔣夫
天壤間一卉一木無非造化生生之妙而吾之
寓目于此所以養吾胸中之仁使益然常有生
意非如小兒女翫華悅芳以荒嬉翰樂為事也

若夫嘉穀良稷則民命所關周公作七月召公
賦公劉孟子陳農桑皆以是為王政之本學士
大夫其可一日志諸乎吾之揭其名也蓋以不
違先志又將使後之人不違吾志也未仕不以
躬耕為耻既仕必畜民力必重民時穀祿受於
已當思耘耔之勤勞政令加諸人毋忽田疇之
利病幸而立於朝則以周召孟子之言迪其君
夫如是則吾父母再世之心庶乎有弗墜不庶
名園別館廼縱佚之區竒葩異植特奢靡之玩
祇以為損而非以為益也既以詔子孫且詒書
某俾為之記某曰公之志則美矣然聞公之得
請也蓋 上重以事久煩者文昌嘗少忘黃髮
之咨哉穎東籬之孤芳賦南疇之嘉穗雖有淵
明之雅趣而恐不得以遂斯樂也顧其所以名
園者有補世教故不辭而書之君乃湖莊舊觀
已見於西州劉公所志者此不復書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泉人思之愈
久而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脩之
某之為郡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其廼

始撤而新之蓋公之去郡六十年于茲矣或謂
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某曰記禮者不云乎有斐
君子終不可諱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而本其所繇致者道學與自修而已爾古之君
子講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願乎其外也
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己之正而及物其積之
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雖及世而人弗忘夫豈豫
期至是哉墮墮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虞
者有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為人
所思要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瞻瞻有間矣
若忠文公之於泉其庶幾德之感善之至而民
自不忘者乎蓋公之學以誠身為主資本剛勁
而能切剛融漫以卒歸之中扣其出言有章其
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睦之風形于州
里以之立朝則褻褻諤諤言人之所難言至其
治饒與變以及于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
凌濡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
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虛濡姑息
闕然自媚于民者也哀痲慘但有父母之心戒
令飭正有師長之教仁義之相頌也剛柔之不

偏用也未嘗新民之思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
自前卿子性惡之說行為政者大抵芻狗其人
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義化吁使民性而果
惡也則凡暴君汗吏之所爲亦將思之矣弗彼
之恩而此焉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而卿之言
所謂賊其民者也然公所臨凡四郡去輒見思
而衆人思公特深豈非詩書文獻之舊俗其知
理者衆尤易以誠感乎游公之新此祠也雖順
其民之欲然非心之同道之一其能及是耶觀
其志之所慕足以知其政之所法後之思游公
者又當如今之思公也烏庠懿哉是役也董之
者南安征官趙崇端蓋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
者也發其議者揭陽尉林彬彬衆之善信士也
祠成游公大書而揭之宗正趙公某又書其堂
之扁尊仁賢以樹風教二公志也亦某之志也
故樂為之書紹定二年九月辛未真某記

李友堂記

紹定己丑眉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
命佐洋川莫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馬居一日
從容言曰掌之先以詩書爲耘籽禮義爲屋廬

其家雖貧而其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
燕於無窮初曾伯祖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爲之
子是爲先大父大父之事親也躬躬如有畏廩
廩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杖且弗免焉拱
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晚喪明甚貧無筴
侍大父日聚徒營命合間則走數十里而省問
焉躬致辭濯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
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
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
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
必涕泣休澣婦墓上率榜徨弗能歸伯父晚嬰
未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贍之女
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姊最憐
我奈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吁此吾祖
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先
廬以圯告因即舊址築爲一堂扁之曰孝友悅
齋李公爲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瞻題榜惕
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
世敢斷一言記之何如子爲之嘆曰書云惟孝
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

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
 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
 忠交友不信皆以為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
 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
 柳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時焉者是
 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
 不敢忽况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
 犬馬猶然况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
 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
 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
 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養
 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詔無窮
 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
 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
 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
 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論道之功父
 母之盡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
 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
 苟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為非孝也戰兢臨履終

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而難猶為非孝也不深
 於學者能之卒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
 何有於推遜不明汲冢之義則鐵微利患之必
 計何况於死生又非深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
 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
 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
 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
 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
 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
 為道心發之為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
 子所期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
 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
 然其為將來之戒者亦不得而畧君之曾伯祖
 諱蒙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
 字天用其潛德德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
 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其記

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
 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
 廢士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越清濟留侯來

謁款于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菽垣其闕植以叢桂氣象一新矣獨粟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秋舍乘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已散去惕焉為弗寧十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畫果諗予願有志子為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為之長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青兗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即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年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既大矣乎世之為吏者辭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為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或漫不訾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穫於豪民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答今留侯於此迺獨怒焉由已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后已推此念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子故曰此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

厚矣士之所以自尊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耕而食疑其為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章大於是今士之廩于官者優游自快不樂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塔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為人而士之所以為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况士哉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微利達為事而本焉之莫知是則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及於國使人知君親臣子大義大頌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士本指侯名元圭字某寔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群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于

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殫民於善也育之以保
 正命殫之以全王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
 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
 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故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
 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漸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
 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
 人遠矣而言行風績庶幾具存鄉人子弟猶有
 所親禮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
 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
 然有百代標表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
 可觀迨至 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
 為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
 公則嘗守郡而卒壘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
 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
 瑩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
 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流之
 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維周侯
 寔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豈覺某年後儀
 越侯與越來率宜興以扶教導人為首政居二

年民用化服迺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
 下咸秩于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
 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空或寓皆用故
 事以祀某月某日安俯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
 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
 同我桑梓有為若是今豈音殊吝心苟亡何過
 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祭是非必徒
 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
 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群弟子者非一至其
 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
 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
 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
 回雍所從事者為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
 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
 最勝處甫成而端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
 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
 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為義泉嶺蓋長樂

福清之脊其中支益北紫紆盤礴凡三十里積水二十四陂至參溪其山為魁山其水為龍潭面山臨流有廟焉即淵蕭孚濟廣佑侯也潭之深不可測而穹山築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託生人屢濟明天子不顯休命長樂廟祀凡百數命扶之崇推侯為第一自唐開元以來焯著靈異閩中記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出其家憩于神不崇朝迅霆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民以神為依教之如父兄師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澇復應禱部使者上其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蕭侯淳熙中加封孚濟嘉定十七年又加封廣佑邑人既皆悅甚於是具官陳其錄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其按察法有功於民若扞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之有大造于茲土其得爵號實甚宜乃撫其事俾刻于黹牲之石且為教道 上帝之命與 明天子之意冀解邦人於亡窮其辭曰

魁山兮崇崇奮淪亡極兮魚龍之宮皇皇上帝帝兮瞻此南土俾神宅茲兮有衆爾主嗟吸兩陽兮指哮風雨盪滌乖沴兮攘除妖災有蛟螭發兮血人以自飽是震是悼兮奮破天討有兇額額兮猶蠹之群忱瞻靈旗兮悸若獸奔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我后兮子視萬方曰民爾思兮我豈爾忘既賁之以鴻名兮又申之以顯彌中與百年兮三焜煌其紫諾民事神兮何窮神報上兮焉從異材出兮棟王國坻安居兮稼滋植公寮兮王圭將便澄兮神之錫

西山先生具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卽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略等書以慮十數家博攷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以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

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濶百家邪說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計蒼縉紳之論建相與僚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爲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菴朮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鼐琮璧不足以便用而錯然前程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三蔡熾其說更倡遽述至于黼黻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愕者一鑑而盡得之眞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 殿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

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啓發天
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閭下士雖無階
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
可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毋無以是聞于上
者乎君逮事心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
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
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
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早遊天子之
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
于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于
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
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余之艱羈祿之苦也
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
之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
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具某
序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
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
以載其言志存其大概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

也集猶緯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
郡志成於嘉泰之初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
載蓋略備矣至若名卿鉅儒之論述騷人詞伯
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夫碑碣所志摠
璧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盛麗而志
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采鎮之明年謂
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
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爲我輯之李君既承命
則退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
爲四十卷而公括田廩士之本末與郡人所編
島夷志則別爲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
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
大抵主於關教化存典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
集成而某至竊以謂爲此邦之吏者不可以此
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績之
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其能自
安乎爲此邦之士者不可亡此書蓋凡前脩故
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槩度也有一節焉
之不相似其可不自勸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激
躍其芳潤抑末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爲此州建

明施置以幸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戊寅十月甲子建安真某序

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惠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于郤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本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言見椒蘭其若鼓芳又以揭車與江離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饒寒留落困悴無慘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拊修竹長夫忻然為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惜惜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僕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

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娛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方為圓真子所耻兮霜風脩脩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兮予將俟子於仙游棧子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壽大亨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則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歎之末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顛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萬桂社規約序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歎曰嘗知飢

傳景裴文編序

者可與語耒耨之利嘗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功否則以為優然而已憶余初貢于鄉家其貧辛苦經營財得錢萬囊衣笈書疾走不敢停至都則已憊矣此再舉鄉人廼有為坊謂過省會者入錄十百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親友之贖始舍徒而車得以全其力於三日之試遂中選焉故自轉輸江左以迄于今每舉輒助錢二十萬示不恣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備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約其為益又可知也蓋紆其行以養其力一也無林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勾貨以養其節三也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為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百有奇瀛溪楊公所以嘆其不如莆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為勸駕之官而未能力續食之制竊有愧焉姑捐庫幣五萬佐之且以為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也凡鄉閭有義舉皆勇為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

清原傳君景裴以所為文編史說視予予熟復而歎曰盛哉傳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學為兄祐正臣一傳而為忠肅再傳而為至樂又再傳而樞密大坡之弟兄文章錄前後相望難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傳氏之學雖本於獻簡公而草堂先生季公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之文為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登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又出於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自強樞密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深目染不習而熟其法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樞密公於建安時景裴統六七歲孺戲其親之側眉目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知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為可羞也已雖然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不可以無師而大坡者真景裴之師也予昔倘伴盤谷竹隱間聆公餘論蓋濟伏典刑之舊伊洛源流之正萃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為當師也子盍歸

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余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卧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于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繁齋袁先主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子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為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子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

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己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蓋亦感勵奮發如去蠱賊如殄寇離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廖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子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為子筮得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為子筮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無不利夫誠出於中曰孚無心之感曰咸為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而重卜信哉其不誣

孫生名守榮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
往往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育于心者聞余
方買田以養矜寡廢疾之在吾上者感然歎曰
守榮盲故念人之盲也其將歸發其囊聚同類
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榮一筮
師耳能因已之疾而悼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
有力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焉存心其所
濟不既多乎予重其術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
以遺之

感應篇序

代外舅作

感應篇者道家懃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
義出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
遂故常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
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
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
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
者不能悟而解也顧以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
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捐金齋鏤
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
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

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為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
為感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發也人之一
心虛靈洞徹眾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
其既發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
亦各以其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於
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
首章注義最為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
涉於幼恠者要皆為鑿愚覺迷而設余固未暇
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嘆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
華自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收藝以至器用之末
何莫不然姑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
為篆再變而為隸又變而為真行變之極為草
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姿態百出古意蕩
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奇偉不常予
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
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
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
甚少愛而說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

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與此子之
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子第
行當必有知子者紹定元年十月余君將之東
湖書以遺之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董為稱首予謂負董
第能知升沉脩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
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蓋其言曰胷中正則眸
子瞭然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又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眸然見於面蓋於背觀人之法
盡於此矣矧漢錢生風鑿甚高更當於此具一
隻眼若但能知升沉脩短而已則非予敢知學
易齋書

贈顧徑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顧於一而
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
者也上下數千年間能然而通者唯管公明郭
景純李淳風僧一行數人而已豈不艱哉廬陵
顧君徑寔於陰陽五行之學以之占天則神以
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術名未有能過之者

也予乙酉趨朝遇之於衢梁君見謂曰公之此
行不滿百日當歸而果然蓋其驗如此非神而
能之乎後四年謁予粵山之下相與論考卜岡
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
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藏骨之地屬其有東湖
之後故書此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
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欽然自下願聞為學之
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
猶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
以聖賢大道為必當辭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
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
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
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
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
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
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
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

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為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過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竒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傲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為古文不幸齋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為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

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徃徃闕其秘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間嘗取上帝臨文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為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既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傳家於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干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曰建安真某序

傳樞密文集序

觀文毅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為三十八卷以視某曰先兄平生為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其可傳者謹第錄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以他嗜好獨耽文字間居常誦書日以寸為程當沉酣痛快時至不知飢渴寒暑其初志蓋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沈寤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墨致位高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復泯泯不揚是重不幸也吾兄嘗知子子其為我序而傳之可乎某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新進士上謁請問作文之灑公不鄙而教之甚至其略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劇讀而精甄之則射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惜其時尚少所問者科目之文而已今觀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乎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即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雅公亦

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淳蓄日以富笑談戲劇輒成文章至其為詩有三百餘韻者昔雲龕先生述王初寮之文有曰幽耿透射若貫珠陳明龍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之文亦云雖然此猶其少作若應用云爾晚登朝廷議宗廟大典禮援據駁析出入經史百子衮衮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也則公之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宣城一書意慮懇款陳夷虜必凶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為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笑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傳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自負要不錄錄蓋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睛腦立朝與行已本末要可攷此其為志何如耶一不幸用非其時生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昔之君子寧坎墮其身不肯以溷其跡以合於世其不以是夫顧念昔者獲授公游距今裁二十年禍來溫陵墓木拱矣撫念疇昔為之慨然故於竹隱之命不敢

固辭而叙其繁于篇首使覽者致詳焉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群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伏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入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羨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况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為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

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酒洞交至迭起之變嗟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為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庫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晚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始余為贛漕使者聞江上之邑有繁昌焉曰是必其民毅而俗阜稱是名者也屬歲大侵予躬出按視舟行過蕪湖數十里望濱江居民廬舍

以百數舟人指曰此繁昌縣也余舍舟而登眺其人窮餒困瘠甚於他邑其市區列肆荒涼岑寂有淮甸之風予竊異之曰豈歲凶使然耶父老愀然曰吾邑在承平時幾萬家田利之入需乎其有餘魚蝦竹蒿柿栗之饒以自給無不足者南豐曾公之記具有可覆也建炎盜起邑剝於兵 開禧之後旱蝗相乘天實為之尚矣咎若夫無旱蝗無兵盜而吾蚩蚩之氓常若不安其生何哉賦有常期嗟掌爭先斂有常目以羨為賢饒誕如川猛令如虎火猶可逆饗更殺我余聞而太息曰賦斂之苛慘於兵盜貪饑之威烈於旱蝗宜其昔以繁昌名而今以窮悴告也吁此非長人者之責而誰居余友湯仲能擢進士第始吏於繁昌將行求一言以別仲能勇於為善者也余故以昔之所聞於父老者告焉夫仲能主簿爾民之感憂愉樂非其所得專然猶之玉焉所韞之山土木晶潤况其職可以及人者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若余之行事止足為子道者獨念日去溫陵時嘗以治泉得失問於郡僚季公晦公晦曰君為政三年其可以

無愧者二盡已之忠與不息之誠是已余雖感但不敢當然居官臨人要必以二者為本蓋一毫不自盡不足以言忠一念不相續不足以言誠已未忠而觀入之我從已未誠而責物之應我天下無是道也余方日夜以思求進乎此而未獲者故願仲能之勉之也書來鍾川問嘗所聞於朋友者其試以是質之嘉定十三年五月 胡建安真德秀書

張仁父字序

張君以其名宗玉謁字於余余為取戴氏記溫潤而澤之義字之曰仁甫且告之曰子知余所以命字之指乎夫仁者五常之首萬善之源其體具其用博未易必究言也吾子業於醫始即子所知者言之可乎暨經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前輩大儒先生以為最善名狀者也蓋血氣周流止所屬關雖一髮膚之末無不切諸心門節脉理查不通焉回支之大且若無與於我者也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則反是馬大哉仁乎上焉用之暨天下者良相也下焉用之以醫疾者良工也禹稷阿衡視人飢

溺與弗獲其所者由已使之仁於盪天下者也
秦緩盧醫扁鵲起沉痾而生仁於醫疾者也史
言善醫者能洞視五藏世常疑之夫仁存於心
萬里雖遠如在目睫執謂仁於醫者不能窺五
藏之微哉今吾以是命子其屬於若者厚矣且
子之未嫻於醫也詎能無疾其望於人何如也
今人以疾求我夫何異昔者以疾求人邪能存
是心則其察必精其用必仁斯不辱吾字矣仁
甫續岐伯伊尹之書通五運六氣之學其心又
樂於濟人者故余為之序以勉之

送偶然居士序

鄭君彥祥名瑞浦城邑西里人也善錦囊玉函
之術始余謀定吾親及更定吾兄若吾婦氏校
圖書矜技能以登吾門者無慮什伯數卒之營
吾親之封於銀山之麓者彥祥也遷吾兄若吾
婦氏之柩於屏山之陽桐山之塢者又彥祥也
邑之士聞之曰偶然爾彥祥聞之亦笑曰是誠
偶然也曷吾求之而弗獲獲之而莫吾售者雖
自以為功得乎夫既幸而獲之又幸而主人惟
吾之聽而吾之術得用焉此非偶然何哉因自

號曰偶然居士余謂彥祥之言謙矣然觀世之
士有術業同知慮同而措之於事則成壞中否
輒異者宜誠有工拙哉偶不偶故爾莊生有言
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涪涪統涪
涪統固其所也封者非偶然乎德感於天誠乎
乎物事之至難者也昔之君子固有弭難弭之
留剛難剛之暴而退焉自敗歸之於偶然者夫
退焉自敗不足以損其功而極以重其美謙之
所以有終吉也且凡世之役情於物者得之則
嗒然以喜不得則蕭然以懼夫是以冰灰雖襲
而胸中必須更之寧焉惟有道之士視物之徠
如浮雲其去也如墮甌一付之天而莫留吾情
夫焉往而不自得邪彥祥之智未足以及此予
特取其言若弗自銜者故書以贈之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數有問者曰劉子之言
常言也予何數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為玩其文
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
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
性而後知天天之昇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

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與物異故必如克齊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賦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弗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狼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為貴孟子以為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徠服組之戒讀者為稟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恥以為常言也玩筆而遺寶瓌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于潭徵予言以為贈予方

端憂不能言也顧嘗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器而難論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賁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對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為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一心而御衆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今而能懷然自咎者蓋深泗之道聞警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頃臆之功焉至其効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治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為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友本

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
邇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
聽言動之不敢忽豈靳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
而人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
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
也况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
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
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
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母求之士而求之於身
母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今能行於其身
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
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
毋後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
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
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錄
以授端父方手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
于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
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詠古詩序

達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龔君德莊所作也古
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
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
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
韻超邁絕出其賦息鳩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
是非今吾德莊所賦遇得意處不減二公至若
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門理義之秘則雖前世
詞奧旨旣以洞貫而又博參於諸老先生之書
沉酣反覆不極不止其涵泳久故蘊積豐權度
公故美刺審有本固如是也雖然德莊於此豈
直區區較計已陳之得失哉憫時憂世之志以
以自發則一寓之於詩善善極其褒貶來者之
知慕也惡惡致其嚴冀聞者之知戒也名雖詠
古實以諷今此孤臣獻畝之心人見其優游而
和平不知其殷憂憤歎而至於歿位也古者雅
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開邪僻而養
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君以
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惜惜之語廩焉爲之
弗寧詩之感人如此于後斯義浸以凡日發

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剽園之法曲而已其
不蕩心而濁志者幾希矣今德莊之作倘幸為
太師氏所采陳之王前歌工樂史朝吟夕諷其
所啓悟感發顧豈少哉夫春秋推見至隱善觀
人者察其所安德莊之詩於前史所取或貶而
絀之至悠悠之談所共實議者或乃明其不然
是豈苟異者邪少正之誅臣章之辨衆惡之察
鄉原之讎有不得與俗同者聖賢原情之公心
春秋誅意之大法也世之儉夫鄙人姦媒閃賤
自謂足以誑當世惑方來而不知高明閃達之
士洞見肝萬筆誅字撻會以適情死者有知將
恨其不及生而改也存而可改者獨奈何其自
棄哉嗚呼斯言悲矣其孰識余之衷情也夫君
名字德莊達齋其自號云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鄭山叅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
安真其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
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
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
巖巖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滌淵

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其英華發外之盛而
不知其本有在也 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閣門
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內祠彭公予郡公
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待左右留者召見
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
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批虜奔盟中外騷
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 內批予
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
右者奏雖寢寢然當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
尊朱公後卒類其言而學蔡遂開道統有續然
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
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
備衆體非知他人儻挾僻說以一長名家而又
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
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
俾紹間鳴嶺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
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
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
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既鬱
胄之鋒退居却掃者十有四年 嘉定初起為

內相俄輔大政向來儻軍凋喪略盡而公歸然獨存遂為一代文宗某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念昔校藝南宮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庭且某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為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為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台以集序見命某何敢辭建安真某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序

送蕭道士序

大江以西天下多名山處玉筍則其尤也按道家言是為梁蕭子雲脩鍊昇真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復攷矣余在豫章時考按圖書慨然有高舉遠遊之思念將上印綬于朝愛大江陝西山欽旌陽之廬窺洪崖之井絲葛峯以歷王澗溯華水而登崆峒之顛出麻源道雒川然後歸而自休焉事頗有大謬不然者越三年湘中又二年而名假塗清江郡人張元德邀余為閩阜之行垂命駕弗果則所謂玉筍者固無因而至焉蓋前後數年再躡江西之境而四五名山者迄不獲寄一迹其間吁可恨矣今年憊卧于招鶴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筍來見者聽其謁則氏蕭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雲之裔也耶鄉吾欲遊玉筍而不可得今見從王筍來者得問此山亾恙則吾志亦慚矣因留之山房數與語而又知其能琴與詩也余於絲桐之奏蓋所喜聞而有未忍者獨索其詩讀之則比日翛然

清絕非吸沆瀣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秀傑者其鍾於人必異因吾子襟韻之不凡益以信玉筍之為奇觀也必矣雖然有疑焉予之名中而字默也豈非以多言為誡耶予聞伯陽氏之為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故學之者亦必墮肢體默聰明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今子戒於言而歸之默善矣顧未能以琴與詩焉是知多言之害而未知多藝之累也子默道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養吾之心而吾本無心雖終日彈而曰未嘗彈可也詩以暢吾之情而吾本無情雖終日吟而曰未嘗吟可也琴未嘗彈與無琴同詩未嘗吟與無詩同曾何累之有哉予曰子之言達矣遂書以為東歸之贈寶慶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序

余素不善書詩與序既成以授筆史書之視子默之色若有不懌然者子友金華王子文整偶留西山慨然為余書之筆力清勁可喜予文不足道安知不藉是以傳乎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征徐凡三月思所以為治

人之術者曰吾惟致審於寬嚴之間乎蓋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責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聰賢者寡也又從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繼日焉居一日悚然而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平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休揚於情之所可矜顯祀於事之所可媿此吾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以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

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余之有得於是十年矣間以語人鮮或不笑其迂者予友陳君端父獨聞而善之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為邑於瀨東訪予以所宜先者予曰子忘余疇昔之言乎夫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子蓋聞而善之矣請復以是為獻可乎端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謂存之使勿失養之凶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敬而已矣蓋敬者所以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奔者也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氣象也藹然而溫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敬以存之俾凶須臾之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具動焉而仁義之用行吾見子之民將游泳德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則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予之言迂益甚矣子之交遊執友有其迂與余類者其試以是質之

陳君端父之宰武義也

貳卿真先生序以寵其行自然不肖亦辱惠

教觀其本仁義以為治政之方即持敬以為存心之要皆公得之學問驗之躬行而發見之辭章非飾藻績以為工者比也率是以往雪霜寶質中還此天地春將復有嘆而詠詠而訝者武義之民其幸哉或者聞而請曰大學言為人君止於仁文公以為止者必至於是不逮之意子男之邦視民最親有君道焉則曰惟悌父母也曰若保赤子也曰平易近民也稽之於古有成說矣公以義並言得無他意乎自然應之曰仁為體義為用義者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也切故已之體之也至痒癢疾痛若已隱憂則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強梗必鋤常恐擾民姦政苛令是刻是華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義也而皆所以為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為政之本不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為政之用由是觀之大學言仁而義已在中公無言仁義實深得大學之旨有異乎哉且獨未讀中庸乎哀公問政也夫子告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若專於仁矣而仁之為人義之為宜必以是終焉

語其本則全體是仁語其用則無一非義有異乎哉以是說私質於公公曰子言正合我意子其發明以補某不足武義君心醇而氣和與之處終日不見其喜怒之色蓋天資厚於仁者知所以為仁必知所以為義矣苟徒悅近似之名不究精微之蘊則煦煦之恩流於姑息豈大學止於仁之謂哉因次其語并以為薦之武義君儻未棄絕他日為政之先後次第尚當從君一一請之丙戌臘月望後二日黃自然拜手敬書

黃叔通自鳴集序

東漢黃行之叔通吾鄉耆年宿學也博涉圖史多識前代舊聞其為文園熟演亮若便於進取者顧落落無所耦貧賤不能家今年數七十有八矣娛戲翰墨筆力未嘗少衰然大抵皆不平鳴也或謂其剛心勇氣頗折於困蹶之途修詞溢語間及於靡躒之更以是為叔通病吁強強如韓退之且不免為芻粟僕質故賦節於頌君牙筆取通其何尤雖然退之可慶處在論天旱疏諫佛骨表不在與頌君牙書君子觀人要知

所擇也然叔通雖窮甚能以時命自委故其詩有曠達可喜者予以是取之寶慶三年中和節西山居士真某希元書

送劉伯諄宰江寧序

余友劉君伯諄將為邑於江寧以予嘗使于茲土也問其所以為政者焉予謂君之少也受學于家庭其長也又嘗游於大儒先生之門而熟其言行所謂修己治人之方講之悉矣比年從事四方所至客諸侯之幪其於民情之隱伏田里生齒之利疚察之無不盡矣碩報報焉惟余之問推此念也即聖賢臨事而懼之心也夫百善之源起於競揚眾慝之本萌於怠肆君以是心而臨百里之民吾知其有哀憫而無忿疾也必矣敬者仁之所以存未有敬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本於敬者也今之議者儼曰江寧之為邑其民樸以愿其俗儉以質仕而寓於其土者少焉田而賦者以時訟而器者空焉今之為邑未有易於江寧者也吁盍亦思其所以難者乎秣陵為今東都而以君所治言之則其附庸者也昔尹鐸之在晉陽不忍繭絲其民嗷嗷休息

迄成保障之勢而董安于之經營斯邑也下至
墻之苦楹之質且為備豫百年計焉蓋鐸之心
厚民如身而安于之心卹公室如其私故異時
賴之以保其國今之東都非昔之晉陽乎然則
以江寧視江寧幾於易矣以晉陽視江寧則其
撫柔綏輯之功其可苟易云哉伯醇勉之雖由
今之勢未得以為安于而以鐸自任則奚古今
之異吾將見海內之人譁然一詞曰先生有子
吾州有人

沈簡齋四益集序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
門機雲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
知吳興三沈皆以德業為時聞人樞密諱與求
尚書諱介而副樞諱夏其貶錢塘之族彌有光
焉然樞密嘗入直禁林屢當大詔令尚書錄詞
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矧映簡冊士大夫多
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天子分符從
臈盡天下要劇憂貳機庭建宣闈俱萃萃有成
執掌意其不胥於文字間也寶慶初
元公之孫昌言來丞南浦始由公家集錄刻以

傳片言時字皆鑿鑿適用迂論二十篇專陳時
病洞見根元至其感物興懷卷容娛戲課圃之
作王子淵之儉約也蛛網之榆柳羅池之三戒
也雖非規規摹倣前人而筆力雄放自與之合
何君一銘叙事有紀法足以伸忠直而挫姦諛
浴佛放生讚訶時俗陋妄尤為有補世教公之
於文瑰偉震耀如此顧弗用是名世豈非為事
業所拚與嗟夫文辭末也事業本也曷令公平
生用力僅在筆墨蹊徑中不過與詞客騷人角
一日之譽則亦何貴之有惟其以實學見實用
以實志起實功卓然有益於世而又聞之以君
子之文於是為可貴爾誌稱公之執政也張說
以恩倖進為右府長官同列多媚承之惟公毅
然中立論議不少詘竟力請去位嗚呼此非所
謂古大臣者邪然則文固於公為細事事業亦
其粗欲知公盛節者要必有考乎此集名四益
者蓋公之自感所居齋云

送楊日靖序

上臨御之四年有詔鎮江太守楊侯建太督府
于淮之左侯拜命悚然曰聞外之事余方思所

以自力間內之治可復櫻吾之知慮哉聞侯子日靖之賢將命以為已子且付之家政焉日靖過予告行余謂父子君臣之義一而已矣夫廣陵重地也元成重寄也內以馭群雄外以扞二虜又今之重事也朝廷合三重以屬於侯是知侯之才且賢為能勝其任也竊意侯之受命也必將兢兢焉如履層水慄慄焉如奉禁水唯恐其墜且覆也以扶持王室自許以掃清中原自誓不忍其遺憂君父也以諸葛丞相集衆思廣

忠益為心不敢是其所獨是也以呂定公臨事十思為戒不敢忽其所易忽也忠足以貫神明而言足以服夷貊義足以激將士而惠足以保邊毗夫如是則事君之道盡而報國之責塞侯之功名事業且將日新而無窮然則子之事侯又將若何而可耶曰以侯之所以事君者而事侯斯得之矣蓋侯之選於宗族而以命子亦猶朝廷之選於藩翰而以命侯也侯不敢不盡其忠以副 上之託子其可不盡其孝以副侯之託乎君親一致也家國一體也子能勝侯之家事猶侯之能濟國事也雖然亦豈易為力哉在

易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夫能幹父之蠱者譽之所歸也子往哉敬焉以持子之身勤焉以擗子之學庶乎其有進矣予與揚侯交之久而好之篤者也故於子之行深致其憊倦之憂焉欲侯之成功以慰吾君父之望欲子之成德以慰侯之望也夫父前而子名者禮也余於子名而告之亦禮也子其思之而勉之而敬以終之則予之志也夫

黃子厚詩後序

右穀城翁詩五卷凡四百九十餘篇梅庵先生嘗稱其自楚漢諸作中來紀不類世人語而序篇之作傷其既窮不過以死辭尤悲焉意翁之為詩淒涼掩抑必有甚於人之悲翁者今觀其自叙有曰予年逾知命寒窶自深今歲以來飢困尤劇嗚呼士而寒且饑可謂天下之至窮矣方且自念古人貧而有德已獨止德而貧嗟然仰慕顏曾於千載之上而自警之詩曰先聖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繼之曰私意苟未克故心何由馴每念古人事終夜嘆以呻則翁之所憂非貧也道也昔之詩人既窮弗耦者其能有是乎

周敬甫晉評序

夫士必知命然後能安乎貧賤必知道然後能忘乎貧賤知命者不遠乎天者也知道者樂乎天者也讀翁之詩而推其志雖未能忘乎貧賤然亦可謂安之矣至其以顏曾為可慕而嘆克己之未能是蓋有志乎道者非徒委之命而已也然世之人知誦其詩者甚少矧有能知其志者耶昔之君子生而窮死而通者有矣翁致今三十餘年曾未有知之者是猶其生之窮也雖然翁之生也不以窮自悼而吾徒方相與追悼其窮又豈翁之心耶翁之甥陳君以壯字敬叟少學於翁為詩詞皆酷似其舅隸古行草往往迫真今年五十而家日貧方賣文四方以活妻子豈為翁之學者其窮例當如是耶然敬叟未嘗以窮自沮方收拾翁遺篋出入必俱昔晦庵先生以許生閣得翁詩文之多喜而序之敬叟所藏皆真蹟尤可寶恨先生不及見而猥以示余余豈能重翁之詩者子之邑有賢大夫方訪求翁之作而未獲予其為大夫出之必有以發輝震耀而久其傳者非獨翁之遺為可賀其亦足以少伸敬叟涓陽之思也夫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其致一也近世頹折而二焉尚評世變者指經術為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學為陋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而小人乘之藉以為併中庸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用而論語所紀微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泰伯文王之為德三仁之為仁子產之惠下莊子之勇莫不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以及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也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業者用也然則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為道之天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近世本統不明人各以其好尚為學譚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于朝則以出入為黨雖吁學所以為斯世用也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以斲斯世其又何賴乎天理不達諸事其弊為公用事不

根諸理其失為凶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氏之史發為評論往往與聖人褒貶之意合夫讀史而訂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余閱而嘉之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古人心術有未易以迹斷者敬甫其於六經語孟之微旨益熟復而深思焉使是非非瞭然於胸中推之以考前代失得與當世利政將有如權度槩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理之未始不宜於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他日吾將於子乎有政也

釣臺江公文集序

釣臺廢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為萬乘故人屈寒棠去之儵然獨世之表萬物莫能搜江公間閱從士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踰艱險投荒萬里為當世憫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幾以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

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未易以迹斷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頽廢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以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鄉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歧途也公艱艱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說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為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奈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雷響大蔡 建炎中興蔡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蓋姦諛信乎其無愧於子陵也寶慶三年公之諸孫潤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釣臺叢書著刻

之郡齋書來謂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近世張宣公實爲之序引貌焉小子何敢復云至他所爲文又多出於笑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譏其冗繁狂華不根至理則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矣故不復道獨惟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者以告于史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尚有攸乎此是歲八月壬申建安眞序

送張元顯序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爲委之命均爾然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疏其工於推筭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焉死生福禍繫之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吾惟盡善所當爲以聽其自至其順乎天孰大焉非益乎以回之仁仁求於貧且夫以茹之不仁凶害其富且壽惠德未必吉而徒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可也其悖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由前之說聖人

之道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說則雖爲獨夫不難也然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括蒼張君元顯五行家之巨擘者也予歆其他人以母命之恃而惟命之安故爲之說如此張君其亦謹所以言也哉西山翁書

送高上人序

道一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萬法爲空儒之教以萬法爲實惟其以爲實也故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常恐錙銖不盡其道惟其以爲空也故以大倫爲段合人世爲夢幻漠焉不以繁諸心道之不同以是焉耳釣臺高上人予之方外友也間嘗與語及此上人曰吾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以萬法爲空也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既委心空寂矣不知所謂真實者果焉在耶盃一日自言少喪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又將治精舍於其側以思親名之予竦然曰此即子之真實心地也子而如此則知大倫之非假人世之非幻矣昔唐元嵩師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厥土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

取之謂為釋之知道者且曰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世之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聞元師之事而其心迺與之合是心也從何而有哉子其即事而參焉則行住坐卧皆光明發見時也世間萬法盡在是矣世傳賢少黃蘗捐棄父母事繼徒以為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以訂學佛者臧觀亂倫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為題其後以諗觀者

送周知錄之官序

建陽周君鼎身為平江獄掾將行過予請曰治獄之官自昔難之今地在近畿而臺府鼎立又益難也以某之不敏而屈三難願聞所以自免者余曰子之所謂難者非以情偽之微曖而弗易知乎又非以怨誅之易騰而上下之志未易合乎若是者信乎其難也已然吾子於此將患其難而求以愧於已邪抑將憂其難而求無拂於人也昔之君子惟民命之重故於聽獄也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若戚嗟隱痛之在已凡為是者求以媿吾心焉耳若夫毀譽之在人喜愠適

從之在上有不惶卹者予觀漢唐之盛以治獄著者不越數人若張廷尉寒伯奇徐有功其最也廷尉事寬仁之主守職以爭殆不其難若伯奇則既難有功則尤難者也然二子不以其難自沮抗詞極辯弗倍弗止賴以全活者不知幾人二子卒亦自全以害夫不顧其身之死而狹人於必死仁者猶樂為之况其利政有輕於死者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仕焉而忠於其長與立朝焉愛其君一理也理非有二心其可有二乎今日之不可其長即異時不欺其君之心也雖然此豈可以頰舌為哉鐘一也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韞諸中固不能閱諸外也吾子將求獲乎上其必以積誠為本欽誠者何戚嗟隱痛視之由已之謂也常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守必確發於中者真純而篤至則人將望子之眉睫而有動焉雖亡俟乎言可也今之所難安知其弗為易邪周君曰然遂書以贈紹定元年十月丙午同郡真

序

贈歐陽可夫序

歐陽處士可夫以聽声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有問余曰聽声與相形異乎予曰人之類一也而哲愚豐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濁故為哲愚氣有盈縮故為豐悴氣有深淺故為脩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也雖然觀人之高低猶規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上也望車旗視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於著者易而察諸微者難此聽聲之所以為妙歟然則因聲而觀人其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柔明闇安於所稟而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夫術神而辭辯有問者以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筆之以為送歐陽處士序

贈羅一新序

丹立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夭身窮若指諸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

自其成象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五材凡皆一而已矣其氣則有陰陽之別其質則有剛柔之異而其流行運動則或綱縕而醇醲或偏駁而舛雜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有盈槁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窒焉造物豈有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值焉爾然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為無所用吾力者也至於柔強明闇雖或不同繇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於其不可易者往往求多於分劑之表而於可致其力者顧漠焉不以槩諸心非惑歟羅君方薄游閩浙間有訊於予者其試以是質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紹定己丑六月壬寅學易齋書

送陳宗約序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輒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嘆世之人於所不必肖者常責其必肖而於所當肖者或未嘗求其肖焉何哉天所為摹寫形貌者特以識壯老之容而已似焉固可喜其或未深似焉吾之妍蚩醜好固無與乎彼也

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尸其名者責其實顯其藝者勤其工故畫雖小技必以肖為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吾之生有甚當肖者亦當思之否乎夫父乾母坤而為之子原其所受之理未有一毫之不相似者利害汨其真欲惡遷其神於是天入之分始離矣其者形存而理喪去庶物無幾焉豈其初之固然邪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惑邪予晚而知學方惴惴焉懼不得為天地克肖之子而陳君乃寫予陋質以示其肖邪否邪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嘆者語之嗚呼知余說者可與論務內之學矣紹定二年七月甲申西山翁真某書

日湖文集序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為文也昔河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其數而評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阮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哉思三其文深以典至於肖也狂也奢也詭也皆以一吝蔽其為人夫文者技之末

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邪抑嘗思之雲紀之器不生茨棘之林儀鳳之音不出烏鷲之口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媲美漢魏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為日星之光耀發為風塵之奇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貶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適焉故祥順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勁悍肆者亾莊語輕躁者亾確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折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沈湮六藝咀其菁華則其形著亦不可揜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于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况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之真積之力而區區以一甫擬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寬洪而養以靜厚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於書亾所不觀而尤喜聞理義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專腴豐衍寔似其為人自少好為詩詩晚釋政塗優錄里社凡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徧

真率之集倡酬迤發忘衮服之貴而決布帛之
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觀公之文者其
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初某將試詞學科見遺以
詩所期甚遠蓋其辱知也舊矣歲在己卯以文
編見寄于溫陵屬使序引念公方與聞大政不
敢劇爲也歲月馳馳距今十稔而雲門之木拱
矣公之子逢辰又數徵前諾掛劍之誼其敢有
忘報論次其說如此蓋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
學文之士知所本云集凡若干卷紹定二年九
月甲申建安真序

贈華相士序

序

華仁仲以相與奕遊縉紳間或謂之曰夫二者
於工爲賤工於技爲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
嗜仁仲笑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
妙也且子亦識其所自起乎洙泗於人察其所
安孟氏亦云眸子是觀足不步目目不存體昔
人於此知其將楚執王之容一傲一卑昔人於
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之相也不求諸
貌而求諸心不闕其形而闕其神嬉怡微笑斌
媚可親吾獨識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女吾

獨許其孔武推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
以用人分立畫井有能始之經野溝封倉錄成
之車徒卒乘羅布從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闕
中爲基力扼榮陽而項籍以入洛鳴鼓委梁
絕饒而吳楚以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
邇之攻而遠是圖必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全
勢而偏又弗計要其大成而小勝勿爭推吾之
法可以禦敵不惟禦敵可以滅敵吾法之妙若
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異乎聞者撫然曰昔之
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法今
吾於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傑

送鄭炎震序

三衢鄭君炎震今護漕陳公甥也陳公將指吾
閩適盜起汀邵間方牙孽時州縣不之制居數
月勢張甚當事者往往喜爲媒蔽獨公與常平
使者數以實論諸朝語甚切天子與大臣始具
知賊猖獗狀於是改命能者付以討捕事而禁
衛士與江淮諸軍亦次第而出渠酋相繼請命
其負固不服者合銳師攻之鄭君又能以其舅
氏之命漏勞諸將贊其籌畫賊朝夕平而君委

之以歸予謂昔之君子與人同患而不尸其功類若此顧今門若邵之境釜魚穴蟻尚有假息者招捕使方親指賊巢如君之材從容幙府正其所也行矣一省松楸亟鞭馬而南遂訖斯事使人人稱嘆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顧不偉歟

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為田筆為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重均爾然製作之法墨為最難予交楊伯起狹此技游四方得者實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為予言烟欲浮而輕膠欲老而微均調揉治不失其劑量然後吾墨以成雖然是直其獮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能評也嗚呼技之進於道若是乎雖然是墨也作之難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而出一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則黍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狼則莠也然則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說以告吾徒之用此墨也

送吳正叟序

詩曰卜云其古終然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蓋謂有之矣括若吳正叟薰此二技見稱士林間或云命不可以力而後地可以求而得是不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人力烏乎與哉謂命不可移是矣謂地為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求此聖賢之所嗇福也正叟將為江湖間遊求一言以別於是乎書

送南平江守序

南平故漢巴渝地至唐猶以獠名我朝元豐中聲教遠浹始即其地置軍焉百三十四年間浸以道德薰以詩書斌斌焉與東西州等矣紹定四年冬予友江叔文往為之守將行請曰南平地雜民夷有赤子龍蛇之異擾而馴之政未易也將何以教我予惟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嘗令靖之末予即倅靖蘄白清簡人便安之以其治靖者治南平直易易爾顧弗自足而求功於余此樂正子

好善之心孟氏所謂優於天下者也推以治人何鄉弗可獨南平乎哉然嘗竊嘆古之為政者變戎而華今之為吏者驅民而狄昔者箕子八條之化孔子九夷之居皆聖人事吾不敢以律後世若錫光任延漢守將爾於交趾能與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不曰變戎而華乎今之襲晉吏羅布郡縣細者為姦為蚘以嗜人之膚大者為僕偷為蠶齒以血人之顛以劫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蒿然喪其樂生之志而甘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不曰驅民而狄乎故為政者厚視其人雖戎而華可也以薄待其人則雖民而狄弗難矣循其本而思之為吏者不自狄其身然後能不狄其民蓋黷貨而忘義者狄也喜殺而面仁者狄也以中國之士大夫為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為凶異於狄亦何怪其民之狄哉予方疾當世之吏竄吾民於狄故曰君之請而一吐之儻以為然則顛風示厲縣之為吏者使皆懲於仁而聲於義不亦可乎叔文曰然遂書以贈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浴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寶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面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為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泯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遠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賈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為何事而遂安於此邪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顯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為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狂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為人者回視故習

方自西其陋而致惟是之安是以業益脩德益
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君是者雖科舉不能
以病之上饒徐子粹以文藝三舉于鄉方時策
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為事予知
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
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後
相校於寂寥之墮予之告予又當有進乎此者
予其勉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序

論語發微序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
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
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
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
亾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
所罕言者仁之鮮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
要則舉九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
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
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
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它所論有即身
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
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
者為然九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
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
先哉東嘉陳君致公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
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
生以來闡幽析微亾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

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同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懌之哉

送張宗昌序

大道隱而百家之學興人各以其所長爭騖於世太史談劉歆所叙至與儒者並列夫儒道之夫猶天地也百家衆技之流則穹壤間一物爾可儕而論之邪談歆所叙蓋失之矣而後之學者遂謂吾所知者道它非吾屑也不知陰陽卜筮皆易之支流餘齋微而百工之事亦聖人實爲之一能一藝莫非世用所急而一切薄陋之可乎括蒼張宗昌耀之幼嘗涉獵書傳以貧不得盡力而於洞林之要指錦囊之秘訣秦扁治瘳之法甘石巫咸之占皆究心焉甚哉其富於技也以吾道律之固不免致遠恐泥之譏而就

其所長亦有不可廢者紹定三年冬招捕使陳公提帥出劔汀間耀之寔從用其推占之術曰某日出師某日破賊其應若響答然它如相地如治疾又皆予嘗試而驗者然則耀之所能其可以小道廢之乎雖然以耀之敏悟使獲畢力于學其所就詎止於此良可惜也然耀之雖貧能遺其子負笈從師文辭日贍以藜是將變方技爲儒者之門又可喜也回其行序以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揚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後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閩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况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嘖然思廣其所聞東

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徒之况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必奇其守据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為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姸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為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為游揚而且將為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肩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

國朝舊法以戶長督賦輸迨熙寧中行雇役法未幾又行保甲法始罷戶長而令保丁催租於是戶長之役移之保丁矣元豐末議改新法始復募戶長給雇錢受庸於官而任奔走之責此法之至善者也紹聖之初復行雇役始以保長督賦輸於是前日所以責戶長今以責

保長矣夫戶長役人也保長保甲也保甲之設本以畿盜而責以它役可乎然是時猶以戶長錢給之雖失初意而未大失也其後錢不復給而役如初近世官吏鮮復究知本末例指保長為役人比較鞭笞不復顧卹予之將漕分閩也數與州縣爭曰彼非受庸者也柰何以厮役視之乎然戶長錢既以上供前日之雇法未易遽復保長督賦遂為不可瘳之疾予在江之東西湖之南每聞其代輸之苦至於流離庸丐轉死溝壑輒為蹙然媿不能有以揀之也而吾閩乃獨無之故議者往往指為僥倖自予之歸田里使者之欲置保長者一邑令之欲置者二予每爭之或曰天下一家也它道有之閩中獨無可乎予曰此蘇文忠公所謂左臂既病而右臂何為獨全者也且閩中之與諸道異者矣止是哉以酒酤則無權以山園則不征以郵肆營運則無和買九若是者皆優於它道聖朝之所為加惠者豈非以其山谷多而腴田少民力窮悴不可與諸道例論乎必欲盡寬諸道之民則復元祐之舊鑄上供之額舉天下皆募戶長給之

錢以代保長之役上也苟不獲已則姑循近制
閩中一路仍用耆長而勿置保長次也若以諸
道為皆有而不容閩中之獨無創意更置以一
縣言之歲當弊中下戶以什伯數且如浦城縣
歲兩科保長當破
家者百四十四人合一道而言之可勝計邪此
不仁之尤無次矣因覽宗博葉公所輯本末輒
為書之編首後之君子其尚體 淳熙天子閔
仁元元之心與前後諸賢所以更相維持之意
毋輕議變法非獨全閩人之命亦所以布 阜
陵德澤於無窮也葉公名武子字誠之學道愛
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閒處賤人之休戚猶
在已故於此尤致意云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遊諸公間今自吳
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廡仕然
後為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需文以
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
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
煖寒抑搔疴癢賸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
養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

者故陟岵鳴耶諸詩幽憂憤嘆甚者諱天以自
憇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浩客寄或
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
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
來不可必今日策名廡仕而後為親榮則昔之
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
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推斯立
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為仁可以為義可以事
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矩麗地
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
思秋風簞鱸挑花流水皆高人寄與處斯立於
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
人於父母之國至倦倦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
賜第 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與以歸鄉里
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
故序以為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
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
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

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為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体况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於玉集註其圭璧瑩瑣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為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一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為而取今奚為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特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為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于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錄諸梓而俾其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

末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繇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為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為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為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体而又於此玩其要

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後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為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候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候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候本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字郭道人序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今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邪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情者勁者為陽濁者輒者為陰殺則上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即陰陽而視疆劣吉凶判矣非惟字畫為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筮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為然自吾一心之正衰推而至於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問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為吉凶者

故命志道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材墮於疏畎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曰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

民有典舉天下疲瘳俾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守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恃儒者辯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恃儒者又辯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階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

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求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慄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宣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書

劉氏傳忠錄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中忠於魯而宿以權彊專國狐突偃皆忠於晉而他以擅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况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彪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王而天下信其忠誠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盡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家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媿焉。况其大者乎。况凡民之粗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廢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

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爲中肅之事。竇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已者。亦未有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已。蓋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脩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某敢以爲學者勸。傳之史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脉連續。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又將以爲劉氏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後進真敬書。

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為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藝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為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求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序

續通鑑長編要略序

閩僧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略以示僕曰予之少也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前代諸史槩乎有聞矣我朝治体有虞周而跨漢唐汝亦嘗考其顛末否乎某謝未能則授以此編曰讀是則知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者其受而讀之幾三十年顧嘗病其卷帙之浩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閱壯而出仕晚而未休驅馳王事力有所弗暇間自尚書即退休林藪始得從事筆研間蓋舊書凡若干卷數百萬言今所存者財三之一揭來閩中橐之與俱竊惟窮鄉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即是而熟復焉亦足以備知其大略故欲刻之傳之以惠學者何

如僕為拊卷而嘆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之傳豈直幸於學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行不忘率由舊章續鑑一書我祖宗之所以祈天永命植國于千萬祀者莫不在焉近世儒臣有請命經筵節略其書以奉乙覽者卒未之果今天子垂精典學有高宗成王之風誠得其何可勝數故願不徒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備公車之奉公儻有意乎公曰此非余所敢言雖然食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子意冠于篇首予將有待焉僕曰唯唯紹定五年十月日建安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遊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為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蒞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校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嘆曰中庸以善繼志為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為士

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母以脂澤其言擊
悅其技以干祿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
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脉之語蓋謂苟有其
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
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
則不在是茂先性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
而教之曰息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息庸何
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
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
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闢奧宅非仁
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屐安
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
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
焉然必得諸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
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曰
其別筆之以贈

紹定江東荒政錄序

紹定中鄧山表侯自衢梁守爲江東常平使者
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刑獄兼常平事又以
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因任嶺東事如初侯

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
蝗食稼又明年春霜秋大水又明年復旱居數
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饑侯無一日不講荒
政訖事侯之懷府有慕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予
嘆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萬變之
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
邪蓋天之爲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
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乖沴焉
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
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
不至甚害民雖饑且殍而不至盡委溝壑此天
心之所以爲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天爲一
也夫連一道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澇澇而又旱
天變頻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
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心之仁不忍至是
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艱然倦倦
然寢爲之不寐饋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
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爲民請命乎朝者
以此其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
之所形詩歌之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

樂為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城對越蒼昊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盜作於閩未幾又作于衢其匪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扞防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人無隨和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雖然侯之所為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為不仁者遠天而自賊也以侯之所為然後為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為之動者其得為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恥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論命郭君序

長沙彭師右為予論命謂其無陽仁陰義之全予竊哂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仁與義豈予獨有邪今莆陽郭君為論星辰躔度文曰金白水清相為夾輔故其性好蠲索而惡垢汙予復哂之惟清與白士節之常使予生不值金水好

惡可易置邪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將行求序以其所哂者告之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紹定四年汀劍邵之寇平劍人生祠陳公予書其事於石後二年太守黃侯堦又輯其事為錄屬予序之初嘉定中帥洪道劍律過英顯張侯廟裴回久之若有榮於予心者謂通守倪君祖仁曰張侯事未有紀後將奚觀君退而繡故牘訊遺老得數十條刻之以傳既盜作于汀蔓延及旁郡陳公起守延平又兼招捕使予於公儻也則數移書以張侯事勉之未幾公提王師出平劍平汀明年平邵武而一道正清矣公之與張侯人品同鄉井同矜寇保民其事又同而難則倍之兩賢相望百年間皆所謂社而稷之者也然英顯之錄出於後人故傳聞多異辭散落不盡紀若黃侯則無一日不在懷府無一事不與謀目擊而手書之故其言詳以盡其事審以覈方王師之牽類關駐高灘也與賊相距財一衣帶水公戎服指麾陳前賊相顧動色曰此招捕使也邪何文人乃如是則類類乞降願得一

官僚面輸款候殺然請行至則群兇羅拜曰吾父也蓋侯之令連城令將禦皆德愛在人而其力守以扞賊也不惟民敬之賊亦敬之予嘗聞陳公言侯挺身諭賊事他人不能及間以語侯乃曰彼時震陳公之威耳使一妄男子往賊亦降嗟夫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惟其心之廣也故有秋彼東南之功而有不吳諸不揚之美今以二君子觀之尤信彼褊心喜忌者或捨人之功而有之又從而疾之有障濬之爭而無樂范之遜以是心而任人家國予知其難也故書以諗當世君子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

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遠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九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劉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上下數千

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

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曰王道術之目曰吾道與端之分

術以俟時而獻焉其善之指也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林子序

始吾與林子游得其詩文讀之警後奔放不受羈束其最奇且贍者若謂東漢先生之年松安國如藍之文與夫游虎谿東林之詩名章秀句

嗒笑報就無出吻鳴聲之悲予固知其佳士也及聽其言陰陽消息之變休咎倚伏之機壹以

易為準而參之以太元潛虛之文皇極經世之篇幽微窈窕根極理致予心益加敬焉歲在乙

丑遇予鍾津之上相與道故舊投予笑語酌酒而勞之氣益高語益壯而譚詩益工予方喜其

留而樂與之處也君一日求別予且慨然曰僕少時嘗有志斯世適不幸而場屋屢比禁不得

施今老矣復何望唯平生好賢士夫樂佳山水雖老而不衰今將歸武陽抵肝江歷豫章而西

復南轍而下也吾家有屋數楹其上為藏書之樓歎吟偃仰足以自適行將返吾廬教吾子孫

樂志以盡吾年如是而已詎復有求當世哉予

觀世之逸人奇士不得志於世則必有所托以
隱其身故嚴君平隱於卜賈島孟浩然隱於詩
然其身可隱而其名不可晦者蓋有子雲退之
與摩詰之徒以先後而焜耀之也彼數子者豈
有求而後獲哉今林子遂於易而雄於詩雖不
求聞於人然使有如子雲諸公者出其忍使吾
子之名泯然而弗章耶吾恐子之隱不終隱也
於其行書是以贈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袖刺來謁與之
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統廢矣然論五
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
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
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偕會予吉歲在乙丑君
其以詞學策勲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
奏而言歸他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
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曆者
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
生休戚高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
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

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
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
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以
是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爲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各者衣冠蓋
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
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垂尤
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爲紀
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
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爲我叙之余惟是書之作
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
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
爲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
意也此余之所以喜而叙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
慮數千萬其勳名節植勲業與穹壤相爲屈窮
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
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
蔭之德裕視進士之牛李其孰賢而劉蕡之忠
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

立哉

送葉守行詩序

吳興葉公守延平之二年政孚于民聲聞于天冬十一月戊戌皇帝若曰朕為萬方元元宅命于二十石若良與否休戚係焉二三大臣其為朕擇賢且能者甄而陞之若漢定帝故事庶其懋哉群公既奉詔則以公治理效聞詔以使者節按刑于薨命至之日邦人整齋若飢夫哺若寒去裘雖然謠曰若公之來政實多秕芻徒信信噬我赤子公邁其驅拯民于塗孰瘡且瘡公手摩拊曾是呻吟化為歌舞公胡不留長我父母既而聞公之去也扶老携幼遮道請留者以什百數公既諭而遣之不置也於是州之秀民有論于衆曰若等愛公之政豈不猶負暄者之愛日乎日行乎天衢而照乎九垓方其杲杲于東物景下燭則墻隈舍陰有私其燠者矣然日之光不止于是也倏焉上騰起邇並矚則向之私其燠者不能有也今公之政猶冬日也劔之為郡墻隈舍陰也日之燠不得而有公之政可得而私耶是將先一州而後一道以反乎天下

無不彼其燠者夫豈劔之人所能有抑豈薨之人所能久哉衆皆曰然乃拜而退郡之僚吏既皆以詩歌其事謂僕辱知於公尤厚也命僕為之序僕不敢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

問答起丙戌伏為子姪說大學章句論語集註問復為詳言

問明德

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物所稟之氣不同有稟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為聖為賢有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為中人全稟昏濁之氣者則為愚不肖此所謂氣稟所拘也及生而為人既自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為其所奪遂流於不善 明德者亦從而昏矣此所謂物欲所蔽 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問定靜安

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力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問全体或問中語下同

言性之本體渾然全備仁義禮智信是也

問大用

言性之發用出來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

問成性存存

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今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無不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事長弟之類皆是

問止於至善

知止者謂知為君必止於仁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止於孝為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為君已仁為臣已敬為子已孝為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

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体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

頌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問止至善是聖人否答曰止至善是已到孟子

美與大處乃是大賢地位甚高欲之謂善有諸
 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善信美
大聖神
 之為可欲之謂善謂其人有善無惡有諸已之
 謂信此謂實有其善於身人所願欲也
 確實或謂之美比之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實
有諸已又進一等
 於中而形著於外此乃盛德之不可故程子論
 顏子以為所以未至於聖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守者謂持守之功化
 者謂心理俱融無俟於守乃夫子耳順從心之
 時也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
 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工夫到此已是
 十分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
 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又橫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言大
皆不可用力至此
則不可用力矣

問格物致知

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各
 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從
 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

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
 禮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為人我
 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
 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
 須要理會得分曉此乃第一心之理其次則我
 為人之子事親當如何為人之弟事兄當如何
 為人之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
 冬便須溫夏便須清出便用告反便用面如曲
 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
 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
 也心之與身乃是寔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
 用以漸考究今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
 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
 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明一日既久且熟則
 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
 此一段聖人教人寔緊要處蓋緣天下之理能
 知得方能行得若知得一分只是行得一分知
 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究也今
 學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
 一書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即須

咨問師友求其指歸且如讀大學自頭至尾都窮究過既曉得此一書了又讀論語孟子亦有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既多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便以爲了何緣知得義理透徹義理既不透徹胸中見識亦無由能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却以讀書爲本不可不知也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物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或謂中謂

則者法則也準則也漢書以律律二度尺量斛衡準馭名爲五則言其輕重長短小大高下各有一定自然之法不可得而過不可得而不及也易曰乃見天則詩曰順帝之則皆指自然之理而言帝即天也謂天下之理皆天實爲之莫

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增損故曰天則帝則如父之慈子之孝兄之友弟之恭此誰使爲之皆天也非人也尹吉甫有物有則之說亦此意

問心之爲物實至於身

圍外竅中者心之形体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問上帝所降之衷或問中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謂無過不及而至善之理也上帝以此理畀付於人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

問蒸民所秉之彞

詩大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言天生衆民有此物必有此理如有耳目則有耳目之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其類如此皆然君臣父子有君臣父子之理其類如兄弟其類如夫婦其類如君臣父子之理不可喻者也則以理言所謂禮智信而已蒸民皆秉執此常理故其心無有不好善者蒸德謂美德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民之生也皆稟受天地至中之理以為性也與降衷之意同稟即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天則謂之道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在人則謂之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性即道道即性

問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為仁義禮智信之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一而已矣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則不能存之耳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存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伊川先生曰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不待

安排也言九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及也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橫渠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得私也此性字指天道而言九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体

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郭郭言道不可得而見因性而後可見蓋性之所具皆實理也故曰道之形體含性而言道則流入空虛矣

問致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云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容易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已然而不當慈與國人文當信之類此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也然仁敬孝慈信

之屬非是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所當然是知性如其所以然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

問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謂

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既昏且亂如何窮得義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而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語錄中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領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

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語錄

同下

朱文公曰知之與行知車兩輪如鳥兩翼闕一不可尚書說命乃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也蓋高宗天資高明未即位之前已學於其盤其於天下之義理多所通曉傳說恐其徒知而不力行故告之以非知之艱而行之惟艱欲其力行平日之所知故也若學者之事須是以致知為先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若所知未真斷無能行之理所謂真知者伊川先生所謂如虎所傷是也又知必食得必飲水不可入火不可明如此方為真知佛家亦

云知之一字最妙
之門亦此意也

問緊來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

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
問禮逐此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
子遂以吾道一以貫登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為
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
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
力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外處
孔子答門人問仁問孝亦是如此皆是隨其資
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
而篤於此可見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
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
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
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
言乾坤以性
情言乾坤之神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
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

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
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
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其用理
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
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
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
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
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
焉庶幾學者有着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
無之境也

問誠意章數條

自慊是為己言己之所以為善者乃是我合當
如此若不為善則此心自不充足自不能安非
是為他人而為善也

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假外面略假借以
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
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

自慊是誠誠則自欺是偽偽則譬如人子弟讀
書為學乃是為己之事若我不知讀書不知為
學是我身分上自有欠缺干他人甚事今入往

性對父兄長上則讀書講學才獨處便息隋一切廢棄如此則是為父兄長上而學也其為自欺孰大焉

問致知一段是喜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

關語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入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為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為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為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此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它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文公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心修身章

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

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心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心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治人之罪却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古人喜怒不形於色是正否曰此是養得胸中和粹故雖中有喜怒而不形於色此正是涵養之效安得謂之不正又問古人憂國至於白首怒敵至於裂眦此正否曰憂國怒敵憂與怒之正者雖若太過然亦是不失其為正但此乃志義之士所為若聖人則未必然必如是觀之乃盡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蓋未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衡未稱物只有一箇平此乃心之本体

之中蓋喜怒哀樂未曾發動淨然一理不備不備故謂之中此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至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而憂因其當懼而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喜怒哀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此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蓋過其分事過即已更不留存胃中如此即是中節即謂之和

問體用二字

大九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乾而斂藏於秋冬則發生是用斂藏是体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意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沍草木凋落虫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既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心以陽氣發泄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閉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之時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

本皆此理也動靜皆道而周子乃以主靜為本者蓋靜時養得虛明然後動而不失其明發中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須要謹認根以養本然之中然後發而為中節之和程子主敬之說即中庸之意也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者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成謹乎其所謂不睹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靜敬之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是俗語所謂惴惴之意自與中庸有異

問治國平天下章

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之長短絜謂以帶量物之大小如今人之圖本也故字文絜絜先條解絜字米分德建陽院直閣第如主乃胡文定公之外甥朱文公之圖本也故之友方以絜字為說文公從之言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已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蓋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為方器者必以此為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為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踐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

欲此皆所謂絜矩也谷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

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

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直矣不惟

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

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攘奪

於是乎與己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

獨財利之利九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

尤有補於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為而

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

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

所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的交要譽之心

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也二者相去毫厘之心

間而公私和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

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

宜深味也

大抵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

然雖害不郵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

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

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白薰猶共

琴猶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大學程子南軒三說不同大學只說財利猶是

麗處伊川南軒之說乃入細工夫世亦有能不

貪財利之人然未必無自便之私亦有能不

自便者其心未必無所為此是一節之上又有

一節工夫以大學至善譬之不貪財利與不求

自便是善到無所為而為始是至善然必先以

不貪財利為根腳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貪

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若

未能不貪財利又豈能有上兩節亦如未能無

諂無驕安得更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

財利為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為已足馴序用

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也

怨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

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

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

及人知已推已

問新民章此段當在止

朱文公言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

垢斯言盡矣蓋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礙耳然人

猶知沐浴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行穢至

於心者神明之府乃其心為利欲所溺以昏蔽之甚如積糞聚如聚蟻蛻而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性為輕也豈不繆哉唐人有櫛銘曰人之有髮朝朝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身以善理則此如明鏡臺時時動搖拭莫道有塵埃之句雖云異端然此言亦自可取也禮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謂洗濯其身沐浴其德亦盤銘之義

問仁字之義以下並論語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

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手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愛者仁之用也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仁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正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

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
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一闕
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
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

問主忠信章程子曰不誠無物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
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
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
非所以為忠二者表裏体用之謂如形之與影
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
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
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
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則本
源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過則勿憚改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
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左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
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

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類
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
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
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
則謂之惡不特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隨不
改是有心便謂之惡焉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
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
意也

問姑息三字主忠信章注

姑息姑訓且息訓止言事理合當十分做却只
做三五分且如是而止此之謂姑息今人柔懦
者以小惠及人便以為仁不知只是姑息而已

問溫良恭儉讓

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
亦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
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
刻薄也良易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
險也直者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
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儉

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
 限節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
 十五日而一換乃天道自然之限限故曰節制
 乃用力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
 理合當如此即以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
 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之裁物也軌
 事節物有自然界限不可窮處皆謂讓謙遜也
 之節所云一年八節者乃其一也

問過化存神溫良

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
 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
 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
 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
 謂我能存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
 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
 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
 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
 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
 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
 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

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問禮樂用禮為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禮之文祀者樂之本鐘
 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
 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而流
 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未嘗止
 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
 生乎天地也所謂陰陽二氣者以月雷震風兩
 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一陰而不可易
 屬陰樂屬陽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
 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兩
 和乎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
 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
 而不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雖
 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
 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
 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情根本末亦初無二
 理

禮中有樂言禮之中有自然之樂樂中有禮言
 禮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禮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
 和而節此即樂

問因不失其親

因者依也言與人相依頌是其人可近方得如士之擇交男之擇婦女之擇婿以至於臣之擇君皆是若其物不謹則後來雖欲悔而不可得也又如為人臣屬而事其長亦須看此人可親與否如其人非賢者輕易依附一為其所薦則終身便有舉主之分如何悔得以此推之凡百皆然大批以審擇於始為貴也

問楊墨

就有道

墨翟兼愛其物本是學仁不知仁者心無不博而其施則有差等如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就親親之中事父與事兄不同處夫婦處朋友又與事兄不同蓋心無不博者仁也聖其施有差等者即仁中之義也嗚呼全親親與仁民同則是視父母如視他人矣故其流至於無父也楊氏為我本是學義不知義者制事之宜也處君臣處父子處朋友事事物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則於君不必忠於子不必孝凡處人倫之間無一而當矣故其流至於無君專言無君者指其最大者言之也無君無父則是禽獸矣此學者所以必當求正於有道者也

問理性命天命性

窮理謂事事物物各有其理窮究之而無不盡也此即大學所謂格物也盡性謂一性之中萬善備具如性中有仁我則盡其仁之至性中有義我則盡其義之至禮也智也亦然如此方是盡性若十分之中有一毫一厘欠闕亦未可謂之盡性至於命言理既無所不窮性既無所不盡便自然至於命此即孟子知性則知天之意窮理主知而言盡性主行而言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

問父母惟疾之憂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因為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誥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為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極周處

為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所以為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象觀可也

又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能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地之神曰鬼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人之神曰鬼以其氣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故為鬼神者伸也鬼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

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竟遊魄降寢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類之以生類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生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欲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也為神入為鬼雨潤為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

即魄也月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九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投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炳蕭之焉求之於陽灌鬯之焉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本然之性如此非出人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性闔消散屈也來闔息聚伸也

問魯賜周公禮樂雍撤

程子言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所當為此正如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可謂極其至矣孟子只以為可也蓋事親不如曾子則是人子之道有虧必如曾子方得恰好推而言之為君必如堯然後為盡君道為臣必如舜然後為盡臣道不然則皆是欠闕學者知此則凡於人倫曲盡其至無一毫之虧方是全得當為之職分初非過當也無父母則無此身我事親自合盡孝無君上則無此爵位我因君而當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非過外也

問仁字仁而不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多中有所謂之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挑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為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統發出則

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胃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答

問理明誠格問禘章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謂如本朝太祖是宋開基之祖僖祖太祖皇帝之四世祖又是始祖而上古黃帝乃趙氏所自出之帝也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苟能知此理矣至惟知者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

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
推而感之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
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問媚寵

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
氣之運然於門人弟子則或峻其詞以規儆之
如曰野哉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子之
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
峻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相爭一旦發
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
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
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毫之阿徇如
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陽貨曰吾
將仕矣皆是此意其對王孫賈不曰媚與與寵
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陽然自者平日所為不
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乃開其悔悟之機也
本責孔子之不仕孔子對以吾將仕矣其意謂
然若曾不露既非阿徇矣不遠并此所以為聖
人之言也常人非阿徇者非遠也取則必
激觸取怨雖直言激觸者非遠也取則必
去氣自來有以氣象非遠也取則必
近爾程先生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

章之類優將玩味
則其氣象可見矣
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
儆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亾則以其國
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
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
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問終食不違仁

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賤之間而不苟此
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
是存心養性細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
事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
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
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
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
終若無麤底工夫作根脚基址豈有能進於細
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
進於終食不違之地能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
於造次顛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正與
前章無詭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考參而熟玩
也

問志於道

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取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先生嘗曰天下無閒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巍然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

問忠恕

天地 聖人 誠

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晝必明夜必闇夏必熱冬必寒春必生夏必長巨千萬年如一日不曾有以差繆此天地之誠也仁貞箇仁義真箇義存於心無一念之不一實見於事無一件之不實形於言無一句之不一實而百行萬善備足無餘此聖人之誠也天地只是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是一箇誠字萬事自然各當其理此乃天地聖人

之事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矣如事親當孝朋友當信事七物七各盡其所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着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誠是自然底說孔子告曾子一貫之理本是一言誠曾子恐門人理會未得故降下一等而告之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但學者須是自卑而高自淺而深不可躐等妄意於高遠而實無所得耳

問仁字 仁而不佞黃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論語一書九言仁處只是教人以為仁之方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最為明切然亦只是說仁者人心之德而已初非以

人心二字解仁也自漢以來儒者類以愛字說仁故韓文公曰傳愛之謂仁殊不知愛乃仁之用而未能盡仁之體仁性也愛情也性中有此仁故發之於情則能愛仁猶根也愛猶枝葉也

有此根故有此枝葉然便指枝葉作根則不可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心是愛物然可哀可憐者則有惻隱心此心是愛乃仁中發出來譬如

有物在中而端緒發於外也愛乃仁之發見處便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以用為體也所以伊

川先生不取韓子博愛之說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認情為性然其解孝弟為仁之本却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與前

說頗似相反何也蓋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則是

以愛便為仁伊川曰仁主手愛則是仁之為道

生於愛而已非謂仁只是愛也蓋五常各有所

至仁主愛義主宜禮主別智主知愛者仁之用

仁者愛之體仁雖不止於愛然見之於用則莫

切於愛緣人之初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

所以合下便有此仁天地之心主於生物故人

之心亦主乎愛物也漢唐儒者不合以愛便為

仁所以不識仁之本體到上蔡先生又以覺為仁言心之虛明知覺九疢痾疾痛便知便覺即

此是仁無垢張氏又從而推演其說於是百十

年來學者又以覺言仁殊不知覺自屬智仁

者之心固有知覺但以知覺為仁則不可學者

但於知覺上求仁只要會中虛明無滯便說是

仁却於仁之本體未為親切反不若愛字雖朱

是仁之體却正是仁之用因用則可以知其體

天地生物之心便是仁之體其發出

來生物便是仁之用體用元不相離至文公先

生立六字以斷之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於是

破近世學者以覺為仁之弊所謂心之德者蓋

言仁者此心之全德包五常貫四端而為一心

之主也所謂愛之理者蓋謂仁乃愛之理仁未

便是愛乃愛之道理愛未是盡仁乃仁之發用

有此道理便有此發用理即性也用即情也於

是仁之為義明白昭著至此章又斷以全體不

息四字蓋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

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不息者如天地一

元之氣運行於六合之間無頃刻止息所以生

成萬物無有已時文公前後十字於仁之義曲盡其至學者誠能深玩而罷祭之無復餘蘊矣心之活便能運轉不息凡處人倫事物之間此心周流無礙處處皆到心死則便如鐵石凡處人倫事物之間皆窒塞了

問剛與慾 悵也章

剛者天德也天德者謂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乾六爻皆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之與天本一無二惟其有私欲以間之是以與天不相似若能盡去私欲則復乎天矣此君子所以貴乎剛也上蔡先生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上蔡所謂勝物者蓋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上蔡此言最為有益學者知此與其拘欲而屈於物之下如婦人女子之柔弱執君以剛

德自持卓然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失大丈夫之操乎又橫渠先生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德性者吾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之性也物欲者因耳目口鼻之接於物而生者也凡為人剛明果決則理存而欲泯故德性用言德性為主而用事也為人陰柔昏濁則欲勝而理泯故物欲行言物欲為主而肆行也陽明陰濁雖稟於氣質然可學以反之人能自力於學則柔者可強闇者可明不能學則強者或轉而柔明者或趨而闇橫渠此言正欲人以學力變氣質使陽明日勝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也

問志氣 晝舉章

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師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血氣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勇則士亦勇將惰則士亦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

問文章性與天道

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性者指人所得而言性上義此也天者指其理之自然而言性上義此也夫子平時以身教人凡形於威儀容止語嘿動靜自然成文自然有章者皆所以教學者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吾無隱乎爾者是也學者即其近者求之功用既久自然可到精微之地若遽以性命之理告之則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無所益故於性與天道罕嘗言之學者不可得而聞其於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止是言氣質之性非指性之本至於易乾卦然後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得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此二條又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

問敬字敬簡章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性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更當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言志

夫子令顏淵子路言志而子路只曰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自今人觀之子路之言亦幾於卑近矣蓋聖門學者誠實端嚴言者即其所行也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至斷不敢輕以自許若今人之好為欺者必妄說一等高大话矣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不知者以為卑近殊不知此乃人之所甚難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且如父母可謂至重然今不知義理之人亦未免分物我飲食居處惟己之便而於親有不卹者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推此以性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可也學者當深味子路之言嘿自省察我之事親已忘物我否事親已忘物我矣又推之以事長事長能忘物我矣又推之以待朋友久之私意盡忘則其視天地之間泯然為一不復有彼我之間此即所謂天下歸仁也而西銘一篇之意正是如此

顏淵言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物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

亦默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裘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上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胸中如蠶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頃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正爾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大凡為學只是要變氣質之心術而已蓋人之氣質苟非聖賢不能全美必有所偏故聖賢立下許多言語欲人回其言以省察己之偏處如鑿經然其病則有某方某病則有某藥學者味聖賢之言以察己之偏正如看醫經以察己之病病是寒則用溫藥病是熱則用涼劑見得病證的然如此則必服藥以去之如此方有益如己之偏處在於不能無私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私

如子路車馬裘裘與朋友共是也 先自事親事長以

至於待朋友皆欲忘其私如此則私之一病去矣又如已之偏在於不能無矜伐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矜伐如預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又如平日言行未能相副未免有不誠處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不誠如前章巧言令色足恭我有千百病聖賢有千百藥方一日佩服聖賢一言真切行之則是一日服一藥以去一病久之則所謂氣質之偏自然融化得盡純善而無惡矣若只者過讀過不真實用力以去其偏則如談方說藥物未嘗服餌其又何益氣質之偏既去則心自正向是因以語換了肺腸誠是如此

問不遠仁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遠仁之時既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

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靈謂精神也言其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若仁義禮智信則

純是義理此所謂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遠仁雖以私欲便是遠仁

問頹樂

集注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頹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頹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頹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其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其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其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

而無一毫放逸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箠馱陋巷不知其為貧。當鐘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傳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匕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彼既不能者。言人之於孝。若能實用其工。則自然見得。理則樂不能。理則不樂。由乎禮則安。不曰乎。禮則樂。不曰父兄師友之教。約自然致止。而不。能此方是。真有所得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為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若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賢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

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切問近思。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兀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問見惡人南子章

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入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肱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之亂邦。不居小人。則達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任孔。懼不得其死。冉求任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聞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故夫子云云。

問手足不仁 博先章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
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
己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
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己相似風痺之人不仁
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己
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己與人雖有彼我
之異人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
私意一生天理既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
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萬塞遂
以手足為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
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
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
則手足之痒癢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
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
之意

問日至月至

朱文公集注日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破而
不能久也詳集注之意蓋謂自頽子之外自餘
門弟子或三月中有一日全不遠仁有一月全
不遠仁者語錄以為或一日中一次不遠仁一

月中一次不遠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為正揚
胡云一日不遠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
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遠仁是三月之中有一
月方寸無私欲之蔽亦無私欲之蔽此說亦是

志道問頽子三月不遠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
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乎曰欲
字有重輕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
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
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
寡欲周子又進一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頽
子三月不遠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
己所以未如頽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頽子須
是先學自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
可學三月不遠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謂
也進學有漸未有不由日至而可到於月至不
由月至而可三月不遠未有不由寡欲而便能
無欲也日月至焉雖未及頽子然在學者亦豈
易及哉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遠
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自
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又程子曰欲不必沉溺但心有所向即是欲如

使效驗是理才要參而豐即是效
衣效驗是理才要參而豐即是效

問發憤

朱文公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全體至極謂聖人之於道已到十分全畫處即所謂誠也純謂不雜言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之雜也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也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今人為善有始無終或能暫而不能久皆弱不誠之故如見得道理真實分明皆要用功自生不得

此是聖人地位在學者言之且當就發憤二字上用力顏淵所謂舜何人也我何人也韓文公所謂舜亦人也周公亦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以不若聖賢為恥也孟子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周子曰人大不幸無恥言人若有心則不肯甘心於為愚不肯有可進之理若既不如人又無恥心則是其為庸人豈復能進此所以為大不幸也學者若能知恥方能發憤若能發憤忘寢廢食以求之安有不進之理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為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九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為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與章蓋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故人行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饑而食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即舉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為道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為物之則方是道心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云能知覺

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為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擔柴以此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若謂運水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為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為道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夢周公

夢之理最為精微周禮占夢官有所謂心夢者謂其未嘗思慮而兆有所謂思夢者謂日間先見者此乃夢之心有所謂思夢者念慮及於夢念有心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心者也高宗夢得說心與天通故因夢而得說孔子志於行道故因夢而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心也若使當世無傳說而高宗夢之數百年前無聖人所存者誠周公而孔子夢之則非心夢矣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阿比諸侯來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召亂雖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然趙武靈王

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疆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問求仁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故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也古者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為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為匹夫自有良貴者存成夫子之所以飯蔬飲水顏子所以陋巷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既虧雖窮天下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先見得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方便視之如螻蟻變而去之不以為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悌不孝不悌則不復可以為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朱文公謂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避國也皆求所以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其論至矣次章以不義富貴如浮雲

雖未必果為衛君設然門人以此二章相先後蓋不無意焉如衛鞅以子拒父而得富貴是又犬彘之不若也大抵古人見理分明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後世義利不明人以苟得為貴雖錐刀之利亦有其心不義而求之者不知天理既喪已不得為人縱一時撓竊榮利其實去禽獸不遠讀論語者當段段反之於身故求仁得仁章莫只做夷齊衛君看了然後有益

問學易

易者陰陽變易之謂曰往則月來曰陰寒往則暑來暑陰晝夜昏明晝陽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擬之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昔人謂易字乃合日月二陽長則陰消自十一月為復一陽主則一陰消陰長則陽消至四月成六陽為乾則六陰盡消陰長則陽消自五月為姤一陰生而一陽消至一消一長天十月成六陰為坤而六陽盡消之道也人之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之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消言則陽自有凶陰將中則進退存亡之道以天道言則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存亡之道以天道言則為則吳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山天道所

不能已也人能勝此則當進而退當退而退當存孔子當亡而亡如孔子則進則退而退則進可以速則速而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已與全不言之此孔子之身全歸於易者其亦以此知之歟

問興立成

古之詩出於性情之真先王盛時風教興行人得其性情之正故其間雖喜怒哀樂之發微或有過差終皆歸於正理故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本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謂喜怒哀樂此乃民之性不能無者然其歸皆合於正理故曰本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其歸皆合於正理故曰本乎禮義先故雖末之世人猶不失性情之正三百篇詩惟其皆合正理故聞者莫不興起其良心趨於善而去於惡故曰興於詩

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樂記曰天高地而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之禮所以法天地之序也君父在上臣子在下也自是而下凡夫婦師友賓主以至於臺阜隸各位分牛粢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

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息
相摩相盪為雷霆為風雨以化生萬物聖人因
此作為之樂所以象天地之和也雷靈風雨皆
相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
樂有五聲十二律五聲角為木徵屬火商屬金
羽屬水宮屬土木火屬地金水屬天土中氣也
羽屬水宮屬土木火屬地金水屬天土中氣也
無射此六陽律也太呂此六陰律也陽律曰律陰
律曰呂故曰六律六呂屬上與地平實以度陰
律以之候氣則理之室室上與地平實以度陰
鐘以之候氣則理之室室上與地平實以度陰
鐘以之候氣則理之室室上與地平實以度陰

五聲十二律亦皆陰陽變錯而成故樂音之
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也自
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
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
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
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
俗何能有補乎故程子慨然發嘆也然禮樂之
制雖亡而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
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頂不莊不敬則變易之
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
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
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

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
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
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
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問朝三暮四民可使由章

朝三暮四之術出列子狙公賦芋狙公乃養猴
序小粟也賦謂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
分必付之也暮三衆狙皆喜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而已矣
狙但無知而易誑故朝三則怒朝四則喜亦如
愚民不知義理輕為喜怒也聖人之教惟恐不
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
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
欺以久故卒以此亡秦可不戒哉

問疾不仁

易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
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
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
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
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豈能使無小人哉苟萌
盡去之心則未有不激而生變也東漢之末賢

武何進欲盡誅宦官而借力於董卓有唐之末
崔嗣欲盡戮宦官而借力於朱全忠宦官雖盡
而漢唐亦亡聖人之言於此驗矣聖人於不仁
之乃所以微之使知自改而未嘗
有忿疾之心舜之誅四凶是也

問驕吝

程子曰驕氣盛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
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
此一章更當熟思盛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
為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
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
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
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
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驕盈使
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
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
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
正當參玩也

問文王至德

范氏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至德其
指微矣此言孔子微有不滿武王之意也文武

皆聖人也文王之時紂之惡未熟故文王猶得
以事之至於武王之時則紂之惡已極殺比干
囚箕子微子紂之庶兄也抱祭器而歸周武王
於此雖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豈武王之心哉
文王武王均為聖人但所處之時既異故所行
之道不同文王所處乃君臣之常武王所處乃
君臣之變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
已矣然常道人皆可為變則非聖人不可為故
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
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之讓天下文王之事殷
皆稱其為至德伯夷則謂求仁而得仁此非殷
湯武也蓋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
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又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言湯武之變夏命武王之變殷命皆
順乎人心而應乎天命也蓋桀紂之暴非湯武
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皆將廢滅而後已又豈
天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
予不順天駁罪惟鈞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
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
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而無所

憚也聖人立言其為後世慮深矣東坡乃謂湯武非聖人蓋但見一偏而不知聖人或抑或揚皆有微指也

問色舉翔集

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者就之遷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必如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緲而高逝兮六固自引而遠夫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皇翔于千仞兮首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楊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問太極中庸之義

南離李致授問今附此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耶平時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專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此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為已發此至論也來論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致知格物雜之則愈混雜而不明矣來論又恐懸空無用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飛謹恐懼其特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遂時逐條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特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變者正緣向向着實未嘗說懸空之道

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

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竊冥而不踐其實也大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大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

其與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僅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躬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

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處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

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誦味既深達其指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於義理之精微不

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為一致講貫

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此平時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鑄曉以補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講義

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
小大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
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
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
其實一而已矣自揚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
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
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說曰元者生物之始天
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
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
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
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
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
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
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
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
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
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

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
欲之私故當其側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
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
克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倦倦於
克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
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
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
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
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蓋
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
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
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
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
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
克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
不異者以其遏絕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
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
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
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

德即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慾也如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絕之功用之義義理自明人慾自將退聽天地之所以與我者庶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絕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言吾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與切磋講究之而不敢有隱也

策

館職策

問堯舜之盛野無遺賢而用人之際猶曰試可乃已又曰明試以功吾夫子亦曰其有所試矣今之仕者解不由試而進寒峻之試固詳而任子亦試於銓選至若宏詞博學既中科目將登之儲材之地宜無待於試而給礼玉堂殿有故事正欲詳詢當世之務上裨國論合於古而宜於今以見有用之學非止角空言而已也殿今多故類非一端 聖上宵

旰於上二三大臣百執事相與圖回於下未始於日不孜孜也鄰邦華心尋復和好謂三邊粗有息肩之望則可耳體國之士方懷憂隱夫竭民力以養兵正以備一日之用及其禦敵乃驕惰而無功暴露者以時升轉既與家犯矢石者無以異而供億浸廣殆未知善後之計召募敢勇嘗賴其力講解之後何以為駕御之方招收雄淮未見於用名數實繁何以為贍給之費餼糧既無贏蓄漕運又多不通然則欲為久遠之圖莫哥也若也數十年來大略可觀至于今日又有甚難將委之民則土曠人稀必至鹵莽將責之兵則操戈負未未免扞格又况流離顛頓之餘或役驅馳之父其誰任此無已則復力田之科盡捐賦租勤之墾闢然必藩籬既固民生按堵而後可為非可以遽舒目前之急也裁措為幣而價日削藏粟多闕而糴日增時雨方通遺蝗復起事至而應則慮有筮臍之悔先事而圖則孰為徹桑之急伊欲用李悝之平糴承晁錯之實邊蕭何諸葛之餽運充國曩柢之

屯田以至昭義安兵雄邊子弟擇而用之豈無其說矧今更化方新而治效未著未言甚切而士氣未伸講明有素毋憚數陳碩畫嘉謀不患不見於用也

對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三有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虞可弭也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於憂避陳慨之士相與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周功財耗而弗瞻二三大臣訂護於其上羣臣百執圖議於其下亦既悉矣吁亦嘗思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蓋嘗沈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唯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俟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畔命兵事繁興

於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於陝西繼行於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三路入中芻糧之直為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隣兵數屈匄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類爰爰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於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必弛思一變而新之志於疆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於裕財則均輸平糶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已挫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用也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於控御也雄淮之招難於贍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沈痼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亡用者豈非擇將太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選將將之怯勇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

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察以為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戎付之以分閫即鹿無虞苟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不待敵鋒之交而魄先褫矣泗水之捷乘勝鼓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可也望風還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顧主帥已卷旆而趨矣昔之良將有馭市人而決勝者今以素拊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為功也而所向輒劬反甚於市人是豈兵之罪哉蓋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矣賞之輕濫亡節者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養鷹餓則為用飽則揚去故取一城則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鄴之徒用此道耳往者柄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名峻秩假之以芻牧下材而處都鄣防圍之責兵未用而寵已踰功未成而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曾未旬月自瓊閩而躡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其事權也荆襄淮甸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攷功實張曰激勵類行不容靳此抑

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之亡覲俸得乎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異亦勢然也官資陞轉動逾萬數祇以塞一時之缺望而不計其窮誥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濫之罪哉蓋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之招雄淮之括固將為疎戎容壯造備計也然徒賴其力而紀律不嚴欲多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騭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驍勇跡江湖福建來者皆竄賊突鷄犬一空道路蕭條亡異寇掠迨至棘門乳臭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才功而意氣陸梁寔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技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諱則紀律素亡之失也曩者漕臣急於增戍創雄淮之額優廉給之數揆之他軍取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為兵者不若是之驟故浮脆寢弱得以桂名尺籍間舊兵失亡者未除新兵倍益而亡藝舉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

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夷後者靡戒恣睢為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雖然起弊有源揀弊有機夫列營分成坐糜廩稍捐軀思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乃不致命是豈亡其故乎登壇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藉以取辦椎膚剝髓周邱怨恫平時亡以繫其心緩急何以責其力今公道宏開賄賂已絕而豐殖自私猶前日也伊欲免藻相數投石思奮則培刻之禁盍從而申嚴之且今江淮有制閩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糾察小或科欵絀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太醜既難追咎供億寔廣誠為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扶畧盡公私赤立毫縷亡贏執券責償何以嚴塞昔中興之初韓劄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名隊他又可知仰窺聖摹不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費之目儲蓄餘羨惟以賞功士心既愉國用亦濟今安邊置局廣行拘推誠能毋徇近習之私樂伸有司之請點檢諸庫本名激賞誠能器內帑緡錢之數佐大農調度之公至於宗藩戚畹之

好賜可損者損之推進尚方之用度可約者約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何供億之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割聞主將懲其桀驁何以自安謂宜風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待以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馭之術也雄淮之冗固難贍給比嘗韻命王人稍加改汰而分隸諸州所存尚半賦粟之數未易文吾酌諸合言僅有一策蓋沿江諸屯虛籍萬計丙寅之戰失亡倍多權臣重拂人情未始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新及今舉行疇敢異議待其簿錄來上因以其衆改隸正軍廩給不增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為此瞻給之方也今之議者慮餼糧之乏閱漕運之艱則欲議留屯之利復力田之科重措幣以流通廣和糴以備具為計悉矣然嘗思之而屯之便古有成規處兵之法重為至要然民狎于野必違鄙不悛之餘今烽燧相望未易講此異時流遁既復民有真居分給閒田俾之開墾計其步畝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陰有寓軍之實此斷

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厥有成效今欲祖其遺智募民使耕固為博利然須講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相視川源出入阡陌益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裕兵強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乏厥今湊漏非止一塗有如儲蓄於大家坯銷於工技闌出於邊關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有冶戶毀錢為銅之弊獨不當併嚴其禁乎泉貨周流楮價自重不然雖多方稱提未見其可也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蔽粟之家始憚與官為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做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賈輸粟於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為根本計乎九明問所逮曰兵曰財愚既熟數於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慄焉可畏者其敢不為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之杌杌今當轉之以安強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

易之以帖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脉則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克夷秋窺覷要索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茫然其不振也自其人心觀之則畿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廖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恟恟幾不皇安危亂之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網維國孰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已也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內建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則權雖在已未嘗不在人也廼者柄臣氣燄薰燎豈一旦所能為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人主墮其中而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憂國勢之未振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揆諸聖賢之論所欲與之所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悞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徇比伐之舉童稚憂

其必敗債帥之遣奴諫知其非材而狠心自庸
曾弗之邱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下之勢如
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去公
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
誘不如勿為愚不知日者檻送降附之人函發
姦臣之首通國譁然以為不可而上之人冒行
弗顧何也諉曰斷決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
難與慮始則衢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
秦之為得也軍興以來民病極矣內地罷於轉
餉邊吐斃於干戈民雖罄罄不忍怨畔者以權
臣實為之而 上弗與耳今九重厲精眾正協
贊獨柰河為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轂之下口
語萬端更相扇搖如難將作雖講張為幻盛世
所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
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正之果何異以偶
語之禁邪此下情之尚鬱愚所以慮人心之易
動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而常患乎易搖吾之
所恃者人心而常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
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不敢桀驁乎今之議者
則曰鄰邦華心盟好載講兵後將洗民瘼可獨

吁為是說者媮安目前可也經邦長慮夫豈其
然且虜自亂華以乘假和以誤我者九幾見矣
靖康之事愚弗忍言姑以 紹興以來觀之王
倫之使未旋而兀術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
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靡常迺其故態堂堂大
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為
國有人乎雖然和未為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
和議既成邊警既撤燕嬉愉樂爭厭其私禍本
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而生於戶庭之間者是
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
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所謂亟當圖
者是也何謂亟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
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易褻
者也情親而勢易褻則巧佞易入于請易行巧
佞入則主聽昏于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
其順已縱而弗制終至於不可制者多矣今公
道昭融固亡此患獨嘗竊怪邇者一二除授或
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
私蓋不能無撓成憲者矣其漸誠不可長也閣
寺之臣得罪君父屏之遠方終身勿齒夫吳庸

卹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至郤東省之奏而必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姦倖尤非所望於更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近非為身計為 朝廷惜法度為人主惜舉動耳萬一主意少移讒諂面諛乘之而入則貴為天子不得自由之言有時而管感矣正論不聞讒諂得志威福之柄不歸之近習而誰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戒也雖然近習之親昵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之窺伺尤人主所當憂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以濟其私者也方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械尚淺未至蕩然亡所制也惟夫外避小人志在附麗於是壻其欲熾之發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燎原而不可遏梟獍歎凶更倡迭和知其欲去異已則教以攻偽學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以舉大義之說胎變產既至于斯極何往非小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顯罰然所謂小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志彼既為衆正之所不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異時報復之念蓋已萌於今日擯斥之初要不容於不慮也 元

祐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正其罪而不能保其不反噬於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也如此為今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遏小人後進之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溫公光力變新法有以異時報復為言者公曰天若祚 宋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士不能保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數於天亦可嘆也然則今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後進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饑餓殆二三年矣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 朝廷以實意賑卹有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向者復制右園田而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之農習於鹵莽而不諳耨右種藝之法吁天下焉有不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勸誘之未至耳亡已則賑卹之一策其最急于日者嘗命王人分往振業誠足見九重仁民之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故土也獨不念長淮千里莽為丘墟彼其無賴廬以託處也無牛以耕而無穀以播也小小振給綠手而盡又將索之

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邪竊慮謀國者不過欲為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由已之意克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柳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為已之罪况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株苗卹患之實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揀忍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自春以來所至旱暵驚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近郡種不入土者往往而是螟蝗遺孽復出為戒良苗方新戕賊殆甚災異之見未有稠於今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為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以為陰脅陽之證而雨雹於夏其應為兵雖然此猶出於京房劉向之說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

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顯權政在大夫萌芽於此故雨雹於秋昭公之時季孫宿襲位世卿握兵擅朝卑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盛陽之月為沴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永元以後雨雹數見而以夏書者十蓋姦應用權陰類盛長實根源於安和之時以人占天若合符契此愚於士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於奏篇之末也大抵銷變召和不在乎它在人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以端出治之本則變可銷惟遠讒邪戒私昵以防壅蔽之患則變可銷至於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雨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為君臣俱憂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厥鑒昭昭亡異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答人心而解天意乎 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遇之隆寵任之厚莫逾於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重亦莫逾於今夫惟弘毅任重不擇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亡愧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為樂虛老歲月坐失事機

天意莫回災害俯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假寐愚不勝倦倦

策問

問內外八事

試揚政明喬行簡

問昔者洙泗之論治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事業固非後世所可及而當時門人弟子若由與求所以自許者不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則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夫二子固為高第其望聖人遠矣而其所自許則無異於孔子豈聖門講貫規模大畧如此歟由果求藝聖人皆嘗以從政許之矣今也於由之對則哂之意者不惟哂其為國之不以禮抑師旅饑饉之餘憂乎甚難而由也言之太易歟恭惟 皇上厲精更化三載于茲矣向也挽回天下之勢於靡弊膠輻之時若甚難矣而為力反易今也整齊百度於大綱既舉之日若甚易矣而論者顧病其難豈圖回經理未得其方歟抑今日之勢果難於前日歟夫修德行政所以應天也而比歲旱蝗今茲霖潦所以奸天地之和者其咎安在

諉之於穀既非格王正事之誼驗諸證應則漢儒傳會之說或病乎拘其將何以為感格之要和戎偃兵所以息民也而江湖淮甸之間弄兵跳梁相挺未已比而誅之固非開民自新之意一於招攜則前事之失又在所當懲抑將何以為綏定之策朝綱正矣而國勢未尊維持振起豈尚有當講者乎公道伸矣而人材未盛長育培養豈尚有可思者乎禮義廉耻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而首公盡節鮮得其人風勵之道其將安出穹爵峻秩所以待將帥者不為不至而折衝禦侮未覩其效駕馭之術其孰當先曩者惠民食之未充於是有限轍之令又慮夫貪而瘠者無所得實於是乎有賑濟之令或謂疆有力者得之而罷弱者不及也其信然歟今中都米石為錢者萬大農既亡贏儲平糶亦又未足所仰以紓目前之急者一麥而已麥或告傷又將若何荒政之防所宜豫講昔人已行之良法其亦有可傳者乎曩者慮楮幣之日輕於是舉押提之策而矯慶更並綠為姦漁奪吾民於是領予民從便之令或謂命令數更適以滋

弊其果然歟獻議之臣論說百端間嘗命卽省折衷以聞而施行迄未有緒未流之患殆弗正此其將何以拯之乎昔之君子有當事變捨讓之衝而身任天下之責堅忍疆力迭用有濟者蓋不少矣今君臣同心耆俊在列正大有為之機也而悠悠歲月未有以深慰天下之望豈規遠圖者不當以近效計歟 上方開廣言路樂聞忠規願極陳當今之宜以副 明詔所為給札之意其無違

問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

試宣 繕林 荆

問恭惟 主上厲精更化于茲五年鄉也邊塵屢驚羽檄旁午今以寧謐聞矣鄉也早蝗仍歲米石萬錢今以豐稔告矣自常情觀之若足恃以為安而有識之士竊然深惟蓋可謂小康未可謂長治也然則厝火積薪之防徹桑綱戶之備正今日所宜汲汲者盍相與講明之可乎今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繫於安危之大計者四焉往者政在權臣用舍易位人材之衰陋固宜矣今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而富饒太息每有乏材之憂平居論議激昂奮發不為無人及實諸

盤錯紛紜之會顧未深愜人意者平時猶爾設不幸有非意料之所及殆將誰任乎此人材之未盛不可不論也往者兵事方殷調度百出國計之匱竭宜矣今 朝廷無大興作尚方無大錫予而主計之臣動以弗給為憂楮價日削未可知稱撥之方祠牒日繁不虞蠶食之害平時經費凜凜如此設有緩急其將安仰乎此國計之未裕不可不論也民力之困亦既甚矣曩者指克之吏布滿郡縣公私赤立固其宜也今牧守廉按之臣差擇維謹而元元愁歎尚若不安其生其故何邪年穀僅登蓋猶寡一有旱乾水溢之變欲亡捐瘠得乎然則裕民之政何者當急邊防之撤蓋有日矣曩者庸人債帥迭主兵柄軍政隳壞亦其宜也今總戎分閫之任非材不授而號令風采足以折衝禦侮者亡幾其故何邪聘覲交馳既難遷恃萬一有風塵之警果孰為之扞蔽乎然則備邊之畫其孰當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府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今中外甫寧正君臣交儆之日思慮豫防之策舍斯時而弗為役將有不勝為者此 聖天

手所以亟聞昌言而有司所為承 詔發策之意也其極陳當今之宜以對母有所隱

問郊祀 試李為復

問恭惟 皇上嗣服以來屢脩元祀神示嚮答 誕揚無疆之休迺者 明詔有司將以冬至祗 見于郊丘荷歎盛哉五天之大律也蓋嘗考諸 古而有疑焉舜之肆類也禋大宗望山川徧群 神而地示之尊獨不與祭何也記稱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饗說者以冬至圓丘之祭為禘孟春 感帝之祀為郊夫禘者宗廟之事也謂之祀天 既於禮亡所據而五勝相推之術昉于戰國太 微感生之說出于緯書曾謂虞氏之世而有此 乎周官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 於四郊說者因是有六天之名夫天本無二安 得有六王氏之論正矣然四圭有邸以祀天又 以旅上帝則上帝與天殆不容無辨其果可合 為一乎王鄭皆世大儒而持論不同如此將何 所折衷乎錄漢迄唐郊祀之禮蓋亡慮數十變 大抵因兆墮陋不足考證惟我 國朝繼天立 極參酌古今斷為一代之典聖子神孫率由舊

章雖百世形能易也而 元豐間廷臣獻議顧 有謂南北二郊各當親祀而以合祭為非者有 謂人主齊精之意不專於郊見而分為廟饗為 失者當時蓋嘗採用其說止祀天子園丘矣而 北郊之祭延僅從攝事何歟輟景靈諸殿之朝 謁矣而大興 太廟之饗迺尚循舊制又何歟 元祐中嘗議分祀矣而弗果行 紹聖 政和 嘗行矣而弗克久意者因時立制非必深泥於 古歟或曰天人相與不離陔降動靜之間誠意 乎格不在區區禮文之末 皇上祗翼一心對 越無愧用能轉饑儉為豐登易艱虞為帖泰天 人相應之機信不誣矣而災異譴告猶或未免 其故何邪問者風霆之發象緯之愆一或微聞 惕然戒懼不敢少忽言事之臣有以修德弭災 為請者 上皆俞之蓋深得格王正事之指然 求其所謂致異之端殆不可得質諸洪範五事 之傳其亦有合歟更化以來甚重館閣之選命 有司給筆札歲不過二三人士大夫遇不諱之 朝當殊尤之舉必有卓偉切至之言可以裨國 論者願考前代禮典之沿革孰失孰得漢唐諸

儒及我 朝羣臣之議論執正孰偏今日格天
召和之本何者當急其詳著手篇以備 上之
采擇

問時政數事 乙未省試經義場

問恭惟 皇上以聰明聖知之資遵養十年南
親聽斷煥陽尤於陰暄震霆聲於淵默期歲之
間更張百度寔就條理迺者正月之吉始和奎
畫爛然自天而下臣民章奏彙集登進閑言路
也獨邊鄙力役之繁取都人行戶之害恤民隱
也王邸后家分置師儒以訓以迪睦親端也三
邊制閭繕脩戎備常若敵至固疆場也嚴易卷
假手之禁戒挾書傳義之習重儒科也又惟端
平改元以來務革弊弊所以察吏寬民理財治
兵者條目甚備而中外薦紳因循玩弛恬不稟
令於是誕領詔旨俾大臣諏訪以聞又所以作
新群聽也至於提兵出境則有禁圍安靜也喜
怒專殺則有禁敵暴處也上稽周室以正月垂
治教之虞下效漢氏以立春下寬大之書皆因
天時以新命令然未有舉天政數十條於狹日
之間如今之盛者也或謂言略之開善矣然論

建多端亦皆適當文豈張委未易偏親必命近
臣平處後奏如漢元鳳之制而後有聽言之實
其果然乎民瘼之恤善矣然奉行非人則德澤
雍而不流必擇良吏以布宣之如黃霸之在潁
川而後有格民之實其又果然乎親嫻之教為
慮遠矣然膏梁綿繡之習必欲陶之以札義當
如絳灌之議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然後能成
長君少君之美不然則四姓小侯蓋嘗置李而
近戚驕溢之患卒見於後日然乎否也疆場之
固為備嚴矣然敵至而懼敵去而侮人之常情
必如楚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
勝之不可保然後能起晉人之畏否則狡焉思
啓封疆者將得以闖吾之隙然乎否也文闈宿
弊詎容安視然以傳注詞章之學蒐魁壘奇傑
之材識者病之久矣必也用楊綰賈至之議庶
幾鄉舉里選之遺意不然雖朝出一令文中一
禁其所得者猶是人尔其又信然歟至若察吏
寬民而下皆方今之要務摘其尤大者言之國
計之乏若何而能饒邦弊之輕若何而使重邊
事既與我雖欲靜焉能必敵之不動保固新復

之疆懷棟新附之衆其策將安出乎魏絳和戎之請賈生餌虜之術其策果可待乎夫春者天之所以生也 皇上至仁如天方將對時育物俾天壤之間無一弗獲其所委雋之士萃在闕廷其思所以仰禪大政者悉意而敷陳之有司將拔其尤以獻

問大學君德治效乙未南省賦場

問恭惟 皇上以溫恭濟哲之資輔之緝熙光明之學儒紳濟濟日奉燕閒時發玉音從容訪問莫非聖賢之精粹道德之淵源致知力行交勉互進蓋得二帝三王修德立治之本而揆諸大學一書尤脗合焉故窮性命之其而不遺事物之粗因見聞之博而益克智識之妙則物之格知之至可知矣思無邪毋不敬揭之脩坐以代盤盂之銘凜然對越在帝左右則意之誠心之正又可知矣車馬服御無汰侈之私籃樂遊畋無縱逸之行此見於脩身者然也化行中壺而私謁不形教學外里而驕恣不作此見之齊家者然也是宜表端而景從本固而未茂然求之法度則有未盡脩求之紀綱則有未盡肅吏

雖屢飭而廉隅不立民雖加恤而彫瘵自如財耗於浮費之駁兵病於虛籍之冗則國未可以言治也疆狄鳴張而備禦之實多關中原雲擾而餒拓之力孔艱四方萬里政疵民隱不獲徹聞者何可勝數則天下未可以言平也夫脩己有安人之效明德有新民之功今君德庶幾乎古而治效則未及其故何邪考之在昔若漢武帝欲開大道之要蓋有意於窮理者而尊聞行知何為尚形仲舒之戒唐太宗謂諂諛嗜慾之交攻蓋有意於治心者而樂身緜欲何為尚頌魏徵之諫豈苟知者易而允蹈者難強持於輶者易而安固其守者難歟文帝履節儉先朴素可謂能檢其身而銅山之賜乃或妄費顯宗抑後宮敕外戚可謂能正其家而流水游龍之取肆尚或喻法豈由儉入奢者易而以義勝恩者難歟四君漢唐之盛者也由其德有未粹故效亦似之然則論治於今日其本得無可思者乎皇上嘗學如渴聽言如流講讀論爭之臣凡有切劘無不容獎茲又明詔有司俾取議論質直之上將登進于庭而親策之雲章奎畫所以戒

勵者至倦倦也其為教析大學本末先後之指
與君德之當盡者若何而加勉治致之未形者
若何而亟圖追迹帝王之盛而盡捨漢唐之美
必有以仰裨淵聽者有司將按其尤以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
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
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
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
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
者為已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
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
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已而學歟其亦猶漢
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已而學則理不
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
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
秩而質軒裳斯足矣馭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
行弗耻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
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
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
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
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

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觀其親者踵相踵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入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柰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

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慄焉如負絨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微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嗟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楊繼祖字說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念者念也如不顯惟德即顯也詩人命詞大抵類此蓋言為人子孫當以乃祖為念而述脩其德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惟能自脩其德然後能繼述其祖之德表煙楊繼祖求字於余為本大雅之曩字之曰子脩云

禱雨說

雲蒸雨降雖自於天其實後一念中流出故禱
析未效不可怠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
不誠矣不效不可愠愠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
當省己之未至曰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於神
乎奚尤既效則感且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
則省己當彌甚曰神將辜我矣吾其能容身覆
載間乎蓋天之水旱猶父母之譴怒也為人子
者見其親聲色一旦異常戒懼畏傷益如何邪
方其未復當如大舜號泣于旻天時如伯奇履
霜中野時幸而復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
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
事天事天如事親紹定己丑中元前一日禱兩
于仙游山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
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
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
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
猶必十五而志于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
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

海不能限也志之所鄉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
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
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
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
義不能入此堯桀舜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
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
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
也曰脩身以道矣又必曰脩道以仁也蓋道者
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
宅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
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
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
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
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
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
所以為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
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
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
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任其事親必敬其
事長必順以處閭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

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惡賊也惡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鋒釁釁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已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入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耻乎昔顏淵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以不以告它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子婦氏之弟揚君本名宗猷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

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蓋亦勉修其實以母負命字之指手揚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為利也為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曠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識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

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規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揚實之字說

韜仲之子其名曰文華子謂昔人二名蓋有與父同其一字者若王羲之徽之是也然之特語助云爾雖同未害今韜仲昆弟之名其上皆曰文子復同之可乎去文而獨名華斯得之矣華曰謹如敬然華之年且冠願求所以字之者余聞揚子有云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今以實之為子字如何夫言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仁義者脩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孔門之教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游夏之文學不可先淵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然則所謂實者將肩從而用力耶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子誠有意於為己之學則當自夫二者始不然則非余所敢知也故為之說以授之俾知勉焉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妄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是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地窮眾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九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它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啓子之未悟者顧其何足以辱姑誦

所聞以塞其請云

呂敬伯敬仲字說

水豐呂氏之二子過子於粵山精舍相與講學焉將告歸合辭以請曰某之昆弟名中與仁者吾親之命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以甫者友朋之數也吾親之命某等當終身佩之若交朋之所以教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之義果若何而區別耶先生為講明之而更有以字之則幸甚予謝不敏而其請益厯則告之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而已堯舜禹之授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間答則曰仁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偽妄之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失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是三者皆道之全體也履善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伯仲之名或以中或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耶抑真有意於求道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以不知入道之要昔

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為人之切歎夫中者性之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變易以賊之斯有時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汨之斯有時而不仁矣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敬以養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殄寇讐如去蝨賊所以全其本然之仁也動靜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人欲熄滅自內達外無往而非中由體之用無適而非仁矣蓋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字可乎嗚呼一念之放逸非敬也一言之矜肆非敬也一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至而盪於名中無本而後於外凡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反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謹之於方寸之微而体之以踐履之實若是庶不辱吾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謂而已是豈予之所望也哉

李自脩祝詞

予友果齋李君公晦之子治年十有五銳志于學過予粵山之麓請字焉為本大學之義字之曰自脩而祝之以辭曰於惟李氏世有德人懿執澹翁鄉黨稱仁果齋承之志慕聖闕探討服行是究是力巍、紫陽百代宗師英材雲從遠祠泗沂君居其間寔曰高弟得諸心傳親切超詣迺權鼎田廼官儒宮諳然德聲日大以崇厥志未醜奄忽馳逝匪君是懷實憫斯世青蘊之託賴此佳兒曰考克承式慰我思維乃先君以治命子欲稱是名可昧厥指稽諸字書義取攻治盍即斯言繹之味之昔在曾子猶日三省矧是初學可忘肅警子質雖敏必重以持勿俛勿浮廼德之基至珍且良結綠垂棘孰知其功它山之石爰酌古訓字以自脩琢之磨之至善是求欲身之脩其必由學玩意遺經景行先覺有道是師勝已足朋擇善固執謹思篤行庶幾果齋典刑有繼服膺斯言罔或失墜

劉誠伯字說

予友劉君夢先始名應則字定甫歲作噩夢有

以先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果以易學冠鄉選或謂君盍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周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夢惟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形亦莫非實高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夫常人則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萬端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與馬矣惡餒思飢則藿食而夢梁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獲若主父茗榮之歌叔孫堅牛之兆似有其實矣而卒以基莫大之禍憂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妄故夢亦妄也予觀中庸論前知之妙而斷之曰至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舉世滔滔率流於妄者以人賊天之辜也故先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一動之微而天理存亡於是焉決豈不甚可畏哉今請以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甚異而疇昔之夢孰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予

獨倦倦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內也然則誠何所自入曰自敬入敬奚所自始曰自戒謹恐懼始昔之君子畫夢諸言行以質其學之進與否也夜考諸夢寐以下其所得之淺與深也吾子誠能汲汲於斯涵泳優繇日進弗止則將動靜一致也豪覺一如也夫然後為敬立誠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幾至者斯言也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自勵云

陳平甫三子字說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間謁余使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予謂周官裸圭有瓚用之於廟祀者也若琬與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所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省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况人乎故欲名其季曰琬而字琰曰德元瓚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詹景辰字說

微月墮西嶺燦然燦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上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方而所以為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詹兄其有以景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興中一篇貽之云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淵書

心者人之北辰漢儒釋孟子已有是言矣至文公先生感興詩發明此理尤極其妙蓋衆星皆動而辰常靜故能為二十八舍之主百体皆動而心常靜故能為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然枯槁之謂哉寂然不動者此心之体感而遂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動者如何爾以理而動是謂道心以欲而動則為人心道心之發純乎天理酬酢萬變其主自若則雖動而未嘗不靜理為主而欲聽命湛然清明物不能撓則雖人而未嘗不天矣節齋之所以為吾景辰者意

或在此故某也敢申言之

詹景辰四子名字說

詹景辰有子四人調名於余予為命其長曰然次曰輝又其次曰爻幼曰昭景辰曰四子之名敬聞命矣字雖既冠之事然願豫有以教之俟異時體而祝之也子謝不獲廼為之言曰夫爻之始然其光熒熒伏之則滅燭之則盈火有盈實義見然之字宜曰充輝光之發積盛乃致釭以膏明辨揚鼎以薪沸蓄德之義篤實為先由美而大其序亦然輝之字宜曰實兩火相儷其執孔炎陽亢而極越以為愆必熒以水斯曰既濟剛柔相資繫德之貴爻宜字之以濟赫大明旁燭萬理燭火之微其照能幾惟公則濟惟私則偏以公滅私廼識其全昭宜字之以公子聞古之祝辭曰弃爾幼志順爾成德今我斯言維古是式爾齡雖擇其豫戒之勉女問學敬女威儀因言思義即名求實適觀厥成期之異日

王去非字說

始予與九江王君為僚于金陵相好也君名遂

而字頴叔予疑焉鍾山之別余徒客語曰子之學以顏曾自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實之戾邪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蓋為我更之子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儆則去非為宜蓋遂之為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耻過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為宜雖然於是非非之決豈必已形而後為適舍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吾先聖以頴氏子為庶幾以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異時因哀公之問又以不寬過予之夫頴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疵而所謂過者亦豈有可名之失毫芒之微有動于中即渙焉冰釋矣此頴氏子所以幾於聖與又嘗思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吉而已而先儒乃曰幾善惡何哉蓋九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弗察則反善而為惡直一毫吸間爾故君子之學必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敬以養之及其將形敬以察之其惻隱邪其羞惡辭遜與是非邪此道

心之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達之唯恐弗至其可不遂之邪反是則為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焉分是則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牘為字王去非說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交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眎世俗迫隘若不己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于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于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予尚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于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顯脩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為大子不為子願焉

俞深父字說

嚴陵俞氏子齋謁余更其名予曰是不必更也

昔人云齋深澄深是則齋之為義可識矣今請仍子之名而字之曰深父夫學者之於道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史稱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余取以為法焉故亦以字吾子

孫子陽字說

盱江孫君南謁字於子語之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存乎夫陽生於北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不為乾善不極不為君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距而塞之善治身者亦然改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願以子陽為子字嗚呼子陽其思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豐先生嘗字其學者而警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以為子規

陳子公字說

永嘉陳侯均以尊君之誼易今名且告于西山使真其曰盍為之字子按字書均者平也等也徧也周禮一書言均民均國者非一詩之刺尹氏曰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而吾先聖亦曰不患

寡而患不均也然則斯名之義大矣夫處物之平視物之一及物之周三者天下之至善也雖微聖賢疇不樂諸然世之人訖莫之能者有以賊之也賊之者何曰私而已爾是物也其萌財鍼芒其害溢穹壤楊氏為我一毛弗捐白圭壑鄰千里成淵職是故也昔之君子自事其心惟日三省一或有是則猶去食根之蝨迸伏垣之盜疾起而赴之不敢或後者以是物也亢吾靈臺則欲勝而喪仁利滋而毀義嶮巖橫出焉得而平町畦角立安得而一愛惡多岐又曷從而周徧邪故私者叢慝之源而以公去私者萬善之本也吾子敏學而好脩且有志於及物者請以子公為子字如何侯竦然曰此一字箴也願幸而筆之於牘以為吾終身規子曰唯唯

裕說

大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者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存焉優游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迫夫焉得不裕然聖人又言益長裕而不設警之苗稼然浸灌滋培日加益而不自知是之謂

長裕若有設張造作之心則是掘苗而助長矣何裕之云焉君伯華問裕說於袁子袁子語之盡教之至而復以問予予謂伯華而能充此心夫焉狂不裕故以所聞告之

劉嗣忠命名說

建陽劉君純以儒家子慨然有當世之志方盜起汀樵全閩皆震動建陽密接昭武人情尤憂危君獨傾貲募壯士為扞衛鄉井計嘗一再與賊戰劉其鋒昭武守王侯遂請于朝改宣教郎知邵武縣時王師在汀劍諸盜次第平獨下瞿負固不服有司數諭之無降意君不彼累王師徑提所將兵擣賊巢校柵欲入會日且暮叢寡弗敵死之招補使以其事聞詔予一子官嗚呼君雖死其義凜烈然猶生也世之異議者顧從而訾之謂其輕身以徇賊夫使當世之有官守者人人能重國事而輕其身人人能不畏賊而敢與之角區、蛇豕之群安能長驅深入所至如蹈空虛之境乎莫難於死而猶忍交喙以議之其不與人為善亦甚矣賴 朝廷清明崇獎忠義錄其子以官於是君之大節昭然暴白於

世君之子年雖幼而夙骨不九蓋必能保其家
故為名之曰嗣忠使知勉焉紹定五年十一月
癸丑同郡具某書

歲

思誠歲為陳若畫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
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
性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觀不
相似形雖入斯實則物只皇上帝命我以人
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
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恩擇善固執
惟日孜孜任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至
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
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焉一真諸妄弗作孟氏
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近非遠

勿齋歲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類淵問仁夫
子既告之以克已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
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而思不與焉何哉某嘗聞之勿之為言禁止之
謂也耳目口鼻因物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其執
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
之察陳無競以勿名齋某諸推演其義而為之
歲歲曰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之有心其執
不仁人而不仁曰為物役耳傷於聲目眩於色
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
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錄匪禮勿徇曰禮伊何
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如防
止水執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
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驩孰範
其軀維解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疏、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寔鉤馳執敢
奸命喪形役後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秀盡
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
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夜氣歲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垓其封凝
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胎胎乎

其中蓋闔者闔之基王者元之本而民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聞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沐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之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謹戒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儼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吳庸妄作歲以自矜常凜乎予瘵惘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 詔復潭州稅酒灑守臣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咏歌於無窮其詞曰

洞連之南

衡嶽之麓

盤盤大都

維楚舊服

歲在元獻

帝命下臣

錫爾摩符	惠鮮我民	子闢四門
視聽無隔	一夫傷嗟	若在朕側
臣拜稽首	帝仁其天	奔走奉承
敢或弗虔	來說于郊	訪爾父老
女欲女言	女感女告	昔豐且腴
曰維樂都	今瘠而瘁	曷其致諸
父老曰嗟	民曠孔庶	若時權酷
斯患之鉅	為法罪民	莫如糟立
欲措于安	維舊之由	廼案圖書
廼詶掾史	廼奏廼陳	請復其始
昔在中興	舍權而征	民既胥樂
官維省刑	有臣棄疾	易征而權
正論盈庭	爭折其角	皇皇孝宗
有詔赫然	曾是藩臣	廢置可顯
藩臣為誰	前恭後丙	維利是漁
用顧君命	科調紛紜	偏于屬州
禁如牛毛	犯者愈稠	維帝命臣
邦本是殖	臣不以聞	其辜當殛
天子曰嘻	念彼遠人	其可爾奏
柱數吾民	臣既承命	斟酌損益

爾俗所安 無改於昔 爾賦所入

則惟其輕 維以便民 匪曰取贏

爾有父母 孝養宜厚 歲時奉觴

以介爾親壽 爾有宗族 若第若昆

獻酬交歡 愛敬斯存 爾飲于鄉

少長是序 銷其爭心 復爾淳古

維以成禮 勿繼以強 苟酒且淫

則匪太守之心 咏歌太和 沐浴膏澤

於斯萬年 毋忘我 天子之德

作此頌詩 碣于通達 維後牧臣

勿替引之

銘

西齋銘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亦子不怠不疾聖賢之待
頑民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
醫王之救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乎亡負長
人之寄矣

虛舟銘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
室名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并黃子廼

以為名余忻然為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激長川縱其所之云誰
有舡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譏德人天遊
其中休休我無變憎物自春秋雨露零孰知
其德雪霜凝豈曰予刻伯氏無尤季平見恩
懷哉兩賢心事可師紛紛小夫欲蔽私室森然
戈矛動輿物敵涪翁有言吾誰疎親子令自名
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洶往安子行萬發
勿動

蒙齋銘并序

桂陽史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使負
某取果行育德之義為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
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
其政遐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
一源驗之義經厥指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
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
之初其流消消其出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
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止出乃
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間奚以然有本如是

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維行
有本繫德焉出是處是培其棘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
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賈有此孫
揭名齋扉目擊遺存善止於蒙矣必童釋終身
由之作聖之地

楮衾銘 示子志道

楮君之先勝同發宗麻源德蘆豈其分封粵有
智者創之為絲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迷之
製為斯衾履胃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
如席晝且難勝况於永夕豈無纖縷衣以厚絳
據之高眠可當嚴凝井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
之屨弗給布絮一衾萬錢得之昌錄不有此君
凍者成丘我嘗評君蓋具四德蓋弓春溫鳴兮
雪白廉於自需榮於煥負誰其似之君子之仁
我方窮時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不軟
而盟借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咨爾小子
惟素可質敝組是慚豈曰志道奢不可繼欲不
可窮去華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羨乎李
倫之錦障以德見欽何陋乎溫公之布衾恻心

一開其流曷已默攫狼吞寔自茲始故曰儉者
廉之本廉者行之先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綱齋銘 為東巖王汝點作

衣錦網衣裳錦裝裳有美于中而弗自章云胡
昔人若是其晦為已之功無與乎外慄焉戒惕
于隱于微我欲亡愧匪斯人知克實光輝其積
莫辨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恭揚
敝縕中闕文錦外張執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
若無至矣發具中庸之末九八引詩聲臭泯然
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始入德之門曰惟
至要精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入與借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
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彼外而制事
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
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
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
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妙至哉義乎
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
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青有訓西面以陳

敬與息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息心
之萌關焉沈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推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息欲既泯發義
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眊此齋扁
嚴師在前求詔無倦

贊

自贊

莫笑顏頰感額只堪短棹扁舟明月一輪如水
問君還解傳不

表廣徵真贊

傳黎齋心得慈胡隨方寸虛明燭千里是為節
山子表子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齋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
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
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
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
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
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
矣予聞青城峨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
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
用之卒留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
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
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
題筆為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
文勢有闡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

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文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仙也歲壬午子 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墨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冑中擾々私欲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人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斂而凝與元氣俱貞泮奘而休與和氣同游則

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橐其詩數百首謁子於星沙子肘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子所以嘆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又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亡也魏人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為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內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又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崎既抗解揚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忘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駿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為之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

喪至都堊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廷乃未之及何邪若節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為王求援於甘卓卓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魏又別駕毀節事雖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韋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紉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沲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致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后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

而知命志未嘗不舒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至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異時望子之肩踵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致命為委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歟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况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

獲適以害道不若林君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
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宣戒為
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政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敢
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
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願受之者何如耳詩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王贊至寶也黃流至潔也
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習中
擾：垢汙萬端如聚燒坑如積糞壤乾坤清氣
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
味且不可得况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
不到者乎黃生頌以余為知言各口鄭君示予
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
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政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
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類龜山楊氏傳之
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
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

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
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政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
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老
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敷聖武公張忠獻
公作此銘於易貴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
忠文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各
同旨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
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

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郎星日同輝惟仲
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
菡萏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
猶在謂仲誠也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政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
此箴遺予嘗揭之幃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
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

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與敬也

跋鄰氏族系

鄰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禘婦媿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與族大而侈情弃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即王公既為辨其族姓之所出于復為推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佛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舡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

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揚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具其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入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休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郎為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為諫大夫勸講經惺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

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
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
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攖其鋒者而公以小
臣進對獨懇懇為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惠其
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
收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緣此
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
歲久繳倖不賞之功以逐其不臣之志於是邊
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炎既逆論
其不可出使鄂渚後因董道事一再昌言于朝
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
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
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鑑是日蔡上亦思公之忠
權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
職蓋公之為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
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說遇之有獲故屢
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為諫官御
吏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財五十
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脩后範以正化
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

平直而不傲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嚴言職遷
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埒如出一
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論挺挺有祖風烈
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譽今傅氏
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名輔嗣再傳至
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為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
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為嘉定名臣之冠由是
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
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為國壽雋一朝幡然
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
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既幸挂名於奏議
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
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紅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
侯崇慶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
忠定公以讒去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
知皆為流涕某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
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念恨不請尚方劍以
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

好又來南復代侯為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
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欬僕然泣數
行下井曰侯知先相國所跡致禍者乎三代以
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
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為善之報哉人心正
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
幾不免羽譙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為公太息
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
周之為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
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况於
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
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蔽
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後有蚤暮故
其禍有淺深某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
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
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遺邊鄙百年之
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
遷文正乘輿豐未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
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
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案

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畧同而受禍亦
畧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 神文親政護者聖
紕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
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
顛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
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仲久鬱之冤故天下既
危而漸復獨温公不幸更給符崇宣之變群邪
墮暉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大戎內侮二聖播
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
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詘豈一身一家之
利害哉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
子其志本以微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
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黨各既盈而蔡氏僂罪
繫極而倪冑誅皆流毒遺臭延有餘責彼三君
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
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失得邪十二年八月
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挽章
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勳烈
不啻贊誅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為鑒鑒者
故樂為侯道之而其撫事與懷感今悼昔又不

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其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
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
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官之著
驗章灼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
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泊秋膏澤時
至田高下硤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陂橋項之
叟謹曰昔未曾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化吾土
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諭于
部使者下其書旁郡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
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
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
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夔為廣鎮南歸
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
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脩辟穀鍊
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
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冲應
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
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入主崇尚道家

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祈福應往往受媒
方士為百代嗤唯我 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
主九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
賜弭苗沴有功於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
則雖奇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
為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
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警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
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
道君子為善於幽隱闕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
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 既以所下制書刻
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 聖朝所以寵
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
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
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揚君明遠出一
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事王公之所
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庵
先生所為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
及得此編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瘡以自隨

若燕巽率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孰焉嘉定
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
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美夫牧兒亦知
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
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
純一其立朝事君空應盡言櫻龍麟而不悔者
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
者此誠也至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
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倦倦
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味嘆
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剽缺屬議
刊整而郡士林君彬駁某言公勸農戒訟等文
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慶通守甯中亦出
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
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况藹然仁
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
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已卯九月已亥建
安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鈔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已卯郡士

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
亟稱之至黃鑾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
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
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
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鑾後之君子將
惟昌黎是信乎抑惟鑾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
也不載之編未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
者離道而為文於是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
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
有櫛器之行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詭而慕望焉
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慮不縛何以修
教為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
則所謂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
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是若相如之事則
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頽冉
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陋耶四門之
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
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之奚尤則
鑾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翫學者於無
窮也乃州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

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其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原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為剽盜殺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己者則未聞其蹙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虜也非昔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聽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為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益亦謹教有司毋為邊民之盜之矣為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邊民不幸而厄於

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况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以余聞之蓋為邊民而能以保民為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樊快明之事焉制閫之臣大書以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為全身遠辜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為隣境矣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沿邊之人莫不痛忿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讐嗚呼公之為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眾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既殊而帥眾來歸者卒殞於邊皆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為

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臯當殺古人猶不敢苟况於無辜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耶韞直迂愚夙所痛悼因覽公申請報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其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籍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脩在吳則僧契順皆徒安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盖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生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于南昌郡齋

近歲有堂豈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堂蓋論起

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盛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又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又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為第幾帖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又之驚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凜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又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母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又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為不足鄙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疏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迺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

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
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冊庶幾夷狄
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
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闕廷臣動色
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貞一勝而橫
近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為國遠慮雖若龜
弗若也因鑑遺墨為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為國典正肅畧同而所遇者異蓋
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毅與
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袁正憲
登庸定懲荆舒氏曰珪曰確前阻後排其志弗
獲一日伸然猶崎嶇中陰護正人力扶公
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群姦切齒至與懷素之獄
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情名亮節皦如白
日遺墨敗楮人爭寶之其跡鬼域之徒身死名
滅與鼠狗不異是果孰為得失邪提堯君蓋公
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定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
之與始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

猷行不副名見謂汗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
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
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唫其間此君有
知亦當欣然為君一笑也建人真某為作歌曰
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
節兮長唫長唫兮陸續鳳為起舞兮鸞為度曲
羗此樂兮誰知雖篳篥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
文公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為己任一言論一
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
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
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况學
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為斯文之傳惟天所
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
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
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
之正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
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

以求其心跡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間營排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慎權臣之類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為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留之俛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賦歷中外功名燁然未艾也侯嘗反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為而然哉愛君之誠偏塞於中而不能自己者爾此即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克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王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 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 咸

平 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之郭郭也歟其逢養之君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廼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數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奈何予視其人昂然鵠立其論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為之陳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子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畧縱橫可以參閭外之畫其雄辯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子將埃所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復韓仇

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斬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九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子於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畧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為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藁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

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母自欺為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真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周丞相公諱某字某幼學之年已聞聲款金公與庚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秦孟相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事中以六月拜皇初即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多病而居合人同任後官政和宣和間後生以讀史一日沈沈元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諳然宗之矣某事亦其首卿人問故則益其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遠今不以實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封本位官更並合推恩內職止法入轉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醫神繳殿止法前施壽推江上憲便賞今上單曰君言是也下夏竦相如君奏公數曰君言是也下夏竦相如君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便申講廷公事但望公再拜殿上退而不知文南至相安節說上迎勞云朕初謂此行

止法事不謂卿則正如此真全才也
 便進文章來然後知忠直不
 更亦如可謂德和轉國發瑞官
 公之承直如鑄錢同發瑞官
 文素承于一言敬題其為人識者
 何待贊也慶元與益國公九月
 破大學士致仕益國公九月
 日調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
 外傳呼重客至某五弄齋房避之
 實四謂先生之子依冠冠進退
 公此為過繼王公此為邦彦陳公
 舉賢充朝氣象如此慶曆元祐
 而萃四人者又其得也其名曰
 自慶以謂雖商山之皓何必成焉
 十六年得金文之文葉於其孫
 蓋公所作文恭陳公碑王文正公
 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為頌頌云
 後大慶元戊午季秋中書書
 中夫湖章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
 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著艾魁壘之
 士峨冠委佩畢萃 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
 漢也此皆 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
 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為之三數寶慶改元
 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眞其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 公諱介

故集英殿脩撰王公為秘書監時其備數三館
 及遷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為公
 不鄙其愚所以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
 朝本未知之宸詳今觀公之子堃所為家傳言
 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
 使得盡發所蘊施之 朝廷其益詎可量耶而
 一時議論往往柄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 朝
 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
 可勝惜哉其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
 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讀家傳輒書
 于卷之末異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
 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道事

予讀昌黎公所撰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
 為人王之帥湖南也代將國良以武岡叛羣諸
 道兵計之未克而王殺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
 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使數十
 萬也方杭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郡守爾
 擁兵眠成敗誰得而嘗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

天子威德使凶雋逆類悚焉動心脫錢塘生齒
億萬於饑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
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顏
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勲名自終道公未幾即頌
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
可歎矣 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
卹後錄孤之典迄為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
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
烈曾亡一命之賞以壽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科
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會稽
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王之英瑾而
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
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為
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為足恃而已嗚呼公
其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
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
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第耘叟處見其手
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

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
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知者不可勝計
某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
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總定庚寅
十月甲子西山真某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
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
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况能
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
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
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
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
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
物猶謹而藏之况此編居士之心 在焉主簿
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 世為篤
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
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
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解顧檢操以柳河東
之藝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任文之黨元才子始
為御史魏樞勁挺晚節顧由軟佞以進青蠅集
依之誚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亦縣會中貴人

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
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
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為二子
之所為乎予觀江郎三峰上插層漢如偉人傑
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
必異如君殆庶幾者耶惜其沉淪選調所蘊卒
不少施為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
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楊雄反騷之言予所
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
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
形勢畫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
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
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
道家者流所謂蓄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
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
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
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
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闢

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為之註釋合九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墜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役事於此得無為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主拱壁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為之韞匱焉繆繆焉然後其實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繆也韞繆敗而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為養其生者非獨以啻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克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閉閣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為不同爾吾儒者不類為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道引吐內上蔡取焉子以為如何

問者無然曰命之矣子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壘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蔽私儼恪如臨君師暮功之感下泊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變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後後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為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

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其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為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也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竣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文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

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表公道德文學 慶曆 元祐間人也其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 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為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謂其闊疎惟先生見輒嘉嘆甲戌外補辱為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訐威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表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滌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

警焉其後聞某頗自約數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為某發者然自括提之別暨于先生沒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思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曠昔為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豎立者易能素積者難辨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任然其德馨馥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願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為宗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為冢著作正字二劉同為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數味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為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 紹興末迄 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

論同出處借如立直木於九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借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 淳熙之盛其功及於 紹熙 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 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為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敵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為陰侵陽之應其上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賈禍當如何耶而我 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 乾道 淳熙

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顛笑責福威者
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為先若相國
陳正獻公參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
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伎
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為毒罵雖 阜陵英
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
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議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
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
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
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
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愚偽說之
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
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
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
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
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
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
可以為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
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
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
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 孝宗天挺聖
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葉滌
乘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
生二帖其一為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
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
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
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
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
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
暢奇葩異植紛粵天壤間此其所以為 淳熙
歟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為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
何耶蓋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畧完粹矣

有罇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
孳孳斃而后已者以是焉耳克已勝私猛厲奮
發人固無與於我劫瑳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
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
生與著作劉公帖雖更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
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誛成風平時號
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言不惟無以成人之仁
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脩可為永慨

夏宗禹居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
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閱中雖頗滋獵然
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
示余所為悟真講義章劄句析讀之使人渙然
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
盡其妙然聞君之為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
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
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
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
孝不埃脩鍊而得其說耿茫荒忽未易測知然
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非可恃而

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
勉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
授君鼻祖夏黃公馭橋中邀高山無不可者君
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賜叔已為之序
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宋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
外孫黃船船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
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開吾道而異端褻氣以之
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
晦庵朱先生為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
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
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
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汙卓然
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
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
蓋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
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獨一董

仲舒猶為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
知求治不知正者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
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勤拳艱惻百世之著
龜也方 寧宗初衆賢盈進而文恭彌緝巨擘
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庶幾亡愧
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
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既哉拊卷慨然為
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
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
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
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
學者常嘆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
矣某願與吾餘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
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
氏袁涖四言仁為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

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
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
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
其體認於己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
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為人則一也宜
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為之標畧用意美
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
故為題其末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
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 御宸翰書棣華堂
三大字以賜 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
家秋賦其即縣以翰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
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于末某
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誨教而能也然自昔明
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
而為偽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脩道之教
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以三
事設科孝友第順皆居其首 聖朝雖循唐舊
用文墨授士然窮山長谷穹閭下里之氓有以

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之自
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風
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值之風聲
其斯之謂歟恭惟 聖明初政它未遑及獨推
本 先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
憫其賦輸之屢優而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
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
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
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為亡愧而兄
弟既俞和樂且湛亦曰壹範之常而非過也然
則周君其何以答 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
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
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
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 兩
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為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
西都為威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
迨我 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
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

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
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
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
異為用舍 淳熙初入見 天子以寬大開廣
上心其言尤及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
意故能為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
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閨門習成忠厚無一
人為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
潛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寔為弟昆雖顯晦
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
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
相既世秉鈞衡將潛亦荐持使者節以文學政
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
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潛九董
然慈仁所至以極民卹物為事其培之者又如
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
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
薄亦不啻為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
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頌齋記

易曰知崇禮卑宗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陞遐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憶度而已安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欽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冰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吾子借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予知易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為泰為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

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胎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為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慮其死欲其不死若恃乎天地陰陽之常理雅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泯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畜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為表裏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為道廣大悉備故九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云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

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曠止身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晉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為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為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

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十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歎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徵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為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為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彼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競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幼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

僥求親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為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為天蓋可以號而懇可以籲而聞可以嘽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是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嘯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待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為渺茫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大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

舉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為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為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劔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決旬之間厲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實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為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為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勅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册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蓋誌其事臣德秀竊惟昔者帝王受命顯穹為神人主既設為公侯卿大夫事臣羣吏之位

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
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為民
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
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
為勸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九神之有
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
於神者即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
聖朝之所以沿循不廢歟 皇帝陛下嗣大歷
服以來 詔書數下申勅郡國具境內靈祠之
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
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
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
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
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
雷雨必執薙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
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
善誘人暴傲化服雖盜賊亦為革心其沒也旱
澇札瘥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 乾道戊子歲
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凜凜臣植袷栗厥心
惟師焉依精誠妻煇休應遙格四封之內迄為

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庇吾土實
濟登茲其視 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
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閭境旄倪欽戴 聖天子
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為黃帝作政之傳記赤松子
古僊人神農時為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
事而從之遊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
傳三皇五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
帝時作耶至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微於世則
雖非真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
凶之報天理之必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
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
主生故九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
陰主殺故九殘暴狠悞峻刻者皆陰之屬也
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為善者常吉凶
者陰也故為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
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為之也易曰本乎天者
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

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為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緜父樂於為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漢劉先主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耻於不與而九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連人稱為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鴟弁

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彼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翹敬而書之且歎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拚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為人慈湖先生揚公道德學問追媲前脩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狎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佺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曾發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鷲山柳水之勝侯所愛也吁其誠然邪以某觀之皇皇后帝

命百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群材以蒞
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
哉儀曹之為守也有功于鄉終亦祀于鄉蓋帝
嘉其功而胙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慮夫人
生以誠事親致以誠惠民始祠于瀟城百丈山
今建廡信衢間蘇火殆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
有像焉得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
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
因之廣其所蒞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
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
爾以仙龔君栗既誌其事其復推衍其說如此
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
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求末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喜年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
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
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
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
不憚翰墨之塵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
非其篤學嗜古自自彌勵嗜克逮此今之業文

辭取科第者雖一經不能遍覽况能盡筆之乎
一經猶爾况群書乎然為彼者不妨坐竊寵榮
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
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頴齋記

按詩實頴實栗頴謂未之秀出者也九世之言
頴悟頴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頴名
其齋而德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接
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子
嘗觀諸隴畝之間乎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
栗如也速其少長苗之發者絨如也積培壅之
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文涼風一秋萬頃雲
偃此豈朝夕力邪為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
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
頴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權苗以助長適為學
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秘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為吏部兼西府探俄遷少司成
又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
又再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

間公特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夙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潛及其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謂嘗舉行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眡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顛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 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汗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 紹聖 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惜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 更化初方大治權臣反黨公獨舉以泰道包荒為言蓋與前說指意畧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片不復而死隨之吁可歎已紹定已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煠以所刊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啻既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

之志云

跋平寇錄

端平甲午建陽縣賊犯即武守臣王世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論政素有本原未嘗嫻軍旅事也一旦綠林印境從容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倏倏賊係塗蕪川幾危而復安蓋其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予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宣公之言為不可易輒書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

贈五行任君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鄭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於理其迨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疏例日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贈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
廟真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
拙而歸田花巷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
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
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
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固已流布華裔而娛
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
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訝
其門太庫者公曰異時使寵婢乳媪可開迺佳
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即聽事語今觀其示
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五酒老去生涯萬卷書
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此正落成
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難為之
執鞭所祈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子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
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

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
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
詠草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
世少俊真及及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
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
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
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熙以後不著年號
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
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
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
者弗之察亦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外名
教者可同自語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
絲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壘壘迫真者予嘗病
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
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肝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
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
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予會于堂上者
九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

翼日子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連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吐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晦庵先生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

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閱傷之志讀者猶為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

怡之中有切切惻惻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况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愿謙二弟詩皆矍焉有前脩風味所謂亦兒輩之者耶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采學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為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晉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陞尊嚴山立時送愿父第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第曰日用工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突闊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

綴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為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砥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永何夫人之傳九為婦者皆當寫此一通真之坐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執識

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

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九學可

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

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

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

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邪

跋餘千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己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灑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千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檗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檗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眠以為法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

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
 也父也孰有對越上天而可鎮乎孰有事吾父
 而可有不盡乎 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
 吾言之生民有憂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
 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
 于朝必不敢為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
 為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為之也志于
 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鯁鯁然唯恐
 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偽黨不可容時方啓
 兵端則曰大義不可鬻饒幸一得而已他奚邱
 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
 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
 為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
 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黃君汝宜對策大
 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
 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
 之危亦可畏也昔為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為燕
 私虞樂而為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
 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
 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

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遜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
 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朋
 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
 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
 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肢百體之備而已有
 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
 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
 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
 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
 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
 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
 以戰戰兢兢至於捧手足而后知免歟或者以
 戰陳非儒者事而有怒焉吁子以為古者文武
 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
 射御於幼學之際九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
 戰則克聖門高第執于文以衛宗國雖班見傳
 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莽然忠勇俱喪
 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

耕道諸孫交民相與共勉焉

跋因齋方公耕道事實

因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為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勲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矯鄭莫知呂影微胡衡麓與橫浦泮巷毅君子困齋皆後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為人可識矣公既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後孫友民文采其辭氣槩弗群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後其源有履行以克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勉旃

跋龔尉所記金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畧盡忠父復令子著諸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逾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

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韋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士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十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為文有深指皆予所素之也韋君翔卿亦吾鄉人一未嘗之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剪腹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諫尤足破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韋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子能幾許而廼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華不為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遊江湖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官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頓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

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結
 吾易學曰沉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
 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
 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
 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
 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又之
 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
 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
 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
 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九毀彝倫基
 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闕仲子納郕
 皆据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
 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
 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
 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
 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於君又將
 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
 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氷之戒尤有功於世
 教云

跋表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表公以清名直節受 阜陵之知自庶僚
 峻躋儻從其制詞畧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
 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
 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
 誠亮直既為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
 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
 如此表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為世所
 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
 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 朝退居梅巖十有餘
 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凛然
 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為狂
 為訐為干名為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
 三歎 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揚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揚文公劉寶學朱
 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
 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各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
 稱遺墨盡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

實此何哉且揚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固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間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為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顧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沈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凋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為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網繆於君親之義而惘歎於骨肉之情者也群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纒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為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熊寇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壤蹂松溪趾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累疾如

風雨公募民為彊弩手射郤之熱紮其渠五六人遂大奔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其嘗語鄉之士交盍祠公于安國眾以為宜主僧亦訥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既倬然為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以為簡穆興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偽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賤無秋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類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其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郎淮來丞南浦見之愀然請刻

石寘廳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自昔聖賢所為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謫死而英風毅氣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辯章翰墨為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時書也筆執道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踔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之每歎息以為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偽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政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臥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永豐未上而歿士類惜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庚能

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為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漳其後龍圖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真卷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群邪噂嶮設為黨禁網天下士九先生片文隻字所在毀擲刻弃惟恐後而詹公於此迺始刊先生所定經文于學不尠顧避其尊聞行知不為禍福所移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總龜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其一君之子庚携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脩己接物亡間細鉅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道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家人象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

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
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
卷之義犁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
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卷殆其近之
雖微講義知君之為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
為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
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
焉其本不出於脩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
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澗臺所
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
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
之格言大訓必常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
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寶體
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

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為寄以形骸為逆旅可謂達矣
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
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
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鄉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
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
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
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効公然在 朝時未
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
哉宜其為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
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鄧邠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
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
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

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頌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 阜陵片言寤音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鼐獨幹斗樞明謩駁烈為一時名輔弼之最 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違多能道公秉政時事其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填拊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鄉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什寫出曾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為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瑣章刻句自以為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顧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

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俟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致坳出漕江左趙侯彥覃為主管帳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心攸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賑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昔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為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奉行惟謹而以慢厲宣力者侯為最多訖事民得無蹂死滿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昔者江東棟荒之事其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具在誠不意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募錄不為無益既錄諸木其蓋為我序之子惟趙侯昔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為而為之也然去慢府財十四五年

遂為使者任荒政之責豈非心乎愛人者固天
意所屬而為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有位之士
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為姑叙其畧題于
卷之末

題全氏汝雲齋

金鷄一峯為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汝雲齋寔踞
其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為道宮忠甫今
初小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
群山回環萬象呈露沈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
有之鄉則為之數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
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
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察然畢睹然自學者
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
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
甫之子弟群從多好學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
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
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
不能與道為一則於進脩之益弘矣若技以拾
取科級為齋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
名區利藪中與汨汨蒼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

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邪
既以復全氏文以自警云

政曹唐弼通濟會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興貧人共年數定有明
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
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做建昌吳氏
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
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過年饑則發以糶
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
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各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
子錫敏晤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
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
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
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界子之意也紹定二
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
攻剽燔燹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法平糶
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即墜
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間世傳
以為異事今於君見之類君本心不過謂鄰里
有相調之義耳非有所觀幸而為之也及久而

不憚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強不道知盜賊亦知
母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
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
東丈邀致懷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
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
業廢髮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又
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希慕
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
為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論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
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
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褒表忠義皆
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
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
方違陰山之北復賤瘡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
子卿為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
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一
窮而權臣氣賤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
願為公乎抑願為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
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
刑然則聽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
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
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
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是時罷
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
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
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
文治蠲興歐王魯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
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為文而
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
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
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為盛爾忠肅彭公以濂
洛為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
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鉉以鏤本寄余
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為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為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曾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釋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為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閩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脩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已丑春嘗為自箴曰學字未若臨叩之遽量未

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臥不出浮言易詢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眊某昔負羣時掩關憊臥惴惴焉不敢少有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為德友故其游

跋密齋倡數云

跋密齋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為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為仁後曰為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為仁者成己之極而為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和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為儒者極擊然以成已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乎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

已理必達於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
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慨然者蓋後
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為空虛言用或遺理
其弊為粗淺不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
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
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
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合庸知不詣其極
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畧

三畧先秦書雖非厲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
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
諱而欲藏退守不為物光之意則黃老遺言也
子房號稱香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
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
則今傳於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肝江張平仲
少嗜此書為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
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况兵重事而可
以不知平仲於是乎有志矣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醜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

牧教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
至吁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瓌
華纖巧極其瑣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
為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秘閣太史范公之學得
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
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
夏大分必關和議必砥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
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警辱國書
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
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
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數仰書于集之後以
歸其孫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為候官尹余時在
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錙
錘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為隱
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柰何妾薄命
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
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
晞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為行軍

作者多開禧用兵時事予親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候官幾時不復起而余聞昔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少為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為故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為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逸弗願也顧弗忍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召使稟議此功名鼎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為唐家三帝出建大勳業人謂長源以符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騰鸞跨鶴食沆瀣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况大忠大孝不俟脩鍊而得神仙此真語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清逸勉乎哉杆赤誠以報國其斯謂忠揚今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勲業就矣浩然來歸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耻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杆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為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直若不我知者結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辟地集

黃君避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上皇子書_已

八月吉日持服真其謹齋沐載書再拜獻于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為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來自畿甸之近以至乎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于屯營百萬之眾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髫鬣童孺之無知莫不歎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敏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案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乎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斬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胃集于闕下者無

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覲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既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其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充於前然後足以饜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竊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貞蓋具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特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概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為敦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教於大廷廣眾

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間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其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學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孝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為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賢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

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况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其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婉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遼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全德以剛明果斷為本以含洪寬大為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剛之形弗露此尤羣情之所矚望者也抑其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它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規箴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

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諱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為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慶三而自試則蹙矣慶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祇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為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倘數府僚寂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

知其僭焉于瀆宗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常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龜勉效職有日子茲而未敢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况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獨愚衷以千冒犯之誅不忍猶默以詒曠源之咎蓋嘗熟思以為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

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闕疎晨昏至情未必乎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九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九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為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勤講有時幾如倘禮假故無節類

於養安驚外之事此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此崇儒執重若此者恐未得為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傳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于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為賢何者為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郎之設正在得人衛真之嚴非以處邪匿之流也惟忠孝可以挺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始聽講讀舜肆指義至日晏內侍言

恐饑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于時上疏猶謂皇子雖姿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說濟之以詐偽則雖有碩儒為之師傳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蓋嘗取其疏而讀之始與三王敦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照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席之感息仙書荒忽之暇母牽私好母徇物情母以何意而親母以逆耳而疎公是公非母疑母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其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克必容納讜論必抵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具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預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

善之間也問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為小成朱郎輩開亦既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為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為何若退自觀省熟自檢訪則學非徒學矣其區區朴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矜其朴忠真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修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而其庶幾乎此尸位之責一或足以補為迂以忠為訐觀其聽又從而尤之則其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尚

上皇子書

某昨者熏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為區區朴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承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感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在勸誦恐負君相隆委為之陽然踴躍無指切謂

貴爲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爲之辭曰非子之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爲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爲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郎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慝爲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入常慮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爲疑似之間質之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修至旁觀側目羨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郎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爲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

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平旦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逝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龔殞之誅再伸一喙冀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

上相府書

其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群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毋圖回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知厥由驚憂疑惑徃性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是薦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秦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彊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譏聞無自而入也

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凡則篤其慶蓋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之治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舉遇之又不足以其恩輕信讒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患亦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焉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踐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為樂此亦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以為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第之錫寵數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自投於水以避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免某之區區以謂此正讒間易入之時而親王危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

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人有託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戕賊骨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為寇讎不珍絕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是自絕於人道也夫既自絕於人道矣而欲天心不震怒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饜國末幾宗廟為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薰為嘉祥上下相安福祚綿永其孰為得失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遷蜀衣盜進諫以為有如不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大弟能容有殺弟名柰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盜猶力爭如此况今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辜其可不思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怵迫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盜所慮者朝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

老成之士謀之惟對之間從容建白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濟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義理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亡所憂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某以一介迂疎蒙恩收召入備從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弭禍亂者莫切於此方竢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雲川之變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激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上丞相書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為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又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更以求嬾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

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其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為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于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責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責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其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其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已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已者報丞相庶幾

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為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友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畏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厲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鹽夷之約東沔陽之朝犯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况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

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
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
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
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
何祇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
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
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
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
之下不斬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欵侯之開府
也啓教羣下狼狽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為心而
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咎誨於元直受盡言於
幼宰賴諫止於倖度退然自托於不能之地若
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
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
以為智合衆人之慮以為慮則天下之善無不
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
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
讚已者為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為罪

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
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
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
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為國而
不為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
己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
議已而不知其愛已也悅人之讚已而不知其
誤已也以阿意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
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
為不可及歟其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
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昂鉉迨今十有一年魚
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
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已以受言而
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
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為尚有當勉者乎其之不
材視曲江公無能為後然自少小即慕其為人
歲在作噩荷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
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
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求命之書進
徹宸衷聖上亮其忠不以為臯至聞力行好事

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即昔者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為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侵木於州治之恩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為之改謹摹本以獻于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于瀆駭辜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釵既而控免弗俞但嘗奏記以謝此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儼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間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

時病頗為割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懇於上既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明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為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長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肯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間此所以屹然為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勲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間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枚捃收用至有身沒而復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賤也大丞相論臨安尹使贖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憫卹之意而其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竄謫迄不

之許迨茲慶歸之行其之與魏首家滿滌自昔
起廢之恩必以其新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
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其等之或繼或敗豈鈞
造本心哉某躬被苞涵茹納之施雖已改謝駢
儼傲拘不能敷暢輒浚布之毫楮又嘗億曩歲
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為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
詈者然後可作宰相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
濟厥美所以為不可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
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不被容覆者則
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矣借帥陳
愚罪當萬坐仰丐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

其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
列退揆驚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埃駕之心則
已飛馳於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
後行今顧欽丞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
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涓塵之益爾今
既未獲遂前而間嘗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
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顯柄以
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

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為時而出平
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
首付魁柄九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
薄海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
竊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
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
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
為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業可
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昨
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
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為謬矣夫以大丞
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
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
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儉邪將有所不
便而言路四闢諛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
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
所當豫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
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
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
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

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躡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况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說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辯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偽不分而弊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眾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

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燃過直故也若蔡若素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火丞相之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莽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棟樑遂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爲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疆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爲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况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毀

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目耳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閭閻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觀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倣擾疇咨魁彦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遊蒐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情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爲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有爲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帥聞每有奏報動指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育行下制司或不豫聞選碎僚屬最爲重事要塗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決誰與協謀至於區

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耗宜有不可勝數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切歎不敢盡言於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九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謬，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愛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徐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

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樸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况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敬見於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爲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爲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揀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竄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積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中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揚三士入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爲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

學者彬彬爲出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文學問踐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爲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太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爲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僮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魏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辱
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重為當世之
觀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為風俗之慮
呂正獻 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

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于以抑置浮之
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孝
廉而奪貴戚之命嗚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掃
舍人之門曾舜趨之莫耻其或稍嚴於出處退
然不急於知聞非以踈狂傲世而招充則以詭
激近名而獲訾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
流弊之源莫若深獎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
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
伏念其自知其審所挾大迂早歲科名似未忘
於祿仕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願嘗安窮達
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
之功臣類奉君侯肯事嘔嚙之態縱舉世不知
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為榮猥露一字之褒奚

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其官孤忠自許直道不
回栢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橐論思之益如
炳丹青屬紆文二組以為州遠奉尺一書而薦
士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
復見魏獻子唯善所在願我何堪某敢不敬佩
珠知誓言堅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
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
恩大人微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
藝相肇基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
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
士姑崇蒲飾之空文蓋扶世導民中有維持之
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並興獨惟學校之官
不青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
植立綱常寔為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
論材揆厥成規率束縉紳之清望取其卓行問
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
知甚賤所挾太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曷
識往行前言之略而檢身律已未能亡媿於官

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脩名之不
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
毛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魚暇敢意超升
儀園林之鴻鵠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
况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
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漸不穎
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博收羣策
謂學俎且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
藥石兼用膏梁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
整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
清列其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
誦夏弦之餘願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
外冀答殊私芟芻自陳倦倦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啓

上翰林主人之對緣貢芻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
遽塵華選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
俊之儲冊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
充乃見聞使勞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廢帶省
嘿觀磨礪器質之美願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
同功故泚我既盛於一時而豐芻尚遺於數世

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長可
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眈以
具文充職其間指為借選至有身亞儒館心別
驚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雖校鄱習相仍
而弗悟清涂公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
不有魁奇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
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學之方連
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
肥偶點班行坐糜廩稍管宗殿學亡補斯文博
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為貧而漫仕未嘗狂道
以求伸胡然誤恩陟定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
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挿架之藏徒日
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歷西崑閱
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
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
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為富貴之張本昔
揚雄之晷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
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
耀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
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

忠自許軼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撥髦
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劬收且令身
遠於罪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
何某敢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勵可
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縉磷尚克守初終之節
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禪聖學
之緝熙拜疏廷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
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
藪黨河北之盜易平蓋邊虞雖警景足憂而骨
鯁之人爲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西夏之師
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穆明遠覽獨首增
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疆
而四夷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其官道出
義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
策陳天人爲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紘比直玉鑑
俾清冊府象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其歲獨高
塞謬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燭朝廷而亡
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闈之遺已無慚

於長孺補衮職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
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步矢良暮而沃
帝心扶公道之脉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陸
欽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撤
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德音有諍臣七人
端爲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倚新盛事之觀抃
蹈之私敷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王陛名冠瓊魁自慶元羣策大廷孰
若今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踈未聞同時
三浚之登鯁論獲伸鵬行相慶恭惟狀元益判
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揚晏
之風透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
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
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嬖肥近之私易惑當預
防於未兆之先倦倦殫憂國之恩鑿鑿盡造時
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之知
衰爲舉首夫旣擅儒林之禁觀政須踵前輩之
高風昔呂文穆之事泚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
科名爰業旣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

萬世伊誰儼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
之素定名標青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
疎識非超卓群多士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
存取一人焉枝其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猥先在
駕辱况長踐第深斷望之情莫既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鋒水蜚英風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
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
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
至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筋躬允蹈於規繩抗
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整舟衷深陳主德
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
為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衆共
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
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
韓魏公權在於一人碩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
而勲名之有爛獨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
俾前修之專美并監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
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
何力之足云猥先任駕之臨申賁長踐之覲念

友直友諒既素存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志
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權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
三傑維今獨步繁昔聆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
負抱瓌奇見聞輝冷曩談玉帳擅胃中百萬之
甲安今對丹墀富筆下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
之急務有如素宦於清朝迺若大正朝綱廣開
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聖之急聞峻擢鼎科
式符輿望矧鴈序同登於千佛而龍頭並出於
九仙夫既為儒者之至榮要必蹈古人之大節
昔趙康靖之盛德鶴然一代之宗若陳忠肅之
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到于今願恢
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并監陪較藝欽
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
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任駕之臨申
賁長踐之覲第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不敏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
古爭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

思孤節之無朋友美精忠之有報稱以當國論
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
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
以邀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
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
殃各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攷于今益明方孽臣
盜據於朝權欲私室又顯於國柄周知勝等運
籌策於陞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
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類冥祗緣富貴之
念深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為上極陳雖
懷魏證之忠戒征遼水竟坐及生之直繼守淮
陽越既漏師浸成設國恢謀馬邑莫逆首事之
誅鯨殪羽山旋正朋茲之典九曩出矢言之爭
皆今蒙激數之加卷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
失載睹恩綸之布咸訴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
姿松筠為世著蔡立朝二紀幾盡閱於吟羨報
國一心曾弗後於燥蒸嚴方駒促公獨鳳鳴惟
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既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仰臨輿情知
勸某悚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

不漸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
殺廬以儒紳被遇之榮錄公衆見知之素伏念
其囊緣薄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
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雖本於納忠亦
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縮之亡它寵數
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椒宸而參內命
出則持湯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
由平海改填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
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尤
難吉水控峒有未馴之獷俗富池溢浦有當既
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簡而人情
扭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
它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
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疇昔拓稍畀事權訓卒
治兵若曹王臯之在唐室繕城修備若李相細
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杆防抑亦世兩淮之
聲援退循驚怯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
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

方內地亦嚴於置帥孰云妙簡擬及迂儒其敢
 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鸞佩玉敢窮歌舞之
 娛運甕投檮益勵恭勤之節侍從重謀云以一
 從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多福遇之榮皆
 從又為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難降於
 貴權為國受人每務盡其
 死疾致政妙東猶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
 而增重作大邦之翰論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
 有孚顯若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
 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證暮之烈景星
 輝時而鳳凰出世高歆向之為蚤連簡於象賢
 寔騫翔於駕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晶宮
 之詩氣效春於茲雲調鬱孤臺之句聲半落於
 崆峒俊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嶺海初開
 於後蘇省曹旋趣於擇闈方將收湖海汗漫之
 遊觀朝廷宏達之序屬茲闡寄久矣印利依山
 阻海之間民生靈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
 矧當補罅苴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剝之手豈特
 稱關西之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
 以率天下之儉其修門言別短景如馳受璽新

托於履封承之偶依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
 幸風馬牛之匪造黨行李之往來尚迭為於北
 道必維棄之共敬故敢問於西曹傾向惟勤別
 裁曷既

賀湖北游潛啓

伏審煥綸將潛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簡宸旒
 之騰皇華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尚彌隆訓詞
 增寵恭惟某官識優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
 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之鴻派見聞後
 接於難九粵題峴首之昇游割邊頭之竹風生
 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搯輿裘而虎魄
 馳金城而上方畧勛多戎索之恢坡銀臺而連
 奏書績茂藩方之剡函膺異渥趣駕鞘車士知
 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鸚鵡
 未妨領畧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即騫翔於
 軒陛某勝違羊度荏苒歲年繆膺外閭之雄實
 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膺齒相
 依更切全虞之望其為傾企曷既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閩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陰

之愛方消辰而祇命亟拜予以蜚騰恭惟某官
鍾呂參蘇球琳北粹洽聞彈見窮探千古之博
傑筆環辭疊中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
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乎最強敬十室民誦
于今不為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
館高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塔當國家閒服之
時公獨以豫防為意每賜清閒之對輒陳正大
之言竟辭郎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湘水
四牡駢駢雲霧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
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
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閩之方虛煩使
華之簪領閩時甫爾報政藹然玉帳輜車雖並
隆於委寄赤墀文石其所責者精忠會膺當宁
之恩即有揚綸之召某自知甚審已試何裨方
願遶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為稱職賴
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觀刺史故人之念新惟
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折仰方深敷陳用
既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

莫重此邦得淳熙台輔之聞孫來幸吾土教條
未布民氣已蘇恭惟某官英英人品之奇卉奔
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行乎蠻貊竇超前代之
張蘇而文惠之文瑞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頴
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駁聲實之都化盜
賊而為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
見於番禺之時雖斬離蠅棘之說旋復界筦符
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聲既
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
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
之數榜襦春煥今幸聞蜀郡之證願推一念惻
隱之仁散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與浴績
以俱高槐位深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閫
尚冀望塵聞仁政而為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
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于今依鄉良深敷陳
用既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閫外之事權居漸錫命訪湖南之賓客
茲幸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
伊洛緬懷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

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義之風願後學之無庸
豈前規之能繼竭來上幙幸有聞孫發考亭雲
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麓湘西之遺跡更共
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葭琯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謁萬
象之和氣若時賢括宜擁棋祥恭惟某官以慈
惠之心行寬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
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登可卜皆循良之所召
信褒表之有期某幸與羣倪共洵德澤愆郵未
滌屬方杜泄抑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
室第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遶
為南浦之遨遊顧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今
君之重客廼塵謙牧府枉翼函以清文麗藻之
瑰奇猥加獎飾雖脩竹疎花之片落亦誤品題
正虞辜玷之汗人願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
敬布寸忱

謝宋宰為壽

暮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
又逢初度方劬勞之是感豈著艾之敢期恭惟
某官以武城單父之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
騰故朽質賁以名章為詩其知道乎仰鋪陳之
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
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旦

伏以皎漢庭之正朔肇紀新元播懼室之弦歌
一陶和氣惟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
出於骨髓惠愛流於政術折揚不用曾無犴圜
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屬履泰交之吉
亟膺晉接之榮貌是羈孤正敢循省震風夏屋
式賴懽懽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寔維初度詩詠斐我之什既矣
未懷况方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
君子之酒且多肌以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願惟
衰陋難稱龍嘉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伯玉之
歲壽萬千而無害願迴頌魯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輔軒入繞周原六轡與春風蘇
氣以借來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觀先聲
一播歡頌相聞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彛樽
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衮繡之親傳道義
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
刺史之符華迹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於平進
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
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寧可以
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事方將
治氣剔蠹激濁揚清威聲山嶽之摧風采雲煙
之爍冀州父老雖共徯於僑帷溫氏弟昆行送
司於鈞軸其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
蹤自抵譴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仰庇於萬
間黨田里均安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
德宇載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
器識䟽通丰神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
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早登歸第茂堂
芳猷寶鎮瑒圭無瑕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

更迂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恢牛刃
未展宏摹一武而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慚迂
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耒為氓之喜媿無
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鄉良深敷揚罔既

答蔡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為
之眠古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
可乎恭惟某官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為師友
關河既遠永嘉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
巨擘以所講串形為設施不羞薄正之卑必求
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于行乃今父母之邦
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
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之故而懷私死
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亦陶
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
後賢賁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
發行和平溯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
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著植畫之英來從

對竹哦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
典刑掃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
奉於從容

通王憲啟

恭審祇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顯更政既嘗推先
簡之堯仁今掩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碩奉
使之名官雖異而為民之司命實同時雖勝流
迭任隆寄恭惟提刑寺簿正學源於諸老英辭
妙於一時粵自布韋已深當世之慮甫登班列
即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為已而將以及人故仕
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來按全閩汰斥
貪殘虛需彫槁塞裳徑去父老惜其弗留待節
復來溪山為之改觀然生稜懸於掌握而感休
係其笑掣何敬非刑式重呂疾之命得情勿喜
願師曾子之言輒為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
霖雨其懃懃何取咎譴自貽方為世柳之閉門
遠會孺文之按部雖立園深屏豈無仰庇於萬
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綬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廣映陰陽

之定恭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鵠然寬厚之風
和氣所薰歆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
唐銓順履履亨於膺晉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
屬方高世柳之門弗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劔州黃知府

伏以仰鑿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劔水之符喜聞
新命恭惟知府賢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
篤誠根於生稟繇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
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悍驕知以鸞鳳為美瑞
孤壘兀方張之虓猶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
測之危若汾陽見虜之日衆方貽愕公獨從容
孝悌之縫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蠻貊今見
其人跡半刺而專城示九重之隆委倚觀褒壘
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命千里
之駕終醕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

伏以七閩之衝舊為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
戾止有期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客玉峙令德
蘭薰詩禮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尚
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

惟時南浦實劇上游民屢少豐况屬年饑之後俗淳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即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林門牆之舊夙荷殊知於新令尹政事之閒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陳

賀程內翰年啟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邦社自轅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為文章收政先愛養肅然膏雨之蘇祐令肅貪殘迅若震霆之起蟄即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菌之稿亦蒙次律之春某適以扃門莫繇賀慶飲屠酥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啟

伏以七年去國未渝丹筆之汗一氣轉鈞盡復青輿之舊嗟駁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遇演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于節分麾度若循良之效頃繇次對往披長沙當嗣聖之作興先群賢而收召入秦燕門之對曲借天

額顧殫鯁諤之忠少裨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踈矣罪如韓愈蓋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夷吾僅奪駢邑之三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

伏以役閒居里既幸為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十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為民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略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簒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管而安遺民於震樓之餘措之任席途截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顧九重方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歛惠子房决勝千里行揔惟渥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即賡江漢之雅

其久茲專敷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遷踏磨驢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遺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醜孺文之在其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穎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悃敷叙矣碑

通福建方提舉塔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綬起家更受漢條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其官系傳嚴灑之芳氣稟淮山之勁攝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擢司於麟即人皆擬上於烏臺庶幾嗣前哲之直聲且將為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於倣擾而天朝深軫於顧憂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摧獄見登車攢轡之初汙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經畧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行聽綸音即當枋任

回李璋州啟

名聯鴈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苑符更鄰兄弟之國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其官松勁玉剛

淵亭山峙源流甚遠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繇漢奉常二周太府尚少留於鶴序已徑上於雞翅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風稱道院民醉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頌收莫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為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塔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類水有師風稱名士所遭幸矣何嘉如之某冀自乘詔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徵漢吏牧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倘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其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講畫以助設施杜援人民正欲觀於為學文章政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劔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劔水適逢二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羞水館極既醉既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願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鼓角激亮恭惟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閣接河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為真御史見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略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流寶藝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日知人亦既兼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養觀臨遣光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綬章式重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庸賁奇章之賢倚頌一日之寬條立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擢之師久稽整飭孤克雖空於校

穴鯨鯢時掉於驚彼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惟慳中之畫某頽然暮景來此舊邦屬政寄猛虎之餘有濼竭無魚之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于府情信于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倣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濊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為宰相用尊傳道之功政事本實在中書九賴仇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眡昔匹休恭惟某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鷺負圓嶠之山屹鷲瀾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曾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幕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藝之餘有入地重開之象坐蒲衣而親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

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
之麻信宿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屢曆
之頌詩剝蠹濯汗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
天為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水間聞知蘇醒之
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
所優為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行
碩畫不尉蔽瞻其隘竊州符久陶化治方登崇
於百揆首超權於十連但訴公道之伸敢於私
已之遇雖莫陪東閣奇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
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其甚焉縷縷矣

除福帥謝丞相

公道天開遠登庸於上相全闔地大俾承之於
元戎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以
穎小材兩朝三紀之遭逢久應華近一節四麾
之駭歷游試劇煩杖毫未報於上恩霜鬢已催
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暮郡計殫於囊括席
卷之餘若為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
費捐循項蒙桐牒之歲領粗給宗藩之月稟遂
力竭於苛斂期少裕於罷吐雖生意之浸還曾

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霆奮
地之鳴群枉杜眾正開內既新於黜陟長官平
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
衫幕府猶憶舊選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部
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
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釜之魚雖幸勝
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尚憊
之宜憂身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
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其官以厚重鎮國
家以公忠安社稷力裨一聖英明之斷盡洗年
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韋相
而無憤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
之澤而某以鄉閭為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
苟行詎有禁闥淮陽之間遺風可仰穎惟穎川
渤海之師皎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啟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聞知為
忠義之門悠然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炎運中微
之際欲有荷夷南牧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救
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瞻若忠襄正女不嫁

二夫若王燭全齊之節狂賊當礮萬段有政公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倘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共惟某官學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鶴然氣象之可親烈日秋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安得此孫辱顧郵亭復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同於韓子

伐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運制懷迺依衮纁之鄉漸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慙命薄而窮半生甘蠶臣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迨官嚴邑罔辭斂怨以抑姦民然而惠生於計慮之疎禍產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九其非便郡政之裨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顛路之由來執匪恣莫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雖朱繡皂蓋塵容假守之行而

丹立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媿安於寓里遽放命於公朝石屢士望著一時起從高慶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參謀顧某何人乃稱竝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平心而運造化後聞

伐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不自意於退開尚徽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某泰紹熙太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凋瘵以官民之交病將華弊端若穀祿之不平孰為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滄分江海之塵除目雖頽駭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掛冠於神武歸處空谷細數旣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歎乃和漁翁之唱褒姒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墜濕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褒增秩之恩遂令還之餘亦拜街租之寵立山施

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大有為之治杜羣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恆長治建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則自能有容必欲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擧而廢一士某宦情已薄爵齒未盈托鏡頻看敵仍有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庶幾躍躐之前或可以使過而使愚亦粗能效忠而效死收乘榆於短景儻容吹晚節之節出芝菌於枯株重有賴大鈞之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尚茲需代遂及見袂開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才輩出為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間有以場屋喧嘩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為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學者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鬪所持者勇力場屋所持者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弄袞三場之懼况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

應况於宣辯激操奔走頓撼之餘精神氣血交
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
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尚憶某小時屢更較藝頗
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
試席他人之芻蕘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
坐斂神運筆締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
學力甚疎猶能連收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
七邑之士父兄友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
先以宣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
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而士
風之羨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
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尚慮其間或不
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若成有識之士開曉錫諭
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
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
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
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
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舂秋傳

專以息和說詎距波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
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
五峰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
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
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岳土
晦菴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
流實出於一而之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
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
登門墻承警效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它郡
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有比學
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菴之大學中
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
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
急於場屋科舉之業性性視爲迂緩置不復觀
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叢書博綜世務猶高
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
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已治人之方至於文章
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
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
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

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
 諷求虛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
 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
 秋試之期尚遠羣君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
 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
 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
 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
 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
 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則於
 所習之書隨為問目俾之接引諸儒之說而以
 己意推明之末旬則仍以時文為課如此則本
 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進績先賢之正脉次
 足以為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于前
 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疎濫塵師師之任新美
 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
 相與勉之

譚州諭同官啓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閭寄朝夕休惕思所以仰答
 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叶心同力
 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

為政之本風化是先禪之為俗素以淳古稱比
 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
 知昔人所稱良不為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
 善已為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
 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徂於故習若夫
 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
 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
 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
 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賙濟鄉閭為
 衆所推者請來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
 勸其詳見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
 俗為主昔密學陳公襄為仙居宰教民以父義
 母慈兄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
 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
 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
 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
 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
 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
 廉凡名士夫者為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計
 廉便為大惡不廉之使如棠不潔雖有他美真
 能自贖故此以撫民以仁為政者當體天地生
 為四事之首

太守叨蒙上恩權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
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道通人心
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
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首為爾民告
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為本其制刑亦以不
孝不悌為先蓋人之為人異乎禽獸者以
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為人子者雖竭
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
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
沒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
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夫倫古人謂之
手足言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
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長不卹幼卑
或陵奪同氣之親何忍為此潭湘舊俗素
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
以義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
及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

聞者來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
以為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
為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
言曲加誨諭令其悛改昔後漢陳元為母
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
遂為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
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
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况此邦之人本來
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
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
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
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母忽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
本同祖宗血脈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鄰里
鄉黨雖比宗族為疎然其有無相資緩急
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為
其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視為輕小有
忿爭輒相陵犯詞愬一起便為敵讎有一
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聚
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為

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
列奏蒙恩特充文解士夫以為美談江湖
之閒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為義舉
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
相勸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
來恩義淡洽小小非忤務相涵容不必輕
移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賙
濟里閭為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
不辨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
爾民其勉之母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
為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為百姓者亦
不當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為
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
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除其十害
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
恤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
不審淹延囚繫濠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
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
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

當如拯溺揆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
愁數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

又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

實封許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

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

法之事勿妄作如家強取橫吞謀貪溺貪
訟計屬公事聚眾開賭開坊賭博居停盜
賊屠宰耕牛沽賣私酒典改藥物如此之
類皆係無理之訟勿妄為如事不干己詞類

夫帶虛實如此或日前所為未免害義若

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

消入誰無過改之為貴周處三害終為名

賢父老其以此意為鄉閭子弟及復解說

必若教之不峻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

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母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

之於子弟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為太守

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

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

俗說為舉開陳使之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

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跡公庭無報扑之聲民情

熙然化為樂衆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勸享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其為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未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為賑糶之倘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出力共濟斯民使無饑莩沉難之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瘵殘疾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為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之無饑民則無盜賊無

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况義廩云者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擾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倘官司不計產強敷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直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况常歲艱食悉仰勸分今州郡既立社倉又糶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為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委諸縣官各行勸諭期以十月終逐郡結成規約申聞于縣縣以聞于州其能率先為倡者當加褒賞或謂潭人未易告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為哉為是說者是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出粟為數頗多如長沙之賈熊泰蘭湘陰之鄒居中毛以大攸邑之武當世劉陽之龍世求李天覺羅廷圭安化之劉孝錫陳洪範李曉張奉世湘鄉之馮楷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護湘潭之羅邦臣楊仁老向克俞者州郡或借補官

資或持立坊名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聞風欣慕者必若諭之而不從則勸糶舊例蓋有不得而廢者特不若人自爲之則義風興行羣情感悅其氣象爲不同爾譬之役法然爲義役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原猶義役也勸之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爲明白爾民其詳之

論賊文爲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尚不可犯何況甘心爲叛爲亂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逆天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莫恃汝強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觀近年湖海羅李自謂豪雄人莫能與比橫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大猪妻兒併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者此賊豈可爲何如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黃榜赦汝之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帑可全而况朝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顯榮何苦執迷不自求生昔年戚方官至大

尉見今下整亦作選刺江西都鈐友睦姓胡連年進擢恩獎特殊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爲逆殺賊爲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之馮黃龍之丁纔能回心便得寵名錦袍金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汝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今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旣集天討將行莫恃汝力敢當雷霆咨爾父老爲我開諭逃汝死門入此生路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浦城諭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視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其甚以爲善蓋不惟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諸隅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迤生疑惑者恐其別有差使故也其嘗聞令

君與丞公之議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畢至則其獲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里畢至則其滅必矣若夫打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兵與招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綱耳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不強之使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拽隊巡警之說未必常行也此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知此法之行實以卹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耳其卜居于此條已六年閩邑之人皆吾鄰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今因此遍會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胙則百家之人皆預不以士農工商為間庶合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為陳說鄰里鄉黨相睦和睦之義及官司所必團結保甲本意庶幾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今先跪隅官總首遍行告報仍為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為爾開說凡為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辛妊娠將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扶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為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脉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

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賄是莫太虧聯
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濕米
水肉大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宜分數太多
貧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
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爲盜
游手浮浪久必困窮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
今此爲民復采有大不平當爲伸雪有大不便
當爲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於我
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采有過各許自新
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善良耆艾
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
衆共誚責凡此忖怛欲曉編民讀書爲儒師慕
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
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
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爲樂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
諸廂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
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
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瘵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

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括百姓吳拾
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番三番問具言
其詳當職忝爲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
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
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
用旗幟鼓樂鞍馬轡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
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鬘髮拘役一年仍就
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
其親者王法所必懲竝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
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爲爾
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
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
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
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
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
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
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
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
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
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

明甚幸無疑焉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着綵衣為兒童戲正以此也今負下之民固無羨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獨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刲肝剗股然後為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乏之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為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役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為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要切其它繁

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諂奉僧左廣修齋供其為無益而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剗宰羊豕醢膾林藪當慙而樂尤為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為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為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為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况復忍為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願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為親祈福豈若捐金數以濟饑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儘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化為便苟稍可越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即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膏封亦勝於焚屍之慘經曰孝梯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為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

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
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
人人興起家家慕效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堂以四事諭勉同僚曰律已
以廣無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其區區
寔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緡人興利除患者
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
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
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為州蠻舶萃焉犀
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愬志在
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為
所汙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汙者士之醜行
士而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
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
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
最為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循
冰蘗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是敬稱為廉
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
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且以薄尉言之薄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
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
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
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
一掇刻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已而思
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為之痛楚刑
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
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唯恐不免獄犴之苦何
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
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廢民之財故曰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
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
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衰矜惻怛為心而以
殘忍捨克為戒則此邦之人其有虞乎此所當
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
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翫公法以徇人情諸
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
之士所當視以為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
者蓋殉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
昵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

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靈鬼神之誅金科玉

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為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酬誅邀放為高以勤強敏恪為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沐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逾望加規箴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媿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

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泄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為職。兵甲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於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險佞。懲治賊吏。禁止苟且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為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為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項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母監刑。毋橫斂。毋徇私。毋贖。凡母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寧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全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
累及父母乃惑又曰訟終凶言健訟者又曰好

勇聞恨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
又言用天之道春勸於耕夏勸於耘因地之利

高田宜麥低田秋勸收斂之類是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是
宜木之類是也養身是不妄為節用
是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髮一毛
皮膚皆是父母遺體不敢毀傷此二者爾民所

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為本路之帥其視八
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

當為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為爾戢之盜賊剽
竊為汝之害當為爾除之爾既安其生宜思自

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者
老仁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勸勉使之興

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
為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朝廷

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母忽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
福之為州土狹人稠稠密歲雖大熟食且不足
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獲凡為

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曠惰復何望勤於耕奮
土孰如酥勤於耘耔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
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懈是為良農
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洽妻子熙熙勤之
為功到此方知為農而惰不免飢餓一時嬉遊
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害農則有
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開
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
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為人
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
善事天必佑之何禍不至不善之人是為逆天
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熟知田事深念
爾農年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
盡見肺腑咨汝父老為我開諭與民善心還俗
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後近世來往往具
文視前驅擁旌旄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
動何由致勸諭雖有文古語離奇字田夫莫能
讀况乃識其意我來分州待德溥徒自愧唯存

愛物心端可貨上帝苛燒必竭除疆梗必鋤治
當愛堯舜仁一夫或不被今當東作初豈曰修
故事父老爾來前聽我傾肺肺嗟我瀕海邦半

是燒埔地三時勞耕耘收獲尚無幾四体或不
勤料何活老稚頻年旱且濟生理殊匪易去秋
幸中熱我喜幾不寐乃者驚驚前甘澤屢瀟沛

震声應期發人謂豐稔瑞爾宜乘此時汲操
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時陂塘謹修築損
作灌漑倘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必須竭人

力乃可盡地利旋者翠浪翻忽作黃雲委家家
飽香粳在在拾滯穗雞豚享親賓酒體供祭祀
此時三農家快樂誰與比功效在且前筋力非

徒費父老記我言歸語爾子弟及爾鄉堂間各
各脩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孝且悌恩愛萬宗
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為人否則大豕類弟一

勿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苦太半緣酣醉
二則勿好博好博為身祟但觀盜竊徒多起擣
蒲戲三則勿好鬪避順人所貴志身及其親每
每因忿恚何如忍須臾事過心如水四則勿好
訟終凶聖所戒小則糜貲財大則遭縲繫何如

退跬步終身免顛躓我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
今復重丁寧爾民宜切記諭農因諭俗予心真
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郡守真某以勸農至東郊
召父老而告之曰嗟我農人既艱且勤衝寒曉
耕觸熱晝耘我生田間習知稼穡身居黃堂心
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日之雨又虞水
患朝夕惶惶眉鬢弗舒一夫傷嗟如痛在膚幸
天憫民歲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麥有菽有粳斯
粒斗惟百錢民食既飽我顏乃歡時不可常天
不可恃必殫人為以近厥施爾耒爾耜必舉以
時爾陂爾渠必勤以治惟根是培惟莠是拔母
情母偷母戚母裂爰有二事為農之殃疆暴侵
陵姦欺奪攘我既戢之俾無爾苦爾其安居服
爾由爾亦有四事為農之寇曰飲曰博曰訟曰
鬪我嘗諄諄戒爾勿為宜置坐石水為爾規善
不可違惡不可長天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
人人亦愛予今將去矣有懷畢據父老來前勸
汝杯酒予禮雖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忘予

言來歲相宜遜乎山川

隆興勸農文

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于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于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文具而已矣蓋不特之科數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丁寧之矣目今以往賊盜之殃汝吾為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為汝戢之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酒是喪生之漸凡此數事為害至深有一于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遍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

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勸農文

嗟爾湘人為生甚勤土瘠而境俗寡且貧太守之來兢兢朝夕惠利為心可質天日兩賜少愆終夕弗怡是禱是求猶已渴飢藪價稍騰當食蠶慶唯恐斯民弗飽饘粥去臘之雪元日之晴豐年可占予心載欣爾於斯時宜悉乃力于耒于耜于講于恤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情農雖逸荒其田疇孰飽孰飢孰失孰得我勸爾民寧苦毋逸右勸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樸惟素富足之具惟侈惟僭困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寡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鮮矣我勸爾民寧儉毋侈右勸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雍雍愉愉為家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媪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曰孝夫豈偶然天道之報陳氏長少縣明道鄉人今近八十婦其母慈子孝所以天賜之高壽我勸爾民是則是效古語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貧誰耕誰耘負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陌禾滿園倉宜念細民

朝無夕糧厚積滌藏乘時傲價慈怨是董天豈

汝赦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

為富不仁鬼神所瞰累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

爾民宜以為鑒右勸天地之性最貴者人况為

父子所主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閭閻

有子不育貧而為之已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

可誅人之有生衣食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

子多而賢家道愈墜若其不肖一子覆宗虎狼

雖暴弗食厥子人為物靈胡忍為此戕賊天性

泯絕民彝各汝邦人其戒于茲右勸健訟求勝

鮮不招敗帶刀自防護以生害我豈諄諄爾若

不聞由我德薄敢咎爾民歲終而讎所以逐厲

未聞成群爭耀凶器凡曰有神正直而聰非道

求福豈神所容巫覡與妖本以自利爾顧惑之

可謂不智禁汝孽藥以狀爾軀誘汝祭賽以空

爾廬甚至來牲以人為畜陷汝于刑殞身廢族

允此數者當害之甚矣汝邦人其重戒之右勸

息爭勿信師巫詐惑我示爾民休戚由已期汝聽從何惜

詞費父老來前勸汝一觴歸語于家以及其鄉

守既愛民民盡自愛返朴還淳遷善遠罪家給

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

人足復見古風宜予實能父老之功

再守泉州勸農文

大守前任三年而去已卯勸農文有曰來歲相

望觀乎山川蓋瞻瞻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

蒙恩復來又因勸農得舉盃酒以飲父老喜當

如何爾民之喜當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

精神氣力不及前時惟有真心愛民不減前時

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閭後生子弟各為善

人各修本業而已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

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經

乃至聖文宣王所作大聖語言應不誤人春宜

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粟

麻羊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港陂蓄

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

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木田硬宜

豆山畝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

之利既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

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

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

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

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

口不頰貪味衣足蔽體不頰奢華莫喜飲酒飲
多失事莫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
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
出事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
難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
給父母能此二者即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
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禮勤修祭祀亦
與孝養一同孝經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鑿小本
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朝誦念字字奉行
如此則在鄉為良民在家為孝子明不犯王法
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廢業自取飢寒放蕩不
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既喜太守之復
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母忽

辭

百丈山靈澤殿迎送詞

仙居兮岌蕤絳闕兮丹霄覽為孳兮霞悅頰人
世兮謹置念我民兮良苦澤真仙兮下顧早太
甚兮欲無年仙不來兮其誰翹鶴駕兮躑躅飛
龍兮翩翩紛千示兮走百鬼風脩脩兮靈壙風
脩脩兮陰威靈壙填兮兩後隨不崇朝兮深萬

里仙澹馬兮何營為挽輜輶兮小駐曰吾仙兮
民之母百丈之山兮龍湫之淵仙宮于茲兮不
知其幾年仙母我厭兮欲我去民思報恩兮或
輦而材或畚而土飾新官兮嚴之隈儼侍衛兮
繪雲雷淪棕魚兮脯筭筍冀仙靈兮長裝回別
館兮何許有鰲峰兮有白馬朝嬉遊兮百嚮夕
容與兮大姥仙之樂兮未央顧我民兮母或忘
錫吾年兮大有俗欣欣兮樂康

西山先生具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詔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正真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詔從之其孤壘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狀來謁銘德秀授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己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顧常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番名然翹其學問之源流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蓋公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弇山劉先生藉谿胡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公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砥他授游之士為最久而所造為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王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工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

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嘗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為正之一言足以槩公之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銘為哉壘曰古者有誅有銘銘不可以誅廢也君其勿詞迺即陳公之狀剝取其要而書之公諱燦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有諱醜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山人十世至銀青府君以繁舉恩父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簿再調饒州錄事參軍於郡政裨贊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毫髮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攝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為長者調運城令邑居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為錢幾千緡擲即他費尤多繇是得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歛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為

俞然知鄉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情靜平易
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寓公素貴
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折其妄民得
安業帥守諸臺聯章論薦袂滿至都時朝多君
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陞擢
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
以歸上新受內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
病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
不自覺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蓋指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艱
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
學宮練軍實鑿戶舟船有禁為亟除之且罷兩
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言前者北伐之役
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可無
虞乎願益恐懼修政以強國本開言路以廣忠
益聞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
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
之然真是偽學侂胄誅自強逐遂以公提舉廣
東常平茶鹽事既至首覈諸郡儲備之實復白
于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

緩急監司積弊久逾亭戶緡錢十萬漕司五萬
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前所負十五
萬者奏請廣南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
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
自為裨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
轉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
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
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於朝廷則朝
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
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聖人所懼而不敢
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
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
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
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
危也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
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
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
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
皆歸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

明時所不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飢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痼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官之非其才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千一路耳目不蔽姦宄具知必能潛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上煩宵旰除吏部郎中時詔中外各陳錢幣利害特命公與劉彌正評擇其當以聞既共條五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爲終非又計獨上言啟天下極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削爲外庭倡外庭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爲天下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添俸給賓客饋遺之屬委潛臣裁損椿管專爲收褚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後因祭對又取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於楮幣流通之時尚出內帑金銀收之爲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朝廷以楮幣日輕爲憂獻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持論獨如此識者以爲不可易轉對言陛下即位

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聖躬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勳臣兩對清光陛下臨朝淵嘿法天無言今蒙收召復望清光而淵默無言猶肯陛下臨朝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臣願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既又言廟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才之歎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願詔大臣體蕩蕩平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蔽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勾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巡按靡倦歲薦唯才是予至所舉劾雖權要弗避也

有殺人而匿賈勢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營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賂俾緩其事公立黥之夏出慮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歎曰真監司矣抗嚴水災朝廷獨闕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恩卹

公力言之且乞量蠲夏賦又論平江和耀之擾
常州詳縣科買馬草之弊因蠲除之召爲國子
司業始見諸生膏誨以立身行己爲先毋顯意
程試及及利祿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
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之任
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六經大法與其徒誦而
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
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
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藝祖皇
帝於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
象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
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
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
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者也
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
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明
趨向汗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墜望其既仕之後
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
名以僞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
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

舍法兼取行藝今但放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
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
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
身之要謹錄以進請放下兩學爲諸生齋規與
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學規正其不
修之罪授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議施行
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太
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
初公在廣東嘗當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
王丹相日語呂即中石編修曰其老矣勉強再
來蓋事有未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
賢今二公先以書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
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賢今文公性矣然其所
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先志言於上取其
所著中庸大學論孟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
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蓋公在山陰時聞其說
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發於曹監
俾學者誦習焉善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充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言淮東地博而腴
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鬪

而安集者少誠委州縣招誘散亡立頃畝之限而授之田濬溝洫以儲水因可防戎馬驅突之患給田器貨種糧為室廬稜相保聚什伍而教之此管仲內政宇文泰府兵遺法也又條李必復府兵張全義在河南事上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數月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進對言陛下臨朝淵默無言必謂大臣進呈不待咨度羣臣獻言當經中書然講讀之際則又不同當欵接以求多聞問辯以求當理今經筵所見無異臨朝講讀進退姑備故事雖聖性自得默而識之然臣願益廣聖心少加咨訪孝宗每對羣臣多所訪問講讀之臣多得聖語間因內宿賜以面對此陛下家法也權刑部侍郎兼祭酒時朝廷用人多以才選公言臯陶九德乃知人之法而不及才蓋才即德也唐史克所謂八才即臯陶所謂德者後世離德而言才以才取人故名奉法者或至於殘民善理才者不免於聚斂能治獄者不免於深文古今治少亂多皆用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則其言事必無犯顏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操願詔大臣與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其僚宗社幸甚其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故公言及之十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言虜運已衰我之邊鄙宜過厲者三盜賊乘間蠢雄崛起外夷猖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既選公邊守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如兵馬都監之屬宜許守臣營其不足仗者易之帥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庶謀慮有人足支緩急又乞申徹諸帥各舉將才帥守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又取歐陽修軍中求將之法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來附皆不容亡倘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安蓋公邊之民習不畏虜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昨接伴虜使至盱眙見龜山二三百家獨不經兵火

問其父老自言長於劫寨虜女畏之因思彼財
二三百家協力已足自固况衆於龜山又有官
兵爲之援乎願下邊郡條其事宜以聞又取歐
陽修論西北虜事以獻曰契丹爲元昊所敗人
皆以二虜擊兵爲喜修獨憂其爲將來之患蓋
爲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有事則將帥自出變
驕心爲憤志化惰卒爲精兵則二虜交兵乃虜
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方始拿兵
不解強者爲雄鄰有強國非我憂乎華亂未定
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
突而南兩淮單弱何以待之中原遺民流徙而
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
選諸將擇元帥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
始公以文藝爲請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
成重厚之士物議稱允集英策士公搜淳熙故
事請令後省或館學取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
類聚以聞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時虜酋
以弑殞變師乘之燕城被圍又我之使人留境
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高宗當
夷虜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虜敗盟欲增築邊

城竟牽和議而止今虜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
十年來僅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
城者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
以時修築又言臣所謂未城之郡盱眙是也或
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長六合爲固甯爾是
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
不可禦敵謂宜增築且創置樓櫓大略如楚州
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
以進其略謂金虜危亡半立或以款塞爲名或
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來索
幣亦當思所以答或邊塵有警將孰可用財孰
可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九此皆當豫圖母謂
虜方多事我得以自安也未幾虜果移文對境
邀我正旦生辰使者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
雖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然未嘗求和於北皆足
自立今地兼吳蜀當虜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
日竭民膏血以奉垂亾之虜固不可彼方裾吾
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屯以壯邊勢且責
帥守豫爲之防使疆場有備彼欲以虛言恐喝
不可得也時中原早饑遺民歸附日衆邊臣處

置失宜公言紹興間偽豫遣兵犯連水韓世忠迎擊殪之得脫者什一二高宗諭曰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可令理瘞御史周秘請還虜俘復諭曰朕痛念西北人民進為主帥所戮退爲劉麟所殘不幸至此所獲餘虜當給錢米遣之高宗兼愛南北之民如此烏乎仁哉則彼之飢荒流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同仁也願詔邊臣以祖述辛祐陸遜爲法使仁聲仁聞播於華夷民心旣歸恢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進言河北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乘女真衰微各謀吞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旣失大國之體復啟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將亡我猶事以幣帛設若先以慢書因而求釁邀我金幣何以待之况河朔創殘河南飢饉彼知淮甸豐稔江浙殷富垂涎妄動其將若何爲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敢侮予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於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使予幣可使爲吾扞禦此乃迎合之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扞禦之足言或謂使華不遣恐鼓其端此亦未之思耳彼其

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其敢復爲我敵乎使吾固守之計不足以扞殘虜異時方張之敵崛起之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諉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答之况我已嘗遣使而彼不受又嘗遣迓而彼不來足以有辭矣遷延年歲我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謀尋又上疏其略以爲今虜酋奔竄河北山東盜賊縱橫韃靼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盜雄乘之必若符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強勉之說與大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獻此策臣敢復詳言之蓋今擇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備遣良畫然窮邊之守責其特久全賴應援置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爲邊城之援也議者必曰兩淮重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責任不專臣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郡維揚雖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

蔽南徐而不能援邊陲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巡
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
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兩淮所以制沿
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歷陽居
中內殺采右外接淮堦若顧建一司惟此地爲
宜使兼轉輓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兵民可
一置營柵立倉儲徙沿江諸軍三萬人以隸之
無事則按閱如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
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廢置朝廷委
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以
微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
公取曾鞏政論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
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廉耻責以
廉耻武吏取以材能責以材能文吏任州縣以
節用愛人爲先武吏任將帥以饋賞得士爲先
我藝祖任將之道可以爲法將帥在邊欲其間
謀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顧可使之畜於財
乎臣願一以太祖爲法四月早有詔求言公上
既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更化之初
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論未嘗施

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蝕冬
靄皆可畏之變也今農事方竣旱旣太甚天變
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適臣之請降詔求言
臣不知陛下誠意在於聞闕失而正厥事乎抑
用人言以應故事乎君徇人言應故事則天固
不可欺也不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
天下共之不可以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於義
理而止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攬
中外書疏付之給舍俾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
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而不雨至于
八月公言禮記季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食無
樂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詔罷今
年瑞慶節錫宴示懼災憂民之意且以爲謝絕
虜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避之權工部尚書兼
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初公既與官僚即句
免祭酒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
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苟明乎此則他可迎刃
而解矣公於講說不爲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反覆開陳之嘗進哲宗
避蟻故事曰避蟻官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詩

曰鼓鑪于宮聲聞于外聖人修德不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庭燕私之間舉動不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載之信史者雖末第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故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蓋剛能進德慾能喪德二者相為消長而况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僻側媚求中其慾一屈於慾則私意橫生理為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自強不息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慾乘隙而投之雖有志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為主寡欲則心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絕也口之於味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仁宗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為甚人能於忿慾之時稍息其慾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嗜慾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慾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正是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之德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后妃化之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脩故夫人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而天下平下逮國風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詩作凱風谷風之刺興至於墻茨采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枉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大姒其衰也以豔專請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為法戒矣公每講讀至經史所陳声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及是敷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願可量也哉公既遷官庶不復與講東官特請于上俾公仍兼講公以年過七十屢請謝不獲自是章九二十上而拜不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比疾又懇祈卒不獲命公雖疾猶勉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賻如式公為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及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為主其接物夷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殷出口與人言心平氣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為天台學四先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趨其名以為

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專人也蓋其平生所素戒在此故時方欲慕道學公欲然無所善及以偽學而禁公亦忝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已貴如初仕每曰先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戊戌第與公接武登朝叔季子姪相繼收儒科或聯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曰劉氏云公胸內外為人之貧終始不少倦矧而孤者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歲幾輒發粟平價以濟鄉里其接引後進所以勸諭開譬者備至當官取予一介不妄安於義命未嘗輕求人知為政以風化為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日泉使閩道骸不揜議欲墜之水火公言人死魂升魄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亦酷矣每夜欽衽默坐虛心省愆常曰不於定靜時體管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晝之所行夜之所思也其事君以不欺為忠至為侍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為賢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中葉經筵故

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君千卷歷莊外
藁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郎晉明之女
奉議郎宗思之妹先公八季卒贈碩人子壘今
為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陳擇詹
樞表宜中其婿也孫男一人欽宜義郎監福州
嶺口監倉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
曾孫男一人尚幼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葬公
於邵武軍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失傳

天啟瀛洛

有開斯人

如寐之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則惟文公

公生同時

而又同里

少登師門

以迄莫齒

孰疑弗剖

孰蔽弗祛

晝講夜思

歲克月餘

發而施之

或言或事

惟正是繇

母或有二

曰此文公

實以教予

厥臨孔威

其忍畔諸

遂登禁途

遂傳儲極

惟一其心

以輔以翼

直辭婉賦

杜漸防微

思公之忠

可為涕淚

蠢茲孽酋

逃奔如鼠

扭于厓橋

猶索我賂

衆謂可與

公曰不然

願輟金繒

移以實邊

新狄鴟張

羣雄蠶起

擾擾中原

如鳥斯沸

衆謂無虞

公獨深憂

願飭邊臣

固圉是謀

必重制垣

必徒兵戍

必絕虜交

聲實迺副

公沒幾時

羽檄四馳

疇昔之言

宜積著龜

天子念公

嘉名是錫

其義維何

曰正曰直

文公之門

今存者誰

不負所學

如公其樂

瞻彼桂林

有苑其麓

我銘匪誣

千載可復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詔前參知政事李公某復中大夫
提舉洞霄宮公頌首上書祈禱恩命某月某日
詔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林實難
不忍使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
又曰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
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處反
於虜庭嘗欲挽回於兵釁謂世雖固所當復而
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

之决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是又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公讀詔感泣不復敢辭蓋嘉禾開禧間韓侂胄文顯國三邊守將日以虜庭多故聞導諛者因怵侂胄治兵圖恢復侂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久廢而思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言北境飢民流徙在唐鄧穎蔡壽毫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以聞上命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特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獨謂間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已見而法制猶行國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鞏交兵疆壯者既悉驅以北安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不受則使中原遺黎有隳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因其來收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願吾之力有限而彼之來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受實惠為今計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虜楚間屹如臣防列據要害使兵威震疊敵人望而畏之設流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忘爾民者柰兩國和好何或分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為寇而加膠馬吾不能汝

被彼亦豈不知避乃撥其境守者告以民饑當卹邊事貴靜之意理直詞順虜必媿服未幾以公為賀金國生辰使時虜方移文吾三省樞密院問沿邊增戍等事公白侂胄謂慶曆中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為問當時答之之語雖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戍准甸蓋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絲然並舉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朝宜有他心大國自為過計今欲撤去夫豈其難第須元帥行省悉命收還剋日同時彼此俱罷庶幾兩無疑阻用固歡盟至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胄請誅之以做來者以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放邊釁且絕江以來具見防秋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單乏尤甚今輕啓敵疑萬一乘吾之虛猝然乘突何以應之將度准又以告朝廷不得已如公言虜遣其臣喬宇還公並繼行道中宇言和議

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北朝勿聽間諜之言自今各崇信義則浮論自息既至燕虜遣其臣李善館公著謂其主即位以來專行仁政未嘗妄戮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為問公曰日者兩境姦民互為出沒本朝皇帝以邊臣之失職也既絀降之又頒黃牘以約敷之且戮生事之人于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泮然無疑矣彼姦人揆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讒間之媒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公之來歸虜疑頓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陸簽刷女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侂冑意銳甚鄧友龍輩日從吏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踐虜庭見其民心日益渙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意雖挈庭掃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鈔掠以整覺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

虜無可圖之學矣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日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有沮漢高帝燒絕校道人謂無復東意一旦席卷三秦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耻三欲出師范蠡以為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為請卒禽勁吳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懣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形迹而莫見母急近功輕撓成筭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發逝電發掃清河洛退見侂冑亦狼狽言之會虜使來賀正旦朝見失儀喜事者因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荆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參政錢公象祖力竭其議錢公得罪殿公以邊事將作請令近臣條書利害詔如其請公謂先發制人雖貴神速兵應者勝亦存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而我先發可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畫開河除道治舟積糧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堅聲情野據險設伏以俟待勞此聖慮所宜深軫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為憂終

欲待其先發然後雁低胃意不悅幾逐公四川
荆淮各置宣撫使而兵出矣公顧力不能遏則
請追貶秦檜以作士心王師所至蕪潰公為五
公室可付重寄遂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
專意守備以彊考扼清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
將審間謀遠斥候以防賊之遽至運兩淮金帛
分貯姑蘇金陵募舟師闔廣以護江面田琳軍
雖潰然冒矢石拔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郭倬
李汝翼縛邊將田俊邁昇虜人宜置詔獄鞫其
罪事多施行一日忱胃留公屏左右曰蘇師且
負恩象殺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慮其意未决
也則極言師且怙勢招權其門如市使明公負
謗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
當其罰且斷蛇弗殊事愈可憂低胃問何以處
之公曰非寬籍不足以謝國人弭謗論低胃喜
以草奏屬公明日師且敗且沒入其家貨海內
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繕光祿等處守備閑戰
艦罷糧夫諭散卒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國錄
韓世忠揚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回海道之師
使駐料角以精兵數千人捕江上下用備不虞

時邊兵新衄大敵且奄至上下皇戚莫知所為
公晨夕殫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遂命公與政
郭倬具獄來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黃德
和特以不敵劉平石元孫又詛平降賊至坐腰
斬倬汝翼之鼻浮於德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
法虜既犯淮公請發積儲錢百餘萬遣使犒
師以作其氣謀報虜壻挾田俊邁在宿州公請
遣俊邁子允修赴宣司為異時通信張本及薦
丘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居無何虜遣韓元靚
來丘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尚強在我且當遵養
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
歸將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
此既而丘公以書幣自通于虜帥虜帥復書專
以首謀指低胃而盧和六合皆告捷低胃遂不
復以和為意公憂且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
殲後有論和事既及與虜帥書命吏錄之示低
胃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為己任洎隆興
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
惟公以魏公之心為心庶于戈早戢南北再安
公既親章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低胃復中

變改命知院張巖督視而召立公以歸言者復
論立致書議和為辱國語併及公蓋立之進實
公所薦方韓元靚來立以書白侂胄謂和議可
成然與虜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銜庶幾虜必
聽侂胄大怒謂其撻撼朝廷立之迹既危而公
亦數求去時蜀被攻危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
曦不成公自請出任西事侂胄既許之又迫衆
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
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等使圖之
居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
副使下詔慰安全蜀赦興州軍民與興元金州
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朝以其忠勞特存
其後命役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
蜀民事士大夫不幸誣誤者釋其罪其耻從偽
命而去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
好義賞未故公盛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
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朝廷以
為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鄉者職與虜通故
為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人用命四郡不患
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顯降德音慰安勞來而

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為揚子謨等
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嚴求嚴甚力公復引立公
任江淮事不役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
將皆稟節度全旨傳與田畢故等夷今使受節
制必不服又不役先是曦既誅具得通虜本末
歲月在交兵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
專自我出庶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痛切讀
者感奮然侂胄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欲曲調
護迄不能回天下大勢侵以岌岌公忠憤填膺
思為國家剪除禍本會今丞相史魯公密奉宸
斷往來締議公深贊其决遂託天討公既兼行
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闈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
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批駁疏濬洽
原而言之以博會誌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
惜之然惟慍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
知者及辛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
而天下至今稱為名臣公字季章曾之丹徒人
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夫人祖中
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
東萊郡夫人考壽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

明致學士太師益國公諡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以導江縣竹估錢最重力求諸司以聞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庭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為命召試館職對策九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權倖後官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召赴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書曰天下不幸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有愆群臣辯爭甚切臣獨謂審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亂之也昔英宗亦以疾事大皇小有不諫官奏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英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歡然如初今天降割于我家聖心未及改為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閔凶之初尚以疑疾不及視歛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惟因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

此則雖不正於始猶可正於終舜倫尚存未至全泯再除正字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曠太上以疾未能執喪陛下樞前即位素慳御朝寔伐聖父行禮惟礪初觀聽所屬宜以追慕為先引見群臣及發殯施令詞氣之間皆當寓國家艱危不得已為宗廟社稷勉膺付託深致慘戚之意而內庭燕處起居膳服之節悉從貶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守之至艱後世辟王或汰然以位為樂此昏明治亂之所由以分也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德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治或暫能戒懼而又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於當宁之嚴而輟恍之度或發於官壺之遽此由意之未誠無正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必明於道德之歸克已治心必根於惻隱之實坐朝入官無莊肆之異自家形國循先後之宜使表裏無貳始終無間如此則天質日茂聖功純熟形於運用隨寓皆應侍講朱公熹以內批出守公言陛下始初臨御召喜勸講聞者無不興起蓋以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導聖

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行之事強人主而喜自入朝溫恭守道愛君憂國造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今在朝甫四旬得望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也而命忽中發不由中書何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之之亟也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持命令必由三省墨敕專行乃是衰亂之事陛下始初清明豈得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陛下起潛邸履尊極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上與子之志素定於清衷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其語有云歷事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觀此則內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高宗皇帝常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語宰臣李綱奏曰此乃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臣愚以為太上向愆和豫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致陛下即位適當洵洵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不知太上之實有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有失事實始非所以宜

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當時神筆具存謂宜特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示萬世從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閬州以早請于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飢民始制司置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閣等處皆山田磽瘠民生最艱請賑三路置倉為儉歲備制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百餘碩至今賴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災有司方窮治火所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胄曰天聖明道中王清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御史言此實天災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仁宗惻然並簿其罪今當賑以為法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公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君父之祿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下以好惡之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病於極意此漢唐以來禍階覆轍所以相尋而狎至也臣竊見二十年間士大夫各懷異趣議

論紛紜是非不公彼此過當譬如人家子弟自
爲爭鬪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之當葺者顧
弗暇恤豈理也哉比者甄叙人物不問舊新中
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平洽羣情歡豫宗社之
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
則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賈
昌朝范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
存偏險遂至黑白不分賴神文至仁如天輔以
韓琦之忠品節扶持融攝和會兩黨之際帖然
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於毀傷破壞而皆爲
國家用陛下大度明恕同符先朝朝廷大臣追
蹤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爲謀日者起從臣於久
廢思過甚遲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弃豈陛下
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之桑榆
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疑治功均脉舊新
之人才深鑒黨偏之害國使羣下私意左右奸
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
是始寘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
改權禮侍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
未立公首白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爲皇

子兼樞密副都承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
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侂冑誅
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畧郡以駿中侍御
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自便越三年
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秦削三秩仍罷
祠越四載乃復明年虜大入梁洋公乞下詔撫
將士曲赦以邊民又言鳳州推官姚辛罵虜不
屈死沔州通判李耆壽耻汗賊手舉家自沈于
河宜見褒錄東西兩路兵失亡過半宜選募軍
中子弟及死事孤以補之上倚公爲重除端明
致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
戕王人略閬剽果跡蓬溪徑抵府下公前已稱
詔遣人持檄諭福等累數百言福等讀之泣下
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解甲以降會官
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官寺邑屋至府治則曰李
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威使
卷甲以西且諭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寨丁牌
手來會戰賊時退據名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
郎臺敷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遂疑未決間張威
以大兵至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

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多殺士卒曷若斷賊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投之賊遂平賊始投紮自言我本自飛鳥走成都李參政誤我然公本志實欲不煩兵而下非休之也公始至戮惡少年之爲賊鄉尊者數人有進士王洋女爲賊所得洋往救死之女亦不屈自投于池水賊傷其腦不死公賞以冠帔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居未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飼餓者繕城郭閱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可去之日送者傾城邑父老至江車下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于家年六十有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援張方平奏仁宗語陛下猶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今臣剽聞虜用事臣侯姓者嘗引王猛符融言告其主曰國家本戎狄江東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使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意使疆場少安民得休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輟視朝一日贈金紫光祿大夫十七年三月某日塋于丹稜龍鶴石巨原夫人張氏系封通義郡

先公若干年薨子銓某官鑄某官鱗某官女寔某官震香孫寅老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寓內而穎濱遂踐政席爲元祐名輔臣甫若干年而文簡公出以海含山負之學松勁王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國政人謂有光蘇氏然穎濱之執政也朝廷清明衆正在列志同而道協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變身弗見容而大節瞭然士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姦臣竊柄愴夫士人參錯要塗陰拱旁伺前後實故其用力也難方事之殷客有諷公曰嘻是吾心也然國病矣我去誰遑謀此彼苟懲明王子師溫太真何人哉公念回幹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故故汲引布列中外殆不可勝數其大者則主立公定使顓閒拔鉞公象祖復與政後卒獲其助又惟姦臣死黨師且嚴其魁桀不去之則事不可圖故乘機排擊靡遺餘力方是時猶凝冰凍雪天地慘烈而潛噓微陽默運生意憂憂乎其難迹不晦則身危幾不密則事敗故公之低眉抑首若無所違拂者是乃深爲宗社計也持

此齊事而欲人人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穎濱之所以異也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攻已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廊廟而風致超遠如山澤間人憂時憫世鬱然見於眉宇平居鞠躬履地退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為必厲迅發雖育青冀奪也除姦之日再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繼之平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國有疑議旁披廣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至理而達之實用浮淫佻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為五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議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閣書百五十卷搜毫八十卷消壑錄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為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蓋深有補治道云某之少也以文墨小技辱知於公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况嘗與修史燦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益等以

銘識為請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	夫豈一端
惟義是主	雖不亂羣	乃否之亨
遊或可為	亦與時行	哀哉斯人
如隨藉而灰	不有君子	孰任其患
納溝之責	豈不在予	褰裳濡足
其得已諸	鄙焉未爽	允若耽位
蕪湖未討	嶠若求媚	方其濡忍
賢哲猶疑	及其夫吹	世俗亦知
吁嗟孽臣	以國為戲	黨論未銷
更稔兵議	縹焉高逝	茲惟厥時
李公之智	胡寧昧斯	有梟有狐
閃朕清晝	儀儀鳳麟	可與並囿
始議北伐	既弗苟隨	迨使而歸
又獻厥疑	維道之常	弗合則去
宜去而留	公獨晏慕	國既病矣
子去何之	及今有為	猶可扶持
鞠躬盡力	成敗孰計	惟一廼心
庶克有濟	拔其角牙	俾日以孤
窒其耳目	俾日以愚	而我之交

氣類環合

訓如迅霆

震此枯枿

皇綱之整

公翊其成

和議之復

公啓其發明

億萬維生

再安柱席

身雖排根

曾豈是感

揆諸三賢

事或不同

濡跡救時

則同一忠

我銘斯石

一語敢謬

欲知公心

天子有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莢蕭陽陳師復為之
 銘既葬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
 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
 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
 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居
 予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復寔銘之以銘
 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也子之欲顯其
 親可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於侯有所
 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倅而選于銓也
 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
 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
 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塵民如在剡時歲
 方饑振而卹之充力也夫自高而卑逸而勞世
 俗之所甚耻而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耻故求
 所以免其耻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
 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
 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

於世俗者乎蓋不耻人之耻而惟賂吏之耻者
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者好
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顏卒
不得少究其緼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
之也侯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
之所難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
古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勤為善者是亦古之
遺意也於是乎書寶慶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
真某述

宋故新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謀寇邊遣報至新斬守李公
戒將吏僚屬豫修戰守備二月甲子虜絕淮而
南陷六關圍黃州蹂斬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
于橫槎橋破之居數日虜擁衆臨沙河經營欲
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至決隍水焚戰樓皆為
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我
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烏獸散虜雖屢
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傳附城下圍
之數重虜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
人奪所佩印三月丙戌朔虜攻西門射郤之有

據胡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
為疑兵以視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吾守者
公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虜以攻具進我亦
設械禦之長斧巨石當者糜碎煙燄所及傷為
飛埃夜則壯士擣其營每輒克獲吾數日虜攻
北門銳甚我師絕而下勦其人毀其梯衝既又
迭攻吾四墻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志
於我會黃州失守後鳩其醜類以來我之將士
軍民殊死鬪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垂遁矣不
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叛將復導賊以登辛丑
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
呼公藐然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
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喋嬰敵鋒奇
變捷出若老於戰陳者接路既窮竟以身殉其
堂堂大節視晉之下侍中唐之張睢陽無不及
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人而不知其積
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于閩帥幙府居
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某故
佩其言一日有詔書廟堂以察捐自誓者公毅

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窮執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極養平居接物容色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適焉不可回奪某父從公游胡之熟矣嘗竊以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情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樑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

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斬以行賊有蔽遮舒巢之功某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外者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規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歿而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為亡極是豈不深可貴耶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參與籌畫則軍事判官趙汝標知蘄春縣林祭主簿竄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領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鼠自全者事方急時或說竄君出城以追難竄曰平時辱太守深知賊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可負之邪觀竄君此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道矣公既闔門餓難兄之子士宏適來省親亦與焉某時憂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家人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先返舍獲全寔天道之可憑若是哉初公為憲

民倉屬其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饑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為賢聞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賴天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明袁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交踰金石其可默亡一辭輒叙所聞與誌銘所未及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赴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沉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堅辭不報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李通吾老友也九性與天道

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異嘗與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李錄者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環牀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沈潛及後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乾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空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而象與洞極有書潛虛

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慶元初偽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說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位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昏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聞其微間以叩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靡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遠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遂與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屑就

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常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其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未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別戶庭潔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李熙席衣冠偉然若圖續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引觴命酌各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蘆峰幔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為十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是月甲寅葬九峯之東原始君之名若字文公寔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成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動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堙淪弗

耦或以為蔡氏恨予曰是不足恨也魯之曾氏自蒞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蓋比管仲是其所得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慙鄉鄰慙長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鄒繇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友黃君自然狀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為叙其梗槩俾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李公既歿其孤洪宗為書赴其于西山精舍且請銘某曰僕非能銘者也矧方儼然在哀經中敢辭洪宗書再至接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溫陵時公與故寶謨閣直學士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成以法從者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燕集龐眉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從之游蓋相予歡甚洛陽之別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眷眷者自江西

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為潛焉出涕而公之言行事蹟博公實狀之某雖不能銘然賴傳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為人言未同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時韓侂胥用事久欲弄兵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洶懼鄧友龍輩以從吏傳會招要路異論者輒斥帷幄近臣噤不敢發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者韙其忠迨進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利害輒盡言於朝亡所避既兵敗于外鄧友龍以首事生疊蘇師且以謀將納賄皆坐逐公以為猶在善地未足塞責核書侂胥乞數奏顯正其罪且謂聖上寬仁若未忍即加誅戮亦宜更議遠竄以解天下之憤時侂胥雖勉繼二人以

喧謗而意常茫之不衰故士大夫以公言為難
 權臣雖不憚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
 迄如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予
 故表而出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說字誠之系出
 唐郇王禧由郇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仕本朝
 為兵部尚書又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
 諱景山子六人曰昭祀元祐間為起居舍人其
 季曰琢則公之曾祖公也世居濟之鉅野建炎
 中文肅公避地于泉因家焉今為晉江人國朝
 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名臣輩出率由文學選
 元祐內相眉山蘇公為天下宗師中丞高郵孫
 公亦時偉人右史游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法
 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顯內外制
 文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
 大詔令尚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
 肅公然尚幼於諸從兄弟年相若者已獨斬然
 見頭角太中公既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蚤
 慧知奉承太中意日勤於佔畢年寔長益務博
 覽書史采摭前文人所造語及奇字險韻備作
 文之料具日旣旣不休其為文下筆輒千言賦

詩它人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文肅公休
 致恩補承務郎既冠監潭州南嶽廟會朝廷始
 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遊亦年雖少已有
 能聲請臺多該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
 南外宗鬻酒之弊聞于朝更選任前度友郎趙
 公不敵為宗正革去倍斂積嘉宗室女有年長
 未嫁者悉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
 惠當軸陳正獻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
 二令處公公以親養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
 歸漳舊號閩中道院為倖者又多以迫為嫌事
 非部使者所發漫不可否公悉心以佐其長鉅
 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既平而它盜相挺於鄰
 壤公被帥檄為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趙公以
 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
 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黃州孝廟臨御父益厲
 精邊郡尤不輕畀宰相物以公姓名聞上問如
 何人宰相以有吏能對可之公既對首論邊郡
 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
 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郡趙公時再帥
 閩謂公曰黃邊江賈舶至困於重征而舟無所

泊多以風濤壞盍求所以為泊舟之所公至首
訪利病會歲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內澳六百
交民不告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最高部使者交
薦任滿奏事乞於冬水落時凡沿江沙淺處增
置守備光宗開納詢問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
移刺王音諭鄉退條具以聞公復條上聞者謂
將用矣會宰相留公丐罷待命于郊公對雖稱
旨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
憂服闋知袁州為政如在黃時江西號稷稻之
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既歿又必
關白使者待其符下每患不及事公樽用度凡
厨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
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難秋冬
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朝廷知公治行用為夔
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
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苟無擾亦
歷厯足公約東郡縣省追胥理冤枉禁苛暴一
切以靜治人用率服漕置司夔子屬郡有鬻菹蔬
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多吏或不良以羨為市
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憊補綱運之隱沒幾二十

萬緡移荆湖北路兵興幕將啓調度多屬之王人
而外計寔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鈞考終隱
計事無乏會攝總餼前使者盜用庫錢二萬緡
充饋賂至以買妾將為欺隱於官文書未及而
死吏皆懼累公以其死也不欲暴其事密聞於
當路以其緒為應副其喪事而已人以公為長
者召對除吏部郎遷大理少卿尋遷鄉會詔獄
辭所連有當權及時宰所仇者欲因中傷之公
無所觀望案上復却弗顧也卒獲其平在廷尉
三年每獄上雖以情法酌其輕重為當必白于
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廷當從寬典若有司
欲執法是恩歸於已而怨歸於上朝廷欲盡法
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委曲而不激
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願命編修
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回萬餘沈然無統難於編
閱若佞流罪誤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
至相遠至于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絕請
以大辟案分為十其七編麗死比而獲生者以
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
殺之意前此未有以為言公白發之號稱職未

幾權戶部侍郎方時多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
 其職部舊有總轄司以鈎攷五子司錢物出入
 之數知其虛實後廢公請復置之吏率惡其害
 已郎官有不快意者中於言事官遂以論罷朝
 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西時
 江西賊李元勳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
 兵戎措置寨柵諭集工丁據守險要盜不能犯
 其治郡一以寬厚廉靖為本而積年逋寇設為
 方叟督責悉擒連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
 修撰陞陞寶謨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
 遂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建俗剽悍輕於殺
 人有聞者公責旁人諭解其爭且明長少上下
 之分俾知有禮方楮券稱提之令下部使者奉
 行過當或計物力料買或責充券之家自約以
 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兌於民以昂其賈公
 以民既備受其害官亦忤空虛多尼不即行或
 繞諸朝謂公害稱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為
 政者爭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興編民貿易小不
 如法輒坐黥隸沒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
 惟恐推去不速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

人視楮為可用無復前時疑畏之患要為有功
 於稱提者而朝廷未之知也因公丐罷命進職
 三等奉萬壽祠以歸既退居于家始買地臨河
 更宅劣可居築樓東偏扁其下曰臞菴對河為
 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賦詩奕
 棊而已祠秩滿告老上命復畀祠者再嘉定十
 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
 有七楮階太中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隴西縣
 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聞
 贈宣奉大夫曾祖瑒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
 氏贈鎮國夫人孔氏贈鄆國夫人祖郇資政殿
 學士左中大夫累贈太師謚文肅妣任氏贈魯
 國夫人考紉承議郎累贈太中大夫妣陳氏贈
 頤人公聚陳氏再曾氏並贈頤人子二人長慶
 宗迪功郎早世次洪宗承務郎前監福州嶺口
 倉文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郎知湖州歸安縣
 丞梁挺迪功郎前監台州黃巖縣湯曾子厚迪
 功郎福州左司理參軍齊進士諸葛玆其督
 也孫男三人龕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
 隸孫壽孫尚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壬

申奉公樞歸于南安縣上塘村之源從治命也
有文藁七十卷續通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
叢七卷藏于家初公以家世文儒少年勵志欲
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爭勝不相下伯父萬
如先生續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子
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
益從師友學為舉子文三預漕薦為榜首再
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為而刺以它著撰及
吏能取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顯名一家獨謂二
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蓋漢以來儒者所不及
寔生於黃遂於黃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
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學者楚鄉居官不為荒
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為其大者固已大書深
刻其小者若障之建菴宇給闢田以便往來黃
之創甃屋居戍兵以省科擾表之寬過稅優行
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桂建營叢冢以堇流尸築
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疲積羨錢以振
無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通稅以寬民力不可
殫書性疏通易直所至不求官吏短長部使者
有所施為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

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已見者間以取怒守黃
日轉運使者嚴為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雖
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安在
邊郡為非使憎怒以公為縱盜鑄公恬不卹已
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酷奉法揚公
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發
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予厚然
意以為治道去泰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
治至有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縱舍由
是未嘗以小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
不合而去蓋其志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
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
臣言及叱由劉事孝宗嘉嘆特令定謚事下奏
常奉常來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敏公謂建炎
叱折兌渠褒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號然豈曰
應事既登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
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孳父未流布懼歲月逾
遠易於散逸錢木于黃朱文公實為之序墓隄
之碑未立謁于周益公公既銘之而復親為之
書文肅公雖寓于泉以其左僻有意與饒之居

公買田築室于豫章俾次子居之命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溫陵奉墳墓九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紊官府任子恩既官其子及長孫遂於諸族中擇好學而文者元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荷孫文肅公居泉僅有埭田歲租千斛五房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宗族及外姻之昏嫁死喪多隨力賙助之所以奉養則伯如也年踰六十即製衣衾棺斂之具前五年卜吉壤營壽藏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九月厲疾乙卯晨起曳杖消搖于門見者謂其良已後九日子姪輩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退甫及門已溘然而逝聞者傷惜之惟李氏矣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黨籍厥后代有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遂歷清貫為天子侍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立或必自泯於先訓雖襲紫傳龜顯顯赫奕奕之術俗可也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衰俗圯士大夫出身名聞妄自菲薄以誇辱其先者為不少矣故某於公重有感也若是予焉得不銘銘曰

維古之人	世德是寶	爰暨末流
以孫相修	抑抑李公	奮于名家
一節初終	如玉不瑕	昔在滄洲
清醜亮直	亦有雲龕	毅然心色
元祐大論	建炎忠勳	奕葉相望
郁乎清芬	公曰艱哉	曷繼前烈
吟菊紉蘭	漱芳濯潔	退然其容
山澤之臞	盜弄戈甲	可敵萬夫
噫嗟柄臣	惟慨首鬣	公獨役容
過其牙蘄	善地是安	惟冀鬻官
可使斯人	大化既更	言雖莫售
聞者增氣	攫之匪難	迄如公議
逆逆龍鱗	人謂公榮	料虎之頭
厥維孔艱	優絲一壑	簪筆持橐
孰知公心	梅竹之東	容膝之隘
視猶廣居	漢淮嶺蜀	所曬者書
蕩筍魚符	世教日淪	有田一壘
泰然自足	不辱其門	夷祖耶孫
誰知李公	銘以昭之	樂哉斯丘
公斯自卜		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南西路鹽事司生管官終于蕪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窆于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于建人真某曰先君子之葬也堂諭方譁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毋遽銘自適不敢違歲月歐馳丘中之木蔭數畝矣而墓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終泯焉亡以詔采者敢請銘某曰僕之生也後不及撰杖履後先大夫游且樸學無詞華懼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贏粮近旅凡三月華請弟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為鄉里先進所知後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丘宗舉允延之皆待以上客宗舉使虜以為書狀官歸循後事郎擢融州秩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快事庶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經史

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吹陸務觀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曾次所蘊可見矣視其名若氏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王山徐斯速南城包頭道又成傳其事或為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叔之材內介而外通平居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主故人執政柄在顯塗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世故熟識閭里情偽吏治得失則錐世之以吏能著稱者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謀讀已矍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徵徐君之傳人其有不信者乎夫傳猶贅也銘之滋贅也雖然自適之志屢矣不可以虛辱則考其世系曰曾祖裕贈奉直大夫祖有朝奉郎知郴州其歿也東萊呂成公志其墓考沈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郴州獲異焉焉既生有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輒成誦若夙昔郴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既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特四方雋

茂聚于鹿澤者數十百人君未至一旦頽然出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遠屬君及大愚云其緣融州守貳不相能事積怨官奉共食至或經年弗予君白守此戶曹責也則為分畫措置九廩奉先兵後官兵先外塞官先下僚而后以次徧及燕覬它費則以幣餘當之郡仰鹽利以給歲入比大虧君為爬梳剔治未幾復其舊先是郡官秩滿多不能編君請次第償其逋奉且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留者一日郡卒謀倡亂其技群詬曰自戶曹來吾輩妻子始亡饑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更胥毋得輒拷問因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以吏代而面覈之片辭不同輒坐書者以故人得輸其情雖重辟未嘗施一種也田主翹其佃不輸租君命兩造至庭詰之顧其貌頗相若密使人盡取主家文書來驗之則庶弟也命還本生而均其產以潛激行視諸州獨雷守陳亮弼有治郡材已乃聞其削秩以免蓋帥司水軍戍于雷主兵官怒說于帥勅之君為雪其誣且

曰兵廩於雷而不受節制非便也帥不獲已騰君書于朝以訟奏自劾護者坐削官而令雷州節制水軍如君議帥故嘗薦君以是寔不說陰使人物色其過始君以檄出州縣禮饋如使者君一切拒弗內且責其文書傳吏贖人始疑其矯及是亡秋毫可指適庶聲益暴著疑者始大服及為主管官故時月俸絀錢幾四百君按凜令讒發九千而已釐政垢弊久討尋其故大要命脉在鹽亭戶還其未給本錢而寬其逋於官者月再更鹽利亦頓復萬安黎寇作使者以屬君方盛夏調兵食勞憊不逞息疾甚猶自力治文書卻藥弗御掩關掃地以待終時母夫人王氏留桂府君涕泣思念不少置垂死猶問得無有從夫人所來者乎蓋自適叙君之事如此而其遺文有曰人心至靈萬善具人之所以異於聖賢者罪在自棄而不知求爾求之如何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大顛沛造次而無自畫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於簡易之說謂道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而廢見

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
烏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其自贊則曰忠
信進德之基孝弟為仁之本行責日益文貴日
損聖賢之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真知念慮之
過雖不吾罪吾必求其亡媿嗚呼觀乎此則君
之所以為學與其為人可知矣若是其可不銘
君娶何氏生子六曰自適自道自達自迪自述
自遜皆能世其學自達易名恭登嘉定辛未第
嘗官國子學通判楚州今降授宣教郎女五歸
曹惟寅趙興迪沈際卓夫者二人孫男十有一
自君葬于淇諸孤不忍去因定居新建陽易俗
坊云銘曰

世之誦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
循循乎下學上達而樂慤乎不睹不聞履進
修之實地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
人之學而不學其師之門者歟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
詩文稱諸公間雄麗秀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
餘年遊官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者讀

之論說媿媿援古質今奮然有為國建策圖久
安之志於是撫卷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
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
六年再見于延平旋過予西山精舍相與論味
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者旁及
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非前日
升伯矣述二年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偕者莫
吾升伯若也凡再聘始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
其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其為知道者氣象
則又為之驚嘆曰升伯別我幾時而遽養至是
耶蓋前後二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非其
信道篤進德勇其能日充月益如自足乎予嘗病
世之學者誦味聖賢遺言而未嘗及躬以驗其
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學固視其人
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亡改焉則亦
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蓋用心於內而求踐其
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掩使天假之年
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
此吾於升伯之沒所以齋咨涕洟而悼斯文之
不幸也君名于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

祖考其祖考其考其自號臨齋字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為安仁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益林以閑而肯不耦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先朝各卿言行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年中其科調黃州黃陂尉益務函飲經術朝莫諷山房中家人少覲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惑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混於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為主君於是盡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寔除調王婺州金華縣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劔嘉興二郡學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寶慶三年四月十四日也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昌友心懷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辭嘗以漕撥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于役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既曲

幾千言守感君誠意立為罷役鄂有椿管錢十萬緡以備水旱絕所因他事為詞盡取之守不敢爭君獨以書白總領趙侯彥楠語甚切曰母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失旱澇備自公始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間造諸齋使容容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實慶舍中為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後遊之士望其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樓遲遲調錢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不見舉意同僚信之頑因君以求郡薦皆為盡力會當略有知君者連上剡積遂以改官君固未始汲汲也家故清貧閨門數百指悉仰食於君既食菜羹同堂一飽而歡意常周夾遲次約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妻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樸舉酒觴客惟一古甕既燕居縑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亡固滯意嗚呼欲知吾亦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守斯得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

精思力或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為聞亦授而究其說久之訢然若有得也聞嘗語予曰儒佛之道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混融為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虛閑怡悅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誠至到一念弗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毀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孺慕弗衰宦遊四方每晨輿姓薊遙想先世丘墓所在各再拜以展哀敬方喪父時三弟四婿皆少君一力撫視以養以教俾至于有成諸第連歲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涉書史閑盞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兵學君為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吾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沈伏下僚每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為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

說所能與也君在嘉禾辰為邦人所敬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為金石交君既通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假于俞氏之館將屬續神宋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弟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歛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己未村葬于貴溪龍回若君此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年一十六卒洵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戴氏記舉于鄉甫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翕許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為文章數腴醇正尤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伴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猪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非在是也銘曰心休兮理融舞雲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幼兮窮通際盡兮灑清天空兮月明帳舊遊之莫續寫予恨於斯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
 求賢當是時魁壘奇傑之士布在朝廷既足以
 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
 為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饗國日淺委政廟
 堂而羣賢袂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者俊
 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淳
 間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蘇文忠軾亦云仁宗在位四十二
 年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周之武王與我仁宗
 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為保固基業之本是以國
 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文閣學士通奉
 大夫致仕陽安侯劉公其孝宗所擢以遺後人
 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廷中天子親擢為第
 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寘班列
 明年再對便殿議論偉然有契聖心謂輔臣曰
 先祖人材端重全類揚輔蓋自是以人主為知
 已今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擇傳孝宗首命輔而

目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謀官闕將
 用公為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得熙世雖弗
 果再用然留遺兩朝出入中外清芬粹節老德
 碩聞寔然為當世名臣雖鄙夫區董亦知有所
 謂劉左史也嗚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
 字德脩其先潤州句容人鄰為唐宰相一子從
 僖宗狩蜀為雙流令生三子仲子誨為平泉令
 今劉氏居簡者皆祖平泉侍御史贈正議大夫
 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判漢州諱
 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也父諱寔宣義
 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為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
 于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
 江簿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
 邠尉遂登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
 條公對大畧以為陛下睿察大精宸斷太嚴求
 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閭御越
 馬一旦有警豈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
 自將危道也臣恐介冑越馬之事適以貽笑點
 虜而不足示武於敵人授劔南東川節度推官

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一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父遠誤國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疏八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其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為十節名曰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據前代宗室賢否嫩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命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英國公年十有四矣公白東宮此又一重國本也時光宗在宮中無它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嚮學雖日具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知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為頌以獻又乞當講之日從容數刻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鑒興亡九流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國朝儀制官名之屬彙次成書講畢開說又謂國公年寔長正謹習之時願因官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是時孝宗臨御久明於羣臣邪正所以傳聖子

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而公在英邸三年所以講明誘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聖德日益顯融然其間端正用力益則公之功為多以誦書終篇進秩時銀青年七十公以勉恩請授之選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僧置諫官且薦公代已命下而銀青服除知果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參謀議以自助時同懷皆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諸蠻俾耳安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徹以忠定薦召至則光宗踐祚矣進對謂陛下承堯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益臯陶之言為法又言陛下新服厥命必先明君人之大體達天下之大勢深國家之大慮又謂自古禍亂之前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選左右嚴立師傅是也願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大臣是其議遂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大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壽皇聖帝躬行

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椿皆有餘積故陛下初政得捐賦以予民竊聞壽皇退御重華殿損方甚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陛下仰瀆兩宮內庭用度損之又損虜使來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先宗命公因行視之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失職被絀先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聖斷先宗曰然久在朕心矣公既就職先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回故付以言責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几媚疾善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杜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几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簡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

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奧為勳名享至道之味為鍾鼎達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弃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太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恐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有議賤道學之說而實未親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

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
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
幾何臣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弃其言
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
已交與聖意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源
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
首為明主而別白九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
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德為
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臣所謂以
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瑳
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
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
者又可不切瑳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
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
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
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
之論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既鞿譏
而痛疾之也何况其間率多善士善士所至人
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絕安得更

有好人必斥九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
拱而治九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
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
固亦不必及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夫日之清明
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
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
責人太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為薦士之
舉區別而封域之九有所取豈無所遺九有所
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業叢興心雖主於
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否豈
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
彼既得志決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
未有充實極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
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
至於索身以退亦曰憤對而然欲激怒於至尊
必加之以訐訛事勢至此循嘿乃直循嘿成風
國家安賴臣欲熄將采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
伐幾聖心豁然求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
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
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杞

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祝駕之所章既下士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著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既又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者不聚於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日之患在於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而顧忘前意先是公以戎監對力陳人材衰少之弊及是復艱艱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為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之則養之有則用之慶曆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

日之積是以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常欲聚忠賢於朝以壯根本而時論多相違者故諄復不置如此又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楡皆得罪清議為聖世罪人詔賈予祠楡補外已而宋之端召張徹提點坑冶公復言其不可二人遂改命會吳端除帶御器械諫官三論奏不從孫璫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復命書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陛下既重於改命給諫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今之輩自以人主恩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以蕩矣光宗命大臣諭公不為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遂以直秘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黜拜疏乞留秘書監揚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請不報公至部首戒屬州郡互餽省民受詆民瘼講寬郵叙資二州守暴鬪亡善狀公函奏黜而薦游仲鴻李勵于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月召先是翊善黃公裳論王府僚友因及公翼日光宗諭大臣令召劉大臣擬除侍從光宗又曰待劉來及公辭召命則有尼之者詔復予監

司矣公次公安聞孝宗疾冒湯駕而車駕省謁不以時則致書于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三事其一宜與羣賢并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上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謂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謂今國家帖危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為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詔書趙公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受禪六日即以爲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歲曰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願謹始於五事讀至思歲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誠致力于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王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思與不思故也六難者常生於六易又言

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帳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除起居舍人時樞密羅公點禮部尚書黃公裳相繼淪喪上痛惜之而思黃公允深公言思其人未若思其言思其言未若思其所以言臣每聞裳疾裳之憂未嘗不在國也以為政令無細大皆當出於中書陛下但審其可否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閣門事韓侂胄出禁中浸盜權為威福故公首及之既又以冬雷滂雨命近臣指陳闕失公言號令不常羣陰用事災異所為作也大臣進退太輕臺諫用舍無定非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臺諫事從中出非羣陰用事之大者乎然所以致號令不常者繇羣陰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為之隱諱以為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意將以陰制相臣而動搖之也陛下所宜蚤悟毋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體不展羣議易搖朝綱且隳政令錯出而國不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

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俄兼侍講遷起居郎時應詔言事者甚眾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公以所論多同懼上意易厭則以告于上曰夫雷同者乃古今同然之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取其有益而毋病其同察其效忠而毋熯其直及議孝宗攢宮衆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公熹同遂奏會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來悔乞議改卜又請遵紹興淳熙故事命有司集議上皇太后尊號俟阜陵升祔行之又謂自今壽康宮之事陛下宜一一深留聖心必須過自貶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群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謩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即悔熹明光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車駕還南內公言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

慨然竊歎上新即位豈宜使外戚閉門用事欲深論之小人覘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密語公曰不投禍根無以為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空無人亦非所以為國彭公憮然曰吾志決矣既見上果力言仇胃已陰為計遂擢彭公于外未幾臺省之善士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遣金以贖公辭焉且曰為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仇胃既擅朝權羣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為姦偽禁錮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仇胃將啓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開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仗大義率諸道連衡以抗賊俄聞職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九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

軍費獎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澶州是年十一月侂冑誅蓋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關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臨之乃除公右文殿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禱于社即兩蝗亦死凡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資濟兵散卒許自陳除其梟使還隸軍伍於是盜賊衰熄兵籍多濫公覈其虛實合為威勝軍三十人擇將佐肆君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實屬謀遷于汴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憂其強盛而反慮其衰弱萬一中原亦予相携而來卻之不忍納之無策真豪傑崛起欲與我為連何以應之虜果徒都卑詞求助之則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之必先事而謀則事至無患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未行政荆襄制置使江陵城久圯請于朝一新之復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敵衝則以為陂田七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樓櫓水為海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公請併忠勇親效兩軍於神勁合三千人顯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

秦買馬於荆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北曰義勇畿西曰保捷合凡八萬人公命諸州以農隙教閱一月而請緝于朝贍給之公以疆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外而戎師各條上方畧以觀其能否併飭諸邊帥臣為先事備明年復條上邊備之當急者請命荆鄂兩軍各湜五千人兩軍故有營田宜委漕臣覈實措置及令諸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募費唐邵流民聲言歸我公乞較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因其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上以閱兩求言公奏陛下知所以獲諛之由乎女真迺吾不共戴天之讐天亡此虜送死汴都陛下為天之子不思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者也青鄆蘭會泉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怒者也且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耻豈不懷其褻憤今虜舍其巢穴汙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使吾臣子拜虜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皇

后忌辰後之在僮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灌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全德堂邛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蓋公舊治邛之作會老堂招蜀耆英依洛社故事時人欽慕焉改提學崇福宮景獻太子薨公奏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宗與寇准議立真宗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今陛下未有諸子可擇然親王近屬中豈無兼德端亮親師好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枯之害甚悉謂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軍心且詔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令自是為少紓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未立也公謂當今秀王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莊文惠憲王則光宗之天倫 陛下於其子孫擇長且賢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重而不快或生覬覦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福是冬邛之移守綿州竑之知龍安縣相距不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洽俄以疾薨于竑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

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知蒲江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兼樞密院檢詳邛之今朝請郎竑之今宣議郎七女已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謝汝能其婿也餘登天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脩職郎嘉定府司戶叅軍仲襄當致仕恩入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摧姦擊彊不少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觀其容接其辭則溫乎惠風之舒藹乎時雨之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充養者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耶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縱百家而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諱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嚴叩為上言之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

社之脉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
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
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
公於文章不事雕績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
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
奇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澶曰鶴
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
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
績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績之始蹇嘆曰睽離也
蹇難也非數也耶閒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
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夫相勞苦則答
曰予平生於處事則踈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
胷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
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
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
以對上帝事君父是以遇事無難易不苟止而
妄隨趙忠定嘗稱其諫激烈似蘇文忠懇惻似
范大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與世
多忤故在臺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九十
有三旬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薨之年

身在闕庭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驛奏盡言
其乞建皇嗣尤懇篤深至眈君實景仁尤有光
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退休
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
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歿也為之製服始自
賈歸劉既立嗣宗為之後九所以經紀其家者
雖老而不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己子也眈
族端黨友戚欣如己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
粥以食餓者所活不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
簡趣成都公出家資助軍餉移書大將趣其師
簡賴以全兩駕使郭六任守牧其為政純用詩
書不雜他術所至脩學校葺社稷以為常在眉
封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斬孟拾遺之祠為老泉
先生請蓋在襄脩孔明故廬表羊杜遺蹟凡可
以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挈餼饑甌建長
利弭鉅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剛嘗紀其蹟
謂未嘗用不測之賞正容以悟之而自知所趨
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
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鰥
寡效情溫陵儲君用亦為某言惟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劉公有焉然其帥荆之日盜起合榕則捕而侵之不少貸昔公之辭潼川也某適視草後趙清獻以比公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獎拔善類西州名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即願為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也故於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甥之等將以癸未三月辛酉葬公于清溪之良山使來屬某誌其墓曰是先公之志也顧今海內名能文詞者不知其幾某何人斯而敢銘公書來萬里義不得辭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維節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踰志以氣奪有常劉公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蚤遇阜陵驟言弗既踐更三朝終始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朝夕皇皇忘其渴飢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黨誰誰單以一網謂忠曰訕斥正為邪往轍既願弗懲柰何鳳閣亦臺臺可出令曾是僕臣可寄斯妨辨姦於早揀禍於微臣身可竄臣守弗移

晚卧坤維繫念三室臣髮雖華臣心逾赤魏觀宗拓寄在元良可使前星又闕其先國本未安臣死相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忘君直不狗時允蹈其常匪羸靡虧阜陵知公以遺後聖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揚芬亡窮不在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灘之上有賢寓士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詩其為人意度嫻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民而奮於管已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從之游獨得其所為開禧太平諱諫者讀之為之慨然太息以悲當是時權臣驟開兵端三邊大震擾而根本內憂識者廩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沉酣寵利曾亡出一言以揅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迺獨隱憂憤嘆者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薄不得薦所聞于朝則放古者風人託物之誼為之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冀在位者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天子躬親聽斷更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又

矣勸游已無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純之其先幽州人後徙毗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其官贈某官大父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寧府甌寧主簿歷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懷安丞知秀州崇德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漳州寧鄉縣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歷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極貧相屬郡諉君行賑郵事君為擇僧廬閒曠者分處之其第給錢粟皆有濼竟事民得無轉徙清壑以死成德君君益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今畿內縣使客經行亡虛日故例訟者有鬻紙錢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若他冗費君曰賸窮民以賀虛喪喜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詆君居亡何盜獲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期會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冬虜犯襄陽園安陸聲搖湖湘間父老舉建炎

故事請徙邑大為以避君曰制勳當以靜虜安能遽及吾園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勳宣撫使檄君無懷府有謂君盍公此自脫者君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已明年春虜游騎薄江陵潭帥恐亟下屬邑調民為棄城拒守計君謂此祇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可之狀帥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饑疫並作死者相枕藉君憊心疲精瘁其齒骸之暴露者為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揮之無所歸者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然君之於仕期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賤以求其知知君矣未嘗量其知而求進也其在建事梁文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二公名知人恢許可皆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選至都城率從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亡一迹焉非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銜命過者致餽于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歡君曰若主瘠環是無義命卒却其餽弗報又非知命者不能也世道日圯士大夫以苟得為

賢權門勢徐有一罅可乘雖乞墻由竇不復顧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柵遂益肆其力於詩清新雅澹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某集若干卷藏于家蓋君之山也受詩律於從祖父隱翁名滌嘗後山谷黃太史游得其指授者也自金然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耦而力學工文蔚有光烈士論題之悅即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炤映几席其脉世人所謂寵辱忻戚泊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考終時二月六日

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劍浦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溫蚤卒曰荀龍以交行著于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婿迪功郎趙善還黃裳夏隆孫男四人文一人荀龍既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子柯夫人之墓而以建安江君疇之狀來謁銘予蓋聞君之風而

興敬者也主雖不吾識死舉為之銘銘曰巧勞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問奚以然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夏畦君子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名允矣亡媿我銘其 藏式示來裔

祝刪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祝懷為勅令刪定官初金虜既畔盟孝宗皇帝銳意討故相張忠獻公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在廷臣群起訐之上意亦疑侍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部侍郎不拜出守饒州明年又移守夔州士論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朝廷宜以自近奈何擯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具以所聞告于殿中侍御史童服右司諫陳_和 廷且曰二公居天子耳目地嘿嘿亡一語如天下清議何董怒謂公陰當張王奏乞重加賤絀有旨勤儉然公與二公初未嘗一觀面也既廢五年而然亡仕進意會陳申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儀真居亡何虞雍公相又擢官勅局人謂公久扼甫仲當深懲前事務晦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

說簽書本院事朝論姦起皆歸責於虞公公又具以所聞告且深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憮然有悔色語浸傳說大忿恨丞相亦疑公賣已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安求補外弗許再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弗許遂請急省親疾于三壩說曰機撼公坐梳兩官勒停居數年說果敗奪節度使竄流以死上益知公命主官建昌軍仙都觀明年趙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起家為二千石烏虜若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用志勇者與士方平居抗論孰不慕正直而耻佞說一日一身獲得畏之衝遂巡顧望失其素守者有矣或雖毘勉一鳴坐斥以去迨其復用則低回低嘿自同寒蟬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賦追梳削奪之禍如亡有非其取舍定於中而寵辱遺棄外其能蹈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過非其可則忠而獲狂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况求其能自伸者乎而前後兩貶官不旋踵輒復收用迅霆激電曾未終野屢屢端日已即盜然此孝宗皇帝之心所以與天同其大也故曰論次公事

竊有感於乾道淳熙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九江太守巡封國信安由充徙食遂為西安人七世祖烏家于郡南二十里沙步村曾祖某以文名成均不幸早世祖某少孤自立急頤樂施為鄉黨所稱以孝義勤儉戒諸子曰守此四行可以立身矣父某性友悌篤於義方贈通議大夫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于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籍籍有能聲捕盜如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有劉捨兒者聚群惡少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聞下府屬吏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人非盛世事請坐其首餘以誑誤決遣府尹懼不敢從公徑以白御史晁公武晁是之函以公語告上詔止僇其首一人餘皆從公請既坐前事斥人有勉之進者公曰仕止久速命也吾復奚求耶城南廣利僧舍脩營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繡書其中時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往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為初局官旋特命改秩入謂公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刑定官起廢為貳

不為守公之復起也上特命知信陽軍信陽益
邊孤壘地大牙入虜境中興後捐租絮予民賴
以蘇息至是版曹欲起輸公不族對先馳書朝
堂爭其不可及造闕奏詣東閣門輒引卻改添
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秩滿丐閒上獨識其姓
名曰是久棄者朕念之宜與近次郡遂知吉州
諫官陳賈以舊事詆公改荆門軍辭主管仙都
觀知汀州汀俗素悍悍有官黃三者屢殺人不
就執至是贊聚幾千人公曰玩寇弗誅何以為
郡然官軍素脆要不足賴則易使豪民諭圖之
有楊彬者願自效因授以計畫俄生獲官黃三
公聞于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楊彬以官帥怒
不先白已誣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汀事
本未察帥誣竟官彬承節郎公賴以免盜既平
悉蠲下三等捕賦出所積代其輪除潼川府路
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心術為脩身之本
別賢佞為立國之本逐貪賊為愛民之本上嘉
納至鄂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
觀明年楚公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浸棘命諸
子前訓以居官當先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熙

辛亥三月朔終于家年五十有九積官朝散郎
公為人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交落落不
苟合以故知公者少頹疾者多賴遭值聖明屢
踰輒奮晚年付以蜀節蓋將駸駸鄉用而疾乘
之命也夫公之學以中庸大學為宗以濂洛諸
先生之言為法居官玉雪自持終其身寄家淨
屠氏囊儲蕭然唯圖書充牣而已娶趙氏贈安
人繼毛氏封安人三子其今為某官慶澤慶流
四女其官折思齊某官魏必又其人其婿也孫
某某其年某月葬公于耿山之原某自兒時熟
公名寶慶初元孝穎來主浦城簿始得公第吏
部郎所為行述讀之吏部諱禹圭亦端直士其
言可信不誣孝穎屬予志其墓辭弗獲適為之
銘曰
嶷嶷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具獨
知公者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茲山寔維其
墓清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
文公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

曰讀是則知脩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去相位歸卧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攸其孰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目輒成誦塔筆媿媿驚人過事剝然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傳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豁少伯長不離典訓中涵而飲之日有所滋擇而化之月有所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學之力與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與公初授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薨衡陽公泣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歿伯氏往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為詩以餞辭氣激烈弗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先友多貽書勉之仕始謁選得食書復州判官歲久早有老矣欲自焚以致兩公白守謂狂恠惑疑不可從開禧邊警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虜所侵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添差通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羣儉以次絀恩書

卹典繼下公與伯氏議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當徒被龍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决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懼服知桂陽軍陞辭請募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賦比來人田以減州郡之蠹會郴寇暴作桂陽其唇齒地公疾驅至官民有寬許自直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峒雖名佞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鯁在位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授選士之有學者二人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三十年諸峒皆將化為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賊俗多不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益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儲備為石萬民賴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社以杜姦民鳩聚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簿鞫果得寃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死報公取舊牘審閱迺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

則以諗于刑獄使者使者為諗于朝得減論提
舉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淳海之商以死易貨
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
買實不給一錢蠟珠象齒通犀翠羽沈膠薰陸
諸珍在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賂以
為常而賈胡之街窵茹苦撫膺嗷泣者弗恤也
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剗礮前弊
罷和買鑄重征期季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
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
皆厭餒滿公曰吾不能膠民脂膏以市寵悉罷弗
遣知邵州馭諸蠻寬猛有則不肯用徂譎小數
卒以帖服知西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
可一繩以凜其有不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
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犯法知吉
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不何問事吏以
成牘進輒波筆為書公曰郎若是安用我輩必
窮折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
部郎主尚書東銓進對力言賦吏之害以為財
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

思亂方其贖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
之餘貽患遂致莫揀惟明詔申諭內自朝廷之
上暨于百司度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
源外而監司郡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
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
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既息田野之生理
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舉周民
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
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使為
長吏者知貪贖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
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孝宗嘉歎
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
書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宮禁以及邊防微
而性命道極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
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際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
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
蠹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贓濫斥者適
請選公亟其宿負力沮之前從臣李沐乞奉補
公謂沐在慶元為首旤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名
侍從不異非朝廷甄別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

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錄地援親撫力請
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無
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而
王師次第集群盜亦輸欵請降而公疾不可支
矣既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
出振崇之始至章路載空公命發郡庾移隣粟
選官屬之材者泚其事雖憊則一榻死區畫
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
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
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
于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
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華早居自
勵如王雪不忍秋毫點污自篤行公以純孝聞
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沒
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
定居喪時聞者嗟美忠定常書公廉勤恕四說
遺所親公在邵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
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
吏道盡於此矣宦游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
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翠密舊亭

于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尊慕心學
在邵武則建瀟溪河南橫渠梅菴五先生祠在
邵陽則別像灑溪於堂而徙其不可竝祠者願
自以名在屬籍惓惓宗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
政佳事輒歡快弗自勝否亦輦蹙終日尤惡邪
諂士言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致遲之
不衰自少為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
趣參政溫陵曾公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粱氣
所與齊倡若童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
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隨箴齋聞記
等藏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
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悌迪功郎新江州德化
縣主簿必性女必姜歸承奉郎真志道孫良厚
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
葺亭樹藝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于
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
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
節公寔似乎其先然而廉不至峭峭不至
刻間矣以然曰學之力遺要有堂龐公是

師咨爾後人勿替引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顯護閣侍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

銘

開禧改元之初年韓侂胄將啟兵端則欲用其親吏蘇師旦者為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中書舍人陳公岷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時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羅選選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方是時侂胄權震中外鼻息所嚮誰敢違者而公秉持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為力也易至侂胄有所欲為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它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為難公字儔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于郡城曾大考懿通直

郎致仕大考補事高宗為禮部侍郎終秘閣脩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汝賢朝請大夫知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調邵武南尉獲彊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尉寇沈師孫州境覆官軍乘勝抵城下公方行俸事佐其長集民兵布旗幟日夜徼發其嚴賊知有備引去公又伏兵津渡伺其宵濟蹙擊之禽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于市帥憲以白于朝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料賜第丞相主公淮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甚右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為浙東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奏減和買四萬餘匹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擢太社令太學博士召誠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啟倖門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佐曾已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秘書省正字進對言陛下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謹被勸賞願有獲罪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為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之福蕪國史院編脩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秘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公為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至則增學廩給官書延見諸生勉以問學博節浮費糶米三千斛立倉為儉歲備蠲民逋租九二萬餘緡郡城故榷酤為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稅民便之在郡二年由野闕道路脩城堞社又捐河渡之入跨江為橋以免病涉湘人目曰陳公橋最聞以祕郎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陞郎中兼史職嘉泰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言節欽濫予職名鑿發名器大藝僥倖益茲貪墨肆行生民日困而大吏賦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諛成風雖居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明年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狹垣兼內制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公之治廣即所以治全者推而大之新巖舍浚泮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異士蠲八縣送州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備以病民重脩延恩館處士族之落南者增置義冢給貧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聚為江湖間患公命

繕城峻隍築鴈翅城作敵樓置經略司敢勇軍以壯帥府之勢諭連詔諸州為戰守備分遣將卒控搃險要寇聞風不敢犯上嘉之命待制賈謨閣再任寇漫平公請納祿久之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銀辭嘉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八積階大中大夫爵永嘉伯進誥大夫守元職致仕贈奉聞贈宣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護國寺甸洋山妣碩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而仁仲弟蚤夭教其子任之以官待姻族盡恩意不可撓以私與人交若簡澹久而益親酬應事物從容有常德未嘗見疾聲遽色篤學不懈博通群書而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雅有奇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歎冒日衆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大辟之獄奏裁多濫而讞報煩雍不若令悉甲提刑司詳覆實有疑慮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矣猥冗不可用當分隸御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行其在清湘蠲虛市

之征在番畏冒八稅場皆奏白于朝請准之它邵其建明太抵類此顧在公特為細事至其立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秘至為近臣皆坐忤權臣以絀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亂小司馬之命上賜詔嘉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至以儀鳳之翔砥柱之立比公嗚呼欲觀公之大節者其攷諸此而已矣然公沉嘿峭厚不自表暴故世之際知者鮮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昭示來世夫人林氏朝奉郎知建昌軍忠誠之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主簿季暎通仕郎皆先公卒仲助今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從事郎潭州善化丞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均宣教郎前知婺州東陽縣

德秀之試詞學科

也賴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懼無以報塞而昉以銘墓為請諱不得亂銘曰

士貴實踐 不貴空言 言之孔易

守之維艱 平居乞乞 真若有立

得喪林之 鮮不孿盈 方其無事

論說瀾翻

有事而言

若健若銜

展也陳公

沉潛靜默

見義必為

孔武且力

大姦盜權

寵其僮奴

寄以腹心

若馮子都

奕奕節旄

將舉以界

在廷綏阿

孰敢訾議

公曰此官

寔煥勲勞

彼何人斯

異數是饗

豈以綸言

而飾隸早

吾腕可斷

制不可草

瑣瑣貂璫

恬寵驩遽

抗章還之

連觸執權

紫薇玉堂

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

如疑斯脫

鳳翔千仞

砥植中流

知臣者君

褒詔優優

番禺之政

如古良牧

式遏寇攘

以奠南服

天子曰嘉

函其來思

簪筆代言

匪鄉執宜

驛騎方馳

文星遽隕

天寶奪之

莫究其愆

有立崇崇

閱此德人

勒銘山阿

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杜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大義幹棟我國家勲庸擢我知周且奭天

監精忠俾其冑嗣寔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為其官恃立殿上降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未之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嘉獎再三自是名聞日彰徹雖勤勞中外位弗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風矣公初仕為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忠定帥蜀群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獄廟方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寔長西府密贊慈極後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侂冑竊大權羣儉朋翼遷忠定于零陵未至而楚海內憤鬱公闔門自處誓死守丘壠居數年詔復忠定故官職先友多詒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恩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耻本意則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後引陳權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付三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謚旨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寢如廷臣公論見得委是誣礙即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謬謗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錫以碑額用表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安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龔頤心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詔曰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稹略無留難今日史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王牌日齋所卒以重修龍飛事

實進呈因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公而除公丞戎監明年丞太府二年除祕書郎辭弗許四年遷著作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年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又帥漕司事除轉運判官仍兼帥事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秘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為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閱兩求言公上封事大畧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損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宜惟噴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論安取容無所建明者宜惟默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

思職盡規以宜雍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
文政儉餘黨窺伺之萌皆艱艱為上言之後因班
對又深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盛朝之日
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
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衆江人歲苦和
糴公之為守也疏于朝永錫之且轉糴旁郡較
別厚以儲為儉歲備至于今賴焉瑞昌民負茶
引餼新舊案積為積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
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規舊債
幾倍徒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為白之朝
乞許以新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
千餘家縣刻石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
有御札令蔡州郡之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
謹及公繼掌漕事即募淳熙詔旨下諸州令上
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倡師之減斛面
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既量輸者常於其
餘以出豫章為江西都會四方實錄之有事於
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惇然無所歸忠定之
為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有得藥
與食以無轉死溝壑歲久優移為它用公至討

尋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
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
病而更張之田里始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肥
硠畧等而陽朔修仁荔蒲之賦獨倍焉自張宣
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公請再加蠲減詔遂
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以節用之
贏代編吐適賦在隆興為緡錢二萬餘靜江亦
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為館職時同
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常退而
喟然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
人遊說弗答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
然自將不踰階而揖也後寅綠求見終弗內時
其亡而謝之始有旨擢丞寺監公白宰相願處
其取下者在朝垂三載而請郡以十數嘗曰欲
去者如撼兒齒父當自脫矣後以名曹召公語
人曰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唯真之朝
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則改為幾年聞尤
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
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願於各位爵秩若將曉焉
豈以素履難堅完榮除多曠印寧舍彼以取此

耶然則士之控搏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者其耻公何如也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為立心之本恩過為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慶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如果實終喪不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內行飭備宗族視以為渠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為首務於九江則新瀛溪祠又為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昉立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益生員置書史豐廩給如所以經紀瀛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疚沒沒如理家事在九江脩陂塘以廣既灌凡數十所城堞樓觀皆繕治一新始至桂林屬瓊守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効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籬莫峒者仍歲寇鈔為暴蓋省民何濶父子陰誘導之公捐金續付小校使繫以來賓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

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邵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塞姦萌殲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欽戍者以歸邕為邊州重害地自伙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公朝夕以為憂亟條上其議若調守辟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給子弟與它族之無繼者馬政積壞尋其穴根剔治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駒馬士丁役使亡藝一切禁戒以絕公所蒞率簡燕游削問遺未嘗自顧其私故欽弗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實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忠肅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既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必願早踵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官次某官皆以叙四女長適某官皆以叙某年某月

某日必愿等奉公合葬于雕宰二夫人之兆先
期來告曰先君與公昔同三館既有連且相
好也敢援是以銘文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
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索至念昔與公從容著
庭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然之論有既乎
余哀者由今思之僅若信宿而公之墓木鬱乎
其成陰矣烏乎哀哉廬山李公燾寔狀公行其
言可信不誣今刻其要著于篇世系源流已見
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

弗競而翔

獨勇於止

其位雖痺

所立則偉

烏乎賢哉

真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
晦建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
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疆
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
允它人之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
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于是予既深賴其助二
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獨憂其太剛不可

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歛鋒鏑收光芒而
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
千年迺得知旣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
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毒而後利此
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遠耶觀君於予言
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知所
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
材為難予於一州得尤賢者二人其喜幸曷望
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晦歿又數年而子是
歿予是之仲子蓋督于李氏者也前為婦翁求
銘而未及作今又為其父求銘焉嗚呼予其可
辭耶子是名湜世為建望族曾王父某王父某
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
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兒時兩槩
翅邁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遭母喪
服闋從江淮宣司辟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賴之
寧都有劇賊數十人深入廣右為虺已乃易服
遁歸君庶知其根冗一日盡縛之法當得改秩
賞君曰此吾職也何賞為則以白于府于臺示
願負刑獄使者王侯終默嘉之上其事于朝詔

特改承事郎丞泉之惠安會子守郡引之以自
助明年海盜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予合
官民兵捕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銳請行
時劉夫人方尊則弗顧也居數日禽其酋餘鳥
驚獸散君猶督舟師遽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
夫矣予列上其功不報以宣義郎知贛縣部使
者迎拒君不許土郡守崇公中行猶曲留之至
為辨數于朝然無及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
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視鴈鴦行常忘色如鐵
不少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家人婦子相爾
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于訟也日惟退食
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淹者吏以故
不得邀賅請雖負者亦心服無對辭邑有田訟
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
洩旬以決縣人駭嘆稱為神明有重囚繫縣獄
根連十餘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為黥胥罔
利計疏其事臺府盡釋之皆歡叫騰踊以去賦
歛務在寬民非甚稽考才督責前令負課以數
萬計郡弗察顧迫君以償君曰吾亡它繆巧其
能者窒決漏節得冗而已姑盡吾所能以應否

則去之符核雖日急每友復報扣真寬其期以
紓民必得請乃已番俗雜吳楚之舊春真復夜
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絕不相往來君為文鐫曉
選醫往眠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
藥之貧不能自給者賙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
其大者如是至若蠲里正之擾嚴科糴之害與
九剝吏蠹蘇民瘼者不可殫書然君猶以為未
足方將躬杜倉建義庠置安樂院使荒有備
善良有教罷癘殘疾者有歸條書直定而君病
矣既棘猶諄諄若彙中語曰某事畢矣某事未
也蓋勤民不忘以至于死云時寶慶三年某月
某日也寓士陽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
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
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壟間雖羌僮牧夫亦戚嗟
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
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詎不誣也予矧而
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為政者獨徇其
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
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間義利先後之說
鮮不姍笑以為闕迂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

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君壯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為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共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其季皆封孺人子果來稟榘女適進士翁德廣承鄉貢進士郎前所謂塔李氏者從公晦間學得其指歸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峰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管 匪躬之憂

而民之寧 嗟君此心 可質幽明

我為斯銘 百世是徵

譙發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之君子也嘉定初為寮于宗正寺見其信安弟競靜嘿少言而於進退去就間堅決亡疑貳心竊敬之乃使江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予與提舉常平李公道傳方豫圖所以為荒政

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事大抵皆不謀而合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德意而公講畫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頓陪以死蓋公力為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人閩嘗饑且疫其拯之力又如林江東之饑也不幸勤瘁致疾殁于建之漕臺尋往哭之其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為言既又狀其行來請彌力予其可辭謹按譙氏故蜀人唐末有徙于青之益都者遂為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公妣率氏曾国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氏楚国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之難間關南渡靡有定止至公皇考某以靖共恪實事光宗皇帝于春官紹熙中為利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始錫第行都贈太師魏公妣杜氏亦贈魏国夫人魏公三子伯曰令雍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公其季也始魏公官于莆一時儒先多在魏公偏登其門公年甚少已知尊前輩慕正學而杜夫人以經史課督率至夜分以故器業夙成甫冠入大學遂登淳熙十一年第孝宗覽公所對策問誰氏子大臣以魏公對上

喜曰熙載可謂有子矣魏公時在班列亟拜舞謝庭下薦紳榮之調仙遊尉妻獲盜如律當賞訖不自言再調淮東安撫司屬官歲大饑帥誘公行賑卹事賴以全活者甚衆用薦者改秩知錢塘縣未上罹魏公戚終喪知衡山縣始至顧風俗悍甚學政壞士不知鄉方則為闕縣庠益其廩嚴課試之凜使相懋以學兩造在廷率軌曲錫曉其以骨肉訟者為陳至恩大誼且引咎自剋責聞者多釋然謝過以去慶元五年入主管官告院遷司農講諸王宮教授兼吳益王府教授公言中興雖翔學宮然無齋舍以君無稟給以養課試之法不立行藝之習亡聞非所以隆宗支厚化本先朝廷臣有請倣郡學凜置生員及職事者有請擇閒曠地建學宮而給田充錄者乞令宗正司折衷以聞時雖未及用其後嘉定中別置宗學如公言遷太府丞知江州郡境產占穀而總領所以粳為賦人病之公請隨所宜輸納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多貧少根著值水旱則捐貲產轉徙它郡有耕其棄田者有司又繩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

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爭者遂息居養院又圮公命徙置城此一斬之廢婦孤兒別為屋以處括絕產置慨舍斂其租入以給之寒而薪死而誓皆定條畫為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廢開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官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論謫降之官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積來上朝廷下之憲部率沮抑不行至有數更覆省弗獲自便者願下本部自今奏行赦令務從寬厚以稱國家矜恤之意兼侍左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奏乞命以江諸軍修戰艦肆舟師以壯大江形勢遷右司郎官時陳自強尸宰枋事多諉成胥吏祿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不倚遠其間一日有公事令吏諭旨求撥筆公不可尋除軍器監名遷實抑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侂胄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為政不難惟至公無私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卿大夫始欲守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臣始欲節浮費當自內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右近習始屬詔中外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

大畧欲絕內降勸廉耻黜冒濫損泛恩裁宮掖
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其言確切達大
体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伎黨軍多下廷尉治
公持議平更數獄無一橫及者嘉定元年遷宗
正少卿兼史職初仇冑顯朝權自謂上之立有
定策功史官爭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
對請刊正誣史及是又言王牒紀大政而內擲
一節顯歸功權臣非所以視萬世臣謹條其繆
妄隨事辨正目曰甲寅王牒辨誣願下本所命
官攷詳釐正之特又議丞仇冑首以遺虜人
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於虜何與今衆賢益
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服若不顧事體
是非但務姑息以悅其意則彼將謂我為無人
萬一復有難移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官雜
議及訪問制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
值早禱而雨差後久弊為正詭隱明板籍定其
所當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
居養安濟法以活惇娶又言茶鹽法至嚴而行
之未嘗不濟以寬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忌失國
家本意願詔有司申嚴之兼提舉常平越之蕭

山諸暨上虞皆大水公親循行田野見老穉相
扶攜丐于路者以萬計顧常平見儲亡幾唯朝
廷椿管相糴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亟不當拘
常文候報可矧先便宜發廩平諸邑以糴又出
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于朝請專輒
舉未幾易糴為濟且轉旁郡義倉米萬七千石
以賑之其蠲閭減免多不啻請輒行版曹雖鑄
詰弗顧也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
王局祠八年提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
自三月至于六月田高下皆失種繼以蝗蟹遠
近蕭然粟直驟踴公慮荒政之行州縣徒具文
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漕憲常平司督察之詔
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請無虛月
大者如發藏粟赴遺糴弛貧民運贖報皆施行
如章時朝廷捐錢粟增糴以給本道者凡六七
十萬公以所得下三郡析民戶為五等其能自
食者糴之孤獨癯老廢疾者計口以給其論富
民出粟必溫詞厚禮樂應命者饋遺安敵之甚
吝者揭其名通衢曰不義戶毋得與善良密番
陽人蔡允成家非甚裕能出廩以惠其鄉公

請官之以示風勸織悉條畫蓋不可勝紀是歲
江左之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之澤與天無極
矣兼權都大鑄錢司兼旣州明年進龍圖閣因
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囚當論者十二人公察其
情可宥悉以次末減時方小旱因決而兩信人
相謂曰此提刑兩也初開禧中有旨令江西轉
運司括在官若廢絕寺觀田賜與國軍之瑞慶
宮官吏急於奉承往往妄奪民產自洪之分武
寧與興國之通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鬪驩
然至有殺人縱火者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
而道流鬻訟弗已朝廷為下鄰路屬爭決公
真論本官豪奪為非是且曰令旣還民矣後奪
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所挾而至
意公必稟聽公矣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利害
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脩撰奉明道祠
十四年起為福建運判始至蜀屬州增鹽等錢
為緡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
延平諸郡饑馭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
及民病少紓公已屬疾矣嘗謂一日在告則一
日曠官旣棘猶自力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為

心力行好事勿為刻薄壞吾家法卒之久實十
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 今職名致仕
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十七年某月某日薨于餘杭縣金車山之原
葬人陳氏附陳氏先公殯十八年矣一子習嘗
以春秋薦潛舉今為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
女迪功郎李仁用王仍其婿也孫爰將仕郎公
事親孝居喪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莊老怡怡
猶一日平生刻厲清白豪屢不可行冲澹寡欲
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嗜殺嘗欲刊石以戒後
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謂士大夫持論當
近厚為政當及物以位為樂不足言矣故歷官
所至以寬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尤刊平
居不事小察而虛心鑑物情偽莫能逃饒大家
汪氏子遭屠裂以死莫知主名有親屬來愬于
庭公熟視之曰此即殺人者也寘之獄果引服
吏民駭嘆稱為神明於書無不覽觀雖釋老方
外之學亦研究歸趣有遺文五十卷藏于家公
之行事可紀者尚多顧非大體所繫乎嘗以出
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為君子是則宜銘銘曰

爵穹祿腹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
公在慶元而不溷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
染開禧之汙獨循循乎平進之軌不汲汲
乎交鶩之徐去簪纓之幾何復自說於塵
符其奉已也永寒而雪凜其澤物也春虛
而兩濡卒稅駕於九卿而白首乎輅車故
蔽之曰此端良平實之君子後世當有以
知吾之非謬

趙邵武墓誌銘

慶曆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宗室子補
外官其一也時雖未及用迨神宗皇帝稽古制
法卒如公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才出於帝胄者
彬彬中外至不可勝數益放邵武太守趙侯時
通者亦其人也侯字宜伯系出秦魏王曾王父
公著內殿崇班王父彥顏秉義郎贈朝請大夫
考僚夫朝請郎知廣安軍贈正奉大夫妣碩人
江氏侯自少篤志問學淳熙辛丑以取應授承
節郎添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贍軍
庫潭州南嶽廟黃州酒榷州稅遂登慶元丙辰
進士改承事郎知臨安府餘抗丞裨贊縣政舉

肇有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建昌為江左最
劇邑賦繁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屬意教
養事增學廩廣弟子員北門橋路北惡為攻石
贅治以便行者新傾蓋亭以缺大賓客邑人紀
之部使合薦于朝中都貴人亦有出力推執者
侯不樂猛進顧取鄂州分司糧料院以歸至官
邊事方急朝廷出重臣宣威調度甚夥公從容
舉職不少闕而持以才諍為吳公獵薛公叔似
所知嘉定初通判臨安府時楮弊價日損朝家
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
使與外適均以絕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內之
獨重不猶愈於中外俱輕乎今必若是則民間
竊窺其上以為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粟
如侯言後尹趙公師巽加嚴錢之禁有犯者
悉網之外塞侯又謂民愚無知情可憫手疏二
百餘輩丐原之且謂城外細民販鬻魚蝦菜果
諸物不過營求命合邏卒利其獲亡多寡輒指
為出境錢既沒入又治舉而責之賞非所以矜
困窮并其它苛擾之狀一為尹精言之請加禁
止民類以少寬侯又謂杭瀕海斥鹵地百姓籍

鹽以自沽今犯至鉢兩輒拘繫之非是請釋其
 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
 多媚忌以候遇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詆誣之
 侯坦然無戚嗟意既歸築室廬阜之陽時花執
 木以賦詠自娛久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
 撫州守去官侯攝其事公幣物鉢毫無妄取芳
 郡交謁遺輒以承攝謝卻之知邵武軍凡兩陞
 對所論皆當世民瘼至郡首為文諭俗戒以毋
 縱酒毋尚氣毋挾兵刃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內
 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
 是以刃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
 次第舉行慮民之餌偽劑也為置局以惠之慮
 貧乏者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
 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
 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侯以疾告
 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於郡之正寢年
 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閭侍制李公景和
 之女封宜人子若采其官女若善適某官曾誦
 茂若柔先卒侯天資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
 終天悲歲時展省坐擁裝回弗忍去正奉公殿

所當得貲產皆捐以予諸弟雖遺澤亦義懸亡
 斬容居官蕪白自好婿李氏時得菑田二頃其
 後歷官又平無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
 知侯本末甚悉若采以是年閏十二月甲申薨
 侯于星水縣長文鄉而使來謁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
 趙侯報歎平實天府片言而解繫者百數
 樵川三月而懷恩者千室惜眉壽之弗遐
 曾未究其什一黎仙之陽燧壤惟吉我為

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于故人徐君濟叔以公江制
 置司機宜文字卒于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
 贈光祿大夫潛勇大考也徽猷閣直學士贈少
 師嘉大考也提舉湖南常平贈金紫光祿大夫
 忠考也妣曰楊氏通義郡夫人自少師暨君第
 大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龍集執徐君策名之
 歲也嚴州建德簿州銅陵丞又丞常德之龍
 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西安撫司
 機宜文字辟公江制置司機宜文字者君仕之

所歷也階止朝散郎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始娶建安侍郎袁公樞女繼王氏皆封安人子鄉貴先卒鄉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山真其為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寔出栢鬚抑抑偃王服仁行義太末之里其廟渠渠王之子孫亦盛于繼筮華垂師沈雄而毅抗節昕庭校虜奮靈肆其嗣人克世厥家維濟叔若易直以蘇為簿若丞敏以就事振饑于池孔德且惠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宰字匪良俗嘯以呻予奉麾符君縮銅墨戮力一心卹彼藉旆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其馨蠢茲群兇來自荒裔露毒風腥跳梁莫制瑣瑣蝦蛭敢為鯁鯨是剪是夷海波以澄予寔何能賴眾籌畫糾合兵民君與有力既事之平思弭後虞君靡憚勞躬走海隅寶蓋之山法石之浦巖巖新營瘞瘞號虎君於是邑勤于百為民既小瘳而疾棄之得請奉祠于東嶽岱守後留之以訖三載委綬而歸嘯咏家山有林者梅婆娑其間

婉婉懷謀于洪于鄂閩制兵壽是卒是度迺恃糗糧迺肆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徂囊無留錢楮弗再襲妾柳之行人為掩泣龍立之原寔曰西金珠石纒辭用詔來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悼不
 御朝二日詔贈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
 謚曰正惠某嘗執筆太史獲觀先朝故事益我
 祖宗以來優禮近屬凡隱卒崇終之典胥庶姓
 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者則與外朝公卿異
 非恭榮康僖則脩簡靖裕而已豈皇族不皆任
 以事其賢不暴於衆人耳目邪抑雖多賢而其
 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時錯立者亦不
 多有也故皇族之謚忠則僅有正則絕無近時
 丞相忠定公益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
 於絕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
 秉大政決大策功名之盛靈霄電耀而正惠公
 陳力于外曾未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盡其先於
 天下然士大夫以其存否為世重輕者蓋五欲
 四鎮初不見其有運動之迹於天地間大施行
 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吐內雲霧蓋亦

天地之所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跡也然則
 正惠公之薨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其有以
 哉公以淳熙丁未進士調福州司戶參軍用薦
 者陞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又用薦者改宣敷郎通判太平州知
 饒州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學士
 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
 糴如旨陞一秩仍減磨勘攝安撫使尋除秘閣
 修撰正為安撫使兼漕事進龍圖閣待制知平
 江府以治行進煥章閣直學士居有頃以顯謨
 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端明殿學
 士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
 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初為戶掾即采古歷
 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愛及民者輯為編書置
 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
 事度可以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
 後帥林公析疆毅難犯獨為公降色辭其後提
 點刑獄辛公弃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墨纔
 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諠公終始据

正不為屈候官石門鄉田賦視它鄉特重公會
郡計之蓋臆是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它
鄉等其為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
為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與同官
之賢者皆徧及乃變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
一郡事悉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曹未
相悉頗疑侵守權取郡事九公所參決者跡之
縱中經衡中縹無一繆戾可指乃自咎知公晚
牢城營有逃者本疆盜也捕得守銳欲斬之公
亟白守於法疆盜特貸命而後逃亡七日不獲
者斬今雖疆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應守無以
奪逃者得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一見
即察其情偽先諭以理後裁以法勝者悅負者
愧喜訟之俗為少衰饒為州歲入田租十二萬
皆輸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兵米月為七千石皆
取給其入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反
上供即疆民輸錢及女票不繼乃糴旁郡軍人
鶴伺水涯吏乘為姦米多濕蒸公皆正之俾不
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境內蓋有餘而積者
數萬石它歲饑用以振民全活甚衆諸邑積儲

一切蠲之責奇輸者邑皆競輸不敢後去之日
百姓縫綵為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于三
賢堂祠焉江西饑公為常軍使者是時權臣動
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困公丐錢于朝
為糴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自食者
若干官糴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謬曰貸糴持
挺橫甚者白晝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檄州縣
陳振贍之母啓盜端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
罪部內帖息為轉運判官以所部十一州公量
不同大抵侈入而儉出乃取文思斛下諸州禁
毋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江西米百萬糴
時官靳其價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受直于
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
峒羅世傳寇斂郴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郴衡
湖南部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
捕江西曰必誘降賊陽為聽命而首鼠顧望持
兩端公至則乞與湖南犄角致討峒中糧素乏
並峒之民陰以米資寇故賊得依強山谷間公
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法從事賊之食始乞
降明年夏青草峒寇作亟遣兵平之至秋季元

礪寇柳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相連為梗
 兩路兵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索疏求濟師詔
 遣池州副都統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
 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人來議交攻柳吏何光
 世能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以計破難以力
 碎公曰即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元礪自
 贖元礪獲則世傳孤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
 在吾目中矣汝能性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
 能即以光世送許俊乃以緡錢二萬犒其軍越
 二日詔公移守輔郡公抗疏乞留討賊不許而
 是冬洞寇次第平悉如公言其在平江覈財用
 出入而削九浮費亡藝者郡多舞文吏公至未
 及歲苗獠屢擻官寺以清其為太平州則賸折
 帛價使輕燭權酷額使少曰吾知其厲民久矣
 公在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條章去聞天子惜
 惜公去得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
 葬于平江府吳縣穹窿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
 公諱希憚字叔和藝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
 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殿直贈太子少保曾
 祖妣周氏贈永國夫人祖伯仁故武翼郎贈太

子少傳祖妣周氏贈永國夫人繼張氏贈申國
 夫人考師虔故保義郎祭贈太子少師妣林氏
 祭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憲
 國夫人子男三人與越承務郎簽善建康軍節
 度判官聽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勳尊憲並國
 子監進士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和出於天性
 自少傳以來樂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志所欲為
 不問力之不足力所可為不計家之不足也任
 料場時門官物故貧且無子公為率同官辦後
 事遣以歸得節過家悉奉餘以振親舊九內外
 狹端昏嫁之不及時者每任為己責其負不能
 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不遺餘力蓋皆發於惻
 隱之心而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居官廉介自持
 惜官物如己物自奉儉質一裘不易至于餘年
 食不兼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
 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為寒士也喜讀上
 蔡謝公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已接物優游
 和平而不犯燕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桀度藝
 藝兄弟間友愛備至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
 書為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新然自立遂世

其科公與人交誠以尽每自謂見人為善雖疎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親所至究心民事日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言韓忠獻動業若位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以為俸人萬錢不敢自服吾復何德遽求安佚或兩賜少愆即容色愀然飲膳為戒江西旱公儻干麻姑山焚香既退盛服假寐若見雲氣既甦如龍自神所而并遂大雨人謂精誠所召云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為姑息體國憂民一心拳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當塗病中猶躬行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閱自力而起曰國之重事不可不親也捐館前三日尚淡筆書判病函卻藥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表死復何憾無一語及其私將薨之友有大星隕于郡西十里外嗚呼跡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邪始公在閩受知於忠近公忠定既以謫死讒彼治天士大夫能詆忠近為不忠者踵相聶進用一時知名士坐黨論斥遂亡虛日九權臣意指所鄉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之子今江西滿宗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不足以動其中

而易其所守非正能如是乎昔周有公旦公奭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先焉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寧于惠平生每以刑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然其仁足以庇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見思雖周人之捨其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論言褒錫稱其有召公分陝之風焉維聖天子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沒則寵以節惠揚休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君盛德其孤以命某不得辭銘曰

天右我宋

子孫千億

有拔其群

如旦如奭

忠定之忠

正惠之正

它人所難

矧曰同姓

三百年間

維二宗臣

曰正曰忠

餘莫與倫

抑抑成公

天賦全德

如王之溫

如弦之直

望其容貌

山澤之懼

觀其被服

環堵之儒

孰知其力

可與任重

見義直前

育育非勇

天子曰嘻

此予宗英

王節堯符

四方是營

番川之陽

大江之滄

穆然祥風

膏以時雨

有制于峻

既暴且狂

公如不聞

徐阨其亢

堂堂三吳

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

聲氣弗動

天子曰噫

母久煩公

往茲姑執

其寧厥躬

公拜稽首

官有常職

奉日万錢

臣敢弗力

民雖有廖

公則已卒

維其貞志

之死靡悔

大星西流

當今震驚

愍冊誅章

極其哀榮

謂仁必壽

胡止六喪

百世之名

則如曠日

穹隆之栢

為今其棠

勿關勿摧

正惠所藏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但夏不雨詔中外薦紳

言天下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

六事以獻其一謂臣觀今日之忠大抵忠厚變

於刻深老成奪於新銳公言辭於偏是遠謀阻

於近功循習成風恬不自覺追勤編實先朝所

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誑誤輒從重典故候

宿將宣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

艱峻峻罰知之者以為當罪不知者以為寡聞類

下寬大書條除苛習母以小振傳重比母以一

背弃前功其二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

法變而江淞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

民胥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為民鉅害類

損其類削厚款之無名者釐簿錄之非辜者其

三謂胡上賜園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大繁

闢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本以節儉輔聖德陰

鄧懿親制節謹度人所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

其四謂宣政間道數與行至雨疏為女真者當

時以為為金戎猾夏之兆比年此風復熾突蕃有

徒出入窺嚴恬弗呵禁甚者凌轡官府開節通

行黃冠之後陰恬其勢豪奪民田官吏相視雖

號為有風力者亦闌筆而莫敢決願以宣政為

鑒嚴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

矣其五謂苞直之行賂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

差以締結游揚而得半牧論薦以賞綠挾持而

取是示賄尔又天府祭藏大半耗於供饗諸軍

之慘思咨生焉願詔大臣戒較中外勸清白之

操杜賄賂之源廢幾寬民力弭兵怨其六謂譏說巧言虐裔不免特貴吾無可乘之間爾禍漢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際可投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讒言固邦本實宗社無疆之休時上封事者以千百數其言懇激切至為中外傳誦者財十餘人而公與焉未幾奏事殿中又言宮僚之謹東所以輔成儲德今主鬯元良令聞日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便嬖誓御親昵之時多市井富民稍有寅緣皆得竄名補授且彼非素知書者而使日嬖左右臣未見其益又言太尉古三公官間者貴戚未聞有橫草勞輒寘右階極品非所以勵有功者又謂宦寺與政事內帑付私人非我朝令典聞者壯之公名冲字術卿世儒家自其諸父廷仲先生其與其子北海先生其皆以經行為學者師公少從父兄間磨礪確灌浸縮負自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驚喜以為有制誥體擢官臬上游知公者謂其詞藻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氣薰然與人語若不出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目之迨其奉明

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以剛鯁名者有弗逮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准者公慶元五年進士為汀州司巨參軍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辟淮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郎崔公與之薦于朝故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應詔大臣得其箴還于議嘉之遂權錄國子越二年始遷本監簿曰外未獲而公病矣以其年某月某日終于臨安年六十有八公之先自固始入閩為候官人曾祖某祖某其官父某贈某官娶張氏封某實同縣某人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以其月某日合葬于某山其原二子曰遇國子生曰某登某年第今為南雄州教授皆雋異不羣人謂公為有後云銘曰

嘿于庭譚于朋夫誰弗能平居訥然有疏萬言維公之賢晚官于朝僅再遷獨抱姪節歸其全勒銘斯立億載傳

監軍輅院詹君墓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權第者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於時年甫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芬重人謂且

將遠到者既而得清江戶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財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計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不幸不究其志以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詣余西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脗賢為指歸非它學者比也予方悼景憲之無年而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為請予尚奚辭景憲名端姓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為崇安人曾大父城大父恪贈承事即父冲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文公朱先生游得脩已洽人之大致故其仕也孜孜所職唯恐後焉眠早掾允極勞瘁江右俗囂於訟案牘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必請以屬君曰寧為戶曹非不願它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郎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為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

而親歿矣服除差駐蹕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止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常以博學宏詞談于春官既中選而以黹黜遂去不復為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為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伎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蓋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景憲為人溫良汎愛其於鄉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窮它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已忻感故里聞之人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為細事獨其教子不汲汲於世俗之所驚而以明善誠身為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為重軒裳為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為腴仁義為車此今學者所迂嗟吾景憲與俗殊嗜取其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

紛紛為人揭銘斯丘維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雅州太守陳公雄之夫人林氏諱曰善長溪儒
家女父簡能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
家也兩家世相承以詩書為富貴禮義為賢
夫人習而安焉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
不及事吾父母矣有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
母者事之乎既嫁舅姑亦先歿則又喟然曰吾
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頽繁之薦其可不躬
致其紼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孝稱夫人
雅州季父死諸孤惻然有淪落憂夫人收其子
教之若己子嫁其女使得所從媼舊急難至脫
笄解髻亡怯色雅州令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
喪明里之誅負者靡至僚之妻莫知所處問獨
涕泣為夫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弟也吾
視若姊妹也孰有姊妹之急而勿恤乎哉吾雖
貧有嫁時之裝在吾其為若償之卒捐其此第
斯嗚呼世之士以學自名平居論說辨利義具
若析毫芒至其處辭受臨取予所較僅一絲粟
低徊顧眎有莫能自決者蓋意為主而志不立

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匪剛與明未易
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雅州歿門戶
衰夫人亡隕獲意嘗顧三子曰汝家自先世來
無以此質稱者然絲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
斬而父王雲自將所以為後人計者其薄然百
善生於儉約衆惠源於奢放而父之道汝政不
薄也夫人之識及此非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
之世禮教脩明於上當時婦人女子所易徃往
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羨之無後辭也秦漢
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整飭彤史
輒夸而傳之况如夫人者豈易得耶予素厚其
子無競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敵皆夫
人出力學能文辭而無數先夫人二十日卒女
一適某官趙某無競居喪甚貧翁親故贈賻一
不受曰夫人遺訓也夫人用其夫妾得初封卒
時年七十有五寶慶辛亥正月某日也其葬以
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嶺峴兮清流鬱鬱歸從夫君兮萬世

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玉文卷於紫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為予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帥幙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眎瞻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已親若故有窶貧者賤困篤必以身親之里有疾苟力所可拯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為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登朝閩之士病於計偕之貧挾也九能操觚吮墨者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為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為憂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宋文公端莊存養之說嘿契于心大書座隅以自警勉齋黃公幹文公之高第弟子也君驥後之游請所未悟黃公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

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續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予曰仲玉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俛焉孳孳而後已豈為利祿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其大父其父其雖潛閔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大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子橫嶼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

子文我評

及既識子

我懷子傾

今者奈何

子載後銘

執筆既然

我涕子零

嗚呼傷哉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考肅世家合肥曾孫莘徙來嘉之雁池是為君四世祖祖汝嘉又徙樂清之柳市其居城之西洋則自君始孝肅以清節直道為昭陵名臣後稍不振至君少入太學登海熙八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有得於紉矩之一言故其教授肝江脉士之無所乎館也則自闢講堂既又闢諸齋增廣生徒至五六十人其在豫章亦然概書閣又圮白于郡一新之隣壤之士亦相與負笈從君游弟子負盜錢數百其宰吉之吉水脉民之病在於土瘠賦重則為均稅之弗均者而更新其版籍使吏書蠹亡所容歲艱食為請粟于常平使者振紫之又請于州蠲其賦民貧不能輸者約縣計代其輸時稱提指幣之令下郡欲因以為功奉行亟疾甚它縣惕息應令亡敢後君於其間獨務為安靖以便民郡文書朝夕下君弗為動恭府有移書鑄讀者君報

之曰其書生知奉法循理而已寧忤上官以謹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罷人始服君精識賦粟故郎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令俾改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四事為之止縣有五都各結義丁自衛時黑風群盜方熾郡將提兵致討檄縣發義丁為犄角助君曰義丁為鄉井設耳驅之以嬰劇盜猶羊禦狼也則移書具言所以不可之狀檄再下君執如初事亦為中止縣之俗素徂于訟火不得志則偏走諸臺或請懲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其是而已縣而是臺猶懸也非是可使民有冤乎由是邑人察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不以所惡者加人而以所欲者及人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絜者何以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汲汲自謀者知有我而已物己之室雖剝民之虛第問也秦己之欲雖脫民之虛第問也以君之學其能卓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物其可勝既邪君之姑仕得寧海尉後嘗分教金陵皆以內難不及上

晚得倅吳門又不幸未至而沒其將沒也猶以學之所得者為從子言之俾勿忘其亦可哀也已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八日其終也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窆于瑞安縣崇泰鄉漁潭之嶼夫人高氏宣仁后族也三子志宥以君致仕恩今為從事郎建陽縣尉志行志修三女承奉郎薛師憲從政郎立吉老其壻也季未行君既葬若干年而志宥始以盤洲叟徐君寓所狀事實來謁銘予雖未悉君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之銘而弗辭其世系見於水心集公所為考君之誌者今不載銘曰

昔菑之裕挾其施膏諸躬後之詒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真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英州州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已奉法愛民君不以為迂既力行之又播之歌詩揚公與部使者以下屬和者甚衆大抵謂君能不負予言後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去予居財數舍治聲日聞

不幸甫滿歲以讒去官未幾得邑廣之新倉曼不幸甫滿歲遇疾以終孤友直奉極來歸過予里吊哭外問在南特行事頗未交直泣曰有尚書崔公所述在出以示予其畧曰君之來古岡也縣無二官又弊端如毛民狃于訟吏黷于貨賄且頻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辟寒暑事亡細鉅必親凡罷行賂理當否性特新令至墜戶有給由錢受訴煤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族之流寓與俾獨顛連而亡告者稟其食春賦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雖溝澮亦時濟治其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歷官三十稔求田問舍不少築諸心忍死一貧雖啼號弗之恤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桐晉刺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勵來者君既歿邑人謂其清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古者銘罪之制變而為碑碣狀縣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君崔公者非所謂有德者邪予嘗評當世黨

節士以崔楊二公為稱首君之攝守也楊公許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者邪士生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知於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榮辱為如何聞黯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為如何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會祖某祖其父某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汀州蓮城簿復州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換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卒官止奉議郎娶某氏先君若干年卒于友直交某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銘曰

越嶺喪清粵濁世之常會泉一酌方千載

猶香君胡為兮獨備食萬鐘可有方此不

易得後有考方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友人黃仲玉皆號為長者家仲玉居城東其五世祖以寬厚樂施予得是名閭里間肖望之先亦然二家故爛熳也李氏世為儒至肖望始起蒿萊列紳笏視秩

尚書郎以終仲玉雖老于布衣有子曰朴遂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善人亦不誣已仲王之歿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望歿李氏又以為請賦其狀則仲玉子廷魁之所為也予之善肖望如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渭其先唐刺史頰遺愛在建既歿民奉嘗之後其胄裔派居于福為其縣人有諱充者始以長者稱充生寔寔生邦直邦直生賜賜生鈞九五世矣而長者之稱如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言吾家世種德會當有興者故以起巖名其長子次郎肖望也肖望幼苦學夜不解帶旦不頹水者數年十一能屬文逾冠入太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後六載伯氏亦繼登焉迨肖望陞朝考君余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宜人肖望之仕也歷鹽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其為人沈靖端肅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為無劇易必盡力迺止辰故夜郎國士弗嫻文藝屬士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肖望斥校士所得舍俸餘更初之始朝夕與士接安豐地極邊時其革甫息四野多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瘞之

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踵茅欄竹屋易以尾木
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為之聽民輸饒直以居縣
是井邑寢還其舊歲當郊奉常符下共鹿腊肖
望念民罷未盡紆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已者事
得寢縣故無城軍與時守寓治焉菴土為郭草
創甚然卒賴以完至是復賴已肖望請自力興
築兵民之即事者稟食有差冬而作泊春而息
農無違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部使者帥守
繼以聞詔改宣教郎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
氓間人病其擾至是盼為新營軍民不相雜咸
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
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贏豫
為振卹備明年大旱蝗為糴粟之所十有二以
便民又貸賈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
自旁郡流離來者亦賴以全會新太守至入吏
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數四佛守意遂
曰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監朝餽莫粥澹如也
後數歲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
古今談性命以為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
二月始屬疾顧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恒為以

正大忠孝四言勸其子俾有立三月甲午正襟
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朝奉大夫肖望性壽
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幾骨立及母夫人終
垂老矣悲慕不成少時人以為難當教士靖州
靖守方退民為兵雖仕族不免肖望為歌詩以
諷守規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戕於盜寇
沉蔽江為書白府帥白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
果上嗚呼肖望之所存如此其不謂之長者邪
迹其家世以種德澤物為心顧所施不出州里
至肖望推達之稍宏矣而功利又不過一縣君
子惜之然士之奮窮約躋貴盛者不少彼流陷
陷易以厥人私欲弘而德義少往往反媿其先
是軒冕之華不若布衣之陋肖望之仕雖不大
烜赫於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濃是可書也
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郎方叔受遺澤
肖望平生著撰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
集解諷諭詩時政書與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
家方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乃股肉
粥而進人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嘗
云銘曰

越城東南山陽山忽蒼水悠長仙都君此其
藏世長者名芬鄉嗟後人無或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夫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
使劉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樞
之配今朝散郎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
參議官遂之母余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
年十二月壬午歿于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
合葬于金壇縣西五十里白水塘吉州使君之
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煇罪湘閩弗克為旣
而歸卧故山衰病連歲又未克為紹定三年遂
守樵川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劾于朝凶嚴去則
以書來諭曰遂之母奔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
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觀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
吾母於地下敢拜手請于於是翼然曰此某之
辜也退而閱其事狀則丹陽劉公宰所墓次劉
公天下士也其於夫人言行反復咏嘆以為世
所甚難者豈考也哉蓋夫人莆田忠惠家女曾
大考曰袁宣德即於忠惠為第大考曰觀承務
郎當崇觀間父子相戒以勿仕士高仰之考曰

擢朝奉大夫知梅州始自莆徙蘇常之境以居
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夫人
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摧毀如成人事母沈夫
人動靜必備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歿歲時薦
饗事細大必親遇諱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
無戲言情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闕自奉菲甚服
飾少珍異輒積而藏之至常所服御雖故弊弗
之弃曰死必以附我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
外親之孤且窮者收卹之其可教者館師以授
之業文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無失時夫人奉
承惟謹敷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而嫠使君
仰實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使君
之元配曰范氏夫人實為繼室而拊其二子若
已生女長無以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蓋不
可殫書使君有友曰趙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
常以過從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
欵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庶乎其納夫子於善而
敝其失也否則歔然以為憂諸子幼時夫人夜
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不寢所取師交必四
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胥具逐年十四與江

東薦書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風聞夫人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人皆訕之言者亦媿僕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諸子仕以廉為本廉以儉為基及諸子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戒之曰母近名毋弊精神於選淺又曰閱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淮閩畫夫人曰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饑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也值夫人生旦自守以下咸致賀會大水夫人感然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母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如古循吏人謂母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賢婦猶難之也遂方妊母時乳鬢眠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為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言何為至於我亟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生男里人有假神祠以賈利者相扇蕩為土木偶未閱月凡用器悉備它所興造費以千萬計將卜日迎真梵宮儀衛率傲生者遂以文致訛亂俗亟為書白府縣禁止之羣小私竊聚謀意夫

人曰神果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然是淫昏之鬼爾不斥矣為遂以是勇往弗顧卒斧其像火其器榜笞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夫人以男女為定分不肯試乳媪之術以僥倖萬一非知天命者能之乎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之鬼不足事非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教熄雖號為薦紳儒者往往溺心於詭幻冀福於冥漠以故異端熾而正瀆壞舉世悵悵焉莫之適歸夫人生長閨闈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見理明信道篤迺如此使為男子任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必優為之此不惟古賢婦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為妻道人知一於柔順而已先儒發之曰非健無以配乾也故古之賢婦雖以婉孌淑惠為本至其所立有烈丈夫不能為者非剛與明其孰能之若夫人者非所謂剛且明者邪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故陳水主簿二人皆范出次即遂曰遜今為某官曰近曰選皆世其學女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婿也一出為某氏女孫六人子

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志遠有綜理事物之材而學則未已也及來樵陽當寇亂方殷環數百里莽為蛇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近能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捕除鉅盜去東南數十年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則宜銘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為婦德之全懿哉夫人其識卓然故誘之以所欲不能惑脅之以所畏不能遷人皆曰難我則易旃彼淵可田彼陵可川我為斯銘百世弗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是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是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是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

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
 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脩身之助且
 曰揚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
 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
 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
 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
 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
 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
 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游
 舉于鄉入太學傳熙八年中南官第四人對策
 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
 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
 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嵯縣簽書慶元府節
 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
 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
 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
 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為喜
 雖筮楚塵埃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
 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
 得公曰彼以為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銅天下

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謂之
 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
 者君終不為侂胄詘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廡有
 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為職事官公
 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大府矣
 不求為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
 將奏倅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懸斗粟貽
 俗子譏至其蒞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為尉時
 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
 有彊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倅迹捕公既獲其
 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盞益諸公輦感曰陷人
 大謬而以徵賞安乎至獲造偽券者應格當賞
 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
 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
 則姑欵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劍適
 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
 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旦慈祥之政惠
 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縉紳邑人以為實錄及
 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鬻益舊法者亭
 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

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岵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荒業為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東為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閒及浮屠老子裨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冊相狎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文曰溪齋類藁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漕貢士早世某某今其官某某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孫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遊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末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袁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以自畱族端

有喪勸其早治葬毋弱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悅焉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欺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為論語說于朱子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為懼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于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子始為之銘

銘曰

維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浸訛

廼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眦其人

則或可耻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譁於言

而勉諸已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予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李曰仁屋皆孝敬祥順為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親仁鄉善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于雲拂

寬之幹挺拔未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三年季沒常潤間計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而悼之苦也既而彊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若民一身而數責幸焉豈私哀吾子時邪且吾聞之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脩短不同同歸於盡惟有德者為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涖官臨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為士益之悲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是季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其使銘其伯焉吁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公志而洩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諠不可辭考其狀畧曰君字聲伯世為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幼即致仕大父勅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兼帥事母張氏先君千年卒贈令人君性

仁且篤自能勝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懈容門內事亡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端狎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諉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數雖毫銖弗差而尤以調窮振之自力嘉定中用資璽恩補將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勉之乃行郡守晉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民居若晨星官宇尤圯弊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超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市僧可任者貸本錢使糶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饑弓兵素不練君曰尉以弭盜為職雖亡盜備可弛乎迺日角以戰技庸錢之贏故例給它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私帑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官厚其粟稍益市書礪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遮晉係道拜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止文林郎年四十有五熈湯氏相卿丞暮之女生一子椿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蚤侍

公具得為政本末及在官盡萃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宮山有女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轡齊民州縣吏揚息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訟至連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之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永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以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泳文公朱先生之高第弟子而父之交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蓋有自矣既歿胡君實伏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

有物有則

是曰天命

人所同得

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

毫釐有差

是悖乎天

懿哉聲伯

兢兢一心

揭于燕居

有赫其臨

為子而子

為吏而吏

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

身雖有殞

其心炯焉

年雖罔壽

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

允若夜旦

嚴嚴高堂

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頴為

尚書刑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凡當世名儒耆碩繼踵集闕廷天下望治如元祐獨公堅臥不起抱全節以終士高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公適志其墓公名強學字行父實少師冢子龜外時王父正議授以左氏班史諸書朝夕唵詠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少時張宣公尚士恙岳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雋游處有彪君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為公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及補國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麗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相簿帥王公蘭檄致幙府事輒容扣辟京西安撫司準備差遣楊尚書輔為帥尤器異之改宣教郎知饒之安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間郡邑專配以應期會吏並緣為姦公獨後客辦治若無事日歲早蓄刻意荒政凡所以振拯者百方竟事民得亡流殍學政久弛公聞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學月且會講率諸生以聽跡是士知勸慕中第者相屬湯君後亦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如子游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廩於郡公

請復焉閒則會出內裁冗濫化三歲所餘滋多
乃舉以市田四百畝名貢士蒞士之上南宮太
學者賴以續食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浚津
梁而作放生亭于江之瀕山川之觀豁然更新
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清晏飛蝗過境不入
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楊氏憂外除辟
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向祠便養得主管
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罷權
酌令民自釀輸息錢犯茶者寬其罰擢知南安
軍俗故獷鷲中更陳廷佐等亂魁桀者往往得
官姦眩艷其利是歲春南康飢復獻粟為蠲公
至首諭大姓出粟振贍之蠲屬邑賦租以萬數
然後僇其幸亂始既者威行惠浹遂以無事公
謂周子二程子昔嘗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偏買
地建祠率掾屬諸生薦獻如禮且刊近思錄俾
郡之士識為學大方又以貢闈隘且弊徙而大
之規摹為江嶺間最提點廣東刑獄有郡守居
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推鋒卒氏淮甸歸道中
輒剽放公命戶數輩以徇士始識軍律改轉運
判官廣之屬縣曰懷集地與島嶼接帥府督賦

急公移文責請俾體名縣本意毋釀怨生事五
年故多盜公立捕格授巡徽官盜用衰止連職
淫為郡城外有楞伽山貞女峽嘉泰中峽之東
岬震陷江流壅底舟弗通行郡為荒窘法曹李
華有巧思且自詭疏導公知其可用命董厥事
斤錢緡六千資之不數月石之為水患者盡平
連人饒石頌公德帥憲倉俱缺公兼縮數印剗
決沛然有餘力歲瘡且疫公分醫予藥垂死者
多賴以全士大夫沒南中皆賻郵使歸無寄殯
嶺外者提點湖南刑獄湘民喜聞輕死以故重
辟多吏常飭法出之殺人者例不死公曰此東
坡所謂外邀雪寃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豈辟
以止辟之意哉諸郡以具獄上惟過誤可憫若
訊鞫有疑者乃使奏讞餘悉論如律然必召掾
史議反復數四無纖芥疑乃決故人自以不究
按部所過平微犴省牒訴警吏問俗冒隆暑錄
潭邵歷全永驅馳二千里乃歸人謂前所未有
質與民鄰其姓者推刃同氣匪屍草野中耕者
四人見之以告鄧鄧執而訟之官官加考掠民
不勝痛自誣服獄上公疑之命官閱實果得其

情四人者破械而出扣頭誦天曰生我者提刑也公晨出眎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非所急公曰吾欲知部內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蔽我清相縣申粟家峒為鄰峒所屠邑人大震恐公曰此峒民自相讐殺爾置勿問已果帖然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亭賢世與省民王布有怨會布以事來衡陽亭賢誅其徒殺之道旁已遁去公命巡尉諭以禍福許束身自歸未幾亭賢領其徒四人請梟庭下公命鞠治寘殺人者于理迺白之朝謂亭賢世長徑峒今又挺身詣官四人已抵罪足償死者寃乞貫亭賢一死繫寃徑心人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感懷谿峒為得武岡卒蔣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屬權軍事葉莫使圖之未幾梟三人首以告一路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致疾嘉定十七年四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階朝奉大夫夫人李氏封安人柔明靚雅有婦道執公喪越暮亦不起子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文適某官趙與勳進士潘自慧將仕郎王滿與勳故正惠公希澤子公在安仁正惠實為守嘉其政薦

之朝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仲方季方汝方一尚幼公夷澹雅靖自少師薨即息意榮宦買園築屋扁曰退庵蓋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言傾盡肺腑不為留藏四方書疏率手筆酬答字畫妍勁可觀性嗜學官事暇未嘗食頃去書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娓娓皆文字語某之姦畢于潭也適公來使間相過劇譚公為道疇昔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闕其施置大抵有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帥意者寬近縱嚴苛刻也蓋嘗以吏師目公及薨常道等請有紀焉輒次其事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者今不著墓在常山縣若干里長庚之原以李夫人附實寶慶某年某月日銘曰

嗚呼少師事於巖而交納湖紫巖不可見矣得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師又不可見矣有子如公尚廢幾識典刑之遺餘昔詰雜按今銘馬鬣追懷曩游一飯三咽

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
給筆札于玉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
跋扈狀公言蓄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
氣必傷虎不縱之山林而養之家連父將噬人
矣諸葛亮曰民困兵疲事不得息則住與行勞
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供家請誠不可已盍亦
鼓舞歆動之俾常以逐北為利而不復懷巢商
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賈誼衆建
諸侯之策為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黨與敵則無邪心他所箴砭時病甚衆公之
為人凱樂和易蘭郁而玉溫見者知其將以文
字瑞朝廷也及是對出媿媿萬言其論山東事
尤中的然後知其有識洽材非顯瑣縷組織為
文人而已後六七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
六年稱兵反死揚州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
身已不見矣烏虜惜哉徐在浦城為著姓曾祖
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封太宜人公生
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
編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漳浦簿未上
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

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
除教授温州温多士為東南最而好警議難帖
服公年甫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
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游至它郡縣士亦
輻湊更三太守皆敬公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
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公試博學宏辭垂
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
黜朝論雜然稱詘知貢舉曾公後龍帥其僚薦
于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聞其始
第再旬間苟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
於是兩至宜被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
選明年除吏部架閣又明年除太學錄浮光虜
騎退或謂其國有內緣直力弗支公因對言善
為國者不以敵至而懼敵去而喜大羊之性情
偽難測途巡而示弱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
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致我又論諸軍占破剋
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試除正字未幾
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為郎祕書內直如故
自嘉定初用 阜陵故事以館職兼北門至是
九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為得體上特親策士

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卿訓辭溫厚宜居代言之任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居數月起知荆門軍未對留為宗正丞兼司封郎官俄兼學士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內命者不在屬軍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兼尚右郎官玉牒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又遷祕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閣知贛州疾革請致厥事直寶文閣進一秩未拜以十七年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於家年四十有八官朝散大夫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一十卷浦城自國初楊文公首居翰苑以文章妙天下然同時進者不少獨公嶷然山峙自人主猶敬憚之世之稱公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箴上自人主以及宮掖下洎公卿大夫規切畧備殆有志踵武前脩者顧天不假年中道以歿可勝歎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年卒子莘老從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進士夢發鄉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盧壯父公之墓在募太里他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

丙辰其壟日追夫人歿舉以祔焉端平元年冬十二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瑞瑣質兮溫良富追琢兮辭章指鬻扉兮

迅步發大冊兮輝煌鑿文星兮蚤隆奄莫

留兮明時之瑞黯茲土兮埋光尚精熒兮

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成性行以成己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修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為浦城人曾大考慶禹即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與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慶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

方是時子朱子渴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
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
朱子之交也公之學淵源蓋如此故見理明而
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交忠
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喪發恨養之弗
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稍所有
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翽學徐喜
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
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
雖父家亡旬月儲歲莫負且迫里人有欲餉之
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
檄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
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
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顧謂公
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于建公其所
取士也及為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
唯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
曰張叔澄大彊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
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為心

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
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數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
利公請于郡而復為扶杖躡屨往來泥濘中居
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
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調知有
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
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擢足亂先作矣有與秉
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賦
求新既至見饑民鬻粟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
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論于州于
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
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通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
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為人懇
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
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成而屢變
公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微服徒行訪田
野間具得其囚負冤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
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俱得失入罰則
以希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
未幾真殺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

後臨川有獄久不決前鞠者既得其情囚黥甚
使者臨問則窒耳以紙陽若不聞者發問則指
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諉公移書郡僕俾諭
意苟活囚憐薦之公平心淑問以如前鞠報囚
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
怵弗為動也宜死者寘之死雖臨之以部刺史
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
之平其有執法以殉人阿意以買寵乎晚率慶
元甫至而目肯作然兩造在連猶誨之至前兒
女語之人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
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臆公之行與政若此
其不自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為異路理事
為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也蓄之多而用之弗
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之學以及諸身
為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
為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其位
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况於公乎
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
芸堅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
沒實嘉定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

塋于縣北十里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
二十有一年家知獎辱開教極不涉猶記公未
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嚴隱之詞以自侑
聞者為踈踴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
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歟而歸之法度中不數卑
不憂貧中心耿耿常在民君有為卒莫伸
吁可悲託斯文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梅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
省使刺泉州者過浦城觀山川秀異因居焉曾
大父仲通大父顯仁當范汝為倣擾募鄉丁保
里杜人高其義父憂齡贈宣義郎公少刻意問
學再舉于鄉登淳熙甲辰第調晉江簿遲次家
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朱先生及至官文公自
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顏公師魯
為守事多勦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為敵讎帥
趙忠定公選官撫諭投皆憚行公獨毅然請往
既至折之以理諸豪頓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
有商胡坐重辟實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船屬有

海商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絕且斥里人不復通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迎不敢忤公遇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就會詔內外從臣舉可為職事官者顏公以徐誼陳傅良等應詔而公與焉秩滿調劔浦令改閩縣丞未上服母孺人鄭氏喪哀毀如禮服闋調筠州錄參獄舍故歛盜遇暑溽囚多廢公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獄事至重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前後兩太守寬嚴不同公砥其所偏攸助之郡政賴以平允漳浦吏謀奪民楊氏家貲械置獄累歲弗決公一閱得其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殞非命者憑藉巨搜析苟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郡失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鞠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以迹狀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邊事作調兵于州營卒憚行頗洵公諭之曰國家養養汝曹久宜奮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闕為今當白州優爾賞給遂聽命無敢譁改秩知仙遊縣初至決繫年滯訟於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墾廩以養士儻故

相葉正簡公于學與蔡忠惠孟桐富室有據官地及寺田築堤植榕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撤堤伐木以復灌溉為農人利至今民有陳姓者與錫匠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踏死于道縣檄官驗其屍皆謂陳實歐之死公疑之研問數四得其情請覈官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為平民害公勸立義役均產通差有爭手連者一裁以法故例特迎工役責之僧刹公在官秋毫無所專配其際已參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每曰貪汙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有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秩滿造朝會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才臧否戰艦姦弊楮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喪之明年亦以疾終寔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七官至奉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惟寅惟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挂孫榮孫莆孫頴孫格孫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圭之孫繼祖次適漕貢進士趙崇楫次未行予

之生後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為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方之官泉南未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塋于登雲里下沙驛之側惟寅又請銘適子再守泉行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系其事而銘之

銘曰

斷七乎其誠且直也廉廉乎其廉且白也退嘿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眠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子開禧中自延平後事入連帥幙府時鮑公粹然寔掌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他腸當官不畏彊禦而未嘗為鷲害之事予常憂其勁苦不可與世耦既而去為兩州終以落浦坐紕歿于家後二十有七年公之子友龍來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爭議上官前棘棘不阿與呵斥姦黠吏奮鬚裂眦皆氣象猶凜乎其目也吁氣稟之性或柔或剛世無孔子退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類不能無所偏然剛者終為近仁而闔然媚世者鄉

原之行也友龍以銘請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先自開封徙越又徙括為龍泉人曾大考安德大考貽周俱以行稱于鄉考謙贈朝議大夫妣王氏贈宜人朝議嘗一與計偕即不事選舉退而自修于家里有訟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有過不畏有司之法而畏其一言公少敏悟刻意經學踰冠入太學淳熙辛丑第進士調徽州司戶參軍先是歲受租吏因緣為欺多過取民困甚相與怨于州守以委公遂頓革前弊常平使者命覈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歲盡得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今邑多彊劫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為囊橐每捕獲必窮竟根究所在痛懲之盜為衰息士風故陋甚公得三山老儒俾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學邑有旱溢公禱于定光佛祠輒應它日詣州州久旱父老白守請公以禱兩立至州人歡呼稱為上杭兩州有疑獄久不決臬使辛公弃疾語其屬曰自入境惟聞上杭令解事盡以委諸公一閱具得其情因以不寃橫死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隸縣服朝議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

饑疲精振卹邑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
 毀公于使者坐劫以免父老遮留保道復知吉
 之萬安始至為文戒吏民以遷善遠辜上下相
 安牒訴日稀因圖數空田里間無吏一迹吉之
 士風為江西冠獨萬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
 意教養士之能為文者必加優獎由是競勤于
 學比再歲第奉常入太學者始相踵繡衣行部
 郡縣望風震竦供張爭務華侈公獨戒吏砥舊
 比母輒加使者始不能無忤終以此知公及來
 閩中九屬郡利若害與軍情民隱之實吏欺謾
 誕周狀必具以白帥何觀文滄薦之朝謂公於
 別蠹去弊功為多知融州融介居群蠻中時北
 邊繹騷盜寇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罹其剽
 焚者公嚴立賞格督兵以捕而遁逃竄遂莫得
 要領徐察之乃其酋陰餌郡胥伺州家意嚮為
 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寇亦隨弭諸使者舉公
 治行為西廣第一對極言攝郡之弊上嘉納焉
 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淫昏之鬼
 蹤跡詭秘不可詰公閱他訟見民有橫死者疑
 為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

公之在官重湖鏡清商舟安行遊訟弗留吏饗
 掃迹諸使者狀公治行朝廷將就畀以節而兩
 臺吏憚公威嚴協力排詆竟以効免浩然東歸
 岸巾扶杖放情山水間與樵牧相爾汝十年三
 續冲祐祠以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官朝散
 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四年歿贈宜人子應龍
 先公卒友龍今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從龍登
 龍皆進士偃出繼長女適朝散郎通判鎮江軍
 府事果正已先卒次適成忠郎監徽州績溪縣
 酒稅何處介次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十
 一人公性任真無矯飾友朋有過必直辭規切
 之是非可否惟義所在貴勢不能奪為公家惜
 財曰此吾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月五
 日塋于福山在某鄉某里

銘曰

有菟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名公之居兮

永寧以燕以麻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
 以戚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從兩諫官達已者將

陰竊國柄集英殿修撰王公特為學官深憂之
會有詔求直言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
光九三出臺而同列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
所係憂在杜稷以冀上意寤感實紹熙甲寅冬
也侂胄自是專輒蘇師且復以人奴檢點之尤
狐媚取旄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薰灼矣群私
人一律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侂胄居中則名
不上師且實謁侃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
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
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侂胄遂撥怒群
小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榘上疏牽姚愈前論公
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為學官與袁燾
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
敗獄起極師旦竄鄧友龍侂胄又伏誅朝廷恩
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
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
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繳駁
論奏之且為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
維節奏未易撓察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
子儻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顛國會

不兩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
洪範儲常陽君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為變謂下
人謀上虜修好增弊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內
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無故出省謂小人間
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
有之哉宰相職在變理陰陽而不兩久於漢法
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
引王呂蔡秦覆轍為戒東官得副本觀之且咋
古危公公自不以為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
舍人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
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
此中官意公不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
而逢宮禁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
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訖不復還
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示已已奏藁竦
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人也自公
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侂胄誤國而天下一壞
矣嘉定後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
年之間斷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耻
而全人希少至于今民悍兵恣盜賊作而戎狄

侵侮天下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世之才併力作新之而如人沉痾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公之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金華曾祖矩祖敏泰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妣杜氏贈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需磨勘七轉至朝奉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為國子錄太學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為祕書郎度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兼太子舍人兵部郎官兼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伴使祕書監兼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起居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奉祠遷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安富為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

爭奪於賦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旱荒饑甚具雖有不為當持大體不求顯顯名故在廣德民得為良民士得為良士大夫公疾闕郡為禱祠曰無使我慈父去去而人懷之其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為慶元又推而大之戒耗剝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亳屯駐兩指揮罷生酒局戒豪家擴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為便其在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建言無顧忌心在宵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出入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否士夙不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廩而教之果擢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皆為聞人在青闈專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聽不為疲內春坊一日督官媒氏擇配公聞之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嘗聞宴張燈火上書勿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故之又嘗為接伴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釐正以全典禮折見淮饑民鬪盜因一一白之曰不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闕人戚即恩悻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

某嘗聞光廟遠豫久不親重華容都人洵洵公
自雲川走書諷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
和寧門以俟六飛之動明年奉學官上疏言壽
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之陛下孝養可以闕
乎內陟宮壺旁斥黃門且言脫壽康躡躄因此
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有一不執
扶我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視欽
以為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
哀其言之忠又聞留正罷相之日傅伯成既遷
之時正邪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
臣不可無辭以示天下深折陰邪窺覲之萌已
而追數姚愈沈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
大夫以言事胥去薦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
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此公之事
其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為難能者使公仕得其
時不并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
益於國豈淺淺哉可歎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
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
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塔端明殿學士汪公
應辰又探兩文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

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冕錯公孫洪不
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
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
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
明道學天下為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
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
其志杜夫人早終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
涕序房闈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
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
文正公為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告所
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
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
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
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
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繼鄭氏今封令
人子男一人堃以公遺澤補將仕郎第庚辰進
士今為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歿之
明年堃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堃哀公
平生所為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
說十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

皆發明成公標題本意為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寸文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撮其大方為家傳傳成來西山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辱公之知知公之詳整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九年某入翰林為學士始克為之銘然每嘆公由大蓬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欲為公與秘書監柴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之典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况謂世之正人國之名卿矣銘曰

彼婉孌輩 迫休患害 我石不轉

惟義所在 彼酬拳徒 爵祿染濡

我金不鏽 惟道與俱 權門熏灼

砥礪鋒鏑 孤忠對越 違卹覆却

孰持宰柄 利誘叢正 危言弗避

謂有義命 直大而方 庶幾見剛

不容何病 安於淮陽 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 並游地下 東萊成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表

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祖石氏封恭人

祖惻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燾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嬭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于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毅博極群書登嘉祐弟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為守譚論廢酌相得勸甚公之高父也表氏世學源流于此倉部登元祐弟嘗守婺時蔡氏顯國其黨曹宗者橫于

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
不忘危為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
于卿戴徽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
其仲也公端弊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真
漿水其剛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
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附編太
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
學錄公望其德容晬益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
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麟亦皆聚于
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克大平居在
敬自將為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
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
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
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
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
為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數官丞相史忠定公勉
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
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遵
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
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

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
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為營
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
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
舉常平羅公黈妙選僚吏分任振郵事而就江
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
畫一圖九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
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
九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諸都為
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
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九按征
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為保
社在軍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
首以此為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
無所容訖事羅公薦于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
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廳公班列少頃三月
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
便養是矣即就訟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
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
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

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為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廷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為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偽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地矣公貧甚退處忝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為福建常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汾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公為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傅公壹以相屬公周眈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為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顛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為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徒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疎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

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為之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為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九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損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紅州屬歲不登公請于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為糶本告糶旁郡計口以糶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

所以來商珠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
銜無苛取無濡罟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
九賦之末亦是用一端也於是室濬漏稽餘羨
用額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九殊奉粟之正
者皆不取簡燕游削交饒至事關風教惠養則
及以爲之大學官創福田院居丹巖畧計經用
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
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堵多錢
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公曰此
令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何力言之俄
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
亦弗果行人眼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
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神世術教射法可行
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
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
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
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
勝策公告之曰堵尚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
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
元鼎使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而

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
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
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
本以楮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爲請
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爲發緡黥流
之罪日報公數曰吾可不爲明主一言乎即上
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
中民無所措手是邦本廢削深爲國家憂願詔
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即召時更化六
年而額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言
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
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
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
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
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
天下至于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
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格溫柔自安必以發強
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
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

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
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
下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常常如創業
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
且言問則明遷司封即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
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典朝士言
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
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
然不辨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
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
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滯於至善
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
春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
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
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推沮無開導以故日就
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迫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
世之學者徒知嚴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

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為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
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疎然有得士氣日以
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為
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闕投匭爭獻所聞始無
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
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
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欵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
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惟陛下恢洪志
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強金勢日蹙
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
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
用兵也秦師垂至桓冲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
安郤之曰朝廷處分以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
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
亟圖之九年泰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
四事其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
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

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懼女真
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
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
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
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
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
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
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
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
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
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
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飢
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飢民
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
起不過流民寢盛乃依據蜀監親往事可為寒
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
專以振飢為急其四謂廣募役衆則合天心今
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
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
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

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
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
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
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
際此徒寔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
當深戒又言向者文與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
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強
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
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群臣多聞
王音自為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
火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
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敕十一月權禮部侍
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
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
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
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
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治道者亦
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

公言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陰兩為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鹹然以順為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蠢爾殘虜敢犯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方失燕徙居于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為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為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此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

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鳴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戒心遂磨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歸然舉世推重者分閩瀛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鈔刀弃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政以賄盛監司牧守更相詭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驪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益焚屢變而藏鈔之夕者遽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貨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

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
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
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
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
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為無勞事平
之後更以廉謹責之豈漢家有李廣利赦陳湯
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
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
因舉伍員圖以徹楚者與季必因賊之謀王朴
開邊之策為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
取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為速十
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
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
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
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
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
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
固不為乏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
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
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

星象屢變其占為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帝
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怪旱蝗
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為非導諛
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
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以所憑仗其何以重
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
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勸後人公又
言自首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特不至如
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
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
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
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
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
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
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
公正者為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
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戶著于月
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
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為
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

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虜竄伏汗都陛下不忍遷絕仍與通好遺教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為法糾合群怨致死于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德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威陽衰所致此皇天降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燕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遠忘義之人俾為吾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願盟計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犯淳光襄漢襲比至蜀觀其志非專為截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國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待乎戍可撤乎

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挫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堡障使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禦患紆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秦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賞甚詳而上亦王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為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

忠義之流既與虜為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洪範廢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蚤朝晏罷不殉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畷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漫漫焉入於頽弊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俊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鈞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大羊

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于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朱中行亦奏頌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為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皆有議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者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為儒臣進讀當蕪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叢叢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為多公德量恢洪克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為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于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

有側目者矣。譬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為當與，因歌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為寇，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為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當爾也。而自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為好名，公曰：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錢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為笙鏞箎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窺足，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于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為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為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為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靈太學諸生相率為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孝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黎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聞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教書策之言，字字切己。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揚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

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業上不敢少懈者惧其貳也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宋觥為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為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涂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閱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璣之光潔堂堂言人心至神鑿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脩身以寡欲為主勇

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論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白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為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為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復紉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樓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為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特受進退惟義所在金

石弗渝方孽臣顛柄天地閉塞桐翔碑不以為
辱公道開明群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為榮懣
懣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
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
齋志以殄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為萬夫之特矣
曾子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
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
親雖致敬奉遺體舉足弗忘無適而非親也身
雖退心在闕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
弟友愛尤篤第禰亦事公如嚴師徒兄濤嗜學
固窮其亡也為歛壘嫁其孤文之未嫁者於宗
族賙貧極厄備極其至於友朋忠而盡自為慕
府事其長敬以誠又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
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動動納忠寧有違悖
而不忍蔽歎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
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
賞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于鄭傾蓋如舊友
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
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為者也其後二公果皆

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
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干
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
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籍取其切用
者會粹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
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
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
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
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為辭章根本至理一言
一句皆曾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曉
之字故凡所著不為奇發刻峭語而溫絕條暢
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
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觸潔輒寄興
焉曰吾之自脩當如是也此豈苟為賦詠者邪
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
子褒其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
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
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涖職即悉力編摩後
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
紀錄過詳公刪繁剔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寶

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交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為墓志墓在鄆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喬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宗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藹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表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賤公庭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

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于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佛統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壟慈湖楊公寔為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職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典肅等特為請焉謂其益為之狀慨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是漸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世祖遷于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城張氏遂占數焉曾祖澤民祖僕不仕父憊弱冠有異材鄉舉第一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相好也晚始得官為贛州信豐尉虜亮颺邊丞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從論兵事多開納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幼出為伯舅後年二十一中進士乙科大夫役于京師護柩旋壟過時而哀不忘又持張氏祖喪三年經紀其家教仲舅以學鄉間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屢獲盜如律郡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為湖州歸安丞摧姦

抑躋貧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為泉州
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相繼為守尤
賞異待以賓客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
溫持論根本忠恕二公常敬聽梁丞相其郡人
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于上前召除太學錄拜
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其間最久
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太常博士時方定高宗
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
於商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經傳亡據且
使大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
罪也議遂決遷丞攝印金部光宗初輪對百官
公具考覈財賦源流以對請詔大臣以省盛員
裁冗食節浮費等事始於朝廷達於州縣具為
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為浮議所沮要在本
之以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之以堅確
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搖庶
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有詔令戶部稽考以聞
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饒
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印者實
賴之於是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為旱澇備又

以餘力立舉于倉初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
鹽本錢數萬以紓亭戶之力歲終釀利倍增除
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勸將帥使知朝廷恩
意湖廣楮幣視京券為輕軍民患之日久公捐
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除司農
少卿江上諸屯多貧置公擇其累聚者增給餐
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藏粟歲久至陳陳相
因不可食公命毀其腐投之江且廣糴以補其
之異時諸郡之隸總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
督償銖髮不貸公曰郡亡從出必取諸民今幸
蓄積有餘不至乏與弛以予民可也為條奏獨
其負凡百餘萬而諸郡財力始寬武昌瀕江多
水災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以防其溢人謂公
儒者為政知濯瘼餓飢而已逃卒千人入大冶
因鐵鑄錢亂幣法剽掠為變公語戎帥宜速討
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頒報賊勢張矣於是
群黨盡壞人始服公制變為不可及越歲召歸
班至則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
以感動上意其畧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朕
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

說之強匪寇婚媾往遇兩則吉夫疑極而惑九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埋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說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九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建皇極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幸甚孝宗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警蹕過重華親臨大祥之祭辭意尤懇懇時有欲以正宗為大行謚者公言壽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公深於禮故前後定兩朝廟謚異論莫能奪議者聽之阜陵悻復土公爭以為地勢卑不足以受神靈時宰故知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擁節旋過家人艷其籠長樂地大物繁而俗本易治前二千石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苛燒物情便安浮圖之宮甲於東南命僧率有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乃命各從公舉而境

內始亡債僧推廣社倉法以振葉窮民以疎弱子之弊條約甚備後莫能易居亡何言者及前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紆紆處之澹如也徙屋雲川酣飲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史為大官氣敵薰轆掃門祈禱者踵相踵公使浙右時實嘗為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果如公言復就圖知靜仁府春行視農見其田器薄小不足以盡地力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別為圖授之又為浚井道泉以便行旅嶺外民貧財匱公搏節浮蠹為閩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緡雜賦朱膝等錢八千昭桂折布自建炎以來為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占城真臘相攻餘兵逸入瓊管公調兵且招而海道寧移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彊梗不奉法公治尚寬至是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復總餉軍事懷舊恩鼓舞迎拜歲比弗登人艱食公曰民病若此可以非職而弗恤乎迺先便宜振廩而后以聞邊警言日急小夫儉人爭承間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記廟堂具言兵

不可輕動請尊養以俟時皇甫斌自以世將家好大言公間語同列謂其必敗事移也襄陽軍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綠林下江之流已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安安趙邁志守卓然自擢第歸即後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義其學以存誠謹獨為主造次弗渝常患世儒論經多失本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博覽群書自天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嘗親製以測驗皆合趙煥造新歷以獻公為作序中書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一卷曆學啓蒙 卷莊子解五卷為文若不經意而明白悅達根於理致雖鏗剗之語壹不出諸口神識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交窮日夜語不厭聽者忘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盤錯衆相視莫敢先公輒為辯析是非成敗無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時賢俊氣合道同

者常推敬周丞相當國公統納知名士三十六人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力也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諉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璠請憲聖垂簾為援立聖明之地其為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朝自信所學於辯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再登朝而位不過卿列所韞未究卒抱其志以終可勝惜哉公既沒而召至或謂公而不死必嚮用矣嗚呼考公平生出處大致當衆賢用事時猶不能少貶以求合其能自詘於權門翕赫之日乎事無鉅細有不合於義必爭其能無言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公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祝文

鎮江廟祝文

迺者吾鎮秀民歲以上春良日相帥抵薦于神因飲福焉所以答鴻休而迓靈貺也某以持節過蒙獲與斯會敢陳菲真因控悃忱吁自慶元龍飛以來南宮捷音不聞於鎮人之耳者蓋十四年于今矣豈神無意於此邦之士其寥寥而弗嗣也明天子將復下求士之詔惟神其大比茲土俾濯纓天池驤首霄漢者繼踵而起豈非神之賜乎仰霽明靈監此誠禱

廣惠廟祝文

乙亥 庚辰

嗚呼江東之民困敝最甚者莫如桐汭旱蝗之裁酷烈最甚者又莫如今歲夫以甚困敝之民而遇甚酷烈之裁幾何其不化而為餒鬼流而為餓隸此某之所以朝夕憂危思所以拯救者如其躬之疾厲然而闕郵賑濟九人力之所可為者有司固不敢辭其責至於均調雨暘銷弭歲診九人力之所不到者非神其曷有濟維王自廟食于茲土九幾百載矣民恃王以為父

母有水旱而必祭今噉噉之氓有甚於赤子之持乳哺神之仁亦豈忍坐視其將斃度命膜僚展謁祠下所以赴懇於王者如此惟哀惻斯民而亟救之更千百其敢忘神之惠

中元水府廟祝文

某自春徂冬三至采石而三謁王顧豈有松禱哉以王之威神歎咤震耀能相上帝而澤下民故也今民病劇矣若冬又無雪則無麥春又無雨則無禾哀我人斯將隕瀟壑王其忍聞之乎迺者飛霰之祥效于日至矣惟神終此大惠使一臘三白以祛沴氣而兆豐年若乃田事既興膏澤時至茲尤農人之所歧望者王其哀痾斯民民亦世世事王無怠

廣惠廟祝文

廣德 相廟

於禱王之神功聖德衣被天下而靈響震發是肇乎此邦猶日升暘夷而燭萬國江出昆侖而吞百川也某自行西方遇王之祠未嘗不肅然起敬况於巍巍炳炳衆廟之所祖庠校日之良若其區區為民致請者則敬心以禱又噉茲誠噉然可貫白日

廣惠廟祝文

世以仲春 日為王始生四方士女大會于祠
下是非有無蓋不可攷矣然於此乃見人心歸
戴之切焉夫民視王為父母而謂王不以子視
斯民者愚不信也今江東之民艱食方甚亡異
於赤子之夫乳惟王以父母之心哀之救之以
全其生而塞其望幸甚

范忠宣公祝文

維 嘉定九年歲次丙子二月甲申朔初四日
丁亥故丞相忠宣范公祠堂成具位真某謹率
僚屬以羊一豕一告祠于公曰嗚呼治平之元
公自畿縣來漕江東曾未數月入為御史故其
行事不少概見獨其所賦籌思堂之詩刻石猶
在誠通造化念其群生有德之言隨寓發見茲
非為政者所當矜式乎是用闢堂之東楹敬祀
遺像以寓高山仰止之意若夫立朝之大節行
已之大方誓以沒齒惟公是則明靈不泯實監
此心

廣惠廟祝文

之為郡介乎浙右而隸乎江東然厥

甚瘠則夏異乎江浙之風以下下

上之賦雖粒米狼戾且糞其田而

不足况於逢歲之艱凶既前驅以旱魃之虐

兮又後繼以妖蝗之蝘鋒環十里皆赤地兮况

望其禱比與崇墉赤子嗷嗷而誰懇兮分捐

於藩中嗟人力其異施兮賴神明之哀恫雪霏

霏其三白兮又零雨之濛濛既優渥而霑足兮

獲及時而趨工顧某之何知兮屢于瀆乎靈聰

蓋隨扣而隨應芳馨吟之鴻鍾豈某之愚足以

動神聽兮蓋神之愛人故顧鑒乎微衷瞻燧燧

之披野森雲濤之翻空苟兼旬之明霽即坐收

其全功神既加惠於其初兮顧豈惜委况於其

終冀燥濕之孔時俾黍禾之偕豐易枯藁而防

潤轉愁慘而春融某將大書特書以紀神之休

應兮期焜燿於無窮

諸廟穰蝗祝文

在詩有之去其螟螣及其蠹賊毋害我田穡夫

此人事也乃以屬諸田祖之神何哉蓋禦苗弭

患在神為之則易而在人為之則難日者本道

郡邑以蠃生聞天子有詔俾長吏禱于山川百

神之周是亦周先王意也惟王廟食歲久陰威赫然霆奔風馳山嶽可撼况區區虫蝗之孽乎驅之攘之以升炎火是直意久間耳屢共致祈立俟嘉應

廣惠廟祝文

某間者伏謁祠下敬以三事有祈于王威靈赫然隨答如響綸音誦頌錫以稟粟為萬石

仰哺之民類以無饑又聞歲除至於人日嘉雪類仍宿麥蒙潤非王之慈仁宥賜覆露其何以底茲某與二邑十有四鄉之人同深林蹈惟是溪湖之流尚梗舟楫之運猶難一雨霈然使千艘浮動此尤朝夕之所企望者惟王其終惠之

奉安范忠宣公祠堂祝文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廼者仲春即壽思堂東楹以妥公像雖有以見區區尊賢尚德之心然其規撫簡陋氣象卑狹每欲然為之不滿也夏田告登振廩誌事既新貢宇遂建斯堂撰日之良載嚴登奉冠劍山立德容穆然熙寧立朝之英風元祐當軸之盛烈凜乎其在目也九泉可作吾誰與歸秋菊寒泉薦此芳潔益誠炯炯公

其鑒之

辭夫子廟

建康

昔者先聖之門果如由藝如求然後許以從政某也器凡而學陋魯未及二子之彷彿而叨恩出使遽寄以一道生靈休戚之命宜其不是以稱塞也然節用愛人之訓拳拳服膺者未始一日而不敬奉詔守泉遠將去此誓當與尊所聞而行所知以終無負聖門之律令尚饗

明道祠堂

明道先生其年未弱冠已知誦夫子之遺書雖一命之士當存心於愛物况於乘使者之車然學力未充其愧於民者多矣叨恩假守誓當服膺訓言益求所以用力者庶幾有以贖今日之過乎尚饗

東南徽廟等處

某書生為吏無以瘡人惟有不欺皎如星日賴神之賜訖遂終更詰朝有行不敢不告尚饗

范忠宣公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廼者建公之祠於治舍瞻仰而取則焉今雖去此然續有遺

書始亡異奉香火於左右也以責人之心責已怒已之心怒人誓畢此身毋忘明訓尚饗

劉忠肅公

嗚呼公生於建水而沒於金陵光明秀傑之氣當已融而為喬嶽濼而為列星至於論議之崇欲事業之雋倬播在簡冊者又將垂千載之儀刑某以鄉閭晚出雖不及執經於堂下然讀公之書交公之子猶彷彿其平生楊采江左屬歲饑饉鮑背黃髮之叟誦乙未棟蒿之績往往歎歎而涕零某之視公無能為後獨於遺訓之炳然者每拳拳而服膺其於惠孤恤鰥之政既嘗竊取其一二復刊梓以布之海內庶幾傳此方挾此藥者皆足以起沈痾而蘇醒被命守泉謹拜謁祠下而去繼自今強學力行益當思所以自厲者上以無忘於師訓下以不辱於鄉評尚饗

鎮安廟祝文

某不 恩列位于朝者凡八年莫踐於禁林史莫重於稽古禮文之事而某也獲

有所獲姑使指可謂幸矣非神之靈潛 佑其何以遠茲懷愆過家敬謁祠下惟神推所以福某升而均福於一方俾珪組蟬聯嗣是愈盛豈非某心之大願乎不腆酒醑具將誠意

辭廣惠廟祝文

某將指二年無補於民乃若民瘼以告而施應親疾以懇而獲愈則皆有賴乎神之有大造於某也蓋典覆燾而惟均被命守泉敬謁祠下而去若夫繕營之需則已付諸幕屬豈足仰報於靈休姑以少酬其風心云爾

梨山廟祝文

惟神以唐名賢膺宋祀典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于一方富沙之民飲食必祭蓋無異子之於父母也某承詔守泉道出鄉郡誼當躬謁祠下而迫於午役遂不克前敬馳辯香恭布誠悃維今此行屬當大夏高堂有母華髮颯然走陸浮川衝暑履濕人子之心不無憂虞伏惟聖靈靈鑒賜擁佑俾起居飲食無異平時壽域康寧益受多祉是神有大造於某也期以代還

躬伸報謝茲誠炯炯王其鑑之

梨山廟

某復有微悃干冒聖威仰惟靈佑善應廣濟昭惠王在唐之季來守建安實有惠政故自騎雲帝鄉之後邦人懷之廟于梨山以祀以享著于唐史事迹可稽此學占之士所共知也惟是詩篇遺文藏在三館學者無自而見焉某願以私錢刊于廟中庶永其傳且俾奉祠祝者常之以為燾火之助惟神其幸聽之

梅山廟

五顯王惟神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于四方瞻是仙山有嚴廟食邦人歛戴奉祀尤虔某承詔守泉以下五同梨山

又狀

某復有微悃干冒聖威其昨在奉常獲見徽鏡二州所奏加封五顯王本未皆謂神姓曰蕭伯仲五人今考之建安誌神之姓氏伯仲皆與徽鏡廟同已封至六字王梅仙之祠乃尚仍五通竊所未安某與郡人同請于漕臺綸告與婺源德興二廟封爵一體

顯聖靈聿新觀聽惟神其幸聽之

謁先聖廟文泉文

某不佞幼讀先聖之書至於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嘗不喟然三嘆以為苟得千里之地而為之則為斯言也真樂石之良規繁行之至誠也今天子不以為愚且陋擢守南土茲非推行所學之日乎夫一事之不謹不可以言敬一令之非誠不可以言信錙銖濫費不得為節用毫髮橫取不得為愛人一役之妄興則非時使之義顧雖不敏敢違初心惟不得罪於此邦之民然後為無負先聖之訓神靈如在尚監此心

社稷

某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若故常按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諸廟

惟上帝以好生為心肆命諸神以真方域聖天子以憂民為心故環千里付之守焉幽明雖殊其所以為民則一而已某猥以昧材承乏茲土九其取之所當為與力之所可任者不敢不盡

其方若夫均調雨暘銷弭苗害則非神乎孰賴尚惟陰相以康斯人豈惟民荷寵靈某亦與受無窮之賜

東嶽

五方有嶽祭秩畧同而岱宗之祠獨周徧于天下者以其居平秩之方而主生育之事故也某猥以非材來守茲壤九可以致力於民者不敢不盡其方前同

趙忠簡

惟公以忠正德文為中興名相第一某高山仰止于茲有年被命山來獲踵公武於八十年之後緬懷遺烈凜然若存何以薦誠惟此卮酒

韓中令

惟公以景德丁未來守此邦盛德格天寔生人傑是宜父子並祠至今載瞻儀刑敢不起敬

王詹事

瞻是泉山為一都會牧守相望多時名臣惟梅溪公遺愛尤盛蓋其所以脩身治人者一出於

愈文不替其自少小即嘗誦公詩仰止高山于茲有日敢圖僥倖

四十七年之間方將朝夕勉焉以茲誠炯炯公其鑒之

蔡端明

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外至和之世實自幾向未守此邦以便親輿之奉流風善政人到于今稱之某之視公無能為役然間者九重假寵之意明著訓詞實用仁祖命公故事願惟不佞將何以堪之惟當仰止高風以庶幾其萬一英靈如在尚聞斯言

顏尚書 徐都承 程尚書祝文

惟公以法從名臣嘗鎮茲土實有遺愛在其邦人戶而祝之迨今未泯某祗事云始謁見惟勤載瞻儀刑肅然起敬

姜相公祝文 泉州南安縣

嗚呼公以鯁亮之資盡言於猜忌之主一斥不復沒于遐陬然清風直節千載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彼脂韋輒美寵竊一時而遺臭無極者未知孰為得失也茲因祠事庸歎幽宮酌以一卮喟然三嘆

開講告諸廟祝文

地之有溝渠猶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宣暢則體安而氣和一或底滯則疾疾生矣某被命來此考按圖志則知郡縣之溝理闕歲久蓋自村侯祈之後未有再議開濬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州人病之匪一日矣顧念庸拙滋事方新懼於煩民未敢輕議而寓公同僚交相勸勉謂將與悠久之利不可憚信宿之勞博參輿言亦以為便乃消良日命庀工徒維城與隍神職是主威靈赫然尚克顯相使畚鍤之下如掃浮埃役者不勞而功以克就此州人之幸也某之願也

到任謁韓魏王祝文

我宋盛時莫如嘉祐伊誰輔相曰韓與曾惟宣靖公固為泉人若忠獻王則又生于泉者也山川之靈鍾此人傑顧不偉與郡國有祠寔惟育德孕賢之地高冠大劍儼如生存某抵役云初敬伸款謁若夫法公之所以治相治魏者而治泉顧雖無庸其敢不勉英靈未泯實聞斯言

開湖祝文

郡東有湖其來尚矣在慶元中守臣劉公頌實

命開濬平疇萬畝灌漑所資其利一也以固風氣以壯形勢其利二也廣仁聖好生之德寓臣于報上之恭其利三也而二十年間有司因循浸不警省枯涸浸甚其甚懼焉捐庫縉以募工當農隙而舉事庶幾民愛其利而不知勞仰繫明靈尚克陰相功以亟就則報其敢也

修城告諸廟

郡之有城以藩衛也比歲守臣嘗一新之矣魯未數載復以圯聞某自玷州符即屬意乎此而重用民力不敢輒舉以至于今茲因農隙稍加繕治力所未及者則以疎後之人仰瞻明靈尚克顯相俾即數旬之近而成百雉之功某之願也邦人之幸也

土神祝文

守臣之職實曰捍城城圯不修咎將誰任三農之隙以漸繕完惟神其相之幸甚謹告

春祈祭諸祠

謹以清酌脯脩之奠祭于云云古者春秋祈報之禮惟施於社稷歲安良邦之詩是也今併及於廟貌之神蓋以水旱蟲螟之禱於是乎在有

不可得而廢者若夫先賢之祠特以寓邦人去
思之意而非為祈禳設也考諸舊儀有未安者
不量其愚輒用釐正自今以始釋奠于先聖之
明日則遣官以祠而繫祈報之禮庶幾於義為
得惟神其幸鑒之

諸廟

春之有祈故事也而其勤勤為民之心則不敢
以故事視也前者祭饌之菲既改而用牲矣此
復申戒彼司益虔厥事凡所以盡內心之誠而
冀神之或饗也然豈有他求哉雨暘以時疫癘
不作使民有為生之樂而無感嗟愁恨之聲更
之所望於神者惟此而已洋洋如在實聞斯言
仰醫明靈賜以饗答

慈濟廟

維古之制捍患禦災有功於民始在祀典神之
生也以和扁之技妙起死之功颯遊既非靈響
益著此邦之民不幸有疾求救於神者如子之
懇其親神亦隨其所苦救而瘳之如親之愛其
子嗚呼其可謂捍患禦災有功於民者已矣歲
時當祀乃未及與非闕典歟載念此邦家邇南

土 疫癘易生春夏之交多以病告斷

以今始著為定例一歲兩祠于神仰惟英靈監
此誠憫俾民無疾痛之苦則吏亦免休迫之憂
將千萬年永事無斁

慈濟廟祝文 四日

某以疎庸繆膺郡寄眩民之疾猶已隱憂今春
以來二氣均調札瘥不作繫神之庇朝夕不敢
忘乃者閭巷郊野之間漫有以病告者與其既
甚然後有祈于神豈若及其尚微亟控斯禱惟
神哀憫庶俗亦願有以拯之於其初庶幾民之
獲全者多而神之用力也易吏既獲免其責而
民亦事神益欽豈不美哉

為民志兩告慈濟廟文

傳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言親之於子惟恐其有
疾也郡之有守所以父母斯民也民有疾而守
不加恤可乎今閭巷之間以痢下為苦者殺守
能閱之而不能救之既有愧於民矣神能救之
而守不以告其罪當何如哉肆命元幙致祈于
神神其救之使病者有瘳而未病者獲免豈惟
亦將謂神之德於無窮

東山南北岸兩渡祝文

間者以渡舟之多溺也深惟長利欲聯百艘而橋之蓋嘗以念于神矣而議者不以為便夫見其可而圖之與慮其不可而遂止九皆為民而已然新路改築舍迂而近其鉅舟更創去危即安亦不可謂非悠久之利也惟神嘿有以相之俾無風波衝盪之虞無魚龍噬齧之患行者濟者各適其所安民亦永永戴神之賜

北山清涼洞祈雨祝文

嘉澤又曠楚楚特萎其惟守土之臣寔掌勗農之政雖冬而禱雨蓋往昔之未聞然志切念民豈故常之可徇用殫忱仰扣真祠仙嶽願及斯時亟降蘇枯之澤庶幾嗣歲免貽艱食之憂

北山謝雨祝文

間以旱暵有禱于神雲興雨濡旋荷嘉應芄芄之苗將槁復茂神之為賜大矣然自今至于秋成無非望雨之日惟神終此大賜使膏澤時至卒歲豐年實邦人之慶也亦守土者之幸也

諸廟謝雨祝文

此以甘澤久曠懇禱未孚夙夜以思不勝震懼

維神血食此方與守土之吏同仁其責今茲一雨沛然萬物吐氣不惟為吏者得以少寬其憂而神亦為不失職矣然而焦枯雖解滲源未深若能大赫厥靈使滂沱之澤飽乏民望則拜神之賜有加無已楮答嘉貺輒私布之

忠孝祠堂奉安祝文

真位真其謹率僚屬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旌表義開林公司空忠勇蘇公某不佞奉天子之命來綰虎符視事之初考按圖志則知此邦前哲有如林公之純孝至行蘇公之精忠大節光明卓絕標準百世既祠于郡學便為士者知所勸又祠于通衢使九居是邦與往來之人皆有所瞻仰嗚呼世降俗末為人子而不葬其親與塋而不以禮者有矣視林公之躬自陶甃負土成墳者何如哉為人臣而欺其君與臨小利害而選慊畏避者有矣視蘇公之舍生取義以鉅償節者何如哉祠像告新敬伸款謁清風如在嘆仰不忘

諸廟祈雨祝文

聖經所載惟麥與禾今未既登場所至告稔拜

神之賜溥矣乃季秋以來雨不時至高田之麥欲種而無水以耕下田之麥已種而無水以溉此農人之所甚憂况夫風高氣燥則居者用虞泉枯井竭則以者告病惟神幸哀斯民而賜之嘉澤使憂者以愉虞者以安病者以息是一舉手而三惠弭也神其可無意乎

諸廟謝雨祝文

迺季秋以來雨弗時至嘗以三患有謁于神荷神之靈賜以饗各將萎之麥蔚然勃興既酒之泉珍然充溢而燥炎之氣又化為潤澤真所謂一舉手而三惠弭也不腆危酒持酌于神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廟祝文

某曩在江東適罹歲旱凡所禱請惟神是依今在泉南復值冬旱躬走祠下為民致祈信宿之間甘澤隨注將萎之麥蔚然勃興既澗之泉空然充溢其拜賜也溥矣不腆危酒持酌于神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 通遠廟祝文

古者春秋析報非大神不與蓋農農重事必其威

靈震赫之以闢閼陰陽召呼雷雨者然後可望以豐稔之施惟王功參造化澤被生靈為日久矣屬此中春虔修時祀惟王鑒其念民之切而再賜以上熟豈獨為吏者知德於王民亦永承事王無怠

諸廟謝晴疏文

比者洪濤山涌之日雨復甚至其勢蓋廩廩也使開霽少遲則平疇萬頃皆將卷為巨浸矣幸神靈加惠茲土使雨隨止而川不溢亢亢之苗賴以獲全厥施豈淺淺哉不腆樽酒于以告虔尚惟相之迄俾有歲

薛先聖祝文

昔者祗謁云初嘗以服膺誅泗之訓自列於先聖之前雖在官三年恪守惟謹然其可愧亦多矣蓋學有所未克則政有所未善固其宜也曷鎮江西責任彌重將何以稱塞惟當益尊所聞庶幾萬一之進於皇元聖尚迪其衷

諸祠

假守是邦于今三載材疎政拙有愧前脩獨惟此心庶幾脗合叨恩易鎮敢不告行

忠孝祠

祠二公以範風俗自某焉始叨恩易鎮遂將去此惟當監勵忠孝之節以無忝於二公皎然此心尚斯昭鑒

遊仙山頂祈雨祝文

昔者真人之始封也論告誕揚固有愛利及物之藹矣今境內之旱前所未睹風日交燭良苗將萎此正真人推行變利之時也夫雨陽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感格山川百神儻能為民致請未有不能回造物之意者况真人列名仙籍隸職紫清又非山川百神之比何惜不為一方赤子致其更生之請乎今旱勢極矣民命危矣於此時而不亟救之後將無後可望者矣敢以誠告尚其念之

周真人祝文

謹以素饗昭告于 勅封冲應真人靖惠夫人曰有崇斯山作鎮南浦真仙宅焉多歷年所麻吾一邦厥施甚普寶軸論書光賁琳宇寶帝令之俾職茲土維時常祀曠典是悞義我儒纓相帥作古有餘斯馨有清斯醑俛聞其端日歲壬

午維仙之飲玉液淋露維仙之餐豹胎麟脯豈伊區區可薦尊俎物雖甚微誠意彼寓瞻是賓與敷詔寓寓得拔其尤貢于天府九茲士類志在軒翥維吾真仙各傳以羽如鵬之運如鵠之舉 如蛟龍得被風雨逢辰敷奇立功至主豈人寔能維仙默助若甄之陶若冶之鑄洋洋文風視彼鄒魯英英人才媿昔伊吕于鄉有光于國有補茲願甚宏非仙疇予尚惟至教仁此觀縷

北山祈雨祝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北山之神傳稱名山大川能興雲出雨者始在祀典溫陵為郡以泉得名有崇北山實州之鎮神仙所宅霧雨所藏一方仰庇惟日久長今歷旬不雨多稼將枯群情若若隕川谷願以靈源一勺之水散為闔郡三日之霖使稿苗復與民命獲濟此神之職也亦邦人之望也謹告

社神

維社有神寔主我民曰社與民廩重惟鈞歲旱民饑亦神之疚願於未然畢力以救

勾龍氏

於我惟神于祀配食有功于民故莫能易雨不以時民且告瘁神其揀之反掌之易

稷神

維稷有神所主惟穀雨暘以時嘉穀乃熟荒者苗賴雨以濟尚哀斯民俾克有歲

后稷氏

惟神之生百穀是殖更千百年祀以為稷今穀方茂而雨不時哀而救之匪神孰尸

風師

在易有之兩潤風散其於生物功則一貫雲氣凝合雨乃滂注所求於神願霽斯懇

雨師

瀕海之邦土瘠易稿潤澤不時則以旱告一雨通宵已拜神賜願更滂沈俾卒有歲

雷神

鼓動萬物惟雷之功有神司之隱隱隆隆惟霆之轟雨乃大至敬共有折日夜以冀

北山祝文

古者諸侯有國凡境內之山川必有祀焉後世

祠廟既興而山川之祀遂廢徒知像設儼然而謂神明在是而不思與雲雨以澤百物者寔山川之功顧寢而不祀可乎某蒞事之初適以旱告徧走群望而北山獨先焉豈非以其魏哉尊雄上與天接雲氣所自出故歟頃者一雨通宵已拜神賜矣邇日以來旱氣彌烈神能賜之而不能終之殆非某之所以奔走乞靈之意也敬持瓣香載控忱悃與膚寸之雲以雨四境使人知山川之功不在祠廟下豈不休哉

清源洞祝文

乃者中夏以來農畝告旱比雖得雨而潤澤未周將復就稿群情整然如墜蒿炭仰惟至人起出世表與造物游召呼神龍嚙吸雷電惟無意斯民則已倘誠有意則為一方赤子以請命于天與膚寸之雲以膏潤四境直反掌間耳惟仁慈其終念之

東嶽諸廟

某自玷守符居慚喜最惟三載極憂民之念而一毫無營已之私質諸神明庶幾無愧叨恩易鎮敢不告行奉親在涂尚靳陰相

辭清源祝文

某假守三年茂焉聲績惟於斯民念軫晨夕十日不雨以旱為憂五日之雨又虞橫流區區此心實貫天日銷變召和則媿無術有崇北山真仙宅焉駕風鞭霆如用無過某以誠求仙以誠答有如鼓鐘應手鏗鎔百穀穰穰群吐熙熙維仙之功豈人之為既列于朝加以顯號又錫于梓愆遠是 今雖去矣忍忘泉人願言蔭佑終古常新山若澗泉薦此芳潔神交竊冥則未嘗別謹告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辛巳五月
晴憂者

竊聞之天以雨暘之柄付之山川百靈猶人君以刑政之事付之牧伯守宰也民有感嗟愁數之未伸牧伯守宰不得而尊者當同心以請于朝廷然後民瘼可蠲歲有旱乾水溢之不特山川百靈不得而尊者當同心以請于上穹然後災變可息蓋推行天地之仁者山川百靈之職也推行朝廷之仁者牧伯守宰之任也願焉有幽明之間哉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誠格今境內之旱可謂酷矣回造物之

意而救生靈之灾正此斯民有望於山川百靈之物也伏惟慈仁母以定數不移談諸天而以為民請命者任諸已使甘澤垂沛而嘉穀獲全神既有辭于民民亦永永事神無敢謹告

鰲峰靈澤殿祈雨祝文

勅封靈澤夫人大仙惟大仙之靈肇於百丈一方之人所共瞻仰于茲有年矣間者靈澤之封實定于某之手夫豈諳大仙者哉有是實故有是名大仙之所不辭亦某之所不得私也迺者聞諸道涂大仙復將震耀威靈於鰲峰之上其事甚異其詞甚粲又皆信之某獨疑之何哉蓋澹然無作而雨暘蓄疾之求各以其類應此正直之神所為也以禍福動愚民而要其不正之享此滛昏之鬼所為也孰謂大仙之正直而肯要人以奉已乎此某之不得不疑也及抵西山及有以其親覲告者真若可信而無疑矣某之愚猶恐其出於依托也蓋大仙之所以信服於邦人者亡它惟仁而已今不恤其民之有亡必欲其差次出錢以廣宮室豈大仙之心乎若某不審其事之真偽而竭廢聽命焉非惟見嗤於

士論且將獲臯於大仙矣是以未敢即任勸率之責而願有謁焉厥今高下之田方以旱告大仙誠能大庇斯民而亟賜以雨使穀之將收者無秕而不實之患而欲槁之苗翁然以興則環數鄉之民將奔走稱謝之不暇其於是時慨然任勸率之責亦為有辭矣敢布腹心惟大仙實圖之

南嶽行宮

某之為學也以不欺為本雖未能至而竊有意焉屋漏之隱如對神明不敢忽也况今作屋乎茲巍巍靈嶽雄峙天表顧盼在目雖欲自欺得乎惟庶惟仁惟公惟勤朝夕兢兢期於無愧尚惟降鑒迄用有成

社稷

維社稷有神民命所司祀事之始職當按視鞠躬拜謁不敢不虔農事將興尚期陰相雨暘以叙俾克有秋

城隍

城隍之有神猶郡國之有守幽明雖殊其職於民則一而已某叨蒙上恩來鎮此土深惟責任

之重九躬行之當勉與民瘼之當舒朝夕兢兢不敢自忽至於禱除苗沴工降楛梓則神之職也尚惟加意俾寧厥居民亦永永事神無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祝文

潭州謁先聖 癸未正月

昔某之治泉也惟節用愛人之訓是服是行其去之日不獲辜於泉人賴此而已今者叨蒙上恩作屏南楚委寄之重又非泉比時何以免責哉惟於所謂節用愛人者益勉其所未至焉某始敢謁于庭炯焉丹誠尚冀昭鑒

先賢祠

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峯先生胡公南軒先生張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聖學不明千有餘載數先生相繼而出遂續孔孟不傳之統可謂盛矣惟時湖湘淵源最正蓋濂溪之生實存春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聞於伊洛者教數於衡嶽之下張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講明論著斯道益以光大然則天之生數公也所以幸天下與來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頌官有祠其來尚矣某雖不敏然於數先生之學蓋嘗用其力者而庸駕之質欲進未能叨恩假守用敬謁

干祠下緬懷遺風當益自勵冀於斯道或有聞焉施之有政庶乎寡過惟先生其相之幸甚

漢高帝

漢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惟漢之興繇祀四百深仁厚澤肇於高祖而成於太宗威神在天實相下土若時楚服廟貌在焉惟二帝之心今之嘉惠湘民者亦無異於昔之愛漢赤子也某叨恩假守敢不告虔尚惟嘿佑俾克用乂

漢長沙文王 長沙定王 長沙陶公

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是以後世不忘也夫為政而使民沒世不忘斯亦難矣王之受命國于茲土蓋千有餘祀而民奉嘗之如一日也嗚呼此豈可以智力求哉某叨恩假守敢不告虔尚惟嘿佑俾克用乂

三閩大夫忠傑侯屈公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嘆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末媚佞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此厭願矣某雖無似願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履潔含忠益當自勉

賈太傅

某之後先生也蓋十有餘載而於太息流涕之書一讀一興歎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忠潔

端潔譚公

譚端潔公昔新莽氏欺天誣衆盜有神器械則隲大夫凜然抗節不食而死著在青史至今猶有生氣靖康之難古昔所無而在廷之臣甘心屈膝於偽楚之庭者不可勝數惟公秉志之死靡渝橫流滔天中屹砥柱易名曰潔與龍同稱某叨領守符偶在公里顧瞻潁水祠像在焉清風襲人千古不泯酌以卮酒慨其永懷

忠節十位

昔者王厚之難晋氏危若綴旒惟時賢王實刺此州慨然倡義志鐵兇逆群英協輔共圖厥勛事雖蹉跌而一時臣子知有逆順之理卒以滅賊其功豈不偉哉爰暨本朝間閔南渡蠢茲孽虜蹂我湖湘卓哉四君寧死無辱明綸誕布錫以嘉名與晉諸賢實同廟祀激勸之指厥惟深哉某竭來殿藩獲瞻祠像酌以卮酒慨其永懷

春祭諸廟祝文

春之有祈豈惟故事民之望歲蓋出至情矧以非材甫茲假守慨念長沙之故國也非樂土之馨風將蕪庶俗之均安豈宜一穀之不稔肆陳菲饌用敬靈聰曰雨曰暘願協四時之叙多黍多稌迄臻百室之盈

祭太守禮部朱公山長監簿周君安撫忠

肅劉公每書院

五閨搶攘六經掃地人文尚闕學校闕如美哉朱公來守茲土以經術導民而書院之教以興賢哉周君繼長是山以德行見褒而書院之名以著中更圯廢亦既有年維忠肅公丕振厥緒自堂而序輪奐一新教養之際於焉大備三君子相去二百餘年而尊經勸學之心前後如一祠像並設豈不宜哉某以非材繆塵分閭顧惟涼德何以長民教化所先敢不加意肅容祗謁如拜下風勉紹前規庶幾弗墜謹告

祭胡給事墓

故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闡而弗章公聞道伊洛慨然以尊君討賊自任著為訓傳大義炳然使

殊泗之道復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
可謂盛矣其自少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景行
仰慕何窮九原不作竊用興嘆茲叨 上命來
鎮三湘惟公生於武夷而老於衡嶽旣鄉閭之
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蹟其丘實在寓里屬拘
印敦謁拜無從爰遣祠官敬陳菲薦仍禁止其
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庶其在是英靈
未泯尚鑒此心尚饗

祭胡侍郎

昭告于故致堂先生侍郎胡公之墓惟公早侍
家庭實聞至道壯登侍從屢進昌言正章蔡弄
權之誅斥汪黃誤國之辜英風勁氣獨立不回
旋觸權臣寇擯嶺海方且心潛魯語之大訓聰
誦溫公之遺編著為二書垂耀千古某以晚出
幸同鄉邦顧瞻丘塋適在郡境往致一酌慰其
子孫歿而不忘鑒此誠意尚饗

祠部

故祠部郎中胡公之墓公以賢哲之嗣得家庭
之傳著通旨一書亦既有功於聖筆對權臣數
語尤足深拆其姦心興言高風仰止惟醫往陳

一奠用表寸誠尚饗

五峯

故五峯先生胡公之墓昔者殊泗之門高弟甚
衆獨曾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傳之孟子為得其
真自餘源遠末分散為異端其亦多矣其嘗竊
謂子思之功在聖門為最盛蓋上能大其師學
而下能授之英賢卒昌斯文孰與之匹維兩程
氏講道河南曰謝與揚得其要旨文定早歲俱
從之游旣誠其身復以教子公之生也氣稟特
殊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優游自得抱道以終支
畀其徒曰子張子斯文有託誰之力焉仰視子
思庶幾無媿某以晚學頌陳遺風敬遣官僚往
致一奠尚惟嘿相於道有聞尚饗

祈晴諸朝祝文

東作方興惟雨是仰此豈禱晴之時也哉蓋氣
數乘除最為可畏贏於今則或縮於後此守臣
之所甚懼也今溝瀆川源在在充溢譬之飲食
屬厭食而已一或過度則反為菑此又守臣之所
甚憂也况積滂則麥為之傷食濕則蠶為之病
休戚所關皆非細事是用齋心潔慮禱于有神

掃除陰靈不瀆靈景在神直易爾以神之所易
解吏之所憂惟慈仁其亟念之幸甚謹告

嶽麓湘江祝文

祭法有之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曰神又曰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嶽麓湘江之為山川可謂
能出雲為風雨者矣而春秋之祀顧弗之及非
曠典與屬茲霖潦愴然興懷方念即棄壇之地
以望而祈焉照曠逮升天宮清靈矣是用易祈
為謝且繼今以始與祈報之禮焉郡計少紓又
當立之壇壝永為嚴事之地神其大庇茲土錫
之有年俾人知山川之功章灼不可誣如此豈
不休哉謹告

社稷祝文

凡禱祈之事必先社稷禮也屬者霖雨過度幾
於靡神不請矣而獨未及於土穡之神此其不
知禮之甚也媿懼之念方惕然于中而雲陰劃
開靈景呈露矣是用躬拜壇壝之下既以為饗
答之謝顧自今至于秋成其為日尚遠而所望
於神者益深惟時其雨賜無訖與不及俾年為
有年則土為樂土其敢忘神之太惠也哉謹告

諸廟謝晴祝文

迺季春以來雨澤過度輒抒誠悃禱于有神朝
夕嚴恭以俟嘉命果蒙響答若鼓應桴甲子之
朝垂靈沐矣清風既發群陰盡開宿麥將登庶
幾有望釋苗日茂抑又可期嘉與斯民共拜靈
貺尚惟矜憫迄畀有年謹告

諸廟祈雨祝文

俗以仲夏再袞為令龍之日曰雨曰霽歲之豐
歉於是而占焉儲粟之家亦必俟是日之雨然
後肯泄其所藏以惠閭里其利害豈它日比哉
載念湖湘實為凋俗歲雖告稔民食尚難一有
不登立見擠壑是用先期三日以奔告于有神
惟神愛民之心不減於守土之吏幸哀而憐之
賜以滂沛之澤則一稔可卜百憂以寬拜神之
賜寧有紀極謹告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龍會之辰膏澤是望輒彈忱悃禱于有神
荷神之靈甘霖隨降有禱有謝惟禮之常爰飭
有司肆嚴昭答然壬戌欲雨而遽晴甲子欲晴
而小雨繇社政之多有且愚誠之未孚退自省

循敢不抵懼尚斬於宥變沴為蘇迄俾有年奏
全民命尚饗

諸廟祝文

六月之雨聖人筆于麟經其不厭數也明矣惟
潭之為郡實頗大江兩未彌旬則怒濤散薄下
田之稼凜乎其可憂況盂水之陽為山之源以
汎溢告而湘陰人以勞聞矣則某之所以奔告
致祈者其庸敢後乎惟神至仁早賜開霽庶全
一稔以惠我民謹告

諸廟祝文

乃者分龍之望兩神既幸惠之矣雨足而慮溢
又惟霽之望焉求之於人且厭其數况神而可
瀆乎然區區之誠方動於中而杲杲之日已赫
乎其在上矣嗚呼神之格思不可度之如此繼
自今其敢不愈敬之哉尊酒告虔匪以為報尚
饗

祈雨祝文

七八月之閒旱夜古以來病之蓋良苗之將穰
猶嬰兒之欲長膏澤之弗繼猶乳哺之失時命
之存亡於是焉在其及妄視而弗以告乎惟神

不愛須臾之勞以林其垂絕之命使民獲有年
之賜則更其敢忘神之功謹告

祈雨諸廟祝文

昔者呂氏之書以秋行夏令為奸漢人論兌離
之洽亦各有其時焉自積素商月有半矣而蘊
隆之雲方熾膏潤之澤甚微誰謂九秋乃如三
伏陰陽失叙莫甚於斯祀政干和敢不自省惟
神赦吏之臯憫民之留油然而兩伯非特洗歌
煩之氣抑以全豐稔之功稽首投誠立俟嘉應
謹告

祈晴祝文

乃者穀方華而旱某以為請而神界之雨矣今
者穀既成而雨某又以為請神其可無意乎蓋
前日之旱猶嬰兒之失乳今茲之雨猶飽而將
疾二者俱危道也然吏知其危而憂之而已若
夫憂之而人能拯之非神其孰望乎今事勢亟
矣一日之雨則未有一日之傷如極澇然不可
緩也惟神毋愛須臾之勞而賜以旬日之霽使
民不失終歲之望神亦無廢前日之功謹告

謝晴祝文

秋大熟未獲方與銚艾之功兩三日為霖懼失
豐穰之望爰潔齋而有請荷慈憫之亟從開靈
麓之巖雲煥扶桑之麗景霽逢甲子獲寬傷稼
之憂時近孟冬行畢滌場之役敢申祇謝仰答
殊恩尚祈彌月之晴迄保有年之慶臣某無任
激切感荷之至謹告

祈雪祝文

考諸傳記雪為五穀之精故盈尺之瑞可占豐
年非苟然也比者消選剛辰將有祈於祠下而
誠意甫啓嘉應遽形王靈續紛疇不欣覩是用
易祈而謝因謝而祈願於牘前錫以三白拜神
之惠其曷敢忘

祈晴祝文

迺自李春以來霖雨過度頗聞田里之間穀已
播而厄於寒蠶方育而病於濕二者皆民之大
事一或失望將何恃以為生况穀價未平物情
正鬱而陰霖弗止憔悴可知此其所以憂愧休
惕而有祈於神也惟神之威靈揀此宜無難者
回淑氣於暮春聞新晴於甲子使憔悴者頽釋
而憂愧者亦以少紓其敢忘神之天賜謹告

祈雨祝文

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苗之方盛非雨無
以滋之也况仲夏之月其節曰芒種其候曰分
龍必潤澤以時則豐穰可卜農書之占厥有常
驗此某之所以奔告於神而不敢後也自春以
來民困貴糶今數月矣吏雖百方以救之未能
大有濟也惟入梅之後與分龍之日膏澤應期
而至則民之蓋藏者盡出糶賈不抑而自平此
在神一舉手之功爾矜民生之久困察吏術之
已窮惟明神其垂意焉幸甚謹告

謝雨祝文

比以農書之占曰芒種曰分龍於望雨為九切
用敬禱于有神迺丁未遂雨甲寅之後三日之
間又連錫以雨鉅室之藏於是乎稍出而豐年
之應於是乎可期荷神之施腴矣維嘉穀之方
苗猶揮兕之仰乳願神不倦于賜而有以終之
使久困之民早遂一飽之樂則吏之所以圖報
者其曷敢有忘尚饗

仰山祝文

惟山之威靈德澤肇於太江之西而延及於重

湖之南有衆恃之以爲司命屬者征行厄於風雪過表之日有謁于王靈景遙開遠以善達惟時湖土離宮在焉賴神之休自此焉始鞠躬拜謁其敢不虔

真武殿祝文

於皇上聖威神在天誕降福澤于民俾有寧宇某之祇事爲日久矣叨恩弘闡而靈宮在焉厥事之初敬伸謁款江湖之間冷氣易作尚惟慈憫弭於未然區區之誠仰祈昭鑒

祈晴祝文

比以霖雨過期燠氣弗効用祇謁于明神荷神之仁不以爲瀆煥晴光於甲子回淑氣於暮春九其所求厥應如響願何以得此於神哉惟時細民方苦貴羅伊斯矜憫密運化機俾氣序之不愆則蓋藏之畢出惟神其慈念之

諸龍潭祈雨祝文

迺者甲寅以後之雨距今甫半月耳炎風烈日相爲煽薄故雖下田之水亦有竭告者况高仰之地乎更有從田間采者以爲數日不雨則多稼可虞自聞斯言膺肺如灼蓋民之窘於貴羅

于茲半載矣盼盼焉惟早稼登場是望以紓其困以揀其急者非常歲比也今嘉穀方苗而膏澤弗繼一或失望其將柰何此某之所以痛心疾首而有禱于龍君之靈也郡綬所歷不克躬詣而遣官以前惟龍君之神靈迅速興雲雨以澤萬物直一嘘吸間耳以一嘘吸之勞而可以救數十萬生靈之命龍君其肯靳乎敢再拜以

上封雷池祝文

迺者尉掾之行已控忱詞請命於龍君矣區區悃誠尚慮未徹謹俯遣簿正以前蓋信宿以來旱氣熒熒益甚則日大田多稼凜然可虞龍君而不亟拯之則後雖賜雨將無所及矣幸哀而憐之不惜一嘘吸之勞而全數十萬生靈之命龍君之功之德所以簡於上帝者又將如何哉敬再拜以俟

請水祝文

間以旱勢可虞遣官致禱于靈燠矣小州曰今旱氣日熾甚焉可憂又甚於前念亦躬禱不可印綬所歷願莫之遂是用茶迎靈啟之水安奉

于郡庭中州曰蕃伏願章示威神使油雲霽與
迎神位陰風慘變從軍蓋而來崇朝之頃霈為大雨則
龍君之有大造于茲土也其可以限量計哉某
謹帥吏民敬共以俛

委陵王廟祈雨祝文

惟王之威靈著乎湘土某知所敬仰久矣歲時
禱祀諉諸有司而不以身親焉則某之學也今
旱勢甚酷群情整整學校之士以為王於旱潦
之求無不響答特未嘗顯有請而已某是用矍
然為愧且懼俯伏祠下控誠而拜禱焉幸哀斯
民亟賜以雨使威靈獲全而人無流辜其所以
圖報於王者其曷敢有忘

西濟王後殿祈雨祝文

維聖母有池靈變甚異見於 崇寧間守臣李
閱之記屬發亢旱群情皇皇而此邦之民乃有
以刻文來告者某甚恨知之不蚤也謹命模僚
恭伸禱請伏惟慈仁亟彰嘉應使膏澤隨霈嘉
穀獲全則某所以答靈休而後神貺者其曷敢
不虔敢再拜以請

南嶽火德星君祝文

比因亢旱虔致禱祈恭遇南方火德執法星君
正臨軫宿下照長沙臣已卜日躬修醮謝冀蒙
福佑潛弭旱災而臣適有瘡瘍之疾未敢祇謁
高真謹令儒林郎武安軍節度推官趙希憲先
詣殿庭代陳忱悃伏望聖慈俯賜矜憫推旱魃
於熾張之際霈甘露於愆亢之餘俾歲事獲全
民命可續嘉與闔境王靈共拜更生之恩謹俟
疾平亟酬忱願仰祈聖察

社稷風雨雷神祈雨祝文

天久不雨良苗將稿整整下民大命近止肆陳
菲薦方請于神膏澤沛然恭俟嘉應

岳麓湘江祈雨祝文

諸侯之職當祀山川湖麓云靈麓麓號
望肇新壇墳亦既訖工屬茲亢賜敬伸禱請雲
興膏寸澤洽一方願彰厥靈以拯民命

諸廟祝文

在詩有之旱既太甚蠱蠱蟲蟲文曰旱魃為虐
如悛如焚昔蓋聞之今乃親見答由牧守民焉
何辜以神之仁非無意於濟物者而懇祈屢矣
迄未之應毋乃夫數流行有非神所得專者乎

采諸衆言惟碧王之醮功力最大已消良日祇
按冲科蠶蟻之誠懼難上達願神哀此下土函
控請于吳宮庶幾回眷佑之仁而膺潤澤之賜
使大田多稼不至其損而生靈之命尚或可全
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曷敢有已

祠山忠靖祝文

維瑞威靈蓋已受命穹昊為百神之宗其於棟
旱乾致雨澤非難事也仰奉以來幾兩旬浹嘉
應屢而膏施尚屯意者公庭煩滌之地非神
之所安是用還于靈祠就伸禱請

諸廟祝文

自龍君之來境內之兩者屢矣然潤澤則有之
而霑洽則未也或謂龍之為神動則升霄漢靜
則安江潭公庭之煩滌非所樂也是用還于靈
湫五龍安所就伸禱請今旱勢極矣蚤稼之傷
者已不可復全而下田晚稻苟得一兩霑然充
溢則尚庶幾中熟之望龍君亦何靳一虛吸之
勞而不以掾千萬人於溝壑中菲薦蕭陳以寓
誠意尚惟敢饗丞副所期

洞陽 昭潭祝文

間者旱曠為虐既靡神不舉矣采之衆論乃白
威靈之章灼莫昭陽若顧未嘗致請焉此其不
敏之辜也是用取僚屬以往拜于庭而遠之區
區此心蓋已飛馳於靈湫之上矣今旱氣如焚
耗斃已極而奔霆走電大需甘雨在龍君之力
為無難願以一嗑吸之勞而救千萬人溝壑之
難非惟斯人蒙蔭更亦與受賜焉圖報之典不
敢忘也謹再拜以俟

社稷以下祝文城隍山

間者將用道家法致禱于紫微太乙之尊念蛟
蟻之誠未易上達也則有謁于神願為請命吳
穹函賜之雨越孟秋戊戌陰雲鬱興膏澤密布
實維明神陰相之力欽旱乾既久滲漉未深雖
搗苗少蘇而溝澮之水則涸竭猶昔也立秋之
期近在旦暮事勢亟矣及今而雨足則早稼之
未損者猶可全一或少遲則晚苗之方茂者亦
告病矣危機交急莫甚斯時是用不避瀆煩復
伸懇請以神之仁必不忍為賜之不竟也敢臨
瞻以俟

五處龍王 上封雷池祝文

比餘并政召致旱災有謁於龍君之靈龍君數不以為償曰是知過而能自儆者也入秋以來屢賜之雨雖早稼或虧而晚苗甚茂儻白露之前更賜一再之雨則歲功畢矣謹命僚屬且謝且祈龍君之仁其尚念之

祭龍壇祝文

比以時澤未浹古之雩祀有所謂象龍致雨可考蓋三代之禮也乃立壇壝將徧象五方之龍而致禱焉自北而東雨已隨之嗚呼其亦可謂靈也已肆命邑長祗謝于神白露之前更斷其靈迄為有年則其將廟而祀之不敢忘龍君之德也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亢旱有禱于神入秋以來屢霈甘澤雖蚤稼少損而晚未勃與神之為賜大矣不腆菲薦于以告虔尚惟終惠迄遂中熟

諸廟祈雨祝文

乃者蚤稼將登既厄于夏旱矣今晚苗方盛而雨復不時是猶疇疇之人一疾未瘳而再疾隨之也嗚呼此豈明神之所忍邪其霖沛然一洗

枯槁在神特指顧之力而民免溝壑之憂再拜以祈上俟嘉應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嘉穀將登雨弗特至用有謁于明神甫殫乎答如響霈然膏澤高下均霑神之為賜盛矣今距收刈之期尚隔旬月惟無暴風無滯雨則晚稼有十全之功斯民遂一飽之樂神其終惠之幸甚

佑聖祝文

欽惟佑聖庇此一方雨暘之祈遙應如響一新殿宇肅峯霖霖工役方興不無震動惟神密相迄用有成

保安放祭諸廟祝文

聖皇臨御餘三十年冀と小心對越無愧茲愆調豫率土驚欽憂奉祭書禱于靈嶽嶽于願言階階臨臨諸廟諸廟云密佑聖躬即遠清寧以福方夏

起夏筆書堂告土地祝文

某惟此山得名自紅窻公始先心楊文莊又嘗讀書于茲某也不材敢望前哲屬以屏居窮巷思得山林閒曠之地以為藏修息遊之所而僧

以是告稍田數畝質而為草堂揆日之良肇庀工役朽材腐瓦苟以集事惟神默相亟臻厥成謹告

祭大仙祈雨祝文

嗚呼噓風靈噴雨露變化倏忽莫如南臺百丈之山而普照靈澤定以帝念典司其間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萬靈之所聽命而巖洞之幽邃湫淵之深窈又神龍之所蟠宜其百數十年以早致禱者莫不猶響之斯答未嘗有如今日之艱豈佛與仙之仁無意於拯此土之厄乎抑天時之當尔而天意之未還嗚呼昔歲之饑民病極矣雖去冬一稔曾未蘇其瘼羸僮或再歉則顛連於溝壑歎呼於山谷殆將何所不有豈容一日之少安然則今茲之豐凶乃民命存亡之決而賜雨之淹速則又豐凶之所關此其之所以望雲霓而涕泗瞻原野而辛酸也吾佛與仙之仁於此而不亟拯則是實斯人於度外而坐視其塗炭吳穹至仁必不忍以萬物為芻狗吾佛與仙儻為斯人而力請則天意一回化驕陽而為霖雨殆猶反掌之非難嗚呼事勢迫

矣民望極矣吾佛與仙真之拯不可不亟矣是用寫哀誠而嚙懇敢罄竭其肺腑肝與玄雲之發澗沛大雨之瀰漫起耒稼之將枯洗瘡痍而復完則其將大書深刻于巖石之上昭聖功之不刊嗚呼謹告

再祭大仙祈雨祝文

嗚呼旱勢酷矣三日不雨則高下之田蚤晚之稼皆無遺育矣方求之禍將無策以拯而生民之命不可以復續夫以普照靈澤之仁寧顧忽然于此今翠峰龍君之來聚聖威集豈不能力回造化而為一方生民之福敢殫誠以致祈真響應之速也謹告

三廟祝文

某奉祠籍粟無補秋毫茲叨崇恩復臨舊郡控免弗獲消吉問涂惟神默相此行俾長幼均安道路無虞到郡之日舉措適宜利澤及物前有粗立之效鄉閭寧謐突診不生後無卻顧之憂則拜神之賜大矣不腆酒餼具將誠意

武濟廟祝文

昔者漢室龍興王實舉百粵之師佐寬仁之主

滅強暴之敵措天下于大安功烈偉矣廟食閩
中垂二千祀而護國之忠庇民之惠益有加焉
比歲盜起汀雉一道震駭盪除兇孽雖王師致
討之力而默扶陰佑賴神之賜為多駁騎騰山
緝蜂螫賊靈應彰灼有不可誣者某猥以菲材
分符舊服維泉為郡實王統臨之下是用虔備
謁款控露寸衷尚惟慈仁密垂鴻霽俾封域晏
寧舊害寢息或有為民禱請者當北鄉祠庭而
扣銀焉一念之誠當蒙昭答不腆牲醴維以薦
忱

五龍堂祝文

五龍之祠於祀典為最重某之至也嘗命官僚
分謁而未克躬拜于庭屬以霖雨過度惕然不
敢寧訊之幙屬謂王神靈變化莫測所當先禱
焉用敢齊心有請頌王以一嘘吸之間豁開陽
明屏除陰沴留此嘉澤以時施焉庶幾穉苗獲
全豐歲可望某與邦人將戴施於無窮其曷敢
忘報

洛陽橋祝文

某蒙恩分符再蒞南土適當凋瘵之極未知振

起之方唯當誠意正心克已勵行拯民如飢溺
遠利如垢汙期以暮年盡銷愁嘆儻或有渝斯
志不敢復度此橋

又

某之始至嘗有矢言在官暮年刻勵唯謹雖煩
苛粗省而惠利未周回省初心愧負多矣叨恩
有行未離本道苟可以比吾民者不敢不力惟
神其終相之

西峽江祝文

某携家之鎮宵濟于江若時之春風濤方壯惟
神嘿相如席之平不腆醪羞將此誠意

蓋竹廟祝文

某叨恩出守舊郡是臨道于靈祠敢陳菲薦惟
王嘿佑俾征涂之間災疾弗作到郡之後舉措
適宜民俗安舊觀以復庶無負朝家起廢之
意異時代還謹當俯儀以謝靈庇

南劍州判官廳土地祝文

某以遊幕府定籍神麻由此登朝授叨華貫十
有六年之間兩守泉南皆謁欵於神示不忘本
也不腆牲酒于以告虔神其聽之介以景福

水口鎮廟祝文

某祗戍泉山道出祠下將就舟楫以達于大義之津惟神威德被于遠近願垂洪覆俾順風安流無有驚阻則蒙施大矣不腆牲酒予以告虔明威赫然尚其顧享

泉州謁先聖祝文

某昔歲守泉漸無善狀茲由間散被命復來或謂舊政則易乎舊民則易治嗚呼聖門之教一曰敬二曰敬况以千里提封之廣萬民宅生之重而可以易眡之乎先儒有謂近世之臨舊鎮者政聲率不逮前由其有易心也矧某之愚其敢以忽兢兢朝夕若履春水庶幾萬一或免于戾於皇元聖尚式教之

東嶽祝文

某昔者守泉首末三年年款游登冠履寢息公私以事遠近晏然豈某之智力能致是哉寔神大庇斯民而錫之福也今復被命此來惟庶惟仁惟公惟勤所以自勉者不敢不用其至若乃人力所不及神其嘿佑之俾二氣均調百嘉咸遂田野安安熾塵不驚豈惟某之疎拙獲免厥

德斯民實被如天之施

朱文公祠祝文

某不佞自少讀先生之書知理之與事同出一源而明德者固新民之本也二十年間存更麾節亦知勉乎此矣然窮理未精故應事多舛明德之功未至而求民之新得乎被命重來益深祇懼尚思自勉庶有進焉

忠孝祠祝文

某昔者試郡立二公之祠于此慕而效之蓋將終身焉去之暮年而執親喪不敢忘致哀之誼入踐近班兼陪經怪亦思盡責難之益忠孝大端粗知自勉揆之前修可覩寔多被命復來式瞻遺像高山景行有慨于中酌以一卮凜然興敬

蔡忠惠公祝文

惟公兩牧是邦德政在民至今未泯某定何人亦叨再至緬懷遺跡可效可師朝夕恪恭庶幾萬一

王忠文公祝文

公之守泉才閱歲爾而德政在人百年之恩

間者祠宇之修某為之記蓋嘗妄論一二矣茲由間館再珍守符緬懷清風益加敬慕九原可作非公誰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

祝文

諸先賢祠祝文

某昨叨守符慚無善狀茲由間館被命復來惟公德愛在民如古循吏緬懷遺範可效可師朝夕恪恭庶幾萬一

韓忠獻改惟公以有宋元臣寔生此土

趙丞相改惟公以中興元臣寔生此土

游御史改惟公道盛德尊嘗居元幘

社稷祝文

惟神五行之主百物所生邦之群祀莫此為重維春之戊抵薦吉蠲歲稔民安繫神是賴謹以

社稷祝文

惟神寔生百穀育我群黎爰以仲春恪修常祀

田功方舉土昧夫膏澤洽歲豐且願垂嘉應謹以

后稷氏配

后土勾龍氏

惟神平易九州功垂萬古其在郡國典祀有常敬共以陳豈云故事併祈靈貺膏潤下民

后稷氏

惟神播種百穀粒我烝民配天之功振古無匹
恪共修祀敢曰故常俾歲大豐于神是望

北山祝文

按祭法凡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謂之神有崇
北山實應斯典某昔叨假守凡有禱請未嘗不
先焉曰兩曰賜始猶響答今自首春以來兩不
時若者幾四旬矣矣田事方興而膏潤未洽某
日夜念此如惓如焚惟神屹然尊雄為一州之
鎮歎雲泄霧噓吸雷雨直反掌間耳是用修舉
舊典以有謁予神願矜其誠亟賜嘉澤使耕稼
以時而豐穰可望豈獨邦人遠溝壑之厄某亦
與被丘山之恩謹告

祠山祝文

昔某之在江左也值王誕彌之日必致敬焉今
者再守溫陵祇事之初蓋嘗遣官代謁于祠下
矣而未果躬造也仲春上弦時維陽中毓聖降
神實在此日庭訟方殷展謁未皇敬以辦香肅
將誠意農方望兩王其念之俾清明之前膏澤
露洽于耜舉趾得以及時某當消日以拜王之

賜其敢不虔謹告

春祈諸廟祝文

古者祈報之禮社稷而已後世偏及於山川百
神之祠蓋有功于民固不容畧也惟神廟食茲
土亦既有年方春致祈專為農事申申之夕雷
兩作解固足慰三農之望矣自今以往曰兩曰
賜必以其時然後豐穰之慶可卜惟神其幸惠
之不腆醪羞具將誠意

社稷神祝文

古者諸侯之祭惟社稷而已蓋稷非土無以生
民非稷無以農重社稷所以重民某叨恩來守
禮當祇謁其敢弗恪尚惟嘿相俾大有年

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風師之有
壇也立春之後方修祀事而國有郵典不及躬
陳與獻而以官僚代之每廩然不自安也謹消
穀旦按視壇壝且庀工徒稍加繕修惟神當此
春和扇溫厚之仁以成生育之化吉蠲之報其
敢弗虔謹告

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兩師之有壇也茲消穀且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農事方興而嘉澤未應某竊懼焉願神賜以霖沐繼以優渥且露足焉俾歲大豐而民有生意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雷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雷師之有壇也茲消穀且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啓蟄既久而霆聲未發某竊懼焉惟神當此大壯之月誕推作解之仁俾百果草木無不奮張而泉源之竇流通衍溢耕稼以時迄成豐歲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聖妃宮祝文

某猥以非材再守茲土實惟神比是依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所至剽殺重為民旅之害某既調兵以逐捕矣於惟聖靈丕赫振耀九航海之人仰恃以為司命是用抵遣官僚敬伸忱禱昔者戊寅之役蓋嘗賴神以有濟今舟師追賊行且相及正仰資聖力之時惟神繫之維之使不得遁王師大捷一網弗遺鯨波晏清如行枕

席之上皆神之大惠也某之報謝其敢弗虔謹告

海神通遠王靈著王祝文

大海之神比者溫明之寇來自北洋所至剽奪重為民旅之害舟師致討稍挫其鋒而餘孽尚蕃也儻弗即撲除則其縱橫海道未有窮已某既大集官民之兵俾往迹捕然鯨波浩渺實為危道非神力助順豈能必濟是用一誠遙祝且委官僚致少牢之薦以乞靈于大神伏惟癡狂寇於立敗之途導王師以必勝之機使一網盡獲庶幾萬船安行群生嘉賴某之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敢弗虔

通遠王 靈著王

但改委官僚一句云且委邑令致禱于祠下伏惟云云

社神 稷神 后土勾龍氏 后稷氏

風雨師 雷神祝文

社稷穀雨之雨閱日幾何高田已乾良苗將瘁是用震懼奔告于神瀕海之邦土脉剛燥一雨十日霂然溢流滲之漉之庶克有濟造化之妙

咄嗟可能神其哀恫是拯是救謹告

諸廟祝文

田之甚畏者莫如旱而旱之可畏者尤莫如春
蓋播殖之功於是乎始雨不以時則種不得入
豈非甚可畏者乎泉為瀕海之邦厥土剛燥五
日不雨則高田告病十日不雨則雖膏腴之壤
亦索然矣今自穀雨以至於今霽色彌旬田之
告旱宜也其濫尸郡統無善政以犯陰陽致此
災沴然罪在守而不在民守誠有罪不敢辭罰
若春種弗入一歲之功於是乎已生靈之命將
委溝壑是豈明神之所忍哉吁嗟以折恭俟嘉
應謹告

惠安縣管下聖妃宮祈雨祝文

乃者穀雨以來嘉澤弗繼某既徧祈郡望矣兩
意屢作而未即霑然惠邑之士有言龍官之山
聖妃之祠靈鑿甚著鄉人父老方奉九座真如
之像孰致禱焉以郡守閔雨之誠儻致辨香為
民有請無不獲者是用控露忱辭選伸懇款且
委邑尉代謁于祠下夫以聖妃之神靈濟而以
佛菩薩之慈悲其親生靈之急必將如拯焚溺

願不惜嗑吸之力使一雨十日高原下隰無不
被慶渥之施闔郡七邑俱為豐年則某之所以
圖報者其曷敢懈謹告

北山神祝文

間者庚申以閔雨有祈于神繼是日登北壩之
樓望名山而控輶焉荷神之慈賜答如響乙丑
之廂霑然而洽平疇賴以滋溢良苗為之奮興
然謂之霑洽則未也是用再詣半山稽首致祈
願先小滿而潤澤豐不待芒種而播執畢庶哉
一稔可期而民免流莩戴神之德其敢弭忘謹
告

惠安縣龍宮山聖妃祠等再祈雨祝文

某間者以閔雨修祠遣邑尉代禱祠下而某拜
于庭以送之鄉之士有馳報者謂祝祠甫至而
甘霖隨霑不疾而速有如此者某不勝與敬維
瀕海之邦厥壤剛燥比雖得雨而風日炎燄潤
澤易竭種藝猶艱一或失時後雖甘霖相續亦
無及於事矣十萬生靈之命安危存亡決於朝
夕豈細故哉是用命邑宰敬致菲儀就屬鄉士
再伸忱禱伏惟英烈之神靈心覺之慈悲實垂

圖之一兩十日俾土之瘠者肥而苗之萎者茂
環地千里俱為豐年則其之所以謝靈貺者其
敢或後謹告

東順正 西明烈 明德王祝文

城隍之有神州郡之有守幽顯雖不同其食於
民則一也夫既食民之食則當憂民之憂此其
於今茲之旱所以惶懼休迫而有求於神也守
之憂民如此神之憂民其可已乎然守能憂之
而不能救之能憂而又能救者神也今旱勢極
矣神於是焉而不救則苗將枯槁以死民既乏
食必將飢餓流離以死神其忍之乎夫人與天
未能無間者也其之愚猶欲籲天以拯之神與
天本無間神為有請于天而賜之雨賴不甚易
乎以神之靈之仁必能哀憫斯民而思所以拯
之者用敢頌首以請謹告

龍湖祝文

龍湖之神迺者季春以來雨弗時若幾於糜神
不舉矣雖蒙響答纔數刻而止田疇之槁猶自
若也謹按圖志晉邑之南龍湖在焉喘渟莖微
周數十里盖有神物宅乎其中湖上有祠靈應

夙著其以城鑰之守弗克躬造而命邑尉往致
祈焉謹拜于庭遙致忱悃伏願油然而雲興霽
然而雨注以震耀龍君之威靈俾歲有秋而人
弗告病則其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龍潭

龍潭之神同謹按圖志常逮之里龍潭在焉赤
虬之異著自疇昔其以城鑰之守餘同

朋山廟祝文

朋山感寧王同謹按圖志朋山清源實為此土
之望天降時雨則雲氣必起於二山之顯屬茲
早曠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弗克躬造而命
邑官往焉謹拜于庭遙致悃悃伏願油然而雲
興霽然而雨注以彰爾神之威靈俾歲有秋而
人弗告病哉其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紫帽山

紫帽山威靈顯應王同謹按圖志紫帽之山實
為此邦之望而神食其地靈應夙聞屬茲早曠
宜控忱請其以城鑰之守同

飛陽廟

飛陽廟顯應王同謹按圖志飛陽之廟靈響夙

聞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同安縣昭應廟祝文

勅封善澤侯 善濟侯 善旣侯 善利侯

善惠侯 善祐侯 廼者季春以來兩弗時若

幾於靡神不舉謹按圖志昭應之廟神龍宅焉

洞穴深沉杳不可測昔者命書之始至也乘雲

拏空衆共覩焉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

之守同前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彰

我龍君之神靈俾歲有秋而人弗告病則其之

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謹告

南峯龍潭之神同前謹按圖志南峯有潭神龍

宅焉昔在溥熙有令嘗禱雨于是隨獲其靈靈

響著聞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

伏願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將我龍君之

神靈俾歲有秋而人弗告病則其之所以圖報

者其曷敢忘謹告

龍潭祠之神

同前謹按圖志佛嶺有祠下瞰龍潭靈應彰灼

油然而雲興霈然而雨注以震耀尔神之威靈

俾歲有秋同前

石鼓神祠同前謹按圖志石鼓之祠靈應彰

灼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白馬仙祠

白馬仙之祠同前謹按圖志白馬之祠靈應彰

灼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

古潭五龍廟

古潭五龍廟之神同前謹按圖志古潭之側故

有神祠實曰五龍靈應彰灼屬茲早曠宜控忱

請某以城鑰之守同前後

龍湖廟之神同前謹按圖志麗碧之山龍湖在

馬白雲覆顛則雨立至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

以城鑰之守同前

佐溪潭

佐溪潭之神同前謹按圖志佐溪之潭石竇窈

深神龍攸宅屬茲早曠宜控忱請某以城鑰之

守同前

福遠廟祝文

福遠廟諸位龍王乃季春以來雨不時若幾於
靡神弗舉矣而旱氣彌烈竊意廟貌之靈有當
躬禱而未及者矣考按圖志惟神之居於方為
東所主者生於位為辰其象為龍 紹興中守
臣因早以請又有變化飛騰之異某昔在 嘉
定亦嘗致禱而有獲焉昨者僅命官僚而未果
親謁此某之罪也是用涓日之良頓首庭下願
廟雖有號而封爵未崇願神昭示威靈隨禱五
應霽然大雨盡起欲稿之苗轉凶為豐活我黎
庶則某當願白于朝袞服命圭以為神之報茲
言弗爽天日實臨謹告

祠山祝文

正佑昭顯威德聖烈主 同前 考按圖志惟王聖
德神功被于遠邇四方郡邑莫不有祠而泉之
祠尤闕且麗民之恃王為命也久矣間者僅命
官僚而未克親謁此某之辜也是用涓日之良
頓首庭下惟王哀憫斯民而亟救之俾無絀享
流離之厄則更與民均荷王之賜其敢有忘

廣佑廟祝文

明應感信廣佑福善王月前惟王嘗守茲土遺
愛在人雖大板厥靈于樵川然悵悵此邦必有
不容釋者僅命官僚錄同祠山

北山神

某自仲春之六日以閔雨有祈于神信宿之間
賜答如響及季春以來艱祈者再而賜答乃若
少緩焉然所謂當小消而潤澤豐未芒種而播
藝畢則亦未當不如所禱也荷神之休拯此民
命謹再拜以謝且將相攸吉壤必麗壇壝之奉
焉惟神益彰厥靈俾梅雨時至載優載漑載活
載足使高原下隰無不稔之田則某之所以敬
事神者其曷敢有已謹告

社稷四位 三城隍謝雨祝文

間者以早曠有禱于神越翼日遂雨又彌旬而
兩大摯遂告足焉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俯
伏壇壝以謝神之貺惟閩之俗以梅雨多寡而
占歲之豐儉願神哀矜斯人而幸賜之俾充茂
之苗賴以蔭養方苞頌粟迄于有成神之惠也
民之福也某之大幸也其曷敢忘報謹告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早曠有禱于神曾未逾旬雨遂告足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抵違戾屬敬伸謁謝之禮梅黃而雨茲惟厥時願神之仁錫以終惠俾大田之稼迄獲有秋報事有常共敢不恪謹告

祠山 廣佑王 福遠廟謝雨祝文

間者以早曠有禱于王是夕之雨霽休連旦又彌旬而兩大孽遽告足焉下月城

福遠廟改云神之惠也封爵之請其敢或偷

外縣諸廟及龍潭祝文

比以早曠有禱于神下同諸廟祝文內改掾屬作邑僚

祈風文

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舳之至時與不時者風也而能使風之捷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國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歲而再禱焉嗚呼郡計之殫至此極矣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領南望日需其至以寬倒垂之急者唯此而矣神其大彰厥靈俾蛟溥晏清袖橈安行順風揚帆一日千里畢至而無艘焉是則吏與民之大願也謹頓首以請

聖妃祝文

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海道而至不仁者莫如盜賊以至不仁之徒而憑至險之地其為生靈之害可勝計哉某再奉郡符方將與民相安於無事而自春徂夏寇至再焉前者自北而南僅能小挫其鋒今復自南而北儻不大懲艾之則方來之患未有窮已是用糾合熊虎之旅坪往殄鯨鯢之群惟聖妃神靈烜赫九航海之人賴以為司命是有謂焉導主師以必勝之機而擯狂寇於必敗之塗如前日之所禱者非聖妃其誰望敢俯伏以請謹告

社稷神風雷雨師壇祈雨祝文

六月之雨春秋書之于冊蓋喜之也以六月之雨為可喜則其不雨之可憂明矣比自甲寅以來雨之弗繼者幾旬于此亢亢之苗無以膏潤其憂顧不大矣乎既以籲于天又將懇于神而洞酌未伸嘉澤已霑蓋為之喜而不寐明發夙興敬拜于壇壇之下為民而謝且為民而禱焉浙玉炊薪數日以俟惟神終此大惠俾吾民均遂一飽之樂豈不休哉謹告

社稷神風雷雨師城隍諸廟祝文

春秋之交雨以時至此豐年之祥也然適中則為美過度則為災矧早稼在田刈穫方興而霖滂弗止豈不妨良農之功而損嘉穀之實乎是用祇命官僚赴愬于神伏惟賜以蕪甸之霽使畢收成之事而後錫以嘉澤焉某之望也邦人之幸也敢頓首以請謹告

北山神祈晴祝文

昔者稻方播而雨不時屢以愬于神神不以為瀆而賜之雨矣今者稻方收而雨過度合神其誰愬乎是用冒霖滂而陟嵯峨為民有禱焉惟之靈開闔陰陽卷舒雲雨直虛吸間爾伏惟察其為民之誠而即賜之霽非惟大田免淪浚之患而斯民亦追昏墊之虞荷神之施豈有涯哉俯伏以請謹告

杜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祈晴祝文

迺者陰霖不止歲久乎害稼之憂賴神之靈隨禱而霽是神有大造于斯人也繼自今願終其賜焉訖處暑而晴入白露而雨晴不過於亢雨弗至於溢則大有之年指日可待若時秋報其敢不虔謹告

北山神祝文

間者禱霽于神端蒙響應今茲又闕雨矣捨神其安愬乎片雲鬱興霈澤千里神之所易易者敢頓首以請謹告

秋賽諸廟祝文

歲事告登民獲一飽嘿回造化假神之功報祝以時不敢不恪尚祈全護俾成厥終

慈濟廟

自春以來民鮮疾癘導蘇去疹繫神之功下同

惠安成應寧濟廟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默佑一邑 聖朝嘉惠申錫贊書威靈益章遐邇蒙福某假守于此竊藉神庥敢薦菲儀具昭誠意

謁姜相公墓祝文

嗚呼建中貞元之相垂二十人而以清名直道標表百代者公與陸宣公而已公謫于泉陸謫于忠皆不果召而後天豈無意於忠臣乎何其厄窮至是也嗟夫靈均弗遷環辭執傳曲江既死勁節愈偉是則天之厄公也乃所以榮公也歟巖巖姜公嶢嶢東峰峰以姜名千古並崇我

再來思而再謁公醉以一卮懷哉清風

倪尚書祠堂安奉祝文

嗚呼維此桐城寔公桐鄉民奉嘗之沒世弗忘
畢方何知乃煽其毒曾是仁人而不遺以數楹
之屋鞠為廢壤過者頓呻迨其既復小大欣欣
蓋可燻者屋而不可燻者斯民愛公之心歷吉
安靈官僚儼列式瞻德容共挹馨烈追惟平生
猥辱深知而於公心粗察其微蓋嘗竊謂其清
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昔者
范公以頌溫國吁嗟惟公有此二德德如溫公
而不大施施之此邦九牛一毛棟宇告新鄭火
載設為民者如復奉其教條為士者當有以師
其風節我行天下落落少同韻獨仰公屹如山
崇蓋不惟懷子產之愛且深慕汲直之忠舉觴
慨然為三太息百歲之後儻或有知尚願配秋
菊寒泉之食尚饗

北山祝文

北山之神間者仲春之辛巳以閔雨有禱于神
壬午遂雨而雷亦發聲自是之後連日皆雨而
丁亥之旦迅雷驟雨尤極霽霽辛卯又雨丙申

以至戊戌如丁亥焉至是而一犁始足齊色逾
旬農方歧望穀雨之旦又如丙申嗚呼非吾邦
山之靈大比茲土顧何以獲茲敬卜休禱之辰
再拜以謝繼今有望於神者非一日神之始終
庇民者亦嘗如一日焉是則某區區之願也謹
告

又

詩以龜蒙為魯邦所瞻惟時泉山亦此方之龜
蒙也其兩叨假守每旱溢輒禱于神無不響答
前後四年歲皆告豐是神有功于民且有造于
某也壇壝將新而某遂去惜不睹其成即日登
徐回瞻巍義不忘起敬出為雲雨潤澤千里俾
歲以屢熟某尚有望焉

福州謁先聖祝文

惟孔門高第者由之果求之藝聖師固嘗許之
以從政矣而求之所願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里而已由以千乘自許則夫子哂之蓋地廣則
難治也民眾則難安也自子路之賢猶未易勝
此况於一介之末學而處叨一道七八州之寄
豈不甚可懼哉惟修己以敬之一言乃先聖示

人之要指某也其敢不朝夕恪共以期無負於大訓有臨在止其曷敢渝

謁先賢堂祝文

惟閩邈在南服而詩書文物之盛軼于中州者以有牧守為之作興鄉賢為之表倡故也茲堂所祠為位十有八或以符竹或以粉榆要皆有功於士類者也其間經術之淵邃德行之超卓名節之巍峩者尤使人瞻慕而起敬焉某叨恩來守緬懷前哲釋菜訖事抵謁于庭高山仰止庶幾萬一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祝文

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惟三先生之道寔嗣鄒魯不傳之統凡今學者知尊經術知慕聖賢知天理人欲之分知吾道異端之辨其功有自来矣某叨恩來守敢抵謁于祠慶高山仰止凜然興敬

晦翁先生祝文

晦翁先生朱文公比歲以來先生之祠編于寓內其麾符所至必敬謁焉假守三山實忝師帥之責方將推崇先生之道以興起士風而來諸

衆言以為勉齋黃公績承師訓以淑其後當備食焉消辰奉安不敢不告

勉齋祝文

勉齋先生黃公惟公之在考亭猶賴曾之在洙泗發幽闡微既有補於學者繼志嗣事又有功於師門采諸衆言奉以備食英靈未泯必樂於斯

諸廟祝文

恭惟明 天子躬攬大柄誕降詔書一洗積年貪濁之弊選用牧守分蒞庶邦而其不材首叨親擢付以全閩當端平之元始和之令肇領厥事其敢不朝夕兢兢精白一心無負選任之意然正身以率下節用以愛人在某所當自勉若夫時雨暘弭雷沍則惟明神是賴非不肖所能及焉是用抵謁于廟注控此忱禱惟神其幸惠察之

南臺廟祝文

惟王之功德顯於漢而祠立於唐九閩之人尸祝而社稷之者也某昔守泉山猶展敬筵下以乞靈於王况今叨鎮于此覆護而扶持之將惟

王是賴用不敢委諸僚屬而必親拜謁焉今之所祈於王者大畧有二旱溢頻年人匱於食徠千艘而平市估時甘雨而兆豐年此其一也江右之盜未平而泉建之師遠戍戎功早捷而振旅以歸此其二也若夫區區一心所欲為鄉鄙之民興悠長之利者亦惟王有以相之使志得以行而事得以宜使後之人曰以閩人為閩帥而不孤閩人之望者某也是王不獨有大惠於某而且有大造於閩豈不休哉敢再拜以請

東嶽祝文

古者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而已魏魏岱宗邈在東夏而今之郡國莫不致祠母乃與古異乎蓋其位在東其德為仁所以佐天地之發育者也覆冒群生其功大矣故雖不在封城亦得祀焉閩山有祠靈響夙著臣奉 詔作牧敬謁于庭布宣 上恩臣之責也若夫時雨腸頭蓄惠使一道元元各有生生之樂則惟帝是賴非臣所能及也用敢再拜以請

炳靈王祝文

惟王佐岱宗以陀方夏猶六子佐天地以生萬

物也某既朝于帝因以謁王願推仁恩均被一

諸處祈晴祝文

維南山之詩有曰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穀蓋雨之生物也惟足是求既足而過多焉適足以為物之病此某之所以危懼怵迫而有祈於神王也夫苗方穉而寤於寒麥將實而病於濕皆至切之憂願神王之仁以一嘘吸之力拯而救之開麗象之清明掃積陰之沈滯俾釋者以長而實者以成某與斯民戴神王之恩其何有極

春祈慈濟廟祝文

惟神之典春祈自某焉始今茲再叨假守思所以為民蠲除苛瘡匪神疇依是用以不腆殺蔬將此誠意自春徂秋寒暑風雨晦明或過其度則疾癘生焉惟神哀痼斯民有以濟弭於未病之先俾皆躋于仁壽之域則其有功於生靈大矣某之所以圖報者其曷敢忘

辭先聖祝文

某仰惟先聖嘗言晷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

以神聖功化之妙猶必遲之三年之久况某之末學乎故自滋事以來孜孜汲汲日惟民隱是求嘗白于朝願及其任而上恩錫召弗容固辭凡所欲為一一有規初心多矣然殊洒格言則佩服惟謹既不獲靈施以及民則當恪守以事君勿欺而犯其敢不勉

辭滬溪先生以下祝文

某自少伏讀諸先生之書亦欲見之行事三山鄉部也方朝夕區區勤求民瘼如理家事未敢毫髮及人而以予環去矣然諸先生所以教人事君者其備謹當佩服不敢弭忘願畢此身不渝素節

焚黃祝文

某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并贈告二軸使第某昭告于先考某人之墓曰嗟維先君無何登世積善之慶其延後人肆其不才兩廡科目遂玷朝行歲在己巳夫子有事於明堂某以攝太常卿立染垂下越歲壬申天子有事于南郊某以攝吏部侍郎來馳魯六年之間兩遇大慶既叨膺之賜又推恩以及其親於是我之先

君始贈為承奉郎再贈為宣教郎漏泉之澤光賁存歿豈曰小子實能之蓋我先君種德獲報之明驗也自頃以來屢祈郡統茲獲一酌墳土躬展燎黃之儀既未賜俞且叨柱史之權又稽祭告晨夕默然南望松楸心始飛旆謹令某代伸敬于墓下明靈未泯尚鑒右之

又

維嘉定十年歲次丁丑三月戊寅朔二十三日庚子嗣子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先考奉義府君墓前日者天子有事于合宮祭澤之頒覃及中外某以將滑陪部弗獲預厥奔走之列而湛恩下逮不以疎越而獨遺肆我先君由通籍而有陞朝之贈所以發潛德之光而為敬忠之勸也被命南泉遂有過家上冢之幸謹以詔黃燎于隧道惟明不泯膺受命社稷蕃衍其慶以庇于後之人謹告

又

年月日具位敢昭告于先考二十五朝奉之奠者歲在戊寅聖天子有事于明堂湛恩敷錫我先考實有朝奉郎之賜今五載矣迫今乃始獲

燦黃于墓下併修拜掃之禮焉惟靈益垂庇佑使我後人浸以光顯則告策之恩將極其寵祭而後已追想慈範不勝愴然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薦享

家祭祝文

仲夏之祭以日至禮也某以趨召之迫不獲已先期而舉焉且因展告而辭之禮伏惟尊靈陰相此行俾上有益於國而下不辱其身則某之幸也

告先考妣加封祝文

某比者國有裡祀覃慶萬方我先考自即位進三等而為大夫先妣亦有碩人之命其品數益崇而寵光益盛矣迫於召旨未克燦黃于墓下始即家廟而致告焉伏惟尊靈靡以愍冊益昌厥後以迓無疆之休謹告

崇興祝文

嗣皇帝御極覃慶多方我先室由其宜家之名進令善之號可謂美矣惜其早同於艱難不及生披榮寵以告命之詞所以嘆其窮達之不一也茲叨召擢入選從班告謁來歸用燦黃于墓

下伏惟祗膺新陞益佑于後之人應封之典方奮來而未已發陳菲莫少寓慶誠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祭文

祭趙制置文

故制置端明尚書趙公之靈惟公剛毅之資清
 修之節堂堂山立為世偉人卧護荆襄追迹羊
 陸獨當一面迫逾十年如虎在山如熊當道種
 苗遠遁邊塵弗驚近世儒帥殆鮮其匹宜陞極
 筦遂督戎師星隕中營聞者驚嘆禱我並弗
 究厥成某之於公欽鄉惟舊茲來假守實在寓
 鄉緬懷英風遠隔泉壤載陳薄奠慨然于懷

祭譙大鄉文

嗚呼維乾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
 存而在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
 上而有國有家所以維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
 有社所以遂群生於寧密未有不由此焉出者
 何歟譙公世之德人温温其容則惠風愛日抑
 抑其儀則威鳳祥麟作牧于江民瘼以蘇按刑
 于浙縲囚以虛歲行在亥早魁為孽大江之東
 苗患尤烈維我與公並將斯指戮力一心拯民
 於死公尤切切終食蘇運挽之溝壑真之復在

幸來吾闕亦帥是道飢饉樂羸醒賜磁槁修養
 為娛撫仕所同獨安澹泊敬羞靡豐燕游相夸
 薄俗所尚獨劬其躬不少怠故持牒在廷紛綸
 旁午康色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
 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既瀕危猶勉自力朝牘
 方披暮筭已易仁哉譙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
 誰有是心為政一年未究設施闕人恩公則無
 窮期嗚呼哀哉昔公之來吊我倚廬今我來思
 哭公喪車酌此一觴千古之訣悠悠寒雲相我
 愁絕嗚呼哀哉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惟公英鷗之姿巖乎其山立嚅白之操凜乎其
 淵澄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
 藹然豈弟之稱奈何進不獲踐清華之騰仕退
 不獲享耆艾之修齡豈福善旣滯之訓有時而
 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
 哉某之與君情深義厚而道莫之行不得執其
 綿臨穴之際不得以撫其隕此所以慊焉于中
 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既濡愴然懷舊何以薦誠
 唯此卮酒雖欲見君掀然捧腹一笑舉白而不

可復得徒想像其平生有哀涕其如溜嗚呼哀哉

祭蕭穎仲文

嗚呼我之女第實歸于君三十年間親好是篤我仕達女第遽亡我懷之悲迄今未已猶喜君在庶慰予心云胡不留奄復颺逝追念疇昔黯然而魂驚一鏡陳前有涕如鴻嗚呼哀哉

祭葉夫人文

近故國夫人葉氏靈筵嗚呼人生誰獨無親全羨備福莫如夫人手教其子蚤冠斯文入從出藩蔚平名臣距美聞孫一枝重春森其拜後難運芳芬居中歷外輕軒重茵歲時歸來宴其親姻燁如金母髮鶴齡椿綠衣爛班垂東國鉤肩輿內朝儀形妃嬪倏焉委蛻厥恙何因卷我霖雨為埃雲委訃告之聞疇不酸辛絨解性奠尚鑒忱恂

祭楊官幹文

嗚呼昔歸自泉公逝于途及歸自洪公吊于廬今茲來歸親故滿目問公何在埋玉幽谷七十年後古所稀况又過之公其何悲死於布衣

虛度此生木簡綠裳公歸何榮紛紛鄙夫惟利是計一錢之指如割肌體顧瞻通衢昔跌而傾今實為誰猶砥之平視粟如沙視金如土迄成功繁盛德故貪恒化其執不然公於將亡有琅語言割田分貲以收出子家事井然嫺悉有紀我之於公遊從有年公亡我歸能不慨然有馨斯者有清伊醑羸老歸來尚克我願嗚呼哀哉

祭果州李郎中文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政祭于故果州使君兵部李君貫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辛卯晨興榜惶覺中情之弗怡若冰炭之堆腸粵有趙子之書果從九江發而視之則吾貫之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佔予襟而淋浪胡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資清明純粹君之問學深潛篤至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遠君弗以為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為恩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隆

風鐸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
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正邪之辨嚴毫
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儼然念窮
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
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孳孳而弗自己者直欲
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鞭亮使見

用于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
德下將有功於生人惜獲不用猶當著書立言
闡幽揚遠遠以溯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
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
徒齎志而沉淪嗚呼哀哉薰猶不並柄鑿難入
豈今獨然錄古一律當眾口斷斷之餘其與君

者其寡而予獨以為可恃者繁蒼夏與白日又
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
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大微而學大苦則
其膏以為言乃者龜背之遊深衣大帶形臞而
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

意者咀道德之華悅義理之藜復何慕乎庸庸
慘別幾時西問尋奎豈他疾之為然乎將以斯
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妖壽不貳之理講

之素矣獨齎咨而弗置者為清時而倦倦嗚呼
哀哉君今已矣其之罷驚亡復繫象之望矣唯
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教者敢不
佩服而周旋西望隆山耿在天末欲拊視一哀
而不可得空實涕其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經略文

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惟
忠定公為國元臣如且在周如摯在殷君之為
子伊陟伯禽謂宜詔格天之功嗣建侯之寵我
尊安於廟祀垂光耀於琳珉而乃官止選曹即
位裁桂林伯彼蒼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
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遽奪於斯人嗚呼哀哉
君之修身義以為質端直自持褻襲推一其嫉
惡若仇其與善若昵其遠利若濇其辟寵若疾
思昔從游於群王之上春容於杯酒之間開口
論心抵掌劇談凡所以發予之衷而作予之懦
者真益友之言距今十年而君儻然之正論毅
然之勁氣猶若鑿乎其耳凜乎其頰也辛
未之夏君守益城載酒江嶺以祖其行顧登高
僚莫非俊英若仲章若貫之與吾屬常父尤磊

落而崢嶸然當是時曾杲知其可樂也歲月幾何而三君子者相尋而皆逝遂極恨於泉石然後知若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之士是以當權而感慨惜別而傷情嗚呼哀哉自我來南

清修王立泥津於惟德門

比昆帝遂締姻盟以求百世君寓于越我家興相 幾何 之程謂當異時千里命駕

何悟一朝君遽于舍善人云亡吾黨益孤我懷之悲豈為私乎聞君之喪邈在海隅往奠一觴聲與淚俱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尚書文

維年歲六月戊寅朔二十九日丙午持服真某謹頌人以彌若之奠致告于殯故寶學尚書倪公先生之靈嗚呼 流西來盟泊萬里孰禦其有柱中恃雪壓風催几卉一空惟栢蒼然不改厥容 世之哲出入三朝壯老一

政在私門植齋莫從追時更化亦弗苟同瑣

昌言

曾未幾時諫書盈篋亦既弗

懷而歸懷安五林以燕以嬉世涂紛沓生權利有鴻冥冥孤入雲際我觀先朝惟清獻

畧與同南臺善政譽西主遺愛晚

惠公在朝廷懇懇正君公在藩

既賦歸康澤澤萬物靜融天光幽

所玩心且其超然得養莫

鄙有書在查有誨在誨在耳我

還公吊以書其辭幸酸聞公是

憂而我焉恤嗚呼此意其

曷可忘計書墮來痛攬我腸我親之生歲直子

卯公年寔同殯亦先後哭親之淚轉而哭公豈

私是懷惟國之 以直弗存孰讐姦寃揚公遽

奪孰洗食後謂天孔仁胡正是仇北望潸然莫

知我憂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通守文

維年歲月日 真某謹專人以香茶清酌之

祭通守大夫倪君靈嗚呼

府我實何能賴子云補

利害之 權其短長語無

子之心相期者遠我壅南下

以書空其治泉文昌之仁民曰

我以故書來堯堯本末具陳

母崇燕 母豔琛皆民以

雖不敏 蹈茲言免我于郵

行子在劔浦載酒客亭促膝

東歸子趨喧我憂行色辭

節其抑母或過瘁既別

之愛予疇復 倫梁壞山頽

隨以訃告我聞驚嘆隕涕

矢聲胡為德門大禍是弁豈其摧傷致此彫耗

昔嘗戒予顧復自蹈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賢人

所嗟昔疑其誕今果然耶堂堂文昌天旣奪之

有子而材復天闕之巖巖老官風雨技之倚倚

碧桐霜雪折之子榮已矣無復見期往酌一勝

大抒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房州文

故官使知府大夫劉公之靈嗚呼忠肅

之學貫于天人爰暨順寧

書可根芳烈我自少小即聞

始識公環堵蕭然不蔽風雨

盜宇二頃之田僅給粥檀歎

利溺人世所汲汲一罇可投

清淚橫空豈以區區為子

之子展也如是公肖是似

期天胡忍予而遽奪之書來

奏功已屬斯曠嗚呼已矣

其我親者有體斯藝者

慟之悲 古之誅嗚呼哀哉尚饗

祭諫議罷恭國正

新天子有事于合宮推恩宇內凡忠臣義士之名蹟顯著者俾長史二千碩致祠焉所以風勸臣節也惟公昌言直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疇出公右是用躬致天子之命于墓下而不敢諉之有司焉嗚呼公之高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東鉤顯國之時祭梓殊塗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亡窮咄彼兗渠埋骨茲土樵蘇尤唾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裴回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為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于此又不使蔡斃于異邦而斃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為世之法戒乎雖然使君之言行則王室不至於中微蔡氏亦免於誅僂是公之論蔡也不特忠於蔡氏而蔡之害公也不惟禍國祇以自禍也歟敬仰之餘併陳梗槩公之英烈尚聞斯言

忠節廟

忠節有祠自太守朱公始然公之既請于朝也命未頒而遽去其後牧臣鮮或加意故祠室之

立苟簡為甚而其禋祀之位次亦有可議者焉某蒙恩此來首修調款裝回顧省慨然久之謀諸同僚遂徙斯宇充工命役煥然一新或出或升惟義之比至於近世特臣捐軀犯難之死弗顧者皆附而祀之下至戎行亦許綴食嗚呼是足以彰朝廷表勵之美而成朱公建白之本志矣像設告成肆陳薄奠英威未泯其鑒此誠

祭王侍郎母夫人

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來嬪德門之初宗伯之年未冠也保惠之至其猶護驪龍之珠鞠育之切又如字冊穴之雛然能養而不能教者母道之常也而夫人獨知徙隣之深意欲勉經訓之苗裔迺瞻岳麓群英所廬前則有五峯之遺風後則有南軒之宏摹顧謂嗣賢汝游汝居挹靈峯千仞之秀以助汝胃中之奇偉吸長江萬里之澗以滋汝筆端之芬腴豈晨昏之弗懷蓋深惜於居諸然其始也或以為迂其子若於慈為未足迨乎上天廷之大對魁薄海之群儒厥聲赫然如霆之迅如日之起然後知為教子之力蓋於慈而有餘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

方蘭陵之娒侍極綵服之驩愉謂耆齡之未艾
奄長夜其云祖某也從宗伯游獲聞銘範之一
二欲揚厲鋪張以待後世乏大筆之採如意嗟
兮今晨妻稱兮在塗朔風凜兮號空嚴霜慘兮
幽膺悵莫留於仙馭徒泣錢於輓車

祭趙侍郎

嗚呼我公遽止斯邪始疑弗信今果然耶維莫
之春拜公于都樽酒笑談神閑氣舒退語於人
公壯且碩謂當百年為國柱石越夏四月告別
于公公時孔安有疇其容居亡幾何郵命相踵
乃尹神臯乃正法從善而不寐此筆作書書在
于涂而公歸歟時止時行孰非天命謂公安之
不以為病御書親賜訊公安否將命東歸廼以
疾告維公德人勿藥以瘳川逝馳奄其弗留
位非不崇志則未究命非不通年則弗壽開闔
抑揚果誰為之茫茫太空孰其問之嗚呼茲歲
老成殄瘁梅巖云亡公亦隨仕鄉之學者其將
誰師鄉之仕者其將嚆依矧惟軀生最辱知已
別去幾時遽隔生死冥冥長夜公今何之乘雲
往來與汗漫期鈞天清都公樂無苦唯在人精

寧免嗟慕墮涕如泉莫將我悲不忘者存尚或
鑒之

祭魯大鄉

嗚呼天乎予公以卓異之才而位不究其用賦
公以醇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彊場多虞宵
旰太息之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
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所以盡
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蓋公之為人得諸天者
既異而充之以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群經百氏
閑深奧衍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
筮幽微幻眚往往探頤而忘筌惟其所造者高
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為泰屏居
林泉不以為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為之
遷改迨公道開明善類登進乃復分太守之特
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訐然而相
賀奈何人事之乖兮 驛朝而馳計音莫傳豈
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溷濁寧
輕舉而高壽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既灼然
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絕之音琅然不亂唇手足
而全蹉吾鄉邦人物之盛蓋自昔而蟬聯比

以來諸老淪謝惟公僅存若靈光之歸然後生
小子尚得窺儀刑而興起奉教訓而周旋若某
之不才碩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為可教每更
以留連憶初益之別公辱臨分之贈言曰盡心
則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
五年于此若几杖而常弦謂公年之未衰尚克
拜於堂礎其副吝之獲鋤甚沉疴之特痊孰謂
公奄然而逝乎曾不及乎華顛想昔容其若存
其真親炙而無緣悼前志之不修涕泣下而淪隄
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稱堅誓名節之不淪
以報公於九原

祭陳北山

嗚呼維公世之偉人有德有才文武有文闔洛
之緒弗絕如綫巍巍紫陽是續是演靜涵一本
動貫萬微隱顯相因體用弗離公游其門見謂
巨擘邇流窮源研哉探頤蘊而蓄之既粹以精
發而舒之亦大以宏非如世儒沉溺訓詁非如
詞人聯緝毫縷平居穆然色下言徐遇事剴然
氣陵萬夫破賊東堆震霆電激袖手北山窈若
深黑能開能闔可縮可伸嗚呼維公舉世執倫

經濟之謨戡定之畧逼塞通施道裁自樂思
力雄金涌殿辭駕風舞雲而與並馳尊祖春容
淋漓筆墨踞視冰澌為我僕役先天之秘人所
莫闕公獨玩心皇義是師間者書來辱以告我
誰歟共談繫子其可千里相望數遺以詩學失
傳訛形于嘆咨觀公之志勇於任道將扶微言
俾後有考我云斯文寄實在公紫陽之志蓋成
厥終云胡弗淑奄忽長逝朔風怒兮助我悲傷
幸而有子公為不忘靈兮來恩舉我一觴

祭趙提舉

嗚呼維我 聖朝天枝蕃衍號為磐石之宗三
百年間英林輩出然德著于家者未有如篤行
之行功施于國者未有如忠定之忠蓋父子相
承世濟厥美事親盡孝則庶幾乎曾子事君盡
道則無慙乎周公惟其純誠大節昭格於上帝
故賜以峻明哲艾之詞軼高陽之八龍公之稟
於天者既挺然其特異而自少暨長沈涵漸漬
不雜典訓之中九師門之指授與家塾之磨礪
義利取舍之端必致嚴於抉擇古今成敗之變
亦洞究其物終故材之成者日擢而識之邃者

充節麾累持宗盟載泣介潔自將則冰壺秋月之瑩剛果立斷則大阿龍泉之鋒暗繫茲彊凜乎其霜肅惠鮮俾獨煦然其春融雖憤世疾邪常若過於激烈而尊賢友善則未始不極其溫恭凡聲猷之可紀皆學問之餘功環輒雖頻不自悼其鬱擢蘭雖寵不自賀其逢惟及物之是期曾靡計乎禪崇草樹冠於神虎獨抗志於冥鴻有冕山兮峨義有壘湖兮溶溶將卒歲以優游胡遽雁於鞠古嗚呼哀哉我昔與公襟期寔同辱媼盟之我締求世好於無窮聞拂衣而遄返思命駕以相從未巾車於北道已西席於西風今公之葬莫能躬祭酒之奠徒目斷乎會空想英靈之不泯冀肝饗之潛通

祭左翼軍吳將

嗚呼汝之年垂老矣討賊之役主將不欲汝而汝請行忠也同列具旺以一舟而當賊五舟他人不援而汝獨援之義也旺獲全而汝死豈不哀哉然人誰不死汝之死以忠義可謂得其所矣渠魁不日就擒當令剗肝以祭汝官汝之手卹汝之家而廟于海嶼以祀汝忠死之士皆從

亨焉汝雖云亡必能為厲以擊賊也

